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九四冊目次

文選六十卷（梁）蕭統輯（唐）李善註 李善與五臣同異一卷（二）
宋淳熙八年池陽郡齋刻本 〇〇一

河岳英靈集二卷（唐）殷璠輯 宋刻本 三一九

竇氏聯珠集五卷（唐）竇常等撰 宋淳熙五年王崧刻本 三五九

搜玉小集一卷 明崇禎海虞毛氏汲古閣刻唐人選唐詩八種本 三八四

古文苑二十一卷（宋）章樵註 宋刻本 四〇一

文選六十卷

（梁）蕭統輯　（唐）李善註

李善與五臣同異一卷（一）

宋淳熙八年池陽郡齋刻本

文選卷第三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録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

上書

李斯上書秦始皇一首　鄒陽上書吴王一首
獄中上書自明一首　司馬長卿上疏諫獵一首
枚叔奏書諫吴王濞一首　重諫舉兵一首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一首

啓

任彥昇奉荅七夕詩啓一首
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一首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一首

上書

上書秦始皇一首

李斯史記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西說秦秦拜斯爲客卿會韓使鄭國來間秦以作溉渠已而覺秦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秦者祇爲其主游間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說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始皇帝以斯爲丞相後二世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史記曰戎王使由余於秦秦後歸由余繆公使人間要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又東得百里奚於宛史記曰晉獻公以百里奚爲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之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子不許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議國事大悅授之國政迎蹇叔於宋史記曰百里奚謂繆公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賢而世莫知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來丕豹公孫支於晉左氏傳曰晉郤芮丕鄭丕豹奔秦又曰秦伯謂公孫支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杜預曰公孫支秦大夫子桑也此五子者不產於秦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史記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史記曰獻公卒子孝公立又曰衛鞅西入秦說孝公變法脩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士賞罰三年百姓便之天子致胙諸侯畢賀也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史記曰衛鞅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又曰衛鞅擊魏公子卬封鞅爲列侯号商君

卬五剛切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又曰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秦攻韓宜陽降之云孝王十年納魏上郡張儀伐蜀滅之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史記云孝王納上郡此云惠王疑此誤也又曰武王立張儀死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通車三川窺周室使甘茂伐宜陽拔之然通三川是武王張儀已死此云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疑此誤也三川韓界也宜陽韓邑也包九夷制鄢郢九夷屬楚夷也鄢郢楚二縣也蓋秦令人據之也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成皐縣名周之東境遂散六國之從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漢書音義文穎曰關東爲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史記曰惠王卒韓魏齊楚皆賓從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史記曰孝王卒立異母弟爲昭襄王又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芊戎爲華陽君穰冉爲相國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權重諸侯昭王乃免相

闕逐華陽君關外）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春秋保乾圖曰：光闇害，蠶食天下。高誘淮南子注曰：蠶食，無餘也。）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負，猶累也。）向使四君却客而弗納，疏士而弗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和隨之寶，（新序固桑對晉平公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於江南，玉產於昆山，此三寶皆無足而致。墨子曰：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越絕書曰：楚王召歐冶子、干將作鐵劍二枚，一曰太阿。）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徒河切）之鼓。（孫卿曰：纖離、蒲梢，皆馬名。鄭玄禮記注曰：鼉皮可以冒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庭，駿良駃（決）騠（啼）不實外廄，（周書曰：正北以駃騠為獻。廣雅曰：駃騠，馬屬。）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於元切）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言以宛珠飾簪，以璣傅珥也。說文曰：珥，瑱也。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者也。此解阿義與子虛不同，各依其說而留之，舊注既少，不足稱臣以別之，他皆類此。）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隨俗雅化，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說文曰：甕，汲瓶也，於貢切。說文曰：缶，瓦器，秦鼓之以節樂。缶，甫友切。）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又曰：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樂動聲儀曰：舜樂曰簫韶。又曰：周樂伐時曰武象。宋均曰：武王象伐時用干戈。徐廣曰：韶，一作昭。）今棄叩缶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者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郭象莊子注曰：資者，給濟之謂。）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說文曰：齎，持遺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書吳王一首

鄒陽（漢書曰：鄒陽，齊人也。陽事吳王濞，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不指斥言，故先引秦為喻，因道胡越齊趙之難，然後乃致其意。）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也。三輔黃圖曰：未央

有曲臺殿懸衡天下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群臣也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子容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史記曰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爲王號爲張楚西擊秦又曰張耳大梁人也陳勝起蘄以耳爲校尉廣雅曰據引也言相引以爲援也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徐廣曰戎地之河上也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蘇林曰覆盡也言胡上射飛鳥下盡地之伏兔鬬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去千里不絕鄭玄禮記注曰流猶行也何則彊趙責於河間應劭曰趙幽王爲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爲趙王取趙王河間立弟辟彊爲河間王至子哀王死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也六齊望於惠后孟康曰高后割齊南郡爲呂王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爲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漢書曰文帝閔濟北逆亂自滅盡封悼惠王諸子爲列侯後齊文王薨無子於是分齊爲六將閭爲齊王志爲濟北王賢爲菑川王雄渠爲膠東王卬爲膠西王辟光爲濟南王也城陽顧於盧博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與喜故顧念而悲也二郡謂城陽章所封濟北興居所封興居誅死故喜顧念而恨也泰山郡有博縣濟北縣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爲三王念其父見遷殺也漢書曰上憐淮南王不軌上乃立厲王三子安爲淮南王勃爲衡山王賜爲廬江王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怨宿憤不能爲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但有意不敢相救也以孟康解其文故言不專救漢如淳解其意故云不能爲吳一說相成義乃可明胡馬遂

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蘇林曰青陽水名也言胡越水陸共伐漢也善曰此同孟康之義也張晏曰還舟聚舟也言胡爲趙難越爲吳難不可恃也善曰此微同如淳之說秦始皇本紀曰荊王獻青陽之田已而背約要擊我南郡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善曰大國謂趙也陽假言吳思助漢今胡越俱來伐之漢雖復使梁并淮陽之兵以遏越人之糧漢截西河以下而助於趙終無所益故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爲大王患也然其意欲破吳討雖使當爲乃使越人當爲吳人報當爲禦言吳趙欲來伐漢漢乃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禦於趙如此則趙不得進吳不得深陽患指斥故假胡越錯亂其辭自此以下乃致其意焉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厎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善曰厎與砥同厎礪也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外客游談之士无敢自進於前漢書王莽傳曰遊者爲之談說今臣盡知畢議易精極慮如淳曰改易精思以謀慮之則無國而不可奸善曰爾雅曰奸求也奸與干同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竊高下風之行尤悅大王之義善曰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居魯則聞下風高先生之知悅先生之行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善曰劉瓛周易注曰至極也謂極言之臣聞鷙鳥至累百不如一鶚孟康曰鶚大鵰也如淳曰鷙鳥比諸侯鶚比天子夫全趙之時服虔曰全趙趙未分之時應劭曰後分爲三武力鼎士袨胡縣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服虔曰袨服大盛玄黃服也臣瓚曰以爲鼎士舉鼎之士叢臺趙王之臺不能止幽王之湛患韋昭曰高帝子幽王

友也呂后殺之遊今沈字也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善曰漢書曰淮南厲王長謀反廢遷蜀韋昭曰徙蜀嚴道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光專王僚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以刺王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日旰以為文帝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栗未明而起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後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譬春秋褒邾儀父者也深割嬰兒王之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小嬰兒孝文帝於骨肉厚也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善曰此言文帝之時梁王揖代王參淮陽王武移梁王揖早薨徙武為梁王也然參揖皆少故云壤也晉灼曰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諱其肥盛曰壤也善曰方言云瑋其肥盛

晉書注以瑋為諱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等哉善曰漢書曰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反棘蒲侯擊之興居自殺又曰淮南王道死雍應劭曰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善曰今天子景帝也先帝文帝也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如淳曰新垣平詐言周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鼎在其中弗迎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新垣過計於朝服虔曰過誤也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應劭曰章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燒棧道言高祖涉所燒之棧道也史記曰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也兵不留行善曰言攻之易故不稽留也收弊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張晏曰項羽自號西楚霸王水攻則章邯以士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如淳曰荆亦楚謂項王敗走也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孟康曰言國家不可庶幾得之也願大王孰察之

獄中上書自明

鄒陽漢書曰陽以吳王不可說去之梁從孝王游羊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於孝王孝王怒陽下獄吏將殺之陽乃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善曰畏畏其不成也列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太子曰吾知其然也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蘇林曰白

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食者干歷之也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也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張晏曰左右不明不敢斥王也訊考三日問之知與前辭同不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下奉而獻之武王武王使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刖和左足武王薨成王即位和又獻之王人又曰石也刖其右足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善曰史記曰始皇以李斯為丞相始皇崩胡亥立斬具五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善曰史記曰紂淫亂不止箕子懼乃佯狂為奴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願

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 善曰以其計謬故今後之 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 善曰史記曰比干彊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又曰子胥自剄王乃以子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應劭曰取馬革爲鴟夷鴟夷榼形 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 漢書音義曰或初不相識知至白頭不相知 傾蓋如故 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善曰家語曰孔子之郯遭郯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 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事 善曰史記曰荊軻見樊於期曰今聞秦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今有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首何如於期曰爲之奈何軻曰願得將軍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胷於期遂自剄徐廣曰揕丁鴆切 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 善曰漢書音義曰王奢齊臣也自齊亡之魏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爲魏累遂自剄 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 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善曰史記蘇秦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 張晏曰白圭爲中山將亡六城殆欲誅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 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 善曰惡謂讒毀也 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 孟康曰敬重蘇秦雖有惡王更膳以珍奇之味也 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 善曰言白圭拔中山而尊顯而人讒短於文侯 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

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臏脚於宋卒相中山 善曰戰國策曰司馬喜三相中山尚書刑德曰放臏者脫去人之臏也郭璞三蒼解詁曰臏膝蓋也 范雎搚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 善曰史記曰范雎隨魏中大夫須賈使齊齊襄王賜范雎金十斤及牛酒須賈以爲持魏國陰事告齊以告魏相魏之諸公子魏齊使舍人笞擊范雎折脅搚齒雎得出士入秦爲應侯廣雅曰搚折也力合切 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 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也如淳曰莊周云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河善曰廣雅曰水自河出爲雍言狄先蹈雍而後入河也雍一龍切 徐衍負石入海 漢書音義曰徐衍周之末人也見列士傳善曰論語讖曰徐衍負石伐子自經守分士身握石失軀宋均曰狸豬殺也力之切 不容身於世 新語曰窮澤之民身不容於世無紹介通之 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 善曰言皆義不苟取比周朋黨在朝廷以移主上之心妾求合也六韜曰結連朋黨比周爲權姓預曰比近也周密也 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 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百里奚乞食於路而繆公委之以政 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 善曰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鄒子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甯戚扣轅行歌桓公任之以國 此二人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 善曰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 文子曰子罕也冉音任善曰未詳 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

銷骨國語伶州鳩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賈逵曰鑠銷也衆口所惡金爲之銷亡積毀銷骨謂積讒善曰郢之言骨肉之親爲之銷滅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善曰言齊任子臧故威宣二王所以彊盛史記曰齊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張晏曰子臧越人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善曰公聽言無私也並觀言無偏也尸子曰論是非者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也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善曰史記曰舜弟象傲帝常欲殺舜丹朱堯子讎敵未聞尚書曰周公位冢宰群叔流言乃致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三王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悅田常之賢善曰史記曰燕王噲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齊因伐燕燕王噲死子之乃亡又曰齊田常殺簡公而立平公平公卽位田常爲相五年齊國政皆歸田常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刳妊者觀其胎產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晉文公親其讎而彊霸諸侯張晏曰寺人勃提也善曰國語曰初獻公使寺人勃鞮伐文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寺人斬其袪及入寺人求見於是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謀作亂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遽見之伯楚以呂郤之謀告公韋昭曰寺人掌內法決也勃鞮字伯楚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善曰左傳寺人披謂晉侯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何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裂之善曰商鞅車裂已見西征賦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

國遂誅其身善曰史記曰越王勾踐舉國政屬大夫種越平吳以兵北度淮東方諸侯畢賀稱霸王范蠡乃去遺大夫種書種見稱疾不朝人或讒種作亂越王乃賜種劒而自殺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善曰史記曰孫叔敖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三月而相楚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己之罪也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善曰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爲相使使者往聘迎之子終出使者與其妻逃乃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善曰言士有功可報者思必報披心腹見情素善曰戰國策曰蔡澤說應侯曰公孫鞅事孝王竭知謀示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善曰於士無所愛惜也所求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由許由也跖盜跖也韋昭曰言恩厚無不使善之戰國策刁勃謂田單曰跖之狗吠堯非其主也戒音吠並同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應劭曰荆軻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其七族坐之湛沒也張晏曰七族上至高祖下至曾孫善曰呂氏春秋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曰王誠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罪焉執其妻子燔而揚其灰高誘曰吳王僞加要離罪燒妻子揚其灰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劒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張晏曰柢下本也蟠囷離奇委曲盤戾也蘇林曰柢音蔕善曰廣雅曰蟠曲也囷去倫切離薄茲切奇音衣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善曰器謂玩之屬容謂雕飾也左氏傳注曰容形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秪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善曰談或爲游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

挾伊管之辯善曰伊尹管仲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
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
劒相眄之跡矣善曰小雅曰關達也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
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鈞以
其能制器爲大小比之於天也善曰論語比讖曰引五子以遊俗幸邦彼域莫丁白風而不牽乎卑辭之語
不奪乎衆多之口善曰聖人有深謀善計而即行之不爲卑辭所牽衛戰國策蔡澤曰卑辭以謝君衆口已見上
文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説而匕首竊
發善曰戰國策曰荊軻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舉國爲内臣如郡縣又獻
燕督亢之地圖函封奏匕首見秦王軻自引而起乃引其匕首以揕秦王通俗文曰匕首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周文獵
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六韜曰文王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而漁戰國策曰范雎謂秦王

曰臣聞呂尚見文王立爲太師史記曰西伯獵果遇太公于渭俱爲師也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
王善曰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奎漢卒遇共成王功如烏鵲之暴集也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
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沉諂諛之辭牽於帷墻
之制善曰漢書音義曰言爲左右便辟侍帷墻者所見牽制説文曰墻垣蔽也然帷墻之所止墻臣之所居也使不
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漢書音義曰皁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善曰不羈謂才行高遠不可羈繫也此
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善曰列士傳曰鮑焦怨世不用己采
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采其蔬此焦之有哉棄其蔬乃立枯於洛水之上蔬即古蔬字臣聞盛飾入朝
者不以私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砥
磨石也論語撰考讖曰子罕言利利傷行也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
迴車晉灼曰史記樂書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善曰淮南子曰墨子非樂不入朝歌然古有此事未詳其本今欲使

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
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
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上書諫獵　司馬長卿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
賁育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説皆至大官呂氏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謂要離曰吾嘗
以馬逐之江上而不能及尸子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兕戰國策范雎曰夏育之勇焉而死
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
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
塵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善曰車塵言清淨之意也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

功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
善曰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弧父以道傳羿羿傳逢蒙是胡越起於轂下
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
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
然張揖曰銜馬勒也橛騑馬口長銜也善曰家語孔子曰掃清路行者也止莊子伯樂曰我善治馬前有橛飾之後有鞭筴之威而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善曰七啟曰漢左阪曲丘草呂氏春秋爲丘墟
前有利獸之樂而内无存變之意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利猶貪也
其爲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
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聞明者
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无形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兆於未萌智者

燵危於无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檐瓦墮中人也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上書諫吳王

枚叔善曰漢書曰枚乘字叔淮陰人爲吳王濞郎中吳王初怨望謀爲逆也乘奏書諫王不納遂去之從梁孝王游後景帝拜乘弘農都尉卒然乘之卒在相如之前而今在後誤也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善曰史記淳于髡說鄒忌子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舜无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善曰韓子曰舜无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史記蘇秦說趙王曰舜无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无百人之衆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

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善曰不絕其明言合度也高誘淮南子注曰三光日月星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善曰父子俯君臣也孝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无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无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善曰孔叢子曰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子貢曰今子士也位卑圖大非工之任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无極之高下垂於不測之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子之聞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鎮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亥曰吾已矣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蘇林曰改計取福正在今日言其激切甚急也善曰曾子曰律壁相去也其間不容髮矣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善曰孫卿子曰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是百舉不陷也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碁加九雞卵於上公曰危哉論語曰天不可階而升也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善曰反掌言易也孟子曰武丁有天下猶反掌也春秋保乾圖曰安於泰山與日合扶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弊无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善曰究猶盡也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顏師古曰走趨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迹逾多影逾疾音奏

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善曰莊子漁父曰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而迹逾多走逾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而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漢書音義曰滄寒也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善曰呂氏春秋曰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譬猶抱薪而救火也善曰文子曰不治其本而救其末無以異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善曰戰國策蘇厲謂周君曰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服虔曰基胎皆始也納其基絕其胎禍

何自來（善曰自從也）太山之霤（力救切）穿石，殫極之綆斷幹（協韻）
（曰綆古綆字殫盡也極之綆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為汲者所契傷也）水非石之鑽，索非
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
而度之，至丈必過（張晏曰稟力韓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石
稱丈量，徑而寡失（善曰文子曰夫事碎難治也法苛難行也多求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
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故大較易為智曲辟難為惠也徑直也）夫十圍之木，
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善曰尸子曰千丈之木始若蘖足易
去也莊子曰搔擢勿生可拔而絕廣雅曰擢拔也字林曰搔先牢切拔壯交切）據其未生，先其
未形。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磨厲也礱力公切尚書
曰砥磨石也）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

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
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

枚叔（善曰漢書曰吳王舉兵西嚮以誅晁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於是復說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善曰胡戎為難舉兵而却也漢書曰金城郡有
榆中縣）南距羌筰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善曰漢書曰南夷自嶲東
北君長十數筰都最大筰在洛切六國已見李斯書）六國乘信陵之籍（善曰漢書音義曰無
忌常總五國者秦有他資也）明蘇秦之約，厲荊軻之威，并力一心以
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

利不同，而民輕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
衆，修戎狄之義（善曰訓古以修用也義以益戎狄）而南朝羌筰，此其與秦，地相什而
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善曰言地多秦十倍民多百倍）今夫讒諛之臣，為
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
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李奇曰訾量也）
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善曰
孔叢子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蚊蚋而銳切齒猶當也）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
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善曰謂誅晁錯也錯為御
史大夫故曰三公）是大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
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

國（韋昭曰隱匿謂僻在東南）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王也善曰言貢獻之多方輸四方更輸錯雜而出也此）軍行數千
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如淳曰山東吳王之府藏也善曰錯
出張云錯互出攻則說與軍遠行也軍一為陣錯出謂四方更輸交錯出獻之而行也）轉粟西鄉，
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
自給耳臣瓚曰海陵縣名有吳太倉）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
如長洲之苑（服虔曰吳苑也韋昭曰長洲在吳東）游曲臺，臨上路，不如
朝夕之池（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也蘇林曰以海水朝夕為池）深壁高壘，副以
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
兵疾歸，尚得十半（善曰言王早還兵十分之中得半安全）不然，漢知吳有

呑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蘇林曰羽林黃
頭郎習水戰者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道善曰吳饟軍自海入河故
命魯國入東海郡以絕其道也地里志有魯國及東海郡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
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
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晉灼曰吳楚反皆守約不從也齊王殺身以
滅其迹晉灼曰齊孝王將閭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不從後欒布等聞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
殺善曰漢書曰齊王閭吳楚平乃自殺今乘已言之漢書與此必有一誤也四國不得出兵
其郡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北菑川四國王也發兵應吳楚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
已明矣應劭曰漢將欒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無異也善曰杜預注左氏傳曰揜匿也今大王
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晏曰吳地方千里梁下地兵方十
里言王以見制於此地張韓將北地如淳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善曰將北地謂將兵在吳軍
之北也弓高宿左右服虔曰弓高侯韓頹當也如淳曰宿軍左右兵不得下壁軍
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

詣建平王上書

江文通沈約宋書曰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在南兗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
連淹繫州獄中上書景素覽書即出之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譖而繫
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爲之降霜春秋考異郵曰袒公錄賢史民含痛流涕叩心庶女告天
振風襲於齊臺淮南子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海水大出許慎曰庶女齊之少寡無
子養姑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而殺母以誣告寡婦婦不能自解故冤告天司馬彪莊子注曰襲入也下

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沈約書曰郡縣爲封國者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
去任便止世祖孝建中始改此制爲下官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讀樂毅報燕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揚雄見
屈原作離騷悲其文讀之流涕也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
淮南子文也高誘曰士有同志同德其交接有一會而分定故曰有一定之論也貞女專一亦無二心雖有倫
喪不須更醮故曰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
死而不顧者此也史記曰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法言曰淮夫不爲左氏傳曰
義士猶或非之又曰君子曰臣殆墳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李陵與蘇武書曰足下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
顧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馬遷
悲士不遇賦曰理不可據智不可恃鄒陽書曰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又曰臣始不信今乃知之伏願
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鄒陽書曰左右不明卒從吏訊又曰願王孰察少加憐焉
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淮南子曰原窮辟之蓬戶甕
牖揉桑以爲樞北齊人所謂形植黎里憂悲而不得志也高誘曰編蓬爲戶揉桑爲戶樞窮苑唐且謂秦王
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伏尸二人流血五步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
買名聲於天下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及偽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
巧上又曰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是博學疑聖師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曰者謬得升降
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漢書帝賜嚴助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又曰班伯少受詩於
師丹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何常不局影凝嚴
側身局禁者乎詩序曰側身將行班婕妤自傷賦曰應門閉芳禁闥局竊慕大王
之義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
末史記曰孟嘗君入秦昭王乃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謀欲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妾願得君狐

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入獻之昭王無他裘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
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幸姬姬為言昭王孟嘗君得出馳去至關關法雞鳴出
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能為雞鳴遂得出之如食頃追至關已後孟嘗君乃還抱朴子軍術曰大將
軍當明案九宮視年在宮常就三居五五為天三為生能知三五横行天下司馬遷書曰使得奏薄伎大
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鄭玄詩箋曰為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已也曹植啟曰長
者賜顏色恭山可動移寶佩荆卿黄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
矣燕丹子曰荆軻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鼃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抵抵盡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也
臂痛耳史記趙襄子數豫讓曰子嘗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不為報讎臣事智伯死而子何獨為報讎也豫讓
曰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常欲結纓伏劍少謝
萬一左氏傳曰衛太子迫孔悝於廁強盟之子路曰太子无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
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又曰晉侯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子殺二君
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臣聞命矣伏劍而死莊子曰介冊曰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剖
心摩踵以報所天鄒陽上書自明曰剖心析肝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踵利天下為之不圖小人固陋坐貽
劉熙曰致至也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曰君者臣之天
謗斁楊惲書曰言固陋之愚心也迹墜昭憲身恨幽圄度獄讞內史表曰幽執囚圄當
為誅始履影弔心酸鼻痛骨詩曰顧瞻周道中心弔兮高唐賦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
太子丹謂麴武曰今秦王反戾天常每念之痛入骨髓下官閲虧名為辱虧形次
之尸子曰衆以虧形為辱君子以虧義為辱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李陵答蘇
武書曰每一念至忽然忘生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沉陰左右無
色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呂氏春秋曰行秋令則天多沉陰禮記月令

岑何曰陰者密雲也沉者雲之重也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身
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
也李陵與蘇武書曰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此陵所以仰天搥心而泣血也韓子曰卞和乃抱其璞而哭於
楚山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下官雖之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
矣燕丹子荊軻曰士無鄉曲之譽則未可以論行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
巖石之下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君平卜筮於成都市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
閉肆下簾而授老子谷口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次則結綬金馬之庭
高議雲臺之上漢書曰蕭育與朱博為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西都賦曰承明金馬著作之庭
東觀漢記曰建初元年詔賈逵日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
于之頸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闕下又賈誼曰
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俱啓丹册並圖青史漢書曰高祖論功定封以
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有青史子晉義曰古史官記事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
刀之利哉左氏傳曰叔向詒子產書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下官聞積毀銷金
積讒磨骨鄒陽上書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
則伯魚被名於不義漢書曰直不疑南陽人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
金已而同舍郎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慚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字
伯魚京兆人舉孝廉補淮陽醫工長後從王朝京師得會帝戲倫謂倫曰聞卿為吏篣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
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皆无父少遭飢亂人不敢妄過人食帝大笑彼之二子猶或如是
況在下官為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
史遷下室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絳侯誅諸呂因於請室又曰而僕又茸以蠶室至如下

官當何言哉司馬遷書曰如夫魯連之智齊爵祿而不返
史記曰秦使白起圍趙魯仲連責新垣衍秦軍退引去平原君欲封仲連連辭讓不肯受接輿之
賢行歌而忘歸論語楚狂接輿己見鄒陽書子陵渭濱於東越仲蔚杜
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游學及即位變
名姓隱身不見趙岐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若使
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
身莊子曰鉗墨翟之口燕丹子軻曰田光向軻吞舌而死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
燕趙悲歌之士乎左氏傳子夫曰事子我而有私於其隸何以見魯衛之士漢書王先生謂
鄒陽曰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齊楚多辯知韓魏有奇節吾將歷問之史記荊軻之燕高漸離擊筑荊軻
和而歌於市中又曰趙大夫悲歌慷慨者也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尚書曰放
勳欽明管子曰天下有道人樂其業青雲浮雒榮光塞河尚書中候曰成王觀于洛河沈
璧禮畢王退俟至于日昧榮光並出幕河雲浮洛青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坐之而去西洎臨洮
切土刀狄道北距飛狐陽原淮南子曰秦之時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
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高誘曰飛狐縣北水出北狄道漢陽之隴西也西陽原在代郡
山陽原在大原蓋莫不浸仁沐義照景飲醴醴泉而已揚雄長楊賦曰文王之治浸仁沐義
茂會賢賞智論語摘輔像曰景翳讚翼晉宋均曰招賢呈所招也而下官
抱痛圓門含憤獄戶周禮曰以圜土聚罷民鄭司農曰圜土獄城也一物之微
有足悲者家語孔子謂哀公曰一物失理亂亡之端此思憂則憂可知矣仰惟大王少
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
骨晏子春秋曰景公田於梧丘夜坐睡夢見五丈夫倚從稱無罪公問晏子曰昔先公靈公出畋有五丈夫

禾驚之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丈夫丘命人掘之五頭共在公令葬之乃恩及白骨說苑曰景公畋於梧丘
謝承後漢書曰蒼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鵠奔亭為亭長龔壽所殺及婢致富取其財物埋置樓下交阯
刺史周敞行部宿亭覺壽姦罪奏之叙壽列異傳曰鵠奔亭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
事以聞

啓

奉荅勅示七夕詩啓一首任昉集詔曰聊為七夕詩五韻殊未近詠
歌颺纖訓於言辯於才可即制付使者

任彥昇

臣昉啓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
一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布迹必循功務法宋均曰述行迹謂功績也春秋保乾圖曰帝異緒託情風
什希世罕工毛詩題曰鹿鳴之什魯靈光殿賦曰嗟希世而特出雖漢在四世魏
稱三祖四世漢武帝也三祖魏武文明也魏志高貴鄉公詔曰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祚寧
足以繼損南風克諧調露家語曰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
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王肅曰薰風至養也孝動聲儀曰時元氣者受氣於
天布之於地以時出入物者也四時之節動靜各有分職不得相越謂調露之樂也宋均曰調露調和致甘露
也使物茂長之業也性與天道事絕稱言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豈其多幸親逢旦暮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
幸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也臣早奉龍潛與賈馬而入
室易曰潛龍勿用法言曰若孔門用賦賈誼升堂相如入室以晚竊天飛比嚴徐而
待詔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荅賓戲曰泥蟠天飛者應龍之神也漢書曰嚴安徐樂上疏言世務上召

見乃拜樂安相爲郎中／曰東方朔待詔金馬門又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旨左氏
傳君子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論／語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取求不疵表於
辯才之戲左氏傳曰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曰唯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余取余求不汝疵瑕也裴
子集有／辭不論謹輙牽率庸陋式訓天獎拙速雖効蚩鄙巳彰
孫子兵法曰兵聞拙速未睹工久陳琳威曰蚩／鄙並著聞攢上詩表曰勞者歌其事賁臨蚩鄙臨啓慚
恧女六切固識所寘謹啓

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一首蕭子顯齊書曰卞彬字士
蔚官至綏建太守卒齊陰下錄曰壺字／望之永嘉中除著作郎蘇峻反錄兵爲尚
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峻反至東陵口六軍／敗績壺乘馬攻甲赴賊二子彫盱見父主
隨從俱爲賊所害贈侍中開府謚／忠貞公晗音真忍切盱休于切

任彥昇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勑當賜脩理臣士高祖
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塋臣門緒不昌天
道所昧忠義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王隱晉書
曰壺及二子死鋒士瞿湯聞而歎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可謂賢哉名教謂王隱淪謂瞿湯世說樂廣曰名教
中自有樂地禰衡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塞廣雅曰貿易也
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桓子新論曰雍
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切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荊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也感慨自
哀日月纏迫劉公幹贈五官中郎／詩曰我漁以長歎陛下弘宣教義非求
効於方今杜預左氏傳序曰弘宣祖業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說苑曰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

於百／姓也壺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春秋元命苞曰文王／舊書所稱之餘烈入泯
孟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但加等之澤近闕於晉典左氏傳／曰凡諸
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戰國策顏斶／謂齊王曰秦
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壟／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
悲荷之至謹奉啓事以聞謹啓

啓蕭太傅固辭奪禮一首劉璠梁典曰昉爲／尚書殿中郎父憂
去職居喪不勝喪冬月單衫廬于墓／側齊明帝作相乃起爲建武將軍驃騎記
室再三固辭帝見／其辭切亦不能奪

任彥昇

昉啓近啓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
圖泣血待旦左氏傳楚蔿啓彊曰其與一二臣悼心失／圖毛詩曰鼠思泣血尚書曰坐以待旦
君於品庶示均鎔造鵩鳥賦曰品庶每生／曰鎔造所以銷鑠也論語篇干祿
祈榮更爲自拔論語曰子／張學干祿虧教廢禮豈關視聽言己之／所陳但
正欲教而廢禮豈／敢聞白於視聽哉所不忍言具陳茲啓言事迫情切口／不忍言故陳此
啓公羊傳曰謂之／諱言不忍言也昉往從末宦祿不代耕晉中興書／詔曰祿不
代耕非經／通之制也飢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禮記曰／命士已
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鄭玄曰慈愛敬進／之也又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
膝下之懽已同過隙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禮記曰君子三年之喪二十五月
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亟之則是無窮几筵之慕幾何可憑孔子／謂魯哀公曰
君入廟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棟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左氏傳曰人壽幾

忖旦奠酹不親如在安寄（鄭玄周禮注曰奠所薦饋聲類曰酹以酒祭地也酹力外切論語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又曰祭神如神在）晨昏寂寞閴（苦覓切）若無主（埤蒼曰閴靜也喪服傳曰无主者其无祭主王隱晉書曰傅咸遷繼母憂上書曰咸身无兄弟到官之日表祭无主）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呂安答嵇康論曰易了之理不在多喻）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尚書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東京賦曰區宇乂寧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若霈然降臨賜寢哀命（孟子曰沛然下雨）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韓詩外傳曰阿谷之女謂子貢曰吾鄙野之人陋无心）錫類所及匪徒斯義（毛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不任崩迫之情謹奉啓事陳聞謹啓

文選卷第三十九

文選卷第四十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彈事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一首　奏彈劉整一首

沈休文奏彈王源一首

牋

楊德祖荅臨淄侯牋一首

繁休伯與魏文帝牋一首

陳孔璋荅東阿王牋一首

吳季重荅魏太子牋一首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阮嗣宗為鄭沖勸晉王牋一首

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一首

任彥昇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勸進今上梁高祖武皇帝牋一首

奏記

阮嗣宗奏記詣蔣公一首

彈事

奏彈曹景宗一首

任彥昇 梁典曰高祖即位昉為吏部郎遷中丞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步無却 司馬法曰將軍死綏注曰綏却也有前一尺無却一寸杜預左氏傳注曰古名退軍為綏 顧望避敵逗撓 奴教切 有刑 漢書曰廷尉王恢逗撓當斬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也 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為坐 史記曰趙括將王使趙括為將其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無隨坐王許之 魏主著令抵罪已輕 魏志太祖令曰自今將征行但敗而不罪罪其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 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斯在 魏志太祖令曰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于內也漢書廣武君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新序曰臣聞其主身死妻子為戮呂氏春秋曰民有逆天之道者罪死家收也

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侵軼暫擾疆陲 魏書曰後魏也魏收後魏書曰太祖道武諱珪 王師薄伐所向風靡 改稱魏王左氏傳仁北戎侵鄭臣其敕我也杜預曰獸賊也毛詩曰於鑠王師又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晉灼曰纖旌所向風靡 居注 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 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濟河惟兗州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左氏傳曰齊侯來獻戎捷 東關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 吳晉曰諸葛恪作東關魏軍距之恪令丁奉等兵便亂斫遂大破北軍歷陽郡圖經曰東關歷陽縣西南一百里史記蔡澤曰白起一戰舉鄢郢吳志曰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伷向塗中伏滔北征記曰全城西濟淵魏步道所出也文子曰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張湛曰日有千金之費 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 沈約宋書曰宋世分郢州為司州 故使狄虜憑陵淹移歲月 杜預左氏傳注曰狄狄然也左氏傳子產曰今陳介恃楚衆憑陵弊邑 故司州刺史蔡道恭 劉璠梁典曰天監三年司州刺史蔡道恭卒於圍

蔡少以勇力聞及病猶自力行城數日不能起閉戰鼓聲慣死而卒衆猶拒守無有二心又圍二年無有叛者入秋霖雨共封一夜城頹卅士猶戰不降及城陷極其餘衆求恭屍不能得 率厲義勇奮不顧命 潘安仁西征賦曰司馬遷書曰常思奮不顧身 有方全城守死自冬徂秋 潘安仁馬汧督誄曰保殺全城論語子曰守死善道 臨危猶轉戰無窮亟摧醜虜 史記曰驃騎將軍轉戰過焉支山毛詩曰薄伐 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疏勒則耿存而蔡亡 漢書曰武帝遣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陵兵敗降匈奴范曄後漢書曰耿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以為神明引去也 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 鄒陽上書曰臣孩兵之不專 英雄記曰袁術嚴兵為呂布作聲援 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 漢書陳湯傳曰宣帝子斬樓蘭王安歸自縣之北闕 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 漢書曰武帝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杆音孟又曰陟安侯於單于以匈奴單于太子降向書曰建邦啓土 寔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討不時言邁 晉起居注曰禮凌奉命致討所向風靡毛詩曰旋車言邁 故使蜎 音 結蟻聚水草有依 漢書曰大帥神武等蟻聚為寇馮異將曰 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 魏志曰司馬文王六軍按甲而不進遂地遂水草畫從 李斯上書曰今逐客以資敵 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 漢書李左車謂韓信曰今足下以甲兵守孤城於絕域史記曰不拔 左氏傳晉季曰非威也杜預曰凶賊為害故曰威也 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

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衂劉璠梁典曰宣城王以冠軍將軍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
司州被圍詔荆郢發兵往援曹景宗為都督及荆州援
軍至三關頓兵不進聞司州没即日退還延頸須敵人縱
景緣邊景宗不能禦遠失三關諸戍有司奏罰罪景宗
間之輙夫州伏闕俟首待罪帝一無所問三關延頸頸二
戍名也管子曰民無取不可以固守漢書曰諸將曰夷
數延取如淳曰進取多所攻也毛詩曰自貽伊戚陳琳
檄豫州曰傷夷所切衂折衂也疆埸侵駭職是之由左氏傳曰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
疆埸之事慎守其一又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寘
景宗即主史記曰繁法嚴刑而天下振西征賦曰峻統御以誅賞毛萇詩傳曰寘置也主謂為主首
也王隱晉書庾純自劾曰醉酒荒迷昏亂儀度臣即主謹按河南尹庾純云云然以主為句則臣當下讀也臣
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
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遘茲多幸漢書衛青曰臣幸得待
罪行間左氏傳曰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指蹤非擬獲獸何勤漢書曰上先封
蕭何為酇侯功臣皆曰蕭何未有汗馬勞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上曰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者狗也
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公徒能走得獸者功狗也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群臣莫敢言賞
茂通侯榮高列將漢書蘇武謂李陵曰武父子位列將爵通侯應劭曰通侯者言其功德通
於王室張晏曰後改為列侯列侯見序列也方言曰列班列也負擔丁濫切裁弛式氏切鍾
鼎遠列左傳曰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弛於負擔君之惠也又曰宋左師每食擊鍾家語曰子路南遊
楚列鼎而食廣雅曰列陳也和戎莫効二八已陳左氏傳曰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自頂至踵功歸造化孟子曰墨子兼
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也潤草塗原嘗獲
自己諭巴蜀曰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

宗之存一朝棄甲史記曰沛令閉城守左氏傳曰宋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
腹棄甲而復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靦面目毛詩曰彼
何人斯居河之麋又曰有靦面目視人罔極毛萇曰靦姡也鄭玄曰姡然有面目也昔漢光命
將坐知千里東觀漢記曰代郡太守劉興將數百騎攻賈覽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敗報書曰欲魏武置法案
從近兵以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與已為賊所殺長史得檄以為國家坐知千里也
以從事魏書曰太祖自作兵書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故能出
必以律錙銖無爽周易曰師出以律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為錙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
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漢書蒯通說韓信曰功無二於天下略不世出料
敵制變萬里無差趙充國曰料敵制勝威謀靡抗奉而行之實弘廟
筭丙吉曰二儀雄眾兵馬用以制勝於國孫子曰夫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惟此庸固理
絕言提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臣寔辜屈毛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自逆胡縱逸久
患諸夏劉琨勸進表曰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漢書匈奴傳贊曰久矣夷狄之為患聖朝乃睠
將一車書汗馬書誅曰聖朝西顧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愍彼司氓致辱
非所晉起居注曰大司馬表曰圍陵辱於非所早朝永嘆載懷矜惻致茲
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左氏傳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刑
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
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
紲胡封切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臣謹
奉白簡以聞云云
奏彈劉整一首沈約齊紀曰整宋吳興太守亮子也歷位持節都督交廣越三州也

任彥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氾凡毓育字孤家無常子東觀漢記曰馬援事寡嫂雖在閨內必幘然後見王隱晉書曰氾毓字稚春濟北人也敦睦九族青土號其家兒無常母衣無常主也是以義士節夫聞之有立左氏傳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東京賦曰貞夫懷節棄周業書費曰孟子曰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千載美談斯為稱首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封禪書曰文學者名而常為稱首也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常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伯並已入衆又以錢婢姊妹弟溫仍留奴自使伯又奪寅息逡婢綠草私貨得錢並不分逡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準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之意整便打息逡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共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亡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辯問列稱整亡父興道先為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大息寅寅亡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去應入衆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逡甘六奴當伯先是衆奴整

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衆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衆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衆整意貪得當伯推綠草與逡整規當伯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歸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逡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逡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衆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音劉整兄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為質范送米六斗整即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逡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逡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志等四人于時在整母子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列娘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逡往津陽門糴米遇見采音

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欲捉取逡語苟奴巳
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覘人買龍牽售五千錢
苟奴仍隨逡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
與沈訴相應重榖當伯教子列婕被奪今在整勲使悉
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尚議整若輒略兄
子逡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
近獄測治諸所連逮䋏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
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昭明刪此文大略故引之令與彈相應也臣謹案
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閭閻闒茸名教所絕史記太史公曰李斯
自以閭閻歷諸侯事秦原曰閭茸尊顯漢誶世說曰王子子胡亥國諸人皆任放為達或有裸體樂廣曰
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紈袴漢書曰班伯出與王許子
弟為群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惡積釁稔親舊側目左氏傳萇弘曰毛得以亡是昆
吾稔之日也杜預曰稔熟也惡積與桀同漢書郅都傳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訴理絕通問
禮記曰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謂大馬也包咸論語注曰肆極意敢言也毋等曰而妄肆醜辭
言自口出謂打逡也衣高曰髮終夕不寐而謗加大杖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
可謂無私乎家語曰孔子謂曾子曰汝不聞乎昔瞽叟有子曰舜舜事瞽叟也小棰則待過大杖則走故
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薛包分財取其老弱范曄後漢書曰汝南薛包
字孟嘗好學篤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
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後徵拜侍中高鳳自

穢爭訟寡嫂東觀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也鳳年老執名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
鳳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與寡嫂詐訟田遂不仕士不見孟嘗之深心唯覺文通
之僞迹顏延年詠向秀曰深心托毫素袁彥伯名臣頌曰逝灣以偽昔人睦親衣無
常主顏延年陶徵士誄曰睦親之行衣無常主已見上誄整之撫姪食有故人謂
下也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為丞相故人齊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
貴為公孫弘自有之弘大慙賀乃告人曰公孫弘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臨天下於是朝右疑其矯
飾弘嘆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襜昌占切帷交質
明取車帷也漢書曰高祖從王媼武負貰酒兩家常折券棄責左氏傳晏子曰金十則錘錐六銖四十也包
咸論語注曰十六斗為庾詩曰漸車帷裳毛萇曰帷裳婦人車飾郭璞注曰帷裳童容也方言曰工雇謂襜褕為
童容也左氏傳曰叔伯怨交質王二日無之故周鄭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莊子惠子謂莊
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之無情何謂之人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
棄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監魂忌文書曰世教所不容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
整所居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
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龍
牽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逡
逡請不足申盡臣昉云云誠惶誠恐以聞

奏彈王源一首

沈休文吳均齊春秋曰永明八年沈約為中丞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
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左氏

傳曰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
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漢書曰雋不疑爲京兆尹
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班固疑述曰不疑膚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逡遁致仕不若
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義升降殊隆誠非一揆禮記曰婚
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代也左氏傳施氏之婦怨施氏曰已不能庇其伉儷尚書曰道有
升降政繇俗革吳都賦曰殊隆異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固宜本其門素不相
奪倫尚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左氏傳曰晉公子重
耳至於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
分流雅鄭異調自宋氏失御禮教雕衰答賓戲曰周失其御衣冠之族日
失其序范曄後漢書霍諝奏記曰宋光衣冠子孫表子正書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故謂之冠族
左氏傳鄭莊公曰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姻婭淪雜罔計廝庶音斯毛詩曰瑣瑣姻婭則
無膴仕毛萇曰兩壻相謂曰婭漢書曰有廝養卒如淳曰廝賤也販鬻祖曾以爲賈音古
道鄭玄周禮注曰居賣物曰賈明目腆顏曾無愧畏丁儀厲志賦曰苟神祇之我
昭永明而無怍孔安國尚書傳曰腆厚也毛詩曰不愧於人不畏於天若夫盛德之胄世
業可懷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幽通賦曰違世業之可懷欒郤之家前徽未
遠左氏傳叔向曰欒郤胥原降在皁隸杜預曰晉舊臣之族也既壯而室竊貲莫非
皁隸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嘲曰司馬長卿竊貲卓氏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士臣
皁又曰輿臣隸結褵以行箕帚咸失其所詩曰親結其褵九十其儀毛萇曰褵婦人
之褘也母戒女施衿結褵國語曰越王句踐行成於吳曰一介適女執箕帚於王宮者也志士聞而
傷心耆老爲之歎息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也自宸歷御寓
弘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左氏傳曰有星孛於大辰申須曰彗

所以除舊布新也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陛下所以負扆於紀切
興言思清弊俗者也禮記曰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曰負之言背也斧依爲斧文屏風
扆與依同詩曰興言出宿尚書曰樂化齊萬世同流臣實儒品謬掌天憲范曄後漢
書劉陶上疏曰今措臣口含天憲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字文
紀爲侍御史順帝遣八使詢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
將軍梁冀東觀漢記曰皇甫嵩上言四姓權右咸各斂手也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
應璩詩曰城狐不可掘社鼠不可熏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亦有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
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范曄後漢書虞延謂馬成曰尔民之巨社久依城社不畏熏燒毛詩曰秩秩大猷也
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漢書曰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
賈逵國語注曰風采也不聽聞旅之言也源雖人品庸陋胄實參華曾祖雅
位登八命檀道鸞晉陽秋曰王雅字茂達東海郯人爲右僕射周禮曰八命作牧鄭司農曰一州之
牧也王之三公亦八命也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璩升采儲闈亦居清
顯尚書曰亮采惠疇孔安國注曰采事也何法盛陳郡謝錄曰謝石以有大勳遂居清顯
府戎禁禦班通徹應劭漢書注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也而托姻結好
唯利是求左氏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秦與晉出入秦惟利是視玷辱流輩莫斯
爲甚孝經鉤命決曰名毀行廢玷辱先人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
到臺辯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
寵奮胤胄魏志滿寵字伯寧景初二年爲太尉寵子偉嗣世說曰偉子奮元康中至司隸校尉荀
綽冀州記曰會高平人也家計溫足見託爲息鸞覓婚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家溫
而食厚祿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閥漢書朱博曰王卿憂公府閥閱詣府

音義曰明其等曰閥積功曰閱也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為王慈吳
郡正閤主簿吳均齊春秋曰王慈字伯寶早有令譽稍歷侍中吳郡太守源父子因
共詳議判與為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為娉禮娶妻及納傳皆曰聘
周禮曰穀圭以聘女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
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
胤嗣殄没武秋之後無聞東晉晉初都洛陽故曰西朝後在江東故曰東晉臧
榮緒晉書滿奮有才學四朝干寶晉紀曰苗秘殺司隸校尉滿奮荀綽冀州記曰滿奮字武秋公羊傳曰紀子伯
者何謂無聞焉爾其為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寔駭物聽漢書
音義曰連親姻也尚書大傳曰文王施政而物皆聽潘陽之睦有異於此潘岳楊仲武誄
曰潘楊之睦有自來矣曹子建求自試表曰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且買妾納媵因聘
為資左氏傳鄭子產曰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施衿之費化充牀第儀禮
曰女嫁母施衿結帨鄭玄曰帨佩巾也左氏傳曰趙武過鄭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杜預
曰第簀也鄙情贅行造次以之蜀志諸葛亮表李平曰臣知平鄙情因行止之際逼臣取
利老子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王弼曰更為疵贅也糾慝繩違允茲
簡裁源即王言其違慝當此簡之所裁尚書曰繩愆糾謬格其非心臣謹案南
郡丞王源忝籍世資得參纓冕漢書音義曰無忌却秦有此資也同人
者貌異人者心列子曰夏桀殷紂魯桓齊穆狀皃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也以彼
行媒同之抱布禮記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詩曰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
謀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蕕不雜聞之前典左氏傳曰公欲
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論語考比讖曰格言成法家語顏回曰回聞

薰蕕不同器而藏汧馬督誄曰聞之前典豈有六卿之胄納女於管庫之人
尚書曰六卿分職禮記曰晉文謂趙文子知人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鄭玄曰管管鍵者也宋
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毛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豈其食
魚必河之鯉豈其娶妻必宋之子又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左氏傳曰皁臣輿又曰僕臣臺高門降
衡雖自己作陸雲荅兄書曰高門降爵脩庭樹蓬蔑祖辱親於事為甚說文
曰懱輕易也蔑與懱古字同此風弗剪其源遂開點世塵家將被比屋
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汚之族永
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賈子曰未昭公革心易行臣等參
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
故言禁止其視事之法當如故事也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
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牋

荅臨淄侯牋

楊德祖典略曰楊脩字德祖太尉彪子謙恭才博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又
是時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脩數與脩書脩答牋後曹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教
交關諸侯乃收殺之
脩死罪死罪不侍數日若彌年載毛萇詩傳曰彌終也豈由愛顧
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嘉命蔚矣其文易曰君子豹變其文
蔚也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說文曰諷誦也若仲宣之擅
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

皆然矣仲宣投劉表寓流楚壤故云漢表孔璋冀袁氏故云冀域偉長庵留高密故云青也公幹俑飄許京故云豫德璉時居汝穎汝潁太祖食邑故云魏也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
不暇尚書曰樹之風聲目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家語曰孔子出乎四
門周章遠望曹植書曰足下高視於上京也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
資有聖善之教發武王名也旦周公名也毛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賛大業而已毛詩曰宣昭義問又
曰人之秉彝好是懿德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
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漢書桓譚曰揚子之書文義至深必度越諸子
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
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鍾會曰莫知所出故曰自
然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
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論語子貢
曰仲尼不可毀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鶡
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植為鶡鳥賦亦命脩為之而脩辭讓植又作大暑賦而脩
亦作之竟日不敢獻見西施之容歸增其貌者也越絕書曰越王乃飾美女西施
鄭巴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
定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
金然而弟子箝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
凡庸也史記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
能贊一辭桓子新論曰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

市懸置千金以延示衆士而莫能有變易者乃其事約艶體具而言微也今之賦頌古詩之
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文雖出此而意識殊脩
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曹植書曰揚雄猶稱壯夫不為
揚子法言或問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少失照切若此仲山周旦
之儔為皆有諐邪毛詩序曰七月周公遭變陳王業之艱難也詩無仲山甫作者而吉父美
仙山父之德未詳周旦何以言之君侯志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
竊以為未之思也楚辭曰吾聞作忠以造怨忽謂之過言論語曰未之思也若乃不
志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曹植書曰采庶官之實錄成一家之言東京賦
曰經國之長基揚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國語晉悼公曰昔克潞之役秦
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鐘韋昭曰景鐘景公鐘也墨子曰以其所
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也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
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瞍誦詠而已毛詩曰矇瞍奏公敢望惠施以
忝莊氏莊子書曰莊子之言不慚惠子之知我也言己豈敢望比惠施之德以忝於莊周之相知季緒璅璅何足以云曹植書曰劉季緒好
于莊周指也惠施莊周相知者也故引之
詆訶文章摯虞文章志曰劉季緒名修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反答造次不能宣備脩死
罪死罪

與魏文帝牋一首

繁休伯文章志曰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文辯知名以豫州從事稍遷至丞相
主簿病卒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轉與笳同音
欽牋還與余而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繁欽死罪死罪近屢奏牋不足
自宣頊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
左氏傳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能喉囀引聲與笳同音白上呈見果
如其言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
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
不幽散廣雅曰抗高也聲悲舊笳曲美常均樂汁圖徵曰聖人往承天以立五均
均者亦律調五声之均也宋均曰長八尺施絃也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
和漢書曰鄭声尤集黃門集樂之所漢書音義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桓譚新論曰漢之三主
內置黃門工倡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沉浮尋變入節自
初呈試中間二句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
意匱既已不能左氏傳韓宣子如楚叔向為介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也而此
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遊轉化餘弄未盡既其清
激悲吟雜以怨慕暨及也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
古詩曰胡馬依北風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
衽說文曰衽衣衿也背山臨谿流泉東逝同坐仰嘆觀者俯聽
莫不泫泣殞涕悲懷慷慨自左騏史妠謇姐名倡魏志文帝
令杜夔與左騏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然騏与顏音同也其史妠謇姐蓋亦當時之樂人聲類曰妠奴紺切
說文曰嫿字或作姐字假借也姐子也切古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
未之聞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目之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說文曰詭變也竊惟
聖體兼愛好奇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也是以因牋先白委曲

伏想御聞必含餘懽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
聽斯調左氏傳曰得臣與寓目焉宴喜之樂蓋亦無量毛詩曰吉甫宴喜欽死罪
死罪

答東阿王牋一首

陳孔璋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也避亂冀州袁紹辟之使典簿事紹死歸
太祖辟為軍謀祭酒典記室病卒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
高世之才秉青蓱干將之器漢書袁盎諫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呂氏春秋
曰趙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卻不肯進青蓱為參乘襄子曰進視下梁豫讓卻寢佯為死人叱青蓱曰去長者且
有事青蓱曰少而與子友子今日為大事而我言之失相與之道子賊吾君而我不言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
唯死之可也退而自殺青蓱讓之友也張叔及論曰青蓱砥隱於鋒得庖丁剖犧於月刀越絕書曰楚令
令干將為鐵劍二枚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一曰莫邪拂鐘無聲應機立斷韓子
日西關過東阪河中流而劍人發而出之問曰子何之遇曰歎二三日八海次人矣而尚安能說東者乎一旁曰獨不
聞干將莫邪之劍鍾不試物不知然以之絕曾不如鐵之與子持鐵乘扁舟子所能也若試與子東說
諸侯王一國之主子之紫剸然無異於未視猶也又曰傳于光三稱鄒見二知之鬼等昨歷而去故所以尚
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言天性自
然受於異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論語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音義既遠清辭
妙句焱絕煥炳說文曰焱火華也盐念切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
龍驥所不敢追況於駑馬可得齊足呂氏春秋曰飛兔騕褭古之駿馬也
流星言疾也李尤七歎曰神奔電驟星流矢驚則莫若益野騰驤騶楚辭曰驊騮偃蹇而齊足夫聽白

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宋玉諷賦曰臣援琴而鼓之爲幽蘭白雪之曲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趨高誘曰綠水古詩也東野下里之音也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也載懽載笑欲罷不能詩曰既見復關載笑載言論語顏淵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以謹韞櫝玩耽以爲吟頌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吟詠謂謳吟歌誦琳死罪死罪

荅魏太子牋一首魏略曰魏郡大疫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

吳季重魏志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爲文帝所善爲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

文帝爲太子時季重荅此牋也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楚辭曰老冉冉而愈至論語陽貨曰歲不我與

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懽漢書曰武帝微行私出張晏曰騎出入市里若微賤之所爲故曰微行置酒樂飲賦詩稱壽漢書曰陳子季具崇致太尉史記曰武安君起爲壽如淳曰上酒謂稱壽也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効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兩都賦序曰雍容揄揚漢書曰嚴助侍燕從容若乃邊境有虞群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漢書田延年曰群下鼎沸漢書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社稷將傾又息夫躬上疏曰羽檄重積而狎至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皐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漢書東方朔枚皐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漢書曰唯嚴助與吾丘壽王見任用後淮南王朝賂遺助竟坐棄市壽王後坐事誅論語曰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也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漢書司馬相如常稱疾避事又長卿妻曰長卿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魏文書曰偉長著中論二十餘篇爾雅曰尚庶幾也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服鳥賦曰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illegible]文書曰後生可畏伏惟所天左氏傳蔡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墨守曰君者臣之天也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囿班固荅賓戲曰婆娑乎藝術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貢氏曰場圃講藝之場發言抗論窮理盡微周易窮理盡性孔安國尚書傳曰微妙也摛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賓戲曰摛藻如春華[illegible]典論曰傅武仲下筆不休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東觀漢記曰更始遣使者立光武爲蕭王年與之齊不及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漢書劉向上疏曰陳湯於國功德百之也周易曰同聲相應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勑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莊子曰可以保身孔安國尚書傳曰勑正也[illegible]之地則由俗蹤矣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論語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時邁齒載尚書曰日月逾邁左氏傳宰孔謂齊侯曰伯舅耋老杜預曰七十曰耋也猶欲觸胸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慺慺尚書曰慺慺謹敬也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吴季重魏畧曰質遷元城令之官過鄴辭太子到縣與太子牋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鄭玄禮記注曰延進也燿靈匿景繼以華燈楚辭曰角宿未旦燿靈安藏廣雅曰燿靈日也楚辭曰蘭膏明燭華燈錯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辱觴旬日無以過也史記曰虞卿者遊說之士也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再見為上卿故號為虞卿又曰秦昭王為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小器易盈先取沉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孔安國尚書傳曰沉謂醉冥也敗謂酗酒也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言每事承前無所改易也深淺猶善惡也然觀地形察土宜左氏傳賓媚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西帶常山連岡平代漢書有恒山郡應劭曰恒山在西漢書代郡有平邑又代二縣北鄰栢人乃高帝之所忌也漢書上東擊韓信餘寇東垣還過趙趙相貫高等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殺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栢人上曰栢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重以泜水漸漬疆宇漢書恒山郡元氏縣有泜水首受中丘西山窮泉谷入黃河泜音脂喟然嘆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漢書成安君陳餘背漢之趙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泜水上奇譎謂拔趙幟立漢幟失策謂不用李左車之言也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廉頗藺相如趙國之賢將也按想其風邯鄲趙所都也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漢書文帝問馮唐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都人士女服習禮教西都賦曰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議欲下趙願假臣奇兵三万人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壁勿與戰吾奇兵絕其後兩將之首可致戲下成安君不聽也而質闇弱無以莅之毛萇詩傳曰莅臨也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尚書咎繇邁種德風聲已見上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咏於機杼固非質之所能也尚曰爾公無逸豫無期漢書酈食其曰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工與紅同毛詩序曰吟咏情性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爾雅曰班布也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尚書曰臣無有作福作威賦事行刑資於故實國語樊穆仲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抑亦懍懍有庶幾之心孔安國尚書傳曰懍懍危懼兒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懽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上問所欲對曰願為會稽太守數年賜書制詔會稽太守君猒承明之廬出為郡吏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稱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又曰吾丘壽王善格五召待詔拜侍中後為東郡尉徙從入為光祿大夫侍中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漢書曰張敞為膠東相與朱邑書曰值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胸臆約結固無奇矣又曰陳咸字子康為南陽太守咸數賂遺陳湯與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矣後竟入為少府又曰陳湯字子公彼豈虛談夸論誑燿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貿爾雅曰貿易也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論語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覲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為鄭沖勸晉王牋一首

阮嗣宗臧榮緒晉書曰鄭沖字文和滎陽人也位至太傅又曰魏帝封晉太祖為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阮

籍爲其辭魏帝高貴鄉公也大祖晉文王也

沖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沖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漢書武帝詔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左氏傳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田證切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說苑鄭子說衆王曰伊尹有莘之媵臣湯立以爲二公史記曰伊尹欲干湯乃爲有莘氏媵臣毛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周公籍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尚書曰光宅天下又曰魯侯伯禽宅曲阜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毛萇曰龜山蒙山也呂尚磻溪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尚書中候曰王即起駕水畔至磻溪之水呂尚釣於崖史記曰西伯以呂尚爲太師武王東伐師尚父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誓武王以平商封尚父於齊營丘晉書荀勗勸進曰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業呂望暫把旄鉞一時指麾皆大啓土宇跨州兼國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東觀漢記曹節上書曰功薄賞厚誠有踰踖也然賢哲之士猶以爲美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況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王隱晉書宣紀曰天子策命上爲相國又景紀曰天子策上爲相國毛詩曰世有哲王尚書曰明德惟馨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民無謗言南都賦曰朝無闕政風烈昭宣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迴首內向王隱晉書文紀曰姜維出隴右上邽輕兵到靈州大破之諸羌震服漢書北地郡有靈州縣金城郡有榆中縣李陵書曰遠聽之臣望風馳命爾雅曰震懼也長楊賦曰靡節西征羌僰東馳封禪文曰昆虫闓澤回首面內劇秦美新曰回首內嚮喁喁如也東誅叛逆全軍獨尅禽闔閭之將

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之涉切三越王隱晉書文紀曰諸葛誕反上親臨西圍四面並攻頂吏隨潰斬送誕首魏志曰誕閉城自守遣小子靚至吳請救吳遣唐咨王祚救之誕及斬誕唐咨王祚皆降吳兵萬數器仗軍實山積孫子兵法曰用兵之法全軍爲上破軍次之闔閭吳王也以比孫權爾雅曰懾懼也郭璞曰即懾字也漢書有三越謂吳越及南越閩越也宇內康寧苛慝不作過秦論曰包舉宇內尚書五福三曰康寧左氏傳晉叔向曰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苛慝不作盜賊伏隱也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以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太原毛詩曰率由舊章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易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左氏傳楚子曰軍志去允當即歸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愆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國語曰齊叛大夫定三革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文事勝矣西塞江源望祀岷山漢書曰江水祀蜀塞外牲刃牛積繁謂報神恩也禮記曰東巡狩望祀山川漢書曰秦并天下令祠官祠瀆山瀆山蜀之岷山也迴戈弭節以麾天下長楊賦曰迴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僰東馳令以麾爲須誤也遠無不服邇無不肅國語祭公謀父曰無不聽遠無不服近今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而揖許由豈不盛乎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至公至平誰與爲鄰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誠之以至公莊子魯侯曰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之爲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沖等不通大體敢

以陳聞

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一首

謝玄暉 蕭子顯齊書曰謝朓爲隨王子隆府文學世祖敕朓可還都遷新安王中軍記室牋辭子隆世祖武帝子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左氏傳曰潢汙行潦之水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驚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班固王命論曰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法言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李軌曰希望也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沃若謂柔也何則皐壤搖落對之惆悵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而樂樂未畢也哀又繼之楚辭曰草木搖落而變衰又曰惆悵兮而私自憐歧路西東或以歔唈烏合切淮南子曰楊子見歧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又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君爲之嗚唈況迺服義徒擁歸志莫從言奉服君義之情也楚辭曰身服義而未沫鄭玄禮記注曰擁抱也孟子曰予所欲有歸志詩曰朝銳莫從邈若墜雨翩似秋蔕潘岳寡婦賦曰潘氏七哀詩曰漂如葉落樹飄然雨絕天命閣曰雲散水墜成爲雨矣郭璞遊仙詩曰在世無千月命如秋蔕朓實庸流行能無筭鄭玄論語注曰算數也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天地實帝山川鍾王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又伯宗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褒采一介抽揚小善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周書陰符大公曰好用小善不得真賢也蔡邕表賦曰靡小善之有益故捨耒場圃奉筆兔園詩曰九月築場圃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築兔園也東亂三江西浮七澤言常從子隆也蕭子顯齊書曰隨王子隆爲東中郎將會稽太守後遷西將軍荊州刺史三江越境也七澤楚境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正絕流曰亂尚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毛詩曰死生契闊周禮九旗通帛曰旃劉向七言曰從容觀詩書毛詩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長裾日曳後乘載脂鄒陽上書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文帝與吳質書曰文學託乘於後車毛詩曰載脂載舝還車言邁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曹植鼙歌行曰長者賜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楚辭曰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撫臆論報早誓肌骨曹植表曰論心負恩刻肌刻骨王責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莊子曰鵬化而爲鳥其名曰鵬運則徙於南冥司馬彪曰轉運也又曰莊周謂監河侯曰周昨來中道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渤澥方春旅翮先謝言己將去也若以江湖之魚自喻者皆自謝之鳥也清切藩房寂寥舊蓽藩房王府舊蓽朓舍也劉楨贈徐幹詩曰抱恨清切禁中情無由宣左氏傳曰蓽門圭竇之人皆陵其上輕舟反泝弔影獨留言舟反而己留也洛神賦曰浮輕舟而上泝曹子建責躬表曰形影相弔五情愧赧白雲在天龍門不見穆天子傳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路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王逸注曰龍門楚東門也去德滋永思德滋深莊子徐無鬼謂女商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異王入朝而已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史記曰諸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舍曰邸諸侯朱戶故曰朱邸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韓詩外傳簡王曰夫春樹桃李秋得食其實也如其簪屨或存衽席無改韓詩外傳曰少原之野婦人刈蓍薪而失簪哭甚哀賈子曰楚昭王亡其踦屨已行三十步復還取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

子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弃者窮子曰文公至河命席蓐捐之咎犯聞之曰席蓐所卧也而君弃之臣不勝其哀鄭玄周禮注曰莞席乃單席也雖復身塡溝壑猶望妻子知歸列女傳梁寡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塡溝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攬涕告辭悲來橫集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而竚眙又曰涕橫集而成行漢書中山靖王曰不知涕泣之橫集不任犬馬之誠史記丞相青翟曰臣不勝犬馬心

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任彦昇 劉璠梁典曰宣德太后以公爲大司馬錄尚書事以任昉爲記室用舊也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令月令辰肅膺典策劉歆甘泉賦曰擇吉日之令辰德顯功高光副四海東觀漢記明帝冊曰荆州封侯或以德顯朱浮與彭寵書曰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含生之倫庇身有地曹植對酒行曰含生蒙澤草木茂延左氏傳子反曰信以守禮禮以庇身况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魏文帝令曰况吾託士人之末列曾受教君子哉咳苦改切唾爲恩盼睞成飾莊子孔子謂漁父曰丘幸聞咳唾之音古詩曰盼睞以適意小人懷惠顧知死所論語子曰小人懷惠左氏傳其友謂狼瞫曰盍死瞫曰吾未獲死所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苦結切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偸梁史曰始高祖遇昉於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爲騎兵高祖善騎射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也莊子孔子謂漁父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漢書廝養卒曰兩人左提右挈滅趙毛詩曰善戲謔兮漢書衛青曰臣幸得待罪行間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詩曰寔命不偸毛萇曰偸變也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知梁武之必貴爲誘先覺見也猶仕齊邪是淪驕因也論語子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漢書桓生欲借書班嗣報曰不絓聖人之網不齅驕君之餌也

陽休具而非弔大廈構而相賀淮南子曰湯沐具而蟣蝨相弔大廈成而鷰雀相賀憂樂別也明公道冠二儀勳超遂古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楚辭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也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上林賦曰孫叔奉轡轂賦曰齊桓曾不足使扶轂神功無紀作物何稱言聖德幽玄同大二者無而可紀亦何名而可稱莊子曰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司馬彪曰神人無功言脩自然不立功也聖人無名不立名莊子曰造物者爲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府朝初建俊賢翹首翹舉也蒼頡記曰群英古俊賢抗足惟此魚目唐突璵璠魚目似珠璵璠魯之寶玉也雜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韓詩外傳曰白骨類象魚目似珠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孔融汝潁優劣論陳群曰潁有蕪菁唐突人參也顧己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東觀漢記太史官曰耿況千載一遇者也易曰天造草昧言王者之見周於上帝故云再造也雖則殞越且知非報左氏傳齊侯曰小白恐隕越于下詩曰匪報也永以爲好也不勝荷戴屏營之情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謹詣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罪

百辟勸進今上牋一首

任彦昇 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姓蕭氏本蘭陵郡縣中都里人也劉璠梁典曰帝詔授公梁公加九錫公辭於是左長史王瑩等勸進公猶謙讓未之許瑩等又牋並任昉之辭也帝謂寶融也史記曰司馬遷自序作今上本紀然蓋以漢武見在故云今上也

近以朋命蘊策冒奏丹誠方言曰蘊崇也謂尊崇司馬相而加策命也蘊與韞同奉被還命未蒙虛受易曰君子以虛受人搢紳顒顒深所未達如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李奇曰搢插笏紳大帶薛君韓詩章句曰萬人顒顒仰天告愬論語子曰丘未

達也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呂氏春秋曰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于海終身不反蘇書荀悅勸進曰信匹夫細行修等所大讓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尸子曰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踐東宮履乘石假為天子十年周禮曰王行乘石鄭司農曰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為讓尚書中候曰王出獵至磻溪之水呂尚釣於崖王下拜曰切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于斯尚立變名答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德合昌來提撰爾雒鈐報在齊宋均曰旌理也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毛詩曰世有哲王晉中興書曰王綏入世德名繼軌左氏傳晉上軍謂秦伯曰吳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思召公焉經綸草昧歎深微管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又曰天造草昧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加以朱方之役荊河是依劉璠梁典曰蕭懿之生高帝兄懿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車騎將軍崔慧景反破左興盛十萬圍山宮城拒守豫州闓難援挾而起擊於越城破慧景遂追斬之除侍中晉尚書令左氏傳曰冬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杜預曰朱方吳邑也尚書禹貢曰荊河惟豫州班師振旅大造王室尚書曰班師振旅孔安國曰班還也兵入曰振旅言整衆也左氏傳呂相曰我有大造于西雖累繭救宋重胝存楚說文曰胝腄也戰國策曰公輸般為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請見之王王曰善哉請無攻宋焉詩曰公輸般魯之巧人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胝也淮南子曰申包胥累繭重胝七日七夜至于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救楚果大破之以存楚國胝竹尼切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鍾功疑不賞呂氏春秋曰范氏亡有得其鍾者欲負而走則大鍾不可負以椎毀之鍾況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

己遽掩其耳惡聞其遇亦由此也漢書蒯通謂韓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酷左氏傳晉大夫謂秦伯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劉璠梁典曰東昏荒淫歸政閹豎尚書令蕭懿從中書有飲鴆藥論語比考讖曰殷惑女巳玉馬走宋均曰女妲巳有美色也玉馬喻賢臣奔去也論語陰嬉讖曰庚子之旦金版射書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禽宋均曰謂殷紂關龍逢之後庚子旦庭中地有此祕書也龍同於殺王者殺我必見禽也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主之心劉璠梁典曰高祖告難於荊州行事蕭穎胄建牙陳代吳志曰孫策亡權悲感未視事張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寢伏哀戚乃扶上馬陳兵而出范曄後漢書曰馬援據鞍顧眄三國名臣頌曰輟哭止哀東觀漢記曰先武兄齊武王以暗選害上獨居不御酒肉坐卧衽席有涕泣處晉中興書劉穎謂邵續曰莫若亢大順以激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厲軍民之志故能使海若登祇

罄圖效祉楚辭曰使海若舞馮夷王逸曰海若海神名也管子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具馬霸王之君興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走導也爾雅曰罄盡也山戎孤竹束馬景從漢書郊祀志曰齊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東都賦曰天官景從伐罪弔民一匡靖亂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左氏傳寧孔謂晉侯曰君務靖亂無勤於行匪叨天功實勤濡足左氏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功以為己力韓詩外傳曰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聖人仁人民之父母今為儒足故不救人可乎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鍾會息別傳曰嚴遵與先武皇帝俱為諸生學實曰名教中自有樂也何為乃爾道風素論坐鎮雅俗王隱晉書劉琨表曰李術以素論門望不可與雅來同日也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涯謂分流雅鄭不習孫吳遘茲神武曹植上疏曰不取孫吳而闇與之會周易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

武而不殺者夫驅盡誅之泯濟必封之俗史記周公曰後嗣王紂其民皆可誅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濟成也王充論衡曰堯舜之民比屋可封桀紂之民比屋可誅也龜玉不毀誰之功歟論語曰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孔子曰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歟獨爲君子將使伊周何地謝承後漢書王暢諫劉表曰蘧伯玉獨爲君子何地謂何地自處也某等不達通變竊有愚誠周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不任悾款悉心重謁論語注曰悾悾誠愨也廣雅曰款誠也伏願時膺典冊式副民望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奏記

詣蔣公一首

阮嗣宗臧榮緒晉書曰太尉蔣濟聞籍有才雋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辭讓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籍乃就吏後謝病歸後爲尚書郎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遂酣飲爲常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已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尚書曰伊尹作咸有一德泰階六符經曰中階上星謂諸侯三公漢書音義曰泰階三台群英翹首俊賢抗足易曰主驗曰雞人聞雞鳴皆翹首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爲首辟猶召也司馬遷書曰太史公牛馬走應劭漢書注曰走僕也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史記曰卜商字子夏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呂氏春秋曰魏文侯師子夏李奇漢書注曰擁篲爲恭也如今卒持篲也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温生黍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遊諸侯畏之皆郊迎而擁篲鄭玄周禮注曰陪乘參乘也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爲道存也鄒陽上書曰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呂氏春秋曰王公大人從而化之此得之於學也莊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焉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見採擢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皋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漢書武帝制曰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其世者甚衆也負薪疾病足力不強孟子曰孟子有疾王使人問疾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之朝列子曰此足力之所及也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文選卷第四十

文選卷第四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書上

李少卿荅蘇武書一首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一首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一首

孔文舉論盛孝章書一首

朱叔元為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荅蘇武書一首　李少卿

子卿足下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群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及群臣庶士相與言殿下閤下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勤宣令德策名清時左氏傳僖公二十三年狐突對晉懷公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策名書臣之名清時謂昭帝之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小雅曰非分而得謂之幸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桓子新論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所能令悲者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者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心傷矣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荅慰誨懃懃有踰骨肉陵雖不敏孝經曰參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家語孔子曰舜之為君暢於異類王肅曰異類四方夷狄也韋韝古侯切毳川芮切幙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說文曰韝臂衣也漢書董君綠幘傅韝注曰韝形如射韝以縛左右手以於事便也毳幙氈帳也烏孫公主歌曰肉為食兮酪為漿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說文曰凄寒也廣雅曰裂分也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杜摯笳賦序曰笳者李伯陽入西戎所作也傅玄笳賦序曰吹葉為聲[illegible]吟嘯成群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賈逵[illegible]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身負國恩為世所悲背國不報為負國之恩也之禮記小門負我也子歸受榮我

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先君謂其父當戶也[illegible]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七亦切心以自明刎亡粉切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王逸注楚辭曰已矣絕望之辭也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孟子曰馮婦搏虎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秖音支令人悲增忉怛耳爾雅曰切[illegible]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七忽切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先帝謂武

帝也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漢書武紀曰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
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北無二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略之集表云臣以天漢
二年到塞外尋被詔書責臣不進臣輒引師前到浚稽山五將失道此亦不云其名而裹萬里
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漢書蕭何曰語天漢
其稱甚美臣瓚按詩傳曰天漢其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
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說文曰羈馬絡頭也然猶斬將搴切
旗追奔逐北史記曰斬將搴旗之士臣瓚按拔取曰搴商君書曰戰勝逐北服虔漢書注曰師敗
曰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張晏漢書注曰驍勇也若六博之梟使三軍之士
視死如歸呂氏春秋管仲謂齊侯曰平原廣域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
不知王子成父陵也不才希當大任呂氏春秋傳于公曰臣不肖不足以當大任意

謂此時功難堪矣說文作戡戰勝也此堪是也今傳俗用匈奴既敗舉國
興師劉兆穀梁注曰舉盡也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
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而去切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
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初良切痛決命爭首漢書曰陵
與單于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
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
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火故切徒空也
言空首奮擊无復甲冑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
為陵飲血血即淚也燕丹子曰太子嘿然飲淚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
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賊臣謂管敢也李陵傳云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

尉笞之五十乃亡入匈奴于時匈奴與陵戰至塞恐漢有伏兵欲引還敢曰漢無伏兵匈奴乃大進新兵陵戰
闕于山漢軍敗弓矢並盡陵於是遂降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
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
不食僅乃得免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秘計始
得免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毛萇曰如雲言盛也又曰其從如雨何休公羊注曰如雨言多也況當陵者豈易為
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謂漢朝執事之人也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
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
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
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illegible]
者[illegible]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國恩下顯祖考之明也誠以

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琴操曰重耳將自殺子臣曰申生虛死子度
隨之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亡切不死三敗之辱卒
子切復勾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史記曰吳王夫差敗越王勾踐於夫椒越王以餘兵
二千人保棲於會稽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吳許之越王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
然范蠡計可以戰矣乃發兵伐吳吳王敗又曰曹沫者魯人以
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
公與齊桓公會於柯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
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區區之心切慕此耳何圖志
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漢書曰公孫敖捕得生口言陵教單
于為兵以備漢於是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此陵所以仰天椎直追切心而泣

血也足下又去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去爾
乎昔蕭樊囚縶韓彭葅醢史記曰相國蕭何爲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棄地
願令民得入田收稾爲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請吾苑遂下廷尉械繫之又曰高祖病有人惡
樊噲黨呂氏即曰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
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詣長安又曰陳豨反韓信在長安欲應之事覺呂后使武士縛信斬於長安
鍾室又曰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蜀道書青衣行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越泣曰願處故邑呂后詐許諾既至白
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蜀是自遺患不如遂誅之今其舍人告越反遂夷三族縣布傳詔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
韓信說文曰葅肉醬也鼂錯受戮周魏見辜鼂錯已見西征賦漢書曰周勃爲丞相十
餘月上乃免丞相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其後人有
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治之又曰竇嬰孝文后從兄子拜嬰爲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爲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

田蚡不數遂論嬰弃市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
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
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爲之痛
心哉左氏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賈誼已見鵩鳥賦漢書曰周亞夫諫上不用因謝病免相亞夫
子爲父買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召詣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乎亞夫曰所買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侵之益急
遂入廷尉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二子謂范蠡曹沫也
言漢實才策者被囚戮不如二子之能雪恥報功也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
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剄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
負戟而長嘆者也何謂不薄哉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衛青也漢書曰元狩四年
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爲前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東道迴遠廣辭曰臣

結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大將軍不聽廣意色慍怒引兵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因問失道狀欲上書
報天子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廣謂其麾下曰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
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音義鄭德曰以
刀割頸爲剄結頸切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
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巨依切死朔北之野漢書
蘇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方欲使之武會匈奴緱王長水虞常反匈奴中常以告武副
張勝許以貨物與常一人夜亡告之常生得匈奴使衛律治其事張勝以告武武曰事如此
必及我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身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以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氣絕半
日復息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丁年謂丁壯之年也漢書曰武留匈
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漢書陵謂武曰陵來時太

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
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
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尚書大傳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
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爲社論語曰道千乘之國漢書曰兵車千乘諸侯之大者
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漢書元始六年武至京師
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
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尚
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
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
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言陵無功以報漢爲孤恩漢戮陵母爲負德論語曰德不

孤父有鄣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言陵忠誠能安於死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
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
墨邪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又功臣曰蕭何徒持文墨議居臣上願足下勿復望
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
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故人
謂任立政大將軍霍光上官桀等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漢書曰武在匈奴時
胡婦生子名通國楚辭曰願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勿以爲念努力自愛老子
曰聖人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報任少卿書一首

司馬子長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乃
與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遷死後其書稍出史記曰任安滎陽人爲衛將軍發爲
益州刺史
太史公牛馬走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己爲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自謙之辭也司
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如淳曰少卿任安字也曩者辱賜書教以
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禮記曰儒有推賢而進意氣懃懃懇懇
懃懃懇懇忠款之見也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
如此也蘇林曰而猶如也禮記曰不從流俗鄭玄曰流俗失俗也僕雖罷駑亦嘗側
聞長者之遺風矣側聞謙辭也列子曰吾側聞之禮記曰與長者坐必異席顧自以
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言舉動必爲人之所尤過也欲益反損是以

獨鬱悒而與誰語悒不通也其辭曰獨鬱結其誰語諺曰誰爲爲之孰
令聽之誰爲猶爲誰也言己假欲爲善當爲誰爲之乎復欲誰聽之乎蓋鍾子期死伯
牙終身不復鼓琴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若太山俄而志在流
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賞音者何則士爲
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戰國策豫讓事知伯知伯寵之及趙襄子殺
知伯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吾其報知伯矣若僕大質已虧缺
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隨隨侯珠也和和氏璧也由許由也夷伯夷也終不
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荅點辱也任前與我書
書宜應荅但有事故不獲荅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服虔曰從武帝還孟康曰軍廢
之事若賤務也如淳曰遷爲中書令任職常知中書時偶有盜之事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也相見

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文穎曰卒卒促遽之意也得竭至意今
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如淳曰于是時不肯報其書今安有不測
之罪在獄故報往日書欲使其怨以變己也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
諱李奇曰迫近也迫當從行書曰難言其死故云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
以曉左右應劭曰憤悶也楚辭曰含憤悶以盈胷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
窮謂任安恐不見報也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僕聞
之脩身者智之符也符信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
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勇士當於此而果決之立名者行之極
也凡人能立志者於行中之最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
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所可憯者

惟欲之與利爲禍之極也所可痛者惟傷心之事而可爲甚也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醜穢也先謂祖也詬音垢應劭曰詬恥也說文詬或作詢火遘切禮記儒行曰妄常以儒相詬病左氏傳宋元公曰余不忍其詬事此二書其訓頗同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此言孔子適陳未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化秦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繆公知其賢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又趙高謂李斯曰釋此不從禍及子孫足爲寒心也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漢書曰上朝東宮趙談參乘爰絲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史記獲貂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二心僕賴先人緒業爾雅曰緒末也司馬彪莊子注曰緒餘也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上之四事無一遂假欲苟合取容亦無其所也史記蔡澤曰吴起言不苟合行不苟容嚮者僕常厠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臣瓚曰太史令千石故下大夫也外廷外朝也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闒茸之中闒茸猥賤也茸細毛也張揖訓詁以爲闒茸劣也呂忱字林曰闒茸不肖也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不羈言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未可以論行也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服虔曰薄伎巧手也出入周衛之中周衛言宿衛周密也韋昭曰天子有宿衛之官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言人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己方一心營職不假脩人事也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禮記曰某之子不肖應劭風俗通曰生子不似父母曰不肖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毛詩曰藹藹多士媚于天子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夫語助也論語曰是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太公六韜曰夫人皆有趣舍不同顏師古曰趣所向也舍所廢也未嘗銜盃酒接慇懃之餘懽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顏師古曰殉從也營以其素所蓄積也言其意中素所以蓄積以僕以爲有國士之風一國之中推高爲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新序昭奚恤曰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今舉事一不當丁浪反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鄭玄周禮注曰媒猶

行也目費以爲辨罰遷合會之蔑謂生其罪齊也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有五千言不滿者痛之甚也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胡地出馬故曰戎馬單于所居之處號曰王庭垂餌二音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說文曰挑撓也李奇曰挑身獨戰不須衆挑茶予切臣瓚曰挑戰也求戰也古謂之致師北高故曰仰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平聲半當虜救死扶傷不給顏野王決曰不給謂過半當言陵軍殺過半士給供給也旃裘之君長咸震怖旃裘謂匈奴所服也故言旃裘之君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漢書曰匈奴至冒頓最強大置左右賢王以其善引故曰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子賜切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沬血飲泣更張空拳孟康曰沬音沬曰沬古沬字言沬血在面如盥頮也說文曰頮洒面也李登聲類云拳或作捲也言兵已盡但張空拳以擊耳捐賓餘論曰陳勝無將師之兵師旅之衆空拳而發百萬之軍何憂白起故事白起爲秦將何使殺之父死日前騎空捲猶可長也況三十萬披堅執兵矛頭師古曰讀爲拳拳者捲也則兵指不當言乎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拳也李奇曰拳者弩弓也冒白刃北鄉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史記曰陵至浚稽山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得士死力上甚悅之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史切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都割切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款款忠實之皃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絕少分甘宋均曰少則自絕甘則分之能得人死力雖古

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彼思欲得所當也言欲立勁以當其所敗罪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蒲沃切於天下矣言僕破匈奴之兵其功足暴露見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五懈切眦士懈切之辭言欲廣主上之意及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遊說遂下於理漢書曰初上遣貳師李廣利出令陵爲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少功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而爲陵遊說下遷腐刑鄭玄禮記注曰理治獄官也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禮記孔子曰回得一善拳拳不失之矣鄭玄曰拳拳捧持之皃說文曰列分解也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口衆吏議以爲誣上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下入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顏師古曰家聲名也陵降而隤之也隤墜也而僕又佴之蠶室如淳曰佴次也若人相次也今諸作佴字蘇林曰佴蠶室宮刑獄名也廣大作窨室蓄火如蠶室故言下蠶室罪人從事主天下筆者劉少府謂蠶室溫室之中也人勇切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漢書曰漢初功臣剖符世爵又曰高祖功臣封誥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說文曰倡樂也左氏傳曰鮑氏之圉人爲優杜預曰俳優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

牛亡一毛與螻螘何以異（螻螘皆虫也蟻蚍蜉也皆微者故以自喻）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與如也言時人以我之死又不如死節者言死無益也）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燕丹子荊軻謂太子曰烈士之節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者但問用之所在耳）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理道理也色顏色也）其次不辱辭令（辭言辭令教令）其次詘體受辱（詘體謂[illegible]）其次易服受辱（服[illegible]）[illegible]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illegible]以杖擊[illegible]同以之箠人同謂之箠楚[illegible]之名也）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illegible]）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illegible]刑也）最下腐刑極矣（[illegible]宮刑[illegible]）

[illegible]故曰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illegible]文也東方朔[illegible]）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illegible]）故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illegible]）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illegible]）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illegible]）視徒隸則正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

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史記曰季歷卒子昌立是為西伯文王也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illegible]）李斯相也具於五刑（史記[illegible]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入秦[illegible]用其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立以郎中趙高之譖乃具斯五刑[illegible]漢興之初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illegible]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也）淮陰王也受械於陳（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下邳[illegible]人有變告信欲反上問陳平[illegible]偽遊雲夢[illegible]會陳[illegible]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illegible]以為淮陰侯[illegible]）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illegible]高帝立彭越為梁王[illegible]洛陽漢書曰趙王張敖[illegible]高祖[illegible]長女魯元公主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illegible]）

[illegible]禮甚卑有子婿之禮高祖箕踞詈甚慢之趙相貫高[illegible]天下豪桀[illegible]先立今王事皇帝[illegible]王無禮請為殺之[illegible]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廁上過欲宿心動問縣名為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illegible]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逮捕趙王諸反者[illegible]皆自到貫高獨[illegible]）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illegible]記曰絳侯周勃[illegible]陳平共誅諸呂而立孝文後勃[illegible]）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illegible]漢書音義如淳曰[illegible]三木在頸及手足也[illegible]）季布為朱家鉗奴（[illegible]季布楚人也[illegible]有名[illegible]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者罪三族布匿於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illegible]乃髡鉗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illegible]）

安之朱家心知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陰滕公以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滕公許諾侍閒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布召見謝拜郎中

灌夫受辱於居室 漢書曰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爲太僕與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魏其侯失勢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丞相田蚡嘗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具將軍旦日蚤臨之蚡許諾夫以語魏其魏其與夫人益市牛酒夜洒埽張具至旦日中蚡不來夫不懌乃駕自往迎蚡蚡取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夫行酒至蚡蚡曰不能滿觴夫怒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乃罵賢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曹呫囁耳語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胸何知程李乎乃起更衣蚡曰此吾驕灌夫罪也籍福起爲謝案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蚡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於居室 如淳曰百官表居室屬少府爲保宮令守宮也

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 孫子兵法曰勇怯勢也強弱形也 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閒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 言激於義理不念父母顧妻子也 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 言已輕妻子以反問之 且勇者不必死節 言勇烈之人不必死於名節也 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 言怯夫慕義以自立名何處不勉於死哉言皆勉勵自殺 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 孔安國曰縲黑索也紲攣也所以拘罪人 且夫臧獲婢妾 晉灼曰臧獲敗敵所被虜獲爲奴隸者韋昭曰善人以婢爲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爲妻生子曰臧揚雄方言曰海岱之閒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凡人男而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 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世也 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 說文曰倜儻不羈也 蓋文王拘而演周易 周易曰易之興也其當文王與紂之事邪 史記本紀曰崇侯虎譖西伯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西伯演易之八卦爲六十四 地理志曰河內湯陰有羑里城西伯所拘 韋昭曰羑音酉 仲尼厄而作春秋 史記孔子曰吾道不行矣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魯史記作春秋 屈原放逐乃賦離騷 史記曰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故作離騷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韋昭國語序曰左丘明因聖言以攄意其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以爲國語 孫子臏腳兵法脩列 史記曰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爲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至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果大破魏軍與龐涓戰於桂陵大破梁軍 不韋遷蜀世傳

呂覽史記曰呂不韋大賈人也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尊不韋為相國號仲父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及始皇帝壯太后淫不止不韋恐覺禍及己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為舍人詐令人以腐罪告之遂得侍太后與太后通太后有身人有告嫪毒實非宦者下吏治之得情實事連相國秦王怒其為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恐誅乃飲酖而死後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史記曰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見韓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非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也

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于偽切作也論語曰詩三百曰篇之大數也底致也鄭玄曰音旨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言往事前行事也令將來人知己之志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空文謂文守也自見自見己情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論語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已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其人謂與己同志者也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負謂負罪之下未易可居惡居下流而上者也僕以口語遇此禍重為鄉黨所笑以汙烏故切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莊子曰魯哀公問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人尸居環堵之室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身直為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於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韓子曰吾聞之於政也知者不行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丈夫狂惑聖人之戒也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七賜切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美也蘇林曰曼美也蘇林曰大殺人節行曼音萬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報孫會宗書一首

楊子幼漢書楊惲字子幼以才能稱為常侍騎與太僕戴長樂相失事免為庶人惲既失爵位家居自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諫戒之言大臣廢退當杜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

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乃作此書報之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illegible]〕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illegible]〕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illegible]〕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猥曲也〕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言逆會宗之指自文飾己之過也論語子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孔安國曰文飾其過不言實也〕默而自守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論語曰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故敢略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二千石以上得乘朱輪〕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illegible]〕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群僚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毛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懷祿貪勢不能自退〔[illegible]〕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illegible]〕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illegible]〕豈得全其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illegible]〕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illegible]〕

小人全軀說以忘罪〔楚辭曰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竊自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國語曰戮力一心〕灌園治產以給公上〔蘇林漢書注曰公上官之賦稅也〕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illegible]〕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illegible]〕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嗚嗚〔[illegible]〕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illegible]〕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illegible]〕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illegible]〕不寒而慄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illegible]〕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

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董仲舒對策曰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之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人者大夫之意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論語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言今子欲以卿大夫行貴賢之制安得責我以卿大夫之制乎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史記李克謂翟璜曰魏成子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毛詩曰文王西有昆夷之患昆夷即西戎也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安定郡子弟貪鄙豈為習俗所移人之性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論盛孝章書一首

孔文舉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國語曰日月不居人誰不安毛詩曰日月其除如流魏武帝與公書曰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公謂曹操言年五十始滿五十二歲也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孑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公羊傳曰邢亡則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縶命不期於旦夕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論語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吾祖謂孔子也後漢書朱穆著絕交論以矯時之弊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左氏傳曰行人子員對曰王子伯駢告楚命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嘆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戰國策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韓詩外傳曰晉平公出於河而樂曰孰能得賢士與之樂此者船人盍胥曰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猶主君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不好也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史記曰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國

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願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苦蟹切臨難而王不拯孟子曰當今之時万乘之國行仁政民悅之猶解倒懸也又曰今燕虐其人而王往征之人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音獸燕路者矣漢書廣武君曰牛酒以享士大夫北首燕路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因表不悉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朱叔元范曄後漢書曰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世祖為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後乃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浮少有才能頗欲厲王風以收士心

辟召州中名宿涿郡王岑之屬以為從事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郡倉穀廩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以為天下未定不宜多置官屬以貴軍食不從其令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遂大怒舉兵攻浮浮以書責之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左氏傳曰鄭武公生莊公及共叔段姜氏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

功名字謂勞勳遠聞也漢書曰陳寵續俱著名字佐命已見字彼書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言朱浮所以招致賓客者此自權時救急也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滅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蔡邕獨斷云朝廷者不敢指斥君故言朝廷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漢書大司農田延年謂霍光曰將軍為國柱石匹夫媵以證切母尚能致命一餐左氏宣公二年傳曰初趙宣子田於首山見靈輒餓問其病對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又戰國策曰中山君饗都士大夫有二人荷戈而從之中山君顧謂二人曰子奚為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以壺飡餌之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是以今來死君之難也

君曰以一杯羹亡國以一壺飡而獲二死士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三綬者言人兼官者一官一綬也漢書曰更始遣使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拜二千石以下至薊以寵鴻聞故人相見大喜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世祖又以書招寵寵乃發步騎二千人歸世祖世祖以制封寵建忠侯賜號大將軍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臥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影何以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范曄後漢書曰吳漢說寵從世祖會上谷太守耿況有舊功嘗相說其共歸世祖又曰況字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

讓虜者降抱之言（蒼頡篇曰抱拔也）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

下（孔安國尚書傳曰自功曰伐）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

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

朝廷則為遼東豕也（白頭豕未詳）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張晏漢書注曰齊燕楚韓趙魏）

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

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

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區區言小也公羊傳曰司馬子反謂楚王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

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

量也（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

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

外信讒邪之諛言（東觀漢記曰 [illegible]）長為群后惡

法永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illegible]）定海內者無私讎

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為親厚

者所痛而為見讎者所快（[illegible]）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魏志曰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

陳孔璋（[illegible]）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奓意奢說事頗過其實

得九月二十日書（[illegible]）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

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念欲遠以為懽故自竭老

夫之思（[illegible]）辭多不可一一粗舉大綱以當

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左氏傳曰 [illegible]）

（[illegible]）彼有精

甲數萬臨高守要一人揮戟萬夫不得進（[illegible]）

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illegible]）

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illegible]）

不義而強古人常有（左氏傳 [illegible]）

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illegible]）

周宣之盛亦讎大邦（[illegible]）詩書歎載言其

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為中

才處之殆難倉卒（[illegible]）來

命陳彼妖惑之罪敘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illegible]）

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

以斃（[illegible]）我之所以克彼

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左氏傳鬬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昔鬼方聾昧崇虎讒凶紂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三科之中此等爲下科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脩之軍盟津有再駕之役周易曰高宗之伐鬼方三年克之左氏傳曰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而脩德復伐之因壘而降尚書曰惟十有一年武王克殷又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然後壹戎勝殷有此武功尚書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若今者爲有星流景集飈奪雷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彼張曾也下愚也指鬼方等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若中才守之則不可得也而來亦乃以爲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翟力而切猶

無所救藥又疑爲文帝荅曹洪書曰今魯罪甚惡於篤莽猥使宋翟妙機械之巧田單騁奔牛之詐孫吳勒入陣之變猶先登也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之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史記曰周武王東觀兵於孟津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聞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於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乎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不再舉矣季梁猶在強楚挫謀左氏傳曰楚武王侵隨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弃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季梁隨賢臣也暨至衆賢奔紂勑切三國爲墟明其無道有人

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爲垣高不可登折箸爲械堅不可入墨子曰公輸爲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之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般訕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之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吾請無攻宋矣若乃距陽平據石門周地圖記曰褒谷西有古陽平關劉淵林蜀都賦注曰石門在漢中之西據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雜兵書曰八陣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日牝陣四曰牡陣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日牙陣八曰鴈行陣史記曰田單爲將軍破燕收城得以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角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

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大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歸田單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焉肯土崩魚爛哉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公羊傳曰其言君之何自亡也魚爛而亡何休注曰魚爛自內發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巳降宋城樂毅巳拔即墨吳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禮記檀弓曰我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効王豹之謳孟子淳于髡曰昔王豹處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按此又當爲高唐昔効綿駒之歌但文人用之誤遊睢息惟切渙者學藻繢之綵陳留記曰襄邑渙水出其南睢水經其北傳云睢渙之間出文章故其黼黻絺繡日月華盛以奉宗廟御服焉闇自入益部卻司馬揚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司馬相如揚雄王褒也墨子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

仁儁致以為長僞以為廣了可以也　論語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　故頗奮文辭異於

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為倩卜靖切人　邴原別傳曰原遊學詣安丘孫崧崧曰君

少鄭君而舍之以鄭君為東家丘也原曰　君以鄭君為東家丘以僕為西家愚夫邪　是何言歟夫

緑驥垂耳於林坰　弔屈原曰驥垂兩耳服鹽車兮　爾雅曰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　鴻雀

戢翼於汙池　鴻雀者拔田獵食鳥之通稱也毛詩曰鴛　鴦在梁戢其左翼列子楊朱謂梁王曰鴻

鵠高飛不集汙池　褻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廄之下乘也

穀梁傳曰晉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借道乎　曰此晉國之寶也荀息曰取之中廄置之外廄　及整

蘭筋　相馬經云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玄　中者目上陷如井字蘭筋豎者千里　揮勁翮陵

厲清浮顧盻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

哉　爾雅曰晨風鸇也毛詩曰隰有六　駮毛萇曰駮如馬倨牙食虎豹　恐猶未信丘言必

大噱也洪白　孟康漢書注曰丘空也此雖戲孔子名而　實以空為戲也或無丘言二字漢書曰樁

弄也俳中皆笑大　噱說文曰噱大笑也

文選卷第四十一

文選卷第四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内率府録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書中

阮元瑜為曹公作書與孫權一首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一首

與吳質書一首　與鍾大理書一首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一首

與吳季重書一首

吳季重荅東阿王書一首

應休璉與滿公琰書一首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首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一首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一首　吳書曰孫策初　與魏武俱事漢

覽周瑜與書諫權曰將軍承父兄餘　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何區區乎

受制於人也權遂據江東西連蜀漢　與劉備和親故作書與權望得來同

書讓　故

阮元瑜　魏志曰阮瑀字元瑜宏才卓逸　不羣於俗太祖為司空召為軍

謀祭酒管記室書檄多瑀所作又　轉丞相倉曹掾屬文士志曰陳留人也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婣之義恩情已深爾雅曰壻之父爲姻婦之父曰婚毛詩箋曰重婚曰媾吳志[illegible]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illegible]又爲子彰取賁女皆禮辟第[illegible]又命[illegible]刺史[illegible]茂才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illegible]危用成大變[illegible]既忿恨意不自安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漢書曰高祖[illegible]信爲楚王後以爲淮陰侯信[illegible]其能[illegible]不朝由此日怨[illegible]與[illegible]人之[illegible]而[illegible]家人謀[illegible]欲發兵襲呂后太子[illegible]後漢書曰光武[illegible]諸官徒[illegible]至[illegible]寵上謁自負功德光武接之不能滿[illegible]此懷不平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illegible]道主人寵謂至當[illegible]握手交歡[illegible]今既不[illegible]以失望盧綰娘畏於已隙英布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

也漢書曰上[illegible]盧綰爲燕王[illegible]擊其東[illegible]使[illegible][illegible]於匈奴[illegible]王[illegible]使[illegible][illegible]臣[illegible]漢書曰[illegible]布[illegible]大夫上[illegible]

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指嫌之恨[illegible]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於壽春而移權[illegible]本州也江都國[illegible]揚州刺史[illegible]指[illegible]爲揚州[illegible]奪誤抑遏劉薇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魏志劉馥字元

潁沛國人也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爲揚州刺史後漢書曰朱浮爲幽州牧奏漁陽守彭寵多買兵器不迎母[illegible]寵[illegible]無匿張勝貸他故之變張勝有故於胡盧綰遣之[illegible]而加恩[illegible]匪有陸構[illegible]詐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釁也而忍絕王命明棄頑交寧爲妄人所構會也史記蘇秦謂[illegible]王[illegible]者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爲變觀戰國策曰曾參[illegible]母曰曾參殺人[illegible]母不信又有人告之母[illegible]又有人告[illegible]亦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illegible]昔蘇秦說韓爲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爲悔人之情也戰國策蘇秦爲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illegible]仁君年壯氣盛[illegible]信所發[illegible]既懼患至燕懷忿恨不能御遂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討東胡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房揚事結釁連禍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顧於此也[illegible]孤之昔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國語注曰異類夷狄也喜得全功長享茲福而姻親[illegible]雖厚[illegible]隙漢書[illegible]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爲老夫苞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左氏傳[illegible]公子[illegible]鄭[illegible]

乃苞藏禍心以圖之韓子曰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群臣吾所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也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小事忿恨好謂婚姻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赤壁山名也在荊州下吳志曰曹公臨荊州權遣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劉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飢疫死者太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曹公遂北還留曹仁於江陵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荊土本非己分我盡與君冀取其

餘六三州之土非我之分今盡以與君冀其餘地耳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割子孫陽謂侵子肌膚高門僕萬全者若為之乎曰為之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言我尚欲君之餘地何必荊州之土不復還我哉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于美切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漢書高紀曰初田橫歸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為亂遣使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三王所反害今公誰為守乎鮪曰大司徒公被害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是以至情願聞德音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往年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漅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魏志曰建安十四年

二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水吳志曰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唯有皖城裴松之吳志注曰漅祖了切非有深入攻戰之計將恐議者大為己榮左氏傳楚子曰安人之亂以為己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金□曰明者見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漢書伍被謂淮南王曰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越絕書曰姑蘇臺名夫差所造高見二百里戰國策曰智伯帥韓魏而伐趙於晉陽張孟談陰見韓魏之君曰智伯伐趙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乃與張孟談陰約夜遣人入晉陽智果見二君謂智伯曰二主色動而變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不可智果見言之不聽出便易姓為輔氏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漢書

曰穆生不嗜酒楚王戊常設醴後忘設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遂謝病去後戊與吳王通謀吳王反叛漢書曰鄒陽仕吳吳王有邪謀陽奏書諫吳王不納去之梁從孝王遊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老子曰見微知著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音良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宴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為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左氏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漢書曰韓信為左丞相擊魏王豹魏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張兵

[illegible]凡事有宜不得盡言[illegible]將脩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illegible]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効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漢書曰[illegible]）隗囂納王元之言（[illegible]）彭寵受親吏之計（[illegible]）三夫不寤終為世笑梁王不受詭勝之說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illegible]）願君少留意焉（漢書曰梁孝王[illegible]羊勝公孫詭之屬[illegible]）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illegible]）以効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不忍加罪（[illegible]）所謂小人之仁大仁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為此也（韓子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illegible]）若憐子

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史記曰[illegible]）但禽劉備亦足為効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荊揚諸將並得降者（[illegible]）皆言交州為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illegible]）疫旱並行人兵減損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為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illegible]）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按兵守次遂不追討（[illegible]）若有[illegible]

意以[illegible]詩人補袞之歎而[illegible]復之義（[illegible]）[illegible]良時在茲[illegible]

與朝歌令吳質書一首

魏文帝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illegible]）塗路雖局官守有限（[illegible]）願言之懷良不可任（毛詩[illegible]）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illegible]）

異說各有所出彈棊閒設終以六博其藝經曰棊正彈法二人對局白黑棊各六枚先列棊相當更先控三彈和之後以一棊先彈角世說曰彈棊出魏宮內裝以自中擊子也高談娛心

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禮記曰學士蔬食鄭玄注曰旅衆也士衆謂未得正祿也謂在人在官者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白日既

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

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列女傳曰以京其子仲之樂未畢哀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

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尚書曰則長逝者也何足宣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

文選二 八

扇物鄭玄禮記注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易通卦驗曰夏至則景風至天氣和暖衆果具繁

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啟路文學託乘於後

車毛詩曰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毛詩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老子曰聖人自愛

丕白

與吳質書一首典略曰初徐幹劉楨應瑒阮瑀陳琳王粲等與質並見友於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質書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行猶且也三年不

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毛詩曰我徂東山慆慆不歸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杜預左氏傳注曰支持也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

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

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

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楊惲報孫會宗書曰酒後耳熱仰天拊缶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己分可

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

遺文都為一集撰曰撰集也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

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

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尚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

子者矣論語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文選二 九

著中論二十餘

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

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

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

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楚辭曰抆淚

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

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

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

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典論論文曰文以氣為主

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
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呂氏春秋曰鍾子期死而伯
牙乃破琴絕絃禮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
醢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
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論語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
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
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東觀漢記光武賜隗囂書
曰吾年已三十[illegible]在兵中十[illegible]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
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法言
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文子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illegible]
光也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為昔日遊也少
壯真當努力古詩曰少壯不努力老大乃傷悲年一過往何可攀援[illegible]
[illegible]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以也
古詩曰晝短苦夜長[illegible]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
東望於邑裁書敘心楚辭曰[illegible]於邑[illegible]丕白

與鍾大理書一首魏略曰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為大理遷相國後太祖征
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索使臨淄侯因人說之繇即送之
魏文帝太子與繇書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毛詩曰

顒顒卬卬如珪如璋晉之垂棘魯之璵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垂棘
已見上文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宋有結綠楚有和璞此二者而為天下
之名器也價越萬金貴重都城尹文子曰魏田父耕於野得寶玉徑尺不知其玉也奔之
於野鄰人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賀曰敢賀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
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有稱疇昔流聲
將來孔子家語[illegible]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左氏傳曰晉荀息請
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illegible]
和璧入秦相如抗節[illegible]
書稱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拟雞冠黃侔蒸栗王
正部論曰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截肪黑如純漆玉之符也[illegible]
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
所仰慕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
良比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許慎淮南
子注曰[illegible]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
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會說文曰抃拊手也當自白書恐
傳言未審[illegible]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荀氏家傳曰荀宏字
仲茂為太子文學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illegible]
[illegible]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illegible]
李陵詩曰[illegible]繩縈匣開爛然滿目[illegible]
[illegible]猥以蒙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煩一介

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藺生之詭
奪之誑 史記曰趙惠文王時得和氏之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之王授相如相如持璧倚柱怒髮上衝冠觀大王無償趙城色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 嘉
貺益腆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丕白

與楊德祖書一首 典略曰脩以才捷愛幸秉意投贄數與人書論諸才人優劣

曹子建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
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
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 仲宣在荊州故曰漢南孔璋廣陵人在冀州為袁紹記室故曰河朔仲長子昌言曰清如水潔如霜毛詩曰時維鷹揚 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 偉長北海青州之郡也故云青土公幹東平寧陽人也家近齊故云海隅呂氏春秋曰東方為海隅青州齊也 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 德璉都建故曰此魏足下太尉之子故曰上京 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 淮南子曰隋侯之珠高誘曰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大江中銜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文王使玉人治其璞而得寶 吾
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 吾王謂操也廣雅曰大網曰罛天之綱以羅海內之雄淮南子曰九州之外乃有八殥八澤之外乃有八紘
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 韓詩外傳曰蓋聞鴻鵠

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 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
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也 東觀漢記馬援誡子嚴書曰効杜季良而不成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前書嘲之反作論盛道
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 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
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之著述不能
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 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 論語曰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
為也 子賤君子哉若人 敬禮謂僕卿何
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

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 至今以為美談 昔尼父之文
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 禮記曰魯哀公曰嗚呼尼父史記曰孔子文辭有可與人共者至于春秋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過此而
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其淑
媛 于眷切戰國策曰晉平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遂推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國者 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其斷 丁段切 割 爾雅曰美女為媛 韓王曰韓之劍戟陸斷牛馬水擊鵠雁 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 文章志曰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 而好詆 丁禮切 訶 呼何切 文章掎 居綺切 摭 之石切 利病 說文曰訶大言也又曰掎偏引也 昔田巴毀五帝罪
三王呰 紫 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

杜口魯連子曰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狙丘而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弟子曰魯仲連謂劫曰臣願當田子使不敢復說號千里駒也齊談說之士與會於稷下者其衆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息乎毛萇詩傳曰息止也人各有好尚蘭茝昌待切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喻人好文章愛好不同也呂氏春秋曰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人有悅其臭者晝夜隨之而不去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漢書曰顓頊作六莖墨子有非樂篇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漢書曰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崔駰曰竊作頌一篇以當野人擊轅之歌周集曰擊轅相杵亦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我此一通同辭賦匹夫之思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漢書曰揚雄奏羽獵賦為郎然給事黃門郎皆執戟而侍也東方朔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揚子法言曰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吾雖德薄位為蕃侯猶庶幾勠力上國流惠下民國語曰勠力一心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尚書曰王曰嗚呼孔安國曰成休永世呂氏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子之德可刻金石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漢書贊曰有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司馬遷書曰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

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尚書序曰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非要一召切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論語曰其言之不怍平子書曰其言之不慙莊子之知我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與吳季重書一首典略曰質出為朝歌長臨淄侯與質書

曹子建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為密坐曹大家漢書曰密坐之密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歎虎視毛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鷹揚已見上文足下謂季重也鳳歎以喻文虎視以喻武也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尚書曰泗濱浮磬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莊子曰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淮南子曰今夫霤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安藏曜靈日也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

（[illegible]光不周能右帝不藏還測化乎[illegible]是則[illegible]為[illegible]星[illegible]於大夏[illegible]參[illegible]人是因其季[illegible]小雅之故參為晉星）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楚辭[illegible]曰[illegible]以[illegible]兮[illegible]維六龍於扶桑又曰吾令羲和弭節兮）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又曰[illegible]出[illegible]蒙汜）

天路高邈良久無緣（仲長子昌言曰[illegible]）

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illegible]春葩[illegible]）

中詠反覆曉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詠所治復更詠之也（[illegible]所治）

可令意（[illegible]切）事小吏試而誦之（[illegible]）

（[illegible]也論語）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論語子曰[illegible]）

（[illegible]）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無貴矣（[illegible]和氏[illegible]日千里也淮南子曰[illegible]人不貴尺璧[illegible]）夫

君子而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但墨翟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illegible]矣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

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illegible]趙之王良秦之伯樂[illegible]王良也）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戰國策曰趙[illegible]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俗而觀史記曰循吏楚有孫叔敖鄭有子產而二國俱治是不易之民也）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楊集此書別題云夫為君子而不知音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自不好伎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但墨翟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今本以墨翟之好伎置和氏無貴矣之下蓋昭明錄之與季重之書相映耳）

答東阿王書一首　吳　季重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illegible]）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衆山之邐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illegible]）

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illegible]）[illegible]以恩越滔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illegible]）

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illegible]）

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illegible]）

伏虛檻於前殿（[illegible]）臨曲池而行觴（[illegible]）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渫（[illegible]）

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燿穎之才（史記曰秦之圍邯鄲使平原君[illegible]）

請剽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深茂薛公折節之禮而

無馮諼火爰切三窟之効策[illegible]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illegible]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illegible]

[illegible]

後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史記曰魏公子[illegible]置酒大會賓客[illegible]

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illegible]

[illegible]凡此數者乃佐[illegible]

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怫鬱而悁邑者也若遊心寶翰[illegible]

雅覽遺韻倩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illegible]

未究傾海為酒并山為肴[illegible]伐雲夢薪梓泗淡後[illegible]

天下之壯觀[illegible]氏之子其[illegible]

[illegible]若質之所天[illegible]

君[illegible]恩授印綬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

要言仲父[illegible]老子也對清酤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illegible]

[illegible]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illegible]斯盛德之

[illegible]明哲之所保也[illegible]若乃近

者之觀[illegible]心奏[illegible]一八[illegible]

[illegible]埏簫激於華屋[illegible]動於左右[illegible]

[illegible]耳嘈嘈於無閒情踴躍於鞍馬謂可北懾肅慎

南震百越使[illegible]台羅[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

遂洽颺采所[illegible]頌之宗作者之師也[illegible]

[illegible]之首[illegible]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

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談左氏傳曰[illegible]

[illegible]

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賦[illegible]之第三被然汗下

[illegible]凡鄰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

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illegible]重惠苦言訓

以政事[illegible]惻隱之恩形乎文墨[illegible]

[illegible]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

之衆不足以揚名左氏傳伍員曰少康有衆一旅杜預曰一旅五百人也步武之
間不足以騁跡司馬法曰六尺曰步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注曰武跡也若不改轍
易御將何以効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
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猨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
也淮南子曰兩絆騏驥而求其致千里置猨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不勝見臨
謹附遣白荅不敢繁辭璩白

與滿公琰書一首[illegible]

應休璉[illegible]

得任故爲報

璩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
受眷於邯鄲無以過也[illegible]已見吳季重答東[illegible]士毛公[illegible]
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
知己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宣命周求陽
書喻於詹何楊倩說於范武說苑曰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吾少也賤[illegible]以送子今聘子以釣道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illegible]列子曰詹何楚人也以獨繭爲綸芒針爲鉤荊篠爲竿剖粒爲餌而引盈車之魚韓子曰宋人有酤酒者升槩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懸幟甚高然而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閭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而狗迓而齕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也夫國亦然有道之士懷其術而
欲以輔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齕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范武未詳故使
鮮魚出於潛淵芳旨發自幽巷繁俎綺錯羽爵飛騰楚辭曰瑤漿蜜勺實羽觴些漢書音義曰羽觴作生爵形儀禮曰請媵爵[illegible]多作爵牙曠高
徽義渠哀激列子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illegible]戰國策[illegible]高誘曰義渠西戎之國名也尹仲未詳當此之時仲
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漢書曰灌夫字仲孺夫嘗有服過丞相田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辭又曰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乃令從後閤出去徒恨宴樂始酣白日
傾夕驪駒[illegible]漢書曰博士共持酒肉勞式江翁謂諸生曰歌驪駒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服虔曰大戴禮客欲去歌之文穎曰其辭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追惟耿介迄于明發毛詩曰明發不寐[illegible]遂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
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伯陽[illegible]子也詩云[illegible]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
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淮南子曰令尹子佩請莊王許諾子佩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子具於京臺南望獵山北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高誘曰京臺高臺也方皇大澤也適有事務須自經營公羊傳注曰適過也不獲侍坐良增邑邑邑邑不樂也因白不悉璩白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 應休璉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闉闍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毛詩曰叔于田巷無居人 又曰出其闉闍有女如荼 又曰雖則如雲匪我思存 闉音因 闍音都 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晏以後進見拔，魏志曰王肅字子雍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何晏書曰何晏字平叔尚書 魏事黃初 東鄉 上書曰 齊王 起居注 孔子曰 君子也 皆鷹揚虎視，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萬，猶復欲冀其於故拔。子新論曰昔顏淵有高妙次聖之才 聞一知十 規然獨處，有離群之志。南淮子曰卓爾高上 又曰吾聞 汲黯樂在郎署，何武耻上爲宰相。十載擯之，知其有由也。漢書汲黯字長孺 何武字君公 高 何 賢 公 恥 義 未

德非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楊雄，堂無好事之客；漢書曰揚雄家素貧 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漢書曰 好 孟公嗜酒 每大飲 賓客滿堂 忽風起於閶闔，紅塵蔽於机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淸談而已。左氏傳 有似周黨之過閔子。東觀漢記曰太原閔仲叔 與周黨相友 含菽飲水 無菜茹也 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正論曰皮朽則毛落 川涸則魚逝 其勢然也 水 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周書 太公曰春道生萬物榮 秋道成萬物零 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爲大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首

璩廣川縣時旱祈雨不得作書以戲之

應休璉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呂氏春秋曰湯時大旱七年 煎沙爛石 十日並出 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過此。毛詩雲漢 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

修之歷旬，靜無徵効，明勸穀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人，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昔夏禹之解陽旰，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克夏而大旱五年 湯乃身禱於桑林 於是翦其髮 磨其手 自以爲犧 用祈福於

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齋音鄹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左氏傳衛人伐邢於是衞大旱寧莊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衞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爲不然也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論語子曰起予者商也應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一首以言欲歸田故報一從弟也

應休璉

璩報聞君北遊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illegible]文曰[illegible]大旱[illegible]以[illegible]蒙發其矇而[illegible]若發矇矣[illegible]其人[illegible]之耳[illegible]書注風伯掃途雨師灑道韓子曰昔黃帝合鬼神於太山之上[illegible]風伯進掃雨師灑道列仙傳曰赤松子[illegible]雨師[illegible][illegible]亦既至止酌彼春酒詩曰亦既見止又曰至止又曰爲此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禮記曰堂上接武[illegible]茅茨[illegible]以[illegible]大夏[illegible]扶寸肴脩味踰方丈公羊傳曰[illegible]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illegible]孟子曰食前方丈[illegible]逍遥陂塘之上吟詠菀柳之下淮南子曰有陂塘之事[illegible]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楚辭曰紉秋蘭以爲佩又曰折若木以拂日[illegible]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毛詩傳曰[illegible]蒲且贊善便嬛稱妙何其樂哉列子曰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上用心專也淮南子曰雖有鈎鍼芳餌加以詹何便嬛之數猶不能與罔罟爭得也高誘曰便嬛白[illegible]詹何便嬛古之倫然便嬛即蜎蠉也[illegible]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遯於京臺無以過也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illegible]京臺已見[illegible]公[illegible]書班嗣之書信不虛矣漢書曰班嗣[illegible]報曰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illegible]天下不易其樂[illegible]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營[illegible]濱洛困於囂塵[illegible]公欲更晏子之宅[illegible]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思樂汶上發於寤寐論語曰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昔伊尹輟耕郅惲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illegible]耕於有莘之野[illegible]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之曰[illegible]與我處畎畝之中[illegible]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illegible]郅惲[illegible]南人也[illegible]山中[illegible]以[illegible]數十日[illegible]不與同群[illegible]吾年老矣[illegible]我爲伊尹乎[illegible]爲[illegible]也[illegible]告別而去[illegible]於近夏[illegible]郡舉孝廉爲[illegible]尚書曰民墜塗炭而[illegible]是來觀於山陽沐浴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illegible]山[illegible]丹水[illegible]然山父不貪天地之樂曾參不慕[illegible]之榮[illegible]其志也[illegible]公[illegible]史曰[illegible]夏則[illegible]居冬則[illegible]曾子[illegible]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州郡崇禮官自[illegible]義[illegible]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illegible]也漢書[illegible]上疏曰古者內有公卿大夫外有公侯伯子男[illegible]徒有飢寒駿奔之勞尚書曰駿奔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左氏傳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且宦

無金張之援遊無子孟之資漢書曰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又張湯贊曰張氏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為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張氏貴寵漢書曰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之弟也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廢西之遊越人之射耳淮南子曰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曉然而寤矣性亦人之斗極也以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譬若隴西之遊愈躁愈沉又曰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儀也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免於罪戾弛於負擔追蹤丈人畜雞種黍論語曰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耘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鄭玄毛詩箋曰修農圃之事雞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無或遊言以增邑邑禮記曰大人不倡游言鄭玄曰遊浮也不可用之言郊牧之田宜以為意爾雅曰邑外曰郊周禮有牧田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左氏傳曰隱公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菟音塗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爾雅曰夏為朱明相見在近故不復為書慎夏自愛璩白

文選卷第四十二

文選卷第四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書下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

孫子荊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趙景真與嵇茂齊書

丘希範與陳伯之書

劉孝標重荅劉秣陵沼書

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

孔德璋北山移文

與山巨源絕交書魏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嵇叔夜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稱謂說其情不願仕也嵇康集注曰其素志故謂知言也虞預晉書曰山嶔守潁川山公族父莊子曰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言常怪足下何從而便得吾之此意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晉氏入東故事曰公孫崇字顯宗譙國人為尚書郎嵇康集注曰阿都呂仲悌東平人也康與呂長悌絕交書曰少知阿都志力開華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言不知己之情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言足下傍

通家藝多有許可少有疑怪言寬容也周易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孟言曰或問行曰旁通厥德李軌曰應萬變而不失其正者唯旁通乎 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 偶謂偶然非本志也爾雅曰偶遇也郭璞曰偶值也 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 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 手薦鸞刀漫之羶腥 毛詩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 莊子曰人無擇曰帝欲以辱行漫我 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漫汙也 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 并謂兼善天下也介謂自得無悶也 趙岐孟子章句曰伯夷柳下惠介然必偏中和為貴 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 空語猶虛說也共知有通達之人至於世事無所不堪言己不能則而行之也 太玄經曰君子內正而外馴 莊子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 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 史記曰老子為周守藏室之史 史記曰莊子名周嘗為蒙漆園吏 列仙傳曰李耳為周柱下史 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 漢書東方朔著論設客難己位卑以自慰諭 孟子曰為貧仕者辭尊居卑 又曰位卑言高罪也 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 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仁義之情也 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 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 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 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又曰柳下惠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 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 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霈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 張升反論曰黃綺引身巖棲南岳 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 漢書曰上封良為留侯行太子少傅事 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 賈逵國語注曰遂從也 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 周易子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淮南子曰循性而行或害或利 論語讖曰貧而無怨循性動也 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 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 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 左氏傳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 史記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 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 英雄記曰向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以供食飲 范曄後漢書曰尚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 向尚不同未詳 又曰臺佟字孝威魏郡人隱於武安山鑿穴為居采藥為業 佟徒冬切 史記太史公曰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 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 札要 論語注曰簡略也言性簡略與禮相背也 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 放謂放蕩 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

頓纓赴蹈湯火楚辭曰狂顧南行王逸曰狂猶遽也雖飾以金鑣饗以嘉
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毛詩曰茀彼豐草茀甫物切阮嗣宗口不論
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
過差耳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傷物者物不能傷也李尤盃銘曰飲無求醉讙以相娛荒沉
過差可不懼與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
持之耳孫盛晉陽秋曰何曾於太祖坐謂阮籍曰卿任性放蕩敗禮傷教若不革變王憲豈得相容
謂太祖宜投之四裔以絜王道太祖曰此賢素羸病君當恕之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
慢弛之闕貲材量也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
有好盡之累漢書曰萬石君石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又曰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廷見如不
能言者好盡謂言則盡情不知避忌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
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
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東觀
漢記曰汝郁再徵載病詣公車尚書勑郁自力受拜郁乘輦白衣詣止車門臺遣兩當關扶郁入拜郎中抱
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
坐一時痹必寐切不得搖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出入恭敬如有賓客危坐向師顏色無
怍說文曰痹濕病也性復多蝨瑟把巴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
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
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
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

怨至欲見中傷者言人於己身未見有矜恕之者而續有怨怒乃至欲見中傷言被疾苦也
雖瞿音句然自責然性不可化班固漢書惠帝贊曰聞叔孫通之諫懼然欲
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左氏傳卜偃謂晉侯曰天子降心逆公周書曰矜惑者不情亦
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不喜
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杜預左氏傳注曰聒
讙也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
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毛詩曰或
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尚書曰一日二日萬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
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
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
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
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蒼頡篇曰餌食也本草經
曰朮黃精久服輕身延年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
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
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莊子曰堯治天
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焉子
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耕而不顧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家語曰孔子將行雨無蓋門人曰商
也有焉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王肅曰短吝嗇甚也
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蜀志曰潁川徐庶字元直書公求征先主在楚

謂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庶母見獲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
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魏略曰庶名福華子魚
不強幼安以卿相魏志曰華歆字子魚平原人也又帝即位拜相國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
君子歆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又曰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華歆舉寧寧遂辭家屬浮海還郡詔寧為太中大
夫固辭不受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
不可以為輪曲者不可以為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
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
石民也唯達者為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
甫強越人以文冕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司馬彪曰
冠也章甫殷名也已嗜臭腐養鵷雛以死鼠也莊子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

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鵷雛子知之乎
夫鵷雛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而不止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天而視之
曰嚇今子欲以子國嚇我邪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
心於寂寞以無為為貴高誘呂氏春秋傳曰外貌嚴也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
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
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言已所不樂之事以
不能堪而行之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
令轉於溝壑也左氏傳曰侍者謂楚王曰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吾新失母兄
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
病顧此悢悢力向如何可言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十歲而孤事母孝謹國語曰晉祖

武冠見韓獻子獻子曰一戒之此謂成人鄭玄禮記注曰女子以許嫁為成人爾雅曰悢悢悲也今但願
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
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嬲嬲擿嬈也音義與嬈同奴了切之不置
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
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
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言俗人皆
喜榮華而已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情可得言之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
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鄭玄禮記注曰淹漬也若吾多病困欲離
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言已離於俗事以自安全保其餘年此乃真性
之所乏耳非如長才廣度之士而不營之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

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懽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
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
獻之至尊列子曰宋國有田父常衣縕黂至春自曝於日當暄時不知有廣廈隩室綿纊狐貉顧謂
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苹與芹子對鄉豪稱之鄉
豪取而嘗之苦於口慘於腹衆哂之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李陵書曰顧負陵區
區之心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
嵇康白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臧榮緒晉書曰石苞字仲容太祖輔政都督揚州諸
軍事進位征東大將軍又曰太祖遣徐劭孫郁至吳將軍石苞令孫楚作書與孫皓
劭至吳不致為通孫子荊

苞白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害大春秋所誅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左氏傳曰楚子伐鄭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

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左氏傳楚子圍許蔡侯將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又曰楚子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又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即位晉侯圍曹又曰楚子將舟公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

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孔安國孝經序曰引譬連類尚書序曰翦截浮辭苟以夸大爲名更喪忠告之實論語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今粗

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曆數將終東觀漢記曰炎精布耀或幽而光尚書曰天之曆數在爾躬桓靈失德災釁並興二帝孝桓孝靈漢書家語曰大禹能土失德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與塗字通用虞書杜文謂豺狼曰尚書曰夏有昏德民墜塗炭豺狼當路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周禮曰職方乃辨九州之國貫列若賓戲曰廓帝紘恢皇綱四海蕭條非復

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春秋緯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邦來內緯曰運籌運也周易曰古之神武不殺者夫尚書曰閭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尚書曰用肇造我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曹植大魏符天祿乃如毛詩曰有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曹植魏德論曰武創洪基克光威德毛詩曰奄有四方土

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中有五岳地圖帝王居之左氏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郟鄏史記曰秦取周九鼎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王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新序孔子曰聖人雖生異世相襲若規矩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尚書曰九州攸同四隩既宅封禪書曰此事天下之壯觀也

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魏志曰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知中國擾攘自立爲遼東侯度死子康嗣位康死子晃嗣淵等皆小康立晃子恭爲遼東太守淵脅奪恭位景初元年僭號自立爲燕王擁帶燕胡馮凌險遠左氏傳子產曰今陳介恃楚衆馮陵我敝邑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國語曉文公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周禮曰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家語孔子曰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疇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魏略曰公孫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賂遺權使張彌

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淵爲燕王論語子曰乘桴浮于海孔安國尚書傳曰草服葛越魏志曰夫餘國出名馬貂豽自以爲控弦十萬奔走足用漢書匈奴傳曰控弦之士三十餘萬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淩轢沙漠南面稱王也山海經曰陽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史記曰甚靈王兵強威轉中原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兮度沙漠周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宣王薄伐猛銳長驅晉志曰景初二年遣大司馬宣王征淵毛詩傳首洛陽戰國策曰俘馘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漢書曰遼東郡有遼陽縣枹鼓一震而元凶折首左氏傳曰援枹而鼓周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醜然後遠迹疆埸列郡大荒史記樂毅書曰吳王遠迹至郢班固漢書述曰列郡祁連山海經有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尚書曰萬姓悅服過秦論曰殊俗歸于殊俗自茲遂隆九野

清泰淮南子曰所謂一者上通九天下貫九野高誘曰九野八方中央也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魏志曰常道鄉公景元三年肅慎國遣使重譯來貢弓長三尺五寸楛矢長一尺八寸石砮三百枚曠世不羈應化而至晉宴奉論曰孝宣帝方外巷靜于韓貊來朝百世不羈之□□罝巍巍蕩蕩想所具聞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吳之先主起自荆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吳志曰董卓專朝政孫堅亦舉兵荆州討卓引軍還劉備震懼亦逃巴岷蜀志任昉曰陽苞夢後漢書馬融上疏曰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遂依曰益州牧劉璋迎先王入益州至涪璋好說領益州復關通先主大怒進圍成都璋降先主領益州丘陵積石之固張載劍閣銘曰巖巖梁山積石峩峩三江五湖浩汗無涯漢書曰吳有三江五湖之利也假氣游魂迄于四紀魏明帝書曰權寶豎子備則亡□假息游魂鳥魚□□二邦合從子容東西唱和漢書合從連衡力戰爭强毛詩曰叔兮伯兮倡予和汝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漢書曰蒯通說韓信曰方今足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戰國策呂不韋曰其寧泰山相國晉王輔相帝室魏志曰咸熙元年進晉公爵爲王文武桓桓志厲秋霜荀悅申鑒曰王者之如秋霜廟勝之算應變無窮孫子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算多者也又曰善出奇正者無窮如天地獨見之鑒與衆絕慮春秋元命苞曰明王體四海歸往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魏志曰陳留王奐字景明封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尚書曰欽明已見上文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伐深入其阻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曰將軍□□□□毛詩曰深入其阻裒荊之旅毛萇曰深深也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孫子兵法曰併敵一向千里殺將又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劍閣而姜維面縛魏志曰景元四年使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伐蜀艾自陰平先登至江介西蜀衛將軍諸葛瞻列陣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大破之斬瞻進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爲箋詣艾會統十萬衆令從斜谷駱谷入平行至漢中遣將守關距會維等聞瞻已破以其衆東入巴劉禪詣艾降令維等降於會維詣會降君書曰小戰於江介五里左氏傳曰凡民逃其上曰潰面縛已見上文闢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穀梁傳曰伐不踰時戰不逐奔使竊號之雄稽顙綏闕禮記曰拜而後稽顙鄭玄曰稽顙觸地無容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左氏傳曰齊侯歸而以夫人重錦三十兩夫虢滅虞亡韓并魏徙左氏傳曰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史記曰秦始皇十七年攻韓得韓王安二十三年攻魏其王請降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吳志曰交阯郡吏呂興等殺太守孫諝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蟬蛻內向願爲臣妾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高誘曰蛻者不敢失於臣妾外失輔車脣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史記曰吳起者衛人也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則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武侯曰善方今百僚濟濟儁乂盈朝尚書曰百僚師師又曰俊乂在官虎臣武將折衝萬里毛詩曰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尊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新序曰孫叔敖相楚國富兵強思復翰飛飲馬南海毛詩曰翰飛戾天鄭玄曰翰高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當爲單于蓄兵養士須先詔軍之令將飲馬河洛收珠南海自頃國

家整治器械（禮記曰聖人異器械 鄭玄曰器械兵甲也）修造舟楫簡習水戰

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高誘呂氏春秋注曰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潛決河

洛則百川迴流（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海）樓船萬艘（蘇秦書曰江南以樓船十萬）千里相望（漢書）自剡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

者也（周易曰黃帝堯舜剡木為舟剡木為楫）引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

舉今日之謂也（六韜太公謂武王曰聖人將作為天下階 事去賊非利之也故役不再籍一舉而畢）

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愛民治國道家所尚（老子曰愛人治國能無知乎）

崇城自卑文王退舍（左氏傳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矜

勸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毛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靡然改容祇承往告（尚書曰王庸作書以誥 於是 漢書賈捐之 至約）

追慕南越嬰齊入侍（漢書曰南越王胡上書天子使嬰齊入侍 往喻意南越王胡遣其子嬰齊入宿衛）

北面稱臣伏聽告策（禮記曰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

則世祚江表永為藩輔（左氏傳王賜齊侯命曰世祚太師）豐報顯賞隆

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范曄後漢書曰張純謂張步曰大兵一臨宗人必不免乎）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

士列江而西荊揚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征東將軍王渾也李陵詩曰虎步 江東 漢書丹陽郡有秣陵縣 行自秣陵）爾乃皇輿整駕

六師徐征羽檄燭日旌旗流星（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 吾以羽檄徵天下兵）

（周禮曰馬八尺為龍 戎為 爾雅曰武王與師 遊）遊龍曜路歌吹盈耳（曜 校）

萬國咸喜前歌後舞（論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士卒奔邁其會如林（尚書曰受率其旅若林）

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

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誡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左氏傳穆叔見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高唐賦曰寒心酸鼻）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

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左氏傳曰晉景公夢疾為二豎子一曰居肓之上一曰居膏之下若我何 史記曰沛公入秦宮樊噲諫不聽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 沛公聽樊噲言 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

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列子曰楊朱之友曰季梁得病七日大漸謁三醫俞氏盧氏 俞氏曰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疾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 史記虢中庶子曰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 又曰扁鵲過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療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療將深桓侯不應 後五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 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 郭璞穆天子傳注曰運舉汁也竹用切）

勉思良圖惟所去就（左氏傳令尹子常曰敝弗良圖 曾子曰君子慎其所去就）石苞白

與嵇茂齊書

趙景真（嵇紹集曰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故具列本末 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 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 干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謠（列子曰播）

朱南之沛老聃西游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曰請聞其過老子曰雖雖而盱盱而誰與居茫伴後漢書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居齊魯之間又去適吳然老子之歎不爲入秦梁鴻長謠不由適越且復以至郊爲及關升邙爲登岳斯蓋取意而略文也

夫以嘉遯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周易曰嘉遯貞吉惟別之後離群獨游背榮宴辭倫好經迥路涉沙漠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周禮曰雞人小宰戒警者鄭玄曰警戒告語焉陳琳武軍賦曰啓明戒旦長庚告曙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漢書揚雄反騷曰恐日薄於西山左氏傳荀偃曰唯余馬首是瞻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飇狂厲白日寢光踦䠊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皋之內慷慨重阜之巔毛詩曰鶴鳴九皋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也喻身之危也根萌未樹故以蘭茝自喻牙淺絃急故怵危機密發也本或有於長衢之下云按轡而歎息者非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人莫不按劍也令將植橘柚於玄朔蔕華藕於脩陵[illegible]橘賦曰江淮之氣候處玄朔之肅清淮南子曰夫以其所脩而游不用之鄉若樹荷山上而畜火井中也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龍袞龍之服也章章甫之冠也裸壤文身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又肖吾曰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周易曰無交而求則人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颻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戒又懸罣陋宇則有後慮之戒前言之戒謂經過路涉沙漠以下也後慮之戒謂北土之性難以託根以下也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遄征蔡琰詩曰遄征日遐邁六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正曆曰日太陽也周易曰夕惕若厲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爲貴也若延頸影中原憤氣雲踴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驤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阮元瑜爲曹公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思躡雲梯橫蒼天極披艱梯纖蕩海表岳[illegible]蹴崐崘使西倒躡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亦吾之鄙願也劉騊駼郡太守箴曰大漢遵化[illegible]時不我與垂翼遠逝周易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鋒鉅靡加翅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爲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煢煢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

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也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各敬爾儀敬德璞沈毛詩曰各敬爾儀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悵然知復何云

與陳伯之書劉璠梁典曰[illegible]陳伯之[illegible]天監五年[illegible]自壽陽歸[illegible]史以為丘遲與伯之書　丘希範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李陵與蘇武書曰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蘇武答李陵書曰念足下才為世生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史記曰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庸者笑而應之曰若為庸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劉璠梁典曰[illegible]得陳虎牙[illegible]致命江州刺史陳伯之伯之子虎牙父也[illegible]乃遣[illegible]元起[illegible]逼之伯之[illegible]以應義師立功立事開國稱孤延篤與張奐書曰[illegible]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老子曰王侯自稱孤寡不穀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史記蒯通說武信君曰今范陽令乘朱輪華轂[illegible]東觀漢記曰今之州牧號為萬里[illegible]杖節擁旄[illegible]漢書樊噲說高祖曰[illegible]天下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音義曰鳴鏑也如今鳴箭史記曰趙勃臣之股戰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為室兮旃為牆音義曰穹廬旃帳也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漢書樊噲曰今天下已定又何憊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己然後任尚書曰管叔乃流言於國沈迷猖獗以至於此劉公幹雜詩曰沈迷簿書回自昏亂蜀志先主謂諸葛亮曰孤遂用猖獗至于今日志猶未已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illegible]諸葛亮答[illegible]晉王令曰高祖之君赦罪責功略小收大吳志陸瑁與暨豔書曰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東觀漢記曰上破銅馬等封降賊眾未能信賊亦兩心上勑降賊各歸營勒兵待上輕騎入按行賊營賊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又曰漢兵破邯鄲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謗毀公言可擊者數千章公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長楊賦曰僕嘗倦談不能一一二其詳丁牒切與喋同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剚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謝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守乎鮪曰大司徒公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春秋合誠圖曰戰龍門之下步血相劇如淳漢書注曰[illegible]流血[illegible]尚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魏志曰建安二年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為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四年張繡率眾降封列侯漢書曰蒯通說范陽令曰慈父孝子所不敢剚刃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曰東方之人以物插地中皆為剚也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楚辭曰迴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范曄後漢書明帝詔曰先帝不忍親之恩枉[illegible]大法鹽鐵論曰明王茂其德教而緩其刑罰網漏吞舟之魚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識其墳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桓子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悠悠爾心亦何可言

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 建劭漢官儀曰職陽喬紏羊柔
曰柔知丞郎屬行威儀有序 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 魏書荀彧勸進曰諸將佩紫懷
金蓋以數百史記蔡澤曰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
東觀漢記鄧禹曰將軍深執忠孝與獻謀謨讚帷幄 乘
軺建節奉疆埸之任 如淳漢書注曰二馬為軺傳漢書曰終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敵
出閣左氏傳曰齊人來侵魯疆
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古中其一 並刑馬作誓傳之子
孫 漢書曰漢王即皇帝之位論功而封之中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 將軍獨醜顏借
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 毛詩曰有醜面目可馬羆書曰氈裘之君長咸震恐
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 宋書九約
曰慕容超大掠淮北宋公表求以伐之晉師攻圍超踰城
走高晉獲之送京師斬于建康市又曰公廣固師進
至洛陽王鎮惡執長安生禽姚泓送之斬于建康市
左氏傳曰楚子圍許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銜璧

文部十三 六

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 禮記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李陵曰
姬漢舊邦無取雜種 蘇武書曰見單願也 漢書曰匈奴凡二十四長呼衍氏蘭氏須卜氏
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 上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 魏收後魏書曰太祖道武諱珪
段龍漢紀曰魏王都平城孝文皇帝諱宏自平城遷都洛陽
所歷年 惡積禍盈理至燋爛 周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文 況偽孽昏狡自相夷戮 魏收後魏書曰世宗宣武皇帝諱恪景元三年崩肅宗孝明皇帝
實欺自僭立稱孝宣武即位九一十六年然
書曰朱旅南指自相夷戮 部落攜離酋豪猜貳 晉中興書曰胡俗以部落為種類譬各取
曰國之將亡百姓攜貳韋昭曰攜離也貳二心也 方
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 漢書曰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係頸以組又陳湯上疏曰斬郅支

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藁街蠻夷邸間 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鷰巢於
飛幕之上不亦惑乎 袁崧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也焦爛 左氏傳曰吳季札曰夫子之在此也猶鷰巢于幕之上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
雜花生樹群鸎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
弦登陴 婢切 豈不愴悢 袁宏漢紀書曰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交之綢繆撫弦搦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 左氏傳曰晉郤錡… 所以
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 史記曰廉頗為趙將… 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

文部十三 一九

之曰子弗識也君弗知我而使我畢能 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 司馬遷書曰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
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 毛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 漢書曰孝惠皇帝時天下安樂
白環西獻楛矢東來 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 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克商肅慎氏貢楛矢石砮
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朝 漢書曰夜郎滇池皆椎結
鮮昌海蹶角受化 漢書曰…
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

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左氏傳令尹子文曰諺云狼子野心漢書伍被說淮南王曰東
係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之間可以延歲月之壽耳范曄後漢書匈奴論曰世但用事諸夏未遑沙塞之事
中軍臨川殿下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即位以宏爲臨川郡王天監三年以宏爲中軍將軍明
德茂親揔茲戎重劉璠梁典曰天監四年詔臨川王宏北討干寶晉紀河間王顒表曰成都
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勳重晉中興書拓溫嶠曰幕府不才忝荷戎重弔民洛汭伐罪秦中
孟子曰湯始征自葛始誅其君弔其民尚書曰東至于洛汭又曰奉詞伐罪漢書田肯曰陛下既得韓信又治
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顏延之和謝靈運詩
曰聊用布所懷丘遲頓首

重答劉秣陵沼書劉璠梁典曰劉沼字明信爲秣陵令劉孝標劉峻
自序曰峻字孝標平原人也生於秣陵縣朞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圉齊永
明四年二月逃還京師後爲崔豫州刑獄參軍梁天監中詔峻東掌石渠閣以病乞骸骨
後隱東陽金華山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感竟未之致也孝標集有
沼難辯命論書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先弟後天之倫次尋而此君長逝化爲
異物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莊子謂漁父曰
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
悲其音徽未沬昧而其人已亡楚辭曰芳菲菲而難虧芳至今猶未沬王逸
曰沬巳也孫卿子曰其器存其人亡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
風俗通曰劉向別錄殺青者直治青竹作簡書之耳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泫然不知
涕之無從也禮記門人曰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又曰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遇一

哀而出涕曰予惡夫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墨子曰人之生乎地上無
幾何也譬之猶駟而過郤也郤古隙字也陸機詩曰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而秋菊春蘭
英華靡絕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故存其梗槩更酬其音東京
賦曰其梗槩如此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墨子曰昔周宣
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爲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
知之期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
矢追宣王射之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而死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漢書曰文帝受釐宣
室因感鬼神事問鬼神之本賈誼具道所以然之故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
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聖賢冢墓記曰東平思王冢在東平無鹽人傳云思王歸
國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柏西靡宣城記曰臨城縣南四十里蓋山高百許丈有舒姑泉昔有舒氏女處其父析

薪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比還唯見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乃絃歌泉湧迴流有朱鯉一雙
今作樂嬉戲泉固涌出也文賦曰舞者赴節以投袂但懸劍空壠有恨如何劉向新序
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爲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致使
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

移書讓太常博士幷序劉子駿漢書曰劉歆字子駿向少
子也少通詩書能屬文爲黃門郎中壘校尉王莽持位爲羲和京兆尹卒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
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
不肯置對言諸博士既不肯立左氏而不肯與歆論議相對也歆因移書太常
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

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論語讖曰自衛反魯刪詩書修春秋春秋元命苞孔子曰丘作春秋王道成）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論語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漢書曰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又曰吳起三十八篇）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漢書武帝制曰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作史記李斯曰臣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以古非今者族又盧生為始皇求仙藥亡去也皇大怒使御史按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八人皆坑之咸陽）

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漢書叔孫通曰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漢書曰秦燔書而易為卜筮之事傳者不絕）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漢書曰孝惠四年除挾書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楚漢春秋曰黃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衰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為爪牙世世相屬百世無邪絳侯周勃是也樊噲自一人非絳侯與灌嬰）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史記曰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時伏生修尚書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掌故晁錯往受之）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漢書曰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也）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賈生賈誼也）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漢書曰建元孝武皇帝年號也）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成一經也）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七略曰孝武皇帝末有人得泰誓書於壁中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今泰誓篇是也）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漢武帝詔曰文王見禮壞樂崩道孤而無主也）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服虔漢書注曰漢興與秦相去七八十年韋昭曰全經[illegible]六經也）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

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漢書曰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天漢武帝年號也）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漢書曰仲尼以魯周公之國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丘明作傳）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或脫編（漢書曰劉向以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博問人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七略曰禮家先魯有桓生說經頗異論語家近琅邪王卿不審名及膠東庸生皆以教焉）

則衞生亦未詳其名也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愍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illegible]抑此三學以尚書爲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善曰漢書注曰當時學者明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太公金匱曰夫人可以樂成難以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爲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漢書班固曰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漢書曰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又曰樂陵侯史高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又曰施讎字長卿沛人也從田王孫受易又曰孟喜字長卿東海人也從田王孫受易

然孝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漢書曰梁丘賀字長翁琅邪人也從京房受易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北山移文　孔德璋

蕭子顯齊書曰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舉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參軍稍遷太子詹事卒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illegible]周文[illegible]草堂傳曰京南周顒昔[illegible]有[illegible]草堂[illegible]林壑可懷乃於鍾嶺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illegible]度白雪以方絜干青雲直上吾方知之矣孟子曰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也[illegible]上干青雲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盻屣萬乘其如脫爾雅曰芥草也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淮南子曰堯年衰志閔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卻行而脫屣也許慎曰言其易也蹝躧漢書注曰屣草履可履聞鳳吹於洛浦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

雖之問薪歌延瀨求聞豈期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終始參差岐路也蒼黃翻覆素絲也翟墨翟也朱楊朱也淮南子曰楊子見歧路而慟朱公之哭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別與化也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黷垢也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尚生子平也已見上文仲長統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也性俶儻默語無常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世有周子雋俗之士蕭子顯齊書曰周顒字彥倫汝南人也釋褐海陵國侍郎元徽中出為剡令建元中為長沙王後軍參軍山陰令稍遷國子博士卒於官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莊子曰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使者至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矣又曰南郭

子綦隱机而坐仰天而噓嗒然似喪其偶郭象曰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也嗒土合切偶吹草堂濫巾北岳偶吹即齊竽也偶也對之名也東觀漢記曰江革專心養母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纓情於好爵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遊周易曰幽人貞吉西征賦曰悟山潛之逸士悵長往兮不反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蕭子顯齊書曰顒泛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兼善老易釋部內典也漢書曰道家流者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也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列仙傳曰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韭根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遂負石沉蓼水而自匿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也好餌朮隱於

宕山能風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如淳漢書注曰騶騎也以給騶使乘之蕭子顯齊書曰騶六人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招板所用在漢則謂之尺一簡髣髴鵠頭故有其稱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楚辭曰製芰荷以為衣集芙蓉而為裳王逸曰製裁也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金章金印也漢書曰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又曰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蔡邕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勤恤于屬縣漢書曰縣大率百里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阮籍詠懷詩曰英風截雲霓曰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右道帙長殯法筵久埋敲扑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過秦論曰執敲扑以鞭笞天

下說文曰慦念生之無歡兮鳴於山陰王逸曰江湘西苦也琴歌既斷酒賦無續董仲舒集七言琴歌二首西京雜記鄒陽酒賦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廣雅曰課第也紛令考第子罪也向書王□哀紛綸猶明察州書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籙漢書曰張敞字子高為京兆尹又曰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也為陽翟令以化行有治也遷密令視人如子吏人親愛又曰魯恭字仲康扶風人也拜中牟令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方有九州也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成公綏賦曰陵高襲而輕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磵石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飆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鵠

怨山人去兮曉猨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投簪踈廣也東海人故曰海岸也摯虞徵士胡昭贊曰[illegible]解蘭[illegible]也）於是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誚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禮記曰大夫訃於其君之臣曰某鄭玄曰訃或作赴赴至也）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皋之素謁（翰循宜布也逸議隱逸之議也素謁貞素之謁也史記伯夷叔齊詩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阮籍奏記曰將耕東皋之陽稚珪集詶張長史詩曰同我清風館共君白雲室左氏傳注曰謁告也一謂告歸於人亦議議之流）今又促裝下邑浪拽上京（[illegible]）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呂氏春秋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高誘曰魏闕象魏也說文曰扃外閉之關也）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尚書曰[illegible]顏厚有忸怩）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遊躅於蕙路汙淥池以洗耳（皇甫謐高士傳曰巢父聞許由為堯所讓也以為汙乃臨池而洗耳）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孔安國尚書傳曰逋亡也）（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

文選卷第四十三

文選卷第四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檄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一首
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一首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鍾士季檄蜀文一首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一首

喻巴蜀檄一首

（漢書曰司馬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也）

司馬長卿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戰國策張儀曰[illegible]事齊楚）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禮記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illegible]方曰譯說文曰譯傳也傳四夷之語也漢書西域傳曰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里春秋說題辭曰盛德則風越裳重譯禮記孔子曰拜而後稽顙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爾雅曰享獻也）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文穎曰弔至也番禺南海郡縣治也[illegible]王番禺故曰右也顏師古曰南越為東越所伐漢以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朝[illegible]）

至也太子即嬰齊也閩越地名也越有三此其一也南夷之君西僰之長言君者大之也

僰蒲北切文穎曰僰為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

頸舉踵喁喁然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立天下皆延頸舉踵矣

皆嚮風慕義欲為臣妾

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

能自致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呂氏春秋

曰先王之法為善者賞為不善者罰古之道也故遣中郎將往賓之中郎將即蒙也發巴

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

有兵革之事戰鬬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

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

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

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

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

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

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

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

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

第終則遺顯號於後

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

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

潤野草而不辭也春秋考異郵曰枯骸收胔血膏潤草今奉幣役至

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抵至也士逃而至於誅也一曰逃亡被誅而抵拒於

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

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

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

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

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

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

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

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

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為袁紹檄豫州一首

陳孔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

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

立非常之功

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
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
敗史記曰秦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卜曰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望夷宮欲祠涇水使使責讓趙
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婿咸陽令閻樂謀二世自殺張華曰望夷宮在長安西北長平觀故臺處是
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也漢書曰王氏浸盛羣下莫敢正言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
為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
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漢書曰張辟彊謂丞相陳
平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丞相如辟彊計大后臨朝以呂侯子台為呂王台弟產為梁王建成侯
釋之子祿為趙王呂后崩將軍祿相國產顓兵秉政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傳閔子馬曰下陵上替能無
亂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

太宗漢書曰產祿因謀作亂齊哀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知其謀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章欲與太尉
勃內應以誅諸呂又曰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等誅之大臣乃謀迎代王立是為孝文皇
帝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
明表謂明白之表儀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
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司馬彪續漢書曰曹騰字季興少除黃門桓帝即位
加特進費亭侯後漢書曰左悺河南人也為小黃門徐璜下邳人也為中常侍左氏傳史克曰縉雲氏有不才子
天下之人謂之饕餮山海經曰鉤吾山有獸羊身人面其口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鴞食人郭璞
云為物貪惏食人未盡還害其身象在禹鼎左氏傳所謂饕餮者也狍音咆父嵩乞匄攜養
因贓假位魏志曰曹騰養子嵩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本末司馬彪續漢書曰嵩字巨高說文曰匄
乞也古賴切輿金輦璧輸貨權門漢書曰息夫躬交遊貴戚趨走權門為名竊盜

鼎司傾覆重器周易曰鼎金鉉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文子老子曰天下之大器也操
贅閹遺醜本無懿德贅謂假相連屬也莊子曰附贅縣肬然肬贅假有也贅之銳切肬音
尤僄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魏志曰大
將軍何進與紹謀誅諸閹官進被殺紹遂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續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
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曰幕府續遇董卓侵官暴國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為相國卓以山
東豪傑並起乃遷天子都長安燔燒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左氏傳欒鍼謂欒書曰侵官冒也失官慢也
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魏志曰董卓呼
紹議欲廢帝紹不應橫刀長揖而出遂奔冀州卓因拜紹渤海太守紹遂以渤海之眾以攻卓故遂與操
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裨師謂偏師也漢書衛青傳裨將校尉封侯者九人謂其
犬之才爪牙可任謂承後漢書東觀表曰臣思也展鷹犬搏擊之用至乃愚佻

短略輕進易退字書曰佻輕也徒彫切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
輒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魏承後漢
書曰袁紹以操為東郡太守劉公山為兗州刺史公山為黃巾所殺以操為兗州刺史被以虎文
獎蹙威柄被以虎文謂羊質虎文也法言曰或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魏志作獎
獎蹙成也言成其威柄也冀獲秦師一尅之報左氏傳曰秦孟明帥師伐晉晉侯禦
之敗績又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霸西戎用孟明也而操遂承資
跋扈肆行凶忒忒不實漢書得究其眾強盛力德反紹意毛詩曰無然畔援鄭玄曰畔
援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睢盱跋扈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忒惡也割剝元元殘
賢害善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沉於久矣何乃急急於元元哉高誘戰國策注
曰元元善也衆矣與屯留君書曰氣厲流行傷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

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魏志曰太祖在兗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良曰漢書注曰懸首於木曰梟孥妻子灰滅謂族誅）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林，眾多也。司馬遷書曰列於君子之林。孔安國尚書傳曰民咨胥怨）一夫奮臂，舉州同聲（史記武臣曰陳王奮臂為天下唱始。周易曰同聲相應）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魏志曰陶謙為徐州刺史太祖征謙攻拔少引軍還又曰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叛人謂呂布也。漢書曰徙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非為奉山園也。左氏傳曰圍宋彭城非宋地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綜曰征呂布諸史不載蓋史略也。左氏傳曰擐甲執兵。注曰擐貫也胡慣切。春秋說題辭曰諸侯[illegible]）金鼓響振，布眾奔沮（漢書曰[illegible]西王[illegible]漢軍壁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謝承後漢書曰曹操圍呂布於濮陽為布所破投紹紹哀之乃給兵五千人還取兗州。說文曰拯上舉也）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左氏傳呂相絕秦曰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後會鑾駕反旆，羣虜寇攻（魏志曰董卓遷天子都長安後韓暹楊奉以天子還雒陽）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魏志曰冀州牧韓馥以冀州讓紹紹遂領冀州。謝承後漢書曰公孫瓚非紹立劉伯安欲其衆攻紹。禮記曰各司其局。鄭玄曰局部分也）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魏志曰天子還洛陽太祖遂至洛陽衛京師。脅遷謂迫脅天子而遷徙也）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家語孔子曰是謂壞法亂紀也）坐領三臺，專制朝政（應劭漢官儀曰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爵賞由心，

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宗亦族也。漢書[illegible]曰[illegible]三族而王[illegible]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家語曰宰予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之亂夷三族也）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史記曰[illegible]令下顏異不應反脣張湯奏異[illegible]腹誹而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也）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國語曰厲王虐國人謗王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illegible]），觸情任忒，不顧憲綱（[illegible]）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illegible]不省者[illegible]情欲也）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漢書曰孝文皇帝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昆兄也或為弟。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識其墳。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哀泣）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戰國策蘇秦曰上下相怨民無所聊。家語孔子曰今人之言惡者必比之於桀紂民怨其書莫不吁嗟）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

詰外姦未及整訓鄭玄禮記注曰詰謂問其罪也夫質切加緒含容冀可
彌縫左氏傳展喜對齊侯曰桓公是以糾合諸侯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而操豺狼野心
潛包禍謀劉向列女傳曰羊舌叔姬者叔向之母也長姒產男叔姬往觀之曰此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
非是莫喪羊舌氏矣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周易曰棟撓凶不可以有輔除
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魏志曰公孫瓚字伯圭遼
西人也至涿郡遷[illegible]封都亭侯范曄後漢書曰公孫瓚大破黃巾威震河北紹自將擊之強寇桀
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
襲左氏傳曰凡師輕曰襲杜預曰掩其不備也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
行人發露瓚亦梟夷魏志曰紹攻瓚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故使
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

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illegible]
於是操師震慴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為固[illegible]欲以螳蜋之斧禦隆車之隧[illegible]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illegible]
長戟[illegible]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百萬胡騎千群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尸子
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雕虎[illegible]說秦王曰烏獲之力焉而死夏育之勇焉而死[illegible]史記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并州越太
行青州涉濟漯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幹為并州淮南子曰何謂九山曰太行

羊腸高誘曰太行在河內野王縣尚書曰浮于濟漯[illegible]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
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魏志曰劉表為荊州刺史與袁紹相結左氏傳狄子駒支曰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說文曰掎偏引也雷震虎步並集虜庭李陵詩曰
[illegible]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以沃熛炭有
何不滅者哉[illegible]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
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毛詩序曰男女
[illegible]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眾呂布張揚已見九錫文覆
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讎敵尚書曰父師曰[illegible]
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啟降路[illegible]

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illegible]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illegible]
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
折衝之勢尚書秦誓公曰如有一介臣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折衝已見上文方畿之內
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
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
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說文曰逆
而奪取曰篡[illegible]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
不勖哉喻巴蜀文曰肝腦塗中原漢書[illegible]尚書曰勖哉夫子操又矯命稱制

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以給與強寇弱主違衆叛（漢書音以叛爲叛）舉以要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幷青冀四州並進（魏志曰紹以中子熙爲幽州）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魏志曰張繡以軍功稱遷至建忠將軍屯宛與劉表合）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逼之難如律令（風俗通曰詔按律者口法也皋陶謨虞去始造律時主所制口令漢書有甲令夫吏者始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發繩墨動不失律令也）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陳孔璋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彧（魏志曰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太祖進彧爲侍中守尚書令）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左氏傳閔子騫之辭）夫見機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漢書曰江充因變制宜周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王弼曰窮必通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群河間獻王近之矣封禪書曰興必慮衰安必慮危）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左氏傳曰晉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洿簡墨（漢書音義服虔注曰易曰喪其齊斧衆閣其張晏曰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曰齊利也廣雅志林曰齊皆切凡師出必齊戒入廟受斧故曰齊斧也）譬猶鷇卵始生翰毛（爾雅曰生而自食曰雛待哺曰鷇郭璞曰鳥子須母食者大傳注曰翰毛毛長大者）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西京賦曰怯戰國策刁勃謂田單曰跖之狗吠堯非其主也）謂爲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綱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荊門之敗（尚書曰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三旬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孔安國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字子陽自立爲蜀王遣任滿據荊門帝令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大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

之旍不拔（史記曰天子拜涉何爲遼東都尉朝鮮襲殺何天子遣左將軍荀彘擊朝鮮朝鮮人殺其王右渠來降定朝鮮爲四郡又曰南越呂嘉反以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下橫浦咸會番禺南越以平漢爲九郡又曰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越建成侯敖殺餘善以其衆降）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強矣（史記曰吳王闔閭死太子夫差立又樂毅書曰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跡至郢韋昭國語注曰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員奔吳吳與之申地故曰申胥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毛萇詩注曰抗舉也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抗衡謂對舉以爭輕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又曰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吳王與晉定公爭長乃長晉定公吳引兵歸國又曰吳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強晉人擊之大

敗吳師越王聞之襲吳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宮而殺夫差及吳王濞驕恣屈強猖猾始亂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立濞為吳王孝景三年起兵於廣陵左氏傳曰鄭子太叔卒晉趙簡子曰黄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自以兵強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南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漢書曰七國反書聞天子遣條侯周亞夫將擊敗之七國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鄭玄周禮注曰冰始泮也濞已見上文淮南子曰冰泮而農事起濞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胷漢書曰吳王敗乃與戲下壯士千人夜亡度淮走丹徒保東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紿吳王吳王出勞軍漢使人鏦殺吳王漢書賈誼上疏曰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胷矣適音始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

閒豪桀縱橫熊據虎跱強如二袁勇如呂布二袁袁紹袁術也魏志曰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跨州連郡有威有名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鷙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勝數淮南子曰鷙視虎顧鹽鐵論曰無鹿駭狼顧之憂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毛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為叛亂魏志張魯據漢中遣鍾繇討之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楊秋李堪宜成等反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勅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魏志曰公西征馬超公自潼關北度未濟超赴船急戰丁斐曰放馬以餌賊賊亂取馬公乃得渡循河為甬而南賊退拒渭口公乃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進軍渡渭超等數挑戰不許公乃與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宜成李堪等漢書元后詔曰運獨見之明奮亟前之威毛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伏尸千萬流血漂櫓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戰國策秦王謂唐且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賈誼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櫓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迸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魏志曰曹公斬宜成遂超走涼州韓遂字文約在涼州阻兵為亂積三十年建安二十年乃死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為脣齒魏志曰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衆枹罕夏侯淵討之拔枹罕斬建涼州平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魏志曰張魯字公祺據漢中以鬼道教人自號師君雄據巴漢垂三十年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祖征之周禮曰負固不服則攻之皆我王誅所當先

加故且觀兵旋旆魏志曰建安十七年公征孫權攻破江西營乃引軍還史記曰武王東觀兵至于孟津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乃還師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旌首萬里魏志曰韓遂在顯親夏侯淵欲襲取之遂走淵因大破遂軍得其旌麾斬建及遂見上文軍入散關則群氐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魏志曰公西征張魯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氐王竇茂恃險不服攻屠之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魏志曰西征張魯至陽平魯使弟衛據陽平關公乃遣高祚等乘險夜襲大破之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魏志曰魯自衛破魯潰走巴中遣人慰喻魯盡將家屬出降土崩已見上文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魚爛而亡何休曰魚爛從内發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巴夷王朴胡賓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七月巴夷

王朴胡賨邑侯杜濩舉巴夷賨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爲巴東太守濩爲巴西太守孫盛曰朴音浮濩音護以
征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戰國策司馬錯曰今伐蜀
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爲貪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又曰不挫一兵之鋒鈍與頓同若
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
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春秋考異郵曰赤帝之精寬仁大度禮記曰天無私覆地無私
載毛詩曰允文允武昭假列祖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
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魏志曰胡濩皆封列侯又曰封魯及五
子皆爲列侯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爲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
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漢書曰高祖入關吏民皆安堵如故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
國之石民而建約之屬皆爲鯨鯢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
爲大戮超之妻孥焚首金城魏志曰南安趙衢計超梟其妻子漢書有金城郡父
母嬰孩覆尸許市范曄後漢書曰建安元年遷都于許非國家鍾禍於彼
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illegible]曰甚言逆順之理夫鷙
鳥之擊先高攫鷙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此述往年未伐之意
尚書序曰武王與受戰于牧野又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孔安國曰諸侯會同乃退以示弱今者枳
棘翦扞戎夏以清枳棘以喻殘賊也翦扞翦除而防衛之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扞衛也音捍
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魏志曰建安二十一
年治兵遂征孫權也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厨及六郡烏桓丁令屠
各湟中羌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厨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漢書曰諸羌
言願得度湟水北然湟水左右羌之所居湟音皇丁令屠各已見上文霆奮席卷自壽春

而南漢書九江郡有壽春邑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魏志曰夏侯淵字妙
才淵族弟也爲征西將軍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銳卒南臨
汶江搤據庸蜀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留夏侯淵屯漢中江夏襄陽諸軍橫
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漢書曰東越反上遣
橫海將軍韓說樓船將軍楊僕入軍於越萬里剋期五道並入大軍天師至壽春而南一
道也使征西甲卒五萬二道也又武都至庸蜀三道也江夏至豫章四道也樓船至會稽五道也權之
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爲民除害元惡大憝必
當梟夷尚書成王曰元惡大憝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
疾揚雄蜀都賦曰枝附葉從表立景隨故每破滅強敵未嘗不務在先降
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
領望風響應新序趙良謂商君曰君亡可翹足而待也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
乎尚書曰惟影響孔安國曰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
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魏志曰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術將爲之廬
江太守劉勳率衆降封爲列侯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衆出
降魏志曰張遼字文遠雁門人也以兵屬呂布大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還
討眭固薛洪樛尚開城就化魏志曰眭固屬紹屯射犬公進軍臨河使史渙曹
仁擊之固使張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樛尚留守自將兵北迎紹求救與渙仁遇犬城大破之斬固公
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衆降封爲列侯樛音留官渡之役則張郃高奐舉事立
功魏志曰公擊淳于瓊留曹洪守紹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孫盛云高覽此云奐蓋有二
名郃烏合切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

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魏志曰公圍尚營未合尚懼遣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圍益急尚夜遁保祁山追擊之其將馬延等臨陣降衆大潰）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為內應（魏志曰尚攻譚留蘇由守鄴公進軍到洹水由降游出由同）審配兄子開門入兵（魏志曰袁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東城門內兵配逆戰敗生禽配斬之）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事來服（魏志曰建安十年袁熙大將焦觸攻熙熙尚奔三郡烏丸觸等舉其縣來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搴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西京賦曰天啓其心司馬相如諭巴蜀文曰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

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答客難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質遠圖而言曰訾言量也）朝為仇虜夕為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為福者也（說苑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毛詩曰盜言孔甘論語曰好行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熛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歲軍在漢中東西縣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魏志曰太祖使張遼與樂進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既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十人斬二將權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呼權不敢動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周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也）

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吳志曰權殺吳郡太守盛憲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孫輔兄也而權殺之（典略曰孫輔恐權不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告權乃還僞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耶何為呼他人輔云無是權投書與昭以示輔輔慚無辭乃悉斬輔親近徙輔置東矣）賊義殘仁莫斯為甚（孟子齊王曰臣弑其君可乎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其君也）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同讎辜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尚書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孫子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魏武曰伊摯伊尹也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

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儁彥德行脩明皆宜膺受多福保乂子孫（尚書曰永膺多福又曰保乂王家）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為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吳志曰虞翻字仲翔尚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左氏傳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及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也）而並見驅迮雨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陸賈新語曰有斧無柯何以治之）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罻羅賢聖之

德也毛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鴟鴞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毛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鴟鴞鳥名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蔄風至苕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字林曰鴟鴞也上乃丁切下古允切廣雅曰鴟鴞工雀也荀卿子曰南方鳥名蒙鳩為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苕苕折卵破巢覆不牢所繫之弱也說文曰葦大葭也苕與蔄同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見之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司馬長卿難蜀父老曰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未能如上之計籌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漢書鄒陽上書曰昔者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其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蹯蹯音煩戰國策魏牟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恐跌蹯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國家者非直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蹯也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漢書曰項梁使使趣齊兵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出兵楚不殺假趙亦不殺角閒齊王曰蝮蠚手則斬手蠚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閒於楚趙非手足之戚何故不殺蠚音釋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周易曰迷復凶反君道也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毛詩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忽朝陽之安甘折苕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

焚雖欲救之亦無及已史記衛平謂宋王曰後雖悔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檄蜀文一首魏志曰景元四年令鍾會伐蜀會子傳中蜀大將姜維等守劍閣距會會移檄檄蜀將吏

鍾士季魏志曰鍾會字士季潁川人也少敏惠夙成為秘書郎遷鎮西將軍伐蜀平之為司徒以謀反為衆兵所殺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魏志曰太祖武皇帝為魏太祖公羊傳曰君子曷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乎春秋拯其將墜造我區夏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曰文帝為魏高祖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禮記曰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踐阼而治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魏志曰明皇帝為魏烈祖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不忝前人尚書曰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漢書武帝詔曰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毛詩序曰國異政家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難蜀父老曰割齊人以附夷狄如淳曰齊人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今言平人也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劇秦美新曰后土顧懷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主上陳留王奐也尚書曰放勳欽明宰輔忠肅明允篤勞王室宰輔司馬文王也左氏傳史克對魯宣公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毛詩曰布政優優尚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毛詩曰因時百蠻大戴禮孔子曰昔舜數通于四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毛詩曰哀我征夫獨為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尚書曰予惟恭行天之罰征西雍州鎮西諸

軍五道並進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趣甘松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趣武街高樓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背揚曰古者五帝三王以來也仁者生而不名義者成而不有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孫卿子曰王者有誅無戰[illegible]淮南王上書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莫敢校之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尚書曰武商容之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尚書禹曰奉辭伐罪漢書孫寶曰臣幸得銜命奉使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有征罰之備有文告之辭元元已見上文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新序李克對魏武侯曰好戰窮武未有不亡者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毛詩曰告之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蜀志曰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也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後領徐州呂布襲徐州虜先主妻子乃求和於布後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爲豫州牧後背曹公歸袁紹漢書張良曰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能制其死命也左氏傳子太叔曰摩同心異是謂離德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蜀志曰姜維字伯約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氐羌方國家多故未遑脩九伐之征也周禮曰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今邊境乂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兵一向孫子兵法曰併敵一向千里殺將而已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

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陳魏志曰姜維趣上邽鄧艾與戰于段谷大破之又曰姜維寇洮陽鄧艾拒之破維于侯和漢書公乘興上書曰王尊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黃帝出軍決曰始立牙之日吉氣來應旗幡指敵或從風而來金鐸之聲揚以清鼓鞞之音婉而鳴孫子曰無擊堂堂之陣整整之旗此大勝之徵也比年已來曾無寧歲國語姜氏告公子曰自子之行晉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毛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史記曰秦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伐蜀滅之公孫述已見吳都賦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君所備聞也左氏傳司馬侯曰九州之險也是非一姓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太公金匱曰明者見危未萌智者避患於無形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毛詩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鄭玄曰武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之陳平背項立功於漢史記曰陳平懼項王誅遂至脩武降漢拜平爲都尉豈宴安鴆毒懷祿而不變哉左氏傳管敬仲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漢書楊惲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禮記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尚書大傳成王問周公曰何也周公曰其政也好生而惡殺以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吳志曰孫壹爲夏口督孫綝誅滕胤呂據壹皆之妹夫也綝遣朱異潛襲壹壹率部曲將妻子奔魏魏以壹爲車騎將軍封吳侯已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爲戎首咨困偪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預聞國事魏志曰文欽字仲若曹爽之邑人也與毋丘儉舉兵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臨淮討之諸葛誕遂殺欽欽子鴦及虎踰城出自歸大將軍大將軍表鴦

虎爲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唐咨面縛降拜咨安遠將軍禮記子貢曰無爲戎首鄭玄曰爲兵主曰戎首壹等窮踧歸命猶加上寵況巴蜀賢
智見機而作者哉見機已見上文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
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
姓士民安堵樂業安堵已見上文農不易畝市不迴肆呂氏春秋曰爲與道易立爲天子夏民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
不美與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棋加九雞子其上公曰作之孫息以碁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
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玉石已見上文各具宣布咸使
知聞

難蜀父老一首漢書曰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爲用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假蜀父老爲辭而己以語難之以諷天子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意焉

司馬長卿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六世謂自高祖至武帝威武紛
紜湛恩汪濊韋昭曰湛音沉張揖曰汪濊深貌也善曰汪烏黃切濊烏外切群生霑濡
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
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服虔曰冉駹筰邛皆蜀郡西部也應劭曰蜀郡岷江本冉駹也文穎曰邛今爲邛都縣筰今爲定筰縣皆屬越巂善曰駹莫江切筰才各切略斯榆舉
苞蒲鄭玄曰斯音曳張揖曰斯榆國也俞國名也服虔曰苞蒲夷種也結軼還轅東鄉將
報楚辭曰結余軫於西山王逸曰結旋也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
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
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應劭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
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
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
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孟子曰禹之相舜歷年茲多
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不可猶不可
堪也以其不堪齊用故事之也今割齊民以附夷狄附謂今之親附也齊民已見上文
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
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應劭曰巴蜀古變
夷推結左推之人也僕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
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略矣韋昭曰粗猶略也徂古切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
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
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張揖曰非常之
事其本難知衆民懼也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
氾濫衍溢張揖曰溢出也郭璞三蒼解詁曰溢水溢也字林云匹寸切古漢書爲溢今爲衍非也民人升
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慼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
張揖曰灑分也韋昭曰灑史紙切蘇林曰疏通也灑沈澹災音淡言分其沈溺搖動之災也

字書曰斯水索也賜後切說文曰盡水播也徒濫切顏師古曰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定其災也所宜切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膚不生毛張晏曰躬胝也孟康曰胈膚理也韋昭曰胈其中小毛也蒲葛切郭璞三蒼解詁曰胝䟤也竹施切莊子曰兩袒女流於白水之上者禹過之而趨曰若天下奈何女曰胝無胈脛不生毛顏色烈凍手足胼胝何以至是也胼步千切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喔躖拘文牽俗應劭曰喔躖急促之貌也善曰喔音握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鄧展曰宏[illegible]云宏今宏字創業垂統為萬世規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己比德於地是貳地也與己并天是三也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毛詩小雅文濱涯也亦或作賓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孟子曰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張揖曰為人所俘戮國策曰父子老弱係虜於道路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孟子曰湯始征葛伯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雨盭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論語比考讖曰賜風德宋均曰賜能言語故可使風諭以德也二方謂西夷南夷也鱗集相次也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漢書音義曰以沫若水為關也張揖曰沫水出蜀廣平徼外入于江若水出旄牛入江沫音妹徼牂牁張揖曰徼塞也以木柵水為蠻夷之界鏤零山梁孫原張揖曰鑿通零山道置靈道縣孫水出臺登縣南至會無入若水[illegible]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長駕謂所駕遠者也使疏逖不閉曶爽闇昧得耀乎光明韋昭曰智曶也言疏遠之國不閉智爽之明郭璞三蒼解詁曰曶旦明也言得光明之所曶音勿尚書曰時甲子昧爽孔安國曰昧冥也爽明也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說文曰禔安也音支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務也陵夷即陵遲也漢書張揖注曰秦衰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漢書作陵夷至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毛詩序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三孝經鉤命決曰五帝之德比漢為減一王之德比漢為上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韋昭曰鷦鵬狀如鳳皇寥廓空寥也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

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敝罔靡兟遂延而辭避 尚書大傳曰魯文侯問子夏子夏乃遷延而退

文選卷第四十四

文選卷第四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對問

宋玉對楚王問一首

設論

東方曼倩荅客難一首 楊子雲解嘲一首

班孟堅荅賓戲一首

辭

漢武帝秋風辭一首 陶淵明歸去來一首

序上

卜子夏毛詩序一首 孔安國尚書序一首

杜元凱春秋序一首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一首

石季倫思歸引序一首

對問

對楚王問一首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 遺行可遺棄之行也韓詩外傳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 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

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尸子曰問諸夫子曰羽蟲之精者曰鳳鱗蟲之精者曰龍淮南子曰孟春之月其蟲鱗高曰鱗龍屬也)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爾雅曰河出崑崙墟色白郭璞曰墟山下基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孔安國尚書傳曰碣石海畔山)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尺澤言小也)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設論

答客難一首

東方曼倩(漢書曰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推意放蕩終不見用因著論設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諭)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如淳曰都謂居也)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史記韓信曰臣事項王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遺行已見上文也)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蘇林曰胞音胞胎之胞言親兄弟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孟子謂充虞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劉向戰國策序曰昔周室之衰也厲王擾亂天下諸侯力攻人欲擅以相兼)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張晏曰周千八百國存者十二謂魯齊宋楚鄭燕趙韓魏秦中山春秋孔演圖曰天運三百歲雌雄代興)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孔叢子曰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廩(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慴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居也晏如覆杅盂與杅同音于)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列子曰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之掌禮記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

竭力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
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文子曰群臣輻湊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
失門戶言山書作自失被黜錄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
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曉引漢書注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者傳曰
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
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鄒子曰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故曰時
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曰鼓鍾于宮聲聞
于外鶴鳴九皐聲聞于天毛詩小雅文也毛萇曰有諸中必見於外也又曰皐澤也苟能
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
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說苑鄒子說梁王曰太公年七十而

相周九十而封齊此士所以日夜孳孳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辟若鶺鴒飛且鳴矣毛詩曰題彼鶺鴒載飛載鳴
飛且鳴也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
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
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
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皆孫卿子文水至清則無
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
塞聰大戴禮孔子之辭也薛綜東京賦注曰黈纊以黃綿為丸懸冠兩邊當耳不欲聞不急之言也
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
人之義也論語曰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尚書曰與人弗求備檢身若不

及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
使自索之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家語亦同王肅曰雖當直枉從容使自得也優寬和柔之使自求
其宜也揆度其法以開閉之使自索得也趙岐孟子注曰使自得其本善性也蓋聖人之教化
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
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
范蠡忠合子胥史記曰句踐之栖會稽范蠡令卑辭厚禮以遺吳吳為赦句踐復國蠡蠡曰
可矣遂去之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
疑於子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
齊史記曰樂毅去趙適魏聞燕昭王好賢樂毅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下又曰秦卒
用李斯計謀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漢書酈食其說上曰臣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遣說齊王田

廣以為然遂罷歷下守戰之備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
山海内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
以筦窺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鍾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
理發其音聲哉服虔曰筦音管張晏曰蠡瓠瓢也文穎曰莛音庭莊子曰魏牟謂公孫龍曰乃規規而求之又
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不亦小乎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
孔子不對何謂賢與子路曰天下之鳴鍾撞之以莛豈能發其音聲哉猶是觀之譬由鼱
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如淳曰鼱音精服虔
曰鼩音劬鼱鼩小鼠名應劭風俗通曰方言豚豬子也今人相罵曰孤豚之子是也說文
曰咋嚙也士皮切非與古字通也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
待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解嘲一首并序

揚子雲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漢書曰定陶丁姬哀帝母也兄明爲大司馬又曰孝哀傅皇后哀帝即位封后父晏爲孔鄉侯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漢書音義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時雄方草創大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雲曰玄黑而尚白時無可用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尚書曰先王肇修人紀孔安國曰修爲人綱紀也孔叢子子魚曰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爲於世也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說文儋荷也應劭曰文帝始與諸王竹使符紆青拖紫朱丹其轂東觀漢記曰印綬漢制公侯紫綬九卿青綬漢書曰吏二千石朱兩轓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群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應劭曰待詔金馬門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燿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史記秦王曰知一從一橫其說何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疏獨說數十餘萬言以斷背文也說文曰扶疏四布也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春秋命曆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孳樂開言至微也淮南子曰出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蘇林曰擢之纔爲給事黃門不長作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拓落猶遼落不偶也

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廣雅曰跌差也赤謂誅滅也往昔周網解結群鹿爭逸服虔曰鹿喻在爵位者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十二國已見上文張晏曰謂齊燕楚韓趙魏爲六與秦爲七四分五剖並爲戰國晉灼曰此直道其分離之意耳鄒陽傳云齊比四分五裂之國也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春秋保乾圖曰得士則安失士則危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服虔曰范雎入秦藏於橐中史記王稽辭魏去竊載范雎入秦至湖見車騎曰爲誰王稽曰穰侯范雎曰此恐辱我我寧匿車中有頃穰侯過淮南子曰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坏而遁之坏普來切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應劭曰齊人著書所言多大事故齊人號談天鄒衍仕齊至卿蘇林曰頡音提挈之挈頡頏奇怪之辭也鄒衍著書雖奇然尚取世以爲世所尊而已爲之師也言資以避下文也頏古浪切孟軻雖連蹇去蹇猶爲萬乘師蘇林曰連蹇言語不便利也趙岐孟子章指曰時大公尊敬孟子若弟子之問師

今大漢左東海應劭曰會稽東海也右渠搜服虔曰渠搜西戎國也應劭曰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關之西前番禺應劭曰南海郡張晏曰南越王都也蘇林曰番音潘後椒塗應劭曰漁陽之北界東南一尉如淳曰地理志云在會稽西北一候如淳曰地理志曰龍勒玉門陽關有候也徽以糾墨制以鑕鈇服虔曰制縛束也應劭曰音以繩徽音之徽說文曰糾三合繩也又曰墨索也公羊傳曰不忍加之鈇鑕何休注曰斬要之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應劭曰律人爲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孝倚廬以結其心左氏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居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史記曰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遝徒合切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皋陶尚書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讓于稷契暨皋陶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

於阿衡鄭玄儀禮注曰縰與纚同縰所氏切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豎子羞言五伯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方言曰飛鳥曰雙四鴈曰乘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三仁微子箕子比干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史記曰吳既誅子胥遂伐齊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王聞乃歸與越平越王勾踐遂滅吳又曰越王勾踐國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行成為質於吳後越大殺吳也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秦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不與乃請以五羖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語國事繆公大悅又曰樂毅伐齊破之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畏誅遂西奔趙惠王恐趙用樂毅以伐燕也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危穰侯已見李斯上書拉摺已見鄒陽上書晉灼曰摺古拉字也力答切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史記曰唐舉見蔡澤孰視而笑曰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韋昭曰噤巨禁切吟牛甚切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說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為仲父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楚辭曰堯舜皆有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左氏傳曰齊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墨子曰傅說被褐帶索庸築傅巖武丁得

之舉以為三公或倚夷門而笑應劭曰侯嬴也秦伐趙求救於魏無忌將百餘人往過嬴嬴無所誡更還見嬴嬴笑之以謀告無忌韋昭曰笑人不知己也或橫江潭而漁水度曰漁父也或七十說而不遇應劭曰孔丘也已見東方朔答客難或立談而封侯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譙周曰食邑於虞也或枉千乘於陋巷呂氏春秋曰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驁爵祿者固輕其主君驁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驁爵祿吾庸敢驁霸王乎或擁篲而先驅劉歆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馬在燕其遊諸侯畏之皆郊迎擁篲也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李奇曰君臣上下有瑕隙乘之漸因可抵而取之窒竹栗切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言世尚同而惡異爾雅曰辟罪

也行趨步也行胡庚切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言不敢奇異也故欲談者卷舌不言待彼發而同其聲欲行者擬足不前待彼行而投其跡也周易曰子曰同聲相應莊子曰多物將往投跡者衆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史記曰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太子舍人然甲科為第一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言抗疏有所觸犯者帝報以聞而罷之言不任用也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如淳曰周易云雷雨之動滿盈萬物也離則為火火之光炎大不可久久亦盛滿不久之實也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李奇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淮南子曰天道玄默無容無則

爰清爰靜游神之庭老子曰知清知靜爲天下正惟寂惟漠守德之
宅莊子曰恬淡寂漠虛無無爲此道德之質也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
時未知何如李奇曰或能勝之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蝘
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孫卿子賦曰以龜龍爲蝘蜓鴟梟爲鳳皇說文曰在壁曰蝘蜓
在草曰蜥蜴蝘烏典切蜓徒顛切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
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史記中庶子謂扁鵲曰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醫病不以湯
液法言曰扁鵲盧人而善醫跗音附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論語曰君子去
仁惡乎成名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
折脅拉髂免於徽索埤蒼曰髂骨也口亞切翕肩蹈背扶服入橐孟子曰脅
肩諂笑劉熙曰脅肩竦體也入橐已見上文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
代之當也如淳曰激卬猶激揚也史記曰范雎至秦上書說昭王乃免相國逐涇陽君於關外又曰秦昭王母宣太后弟曰穰
侯姓魏名冉昭王同母弟曰涇陽君蘇林曰介蔡澤山東之匹
夫也顉頤折頞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而亢其
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韋昭曰曲上曰顉欽甚切史記曰燕人蔡澤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應侯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客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應侯請歸相印遂
拜蔡澤爲相頞鼻莖也於達切沫面也呼憒切咽嗌也一千切亢音剛天下已定
金革已平都於洛陽禮記子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禮與漢書曰高祖西都
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
之長安適也漢書曰婁敬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曰臣願見上言便事又說上曰陛下
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應劭曰輅謂以木當胸以輓車也論語摘輔像曰子貢

掉三寸之舌動於四海之內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
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左氏傳曰援枹
而鼓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魯諸生與弟子共起朝儀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尚書呂命
序曰穆王訓夏贖刑禮記曰國家靡敝鄭展曰靡音糜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
也漢書曰相國蕭何捃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
虞之世則悖矣服虔曰悖乖也布內切悖或作繆有作叔孫通儀於
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乖矣
左氏傳曰召公糾合宗族于成周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
狂矣金日磾張安世許廣漢史恭史高也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
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隤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隴坻其山堆傍著崩落作
聲聞數百里故曰坻隤丁禮切韋昭坻音若是理之是字書曰巴蜀名山堆落曰坻韓子曰泰山之功
長立於國家日月之名久著於天地雖其人之贍智哉亦會其時之
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
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史記曰相如奉璧於此臺
四皓采榮於南山四皓已見上文采取榮名也公孫創業
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如淳曰公孫弘對策於金馬門史記曰弘至太
常對策爲第一拜爲博士又曰驃騎將軍霍去病擊匈奴至祁連山斬首虜甚多司馬
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史記曰文君夜亡奔相如
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爲富人漢書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
劍割肉即懷肉去大官奏之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曰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

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文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割炙書損其炙

也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答賓戲一首 并序

班孟堅

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爲業或譏以無功項岱曰或有譏班固輒篤志士傳學無功勞於時不富貴也又感東方朔楊雄自諭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項岱曰聖謂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也論謂道也分定五經垂之萬世後人不能改也分決也罔許由巢父伯成子高夷齊是也執志自然之史不可變易淮南子曰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亦云名而已矣貴得名耳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左氏傳穆叔之辭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向曰德以身而功以應世故德不可以後其身而特盛功不得背其時而獨彰也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棲遑不安居之貌也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孔子墨子皆以憂世故坐不暖席竈不黔突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劉德曰取舍者行己德也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冕之服韋昭曰冕服三公卿大夫之服也浮英華湛道德英華草木之美故以喻帝德也浮者言其泛溢也湛古沈字也

宇字並爲耽於義辭同非古文也龍虎之文舊矣孟康曰辭被也蘇林曰謂被龍虎之衣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言大章之盛久也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項岱曰攄舒也翼鱗皆謂飛辭振拔洿塗跨騰風雲說文曰洿濁水不流也塗泥也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言見之者雖畏而必以影駭聞之者雖響而必震也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韋昭曰蒂音帝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鋭思於毫芒之內項岱曰毫毛也芒草芒也潛神默記緜以年歲言如淳曰緜竟也古鄧切然而器不賈於當己用不効於一世劉德曰賈讀曰價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韋昭曰摛布也猶無益於殿最也漢書音義曰上功曰最下功曰殿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諡不亦優乎主人逌爾而笑曰項岱曰逌笑貌也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突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突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項岱曰周之衰也侯伯方軌戰國橫騖項岱曰方併也軌轍也東西交馳謂之騖七國爭驅車既併轍騎復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晉灼曰詩云闞如虓虎以喻人君爭力不以德也遊說之徒風颮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猋飛景附煜霅其間者蓋不可勝載說文曰猋犬走貌也應劭曰煜霅光明之貌

穀也書爽輒切惺弋叔切當此之時搦朽摩鈍鉛刀皆能一斷韋昭曰搦
攀也女握切韓詩外傳陳饒謂宋燕曰鉛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是故魯連飛一矢
而蹶千金魯連已見上文李奇曰蹶蹈也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史記曰秦
昭王遺趙王書使歸魏齊頭來魏齊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閒行夫啾
發投曲感耳之聲項岱曰啾口吟也投曲投合歌曲也合之律度淫𦢊而
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李奇曰淫𦢊不正也因勢合變遇時之
容項岱曰容宜也或因時會之勢合變適之事遇時變得容也今遇多為偶容多為會風移俗
易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
人哉之韋昭曰從人合之助六國者衡人散之佐秦者也亡命漂說羈旅騁辭
項岱曰秦君之仗謂之士命亡命也書曰有傳陳軫仲曰羈旅之臣杜預曰羈寄也旅客也商鞅挾

三術以鑽孝公服虔曰王霸富國強兵為三術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
項岱曰書發也時務謂六國交相攻戰爭為雄伯之務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
之勢項岱曰彼謂李斯商鞅也辰安方天以喻君上也從下起以喻勢等據徼乘邪以求一日
之富貴言據徼幸而乘邪以也朝為榮華夕為顛頓福不盈眥禍溢於
世李奇曰當富貴之世開視之不滿目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
項岱曰凶人謂商鞅之輩臨死敗皆悔恨之言吉士班固以自託也尚書曰其惟吉士且功不可
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辨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
服虔曰韓韓非設辨於始皇韋昭曰呂不韋上子楚以示秦和說難既道其身乃囚應劭
曰道好也項岱曰韓非作說難之書欲以為天下法式上書既終而為李斯所疾乃因而死秦貨既
貴厥宗亦墜史記曰秦昭王子子楚質於趙呂不韋賈邯鄲見曰此奇貨可居乃以五百金與子

楚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而遊秦獻華陽夫人立子楚為嫡嗣秦王薨謚為孝文子楚代立為莊襄王以呂
不韋為丞相竟飲酖而死故云厥宗亦墜尚書曰弗德罔大墜厥宗是以仲尼抗浮雲之
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孔叢子子思曰抗志則不愧於道論語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
浮雲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
天地之閒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
也項岱曰迂遠也貳二也君子履端於始歸成於終聖人之道豈可二乎如斯鞅韓非不韋之徒也善曰
說文曰迂羽夫切方今大漢洒埽群穢夷險芟荒晉灼曰發開也今諸本皆作芟
字書曰埽即今掃字也廓帝紘恢皇綱項岱曰紘張也皇君也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紘維也基
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
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說文曰炎火也謂光照也史記曰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

之如日望之如雲賈誼新書曰臣聞帝王之道包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
同源共流韋昭曰六合天地四方也沐浴玄德稟仰太龢史記太公曰太和會澤尚
書曰玄德升聞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無古知乎枝附葉著譬猶草木
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項岱
曰蕃盛也零謂凋也言凡有者皆盛不遇者遇病如萬物於天地之閒也參天地而施化豈
云人事之厚薄哉項岱曰參三也言黃家之施化布德惠參天地豈人所能論耶今吾
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覩欲從𥾂敢而度
高乎泰山懷氿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服虔曰敦音頓頓丘
也應劭曰爾雅曰前高後丘如覆敦者敦丘也爾雅曰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服虔曰
氿音軌韋昭曰濫音檻敦音堆郭璞爾雅注曰敦盂也都回切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

周之鹵人既聞命矣項岱曰周衰王孫起秩斯說傳行故言衰周肉人也敢問上
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
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尚書曰咎繇矢厥謨
又曰武王勝殷以箕子歸又曰王訪于箕子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
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傅巖史記曰大公望
以漁釣奸周西伯將出占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西伯果遇太公於渭之陽齊甯激
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說苑陳子說梁王曰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桓
公得之而霸也爾雅曰五達曰康四達曰衢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
王者師晉灼曰垠涯也邳水之涯也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
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

董生下帷發藻儒林項岱曰優游不仕也史記高帝拜陸賈為太中大夫高帝曰試為我
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迺著十二篇號其書曰新語又曰董仲舒少治春
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或莫見其面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揚雄覃思法
言太玄項岱曰司主也籍書籍也漢書曰光祿大夫劉向受詔校中秘書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
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又曰揚雄覃思渾天又譔十二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渾天則太玄經也皆及時
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壼奧應劭曰闈門也爾雅曰宮中衖謂之壼苦本切婆娑乎
術藝之場項岱曰婆娑容也場圃講經藝之處也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
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與項岱
曰聖德明君知賢而納用之也烈業也後人著書傳之後世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
柳惠降志於辱仕顏潛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論語子曰

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左氏傳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春秋元命
包曰孔子曰丘作春秋始於元終於麟王道成也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
也項岱曰言若此之類名上達皇天下洞重泉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
方周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孔安國論語注曰方猶常也乃文乃質王道之綱項岱
曰文施質道武施文道此王者所以為綱紀也書曰春秋元命包曰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曰正朔三
而改文質再而復有同有異聖哲之常項岱曰有同仕遇而進有異不合而退此聖人
之常道也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己味道之腴項岱
曰符祖命也腴道之美者也善曰文子曰不言之師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符桓譚答揚雄書曰子雲勤味道
腴者也神之聽之名其舍諸項岱曰有賢智君子行之如此神豈舍之乎將必福祿之
善曰毛詩曰神之聽之式穀以女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荊石隋侯之

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眡不知其將含景耀吐英精曠
千載而流光也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文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
焉遂名曰和氏之璧淮南子曰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高誘曰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
塗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名曰隋侯之珠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項岱
曰天有九龍應龍有翼服虔曰左氏傳注曰蓄水謂之潢不流謂之汙不覩其能奮靈德
合風雲超忽荒而躆昊蒼也項岱曰忽荒天上也昊蒼天名也徐廣史記注躆
音據與踞同謂之足跡時之壯東適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
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
也項岱曰時暗未顯用時也久舊也章明也言君子懷德雖初時未見顯用後亦終自明達如應龍蟠屈而
升天隋和先賤而後貴也如此是比君子道德之真言居仲知一世變也書曰孝子曰君子之道久而章遠不序

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項岱曰牙伯牙也曠師曠也管鍾律之管絃琴瑟之調也毫分秋毫之末分也善曰緦子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可謂明矣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權巧於斧斤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項岱曰公輸若之族名班韋昭曰準猎專也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項岱曰良王良晉人也樂伯樂秦穆公時人也軼過也王良善御馬伯樂工相馬抗力力抗也三十斤曰鈞千鈞三萬斤善曰呂氏春秋蒲疑說衛嗣君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左氏傳曰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史記曰扁鵲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又曰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韋昭曰研范蠡之師計然之名也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爲侍中也走亦不任厠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服虔曰走丞自謂也爾雅曰密靜也

辭

秋風辭一首 并序

漢 武帝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群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禮記曰季秋之月草木黃落鴻鴈來賓蘭有秀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舡兮濟汾河應劭漢書注曰作大舡上施樓故號曰樓舡橫中流兮揚素波列女傳津吏女歌曰水揚波兮杳冥冥簫鼓鳴兮發棹歌棹歌引棹而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列女傳陶荅子妻曰學揖必哀來少壯幾時兮奈老何古長歌行曰少壯不努力老大乃悲傷

歸去來一首

陶淵明序曰余家貧又心憚遠役彭澤縣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自免去職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毛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淮南子曰是皆形神俱役者也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迷途已見丘遲與陳伯之書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毛詩曰駪駪征夫聲類曰熹亦熙字也熙光明也乃瞻衡宇載欣載奔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僮僕歡迎稚子候門周易曰得僮僕貞史記王稚子子蘭三逕就荒松菊猶存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逕唯羊仲求仲從之遊皆挫廉逃名不出攜幼入室有酒盈罇戰國策曰扶老攜幼迎孟嘗君毛詩序贈詩曰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嵇康高士傳曰怡顏高賢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韓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爾雅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之走禁曰山皆人行步趨走之處因以名遲聲也七喻切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易林曰杖扶衰老衣食百王逸楚辭注曰矯舉也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丁儀妻寡婦賦曰時翳翳而稍陰日曀曀以西爾雅曰盤桓不進也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列子

日公孫穆弁親脈絶交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桓子新論
曰凡人生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絶異者常為世俗所遺失焉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
謂我何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說文曰話會合
善言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農人告余以春兮將有事乎西疇西田
賈逵國語注曰一井為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鄭
玄周禮注曰巾猶衣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曹攄贈石荊州詩曰
窈窕山近深邃崎嶇不安之貌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毛萇詩傳
曰欣欣樂也家語金人銘曰涓涓不壅將為江河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
休大戴禮曰君道富則萬物皆得其宜郭璞遊仙詩曰吾生獨不化莊子曰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已矣
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
閒寄也寄者固歸琴賦曰委性命兮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孟子曰傳云孔子三月無君則遑遑
如也孔叢子曰天下如一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孔子大戴禮曰
所謂賢人者躬為匹夫而不願富貴莊子華封人謂堯曰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懷良辰以孤往
或植杖而耘耔宋玉釣賦曰還良辰而詣乎 淮南子要略曰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論語曰
也荷蓧丈人植其杖而芸毛詩曰或耘或耔陶淵明自然不復顧仕
登東皋以舒嘯
臨清流而賦詩阮籍奏記曰將耕東皋之陽輸黍稷之稅楚詞曰臨清流而賦詩毛詩傳
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家語孔子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
化窮數盡謂之死莊子曰三〔?〕所乎樂天知命故不憂
死有乎歸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序上

毛詩序一首 卜子夏 鄭氏箋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
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
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
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
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
聲成文謂之音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也治世之
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
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
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
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
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譎諫詠歌依違不
直諫也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
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
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
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
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
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
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
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志

也（始者謂王道興衰之所由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
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
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
（先王斯太王王季文王也）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
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哀蓋字之誤也當為衷謂中心恕之也無傷善之心謂好逑也）

尚書序一首　孔安國（漢書曰孔安國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臨淮太守）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
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

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
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
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
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
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
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
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
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

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
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
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
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
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
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
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
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
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
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

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
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
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
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
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
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
採摭群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
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
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
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

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春秋左氏傳序一首

杜預 臧榮緒晉書曰杜預字元凱京兆人也起家拜尚書郎稍遷至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平吳加位特進薨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誡其餘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避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

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説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摠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説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説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遜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

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絶筆于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跡不隊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

抾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三都賦序一首 臧榮緒晉書曰左思作三都賦世人未重皇甫謐有高名於世思乃造而示之謐稱善為其賦序也

皇甫士安 臧榮緒晉書曰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年二十始受書得風痹疾猶手不輟卷舉孝廉不行又辭著作不應卒於家

玄晏先生曰 謐自序曰始志乎學而自號玄晏先生玄靜也晏安也先生學人之通稱也 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 漢書曰不歌而頌謂之賦 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 毛萇詩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 言因物造端推智累美可以引為大又釋名曰賦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 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 周易曰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 法言曰詩人之賦麗以則 昔之為文若非苟尚辭而已 法言曰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 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 說文曰紐系也丑九切 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 夏有五子之歌殷有湯誥 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 論語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 毛詩序曰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從而刪詩 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 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 至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寖頓於是賢人失志辭賦作焉 漢書曰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 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 西都賦序曰文章炳焉論語曰必有可觀者焉 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 漢書曰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班固漢書述曰荊為辭宗賦頌之首 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 漢書曰其後宋玉唐勒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法言曰辭人之賦麗以淫 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 孔安國尚書傳曰誕大也 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夏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 范曄後漢書曰馬融為校書郎時鄧太后臨朝遂寢蒐狩之禮故猾賊縱橫融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上廣成頌以諷諫 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 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煥乎其有文章又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難蜀父老口誦集解流 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群分 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 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搆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 史記注曰祖者宗習之詞也形表而影附 謝承後漢書曰士游流宕忘國境 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圮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夏 公羊傳曰撥亂反正函夏已見揚白馬賦 故作者先為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

王埤蒼曰瓌瑋珍琦也而却爲魏主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亡國而魏以交禪比唐虞既已著逆順且以爲鑒戒漢書曰甚訴逆之理西京賦曰鑒戒唐詩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荊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星之分次物之生殖也周禮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又曰動物宜毛植物宜皁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過秦論曰則不可同年而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史記曰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沐浴膏澤家自以爲我土樂人自以爲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左氏傳賓媚人曰聖理天下物土之宜杜預曰播殖之物各從土宜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

思歸引序一首　石季倫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臧榮緒晉書曰崇早有智慧年二十餘爲修武令有能名范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遊哀吾慷慨多大志禮記曰不從流俗班固漢書述曰矯矯賈生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臧榮緒晉書曰崇爲大司農坐未被書擅去官免脫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魏太祖祭橋玄文曰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爲此辭哉遂肥遁於河陽別業周易曰肥遁无不利其制宅也却阻長堤前臨清渠百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楚辭曰水周兮堂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魚鳥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班固漢書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人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出則以游目弋釣爲事入則有琴書之娛楚辭曰忽反顧以游目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滌暢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古詩曰服食求神仙傲然有凌雲之操漢書曰司馬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仲長子昌言曰翱翔凌高雲欻許勿復見牽羈婆娑於九列臧榮緒晉書曰崇後爲太僕困於人閒煩黷常思歸而永歎黷以遠國孟康曰黷媟也毛詩曰益之永歎尋覽樂篇有思歸引琴操思歸引者衛女之所作也欲歸不得心悲憂傷援琴而歌作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爲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新聲而播於絲竹也周禮曰播之以八音

文選卷第四十五

文選卷第四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内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序下

陸士衡豪士賦序一首
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任彥昇王文憲集序一首

豪士賦序一首

陸士衡 臧榮緒晉書曰機惡齊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及齊亡作豪士賦呂氏春秋曰老聃孔子墨翟關尹子列子陳駢陽朱孫臏王廖兒良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然漢儒假漢號以名賦也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何則循心以為量者存乎我言立德必循心故存乎我於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言建功必因物故繫乎彼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言德有情量至域便止功無常則因遇乃成域謂身也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漢書王恢謂韓安國曰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遇風孟嘗遭雍門而泣而琴之感以末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竊為足下有所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荊棘游童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喟然太息涕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揮角羽初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欷而就之曰是琴之感以末也何者欲隕之葉無所

假列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時既啓之於天理又盡於人事言立功易也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說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為仲父論語子貢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唯此時為然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孟子曰彼一時此一時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孟子曰爾為爾我為我文子曰譬吾處於天下亦為一物也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有何以相物也我亦物也而物亦物也鄭玄曰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未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史記汲黯曰上置公卿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孫卿子曰好榮惡辱是君子小人之所同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氏傳狼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韓子曰操生殺之柄此人主之勢也左氏傳仲尼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之大節也故曰天可讎乎左氏傳曰賈子入于室中鄭公子宋之弟將殺王君以臣亂歸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懟乎而時有袨服荷戟立于廟門之下援旗擁眾奮臂於阡陌之上漢書曰宣帝祠孝昭廟先敺旄頭劍挺墮地首垂泥中刃鄉乘輿車馬驚於是召梁丘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袨服入廟居郎間

亂戟立廟門待王至欲爲逆發覺伏誅蘇林曰袪服黑服也過秦論曰陳涉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阡陌之中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履于元切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財物者哉后以財成而臣爲之故云自下尸子曰天生萬物聖人財之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老子曰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爲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乆堪左氏傳曰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是以君奭鞅鞅於兆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尚書序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漢書景帝目條侯亞夫曰此之鞅鞅非少主臣也又曰魏相字弱翁遷御史大夫代韋賢爲丞相封高平侯劉向述魏相曰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禦凶害天子是毗容昭曰師師尊也漢書曰列侯守宰見郡都俱曰又曰師師霍光爲博陸侯而成王不遺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

與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孔安國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漢書曰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尚書曰光被四表毛詩曰王曰叔父毛萇曰叔父謂周公也登帝大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漢書昭帝崩霍光上奏曰太后詔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可以嗣孝昭皇帝太后詔可尚書伊尹曰天位艱哉李陵與蘇武書曰萬賞子以守節論語或問管仲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周其所也尚書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左氏傳曰高陽氏有才子明允篤誠紀年曰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吳越春秋曰文種者本楚南郢人也姓文字少禽禮記孔子曰儒有懷忠信以待舉史記曰句踐平吳人或讒大夫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誅之種遂自殺枚乘上書諫吳王曰磨礱之齒利刓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謂周公也大德至忠如此之盛謂霍光也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鄒陽於獄上書曰不齊子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烏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饕士尚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穀梁傳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老子曰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莊子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左氏傳曰公伺於壞隤中宮警守没乎而後行杜預曰申警宮備也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古傷心之怨新序曰商鞅爲嚴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

杜預左氏注曰賈賣也尚書曰民罔不盡傷心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漢書蒯通說韓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衆心日陊直氏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直孕眄謂足以夸世毛詩曰或棲遲偃仰魯靈光殿賦曰齊首目以瞪眄善曰瞪直視也笑古人之未工亡己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音赴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荅賓戲曰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須臾之間彼謂李斯等也風發於天以諭君上塵從下起以諭斯等聖人忌功名之過己惡寵祿之踰量蓋爲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禮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惡欲者心之大端也而游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

業名莫大焉漢書曰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處王之勢位莫盛焉
已見上文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
可益盈難久持周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毛詩序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超然自
引高揖而退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則巍巍之盛仰邈
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術
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爾雅注曰劭勉也此
之不為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為窮流一簣之釁
積成山岳論語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名編凶頑之條身猒荼
毒之痛豈不謬哉毛詩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故聊賦焉庶使百世
少有寤云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疾病禊者絜也於水上盥絜之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也續齊諧記曰晉武帝問尚書摯虞曰三日曲水其義何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為怪乃相携至水濱盥洗遂因水以泛觴曲水之義起於此帝曰若所談便非好事尚書郎束皙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處立為曲水二漢相緣皆為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為陽城令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於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咸作詩詔太子中庶子顏延年作序

顏延年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鍾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
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冊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二帝之跡二王之義所推期運明受命之際
郭象莊子注曰皇王殊跡隨世為名漢書曰石曰磬金曰鍾毛詩序曰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雖淵
流遂往詳略異聞上林賦曰恐後代靡麗遂往而不反春秋序曰史有文贅辭有詳略然
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東京賦曰豈如宅中
而圖大呂氏春秋曰古之王者擇天之中而立國之中而立宮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周易曰聖人
以神明其德也拓世貽統固萬葉而為量者也魏志高堂隆上疏曰拓跡
垂統以俟聖賢晉中興書詔曰齊王家垂萬葉有宋函夏帝圖弘遠揚雄河東
賦曰函夏之大漢書應劭曰函夏諸夏也孝經鉤命決曰丘乃援帝圖掇秘文高祖以聖武定

鼎規同造物宋高祖也左氏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于郟鄏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
司馬彪曰造物者為道皇上以叡文承歷景屬宸居皇上宋文帝也尚書曰叡
哲又曰天之歷數在爾躬鄭玄曰北辰星也由引曰尚之二聖宸居猶成都邑曰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
之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揚雄河東賦曰隆周之大寧左氏傳王
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漢書文紀曰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正體
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正體太子也喪服傳曰父為長子三年傳曰何
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周易曰蠱君子以振民毓德少陽東宮也鄭玄禮記注曰東郊少陽諸侯象也王宰已
見曲水詩毛詩曰宣哲維人文武維后懸緯昭應山瀆
效靈說文曰晷日景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山五嶽也瀆四瀆也禮記曰山出器車
河出圖書之類五方雜遝徒合四隩來暨漢書曰京師五方雜錯尚書曰九州攸同四隩既宅

究澤吳都賦曰都輦殷而四奧來暨選賢建戚則宅之於茂典敷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左氏傳士會曰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國語曰蔿數為宰擇楚國之令典尚書武王曰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毛詩序曰能勛先祖之道以養天下國語楚僕仲謂莊王曰魯侯賊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大子協樂上庠肆教東觀漢記孝明詔曰王大學官曰大子學官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章程明密品式周備漢書曰高祖命張蒼定章程漢承秦後帝書曰鄧禹可於太守明密法令漢書曰宣帝時蜀郡式備具國容厞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左氏傳曰士會曰蔿敖為宰百官象其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內輶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論德于外左氏傳鄭伯曰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箴王闕禮記曰言則右史書之西都賓曰啓發篇章校理秘文講論乎六藝稽古於同異揚雄答劉歆書

曰宮闈先代輶軒之使風俗通曰周秦常以八月輶軒使者采異代方言論曰輶軒騁於南荒尚書大傳曰不余茲土不得有軒西征賦曰越裳附令以蘇蜀鳳凰遠則雜傳之韜華素毳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府無虛月韻華素毳白虎也并柯連理也共穗嘉禾也左氏傳者司馬叔侯曰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揚雄交州箴曰航海三萬東奉其琛余切烈燧千城通驛萬里穹居之君內首稟朔并服之酋回面受吏穹居之君匈奴也魏都賦曰稾王朔向書曰島夷卉服劇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同首內嚮漢書曰印筆之君長欲內附而為內臣妾請吏比向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間出班固漢書贊曰群士慕響異人並出尚書曰俊民用章曰漢興詩書往往間出警蹕清夷表裏悅穆仲長子昌言曰數將過之則警蹕肅將從縣中宇張樂岱郊言將從都邑封禪泰山也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也

之樂於洞庭之野增類帝之宮飭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禮記曰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類祭也西都賦曰禮神祇懷百靈司馬相如諫獵曰犯屬車之塵口蹕連胃維月軌青陸漢書曰日月初躔星之紀章昭曰躔處也禮記曰季春之月日在胃王仲宣思征賦曰在建安之二入星步次於箕纖漢書天文志曰月順入軌道可屬帝覽嬉曰立春春分月從東青道柱須左氏傳注曰陸道也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皇天神也祇地神也周禮曰大宗伯掌天神地祇之禮曹植九詠曰皇祇降兮撰舞兩禮記曰春為發生禮記曰台江命寅年落德于衆光人又曰孟春之月命祀南結和令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萌之願加以二王于邁出餞戒告二王已見上文毛詩曰從公于邁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餞儀禮曰小臣戒與鹽者鄭玄曰君以宴樂勞使臣則警戒告語焉有詔掌故爰命司歷主挺書曰宜命掌故左氏傳仲尼曰令火猶西流司曆過也獻洛飲之禮具上巳

之儀洛飲上巳並已見上注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左關巖隥都右梁潮源略亭阜跨芝廛苑太液懷曾山上林賦曰輦道纚屬西都賓曰集禁林而屯聚鄭西蜀文君曰關沫若衆徠原穆天子傳曰天子東升于三道階鄒陽曰陰沒也上林賦曰序牟于千里鼻不拔荐各神賦曰貌駕乎徐皐秣馳平原田漢書有太液池松石峻垝葱翠陰煙游沫之所攢萃翔驟之所往還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徼音叫西都賓曰離宮別觀一十六所周以鈎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周盧千列徼道綺錯旌門洞立延帷接枑周禮曰王之會同為帷宮設旌門楊雄蜀都賦曰延帷揚幕接帳連岡又周禮曰王之會同之舍設枑再重杜子春曰枑行馬也閱水環階引池分席數坐賦曰閱水以成川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昇秘駕胤緹從騎搖玉鑾發流吹言春官聯事以從職蒼靈奉塗以衛行也周禮有春官宗伯又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二曰賓客之聯事蒼靈青帝也尚書

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蒼曰靈府鄭玄曰蒼帝感仰之所續漢書曰緹騎二百人屬執金吾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兮淮南子曰龍舟鷁首浮吹以虞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于行所禮也丹獵訣曰天動地岋淮南子曰職九旋之臯蔡邕獨斷曰天子以天下為家自謂所居為行在所既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旆不行也東都主人曰鳳蓋棽麗楚辭曰日周映車屏而引寶虹旗於王門者莪芬藉觴迄浮毛詩曰其肴維何炰鱉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鄭玄禮記注曰觴酒也妍歌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古妍歌篇曰妍歌屢發妙聲發曲吐令辭凌虛草華舞賦曰妙舞麗於陽阿阮諶三禮圖曰筍虡所以並為龍以銜組曹植九詠曰雲龍兮羽組旄羽兮交橫毛詩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妙聲文絃爭節韓子曰師曠奏清徵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為馳琴賦曰師曠三奏而神物下楚辭曰四上競氣極聲變王逸曰四上謂代奏鄭衛也漢書曰顓頊作六莖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龍文飾轡青翰侍御漢書西域傳贊曰蒲梢龍文魚目之馬也說苑莊辛謂襄城君曰鄂君乘青翰之舟汎新波之中華裔殊至觀聽騖集揚袂風山舉袖陰澤靚莊藻野袪服縟川籍田賦曰居靡都鄙民無華裔蜀都賦曰觀者之所踊躍上林賦曰靚莊刻飾便嬛去言曰雷震于天風萬于山上書曰落服裳臺之下有一旦成市說文曰縟繁彩色也故以殷賑外區煥衍都內者矣西京賦曰郊甸之內鄉邑殷賑張載魏都賦注曰對揚臨王之外區王粲羽獵賦曰叢華雜沓煥衍陸離上膺萬壽下禔百福毛詩曰殺以介福為壽無疆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中外禔福毛詩曰介爾百福而筵禀和閤蘭依總情盤景遽歡洽日斜金駕總駟聖儀載佇悵鈞臺之未臨慨酆宮之不縣左氏傳曰楚子合諸侯於中戍衆言於楚子曰夏啓有鈞臺之享

王有酆宮之朝方且排鳳闕以高遊開爵園而廣宴關中記曰建章圓闕臨北道銅鳳在上故號鳳闕衆中記曰洞簫臺西有爵猩並命在位展詩發志其辭曰展詩考會舞王逸曰展詩猶陳詩也周易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毛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左傳曰其子太叔蔑孟曰范武子之德布如對曰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

蕭子顯齊書曰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禊飲朝臣勅王融為序文藻富麗當代稱之

臣聞出豫為象鈞天之樂張焉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周易豫卦曰先王作樂殷薦上帝史記曰趙簡子病二日而悟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莊子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穆天子傳曰天子命駕八駿之乘遂東南翔行馳千里郭璞曰行如飛翔也是以得一奉宸逍遥襄城之域體元則大帳望姑射之阿然窅眇寂寥其獨適者已老子曰王侯得一而天下正尚書曰欽奉天宸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東人曰體元立制繼天而作論語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莊子曰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孔子曰聖人舉事可施於百姓非獨適一身之行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瑤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亦有饗云固不與萬民共也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啟於此舞九代馬乘兩龍毛詩曰載驂載駟曰昔者夏后啟筮享神於晉之墟作為璿臺於水之陽穆滿八駿已見江賦穆天子傳曰天子升于太山之上以望四野乙如舞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毛詩就營如組兩驂如舞孟子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與羽毛之美久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與不與民同樂也我大齊之握機創歷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太室蕭子顯齊書曰齊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

受宋揮尚書曰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又曰求定乃家
孟子曰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
天子而友匹夫也趙岐曰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
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副宮堯亦就饗舜之所設更
爲賓主尚書大傳曰維十月五祀舜爲賓客禹爲主人
樂正進贊曰尚考太室之義唐爲虞賓鄭玄曰舜旣使
禹攝天下之事於祭祀避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爲亞
獻尚考猶言往時也太室明堂之中央室也義當爲儀
儀儀也謂祭大室之時舜爲舜賓也幽明獻期當風過鄉發昭華之珍旣
從延喜之玉大戴禮曾子天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圓曰明禮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太
公金符瑞圖曰武王伐紂四海神河伯皆曰天伐殷立周肇來受命瑞靈時雨論語讖曰仲尼云吾聞堯率舜
等遊首山觀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尚書中候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尚書大傳曰舜耕禪禹入風循
還又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向書帝驗期曰王母獻白玉玄圭出玄圭曰延喜之玉華宋受天保
生萬國度時以邑靜鹿丘之歎遷鼎息夫坰之慙周書武王曰膺
吉書　六四六　二
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又曰我聞古商先王成湯保生
商人又度邑篇曰維王克殷乃永歎曰嗚呼不淑充天
之對自鹿至于丘中具明不寢六升王出紀曰湯即天子
位遂遷九鼎于亳至大坰而有慙德尚書丘或爲荒
紹清和於帝猷聯顯懿於王表發開其遠祥定爾固
其洪業詩曰以清和之德繼於天之道揚子雲劇秦美新曰縯厚祥之至精於清和之正聲蔡邕月令章句曰
出比關祝帝猷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稱之爲神明主可歸曰成帝德旨喜開
王表者禹毛詩曰書哲維商長發其祥又曰數發爾私又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劇秦美新曰制作六經洪業
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
風昭章雲漢暉麗日月牢籠天地彈壓山川設神理以
景俗敷文化以柔遠澤普汜而無私法含弘而不殺藹了
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賾字宣遠以太子即位墨子曰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三公毛詩序曰下武繼文

也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又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三代
之英丘未之逮而有志焉毛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
譬猶天子爲法度於天下也周易曰聖人與日月合其
明淮南子曰帝者體太一牢籠天地彈壓山川神理猶
神道也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劉義恭曰
從宮集曰昭化景俗宣教於神讓推曰景照也尚書曰
帝乃誕敷文德緯圖曰女陰屆广建文化尚書曰柔遠
能通淮南子曰覆露照道旨池爭私括易曰含弘光
大品物咸亨又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
夫潛夫論曰簡刑薄威不殺不誅此德之上也猶且
具明廢寢昃晷忘餐念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具明
已見上文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皇暇食鄭
析子曰明君之御民若乘奔而無轡履冰而負重也尚
書曰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莊子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
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
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可謂巍巍弗與蕩蕩誰名秉靈圖而非泰
涉孟門其何險論語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又曰大哉堯之爲君蕩蕩乎民無
吉書　六四十　二
能名焉春秋漢含孳曰天子南面乘圖書成公綏大河賦曰
靈圖授錄於羲皇孟子曰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
呂氏春秋曰舜禹猶而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大行不爲險矣儲后睿哲在躬妙善
居質內積和順外發英華茂至德琢磨令範言炳丹青道
潤金璧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胄愛敬盡於一人光耀
究於四海蕭子顯齊書曰世祖立皇太子長懋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尚書曰睿作聖明作哲禮記曰青
明在躬祖子新論曰聖賢之材不世而妙善之技不傳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法言曰吾未見齊藻其德若齊藻
其質者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大傅曰就月將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王之質琢磨以道也法言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
諸曰丹青初則炳如久則渝渝乎哉淮南子曰夫道曜於草木浸乎金石毛詩曰如金如錫如圭如璧漢書成紀曰上嘗召
太子出龍樓門禮記曰文王之爲太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至寢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周禮曰師氏以三德
教國子居虎門之左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周官有虎門之學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

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尚書曰夔典樂教胄子孝經曰
愛敬盡於事親毛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呂氏春秋
曰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若夫族茂麟趾宗固盤
石跨掩昌姬䪨軼炎漢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漢書宋昌曰帝王子弟犬牙相制所
謂盤石之宗春秋錄圖曰倉精萌姬稷之後昌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元宰比肩
於尚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陜流勿翦之愷來仕允克
施之譽莫不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者也元宰冢宰也中鉉司徒也說苑晏子謂楚王曰齊之臨淄比肩繼踵毛詩曰維師尚父周易曰鼎金鉉馬融曰
余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毛詩序曰周南言化自北而南故繫之周公公羊傳曰自陜而
以西召公主之毛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國語曰秦后太子來仕其車千乘韋昭曰王仕於晉也班固漢書
贊曰禹貢曰既黃鬢以德來仕尚書曰君陳克施有政毛詩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又曰朱芾斯皇室家君王本

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百
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毛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尚書曰若稽古帝
堯史記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人樂業左氏傳君子曰一人刑善百姓休和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
則不比禮記諸侯曰某土之守臣某在邊邑曰某屏尸子曰能官者必稱事引鏡皆明目臨
池無洗耳況冥之怨既欽遹軸之疾已消蕭周書史曰公孫逆偽位曰
於蜀蜀人任永乃託目盲及其妻淫泳永深見引鏡照曰盼睛則日明也皇甫謐高士傳曰堯致天下許由由環曰
父聞之以爲汙乃臨水而洗耳漢書曰蜀嚴君平侯巴曰嚴君平常病不事也況冥而死亦絜矣毛詩曰考槃
在陸碩人之軸考槃在阿碩人之邁鄭玄曰邁飢意軸病也謂賢人隱居而寬困病也邁苦和切與廉舉孝
歲時於外府署行議年日夕于中甸漢書曰詔執事與廉舉孝又詔曰有
譏稱明德者讃諸相國府署行議年蘇據曰行狀年紀也尚書曰五百里甸服協律摠章之司

厚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漢書曰李延年爲協律都尉魏志曰
明帝立總章觀楊氏傳曰昌爲光祿大夫公以爲樂所制律呂論校大樂摠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
序曰先王以是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最其上也魏志曰明帝置崇文觀風俗通曰爲善政
文者以光之向禮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建國之學校而合國之子弟焉論語子曰事之以德齊之以禮
挈壺宣夜辯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室周禮
夏官挈壺氏掌縣壺毛詩箋曰天文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曰宣夜鄭玄毛詩箋曰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
祲象察氣之妖祥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禮記曰造受命於君則書於笏晉書
詠曰惟帝以公通據組守趣登東序服彤史記曰文公仍有史以紀事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華嶠後
漢書曰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今故言仙室寮惟斷裳危冠空履之吏
彯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後漢賈琮爲冀州刺史車垂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刺

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震竦漢書曰董賢號初拜爲司馬未出殿
莊子曰天令超海如說苑曰楚人長劍危冠而有莫書曰遷少時帥約行賢名於世衣裳履穿又曰
去病以蹴鞠爲武猛校尉去奇力士或門力能扛鼎華嶠後漢書曰丁零白虎殺羊超距射發擧鼎揭
旗知德者有之曰百人也勤恤民隱糾逖王慝射隼於高墉繳
大風於長隧不仁者遠惟道斯行國語祭公謀父曰恤民隱而除其害左
氏傳曰王謂晉文侯曰以糾逖王慝周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淮南子曰堯之時大風爲害堯命
羿繳大風於青丘之澤許慎曰大風伯也毛詩曰大風有隧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
遠矣禮記曰大道之行也讓莠蕪闊攘爭掩息稀鳴桴於砥路鞠茂
草於圓扉毛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尚書曰無或敓攘說文曰桴鼓柄也漢書曰張敞爲京兆尹
枹鼓稀鳴市無偷盜毛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又曰踧踧周道鞠爲茂草周禮曰以圜土教罷民耆年

闕市井之游稚齒豐車馬之好宮鄰昭泰荒悰永九清渠

史記大史公曰文帝時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未嘗至市井遊戲嬉戲如小兒狀閒居賦曰昆弟班白兒童稚齒杜氏幽求子曰年五歲則有旗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應劭漢官儀曰不制之臣相與比周爲者宮鄰全虎宮鄰全虎者言小人在位比周相進與君爲鄰堅若金讒言人惡若虎毛詩曰僕波淮夷來獻其琛仲長子昌言曰譬譯清夷

侮食來王左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髽[illegible]首貫匈月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

虞書匈奴傳曰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也古本作晦食周書曰東越侮食尚書曰四夷來王揚雄蜀王本紀曰蜀之先名曰蠶叢柏濩魚鳧開明是時人民椎髻左言漢書曰南越王太子嬰齊入侍周書曰離身染齒之國以龍角神龜爲獻爾雅曰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郭璞曰此即半體之人人各有一目一鼻孔一臂一脚亦猶魚鳥之相合兩呂氏春秋曰舜登爲天子大人反踵皆被其澤高誘注南子注曰反踵國名其人南行迹北向也淮南子曰三苗髽首山海經曰有貫胸國其人胸有竅括地圖曰禹干天下會于會稽之野又南經防風之神怒射之有迅雷二神怒以刃自貫其心禹哀之乃拔刃療以不死之草自生是爲貫胸之民胸也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犀地也漢書終軍曰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致之闕下縣蜀父老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

文鉞碧砮之琛奇幹善芳之賦紈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

文鉞未詳一曰鉞當爲越杜篤展武論曰文越水處鄉風仰流徐廣晉紀曰鮮卑以碧石爲寶王沈魏書曰東夷矢用楛青石爲鏃孔安國尚書傳曰砮石中矢鏃也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周書曰成王時貢奇幹善芳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孔晁曰奇幹亦北狄善芳者鳥名不昧不忘也周書曰卜盧以紈牛紈牛小牛也又曰渠搜獻鼩犬鼩犬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又曰白民乘黃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又曰西方正北曰義渠獻茲白茲白者若馬鋸齒食虎豹

盈衍儲邸充仞郊虞甗牖相[illegible]無曠

儲邸猶府藏也郊虞掌山澤之官也尚書曰無曠庶官聘禮曰賈人啓櫝圭奉繅而受寶鄰氏掌四夷之樂禮記曰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尚書大傳曰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

一尉候於西東合車書於南北暢轂埋轔轔之轍綏旌卷悠悠之旆

揚雄解嘲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禮記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毛詩曰文茵暢轂漢書曰埋車輪於洛陽都亭毛詩曰有車轔轔魏都賦曰虹旌攝麾旌旄卷毛詩曰悠悠旆旌

四方無拂五戎不距偃華辭軒銷金罷刃

周書曰四方無拂奄有天下又曰五戎不距加用師旅虞書張良曰昔武王伐紂事已畢假華爲軒陳懋行德揆冶刃鑄鋒偃武行德

天瑞降地符升澤馬來器車出紫脫華朱英秀佞枝植歷草孳

詩緯曰天子和同天瑞降地符升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禮記曰山出器車禮斗威儀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而遠方神獻其朱英紫脫宋均注曰紫脫北方之物上值紫宮九言常生者不死也死則主宮之尚書大傳曰德先地序則朱草生燭曰朱草九曰朱芽田休子曰黃帝時有草生於庭階若佞臣入朝則草指之名曰屈軼是以佞人不敢進也又曰堯爲天子蓂莢生於庭爲帝成歷尚書帝命驗曰舜受命蓂莢孳

雲潤星暉風揚月至江海呈象龜龍載文

亨秀易兼假曰青雲浮而日在西北爲乘學賢良君乘土其政下則鎮星黃而多暉禮含文嘉曰朋友有舊內外有差則箕爲之直月至風揚宋均曰至月行以慶至也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水而王江海著其象龜龍被文而見宋均曰龜龍水物也文青黃白赤黑也具有此色見水故曰被

於方握河沉璧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之遙迹

帝王世紀曰堯與羣臣沈璧於河乃爲握河紀今尚書候是也孝經鉤命決曰封于泰山考績柴燎禪于梁父刻石紀號禮記曰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史記楚子西曰孔子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八九謂七十二君曹植魏德論曰越八九於往素蹤帝帝之靈矩

魏功既成矣世

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歟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老
子曰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曹植魏德論曰帝猷成矣殷陸貞矣可壽大有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孫子兵法
曰人欲之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豫令猶行也譬猶豫古字通周易曰先王作樂崇德于時青鳥
司開條風發歲粤上斯巳惟暮之春左氏傳郯子曰青鳥氏司啟者也易
通卦驗曰立春條風至楚辭曰獻歲發春汨吾南征上巳已見上文毛詩曰嗟嗟保介維暮之春同律
克和樹草自樂禊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
乎時訓行慶動於天矚周禮曰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鄭玄曰同陰律也尚
書曰八音克諧孔安國曰諧和也漢書文帝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禮記傳曰禊者絜也仲
春之時於水上釁絜也論語曰風乎舞雩詠而歸蔡邕月令章句曰秋冬肅急之後故布生施和政令去肅急
禮記曰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載懷平圃乃睠芳林芳林園者

福地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郟郟上均乎姚澤膴膴
尚於周原狹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猶褊山海經曰槐江之山實惟
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十洲記曰芳林園在青溪菰首橋東齊高帝舊宅齊有天子為舊宮宮東築山鑿池號曰
芳林園創甲關山圖曰驪山之西原有阜名曰鳳涼雍州之福地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皐帝王世紀曰
堯生丹陵呂氏春秋曰顓頊生於若水乃登為帝又曰舜陶於河濱釣於雷澤登為天子賢七輔之萬人譽
之陳陳殷殷無不戴悅高誘曰殷盛也呂氏春秋曰舜為天子殷殷殷敢莫不戴悅高誘曰殷殷動而喜悅也
殷殷或為致致故兩引之舞知葉功致社動功帝王世紀曰瞽叟之妻曰握登生舜於姚墟故姓姚氏說求賢
而四嶽薦舜堯乃命于順澤之陽毛詩曰周原膴膴堇荼如飴漢高祖豐人魏大祖譙人求中和而
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檐鹽雲構周禮曰以土圭之法
正日影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景日也緯星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

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曰上入夏雲構離房乍設層樓
間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鏡文虹於綺疏浸
蘭泉於玉砌蜀都賦曰百室離房李尤平樂館銘曰層樓通閣芳闕房爾雅曰山東曰朝陽西
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狀巍峩以嶪岌毛詩曰王在靈沼鄭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傅玄陽春賦曰丹霞搖景
文虹竟天李尤東觀銘曰房闥內布綺疏外陳張衡七辨曰廻疏拂其寥欀泉注其庭劉楨魯都賦曰金陛玉
砌主極之阿幽幽叢薄秩秩斯干曲拂邅廻潺湲徑復楚辭曰叢
薄深林人上慄毛詩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淮南子曰曲拂邅廻以象偶語高誘曰拂戾邅廻水流也楚辭曰
川合徑復流潺湲新萍泛沚華桐發岫雜夭采於柔荑亂嚶聲
於綠羽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桐始華萍始生爾雅曰小洲曰沚山有穴為岫毛詩曰桃之夭夭灼灼
其華又曰手如柔荑又曰鳥鳴嚶嚶又曰綿蠻黃鳥薛君注曰綿蠻文貌禁軒承幸清宮俟

宴緹帷宿置帟幕宵懸如淳漢書注曰省中本為禁中凡乘輿之物通呼曰禁漢書曰
太僕先清宮南都賦曰朱帷連網鄭司農周禮注曰在旁曰帷在上曰帟鄭玄曰帟若幄中坐上承塵也
皆以繒為之既而滅宿澄霞登光辨色式道執殳展軨效駕
徐鑾警節明鍾暢音宿列宿也張平子東京賦曰以須昏明帰朝霞登天光於扶桑
記曰朝辨色始入漢書曰式道左右中候也毛詩曰伯也執殳禮記曰君車已駕則僕展軨效駕鄭玄曰展軨
具視也效駕白已駕也序于晃斗酒斿曰明[illegible]當周歌[illegible]七萃連鑣九斿由齊軌
建旗拂霓揚旌振木周穆王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郭璞曰萃聚也穆傳有七萃大夫張
景陽七命曰駟馬連鑣文穎曰甘泉鹵簿天子出道車五乘斿車九乘蔡邕釋誨曰羣車方奔于險路安能與
之齊軌東京賦曰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列子曰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魚甲煙聚貝胄星
羅重英曲瑵側絞之飾絕景遺風之騎昭灼甄部駉杜眼駿

函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轟轟隱隱紛紛彰彰蓋難得

而稱計孫卿子曰楚鮫革犀兕以爲甲堅如金石毛詩曰公徒三萬貝冑朱綅又曰二矛重英西京賦曰苑逸曲蓋魏書曰上所乘馬名絕景爲矢所中呂氏春秋曰故目青龍之匹遺風之乘孫子兵法曰長陳爲野魏都賦曰冀馬填廄而駕其駿周易曰虎視耽耽南都賦曰馬麗超而龍驤潘岳閒居賦曰礮石雷駭蕭東賦秀才詩曰冥驅電逝說文曰轟轟羣車聲也羽獵賦曰隱隱彰彰狀貌紛紛紛山谷爲之風猋左思吳都賦曰蓋難得而稱計

爾乃迴輿駐罕嶽鎮淵渟毛容有穆賓儀

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

移東觀漢記曰天子行有畢罕孫子兵法曰其鎮如山其渟如淵石崇楚妃歎曰嬙嬙莊王淵渟嶽峙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趙岐曰睟潤澤貌也毛詩曰天子穆穆又曰序賓以賢又曰式序在位又曰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古逸詩云羽觴隨流波楚辭曰蕙肴蒸兮蘭藉子虛賦曰涌泉清池

文四十六

敘水推移藻俏陳階金匏在席咸奏韶舞籥勸豳詩張晏漢書注曰以翠羽爲葆也俏舞行列也毛詩曰執籥承全鼓禮記曰器用陶匏周禮曰凡祭祀大饗書曰執干戚舞雲韶周禮曰籥章掌土鼓豳籥又曰中春擊土鼓歈豳詩以迎暑也召鳴鳳於弇州追伶倫於山海經曰弇州之山五采之鳥

嶰谷發參差於王子傳妙靡於帝江

名曰鳴鳥爰有百樂歌舞之風漢書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嶰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孟康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者楚辭曰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作鳳鳴山海經曰天山有神鳥其狀如黃囊其文丹六足四翼渾沌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正

歌有閼羽觴無筭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信凱

讌之在藻知和樂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

渥儀禮曰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禮記曰有司告以樂闋鄭玄曰闋終也楚辭曰瑤漿蜜勺實羽觴燕禮曰無筭之爵毛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又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又曰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愷毛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桑榆日所入也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

有詔曰今日嘉會咸可賦詩周易曰嘉會足以合禮揚雄蜀都賦曰吉日嘉會凡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王文憲集序一首　任彥昇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蕭子顯齊書曰王儉字仲寶其先

自秦至宋國史家諜詳焉王翦世爲名將東觀以其爲元年注也琅邪王氏錄曰王氏之先出自周王子晉秦有王

內冠冕牛弘晉中興書曰宋書曰王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海

儉祖晉中興書序曰臣因家寵冠冕當世古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左氏

文四十六

傳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莊子曰天道運行而無所積故萬物成故呂虔歸其佩刀郭

璞筮以淮水晉中興書曰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日以刀授覽乃可後必興足稱此刀故以相與郭王氏家譜曰初王導渡江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若離翦之止殺吉

駿之誠感蓋有助焉史記曰王翦者頻陽人也事秦始皇使將兵而攻趙閼與破之後逐拔趙陛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王孔安國尚書傳曰以殺止殺無犯者漢書曰王吉字子陽琅邪人也爲諫大夫子駿亦爲諫大夫遷御史大夫吉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固止令吉還婦駿元帝時爲御史大夫妻死不復娶漢書張晏曰賀之所應有助六祚公之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踐得二之

機周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又子曰知幾其神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而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昧造形而悟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信乃昴宿垂芒德精降祉春秋佐助期曰漢相蕭何昴星精垂芒秀也楚里也異苑曰汝南陳仲弓從諸息姪造潁川荀季和父子于時德星為之聚太史奏五百里內有賢人集焉有一于此蔚為帝師史記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況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論語撰考讖曰顏回有角額似月形淵水也月是水精故名淵摘輔像曰子貢山庭斗繞口謂面有三庭言山在中鼻高有異相也故子貢至孝顏回至仁也望衢罕窺其術觀海莫際其瀾孟子曰觀海有術必觀其瀾瀾道波曰瀾水中大波也宏覽載籍博游才義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七略曰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抱朴子曰鄭君有玉匱記金版經范曄後漢書曰荀爽遺書綱隱於海上又遍虞以著述為事題為新書凡百餘篇司馬遷書曰僕誠著此書藏諸名山沈鬱澹

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揚雄為方言劉歆與雄書曰非子雲澹雅之才沈鬱之思不能成此書莊子公孫龍謂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呂氏春秋曰相劍者曰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為紉也黃白雜則堅且紉良劍也難者曰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紉又柔則錈堅則折劍折且錈焉得為利劍也莫不摠制清衷遞為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言公叡王齊之書無不測在情衷為心之極斯故通人君子或能求而包之故非王公之絕境也然其不可窮而盡者其唯有神用乎言難測也衷中心也虛明亦心也然撿鏡所歸人倫以表雲屋天構匠者何自咸洛不守憲章中輟劉瓛勸進表曰仍承兩朝不守禮記曰中尼憲章文武賀生達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晉中興書曰賀循字彥先博覽羣書尤明三禮為江東儒宗勞拜博士又曰諸葛恢字道明荀闓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

時人為之歌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閑典采補大備茲日劇秦美新曰帝典謨而不神至若齒危髮秀之老含經味道之生鄭玄禮記注曰危高也毖齒危謂高年也髮秀猶秀眉也東觀漢記杜詩謂功曹郭丹曰今功曹稽古含經可謂至德括囊楊雄書曰子雲勸吽直映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敬漢書曰于定國為廷尉乃迎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敬同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習鑿齒晉陽秋曰王夷甫樂廣俱以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之言風流者稱王樂焉可以弘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留心髫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蕭子顯齊書曰王僧虔兄僧綽之子儉又曰世祖即位遷僧虔為侍中特進贈司空侍中和故二簡穆公年始志學家門禮訓皆折衷於公丁公論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羽獵賦序曰不折衷于泉臺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

無待韋弦毛詩曰張仲孝友向中心大傳曰伯禽與康叔朝於成王見周公一見而三笞之康叔有駭色乃出見商子曰吾二子見於周公三見而三笞何也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盍往觀之於是二子如其言而往觀之見橋木高而仰卻見梓木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復見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迎拂其首而勞之曰汝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實對公曰君子哉商子也言王公有孝友之性自天而成豈推見橋梓而知也夷干也禮性也韋皮繩喻緩也弦弓弦喻急也韓子曰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韓子曰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言王公干雅之性無待此韋弦以成也蓋自天性得此中也汝郁之幼挺停至黃琬之早標聰察曾何足尚東觀漢記曰汝郁字叔異陳國人年五歲母被病不能飲食郁常抱持啼泣亦不飲食母憐之強為餐飯欺言已食色不平輒復不食宗親共奇異之因字叔異也傳至謂淳孝之批至也范曄後漢書曰黃琬字子琰少失父母而辯慧祖父瓊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蝕京

師不見而瓊以狀聞梁太后詔問所蝕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出琬年七歲在旁曰何不言日蝕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而深奇之也言此二子淳孝聰察比之王公則二子曾何足尚也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既襲珪組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蕭子顯齊書曰儉數歲襲爵豫寧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江表傳曰[illegible]見孫權涕泣交橫哽咽不能自勝初宋明帝居蕃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詔廢毀舊塋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啟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大宗宋明帝也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儉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事不可以為婦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初拜秘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吳均齊春秋曰宋明帝太始中儉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為秘書郎太子舍人元徽初遷秘書丞沈約宋書曰蒼梧王改年曰元徽吳均齊春秋曰儉超遷秘書丞於是采公曾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蕭子顯齊書曰儉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王隱晉書曰荀勗字公曾領秘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錯亂又得汲冢竹書身自撰次以為中經臧榮緒晉書曰李充字弘度為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為四部甚有條貫秘閣以為永制五經為甲部史記為乙部諸子為丙部詩賦為丁部依劉歆七略更撰七志蕭子顯齊書曰秘書丞上表求校墳籍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獻之漢書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蓋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跡生民屬心矣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沈約宋書曰袁粲字景倩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袁粲與褚左軍所交書曰鄙欲虛詠緣肆脫落儀制其能得者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在是矣吳均齊春秋曰儉精神秀徹褚淵聰異司徒袁粲見之歎曰宰相之門也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之氣矣時粲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春秋漢含孳曰三公象五嶽在天法三能台與[illegible]同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漢書賈誼曰今欲比隆成康之時曰竊以不侔矣又曰將軍衛青位既益尊然汲黯與抗禮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粲荅詩曰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儉遭所生母憂服闋也司徒袁粲也出為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為最蕭子顯齊書曰[illegible]大司農奏課最[illegible]曰[illegible]得第一也還除給事黃門侍郎旬日遷尚書吏部郎參選昔毛玠之公清李重之識會要之者公也魏志曰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少為縣吏以公清稱魏國初建以為尚書僕射復典選舉[illegible]曰王戎為選官李重李毅二人操[illegible]俱綜要職咸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illegible]俄遷侍中以父憂侯始終之職固辭不拜蕭子顯齊書曰升明二年儉遷長史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辭沈約宋書曰王僧綽遷侍中二凶[illegible]具言之劭於宮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啟聞[illegible]太祖中[illegible]贈散騎常侍金紫謚愍侯補太尉右長史蕭子顯齊書曰遷太祖太尉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聖武[illegible]齊高帝也[illegible]伐定功業也尚書曰至于大王肇基王迹寤寐風雲實資人傑毛詩曰寤寐思服毛萇曰服思之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漢書高祖曰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是以褒居膺列宿之表圖緯

著王佐之符（若漢高祖之應五星之運之首亦伏寂居已見上文班固漢書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俄遷左長史齊臺初建（蕭子顯齊書曰進太祖位相國為齊公）以公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禮紊舊宗樂傾恒軌自朝章國紀典彝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太祖受命（太祖謂齊高祖也）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部分司盧欽兼掌譽望所歸允集茲日（應劭漢官儀曰獻帝建始四年始置左右僕射以執金吾營部為左僕射衛尉為右僕射令以營部為營部設也營役壞切部戶合切虞預晉書曰盧欽少好學為尚書僕射領吏部欽清貞選舉稱為廉平）

音二 六四一六 二十五 中所

尋表解選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為侍中尚書令鎮國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尹（本官謂侍中尚書令）六輔殊風五方異俗（漢書曰兒寬遷左內史表奏開六輔渠韋昭注曰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五方已見上文）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揚雄與桓譚書曰望風景附聲訓自紹史記曰淮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故至今謂之夏）故能使解劍拜仇歸田息訟（謝承後漢書曰許荊字子張吳郡人兄子世嘗報讎殺人與讎操兵欲報世荊與相遇乃解劍長跪曰今願身代世死仇讎者曰許掾郡中稱君為賢何敢相侵遂解劍而去漢書曰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春因行縣至高陵人有兄弟相與訟田延壽乃自悔責閉閤不出人乃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乃起聽事）

前郡尹溫太真劉真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王隱晉書曰溫嶠字太真太原人也為郡尹後平蘇峻之亂臧榮緒晉書曰劉惔字真長沛國人也為丹陽尹性重莊老禮記曰鼎有銘銘者論譔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左氏傳臧武仲曰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以示子孫孔欣猛虎行曰飢不食邪為萊佬不自負無終里邪萬乘素尚無終喪若始）臭味風雲千載無爽（言其感應千載不差也左氏傳季武子謂晉范宣子曰今譬於草木寡君之臭味也楚辭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從言物類之相感也王逸曰虎陽物也谷風陽氣也言虎悲嘯而吟則谷風至而應其類也介蟲對物也景雲二差也言神龍將升天則景雲而扶之輔其類也）親加弔祭表能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祀（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時簡穆公薨以撫養之恩特深恒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蕭子顯齊書曰儉父僧綽遇害為叔父僧虔所養）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

文四十六 二十六

人表允資望實（漢書平帝詔曰校學置經師一人任助韓詩孫德公謂郭林宗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安期為東海王記室參軍勅子曰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後以本官領國子祭酒三年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餘悉如故挂服捐駒前良取則臥轍棄子後予胥怨（挂服未詳王隱晉書曰王遜字劭伯為上洛太守遜往在郡有私馬生駒私牛生犢悉留以付郡云是為府所產以還官也三輔決錄曰長安劉氏唯有大孟公試者軍則范曄後漢書曰侯霸字君仲為臨淮太守王莽以霸宰上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朞年百姓乃戒其乳婦棄其孩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也尚書曰湯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言閼解丹陽尹百姓亦如比之）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範師友之義穆若金蘭（蜀志曰諸葛亮與杜微書曰今年始十八天安仁敏愛德下士說苑曰燕昭王問於郭隗）

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宗廟將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實友
化王誠能悦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又領本州
大中正頃之解職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
故本號衛將軍也謙光愈遠大典未申謂辭儀同三司也周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
踰君子之終也六年又申前命儀同三司之命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
違選任尚書令也謝承後漢書曰楊賜表選疲帝制道重違其志也詔加中書監猶參
掌選事長輿追專車之恨公曾甘鳳池之失言昔者任非其人或
專車而獨坐或發於見事今儉有德故專車者追恨失之若甘心臧榮緒晉書曰和嶠為黃門侍郎遷中書
令舊監令共車入朝及嶠為令荀勖為監嶠不諧勖常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
嶠始也晉中興書曰荀勖字公曾從中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云奪我鳳皇池諸人賀我邪夫

奔競之塗有自來矣晉諸公讚曰傅宣定九品未詳劉嘖代之品改官法於是人人生品
求者辯競以難知之性協易失之情桓子新論曰凡人性難拄也難知也故其性異
者宰乃世俗所遠失焉必使無訟事深弘誘論語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公提衡惟允一紀于茲漢書曰衡平也所以平輕重也言選曹以材授官以衡之平物也
故取以喻焉韓子曰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之[illegible]王蒙誄曰提衡方府舉直錯邪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
年曰紀拔奇取異興微繼絕王隱晉書羊祜曰吾不能取異於屠釣拔奇於版築室不
僎知人之難哉興微即興滅也論語子曰興滅國繼絕世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
式興燕丹子曰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而迎家語孔子謂魯哀公曰衛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
赴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哀公悅而敬之王肅曰言其所以□欲以容賢於朝也淮南子曰景風至施爵
擇賢有功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于建康官舍皇

朝軫慟儲鉉傷情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周易曰鼎金鉉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
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酸鼻論衡曰
行路之人皆能論之豈直舂者不相工女寢機而已哉史記趙良謂商鞅曰
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illegible][illegible]聖賢本紀曰子產治鄭二十年卒國人哭於巷婦
人哭方樂故以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道邁舟
航尚書高宗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沒世遺愛古之益友左氏傳曰
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周漢書贊曰劉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興豈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與
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
六十人漢官儀曰班劍者以虎皮飾之謚曰文憲禮也謚法曰忠信接儀曰文博文多
禮曰憲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

造次齊春秋曰儉不好聲色未嘗遊宴衣裘服用自周而已周禮曰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尚書
曰弗役耳目百度惟貞論語子曰吉文少於是室無姬姜門多長者左氏傳君下曰
詩曰雖有姬姜無棄蕉萃漢書曰陳平少時家貧然門外多長者車轍立言必雅未嘗顯
其所長孝經援神契曰若嚴東出言必雅孫貢別傳曰劉曰論衡賁奏是非擇言者而成之終不
頭已之戶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風俗通曰太尉范滂拼於特論謝承後漢書曰
爰勃從容議論吳志曰是儀時時有所建未嘗言人之短弘長風流許與氣類[illegible]
陽秋曰謝安兼拓為司馬不存小察書弘長之風流已見上文謝承後漢書曰桓榮學經長縉士人風
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揣文錄曰王豹出自單門論語曰夫子善誘人勗以
丹霄之價弘以青冥之期鍾會集言得盛曰丹霄之鳳青冥之龍公銓品
人倫各盡其用淮作曰衡毀之銓聲廣雅曰銓所以稱物也居厚者不矜其多

亷薄者不怨其少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厚不處薄窮涯而反盈量知歸莊子市南子曰君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涯而反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思我民譽緝熙帝圖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帝圖已見上文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摯競爽於晉世東觀漢記曰張純以爲章帝詔射聲校尉曹褒案舊儀制漢禮以爲漢制傳作之事有似異端之術上疏曰孔子稱[illegible]以貫亂道之路晉書曰學者習書已久大祖數迁新禮太康初尚書僕射朱整奏付尚書郎摯虞討論之虞表所宜增損曰改正禮儀並茲異者凡十五篇左氏傳晏子曰二惠競爽猶可無以仰摸淵旨取則後昆尚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指寬略理積則神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無是已之心事隔於容諂罕愛憎之情理絕於毀譽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約已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魏文帝典論曰君子謂乎約己弘不[illegible]物[illegible]志元康薦崔林曰體高雅之弘量寬承後漢書郎顗章曰陛下寬不容非攻乎異端歸之正義論語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公生自華宗世務簡隔魏志曹植上疏曰華宗貴族史應與樂廣書曰安徐樂上書言世務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若乃明練庶務鑒達治體[illegible]君深達治體垂化三宰懸然天得不謀成心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不披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皆深文爲吏積習成奸漢書曰張湯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應劭風俗通曰積習而成不敢

獨否蓄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漢書曰今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服虔曰言[illegible]君意也又曰嚴延年爲涿郡大守掾趙繡按高氏郎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焉然乃出其重劾公秉理照物動必研機晉中興書謝尚上疏曰王恭超登清任當盡心秉理周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幾當時嗟服若有神道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豈非希世之儁民瑚璉之宏器汝南先賢傳曰[illegible]時子微高才[illegible]乃歎息曰此希世之儁人也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昉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懷保名節而無大責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盼之榮鄭璞踰於周寶為曹公與孔融書曰一言之譽者計有餘矣莊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彼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所殉一也司馬彪曰東陵陵名今屬濟南也左言曰夫許無仲尼則西山餓夫列子曰吾師老商氏三年之後始得夫子一盼而已戰國策應侯曰鄭人謂玉之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爲璞周人懷璞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而不取高誘曰理治也尚書曰弘璧琬琰在西序孔安國曰皆歷代傳寶士感知己懷此何極[illegible]文曰士死知己懷此無之出入禮闈朝夕舊館十州記曰崇禮闈即尚書上省門崇禮東建禮門即尚書丁舍門外尚書省二門名禮故曰禮闈也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孫卿子孔子謂哀公曰君入廟仰視榱棟俛見几筵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仲長子昌言曰[illegible]其作之士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彫章縟采而已哉[illegible]文曰[illegible]色也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王[illegible]之賦曰於是乎統體而詠之雖楚趙羣才漢魏眾作曾何足云曾何足云其有屈原趙有

荀卿虞則司馬援雖類則陳思王粲昉嘗以筆札見知思以薄技效德（陸機表詣吳王曰臣本以筆札見知淮南子曰齊伐楚市偷進謂楚將子發曰臣有薄技願而行之）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袁宏三國名臣贊序曰風期德音為世作範）為如干秩如干卷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為一家言不列于集集錄如左

文選卷第四十六

文選卷第四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頌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一首

楊子雲趙充國頌一首

史孝山出師頌一首

劉伯倫酒德頌一首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贊

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一首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一首

頌

聖主得賢臣頌一首（善曰漢書曰王襃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詩王襄因奏言襃有軼才上乃徵襃既至詔為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應劭曰不知純綿之麗密也蹟以為純辭）羹藜唅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服虔曰唅音含糗乾食也）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戰國策張儀曰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風賦曰起於窮巷之間列子曰北宮子庭其蓬室若廣廈之蔭廣雅曰茨覆也）無

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杼情素(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公孫鞅事孝公竭知盡能示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服虔曰恭敬也善曰漢書解故胡廣曰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曰公即位)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如淳曰矻矻健作貌苦骨切)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應劭曰傳曰得一寶劍不如一歐冶治即巧冶也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請此二人爲鐵劍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鄭璞三蒼解詁曰淬作刀鋻也淬子妹切鋻工練切說文云鍔刃也晉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砥)

水斷蛟龍陸剸犀革(胡非子曰負長劍赴榛薄析兕豹闘深淵斷蛟龍字林曰剸截也漢書音義曰剸章兗切)忽若篲氾畫塗(如淳曰若以篲掃於氾灑之處也篲音遂塗路也)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目者也黃帝時人離朱是也禮記注曰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技巧者也史記曰蒙恬築長城延袤萬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溷亂也胡困切)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胷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應劭曰馬也有節氣常齧膝而行也張晏曰齧膝乘旦皆良馬名也駕則曰至故以爲名)王良執靶韓哀附輿(張晏曰王良郵無卹也世本云韓哀作御也時已有御此後言之加其情巧也音義或曰靶音霸謂轡也)縱騁馳騖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遺風風之疾者也)周流

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論語曰當暑袗絺綌孔安國曰絺綌葛也)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淒愴(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一侯切)喻受之(應劭曰嘔喻和悅貌)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圉空之隆(韓詩外傳曰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文子曰法寬刑緩囹圄空虛)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人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

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爲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矣論語子曰管仲相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又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賢而逸於治事)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鄭璞三蒼解詁曰悃誠信也苦本切)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尉繚子曰太公望屠牛朝歌文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自鬻甯戚飯牛離此患也(孟子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不然好事者爲之也甯戚飯牛已見鄒陽上書)及其遇明君遭聖主

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奥渫而升本朝離蔬釋蹻而享膏粱眾暑曰奥謂也渫狎也辱汙也如淳曰奥音郁應劭曰離蔬食釋屣木屩廣積案屩以羅為屩也國語榮伯請公族大夫高誘注之性靜正也賈逵曰膏肉之肥者粱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難正也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氣相感故能運風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通卦驗曰立秋蟋蟀鳴月令章句曰蟋蟀蟲名世謂之蜻蛚也毛詩傳曰蜉蝣渠略也又鼎魚陂曰渠略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時出地中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乾卦之辭也龍以喻大人言聖能飛在天

文四十二　四

喻聖人之德賢故天下萬物所利見之王肅曰大人在位之日也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毛詩大雅文王也毛萇曰思皇天也思願也頌大多生賢人於此邦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列布尚書曰敬后惟明明曰則以穆穆在乃位又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晉灼曰遞音迭遞之遞二十四鍾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鍾讀以為楚辭曰欽伯牙之號鍾馬融長笛賦曰號鍾高調號鍾琴名也許伯牙以善鼓琴不說能擊鍾也且漢書多借假或名以遞為號又得便以遞為號耳蓋已擊尸鄉子曰羿為門善服射者也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弧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漢書曰黃帝鼎成龍迎黃帝黃帝上騎小臣持龍髯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龍髯號故名其弓曰烏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春秋保乾圖曰神明之應疾於倍風吹鴻毛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為君之首冀太平而優游今已太平是責塞也今已優游是望得也史記曰周公曰今王已出吾身屬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治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莊子曰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又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卿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詩曰濟濟多士

文四十七　五

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趙充國頌一首

漢書曰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揚子雲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漢書曰先零豪號先零羌別號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書宣紀曰元康元年西羌反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毛詩曰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漢書曰宣帝時擢充國為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漢書曰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毛詩曰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又曰徐方震驚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漢書曰充國至西部都尉府欲以威信招降罕开乃一旋曰因田致殺威德兼行有守矜功謂之弗克漢書

曰酒泉太守辛武賢言充國屯田之便不如擊之論語讖曰重耳反國代德於功請奮其旅于
罕之羌韋昭曰罕羌名也辭林曰在金城虜武賢言但擊罕羌先零自降也天子命我從
之鮮陽雍勤曰宣帝使充國共討罕开於鮮水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漢書曰充
國封營平侯屢奏封章言屯田之便不從武賢之策料敵制勝威謀靡亢制勝已見張景
陽雜詩遂克西戎還師于京漢書曰充國奏言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
百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毛詩曰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毛萇曰鬼方遠方也世本注曰鬼方於漢則先零戎是也尚書曰惟周王四征弗庭昔周之宣有
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詩小雅曰方叔莅止其車三千又大雅曰江漢之滸
王命召虎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毛詩曰赳赳武
夫公侯干城尚書曰武王曰勖哉夫子尚桓桓

出師頌一首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字昭伯女弟爲和熹皇后安帝立騭爲虎賁中
郎將封上蔡侯涼部叛羌搖蕩西州詔騭將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騭西屯漢
陽征西校尉任尚與羌戰大敗之遣中郎將迎拜騭爲大將軍既至大會群臣賜以
束帛乘馬
史孝山范曄後漢書曰王莽末沛
國史岑字孝山以文章顯文章志及集林今書七志並同皆載岑出師頌而流別集
及集林又載岑和熹鄧后頌并序計莽之末以訖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
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云前世史岑之比斯則莽末之史
岑明帝之時已云前世不得爲和熹之頌明矣然蓋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
末字孝山者當和熹之際但書典散亡未詳孝山爵里諸家遂以孝山之文載於子
孝之集非也騭則鄧后之兄元舅則騭也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贊五曜霄映素
靈夜歎皇運來授萬寶增煥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應
劭曰五星所在其下以義取天下也又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拔劍斬蛇蛇分爲兩後人至蛇所有一
嫗夜哭人問嫗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也歷紀十二天命中易
漢書曰漢興元高祖訖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也西零不順東夷遘逆西零即先
零也乃命上將授以雄戟子虛賦曰建干將之雄戟桓桓上將實天所
啓相杞已見上文左氏傳晉侯賜畢萬魏卜偃曰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允文允武明詩悅
禮毛詩曰允文允武昭假烈祖左氏傳曰趙衰曰郤縠說禮樂而敦詩書憲章百揆爲世作
楷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曰納于百揆禮記曰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昔在孟津惟師
尚父尚書曰武王伐紂師渡孟津毛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素旄一麾渾一

區宇鬻子曰武王伐紂乃命太公把旄以麾之對軍反走尚書曰王右秉白旄以麾蒼生更始
朔風變律蒼生猶戰有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朔北力也[illegible]舜彈五絃
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爲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何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故天下
治也夫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故身死國亡薄伐獫狁至于太原毛詩小雅文也
鄭玄曰薄伐言逐出之而已詩人歌之猶歎其艱況我將軍窮域極
邊鼓無停響旗不蹔褰澤霑遐荒功銘鼎鉉禮記曰夫鼎者有銘
銘者論譔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周易曰鼎金鉉我出我師于彼
西疆毛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天子餞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恩
深渭陽毛詩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又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
黃介珪既削列壤酬勳毛詩曰錫爾介珪以作爾寶今我將軍啓土

上郡向書曰建邦啓上也傳子傳孫顯顯令問毛詩曰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又曰令問令望

酒德頌一首　劉伯倫臧榮緒晉書曰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志氣曠放以宇宙爲狹著酒德頌爲建威參軍卒以壽終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老子曰善行無轍迹馬融琴賦曰游閒公子中道失志居無室廬罔所自置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說文曰榼酒器也苦闔切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左氏傳曰伯州犁謂皇頡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縉赤白色紳大帶應劭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壯征賦曰迭而壯征戰國策張儀說魏王曰天下游士莫不瞋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春秋[illegible]口[illegible]亂鋒起君若驚蒙先生於是方捧罌承槽銜杯漱醪劉熙孟子注曰槽者齊俗名之如酒槽也奮髯箕踞枕麴藉糟漢書曰朱博遷琅邪齊部舒緩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爲俗邪又曰附化雖結其倡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孰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莊子曰知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曰何思何慮則知道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毛詩曰君子陶陶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廣雅曰擾擾亂也焉如猶何如也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二豪公子處士也隨己而化類蜾蠃之變螟蛉也法言曰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二三子之化仲尼也李軌曰學者承乾也螟蛉桑蟲也蜾蠃蜂蟲也肖類也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殪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久則化而成蜂蟲矣速哉一三子受學仲尼之化疾也

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陸士衡

相國酇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邑彭越淮南王六黥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綰長沙文王吳芮荊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潁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傅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公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頌曰

芒芒宇宙上墋下黷天以清爲常地以靜爲本今上墋下黷言亂常也墋不清澄之貌也波振四海塵飛五岳波振黷[illegible]切國語觀射父曰民神異業敬而不瀆賈逵曰嬻嫚也九服徘徊三靈改卜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庶人君通三靈之既交錯同端赫矣高祖肇載天祿尚書曰天祿永終沈跡中鄉飛名帝錄中鄉即中陽里也漢書曰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尚書璇璣鈐孔子曰五帝出受錄圖慶

雲應輝皇階授木漢書范增說項羽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春秋孔演圖曰天子皆五帝精以有譜神扶助使開階立遂宋均曰遂道也春秋保乾圖曰黑帝治入百歲運授而授木蒼帝七百二十歲而後火言漢之歷運為周才德所授也龍興泗濱虎嘯豐谷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漢書曰高祖為泗上亭長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漢書曰高祖居沛豐彤雲晝聚素靈夜哭漢書曰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閒呂后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求得季形丹色也素靈夜哭已見上文金精仍顏朱光以渥漢書郊祀志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為端又作畦時櫟白帝少昊金德也朱光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萬邦宅心駿民效足尚書曰宅心知訓又曰俊民用章曹植與陳琳書曰騏驥不常一步顛良御而勸況堂堂蕭公王迹是因蕭何為丞相故曰公論語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綢繆叡后無競維人毛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漢書曰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漢王數失軍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又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拔奇夷難邁德振民漢書曰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軍黥布反上自將擊之使使拜相問何為曰為上在軍拊循勉百姓尚書曰今何為種德周易曰君子以振民育德體國垂制上穆下親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班固蕭何述曰當立宮定制修以蘇重禮則上穆刑約則下親名蓋羣后是謂宗臣班固漢書贊曰蕭何曹參位冠羣后聲施後世為一代之宗臣張晏曰宗臣國所宗也平陽樂道在變則通論語曰貧而樂周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灑爰嘿有此武功楚子曰君子戢武而畜毛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長驅河朔電擊壤東漢書曰秦將王離圍鉅鹿參擊王離軍成陽南大破之又擊三秦軍壤東破之又壤東地名也班固漢書述曰長驅大舉電擊雷震協策淮陰亞迹蕭公漢書曰

反名以假丞相別與韓信東北擊魏將趙大破之又從韓信擊趙大破之又從韓信擊龍且大破之又曰隅者齊秋曰位次蕭何守一曹參次之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漢書張良終論曰文成侯又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永言配命因心則靈毛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窮神觀化望影揣情周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史記太史公曰余以事揣情為畫策見合乎曰則留侯斷鬼無隱謀物無遯形武關是闢鴻門是寧漢書曰漢王與良西入武關良曰臣聞秦將屠者賈豎易動以利令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業之良曰此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擊秦軍大破之又曰項羽欲擊沛公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伯且言沛公不敢背項王項羽執後解周易曰人隨難滎陽即謀下邑隨難滎陽見下文漢書曰漢王上馬至下邑漢王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英布梟將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銷印惎廢推齊勸立漢書項羽急圍漢王滎陽食其曰誠復立六國後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大事去矣且夫楚唯無強六國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又曰韓信使使立為齊王漢王怒張良曰不如因而立之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漢書曰漢王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彭越不至漢王謂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則兩國自敗也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劉賈隨布皆會頃羽聞從至予寶身至予兄弟天下從風漢書曰漢王用良計諸侯皆至史記曰漢部五諸侯兵東伐楚又蘇秦曰從風而動霸楚寔喪皇漢凱入周禮曰師有功則愷樂怡蒼高覽彌翼鳳戢託迹黃老辭世卻粒史記良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導引輕身曲逆宏達好

謀能深西都賦曰大雅宏達論語子曰好謀而成遊精杳漠神迹是尋重玄
匪奥九地匪沉重玄天也鶡冠子曰九地之下重天之巔伐謀先兆擠響乎
音言將伐其謀先其未兆欲壓其響在於爲音然非爲響始響爲音初也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鶡冠
子曰音者所以調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奇謀六奮嘉慮四迴漢書曰陳平凡
六出奇計或頗秘之世莫得聞宋仲子法言注曰張良爲高祖畫策六策平亡奇策四皆權謀引正也然機之
此言有謀仲子之論未許用成而謀或別有所憑也規主於足離項于懷格人乃
謝楚翼寔權漢書曰韓信破齊王使使來言齊王王怒而罵平躡漢王漢王寤乃厚遇齊使
晉灼曰躡謂平躡漢王足也漢書曰丁以爲然但亞父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
定行反間間其君臣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反間行項果疑亞父亞父去發病死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知
吉韓王窘執胡馬洞開漢書曰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陳平曰陛下第出偽遊雲夢

信聞天子以好遊出其勢必郊迎謁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也高帝以爲然出偽遊信果郊迎即執縛之至長安
又曰窘困也漢書曰上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閼氏解圍以得出迎文以謀
哭高以哀漢書曰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又曰高帝崩平馳至宮哭甚哀
妖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孔安國尚書傳曰
妙知方萌崑季咸昭明照兼覆與神合契奮翼雲興騰迹虎噬凌險必夷
摧剛則脆呂氏春秋曰凡兵之用也攻亂則脆聾譁漢濱遂定渭表漢書蕭何
謂高祖曰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漢王乃拜信大將軍信說漢王曰今王舉
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漢王遂聽信計舉兵出陳倉定三秦京索既扼引師北討
漢書曰漢王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楚以故不能西與楚和以信爲
左丞相擊魏濟河夷魏登山滅趙漢書曰信遂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

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信請北舉燕趙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
赤幟從間道登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赤幟後趙空壁爭漢鼓旗奇兵馳
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趙卒見之大驚遂亂走禽趙王歇威亮火列勢踰風孫子
曰兵以詐立以利動合而爲變也故其疾如風侵掠如火則破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此用兵之法也拾代
如遺偃齊猶草漢書曰信進擊代禽夏說閼與李奇曰代相也孟康曰音焉預邑名也漢書曰
信發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遂渡河襲齊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又梅福上書曰高祖取楚如拾遺
論語曰草上之風必偃二州肅清四邦咸舉據禹貢九州之屬趙屬冀州齊代屬青
州四邦謂燕代趙齊也乃眷北燕遂表東海漢書曰信用廣武君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
又曰信定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請自立爲假王漢王乃遣張
良立信爲齊王未東海巴見九錫文克滅龍且爰取其旅漢書曰齊王走高密使使于楚

楚使龍且救齊與信夾濰水陳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軍半度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
果喜曰固知信怯遂進度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太半不得度即急擊殺龍且卒皆降之劉
項懸命人謀是與漢書蒯通說信曰當今之時兩主之命縣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
勝人謀已見上文念功惟德辭通絕楚漢書曰項王使盱眙人武涉往說信信曰足下何
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信辭曰人信親我背之不祥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信自
以功大漢不奪我齊遂不聽尚書曰惟帝念功彭越觀時弢翮迹匿光人具爾
瞻翼爾鷹揚杜預左氏傳注曰韜藏也弢與韜古字通也毛詩曰赫赫師尹人具爾瞻又曰維師尚
父時維鷹揚威凌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漢書曰漢
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大敗楚軍拜越爲魏相國漢敗彭城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
上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項籍死封越爲梁王都定陶禮記孔悝鼎銘曰即宮於宗周烈

列黥布耽耽其䚵漢書曰黥布姓英氏項梁定會稽布以兵屬之周易曰虎視眈眈名
冠強楚鋒猶駭電漢書曰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者以布數以少敗衆覩機蟬蛻
悟主革面漢書曰漢王使隨何說布布問行與何歸漢淮南子曰蟬蛻不食三十日而蛻周易曰小
人革面從君也以搴彼梟風翻為我扇漢書曰上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天命
方輯王在東夏東夏即陽夏也漢書曰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矯矯三雄至于
垓下三雄韓信彭越英布漢書曰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黥布從劉賈皆會圍羽垓下毛詩
曰矯矯虎臣也元凶既夷寵祿來假元凶謂項羽班固漢書敘傳述曰既成寵祿亦羅
匪保大全祚非德孰可左氏傳楚子曰保大定功安國漢書張湯述曰子孫遵業全祚
保國謀之不臧舍福取禍毛詩曰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左氏傳劉子曰能者養之以福不能
者敗以取禍張耳之賢有聲梁魏漢書曰張耳大梁人也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毛
詩曰文王有聲士也罔極自詒伊愧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耳與趙王歇走入
鉅鹿王離圍之餘自度兵少不敢前後耳得出鉅鹿責餘餘怒脫印綬與耳耳佩其印綬後餘以兵襲耳耳敗
走毛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又曰心之憂矣自詒伊戚詒音怡又俯思舊恩仰察五緯
漢書耳曰漢王與我有故而項王強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先至必王耳走漢易乾
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肅脫迹違難披榛來洎改策西秦報辱北
冀漢書曰漢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耳謁漢王又曰漢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泜水上追殺趙王
歇於襄泜音祇國悴葉更輝枯條以肄以樹為喻也漢書曰漢立耳為趙王毛萇詩傳
曰斬而復生曰肄王信韓孽宅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漢書
曰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漢立信為韓王上以信壯武乃更以太原郡為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晉陽毛萇詩
曰我圖爾居盧綰自微婉孌我皇漢書曰高祖與綰壯學書又相愛也班固漢書述哀

紀曰綰綮惟亮天工跨功踰德祚爾輝章漢書曰群臣知上欲王綰皆曰綰可王上
乃立綰為燕王章印章也人之貪禍寧為亂亡漢書曰高祖崩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死
胡中毛詩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鄭玄曰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也吳芮之王祚由
梅鋗功微勢弱世載忠賢漢書曰天下之初叛秦吳芮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
攻南陽遇芮之將梅鋗與偕攻析酈上以鋗有功武關故德芮徙為長沙王高祖之詔御史曰長沙王忠其著
之甲令音義篇呼玄切鋗情切肅肅荊王董我三軍漢書劉賈將萬人騎數百擊
楚孔安國曰董督也我圖四方殷薦其勳漢書曰漢王追項籍至固陵賈使人
間招楚大司馬周殷殷反楚佐賈庸親作勞舊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啓
淮濆漢書曰高祖子弟少昆弟少欲王同姓以鎮天下詔立賈為荊王王淮東毛詩曰鋪敦淮濆安
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
固之漢書曰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嚮坐陵母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
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毛詩曰青青子佩悠悠
我思淑人君子寶邦之基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義
形於色憤發于辭漢書曰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王陵陵曰高皇帝
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公羊傳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王王士
與亡末命是期主亡與亡已見往為范雲亡大宇碑表所絳侯質木多略寡
言漢書曰周勃為人木強敦厚論語曰剛毅木訥公多略曾是忠勇惟帝攸歎漢書
曰呂后問宰相高祖曰安劉氏者必勃也雲龔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豨
奮有燕韓漢書曰陳豨反勃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破綰軍上蘭定上
谷右北平遼西遼東寧亂以武斃呂以權漢書曰高后崩呂產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

平誅諸呂左傳卑梱子謂范宣子曰夫封亂在權滌穢紫宮衛帝太原漢書勃已誅

諸呂遂共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勃曰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大僕公入宮諭少帝出乃奉天子法駕迎

皇帝代邸張武門衛曰關閣門生半宮則實惟太尉劉宗以安漢書曰惠帝以勃為

太尉安劉氏已見上文挾功震主自古所難漢書蒯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身危

勳耀上代身終下蕃漢書上曰丞相朕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乃免丞相就國

陽道迎延帝幽藪漢書曰陳勝起蕭何曹參使樊噲迎高祖立為沛公蕭曹樊噲收沛子弟

召曰張良竄迹幽藪宣力王室匪惟厥武抱干鴻門披闥帝宇聲

顏讀頊揜涓悟王漢書曰項羽在鴻門亞父謀欲殺沛公樊噲事急乃持盾入曰沛公先

入定咸陽以待大王大王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高祖脅廁因招樊噲出

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群臣噲乃排闥直入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

文四十七　一六

憊也高帝笑而起尚書帝曰余欲宣力四山立武王事也漢書贊曰全日以萬物主

忠信自書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漢書曰酈食其

進其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略地未謝王事曰察父酈兄食其子弟以加振威龍蚘

攄武膚城六師寔因克荼禽黥漢書曰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

將軍音義或曰龍脫地名也音漢書曰商又從擊帝兩陳以破布軍又曰布軍與上兵遇蘄西上乃壁

城鄧縣地名也曰猗歟汝陰綽綽有裕毛詩曰猗與那與又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

戎軒肇迹荷策來附漢書曰夏侯嬰沛人為沛公以嬰為太僕常奉車馬煩轡殆

不釋擁樹皇儲時乂平城有謀漢書曰嬰從擊項籍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

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棄之嬰常收載行面擁樹馳嬰從曰今京師明抱小兒為擁樹漢書曰平城之難

冒頓乃開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請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卒以得脫穎陰銳敏屢為軍鋒

奮戈東城禽項定功漢書曰項籍敗垓下去嬰追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斬籍乘

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啓于東漢書曰嬰渡江定吳還定淮北

呂氏春秋曰順風而呼聲不加疾所因便也左氏傳宋向戌曰光啓寡君群臣安矣陽陵之勳元

帥是承漢書曰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承相韓信信武薄伐揚節江陵

奭王殄國俾亂作懲漢書曰靳歙以中涓從王致陽上林別定江陵曰江陵節身得江上浮江

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悠悠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守名都

東窺白馬北距飛狐即倉敖庚據險三塗漢書曰漢王數困滎陽成皋

宇計欲捐成皋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食其曰願足下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

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

在三塗左氏傳注曰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輶軒東踐漢風載

文四十七　一

徂漢書曰王田廣已定唯齊未下上使酈食其說齊王身死于齊

非說之辜漢書曰韓信聞酈食其已說下齊乃襲齊王以食其為賣己乃亨之我

皇念言祚爾孤漢書曰高祖舉功臣封其子疥為高梁侯建信委輅被

褐獻寶漢書曰婁敬脫輓輅衣羊裘見虞將軍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

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

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定都酆鎬

都長安柔遠鎮邇寔敬攸

考抑抑陸生知言之貫毛詩曰抑抑威儀

往制

勁越來訪皇漢漢書曰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

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爾雅曰訪謀也附會平勃夷凶翦亂漢書曰
呂欲危劉氏陳平患之賈說平曰天下安注意於相危注意於將將相和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權太
尉深相結平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太尉勃亦報如之則呂氏謀益壞及誅呂氏賈頗有力焉所謂伊
人邦家之彥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遥又曰彼已之子邦之彥兮班固漢書王遵贊曰遵實赳
赳邦家之彥百王之極舊章靡存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典引曰彝倫斁而舊
章缺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
煥其盈門風睎三代憲流後昆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
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之上曰可其儀就皇帝輦出房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
肅敬高帝曰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劇秦美新曰帝典闕而不補毛詩曰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包咸論語注云
三代夏殷周也尚書曰垂裕後昆無知獻敵獨昭奇迹察倖蕭相睨同
師錫蕭何薦韓信無知薦陳平故曰倖也漢書曰陳平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後上封平平曰非魏無知
臣安得進上乃賞魏無知尚書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紆
漢披楚唯生之績漢書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
下可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往說布布歸漢毛詩曰淮水東注淮禹之錄[illegible]董叟謀我乎
陸三軍縞素天下歸心漢書曰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
項王無道放殺其主三軍之衆為之素服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於是為義帝發
喪兵皆縞素擊楚之殺義帝者論語素王受命讖曰阿受圖天下歸心袁生秀朗沉心蓋
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効遐哉惟惟
何識之妙漢書曰袁生說漢王曰願軍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閒且得休王
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閒羽乃歸漢王在

究果引兵南漢書司馬遷述曰大略孔明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股肱紀信誑項軺軒
是乘梅齊赴節用死軌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漢書曰項羽圍
漢王滎陽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閒出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皆之城東觀
以故漢王得與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論語曰攝齊升堂周苛慷慨心
若懷冰應劭風俗通曰言人壽高如冰之釋刑可以暴志不可凌漢書曰楚圍漢
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楚破滎陽欲令苛為將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王怒烹苛
孰僭沒亮迹雙升謝承後漢書黃蕃向對策曰忠宗陳義重出則雙升帝疇爾庸後
嗣是膺漢書曰苛子成以父死王事封為高景侯又曰襄平侯紀通尚符節張晏曰紀信子也晉灼曰
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曰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軍從定三秦死王事子侯然則通非信子也幾之此言
與晏同誤也天地雖順王心有違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懷親望楚
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媼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漢書
曰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歸太公媼漢書項羽傳曰歸漢王父母妻子漢書音義
曰媼母別名也烏老切楚漢春秋曰上欲封侯公匿不肯復見曰此天下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平國君震
風過物清濁効響文子曰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矣
[illegible]為工師是以離叛者[illegible]從者衆若[illegible]過[illegible]然咸之各[illegible]濁應物也大人于興利在
攸往周易曰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弘海者川崇山惟壤管子曰海不辭水故
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韶護錯音袞龍比象漢書
曰舜作韶湯作護周禮曰王之吉服享先王則袞龍衣也左傳曰臧哀伯曰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明明衆
哲同濟天網毛詩曰明明魯侯崔寔本論曰舉揚天之綱以羅海內之雄翊宣其利
鑒獻其朗廣雅曰鑒照也鑑謂之鏡文武四充漢祚克廣尚書曰光被四表孔

安國曰光充也充益四外也毛詩曰克廣德心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贊

東方朔畫贊一首 并序

夏侯孝若 臧榮緒晉書曰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也美容儀才華富盛早有名譽與潘岳友善時人謂之連璧爲散騎常侍卒此贊爲當時所重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漢書曰朔爲太中大夫又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漢書地理志無厭次縣而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疑此地理誤也魏建安中范曄後漢書曰獻帝改興平三年爲建安元年今云疑誤也分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漢書平原郡有樂陵縣也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家語孔子曰老聃博古知今王肅曰博達古今而好道周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又曰變通者趣時者也以爲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遊以取位王逸楚辭序曰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論語曰直道而事人解嘲曰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家語南宮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乘國漢書贊曰朔正諫似直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班固漢書贊曰朔詼諧逢占其事浮淺字書曰詼啁也口回切孔安國尚書傳曰諧和也史記大史公曰王翦偷合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迹班固漢書贊曰朔穢德似隱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爲邪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鄭玄曰張弛以弓弩喻人也班固漢書東方朔述曰弛張沉浮周易曰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退無常非離羣也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材揚子雲解嘲曰雖其人之贍智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史記曰魯仲連好奇偉俶儻之畫策左氏傳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周易曰觸類而長之論語太宰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周易曰夫爻者何也言乎變者也又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又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左氏傳曰左史倚相趨過曰是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漢書曰陰陽家流者蓋出於羲和之官圖河圖也緯五緯也謝承後漢書曰九明圖緯百家衆流已見任昉策秀才文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莊子曰支離疏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音所漢書曰上嘗使諸數家射覆不能中使朔射之逢中探鳴鳥逆刺也經脈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漢書曰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而用度箴石湯火之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孔安國尚書序曰研精覃思周易曰不習無不利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孔融薦禰衡表曰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瞥聞不忘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凌轢卿相嘲哂豪桀籠罩靡前跆籍貴勢漢書曰張楚並興兵相跆藉蹷竹交切哂音審說文曰哂笑也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十洲記曰鄒方溢乘擲王公孟子曰天下大說而將歸己視之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已孟子曰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莊子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乎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也遊方之內者也司馬彪曰方常也言彼遊心於常教之外也談者又以先生噓吸沖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莊子曰吹呴呼吸吐故納新此導引

之士養形之人也淮南子曰至人倬然蛇遊忽然入冥史記趙高曰聖人龍變而從之列仙傳曰東方朔武帝時為郎宣帝時棄去後見會稽神交造化靈為星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應劭風俗通曰東方朔是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在越為范蠡齊為鴟夷子言其變化無常也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此國謂樂陵也其父為樂陵郡守史傳不載難得而知也僕自京都言歸定省京都洛陽也毛詩曰言告言歸禮記曰凡為人子之禮昏定而晨省覲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楚辭曰馮翼遺像何以識之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遯居貞矯矯輕舉之貌也毛詩曰矯矯武臣周易曰肥遯無不利又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退不終否進亦避榮周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楚辭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涅而無滓既濁能清論語子曰涅而不緇老子曰孰能濁以靜之徐清淮南子曰濁而徐清沖而徐盈無滓伊何高明克柔尚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能清伊何視汙若浮班固東方朔述曰懷肉汙殿弛張沈浮樂在必行處淪罔憂周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跨世凌時遠蹈獨遊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莊子曰孔子見老聃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何規哉孔子曰吾乃於是乎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余口張而不能嗋予有何規於老聃哉染迹朝隱和而不同史記東方朔曰如朔所謂避俗於朝廷間也論語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棲遲下位聊以從容毛詩曰或棲遲偃仰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不可得而治也尚書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我來自東言適茲邑茲邑謂樂陵也毛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爾雅曰適往也敬問墟墳企佇原隰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允企伊佇墟墓徒存精靈永戢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廣雅曰東西牆謂之序榱棟傾落草萊弗除呂氏春秋曰農夫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悠悠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已見上文天秩有禮神監孔明尚書咎繇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毛詩曰祀事孔明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三國名臣序贊一首

袁彥伯檀道鸞晉陽秋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為大司馬府記室參軍稍遷至吏部郎出為東陽郡守卒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漢書成帝詔曰天生衆民不能相治為之立君以統理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為臣以佐之墨子曰古者同天之義是故選擇賢者立為天子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為三公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西京賦曰若歷世而長存又曰繼體承基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孔叢子曾子謂子思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乃時也尚書武王曰稱爾戈比爾干宋均樂動聲儀注曰武象象伐時用干戈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一世間宰匠萬物之形漢書鄒陽上書曰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毛詩曰維清緝熙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尚書咎繇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遭離不同迹有優劣王命論曰遭遇異時揮代不同孝經鉤命決曰俱在陛下優劣殊迹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言君臣之體分既固於冥兆上下之契亦有而不墜風美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

蒼頡篇曰革戒也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
湯武寧舜舉八元八愷用之於堯時也成湯得伊尹武王得呂望而社稷安也三賢進而
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三賢管仲鮑叔牙隰朋也五臣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
空季子中古凌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爲下
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
權謀自顯呂氏春秋曰天道圓地道方聖人之所以立上下主執圓臣處方方圓不易國乃昌
曰上君也下臣也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
蘧甯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論語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
則可卷而懷之又曰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又曰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之接輿以之行
歌魯連以之赴海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史記曰魯連子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

連逃隱於海上衰世之中保持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
昭樂毅古之流也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樂保名節論語比考讖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
劇秦美新曰地合靈契史記曰樂毅賢好兵爲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爲臣燕王以
爲亞卿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者騏驥駕鹽
車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見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己也時值龍顏則當年控
三傑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應劭曰顏額也漢書上曰夫運籌策於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
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
也漢之得材於斯爲盛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
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
人抑亦其次左氏傳子孔謂晉侯曰君務靖亂無勤於行又劉子謂趙孟曰盍遠績禹功而大庇

民論語子曰柳亦可以爲次也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
默不如語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
弘道難遭時難遭時匪難遇君難論語子曰人能弘非道弘人莊子謂
王曰士有道德而衣弊履穿此所謂非遭時者也文子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之因不萬一以不世出
求不萬一此至化也所以千載不一也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
君賈生所以垂泣孟子曰齊人有言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漢書賈誼上
疏曰臣竊惟事勢可爲流涕者二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桓子新論曰夫聖人
乃千載一出然此文云萬歲一期蓋甚言之以避下文世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
也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東觀漢記太史官曰致寵與遭際會順時承風烈爲
著輔忠孝之第千載一遇也傅玄論曰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遇之不

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
常聘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
時也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文子曰必有見之明然後能
獨道而行左氏傳子產曰吾以救世也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
尚書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故委面霸朝豫議世事舉才不以標鑒
故久之而後顯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
明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逼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
之公達慨然志在致命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由斯而談故以大
存名節至如身爲漢隸而迹入魏幕源流趣舍其亦文
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名教

有寄乎言文君殞身既明仁義之道且寄迹於名教之地也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致莊子曰仁義已明而分寸次之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契鷦鷯賦曰生生之理足矣相與弘道豈不遠哉弘道已見上文崔生高朗折而不撓管子曰夫玉溫潤以澤仁也折而不撓勇也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鍾會與吳主書曰執笏之心載在名策左氏傳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禮記曰君之南鄉荅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荅君也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魏書曰羣臣謹奉天子璽將代王遂即天子位則崔子所不與魏武所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孫卿子孔子曰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則載舟亦能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摧於前來哲攘袂

於後仁義已見上文漢書公孫儼曰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乎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者乎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蜀志曰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鄭曰體制風流莫不咀嚼治國以禮民無怨聲論語曰為國以禮孝經援神契曰得萬國之懽心人說喜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蜀志曰廖立為長水校尉誹謗先帝於是廢立為庶人徙文山郡聞諸葛亮卒垂泣曰吾終為左衽矣左氏傳聲子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若嗣子可輔輔之

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又勑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尚書曰成王將崩作顧命班固漢書述曰博陸堂堂受遺武皇春秋元命苞曰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王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吳志曰孫策字伯符江表傳策令曰周公瑾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毛詩曰總角丱兮晚節曜奇則參分於赤壁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周瑜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公軍敗退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吳志曰瑜還江陵於道疾卒時年三十六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吳志曰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耶乃扶權上馬使出巡軍士左氏傳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翼戴天子神情所涉豈徒蹇愕而已哉周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東觀漢記馬援謝上曰臣無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今上書曰鄂直之也然

而杜門不用登壇受譏吳志曰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為燕王昭諫不聽昭忿言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褒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然而登壇即位之時也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論語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況沉迹溝壑遇與不遇者乎漢書高祖功臣頌曰沉迹中鄉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漢書曰揚雄以為遇不遇命也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家語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子夏毛詩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雖大旨同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為世作範不可廢也故復撰序所懷以為之讚云魏志九人蜀

志四人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士元張昭字子布袁煥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肅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黃權字公衡諸葛瑾字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陳羣字長文顧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經字承宗陳泰字玄伯

火德既微運纏大過火德謂漢也班固漢書高紀贊曰旗幟尚赤協于火德周易曰大過大者過也洪飈扇海二溟揚波揚波喻亂也虬虎雖驚風雲未和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潛魚擇淵高鳥候柯周書曰美為士者飛鳥歸之藪於天魚鱉歸之澤於淵左氏傳曰仲尼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赫赫三雄並迴乾軸滿占鼎貫

文四十七　二十八

謚贈陸機詩曰三雄鼎足競收杞梓爭采松竹國語聲子謂子木曰若杞梓皮革楚實晉之韋昭曰杞良才也孫子曰真人在冬則松竹也鳳不及棲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亭菊香草善鳥皆喻賢也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探賾賞要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又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日月在躬隱之彌曜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其者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文明映心鑽之愈妙孫卿子曰君子通則文而明窮則約而詳論語顏淵曰鑽之彌堅滄海橫流玉石同碎孟子曰當堯之時洪水橫流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達人兼善廢已存愛孟子曰古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謀解時紛功濟宇內老子曰解其紛始救生人終明風槩魏志曰太祖進彧為漢侍中守尚書令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咨彧彧以為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君子愛人以德不宜

如此太祖軍至濡須彧疾留壽春魏氏春秋曰太祖饋彧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公達潛朗思同蓍蔡法言曰樗里之智也使知國若蓍吾以疾為蓍蔡也運用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迹遘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魏志曰荀攸與議郎何顒等謀殺卓垂就而覺收顒攸繫獄顒憂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班固漢書述曰子明光光發迹西顯蔡邕楊復碑曰景命不遐遭此顛沛愔愔幕裏算無不經魏志荀攸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左氏傳右尹華曰祈招之愔愔亹亹通韻迹不暫停雖懷尺璧顧哂連城史記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知能拯物愚足全生魏志曰魏國初建攸為尚書令從征孫權薨太祖每稱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知可及愚不可及新序溫嶠子曰古者有愚以全身弟子曰可以全生郎中溫雅器識純素魏志曰魏國初建為尚書令莊子曰聖人貴純

文四十七　二十九

素之道唯神是守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貞而不諒通而能固論語子曰君子貞而不諒恂恂德心汪汪軌度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毛詩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范曄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汪汪若萬頃之陂志成弱冠道敷歲暮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言君之年歲已晚也仁者必勇德亦有言論語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雖遇履虎神氣恬然魏志曰呂布擊袁術於阜陵渙往從之遂復為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佗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周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列子曰至人者神氣不變行不脩飾名迹無愆班固漢書贊曰雋不疑遵立名迹終始可述

操不激切素風愈鮮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踈朗牆
宇高嶷蔡邕度侯碑曰朗鑒出於自然英風發於天學論語子貢曰夫子之牆數仞忠存軌
迹義形風色義形於色已見上文思樹芳蘭剪除荊棘芳蘭以喻君子荊棘
以喻小人人惡其上時不容哲左氏傳曰伯宗之妻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琅琅
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孔融薦禰衡表曰忠果正直志懷霜
雪運極道消碎此明月魏志曰琰為中尉太祖為魏王楊訓發表稱述盛德琰取訓表
草視之與訓書有白琰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於是罰以琰為徒隸使人視之辭色無撓太祖遂賜琰死周易
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景山恢誕韻與道合桓子新論曰老子其心玄遠不與道合
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周易曰形乃謂之器王輔嗣曰成形曰器列子文摯謂龍叔曰吾見
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和而不同通而不雜和而不同已見上文莊子曰純粹而不雜

遇醉忘辭在醒貽荅魏志曰太祖時禁酒而徐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
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太祖甚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脩慎偶
醉言耳竟坐免刑文帝踐阼歷譙相典農中郎將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
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
立後為光祿大夫薨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耻尚書
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民未知德懼若
在己嘉謀肆庭讜言盈耳魏書曰群前後數陳得失群為司空錄尚書事造尚書曰
爾有嘉謀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論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玉生雖麗光不
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言德人喻王猗哉泰初宇量高雅器
範自然標準無假全身由直迹洿必偽處死匪難理存

則易魏志曰□□見□身為大鴻臚數年既太常中書令李豐欲以玄輔政誅大將軍以玄代
之大將軍微聞事丁廷尉玄臨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班固漢書揚雄述曰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史記太
史公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
寄范曄後漢書李雄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荀悅漢紀論曰以六合之大一身之微而匹夫
無所容豈不哀哉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敬授既同情禮兼到孝經
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
漢晉春秋曰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
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出語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尚
書王經以正直不出見陵文王殺之志曰清河王經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裴松之曰經字彥緯
今士宗甚有二字也以因濱書舊京呂篤實不捨不吐論語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玄伯

剛簡大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陛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尊譬如堂
群臣如陛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端委虎
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干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會
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垂涕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
思其次泰曰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不言侍中轉左僕射左氏傳曰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
外見危致命已見上文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堂堂已見上文器同生民獨
稟先覺孟子曰伊尹曰天之生斯人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標牓風流遠
明管樂孫綽子曰聖賢幽其標牓有大力矣管樂已見序也初九龍盤雅志彌確
周易曰初九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方言曰未升天之龍謂之蟠龍
百六道喪干戈迭用漢書曰陽九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

會者也**苟非命世孰掃雰雺**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

名也爾雅曰天氣下地不應曰雺孔安國尚書傳曰雺陰氣也武功切今協韻音夢**宗子思寧**

薄言解控蜀志曰劉璋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後也故曰宗子也解控謂彼有急而控告於己己能解

之也左氏傳王子伯駢曰無所控告杜預曰控引也**釋褐中林鬱為時棟**亮為承相故曰

射揀未從後漢書郭林宗與陳留盛仲明書曰足下諸人為時棟梁**士元弘長雅性內融**

謝承後漢書曰敵遵雅性高厲**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韓曰聖人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周易曰終以知始始以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

生標之振起清風胡廣書曰建洪德流清風**綢繆哲后無妄惟時**毛詩

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綿也周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夙夜匪懈義在緝熙**

毛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緝熙已見上文**三略既陳霸業已基**蜀志曰劉璋既還成

都先主當為璋北征漢中龐統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

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去遣與相聞說此

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

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

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為軍中郎將卒**公琰殖根不忘中正豈**

曰模擬實在雅性亦既羈勤負荷時命推賢恭己久而

可敬蜀志曰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卒司馬遷書曰推賢遜士為務論語子曰君子其行己也恭又曰晏

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衡仲達秉心淵塞**毛詩曰秉心塞淵**媚茲一人**

臨難不惑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疇昔不造假翮鄰國**蜀志先主將東

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戰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

軍督江北軍先主自在江南及吳將陸議乘虛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所領降于魏

拜鎮南將軍**進能徽音退不失德**蜀志曰魏文帝謂權曰君舍逆効順欲追蹤陳韓耶

權對曰臣過受劉氏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先主薨問至

魏群臣咸賀權獨否後為車騎將軍卒**六合紛紜民心將變鳥擇高梧臣**

須顧眄鳥擇木已見上文**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

一面若寔本論曰且觀世人之相論也後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決**桓桓魏武外託霸**

迹志掩衡霍恃戰忘敵衡霍二山在吳之境**卓卓若人曜奇赤壁**

三光參分宇宙暫隔淮南子曰夫道紘宇宙而章三光高誘曰三光日月星也**子布**

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吳志曰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漢末大亂徙

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

昭琬漢晉注曰濡手蹈秦撫翼假起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曰成公子駟曰請息肩于晉**王**

略威夷吳魏同寶[illegible]九有威夷始失其政**遂獻宏謨匡此霸**

道史記商鞅曰吾說孝公以霸道其意欲之**桓王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

惟賢與親吳志曰孫策臨亡命權託昭昭率群僚立而輔之東觀漢記張堪把朱暉臂曰欲以妻子

託生**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寔由老臣**吳志丞昭謂權

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才為世出世亦須才**蘇武答李陵書

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得而能任貴在無猜昂昂子敬拔迹**

草萊荷擔吐奇乃構雲臺吳志曰初肅見權說權曰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

天下之釁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陸機謝平原表曰振影拔迹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淮南子曰雲臺之

高高誘曰高際於雲故曰雲臺**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

毅 都長謂體貌都閒而雅性長厚也謝承後漢書曰朱皓德行純懿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鄭玄曰無犯顏色諫也論語曰事父母幾諫 將命公庭退忘私位 吳志曰建安二十年權遣使蜀通好劉備與弟亮俱公會相見無私面論語曰將命者出毛詩曰公庭萬舞 豈無鶺鴒固慎名器 毛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左氏傳仲尼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伯言蹇蹇以道佐世 蹇蹇已見上文 出能勤功入能獻替 國語史蘇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不可獻能而進賢 謀寧社稷解紛挫銳 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 正以招疑忠而獲戾 吳志曰遜爲丞相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籓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太傅吳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 元歎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玷 毛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東觀漢記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脩訖無毀玷 立上

以恒匡上以漸 吳志曰雍訪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上不用終不宣泄 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清不增潔濁不加染 言得清濁之宜也清濁已見上文 仲翔高亮性不和物 吳志曰翻性不協俗多見謗毀 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 吳志曰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韓子曰龍之爲蟲也擾柔可狎而騎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之則幾矣論語曰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嘆過孫陽放同賈屈 楚辭曰驥躊躇於弊輦兮遇孫陽而得代王逸曰孫陽伯樂姓名也孔叢子子高對魏王曰驥騄同轅伯樂爲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爲之歎 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害之乃毀誼天子亦疏之以誼爲長沙王太傅誼既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誼追傷之因以自諭 臣 詵詵衆賢

千載一遇 毛萇詩傳曰詵詵衆多也陳切千載一遇已見上文 使整轡高衢驤首天路 鸚鵡賦曰慕收整容登樓賦曰假高衢而騁力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奮翼故乘[illegible]詩曰天路隔無期 仰挹玄流俯弘時務 毛萇詩傳曰挹𣂪也 名節殊塗雅致同趣 周易曰殊塗同歸嵇康贈秀才詩曰仰慕同趣 日月麗天瞻之不墜 周易曰日月麗乎天禮記曰夫日月星辰所以瞻仰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呂氏春秋曰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 仁義在躬用之不匱 論語比考讖曰仁義在身行之可強毛詩曰孝子不匱毛萇曰匱竭也 尚想重暉載挹載味 [illegible]詩曰仰[illegible] 後生擊節懦夫增氣 [illegible]王朗與太祖曰承[illegible]之曰[illegible]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

文選卷第四十七

文選卷第四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符命

司馬相如封禪文一首

楊子雲劇秦美新一首

班孟堅典引一首

封禪文一首　司馬長卿 史記曰長卿病甚武帝使所忠往求其書及至長卿已卒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言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張揖曰昊穹春夏天名郭璞爾雅注曰兮發語辭也 歷選列辟以迄於秦。文穎曰辟君也 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漢書音義曰率循也邇近也踵蹤也武迹也逖遠也近者躡其迹遠者聽其風聲 紛綸威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張揖曰紛綸亂貌曰湮沒也勝盡也善 繼韶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文穎曰韶明也夏大也德明大相繼封禪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人也管子曰封太山禪梁父者七十有二家 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應劭曰罔無也若順也淑善也疇誰也服虔曰無有始善而後不昌者又無逆失而能有存之者罔與罔同 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可觀也。漢書音義曰五五帝也三三王也經籍所載善惡可知也 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尚書益稷之文也 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漢書音義曰唐堯之世播殖百穀 公劉發迹於西戎，漢書音義曰公劉后稷曾孫 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文穎曰郅至也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易服色大行之道於是成也如淳曰越於也 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亡聲。鄭氏曰無聲無有異聲也 豈不善始善終哉。漢書音義曰美周家然始相嗣昔一也莊子曰善始善終人猶效之 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言周之先王創制垂業既慎其所由又謹其遺教也 故軌迹夷易，易遵也。夷易皆平也言周之軌迹平易可遵奉也二易並以豉切 湛恩厖鴻，易豐也。湛深也厖鴻皆大也言其恩廣大易可豐厚也湛直斬切厖莫江切 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張揖曰垂懸也統緒也理通也文王重易六爻窮理盡性於此其道和順易續而明孔子撰其象而彖其辭 是以業隆於繈緥，而崇冠於二后。孟康曰繈緥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輔成王以致太平功德冠於文武者遵法易也 故揆厥所元，終都攸卒。張揖曰都於也卒也爾雅曰元始也 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顯號尊名謂封禪也 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曼羨。張揖曰逢遇也喻其盛若原泉之湧出也服虔曰沕潏泉貌廣曰沕沒也亡必切音義或曰曼羨廣散也 旁魄四塞，雲布霧散。孟康曰旁魄布衍也魄音薄 上暢九垓，下泝八埏。孟康曰暢達也垓重也泝流也埏若延地之八際也言其德上達於九重之天下流於地之八際 懷生之類，沾濡浸潤。懷生氣之類皆被恩澤 協氣橫流，武節猋逝。協和氣也橫流多也猋疾也 邇陿遊原，迥闊泳沬。孟康曰邇近也原本也闊遠也沬浮也恩德比之於水近者游其原遠者浮其末 首惡鬱沒，晻昧昭晳。孟康曰始為惡者皆湮滅暗昧者更

狄皆化之也穀梁傳曰諸侯不首惡昆蟲闓澤迴首面內文穎曰闓澤皆樂也韋昭曰面
向也闓音愷懌音驛然後囿騶虞之珍羣言騶虞之羣在於苑囿之中毛萇詩傳曰騶虞
義獸有至信之德則應也徼麋鹿之怪獸漢書音義曰徼遮也麋鹿得其角皆君謂獲白麟
也導一莖六穗於庖鄭玄曰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之米於庖廚以供祭祀犧
雙觡共抵之獸服虔曰犧牲也觡角也抵本也武帝獲白麟角共一本因以為牲也獲周
餘珍放龜于岐文穎曰周放畜餘龜於沼池之中至漢得之於岐山之旁龜能出故納於千歲
不死招翠黃乘龍於沼漢書音義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言見乘黃而招
呼之也禮樂志曰訾黃其何不來下余吾遊往水中出神馬故言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
於閒館文穎曰是時上求神仙之人得上郡之巫長陵女子能與鬼神交接帝病輒愈置於上林苑中
號曰神君有似於古靈圉禮待之於閒館舍中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漢書音義或曰俶儻
卓異也奇偉之物譎詭非常卓然殊異窮極事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
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服虔曰航舟也休美也尚書旋
璣鈐曰武得兵鈐謀東觀白魚入舟俯取魚以燎也微夫此之為符也以登介丘
不亦恧乎服虔曰介大丘也言周以白魚為瑞登泰山封禪不以慙乎小雅曰恧慙也女六切
進讓之道何其爽歟張揖曰進周也讓漢也爽差也言周未可封禪為進漢可封禪
而不為為謙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譓音惠
文穎曰大司馬上公也故先進議諫順也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
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文穎曰不
獨一物造見也言初創也意泰山梁甫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漢書
音義曰意者言太山梁甫設壇場望帝封禪紀號以表榮名也望幸望帝之臨幸也蓋者發語之辭也陛

下謙讓而弗發文穎曰弗發往意挈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應劭
曰挈絕也李奇曰缺闕也韋昭曰三神上帝太山梁父也羣臣恧焉或曰且天為質
闇示珍符固不可辭孟康曰天道質昧以符瑞見意不可辭讓若然辭之是
泰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漢書音義曰泰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父壇場無所庶幾
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
七十二君哉應劭曰屈絕也言古帝王若但作一時之榮畢世而絕者則說無從顯稱於後世也
夫修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為進越也文穎曰越踰也不為苟進
而踰渥也故聖王不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漢書音義曰謁告也款誠
也言不廢修禮地祇告誠天神之義也勒功中嶽以章至尊張揖曰蓋先禮中嶽而幸
泰山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黎元已見上文皇皇哉此
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皇皇美也卒終也貶損也卒或為本
願陛下全之張揖曰願以封禪全其談而後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
使獲燿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漢書音義曰采官也使諸儒記
功著業觀日月末光殊絕之明以展其官職設錯事業也錯千故切猶兼正列其義祓
芾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孟康曰猶臣也春秋者正天時別人事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
正天時別人事敘述大義為一經也將襲舊六為七攄之亡窮服虔曰舊為六經漢
欲七舒孔安國尚書傳曰攄固也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
茂實蜚古飛字也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
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者也於是
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張揖曰沛感動之意也愉以朱切沛或為霈

乃遷思迴慮揔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
符瑞之富漢書音義曰詩歌詩功德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廣博也符瑞
之富請班史之獸以下三章言符應廣大之富饒也遂作頌曰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貌孟子曰天油然作雲甘露時雨
厥壤可遊遊遨也言祥瑞之多故可遊遨也屋滋液滲漉鹿何生不育文穎
曰丁灑也又曰滲下也下街竿昭曰參漉椋木切嘉穀六穗我穡曷蓄李奇曰我之積穡何
箪蓄不穀非惟雨之又潤澤之非惟徧之我氾布護之萬物
熙熙懷而慕思周書王子晉曰萬物熙熙非舜而誰名山顯位望君之來
章昭曰名山泰山也驗位封禪之事也君乎君乎侯不邁哉李奇曰侯何也言君何不
行封禪般般之獸樂我君圃謂騶虞也春秋考異郵曰虎班文者陛陵騶也白質

黑章其儀可嘉毛萇詩傳曰騶虞白虎黑文旼旼穆穆君子之態漢書
音義曰旼旼和也穆穆敬也言有似君子之態也張揖曰旼音旻亡代切蓋聞其聲今
觀其來張揖曰見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言其首何從乃天瑞之應茲
亦於舜虞氏以興文穎曰百獸率舞鳳皇來儀其在虞舜乎濯濯之麟遊彼靈
畤漢書音義曰武帝郊雍獲白麟故言遊靈畤也毛萇詩傳曰濯濯孟冬十月君徂郊
祀馳也我君輿帝用享祉帝天帝也白麟至我君車之前因取祭祭於天天用歆享之荅
以祉二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文穎曰起至德
焉八龍之宛宛也楚辭曰采色炫燿熿炳煇煌正陽顯見覺悟黎
烝文穎曰陽明也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如淳曰書傳揚其此
有黃龍之應於成紀是也故言受命者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漢書音義曰天之所

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孟子萬
章曰舜之有天下也孰與之孟子曰天與之天與之者
諄諄然命之乎百否以行與事示之而已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漢書音義曰寓寄也巒山也言依事
類託寓以諭封禪以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
王之德兢兢翼翼尚書曰兢兢業業毛詩曰小心翼翼翼翼敬也故曰於
興必慮衰安必思危大公陰符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書曰是以湯武至
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假大也言湯武雖居至尊嚴之位而不失肅祗之道舜雖在大典而不忘顧省其所遺失而自省也祭天是不忘也敬者是上帝是祗毛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劇秦美新李善曰揚子論秦之劇新之美矣善非其事比其書然乃作其論
之義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下之號曰新
揚子雲

論罪子雲進不能辭戰丹竄元辭興嫌不能保其安至鄉生全其身而反露才以賊
加封臣言閣情以保神素勞所著為何以加官過矣
諸吏漢書曰左右曹諸吏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皆加官中散大夫臣雄稽首
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
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並媿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
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登庸欽明已見上文作民父母為
天下主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主又曰秀天下者執粹清之道鏡照四海聽
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思歎蜀父老曰參天貳地
神明已見顏延年曲水詩序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也開闢
已見西征賦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

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常有顛眴病賈逵國語注曰眩惑也眴
與眩古字通恐一旦先犬馬塡溝壑先犬馬已見曹子建責躬詩所懷不
章長恨黃泉左氏傳鄭伯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服虔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敢
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
臣之極思也萬分一已見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臣雄稽首再拜以聞
曰權輿天地未祛睢睢許惟盱吁盱言混沌之始天地未開萬物睢盱而不定
也爾雅曰權輿始也睢盱已見景福賦或玄而萌或黃而牙言天地方闢故玄黃異色
而生萌牙也易曰玄黃者天地之雜色也玄黃剖判上下相嘔言天地既闢玄黃分判故
天地上下相與嘔養萬物也易曰天玄而地黃禮記曰昫嫗覆育萬物鄭玄曰以氣曰煦煦與嘔同況俱切
爰初生民帝王始存言初有生民之時帝王之義始存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

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在乎混混茫茫之時舋闓
罔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混混茫天地未分舋闓罔漫不明之貌也言
天地肇開君臣始樹蓋是罕漫而不明察故世莫得而言之也莊子曰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
焉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羲皇罔無也顯明也伏羲爲三皇故曰羲皇中莫
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左氏傳召公曰糾合宗族于成周仲尼不遭
用春秋因斯發司馬遷書曰仲尼厄而作春秋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
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言有斯四德乃爲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獨秦屈起
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史記曰秦自非子爲附庸之邑秦號曰秦嬴因襲文宣
靈之僭迹史記曰秦莊公卒襄公立卒文公立寧公卒宣公立又曰懷公卒懷公太子蚤公立
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孝公惠文君襄王並已見李斯上書史記曰文王卒子莊

襄王立至政破縱擅衡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史記曰莊襄卒子立
之初并天下號始皇帝從衡已見上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商鞅張儀呂不韋李斯皆
秦相馳騖起翦恬賁之用兵史記曰白起攻楚拔郢又曰王翦攻趙拔之翦子賁破
魏齊地又曰蒙恬攻齊大破之剗滅古文刮語燒書史記李斯曰請非博士官所職
天下敢有藏書詩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弛禮崩樂塗民耳目崩樂已見劉歆移太
常博士書六藝曰只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漂滌蕩謂滌之也難
除仲尼之篇籍自勤功業雖古字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
秦紀稽考也紀本紀也言考校而著之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
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
而不臻來儀鳳也肉角麟也說文曰狙犬暫齧人且餘切又曰獷犬不可附也古猛切甘露

嘉醴景耀浸潭之瑞潛嘉醴醴泉也景耀景星有光耀也浸潭滋液潤澤能生萬物
也尚藏也大茀經霣巨狄鬼信之妖發茀彗星也穀梁傳曰星孛入北斗孛之爲言
言猶茀茀也士內切茀步勿切史記始皇本紀曰彗星先見東方北方漢書音義曰經謂星出東入西出西入東
也史記始皇本紀曰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漢書曰秦始皇有大人身長五丈夷狄服出於臨洮鬼信謂告
祖龍死已見西征賦也神歇靈繹海水羣飛繹猶緒也言神靈歇其善緒不福祐之繹
或爲海水喻萬民羣飛言亂二世而亡何其劇與二世胡亥也爲趙高所弒劇甚也言
促其也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尚書曰兢兢業業夫能貞而
明之者窮祥瑞貞正也言既正且明故祥瑞咸格回而昧之者極妖慝
回邪也言既邪且闇故妖慝競生也昧或爲蒙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
壞徹而能全言古帝王之興有憑依瑞應而尚毀缺焉有行壞徹之道而全立者乎言無也故

若古者稱堯舜（尚書曰若稽古帝堯又曰若稽古帝舜）威侮者陪桀紂（桀夏殷紂也尚書曰威侮五行）況盡汎掃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己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況況始皇也私私所為也而能享祐言不能也毛詩曰洒埽庭內毛萇曰洒也洒與汎同所賈切）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漢高祖發迹在於豐沛感秦道自宛葉）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武關已見陸機高祖功臣頌漢書曰沛公謝羽曰與將軍戮力攻秦不自意先入關）劉業蜀漢發迹三秦（漢書曰羽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又曰韓信因陳三秦易并之計漢王聽信策）尅項山東而帝天下（漢書曰昔秦嬰追封門東城漢王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陽）摘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蠲除也漢書沛公召秦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與父老約法三章餘悉除秦法）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歷紀歷數綱紀也）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其秦政制度及項羽爵號雖知違古而猶襲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為襲秦故闕者不補弛者未張也）道極數殫闇忽不還（言天道既極曆數又殫故闇忽而滅不能自還也）逮至大新受命（大新王莽也已見西征賦）上帝還資后土顧懷（言上帝迴還而資助后土顧眷而懷歸言天地福祐之也）玄符靈契黃瑞涌出（玄符天符也靈契地契也黃瑞謂王莽叔黃虞之後黃氣之瑞也漢書王莽曰予前在攝黃氣薰蒸以著黃虞之烈焉涌出而瑞之）滭浡沕潏川流海渟雲動風偃霧集雨散（言眾瑞之多也）誕彌八圻上陳天庭（八圻猶八垠言下終八圻上列天庭）震聲日景（言威聲如雷光景若日也易曰震為雷）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炎光日景也飛響震聲也塞乎天淵言及遠也天淵已見答賓戲）必有不可辭讓云爾（言難辭也）於是乃奉若天命

窮寵極崇（尚書曰明王奉若天命）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分天之符合地之契言應錄而已也）創億兆規萬世（創業經乎億兆規模至於萬世也）奇偉倜儻譎詭天祭地事（言眾瑞所以成瑞者由佹祭天事地）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漢書曰莽遣五威將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登假皇穹鋪衍下土（假至也言眾瑞升至於皇天鋪衍於下土）非新家其疇離之（離應也）卓哉煌煌眞天子之表也（表儀也）若夫白鳩丹烏素魚斷蛇方斯蔑矣（吳錄曰孫策使張紘與袁紹書曰湯有白鳩之祥然古者比事未詳其本尚書帝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為烏其色赤者魚白魚也已見封禪書漢書曰高祖被酒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高祖拔劍斬蛇蛇分為兩道開也）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格至也言莽德盛故受天命甚易令眾瑞咸至甚勤也）昔帝纘皇王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為而治或損益而亡（論語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又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豈知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委亦積也）旁作穆穆明旦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為與（言新室所以旁作穆穆勤勤懇懇者以秦之所為為非故欲勤政也尚書曰旁施於四方旁作穆穆司馬遷書曰勤勤懇懇）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言不勤勤則不能當先王之意不懇懇則覺德不知也尚書曰篤前人成烈毛詩曰有覺德行左氏傳注曰愷和也）是以發秘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言以文雅為囿以禮樂為場圃）胤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胤續也紹繼也）懿律嘉量金科玉條（律六律也嘉量斗斛也金科玉條謂法令也言金玉貴之也）神卦靈兆古文畢發（尚書曰卦龜曰兆神靈尊之也古文先王之典籍也）煥炳照曜靡不宣臻（宣徧

也琫至也

式軨軒旂旗以示之式用也漢書曰莽立大夫車服黻冕各有差軨軒皆車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車不得有飛軨鄭玄曰如今窻車也周禮曰交龍為旂熊虎為旗揚和鸞肄夏以節之大戴禮曰行以和鸞趣中肆夏鄭玄周禮注曰鸞和皆金鈴也漢書音義曰肆夏詩樂也步則歌之以中節施黼黻衮冕以昭之言制服有差亦明尊卑也尚書曰黼黻絺繡又周禮曰公之服自袞冕而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漢書曰莽請考論五經定娶禮親九族液賢以穆之漢書莽詔曰姚媯陳田王氏之同族也尚書曰惇序九族五姓世世復絕有所與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漢書曰莽奏定南郊漢書曰莽奏定群神之壇尚書召誥曰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明堂辟雍壯觀也漢書曰莽奏起明堂辟雍九廟長壽極孝也九廟已見西征賦漢書曰王莽尊宗孝元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篡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制成六經洪業也漢書曰莽奏立樂經益經有五而又立樂故云六經也比懷單于廣德也漢書曰莽重賂匈奴使上書慕從聖制以[illegible]昭大白若復五爵度三壤晉灼漢書注曰若預及之辭漢書曰莽奏曰周爵五等地四等有請受爵者畫五等地四等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經井田漢書曰莽令天下公田口井其男口不盈八而田為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周禮曰九夫為井免人役漢書曰莽令更名天下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之方甫刑漢書曰莽分移律令儀法尚書曰穆王作呂刑孔安國曰後為甫侯匡馬法馬法司馬穰苴之法也謂成出革車一乘數戎備也穰苴已見左太沖詠史詩恢崇祇庸爍德懿和之風周禮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爾雅曰[illegible]友也廣彼搢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搢紳已見封禪書漢書賈山上疏曰古者工誦箴諫瞽誦詩士傳言諫過也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振鷺鴻鸞喻賢人也毛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易曰鴻漸于陸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衍而不韞韣韞韣已見上文指與

韣古字通音讀郁郁乎煥哉論語曰郁郁乎文哉又曰煥乎其有文章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言有聖德信能允塞鬼神之望群公先正罔不夷儀尚書曰群公既皆言命又曰亦惟先正夷儀古有常儀也葢先寇賊罔不振威尚書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史記曰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河圖著命曰握登見大虹意生黃帝漢書曰予惟黃帝虞帝咸有聖真替宋其後肖祚祀於是封姚恂為初睦侯奉黃帝後媯昌為始睦侯奉虞帝後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麟麟光明也麟與燐古字同用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潛甸内匝洽侯衛鷹揭要荒濯沐言風化所被近者遠霖束者猶成故京師沈潛而要荒濯沐也鷹揭已見上文而衍前典巡四民迄四嶽言法衍前典而巡四民至於四嶽也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嶽增封泰山禪梁父斯受命者之典業也典常也言封禪之為王者常業也管子曰昔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有二家漢書音義孟康曰父者泰山下小山也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受命謂高祖也一曰高祖受命而不封禪不受命猶向事乎泰山言假失也史記曰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況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渟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言莽既受命故嶽瀆之神皆設壇場而望來祭也堂盛也晏子景公春秋山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乎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内嚮喁喁如也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立天下不延頸舉踵矣論語曰王受命識曰莫不喁喁延頸歸德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何休公羊傳注惡猶於何也音烏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摛之罔極言宜

命賢智作帝典一篇足𦗦二典而成三典也謂堯典舜典令萬世常戴巍巍㠂復栗
栗巍巍高大也已見上文尚書曰栗栗危懼臭馨香令甘實言明德比於馨香甘實故臭而
含之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易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則百工
伊凝庶績咸喜尚書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又曰庶績其凝喜與古熙字通荷天衢
提地釐孔安國尚書傳曰釐理也上荷天道而下提地理言則而効之斯天下之上則
已庶可試哉

典引一首蔡邕曰典引者篇名也典者常也法也引者伸也長也尚書疏堯之常法謂之堯典漢紹其緒伸而長之也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亦云淫典引

班孟堅 蔡邕注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善曰後漢書曰賈逵字景伯爲侍中七略曰尚書郎中北海展隆然七略之作雖在哀平之際使隆壽或至永平之中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
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耶臣對此贊賈誼過秦
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
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耶將見問意
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
之言揚名後世善曰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孝經曰揚名於後世至以身
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
洿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
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効也至
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

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
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
頓首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
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爲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
雲門者難爲音觀隋和者難爲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
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啓發憤滿覺悟童
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
愚戇頓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易曰太極是生兩儀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有沈而奧有
浮而清烟烟熅熅陰陽和一相扶貌也奧濁也言兩儀始分之時其氣和同沈而濁者爲地浮而清者爲天沈浮交錯庶類混成地體沉而氣昇天道浮而氣降升降交結乃衆類同矣國語曰昊焉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肇命民主五德初始民主有天子牧尚書曰成湯革夏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之德自伏羲已下帝王相代各據其一行始於木終於水則復始也同於草昧易曰天造草昧玄混之中混沌鴻濛踰繩越契寂寥
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言結繩書契已往其道寂寞亡聲莫能以相告故易系不實得綴連也綴知銳切厥有氏號所依爲氏也號功之表也號太昊曰伏羲炎帝曰神農黃帝曰軒轅少昊曰金天顓頊曰高陽帝嚳曰高辛堯曰陶唐舜曰有虞紹天闡繹宗紹天地闡道人事莫
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夐乎其書猶得而修也
亞斯之世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
龍翼翼法也上曰陶唐上能考天之則下能承龍之法也龍法龍圖也而炳諸典謨以冠

德卓絶者莫崇乎陶唐春秋合誠圖曰黄帝傳冠帝位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延歸功元首將授漢劉天有五行之序堯與四目各據其一行而堯爲之王四月已編故歸功元首之子孫而授虞劉也高祖始於沛公起兵入關後爲漢王以即尊位故遂曰虞也春秋左氏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劉累者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成王滅唐宣王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其後士會奔秦而復歸其子留秦者爲劉氏以足明之虞爲堯後尚書曰熙帝之載元首股肱已見上文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國語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宜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易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懸象闇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尚書曰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左氏傳曰季桓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玄聖孔子也莊

子曰夫虛靜恬淡玄聖素王之道也春秋孔演圖曰玄丘制命帝卯行也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喆相助也始受命爲祖繼中爲宗皆不毀廟之稱也言仲尼之作亦顯助祖宗揚明其賢喆之德備哉燦爛眞神明之式也雖皋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褊矣皋陶夔伊尹也阿衡周公旦也密勿已見傳季文不贍劉向傳表是以高光二聖宸居其域二祖高祖光武也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易曰見龍在田或躍在淵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内雲蒸雷動電熛胡縊莽分尚不莅其誅言二祖即位胡亥王莽皆先已誅天之所爲先除也史記曰始皇崩趙高立子胡亥爲太子襲位爲二世皇帝後陳勝等反趙高乃使閻樂誅二世二世自殺漢書曰王莽地皇四年十月漢兵從宣平城門入城中少年朱弟等恐見虜掠私燒其室門呼曰虜王莽何不出來降莽避火之漸臺與兵上臺商人杜吳殺莽軍人裂莽尸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

后正位度宗度居也宗尊也言二主既除亂諸侯推予尊之然後勤順天地恭揖諸侯正位居尊也書曰易曰君子正位凝命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淵穆深美之稱也尚書曰舜讓于德不嗣漢書音義韋昭曰古文台爲嗣靡號師矢敦奮撝之容矢陳也敦勉也毛詩曰矢于牧也善曰古虞取天下無名號師衆陳兵誥誓勸勉東薦靡之容撝與麾同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尚書曰[illegible]天命又曰允恭克讓蓄炎上之烈精謂大漢之德也蓄聚也尚書曰火曰炎上蘊孔佐之弘陳云爾善曰孔佐即孔子也能表制祖宗故曰佐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本事曰誥民事曰誓鋪觀二代洪纖之度洪大也纖細也其賾可探也探賾見文賦並開迹於一匱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言二代周二代初皆微開土之基一匱並受夏殷侯甸之服勤勞治人或爲方伯或爲統牧也論語曰譬如平地雖覆一簣

子新論曰湯武則久居諸侯方伯之位德惠加於百姓紀年曰武乙即位周王季命爲殷牧師也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韋豕韋彭姓之國皆夏諸侯也崇崇侯也四國爲不恪湯文王未之……毛詩曰韋顧既伐又曰既伐于崇作邑於豐尚書曰西伯既戡黎秉黃鉞乃也言因其命賜彤弓黃鉞乃始征伐也至于參二五華夏京遷鎬亳善曰參五謂參五分之也言翦周參五而分華夏之以然後乃始京遷於鎬亳也論語曰參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解嘲曰西分五劃並爲……毛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毛萇曰武王作邑於鎬京尚書湯誥曰王歸自夏至于亳孔安國傳曰湯遷亳遂自北面虎螭其師革滅天邑天邑天子邑也北面臣位也虎螭如虎如螭也史記武王曰勉哉夫子如虎如羆如豺如離應劭曰此音義謂與螭字同尚書曰肆予敢求命于天邑商是故誼士偉而不敢武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歟武周樂也護殷樂也論語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舜禪

而周伐故未盡善也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大武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恥於始伐也豈不然乎左氏傳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 然猶於穆猗那翕純皦繹 周頌曰於穆清廟商頌曰猗與那與孔子曰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 以崇嚴祖考殷薦宗祀配帝 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 對答也毛詩曰對越在天鄭玄曰越於也 舄奕乎千載 言祥光照耀流行千載 豈不克自神明哉 言二代以昌代君尚能作樂配天豈不能自神明其意哉周易曰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也 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 言二代聖明其道大略有常俱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變言無殊功也 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 此則虞本至唐乃伊舜育禹化契成稷皆為之父母陶甄也甄陶已見上文 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 言備也熙因也高祖光武為二祖孝文曰文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孝明曰顯宗二祖重光天下四宗實美相因而起也尚書王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緝熙已見上文 神靈日照光被六幽 六幽謂上下四方也尚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 言遠之區也方鬼方也毛詩曰方行天下至于海表覃及鬼方 匿亡回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頤 方毛萇傳曰匿遠方也 賤而微也 不頤何 言皆俗也 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 言明定天人之道明天地 天之功非堯舜莫能興也尚書曰昭登于上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 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 言古之遺策聖德在下之訓非漢不能弘道毛詩曰明明在下毛萇傳曰文王之德明明在天下謂天之下也 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 言使日月星辰出以其節入以其時明正也之異也言漢之道能經緯天地出入三光也淮南子曰

覆天載地絃宇宙而章三光也 外運渾元內沾豪芒 言漢道外則運行於渾元內則占潤於豪芒言細密被也 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 易曰品物咸亨 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 言漢之德能臣古之列辟其功又為百王之君也 榮鏡宇宙 四表曰宇往古來今曰宙 尊亡與亢乃始虔鞏勞謙 鞏亦勞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 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 至令遷正黜色賓監之事煥揚寓內 漢承秦以十月為年首漢當夏正以十二月為年首高祖又以十月至霸上因而不改至武帝太初始改正朔黃帝尚赤孝文時公孫臣以為漢土德服色尚黃至光武中乃黜為黃後曰承休公周後曰承休公與賓監二代矣於四者宣揚海內制作之事由未章也禮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改正朔易服色 而禮官儒林屯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髣髴 雖云優慎無乃葸與 葸懼也而無乃懼則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謂優游也尚 於是三事嶽牧之寮僉爾而進曰 三事嶽牧已見上 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辯章之化洽 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尚書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辯與平古字通也 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 懷安也保養也尚書曰周公曰懷保小民惠鮮鰥寡靖安也 燔瘞縣沈肅祗羣神之禮備 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 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 觀魏魏闕也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肉角馴毛宗於外囿 家語曰孔子曰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 擾緇文皓質於郊 禮記曰虎騶虞也 升黃輝采鱗於沼 龍見禮記曰

龍在宮沼甘露霄零於豐草德至天則甘露降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烏反哺之鳥至孝之應也楚辭曰鸞鳥軒翥而翔飛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諜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天子囿內也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烏玄秬黃鬯之事耳素雉白雉也已見東都王人朱烏火流爲烏也毛詩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爾雅曰秬黑黍麥也韓詩外傳曰貽我嘉麰薛君曰麰大麥也音莫侯切君臣動色左右相趣濟濟翼翼峨峨如也濟濟翼翼已見上毛詩曰奉璋峨峨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毛詩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尚書曰嚴恭寅畏亦以龍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左氏傳薳啓疆曰屢見寡君寵靈楚國毛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尚書曰垂裕後昆豈其爲身而有顓辭也若然受之亦宜懃恁旅力

文四八

恁思也旅膂也恁如深切以充厥道啓恭館之金縢恭館宗廟金縢之所在御東序之祕寶以流其占東序牆也尚書曰顓頊河圖維書在東序流寶也雛書皆存亡之書示覽之也以賓福信之驗之夫圖書亮章天哲也亮明也章明也言河圖洛書至明至信也明而出天賜之使視而行之孔猷先命聖孚也猷道也言孔子先體定道識至信也行德本正性也體行王往習堯之所屬復今天子復蹈之逢吉丁辰景命也此吉當此時者皇天之大命也順命以創制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因定以和神治定作樂以和人神答三靈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蕃曰三靈天地人也已見陸機高祖功臣頌尚書放勳對曰平制禮樂放唐之文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於心瞻前顧後善曰允信也次止也言此事體大武弘大信能寤寐常止於聖心不可忘也大戴禮曰神明自得聖心備矣川謂前代帝王後謂子孫也豈蕘清廟憚勑天命也

也憚難也勑上也言封禪之事皆述祖宗之德今乃推讓豈輕清廟而難正天命乎善曰毛詩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尚書曰物天之命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伊維也遂古遠古也戾至也言自遂古以來至於此也楚辭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作者七十有四人善曰古封禪者七十二君今又加之二漢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言前封禪之君有天下使之而尚假竹素未有告之以光明之度而遺其篇章令其如台而獨闕也尚書曰夏罪其如台孔安國傳曰台我也是時聖上固以垂精遊神苞舉藝文屢訪羣儒諭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肴覈仁誼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斟酌飲也肴覈食也肉曰肴骨曰覈水深曰淵水本曰源叢木曰林澤無水曰藪言六藝者道德之本而仁義之叢藪也天子與羣儒故老斟酌肴覈而行以天應之至也詩云泂酌彼行潦又曰肴覈惟旅既感羣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

文四八　二

矣讜直言也經常也繇占也王者巡狩預卜五年歲習其祥習則行不則修德而改卜言天下已舉五卜之占而習吉也將絣萬嗣揚洪輝奮景炎揚奮皆振布之意也絣使也絣與拼古字通也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言誰能竟此道惟唐堯與漢漢與唐堯而已

文選卷第四十八

文選卷第四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史論上

班孟堅漢書公孫弘傳贊一首
干令升晉武帝革命論一首
晉紀揔論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公孫弘傳贊一首　班孟堅

贊曰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 李奇漢書注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困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

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 漢書曰公孫弘少時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武帝初即位召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文學對策拜博士上遷丞相又曰卜式以田畜為事式以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上拜為中郎遷御史大夫韋昭漢書注曰遠迹謂羊豕牧在遠方也

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 漢書曰武帝為太子聞枚乘名及即位乘已年老延以安車蒲輪徵乘又曰主父偃齊國臨菑人武帝時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謂曰公安在何相見之晚也

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 漢書曰桑弘羊洛陽賈人子

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 漢書曰衛青其父鄭季與陽信長公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姊子夫入宮幸上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又曰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子也降漢後悔昆邪王殺之將其衆降日磾以父不降沒入官輸黃門養馬馬肥好上拜為馬監

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明已 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間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悲擊牛角而疾歌矣

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洪董仲舒倪寬 漢書曰倪寬治尚書為侍御史上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

篤行則石建石慶 漢書曰石奮長子建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

質直則汲黯卜式 汲黯已見西征賦漢書曰卜式言郡國不便鹽鐵船有算可罷

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 漢書曰韓安國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此皆天下名士鄭當時已見西征賦

定令則趙禹張湯 漢書曰張湯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又曰趙禹斄人至中大夫斄音邰

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 楚辭曰突梯滑稽如脂如韋王逸曰轉隨俗也漢書曰枚皋字少孺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以故得媟黷

應對則嚴助朱買臣 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與朱買臣並在左右

歷數則唐都落下閎 漢書志曰武帝太初歷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益部耆舊傳曰閎字長公巴郡閬中人也明曉天文地理隱於落下武帝時友人同縣譙隆薦閎待詔太史更作大初歷拜侍中辭不受風俗通曰姓有落下漢有落下閎

協律則李延年 漢書曰李延年中山人坐法腐刑善新聲號為協律都尉

運籌則桑弘羊 漢書曰桑弘羊以心計為侍中

奉使則張騫蘇武 張騫蘇武已見西征賦

將帥則衛青霍去病 衛青霍去病已見長楊賦

受遺則霍光金日磾 漢書曰武帝病篤霍光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讓日磾日磾亦曰臣不如光並受遺詔輔少主

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 國語曰祭公謀

父曰時序其德纂脩其緒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六藝六經也漢書武帝詔曰察吏民茂才異等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漢書曰蕭望之脩齊詩事同縣后倉又曰梁丘賀字長公從京房受易賀入說上善之以為郎至少府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至長信少府又曰韋賢修詩傳子玄成至丞相又曰嚴彭祖字次公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為太子太傅又曰穀梁學有尹更始為諫議大夫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漢書曰張安世字少孺宣帝即位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又曰杜延年字幼公為太僕給事中宣帝任信之即奉駕入給事中趙充國于定國已見西征賦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漢書曰黃霸字次公為揚州刺史宣帝以為潁川太守又曰王成為膠東相政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又曰龔遂字少卿宣帝以為勃海太守人皆富實獄訟止息又曰鄭弘字穉卿為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又曰召信臣字翁卿為南陽太守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又曰韓延壽字長公為東郡太守吏民敬畏趨鄉之又曰勸大滅為天下最又曰尹翁歸字子兄拜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又曰嚴延年字次卿為涿郡太守道不拾遺隨張已見西征賦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一首 干令升

何法盛晉書曰干寶字令升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遷散騎常侍卒撰晉紀起以宣帝迄愍五十三年評論切中咸稱善之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尚書曰俟天休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高誘曰代更也謝次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也天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故古之有天下者柏皇栗陸以前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莊子曰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柏皇氏栗陸氏若此之時則至治也淮南子曰天地大矣成而弗有老子曰執大象天下往鴻黃世及以一民也左氏傳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材子杜預曰帝鴻黃帝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謝靈運晉書禪位表曰夫唐虞內禪無兵戈之事故曰文德漢晉外禪有異代之事故曰順名以名而言安得不借稱以為禪邪靈運之言似出於此文既許受故具引之湯武革命應天人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高光爭伐定功業也漢高祖及光武也仲長子昌言曰高光二祖之神武遇際會卬不能得管子曰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而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周易曰隨元亨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尚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孔安國曰將即政故至文祖廟告也魏志曰陳留王咸熙二年十二月禪位于晉左氏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狐突曰時事之徵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晉紀總論一首 干令升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范曄後漢書曰陶謙奏記於朱雋曰將軍既文且武應運而出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干寶晉紀曰魏武帝為丞相命高祖為文學掾每與謀策畫多善遂服輿軫驅馳三世干寶晉紀曰魏文帝即王位為丞相長史明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數不任說尚書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故賢愚咸懷小大

畢力漢記太史官曰明主勞神忠臣畢力尚書穆王曰小大之臣咸懷忠良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魏志曰鄧艾字士林義陽人也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以爲掾遷尚書郎頭世語曰初荊州刺史裴潛以州泰爲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遷語宣王由此爲宣王所知歷兗豫州刺史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淵干寶晉紀曰新城太守孟達反高祖親征之晉其城斬達魏志曰公孫淵爲遼東太守景初元年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自立爲燕王三年遣司馬宣王征淵斬淵傳首洛陽內夷曹爽外襲王陵干寶晉紀曰高祖與曹爽俱受遺輔政爽橫恣日甚高祖乃奏事永寧宮廢爽兄弟以侯歸第有司奏黃門張當辭直爽反狀遂夷三族又曰爲祖東營太尉王陵于壽春初陵以反魏王非明帝親生且不明也其更立楚王彪陵將軍至面縛請罪高祖解縛反服見之逆之宋郡飲藥而死神略獨斷征伐四克揚雄連珠曰聖主獨斷聖王之法也法言曰湯武桓征伐四克維御

群后大權在己春秋孔演圖曰天子執屬諸侯得之大權成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漢書曰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干寶晉紀曰世宗景皇帝高祖嫡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又曰太祖文皇帝母弟也世宗崩遷位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大象已見上文玄豐亂內欽誕寇外干寶晉紀曰中書令李豐推太常夏侯玄謀廢大將軍世宗聞之乃遣王羨迎豐至世宗責之豐知禍及遂肆惡言勇士築殺之皆夷三族又曰揚州刺史文欽自曹爽死後陰懷異志乃矯太后令罪狀世宗世宗自帥中軍討之欽敗得入吳又曰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貳于我太祖親率六軍東征拔之斬誕首夷三族也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左氏傳曰咸黜不端尚書

王曰公劉克篤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干寶晉紀曰景元四年大舉伐蜀太明部分諸軍指授方略使征西將軍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使鎮西將軍鍾會自駱谷襲漢中漢書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尚書曰及庸蜀人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吳志賀邵曰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張瑩漢南記曰蜀有陽平江關白水關此爲三關干寶晉紀曰鄧艾進軍城北蜀主劉禪面縛與櫬詣壘門范曄後漢書閻忠說車騎將軍皇甫嵩曰旬月之閒神兵電掃天符人事於是信矣東觀漢記耿純說上曰天時人事已可知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干寶晉紀曰天子命太祖爲晉公九錫之禮又進公爵爲王左氏傳子魚曰備物典策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世祖武帝也尚書洪範曰建用皇極宋衷曰建立也皇極大中也正位居體重言慎法周易曰君子正位居體也法言曰重言重

行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周易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毛詩序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和而不弛寬而能斷論語曰君子和而不同韋昭國語注曰弛廢也尚書曰負否事斷然決也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周易曰悅以先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悅之大民勸矣哉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毛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從善爲衆干寶晉紀曰征南大將軍羊祜來朝上疏云以國家之盛強臨吳之危弊軍不踰時可以畢上納之而未宣左氏傳樂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從之不亦可乎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群議而杖王杜之決干寶晉紀曰咸寧五年龍驤將軍王濬上疏曰吳王荒淫且觀時運宜征伐上許之賈充荀勖等陳諫以爲不可張華固勸之杜預亦上疏上先納羊祜之深重以濬預之決乃發詔諸方大舉汎舟三峽介馬桂

陽左氏傳晉飢秦輸之粟命之曰汎舟之役劉淵林蜀都賦注曰三峽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民謂之峽
左氏傳曰晉郤克與齊侯戰于鞍齊侯不介馬而馳之漢書曰有桂陽郡高帝置之侯役不二時
江湘來同于寶晉紀曰戊寅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
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譟入于石頭吳主孫晧面縛輿櫬降于濬毛詩曰淮夷來同也夷吳蜀之
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漢書
曰賈捐之曰堯舜之盛也地方不過數千里論語比考讖曰正朔所加莫不歸義甘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
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禮記子曰今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
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東觀漢記曰建武十七年商賈重寶
單車露宿牛馬放牧道無拾遺淮南子曰昔容成之時置餘糧於畝首蔡邕胡廣碑曰餘糧棲平畝毛詩曰
召伯所茇毛萇曰茇草舍也禮記曰外戶不閉謂之大同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之者
取資於道路禮記孔子曰昔者大道之行也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故于時有
天下無窮人之諺莊子孔子曰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
知失也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代
之一時矣東觀漢記詔曰吏安其職民樂其業孝經援神契曰天下歸往人人樂生論語曰百世可
知言遠也喻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漢書霍禹曰將軍墳墓未乾斯楊駿被誅
母后廢黜于寶晉紀曰永平元年誅太傅楊駿遷太后楊氏于永寧宮策廢爲庶人居於金墉城
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于寶晉紀曰太
子太傅孟觀知中宮旨因譖二公欲行廢立之事楚王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張華以二公既亡楚必
專權使董猛言於后遣謁者李雲宣詔免瑋付廷尉瑋以矯詔伏誅宗子無維城之助而
閼伯實沈之郤歲構毛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

閼伯季曰實沈居曠林不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討閼伯實沈則參商也師尹無具瞻之貴
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至乃易天子以
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藏榮緒晉書曰惠帝永寧二年禪位于趙王倫倫以兵留
守衛上號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宮中書令繆播云太史案星變事當有免官天子民不見德
唯亂是聞左氏傳卜偃曰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爲伊周夕爲桀跖莊子曰跖
不及二王天下大駭矣下有盜跖上有曾史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於
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范曄後漢
書曰李寶勸劉嘉且觀成敗光武聞之告鄧禹曰當是長安輕薄兒賊之耳左氏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
紇干國之紀呂氏春秋曰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歸之若蛾之赴明火也內外混清庶
官失才毛詩箋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尚書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名實反錯
天綱解紐管子曰循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爲情國政迭移於亂人禁
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漢書
十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左氏傳曰晉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仆李
辰石冰傾之於荊揚于寶晉紀曰蜀賊李流攻益州發武勇以西赴益州兵不樂西征
李辰以妖言惑百姓以山都民丘沈爲主石冰之衆水略揚州揚州刺史陳徽降劉淵王彌撓
之於青冀于寶晉紀曰劉淵壁離石遂渠劉淵在西河鄴石攻破諸郡縣自稱王又曰王彌攻東莞
東安郡復攻青州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
山陵無所于寶晉紀曰賊劉曜入京都百官失守天子蒙塵於平陽又愍紀曰劉曜寇長安劉粲
逼於城下天子蒙塵於平陽矣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
苟且之政多也管子曰不供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云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

叢四曰耳漢書王嘉上疏曰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左氏傳曰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干寶晉武紀曰太康八年詔淵領北部都尉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曾子曰烏合之衆初雖相歡後必相咋脫耒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賈誼過秦論曰斬木為兵揭竿為旗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群羊舉二都如拾遺孔安國尚書傳曰擾亂也淮南子曰兵俗者乘勢以為資清淨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群羊此所以言兵者也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舉秦如

鴻毛取楚如拾遺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干寶晉紀曰劉曜入京都殺大將軍吳王晏光祿大夫竟陵王楙其餘官僚僵尸塗地百不遺一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孫盛晉陽秋曰劉曜入于京都六宮幽辱征西將軍南陽王模出降以模妃劉氏賜胡張平為妻夫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文子老子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漢名臣奏陳風對問曰民如六畜在牧養者耳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周易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六韜曰利害相臻猶循環之無端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周禮曰以防止水鄭玄曰偃豬畜流水之陂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禮記曰聖王之制祭祀也能禦

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而不謂浚己以生也左氏傳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杜預曰浚取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毛詩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孫卿子曰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國家者士人之居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毛詩序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左氏傳叔向詒子產書曰嚴斷刑罰以威其淫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諭之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後漢書曰朱儁宣國威靈審示禍福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左氏傳叔向曰猶求聖哲之主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禮記曰樂行而人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鶡冠

子所謂人者惡死樂生悅其教而安其俗孟子曰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之猶解倒懸也老子曰安其居樂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趙岐孟子章句曰治身勤禮君子所能家語曰子路治蒲孔子曰此其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胸懷邪僻已見上注禮記曰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又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陳勝吳廣奮臂大呼天下嚮應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文子曰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厚則上安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左氏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毛詩曰雖無老成人

（尚有典刑）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毛詩序曰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毛詩周頌文也鄭玄曰周公思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又播殖百穀蒸民乃粒天下無不於女得其中者言反其性）又曰實穎實栗即有邰（胎）家室（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穎垂穎也鄭玄曰栗成熟也后稷教世種黍稷堯改封於邰就其家室無變更也）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餱糧于橐（託）于囊（毛詩大雅文毛萇曰小曰橐大曰囊鄭玄曰為狄人所迫遂不忍鬭其民裹糧食囊之中棄其餘而去）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巘小山別於大山者也鄭玄曰由原而升巘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民居）以至于太王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居（莊子曰太王亶父居豳狄人攻之太王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因杖策而去）故其詩曰來朝走馬帥西水滸至于岐下（毛詩大雅文鄭玄曰來朝走馬言其避惡早且疾也循西水涯漆沮側也謂亶父避狄循漆沮之水而至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毛萇詩傳曰古公亶父居豳狄人侵之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養人者而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新序曰太王亶父止於岐下百姓扶老攜幼隨而歸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慰安也人心定乃安隱其居乃左右而疏之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鄭玄曰時耕曰宣）以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毛詩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毛萇曰心能制義曰度貊靜也鄭玄曰德政應和曰貊）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毛詩大雅文也左傳曰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毛萇曰光大也鄭玄曰載始也始使之顯著也）至于文王備修舊德而惟新其命（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鄭玄曰大王聿於周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毛詩大雅文也鄭玄曰小心翼翼恭順之貌也昭明也聿述也懷思也謂能明事上天又能述思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者也（毛詩行葦序文）而其妃后躬行四教（禮記曰古者婦人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玄曰法度莫大於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毛詩葛覃序也詩曰葛之覃兮毛萇曰葛所以為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也）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毛詩大雅文毛萇曰刑法也鄭玄曰刑正也文王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族又能為政治於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絜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鄭玄曰女雖出游漢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絜使之然也毛詩曰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鄭玄曰方言賢）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毛詩六月序也鄭玄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於是天下三

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不期同時一朝會於武王郊祀下者八百諸侯史記曰武王至於盂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天命未至也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琴操曰崇侯譖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尚書武王曰獨夫受洪惟作威孔安國尚書傳曰湯武順天應人逆取順守左氏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毛詩七月序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國語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鬭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自后稷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韋昭曰基始也靜安也自后稷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脩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五王謂后稷不窋鞠陶公劉慶節皇僕差弗毀隃公非高圉亞圉公組太王王季文王也十八者加武王成王康王并上十五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緜也潘元茂九錫文曰經緯禮律王肅家語注曰經緯猶織以成之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文質已見上文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安民已見上文尚書有立政篇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昔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禮記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左氏傳司馬侯曰或乃多難尸子曰

便事以立官也以固其國不及脩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遷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魏志曰齊王芳字蘭卿明帝崩即皇帝位大將軍司馬景王廢帝以太后令遣芳歸藩于齊尚書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也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士彦齊王廢即皇帝位魏氏春秋曰帝自出討文王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入帝師潰騎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于師尚書曰惟予沖人弗及知又周公曰朕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參分八百之會也二祖景文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景福殿賦曰武創元基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尚書曰昔君文武則有不二心之臣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干寶晉紀劉弘教曰太康以來天下共尚無爲貴談莊老少有說事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王隱晉書曰王衍不右經史唯以莊老虛談惑衆劉謙晉紀應詹表曰元康以來以儒術清儉爲鄙俗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劉謙晉紀應詹表曰以宏放爲夷達王隱晉書曰貴遊子弟多祖述於阮籍同禽獸爲通又傅玄上疏曰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也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毛詩箋曰祿仕者苟得祿而已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劉謙晉紀應詹表曰元康以來望白署空顯以台衡之量尋文謹案目以蘭薑之器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干寶晉紀云一君上之虛談也蕭杌未詳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干寶晉紀曰劉頌在朝忠正書經政事武帝重之動以古道匡心陳奏多所施行又曰尚書郭啓出赴妹葬疾病不辭左丞傅咸糾之尚書考過王隱晉書傅玄曰論經禮者謂之俗生說法理者名爲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

重海内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尚書
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皇暇食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蓋共嗤點
以爲灰塵而相詬火候反病矣鄭玄毛詩箋曰言人胥罔無推詬病也說文曰詬
恥也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
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謝承後漢書呂強上疏曰竊寵所愛私擇所幸不復爲官
擇人反爲人擇官也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毛詩曰秉國之鈞四
方是維桓寬鹽鐵論曰車丞相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
失十恒八九漢書解故曰機事所揔號令收發胡廣曰機密之事而世族貴戚之
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崇讓論曰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之悠悠
風塵皆奔競之士孔安國論語注曰悠悠周流之貌風塵以喻汙辱也晉諸公贊曰人人望
品求者奔競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孫卿子曰天子千官諸侯百官史記曰司馬季
主曰試官不讓賢子眞著崇讓而莫之省干寶晉紀曰時禮讓未興賢者壅滯少府
劉寔著崇讓論孫盛晉陽秋曰劉寔字子眞平原人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王隱晉書
曰劉頌字子雅轉吏部尚書爲九班之制裝領有所駁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孫盛
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傅咸勁直正厲果於從政先後彈奏百寮王戎多不見從其婦女莊櫛織
紝女金反皆取成於婢僕禮記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紝見下
句未嘗知女工絲枲胥里反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禮記曰女
子十年不出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毛詩曰乃生女子無非無儀酒食是議先時
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逆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
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爾雅曰婦

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禮記曰婦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又曰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公
羊傳曰娶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禮記曰婚禮者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世也尚書說命
曰續子學祀非罪弗紛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
闕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四教已見上文列女
傳宋鮑女宗曰貞順婦人之至行也毛詩序曰后妃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禮法刑政於此
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呂氏
春秋曰若積大水而失其隄防矣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
必先顛其此之謂乎左氏傳季仲孫湫對侯曰臣聞國之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
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干寶晉紀曰阮籍宏逸曠達居
喪不帥常檢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干寶晉紀曰賈充宴
衆官庾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後世俗言純乃祖爲五伯又
充之先爲市魁故以魁答考平吳之功知將帥之不讓干寶晉紀曰王渾愧父遣
江而王濬先之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上書列傳曰濬直醜正實繁有徒巧構南箕成此貝錦思郭
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干寶晉紀御史大夫郭欽上書曰戎狄強獷歷古爲患今
西北郡皆與戎居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至孟津及平吳之盛出北地西河安定
復上郡實馮翊平陽上帝弗聽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干寶晉紀
傅玄上書曰昔魏氏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又上顧謂劉毅曰朕
方漢何王對曰桓靈帝曰吾雖不及古賢猶克己爲治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於官陛下賣
官錢入私門以此言殆不若也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觀寵賂之彰
干寶晉紀司隸校尉傅咸上書曰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又曰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作錢神論左氏傳曰國

部大鼎于宋臧哀伯諫曰官之失德寵賂彰也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

守文之主治之史記賈誼過秦篇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語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何晏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公羊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何休曰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度也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左氏傳曰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又曰季札來聘請觀樂使工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左氏傳曰笵燮反自鄢陵之役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天益其疾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笵氏之福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可爲痛哭者一也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惠帝已見西征賦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

干寶晉紀曰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爲太子取后在宮不悉避而甚妬忌有孕者輒殺子或以手戟擲之子隨刃墮又曰韓壽妻賈午寔始助亂懷帝承亂之後得位羈於彊臣干寶晉懷紀曰太傅東海王越總兵輔政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干寶晉紀曰洛京傾覆建秦王業避難密南趣許潁豫州刺史閻鼎以天下無主有輔立之計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徐廣晉紀曰太康五年八月嘉禾生南昌九月懷帝生毛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載猶生也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干寶晉紀曰初望氣者言豫章廣陵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毛詩曰閔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史記太史公曰遷興遂廢能者用事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遹立爲皇太子賈后無子疏害滅

甚廢太子爲庶人遷太子于許昌宮之方論爲詔使小門孫慮害太子隨王而酖下殺賈后帝之后爲詔慮皇太子又曰武皇帝男允字欽度封淮南王領中護軍系孝既害石崇等以罷允允進爵相國趙王倫閉門允兵四勝陷破熱曰前倫息度爲云有詔王助拜淮南王王下車受詔遂害允又曰領守章封成都王拜越邑王騎校尉趙王倫篡位領詩舉義兵迎天子倫死後廢太孚爲立領爲皇帝張方發顏對畫田殺之於鄴又曰字士度封長沙王拜步兵校尉王冏攻冏父□至上前又比在右斬之河間王顒敘甕太子成東海王越欲先誅又出征之徵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其朋黨愍帝蓋秦王之子也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

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徵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其朋黨

干寶晉紀曰關中建秦王業爲皇太子孝王之子出爲秦獻王後皇帝崩太子即位于長安崩諡曰愍皇帝而西以南陽王爲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爲左丞相干寶晉紀愍帝詔琅邪王叡曰今以王爲侍中左丞相督陝東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督陝右諸軍事南陽王保字景度太尉模世子以南陽王爲秦王也上諱業故改鄴爲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已見上文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毛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淮南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晉中興書曰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琅邪王伷之子也國語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

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范蔚宗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

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禮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鄭玄曰帝嚳立四妃以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次妃也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立二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為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也女史彤管記功書過毛詩曰靜女其孌貽我彤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之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列女傳曰齊孝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孝公遊於琅邪華姬從後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載姬以歸姬曰妾聞妃后踰閾必乘安車輜軿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今立車無軿非敢受命也曹大家曰玉環珮玉有環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緒文帝與論曰欲納二女充備六宮佐宣陰教率脩古義又禮記有內則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者也毛詩序曰王姬雖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又曰后妃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列女傳曰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周之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厚身節曰其夫人晏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誨之列女傳曰姜后者齊侯之女宣王之后也宣王嘗早臥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

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史記曰平王東徙雒邑周室衰微諸侯以強并弱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左氏傳曰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也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貂因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晉獻升戎女為元妃左氏傳曰初晉侯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自縊而死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遘屯五子謂武孟等冢嗣謂太子也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毛詩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鄭玄曰今衣黑而黃裳喻亂嫡妾之禮也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并其六國故內職皆備置之而爵列八品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長使少使之號焉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孔安國尚書傳曰釐理也力之切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無辨漢書曰高祖得戚姬愛幸常從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大戴禮曰古者大臣坐汙穢淫亂男女之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漢書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桓子新論曰文帝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鄭玄周禮注曰衽席單席然而選納尚簡飾玩華少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因秦之稱號至武帝制婕妤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

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
武中興斵雕為朴 漢書功臣表曰漢興破觚為圜斵雕為朴 六宮稱號惟皇
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
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
筭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
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
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
應劭風俗通曰采女案采者擇也以歲八月雒陽民中大夫與掖庭丞相工閱視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長壯妖絜有法相者載入後宮 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
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知其弊

矣 禮記曰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 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
如淳漢書注曰甲令者前帝第一令也 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
毛詩曰貽厥孫謀 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 毛詩序曰齊桓公不能防閑文姜
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 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顯宗第五子也炟丁達反
恩隆好合遂忘淄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衅必委成
冢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 重器神器也 唯秦
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
國 史記曰秦武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為昭襄王昭襄王母楚人姓芊氏號宣太后又曰穰侯之富富於王家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擅權於諸侯 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
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 范曄後漢書曰孝安

帝諱祜父清河孝王慶殤帝崩鄧太后與兄騭定策禁中立之又曰安帝崩閻太后與兄顯立濟北惠王子
北鄉侯懿又曰桓帝諱志父蠡吾侯翼質帝崩梁太后與兄冀立之又曰靈帝諱宏父解瀆亭侯萇桓帝崩竇太
后與父武立之又曰章德竇皇后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和熹鄧皇后立殤帝太后臨朝安思閻皇后立少帝太
后臨朝順烈梁皇后立沖帝太后臨朝桓思竇皇后立靈帝太后臨朝曹節等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比
景又曰靈思何皇后帝崩皇子辯即位太后臨朝董卓遷於永安宮 莫不定策帷帟委事
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
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圄犴 犴岸 之
下 范曄後漢書竇武上封事曰竇太后出臨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論語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毛詩曰宜犴宜獄 湮滅連踵傾輈繼路 運命論曰前驅
不遠覆車繼軌 而赴蹈不息燋爛為期 嵇康與山巨源

書曰長而見羈則赴蹈湯火漢書朱穆上疏曰養寇處薪之中櫨鳥烈火之上用之不辯安見樵
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 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史記伯宗 毛詩曰赫赫宗
陵遲漢書哀帝詔曰考從命言大運一終 詩書所歎略同一揆
周襄姒滅之毛萇曰滅也尚書曰古人有言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故考列行迹以為皇
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于篇其以恩
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
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爾 私恩
謂桓順外立即位以私恩尊其母后似此者則隨他事附出不同此篇

文選卷第四十九

文選卷第五十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史論下

范蔚宗後漢二十八將論一首

宦者傳論一首　逸民傳論一首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恩幸傳論一首

史述贊

班孟堅漢書述高紀贊一首

述成紀贊一首

述韓彭英盧吳傳贊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史論下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一首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中興謂漢有王莽篡位後光武復興故曰中興也天有二十八宿將亦二十八以輔君治化者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智勇可謂兼之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李陵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明帝後漢書序曰中扶曦英姿磊落爲揚掌詠曰茂績惟嘉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爲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兼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左氏傳寺人披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又曰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公有寵以爲輔佐又曰晉蒐于被廬命趙衰爲卿讓於先軫杜預曰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繒盜狗輕猾之徒漢書曰灌嬰睢陽販繒者也高祖爲沛公以中涓從後剖符爲潁陰至丞相又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爲事高祖爲沛公以舍人從後封舞陽侯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班固漢書贊曰蕭曹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戮不其然乎李陵書曰昔蕭樊囚執韓彭菹醢自茲以降訖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縉赤色紳大帶也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爲禮漢書曰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王仲翁謂望之曰不肯碌碌反抱關爲其懷道無闕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論語陽貨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淮南子曰今至人生於亂世含德懷道而死者衆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班固漢書贊曰懲戒亡秦孤立之敗大啓九國可謂矯枉過其正也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范曄後漢書曰寇恂字子翼封雍奴侯邑萬戶爲執金吾鄧禹字仲華爲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字伯昭封好畤侯食二縣以列侯奉朝請賈復字君文封膠東侯食六縣以列侯加位特進蔡邕獨斷

日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孟康漢書注曰律春曰朝秋曰請覲其治平
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論語子曰
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
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范曄後漢書郭躬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抑侯
以留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選德則功不必厚舉
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群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言選
衆功參差難用即怨望必生故云難塞若論功業懸並列於朝則貴戚仍故云未遠不得不校
其勝否即事相權言高功而不尊德此功權於德任德而不任功此德權於功貴實也須
有權輕重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有子權國語單穆公曰是爲母輕爲子衡平也故高秩厚禮允
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漢書曰翟方進爲相峻文深詆中傷者尤多建

武之世建武光武年號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
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
慶于後范曄後漢書鄭興上疏曰懷災延慶必令侯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
曹故人郭伋亦議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漢書曰上
室見諸將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張良曰此謀反耳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已爲天子而所封皆蕭
曹故人所誅者皆平生仇怨故相聚謀反耳范曄後漢書曰光武以郭伋爲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從
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又曰鄭興字少贛河南人徵爲太中大夫上疏曰道
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
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班固漢書引曰崇恩德以
撫海內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顯宗明帝

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
融卓茂范曄後漢書曰王常字顏卿潁川人封山桑侯拜爲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又曰李通
字次元南陽人封固始侯拜大司空又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封安豐侯爲衛尉又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爲
密令世祖即位以茂爲太傅合三十二人故依本第係之篇末以志
功次云爾

官者傳論一首　范蔚宗

官者養也養閹人使其看宮人此是小臣後漢用之尊重故爲傳論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仲長子昌言曰
天文宦者四星在帝座旁而周禮有其官號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
中門之禁周禮曰閽人掌守王宮中之門鄭玄曰中門於外內爲中寺人掌女

宮之戒周禮曰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又去王之正內者五人周禮
曰寺人王之正內五人鄭玄曰正內路寢也月令仲冬閹尹審門閭謹房室
禮記月令也鄭玄曰閹尹主領閽豎之官也於周則爲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戒出入及開閉之屬也重閉外
內門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毛詩小雅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
而作是詩也毛萇曰巷伯內小臣也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
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老子曰未知牝
牡之合而全作王弼曰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全長也漢書曰元帝以石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
任遂委以政應劭漢官儀曰掖庭後宮所與中宮謂諸中人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
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左氏傳曰呂郤畏偪楚公宮而殺晉
侯寺人披請見公見之以難告又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杜預曰勃鞮拔也史記以勃鞮為屬貌上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
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德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中侯順吾所欲行吾所榮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
太遠遠之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史記曰商鞅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又曰藺
相如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求人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及其弊也
豎刁亂齊伊戾禍宋左氏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
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曰寺人內閹官豎刁也史記曰豎貂為豎刁並音彫左氏傳曰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
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至則為坎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平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
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罪乃亨伊戾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
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范曄後漢書朱
穆曰案漢故事中常侍或用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假貂璫之飾任常伯之職及高后稱制

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內受宣詔令漢書高后紀曰太后臨朝
稱制蔡邕曰天子命令之別二曰制書然則非皇后所行故曰稱也漢書劉澤傳田生求事呂氏所幸大謁者
張卿如淳曰奄人也呂后紀云張釋劉澤等又曰呂張卿則張釋字子卿今漢書或為釋卿也仲長子昌
言曰宦豎傳近房闥之內交錯婦人之閒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
幸漢書曰孝文時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漢書曰孝武時宦者
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
主之漢書曰蕭望之以武帝遊燕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仲長子昌言曰至於武皇遊燕後庭置中書
之宦領受軍事漢官解故曰機事所總號令收發弘廣曰機密之事元帝之世史游為黃
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漢書曰急就一篇元帝黃門令史游作董巴輿服志曰禁
門曰黃闥中人主之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

損穢帝德焉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議以為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
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錮不得復進用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
人不復雜調他士如淳漢書注曰調選也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
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
總權威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諱肇肅宗子也年十歲竇太后詔曰竇憲朕之元兄當以舊典輔斯
職焉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官而已故鄭眾
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徒對反史記曰景帝居禁中如淳漢書注曰省中本為禁中蔡
邕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尚書曰元惡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
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范曄後漢書曰鄭眾字季產南陽人和帝初竇憲
作不軌眾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封鄛鄉侯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范曄後漢

書曰安帝年號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
黃門亦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
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和熹鄧后已見皇后紀論朝臣國議無由參
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
之國命范曄後漢書曰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
手握王爵口含天憲范曄後漢書諫議大夫劉陶上疏朱穆曰今權宦傾擺朝室手握
王爵口含天憲非所以崇尊顯之高業寧和平之隆祚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
房闥之任也漢書曰掖庭八丞又曰永巷官皆取其領事之號或曰永巷則曰永巷僕射其
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范曄後漢書曰孫程字稚卿涿
郡人安帝時為中黃門時江京等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十月北鄉侯疾篤程謂濟

鑒王謂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遂至廢黜若此鄉不起共斬江京事乃可成渠然之北鄉薨程與十八人共於西鍾下皆截衣爲誓斬江京迎濟陰王立之是爲順帝封程浮陽侯又曰順帝諱保安帝之子又曰曹騰遷中常侍桓帝立騰以定策封費亭侯大長秋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范曄後漢書曰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具瑗魏郡人左悺河南人唐衡潁川人桓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國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爲盟於是詔收冀悉誅之超封新豐侯璜武原侯瑗東武侯悺上蔡侯衡汝陽侯五人同日封故俗謂之五侯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屏氣言恐懼也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范曄後漢書曰陽球既誅王甫權門聞之莫不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伊尹霍光張良陳平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光

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陳琳檄曰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枚乘兔園賦曰高冠扁焉長劍閑焉法言曰或問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李軌曰朱紱也苴子余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漢舊儀曰郡分銅虎符三府署第館基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毛詩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紈臣瓚曰紈之細密如堅冰也子虛賦雜纖羅垂霧縠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左氏傳子西曰今聞夫差宿有妃嬙嬪御焉杜預曰妃嬙貴者也嬙音牆漢書曰初東海爲丞相時從史盜私婢侍兒文穎曰婢也仲長子昌言曰爲音樂則歌

兒舞女干嘗而述起左氏傳晏子謂齊侯曰今臺榭池撞鍾舞女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漢書東方朔曰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繢罽俳優曰董賢起大第闕下土木之功窮極伎巧柱檻衣以綈錦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搆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達班固書曰馬遷述曰嗚呼史遷薰胥以刑韋昭曰古者腐刑必薰合之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潘元茂九錫文曰同惡相濟尚書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韋昭國語注曰山居曰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劉騊駼與李子堅書曰丁事負乘剝敗來會韓詩曰讒言緣間而起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尚書曰予則孥戮汝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東觀漢記曰靈帝時故大僕杜密故長樂少府李膺各爲鉤黨尚書曰下本州考

時上年十三問諸常侍曰何鉤黨諸常侍對曰鉤黨人即黨人也即可其奏凡稱善士莫不罹被災毒抱朴子曰居家循理鄉里和順出入恭敬言語謹遜謂之善士寔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器怨協群英之勢力周書曰乃九服之國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承後漢書曰黃向對策以爲群英之表之極乎范曄後漢書曰竇武字游平扶風人也女立爲皇后武爲大將軍謀誅中官曹節等矯詔將兵誅武又曰何進字遂高南陽人也女弟立爲皇后爲大將軍靈帝崩袁紹說進令誅中官謀泄張讓趙忠等因進入省共殺進應劭風俗通曰秦因愚弱之極運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范後書曰袁紹勒兵斬趙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張讓河而死尚書曰今予恭行天之罰左氏傳君子曰周有言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史記伯夷歌曰登彼西山兮言采其薇以暴易亂兮不知其非自曹騰說梁冀

音立昏弱曹攄梁甫已見上文昏弱謂桓帝也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魏武曹操也龜鼎國之守器以喻帝位也尚書曰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左氏傳王孫滿曰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左氏傳曰晉荀林父及楚子戰於邲楚子見左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逸民傳論一首何晏論語注曰逸民言節行超逸　范蔚宗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易曰艮下乾上遯彖曰遯之時義大矣哉孔子曰遯逃也謂去代不求利是其大也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周易蠱卦上九爻辭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穎陽之高論語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illegible]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穎水之陽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論語曰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自茲以降風流彌繁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西征賦曰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返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又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言或靜默隱居以鎮人之躁競或去彼危難以謀己之安全也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言或垢穢時俗以動其槩或疵點萬物以發其清絜猶操也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舜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藪澤處閒曠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閒暇者之所好也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世說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爾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妻誄之曰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史記曰魯仲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連蹈東海而死耳又曰魯連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與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漢書賈誼上書曰胡越之人死不相為者教習然也雖彼硜硜有類沽名者論語曰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已又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於天地與一世而優遊及衰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荀卿子曰志意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東觀漢記曰桓榮溫恭有蘊藉明經義文穎曰謂寬博有餘也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范曄後漢書曰胡剛清高有志節值王莽居攝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阯隱於屠肆之間左氏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侯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毛詩序曰百姓莫不相攜持而去焉揚雄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法言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宋衷曰篡取也鴻高飛冥冥天雖有弋人執矰繳何所施巧而取焉喻賢者深居亦不罹暴亂之害今篡或為慕誤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國語越王夫人去笄側席而坐昭曰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班固漢書公孫弘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被賁相望於巖中矣言招士或旌以帛也漢書曰武帝以枚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周易曰賁于丘園束

帛戔戔 若薛方逢步江萌聘而不肯至漢書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也世祖即位徵方於道病卒范曄後漢書曰逢萌字子康北海人也王莽殺其子宇萌將家屬入海客於遼東光武即位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曰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 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范曄後漢書曰嚴光一名遵會稽人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又曰周黨字伯況太原人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于澠池後復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又曰王霸字仲儒太原人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以病歸隱居守志 舉方感遂志士懷仁郭象莊子注曰一方得而萬方失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禮記曰君子有禮故物無不懷仁 斯固所謂舉逸人則天下歸心者乎論語子曰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 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炟顯宗第五子又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以疾乞骸骨又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隱身漁釣終於家 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與卿相等列束廣微補亡詩曰堂堂處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俗 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 蓋錄其絕塵不及同夫作者列之此篇莊子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乎若後耳司馬彪曰言不可及也論語子曰作者七人包咸曰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晨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沈休文

沈休文修宋書百卷見靈運是文士遂于傳下作此書說文之利害辭之是非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慍分情漢書曰夫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應劭曰肖類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又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剛柔不同史記曰人懷五常含好惡鄭玄禮記注曰五常五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以取法禮記曰何謂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 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又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又曰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毛詩題曰鹿鳴之什說者云詩每十篇同卷故曰什也 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虞書有帝庸作歌夏書有五子之歌已前不見歌文 稟氣懷靈理或無異古猛虎行曰稟氣有豐約交形有短長 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幽厲之時多有諷刺在下祖習如風之散如水之流故曰彌著 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孫卿子曰君子養源清則流清賈誼大暑賦曰播芳塵之馥 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什長子呂言曰英辭雨下吳越春秋樂師曰越王曰君王德可刻之於金石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處乎金石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華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子雲長卿亮不可及 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年十三能通百家言善屬文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又曰蔡邕少博學好辭章揚揚子雲班孟堅 異軌同奔遞相師祖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 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

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賈逵國語注曰蕪穢也累猶負也若夫平子艷
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平子張衡字也至于建安曹
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孫晉陽秋曰及至建安而文章大盛尚書曰王如不
敢及天基命定命建安獻帝年號魏志曰明帝青龍四年有司奏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高祖明皇帝
為魏烈祖也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鄭玄周禮注曰有緯也言始將情意以緯
於文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
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二班叔皮孟堅也子建仲宣以
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
慕習源其飇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
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詩總百家之言暨流即風流已見上文廣雅曰祖法也徒以賞好異

情故意製相詭說文曰詭變也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元康晉惠帝年號也
續晉陽秋曰逮乎正朝之末潘陸之徒有文章而宗師不異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
旨星稠繁文綺合論衡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又曰或能陳得失奏便宜言應經傳文如星月若
谷子雲唐子高者並為高第業書宣帝曰辭賦譬如女工有綺縠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
之高韻漢書曰梁孝王廣治睢陽城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傑遂響謂司馬
相如之文南皮魏文帝所遊也高韻謂應徐之文也遺風餘列事極江右史記曰宣王夫
文武之遺風春秋元命苞曰文王將落流風之餘烈江右西晉也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為
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續晉陽秋曰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子玄勝之談而
俗遂貴焉老子為柱下史莊子內篇其數有七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
于義熙歷載將百建武晉元帝年號義熙晉安帝年號雖比響聯辭波屬

雲委荀寅戲曰馳辭如濤波仲長統昌言曰妙句雲布孝經鉤命決曰雲委霧散殊錯沈亭莫不
寄言上德託意玄珠孫綽子曰莊子多寄言事也得宗罔象得珠老子德經曰上德不德
是以有德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歸遺其玄珠罔象曰此明得真之所由遒
麗之辭無聞焉爾孫綽集序曰綽文藻艷麗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仲文
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續晉陽秋曰仲文殷仲文也許詢有
才藻善屬文詠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風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
化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之叔源混字也太元晉武帝年號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
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興會情興所會也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託
事於物也體裁制也謝承後漢書曰觀助為河內太守明密法令也並方軌前秀垂範後
昆尚書曰垂裕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推前藻楚辭曰跪敷衽以陳辭陸機樂

府篇曰商推為此歌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
文賦曰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周易曰象其物
宜是故謂之象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
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
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言諷誦之者咸以為高皆歷賞
人所共傳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曹子建贈丁儀王粲詩曰從軍
度函谷驅馬過西京王仲宣七哀詩云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子荊零雨之章正長
朔風之句孫子荊陟陽候詩曰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王正長雜詩曰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並
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
均以來多歷年代靈均屈原字也尚書周公曰敬禮陟配天多歷年所雖文體稍

精而此秘未睹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論語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西征賦曰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恩倖傳論一首　沈休文

（約言當時選幸會者即得好官又以晉宋之間昔取門戶不任才能故作此論）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莊子曰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屠釣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傅說去為殷相（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呂尚之遇文王立為太師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家語曰子路南遊於楚列鼎而食）明敭幽仄唯才是與（尚書曰明明敭仄陋）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范曄後漢書曰胡廣字伯始南陽人六世祖剛值王莽居攝亡命交阯莽敗乃歸鄉里廣少孤貧法雄察孝廉試以章奏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曰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世貧賤父為牛醫同郡陳蕃臨朝而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漢書曰鄭子真名震乎京師）且士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左太沖詠史詩曰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應劭漢書注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晉令曰侍中除書表奏皆掌署之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出則佩璽抱劍）東方朔為黃門侍郎執戟殿下（漢書曰東方朔初為常侍郎後奏泰階之事拜為太中大夫給事中嘗醉小遺殿上詔免為庶人復為中郎百官表郎中令屬官有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又黃門有給事黃門漢官儀云給事黃門侍郎位次侍中給事中故曰給事黃門然侍郎黃門侍郎二官全別次以為同俣也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非黃門侍郎明矣）郡縣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掾吏卑位負戈賤役豪家世族咸亦為之言無貴賤之異也子虛賦曰幸得宿衛十有餘年）非若晚代分為二塗者也（二塗謂士庶也言仕子不居賤職庶族不涉清階）漢末喪亂魏武始基（國語曰后稷始基靖民尚書曰太王肇基王迹）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列子曰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言魏晉二朝咸遵魏武之法）州都郡正以才品人（傅子曰魏司空陳群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平人才之高下各為輩目州置州都而總其義）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人才不甚懸殊故因世資以成貴也）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言法度之軒也都正既皆俗士不能校其得失乃臆斷斟酌定其品差）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臧榮緒晉書曰劉毅為尚書左僕射上疏陳九品之弊曰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言勢族之人不居下品寒門之子不居上班）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言衣冠之族皆居二品之中）自此以還遂成卑庶（衣冠以外皆同下科）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左氏傳曰人有十等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古學］然有辨（太玄經曰君子之道較然見矣）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烏到］絕（楚辭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闥之任

宜有司存論語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爾雅曰狎習也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沈約宋書曰孝建武帝年號泰始明帝年號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禮記月令曰仲冬省婦事無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鄭玄曰貴戚姑姊妹也近習天子所親幸也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莊子曰車軌結乎千里之外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於轂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理國亦有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可熏也去此乃治矣戰國策荊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何如群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天帝命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命

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我虎不知百獸之畏己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於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左氏傳曰襄十年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大夫瑕禽曰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鈇鉞瘡痏構於牀笫之曲西京賦曰所惡成瘡痏左氏傳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杜預曰笫簀也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左氏傳衛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南金北毳來悉方艚素縑丹魄至皆兼兩北毳罽毼之屬艚船也丹魄虎魄也色赤故曰丹孔安國尚書傳曰車稱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漢書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為平恩侯又曰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為樂陵侯王隱晉書曰王愷字君夫世祖舅自以外戚晉氏

政寬又性至豪儉又曰石崇貪而好利富擬王者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沈約宋書曰明帝廟號太宗法言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權倖之徒慴憚丁達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六代論曰君孤立於上臣專權於下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孔安國曰勦截也絕謂滅也之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寶祚謂寶命也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

史述贊三首

班孟堅

述高紀第一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漢書曰劉向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

劉廣雅曰寔是也寔天生德聰明神武項岱曰聽於無聞曰聰照四方曰明以內和外曰武定禍亂曰武論語子曰天生德於予易曰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秦人不綱網漏于楚項岱曰秦以重刑天下叛之言人耳綱以喻網網無所成故失漏也一曰秦人不能其網維令天下而漏於楚謂陳涉項羽不能禁故高祖因之而起爰兹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拔劍斬蛇蛇分為兩後人來至蛇所有一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今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赤粤蹈秦郊嬰來稽首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降軹道革命創制三章是紀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漢書曰高祖謂秦父老曰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曰抵至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應天順民五星同晷晷光景也應劭曰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在其下以義取天下之象也項氏畔換

黜我巴漢漢書曰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常昭曰畊撥跋扈也西土宅心戰士憤怨尚書曰過矣西土之人又曰惟克厥宅心郭璞三蒼解詁曰西上謂長安也乘釁而運席卷三秦左氏傳士會謂晉侯曰會聞用師觀釁而動春秋握誠圖曰諸侯水散席卷各爭志漢書曰韓信陳三秦易并之計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保安也懷歸也言漢據河山之固民懷歸者能保又之漢書田肯賀上曰秦帶河阻山懸隔千里尚書曰黎民懷之股肱蕭曹社稷是經蕭何曹參也禮記衛獻公曰有臣柳莊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韓信英布張良陳平也毛詩曰予王之爪牙又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恭行天罰赫赫明明恭行已見上文毛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

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項岱曰皇皇華色盛也威儀之盛如珪如璋項岱曰珪璋玉之妙好雕鐫者毛詩曰顒顒昂昂如珪如璋壼闈恣趙朝政在王閫闈閫門之內也門內恣趙昭儀姊妹以元舅情中封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領尚書事炎炎燎火光允不陽項岱曰允信也內損於飛燕外見奪於王鳳等信不得陽也張晏曰天子之威盛若燎火之陽令委政王氏不亦職乎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漢書曰韓信家貧從下鄉南昌亭長寄食亭長苦之乃晨炊蓐食食時往不為具食信知之自絕去又曰黥布姓英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越亦狗盜芮尹江湖漢書曰彭越嘗漁鉅野澤中為盜沛公攻昌邑越助之說苑曰管仲故城陰之狗盜漢書曰吳芮秦時番陽令也甚得江湖間心號曰番君音義曰尹正也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韓信初為齊王後楚王黥布為淮南王彭越為梁王綰自同閈胡旦鎮我北疆應劭曰閈音扞南楚汝沛名里門曰閈綰為燕王故曰北疆德薄位尊非祚惟殃周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左氏傳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吳克忠信胤嗣乃長漢書曰芮為長沙王薨子忠嗣自芮後傳位五世無子國除

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范蔚宗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曜中[illegible]平世衰也魯靈光殿賦序曰漢中[illegible]微盜賊侔笑九縣飆迴三精霧塞三精日月星也孝經援神契曰天帝至貴精不兩明宋均曰天精為日地精為月河圖曰八德布精上為衆星民厭淫詐神思反德世祖誕命靈貺自甄尚書曰我文考說應天命春秋元命苞曰遠三靈之貺交錯同端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沈機先物深略緯文說文曰機主發之機也周書曰經緯天地曰文矣尋邑百萬貔虎為群長轂雷野高旗彗[illegible]雲漢書曰劉聖公為天子以光武為偏將軍徇昆陽光武令王留守光武出收兵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旗輜車千里不絕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圍城數重光武遂逆尋邑亦遣兵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千級光武乃與敢死士三千人衝中堅尋邑陣亂逐殺王尋墨子曰紂虎旅百萬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若鄭玄曰長轂兵車也東都主人曰戈鋋彗雲英威既振新都自焚漢書曰莽封為新都侯又曰更始兵到城中少年子弟自燒室門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莽避火宣室火軼隨之虔劉庸代紛紜梁趙范曄後漢書曰梁王劉永擅命睢陽又曰公孫述稱王王巴蜀又曰卜者王郎為天子都邯鄲又曰彭寵自立為燕王代即楚也三河未澄四關重擾三河洛陽也四關長安也范曄後漢書曰赤眉賊入函谷關敗更始光武乃遣鄧禹引兵西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始大司馬朱鮪等屯

洛陽光武令馬異守孟津以拒之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鹽鐵論曰秦金城千里氾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石城湯池無粟者不能守也禮記子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靈慶既啓人謀咸贊靈慶謂天符也易繫辭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王弼曰人謀謂衆議西都賓曰天啓之心人慕之謀明明廟謨赳赳雄斷廟謨廟筭也揚雄連珠曰兼聽獨斷聖王之法也於鳥赫有命系我皇漢毛詩曰有命自天蔡邕獨斷曰光武以再命復漢之祚

文選卷第五十

文選卷第五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論一

賈誼過秦論一首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一首

王襃四子講德論一首

過秦論一首

漢書應劭曰賈誼書第一篇名也言秦之過

賈誼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韋昭曰崤謂二崤函函谷[illegible]也史記張良曰關中左殽函右隴蜀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

內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冰散帝卷各爭恣安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張晏曰括結囊也言能苞含天下也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鬬諸侯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曰始將連橫高誘曰合關東從通之於秦故曰連橫文穎曰關西為橫衡音橫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李斯上書曰孝公用商鞅之法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孝公既沒惠文武昭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王立卒子武王立卒立異母弟是曰昭襄王也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文穎曰關東為從張晏曰締連結也

徒帝切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
陵史記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又曰孟嘗君者名文姓田氏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
又曰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王弟也爲信陵君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
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言諸侯結約爲從欲以分離秦橫也兼韓
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
秦杜赫之屬爲之謀呂氏春秋曰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齊人得
尸三萬以爲二京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彼得尸而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甯越以趙
人也徐尚未詳蘇秦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高
誘曰杜赫周人也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亭的景蘇厲樂
毅之徒通其意戰國策東周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爲己求地於東周也高

誘曰齊明東周臣也戰國策曰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發公叔周最患之高誘曰周最周君之子也仕於齊
故齊使之也字林曰最才勾切戰國策秦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高誘曰陳軫夏人
仕秦亦仕楚也韓子干象謂楚王曰前時王使召滑之越五年而能成之史記范蜎對楚王曰王前嘗用召滑
而郡江東召音劭滑音依字戰國策曰秦王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王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
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高誘曰樓緩魏相也翟景未詳史記曰蘇秦之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
欲因蘇厲燕子爲謝遂委質爲齊臣又曰樂毅賢而好兵爲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
爲臣燕昭王以爲亞卿也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
之倫制其兵史記曰吳起衛人也聞魏文侯賢事魏文侯以爲將又曰孫臏生阿鄄之間臏亦孫
武之後也田忌進孫子於齊威王帶佗未詳佗徒何切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
豪士也兒五兮切廖力彫切戰國策曰韓魏之君朝田侯鄒忌爲齊相田忌爲將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高誘

曰田侯宣王也史記曰廉頗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又曰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秦
伐韓趙王令趙奢將而救之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
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叩式爲何言秦地高故曰仰攻之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
之師逡巡而不敢進九國謂齊楚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也史記曰逡巡遁逃秦無
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李巡爾雅注曰鏃以金爲箭鏑也
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
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音魯韋昭曰大楯曰櫓左氏傳曰狄虒彌建大車之
輪以爲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伏弱國入
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史記曰昭襄王卒子
孝文王立卒子莊襄王立公羊傳曰桓公之享國也長何休曰享食也及至始皇奮六世

之餘烈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
周而亡諸侯以馬喻也說文曰振舉也史記曰始皇滅二周置三川郡履至尊而制
六合執敲扑沛木以鞭笞天下杜預以爲短曰敲長曰扑說文曰敲擊也苦交切
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漢書音義曰百越非一種若今
之百蠻也史記曰始皇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韋昭曰桂林今鬱林象郡今日南也百越之君俛
首係計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
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
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史記李斯曰請
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又曰秦更名民曰黔首隳名城殺豪
俊應劭曰壞城恐復阻以爲己害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鑄以爲

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如淳曰鍉箭足也鄧展曰鍉是扞頭鐵也史記曰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陽以銷鋒鍉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鍉音的鍉或爲鏑音巨然後踐

華爲城因河爲池服虔曰斷華山爲城大之也晉灼曰踐登也據億丈之城

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

陳利兵而誰何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曰何謂何宮也廣雅曰何問也天下

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金城言堅也史記張良曰關中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史記秦始皇曰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

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東方巳見鄒陽上書禮記曰儒有蓬戶甕牖韋昭曰繩樞以繩扃戶爲樞也甿隸之人如淳曰甿古氓字氓人也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

中庸方言曰庸賤稱也言不及中等庸人也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

頓之富史記曰范蠡之陶爲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孳息不可計以興富猗氏故曰猗頓也躡足行伍之

間俛起阡陌之中如淳曰躡音躡音義曰俛音免如淳曰時皆卑屈在阡陌之中率罷

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埤蒼曰揭高舉也巨列切莊子曰揭竿求諸海也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從

莊子曰今使民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方言曰贏擔也音盈山東豪俊遂並起而

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

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

也鉏耰棘矜巨巾非銛息廉於鉤戟長鎩所介也孟康曰耰鉏柄也張晏曰耰鉏矜音槿爾雅曰棘戟也言鉏柄及戟槿也耰音憂槿巨巾切如淳曰鉤戟似矛刃下有鐵橫上鉤曲也說文曰鎩鈹有鐔也讁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通俗文曰罰罪曰讁丈厄切

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史記曰賈人深謀於論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

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莊子曰大揭其絜百圍司馬彪曰絜帀也下結切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

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鄧展曰招猶舉也蘇林曰招音翹然

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

手爲天下笑者何也春秋考異郵曰君殺妻誅爲天下笑仁義不施而攻

守之勢異也

非有先生論　東方曼倩

班固漢書曰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即位言得失又設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

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

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

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率然輕舉之貌將以輔治寡人

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

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呂氏春秋曰越王欲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身勞力高誘曰靡曼好色也流議猶條論也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爲先生

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
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
矣寡人將竦意而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於戲
歎辭也於音烏戲音呼可乎哉言不可也談何容易言談說之道何容輕易乎夫談者有
悖蒲忽於目而佛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韓子曰聖人之微危國以
史佛耳字書曰佛違也佛扶勿切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
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爲其然也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論語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
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尸子曰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之必利也

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
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
則不然反以爲誹方未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如淳曰漢書注曰誹
非上所行也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
笑鄭玄禮記注曰戮猶辱也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
邪諂之人並進春秋考異郵曰瓦解土崩遂及飛廉惡來革等史記曰中
潏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長鼻決目崇侯虎順紂之心欲
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三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
論語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陰奉彫瑑刻鏤之好以納其
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

廟崩弛國家爲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
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毛詩小雅文也鄭玄曰極猶已也故卑身賤
體說色微辭愉愉逾呴呴況于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即志
士仁人不忍爲也愉愉呴呴和說之皃也孝經鈎命決曰懽忻慎懼嘔嘔愉愉呴與嘔同音
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
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拂與弼同則忤於邪主之
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
之閒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
可以樂而忘死矣尚書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
閒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尚彈琴瑟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是以伯夷叔齊

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論語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
于今稱之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
王懼然易容懼敬皃也居具切捐薦去几危坐而聽捐薦上几自貶損也
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危坐向師顏色無怍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
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尸子曰箕子胥餘漆體而爲厲被髮佯狂以此免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
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
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
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
文王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爲卜曰于渭之陽將大得

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遣汝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望坐茅以漁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本仁祖誼戰國策蘇代說齊王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撫遠方壹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穆猶默靜思貌也孫子兵法曰令發之日士寢者涕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說文曰綿聯微也爾雅曰殆危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親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論語顏回問爲邦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塡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孫卿子曰萬物得宜事變得應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文子曰法寬刑緩囹圄空虛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禮記曰鳳皇麒麟皆在郊藪甘露既降朱草萌芽禮記曰天降膏露鄭玄曰膏猶甘也尚書大傳曰德光地序則朱草生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呂氏春秋曰治亂存亡如可見如不可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貞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毛詩小雅文也

四子講德論 并序

王子淵

褒既爲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眾庶聞王褒有俊材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褒既爲刺史作頌又作其傳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因詩所謂宣布哲人之令德也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論語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距躍不行也應劭風俗通曰涉始於足足長十寸十寸則尺一舉二尺去天地人再舉則步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廣雅曰遁避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蠶蠁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說文曰蠶蠁蠁人飛蟲也莊子曰蚉虻噆膚蠶士云切蟲蠓子切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文子曰蚉與驥致千里而不飛僕雖嚚頑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春秋說題辭曰秉誠誠之義思至忠之功高誘淮南子注曰本朝國朝也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禮記

曰介紹而傳命文學曰何爲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淮南子曰甯越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曰商秋聲也越石負芻而竊晏嬰晏子春秋曰晏子之晉至於中牟睹弊冠皮裘負芻息於塗側者晏子曰吾子何爲者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爲此曰吾爲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爲僕對曰吾身不免事飢之地吾是以爲僕也晏子曰可得而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而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立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曰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己而中乎知己吾三年爲人臣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爲知我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吳者同矣晏子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靳卒遇而以爲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慎子曰毛嬙先施天下之姣也衣之以皮倛則見之者皆走易之以玄緆則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嫫慕姆母倭傀善毀者不能揜其醜孫卿子曰閭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倭傀醜女未詳所見倭於爲切傀古回切茍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斵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聲類曰但徒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曼長也鄭玄周禮注曰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列子曰蒲苴子弋弱弓纖繳乘風而振之連雙鶬於青雲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說文曰撆擊也撆與撇同也天說切衝蒙涉田而能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遊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輗五雞而聽之輅車也白虎通曰名車爲輅者何言所以步之於路也包咸論語注曰輗者轅端橫木以縳軛也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嘽緩舒繹曲折不失節禮記曰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問歌者爲誰則所謂浮遊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禮文既集韓子曰禮有文禮者義之文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僅力紀人不識賓歎見其閭劉德漢書注曰僅劣也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尚書大傳曰天下諸侯莫不玉音金聲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遊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如淳漢書注曰太上天子也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論語曰南容三復白珪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韓詩外傳曰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之以爲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倉唐諫曰何不遣使乎則臣請使擊曰諾於是遂求北犬晨鴈齎行倉唐至曰北藩中山之君再拜獻之文侯曰嘻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即見使者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詩云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也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爲嗣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密深而風移俗易禮記曰樂者聖人所作也其感人深又曰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

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趣子思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正則體修心肅則身敬也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趣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碔武砆夫凡人視之怢焉馬融論語注曰蘊藏也戰國策曰白骨疑象武夫類玉張揖漢書注曰武夫石之次玉者廣雅曰怢忽忘也怢他沒切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練藏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精練金也金百鍊不耗故曰精練也說文曰鑛銅鐵璞也鑛與礦同古猛切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況乎聖德巍巍蕩蕩民罔所不能命哉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廣雅曰命名也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美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言所覆者廣也紛紜衆多之貌也寂寥曠遠之貌也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爾雅曰究窮也郭璞曰謂窮盡也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論語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尚書曰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無不是孚孔安國曰迪道也孚信也夫忠賢之臣尊主志承君惠攄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瀾水波安瀾以喻太平也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何以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遊先生色勃眥溢曰是何言與論語子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孝經子曰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毛詩周頌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毛詩大雅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

夫世衰道微僞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沾濡厖莫江眉耇之老厖雜也謂眉有白黑雜色咸愛惜朝夕願濟須臾且觀大化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感發謂情感於中發言爲詩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樂動聲儀文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億度之言無限也韓子曰有尺寸而無億度又曰前識無緣而妄億度也馬融論語注曰周匝也觚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大人謂天子也周易曰利見大人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戰國策曰荊軻見太子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行潦老暴集江海不以爲多左氏傳曰君子曰潢汙行潦之水杜預曰行潦流潦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百川歸之而不盈鱣鯨並逃九罭域不以爲虛爾雅曰鱣鯢郭璞曰今泥鰌也鯢似鮎五兮切鰌且由切郭璞山海經注曰鱓魚似蛇時戰切毛詩曰九罭之魚鱒魴爾雅曰九罭魚網也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褒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夷齊已見上文夫青蠅不能穢垂棘毛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鄭玄曰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左氏傳曰晉荀息

請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
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爾雅曰董正也
受命如絲明之如緍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音弗鄭玄曰言出
彌大也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毛詩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二
客雖室計沮學輿議何傷言二子計室塞於議沮敗何傷於理乎言本傷也爾雅曰
室塞也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
仁論語子曰當仁不讓於師亦未臣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
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呂氏春秋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枹孚一鼓鏗苦耕鏘
七羊而介士奮竦左氏傳曰郤克援枹而鼓鄭玄周禮注曰介甲也故物不震不
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
憤願二生亦勿疑言議前說之愚以感動之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
德馬融論語注曰繹尋繹也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
之力也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九合諸侯臣之力邪君之力邪與音余先生曰非
有聖智之君惡烏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
而致雲氣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蟋蟀俟秋吟蜉浮蝣由
出以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也謂之蜻蛚也易曰飛龍在
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周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
燥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
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毛詩曰淑
人君子其儀不忒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亦大廈之材非一

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慎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狐白之
裘非一狐之皮也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
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公羊傳曰宋公與楚
人期戰于泓之陽宋師大敗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爲雖文王之戰
亦不過此也何休曰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
各自取友說苑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伯者之臣其
名臣也其實賓也齊桓有管鮑隰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左氏傳曰
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又曰齊桓衛姬之子有鮑叔牙隰朋以爲輔佐說苑鄒子曰甯戚叩轅行歌桓公任之以
國政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晉
文公有咎犯趙衰楚危取威定霸以尊天子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奔
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杜預曰狐偃子犯也司空季子胥臣臼季也左氏傳曰先軫謂晉侯
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秦穆有王由五羖攘却西戎始開帝
緒韓詩外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得失之要對曰古之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
不以驕奢也繆公[illegible]之於是告內史王廖曰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廖曰君其遺
之女樂以婬其志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廖以女樂二列遺戎王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秦繆公聞
百里奚故重贖之恐楚不予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許予之繆公與語國事大說又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
幷國十二遂霸西戎春秋保乾圖曰五帝異[illegible]家衰已緒業也楚莊有叔孫子反兼定
江淮威震諸夏韓詩外傳曰虞丘子進孫叔敖於莊王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左氏傳曰楚
子圍鄭子反將右晉師救鄭及楚師戰于邲晉師敗績邲步必切勾踐有種蠡渫庸剋
滅彊吳雪會稽之恥漢書曰江都王問董仲舒曰越王勾踐與大夫渫庸種蠡謀伐吳遂

麃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越有三仁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又曰勾踐自會稽歸拊循其士民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也 魏文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 呂氏春秋曰孟嘗君問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史記魏文侯謂李克曰寡人之相非成則璜璜翟璜也成魏文侯弟名也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敬之過其廬而軾奉欲攻魏而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止 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彊齊困閔於莒 史記曰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破燕燕昭王怨齊於是誠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為魏使於燕燕昭王以為亞卿使樂毅伐齊破之遂至于臨菑齊湣王走保於莒湣與閔同 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 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羽翼輔佐也 故有賢聖

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 毛萇詩傳曰攘除也 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俊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塡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 條猶理也漢書音義曰暢通也 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遊觀乎道德之域咸絜身修思吐情素而披心[illegible]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 濟濟多士已見上文 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矣煩蠲苛以

綏百姓祿勤增奉以厲貞廉 漢書宣紀曰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又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俸薄其益吏奉什五也 減膳食卑宮觀 宣紀曰令太官損膳省宰又曰郡國宮館勿復修理 省田官損諸苑 宣紀曰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人 踈繇役振乏困 宣紀曰流人還歸勿算繇事又曰遣使者振貸乏困 恤民災害不違安 宣紀曰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 閔耋老之逢辜憐縗絰之服事 宣紀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亦無暴虐之心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人殺傷人他皆勿坐又曰百姓遭縗絰凶災而吏繇事傷孝子之心自今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 惻隱身死之痛人悽愴子弟之縲匿 宣紀曰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死獄中朕甚痛之又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坐 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 尸子曰湯之德及鳥獸矣莊子曰至德之世禽獸成群草木遂長 愷悌君子民

之父母豈不然哉 毛詩大雅文 先生獨不聞秦之時耶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儀棄義信任群小憎惡仁智詐偽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峭大理峻法 廣雅曰峭急也謂嚴急也峻與峭同 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狠摯虎攫懷殘秉賊 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 其所臨蒞莫不肌栗慴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征伀無所措其手足 韓子曰古之人全大體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方言曰征伀惶遽也論語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伀章容切 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貍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 文子曰乳犬噬虎伏雞搏貍又曰所為立君者以禁暴亂也夫養禽獸者必除豺狼又況牧民乎又曰木林生蠹還自食人生事因自賊 故

大漢之爲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
怨民用和睦 孝經曰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今海内樂業朝廷淑清天
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 周易曰雲行雨施品物咸亨
神光燿暉洪洞朗天 宣紀曰鸞鳳之夕神光交錯或降于天或登于地 鳳皇來
儀翼翼邕邕群鳥並從舞德垂容 宣紀曰鳳皇集魯群鳥從之尚書曰鳳皇
來儀爾雅曰翼翼恭也邕邕和也又曰邕邕者聲和也山海經曰鳳首文曰德 神雀仍集麒麟
自至 宣紀神雀仍集九真獻奇獸 甘露滋液嘉禾櫛比 宣紀曰甘露降未央宮又
曰嘉穀玄稷降于郡國 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
豈不盛哉 尚書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
周 春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以九尾狐 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 尚書旋璣鈐曰
武王得兵鈐詩東觀白魚入舟俯取以燎入百諸侯頓首不謀同辭魚者視用紐足翼從誅紂如魚乃來 周公
受秬鬯而鬼方臣 周公受秬鬯未詳鄭玄詩箋曰鬼方遠方也 宣王得白狼
而夷狄賓 史記曰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以歸今云宣王未詳 夫名自正而事自
定也 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
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
邊不恤冠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開
命矣敢問人瑞 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
毛詩曰因時百蠻 天性憍蹇習俗傑暴 左氏傳曰彼皆偃蹇杜預曰偃蹇憍傲也
老貴壯氣力相高 史記曰匈奴貴壯健賤老弱也 業在攻伐事在獵射
史記曰匈奴因射獵禽獸爲生業習戰攻以侵伐 兒能騎羊走箭飛鏃 史記曰匈奴兒能騎

羊引弓射鳥鼠也 逐水隨畜都無常處 史記曰匈奴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 鳥
集獸散往來馳騖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
鞍馬播種則扞弦掌拊 禮記曰左佩決扞鄭玄曰扞拾也言所以拾弦也何旦切鄭玄
禮記注曰拊弓把也言夫 收秋則奔狐馳兔獲 胡郭 刈則顛倒殪 伊計 仆
史記曰匈奴射狐兔用爲食 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爲寇 史記曰匈奴利則進不利
則退走 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抗士屢犯
劍鋒詩人所歌自古患之 毛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
我是用急 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
稱臣而朝賀 宣紀曰日逐王先賢撣將人衆來降鄭氏曰撣音纏又曰單于稱臣使弟奉
珍朝賀正月 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 蒲典 結 計 沮顏燋齒
梟瞯 閑 剪髮魋首文身裸 力果 袒 徒旦 之國 緼結即編髮也漢書終軍曰解
辮髮左衽又曰匈奴有罪小者軋音義曰刀刻其面盡皆顏也燋齒未詳又曰大沉珠因多驛盧梟驛也
有蓋瞯瞯也山海經正瞯瞯閑左擊林南 靡不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婆娑嘔
吟鼓掖而笑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 孔安國尚書傳曰其大也鳥獸與甘古
字通毛萇詩傳曰均什也 飛鳥翕翼泉魚奮躍 毛詩曰鳶飛在果戴其左翼鄭玄曰明王
之時人才萬賤也鄭玄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泉中維一泉藉君曰魚喜樂則跳躍于泉 是以刺史感蕙
多尋含 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黯 烏感切 淺不能究識 黯不明也 敬遵
所聞未𠃊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 毛詩曰既醉以
酒既飽以德 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文選卷第五十一

文選卷第五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論二

班叔皮王命論一首　魏文帝典論一首

曹元首六代論一首　韋弘嗣博弈論一首

王命論一首　班叔皮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彪遭王莽亂光武即位於冀州時隗囂擁衆隴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善曰論語文也尚書帝曰來禹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孔安國曰曆數謂天道也元后天子也爾雅曰命告也曁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善曰稷武王之祖也契成湯之祖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曁至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善曰漢書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出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善曰帝系曰帝堯封于唐為火德漢書贊曰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尚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善曰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高祖乃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赤由是知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也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善曰春秋河圖揆命篇曰蒼帝戲農黃三陽翌天德聖明出言曰昔在帝能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功於天因而作之豐功厚利積累之業善曰史記崇侯虎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善曰孝經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尚書周公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善曰孟子曰堯薦舜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使之主事事治而百姓安之易乾鑿度曰王者天下所歸往詩外傳曰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也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倔起在此位者也言曰世運五行更運相次之世也不紀不為人所紀也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代埤蒼曰崛特起也崛與倔同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善曰漢書曰高祖曰吾以布衣取天下又語孔子曰舜起布衣而終以有也善曰遇猶遇也漢書高祖曰吾以提三尺劍取天下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善曰漢書蒯通曰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掎之時人復知漢子太公六韜曰取天下若逐野鹿得鹿天下共分其肉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書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也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善曰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善曰說文曰饑餓也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饉流隸流移賤隸也近代傳曰人有十等輿臣隸也鮮或為殣荀悅曰道饉謂之殣也思有短褐之褻儋石之畜韋昭曰祖隸也毛布曰褐善曰祖丁管切說文曰褻重衣也字林曰褻大褻也晉灼曰無一石與一斛之餘所願

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韋昭曰一斤爲一金善曰孟子謂滕文公曰爲人父母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爲人父母也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善曰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善曰禮記孔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左言曰天因祚之爲神明主也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强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善曰史記曰項籍其季父項梁陳勝年起梁爲楚上柱國軍下邳自號武信君也至定陶再破秦軍後秦大破之項梁死又況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闚于天位者也善曰鶡冠子曰無道之君任用么麼動則煩亂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白通俗文曰不長曰么細小曰麼莫可切爾雅曰于支也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善曰廣雅曰駑駘也今謂馬之下者爲駑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呂氏春

秋曰所爲貴驥者爲其一日千里也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善曰史記陳涉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韓詩外傳蓋胥門大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楶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翰曰爾雅曰栭謂之楶朱儒柱善曰說文曰梲梁上楹周易曰棟橈之吉不橈乎下也楶音節梲之拙切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音義曰筲竹器也受斗善曰論語子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善曰周易鼎卦之辭說文曰鬻鼎實也鬻與餗同音速當秦之末豪傑並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善曰史記文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

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宰相封侯善曰史記文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善曰白虎通曰庶人稱匹夫何言其夫妻爲偶也鄭玄周禮注曰致猶會也全宗祀於無窮垂冊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張晏曰冊書謂史記也晉灼曰至周名春秋者紀也善曰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此之謂大丈夫也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善曰呂氏春秋曰道德於此窮達一也左氏傳周內史叔興曰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善曰漢書曰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三曰神武有徵應善曰

徵應謂下符瑞也四曰寬明而仁恕善曰漢書曰高祖寬仁愛人意豁如也五曰知人善任使善曰高祖任張良以運籌策蕭何以關內是也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善曰論語子曰見善如不及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起善曰左氏傳叔向曰晉公從善如流周易曰變通者趣時者也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善曰漢書酈食其說立六國後漢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食吐哺曰豎儒幾敗乃公事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善曰漢書曰酈食其求見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善曰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戍卒婁敬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善曰漢書曰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不知所爲張良曰顧上有所不能致四

人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請以為客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破黥布歸欲易太子及從酒太子侍四人者從上乃驚曰吾求公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公卒調護太子竟不易太子者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善曰漢書蕭何薦韓信於漢王於是漢王齋戒設壇場拜信為大將軍又曰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說之使驂乘典護軍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善曰莊子許由曰夫大言其大略小言其略法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善曰略相略也初劉媼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善曰漢書高祖母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說文曰媼母也烏老切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善曰漢書曰高祖常從王媼武負貰酒留飲酒讎數倍見其上常有怪故此兩家常折券棄債又曰呂公見高祖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也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善曰史記曰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說文曰厭塞也於冉切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善曰白蛇分已見上文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沛公至霸上也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善曰漢書韓信謂高祖曰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又曰張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善曰韋昭曰厭合也一說切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善曰左氏傳曰息侯

代鄭君子曰不量力論語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善曰左氏傳曰趙孟適鄭印段賦蟋蟀趙孟曰保家之主也莊子弟子問於莊子曰山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也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善曰左氏傳師服曰下無覬覦杜預曰下不敢望上位也說文曰覬幸也覦欲也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幾無為二母之所笑善曰劉理此令不作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善曰尚書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典論論文一首

魏 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善曰伯仲喻兄弟之次也言勝負在兄弟之間不甚相踰也范曄後漢書曰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少子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善曰東觀漢記光武詔曰且人兵大到上書言蕭墟城小兒見母口嗷嗷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此杜預左氏傳注曰享通也享或為享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善曰千里已見

上文毛萇詩傳曰田騑齊足尚疾也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己然後任人楚辭曰羌內恕己以量人王逸曰量度也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漢書地理志曰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乎嶩之間兮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漢書東方朔救中不根持論孔叢子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

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蒼頡篇曰檢法度也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桓子新論曰惟人心之所獨曉父不能以禪子兄不能以教弟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司馬遷書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周易曰隱約者謂其不攝滯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孔叢子孔子曰不讀易則不知聖人之心亦不使時過已也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鄭玄禮記注曰懾恐懼也賈逵國語注曰流放也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古詩曰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六代論一首

論夏殷周秦漢興也

曹元首

魏氏春秋曰曹冏字元首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稚冏冀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為弘農太守少府齊王芳也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紀年曰九夏自禹以至于桀十七王殷自成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大戴禮曰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何殷周有道而長秦無道而暴也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班固漢書贊曰孝宣帝稱曰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班固漢書贊曰昔周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措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之兼親疏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疏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賈誼過秦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郡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令以法

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

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左氏傳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又曰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士伯怒曰以仲幾歸於京師王綱

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寖以陵遲漢書曰二霸後寖以陵遲

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左氏傳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又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茲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脣吻

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班固漢書述曰公族蕃滋枝葉碩茂

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

為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史記曰越王勾踐自會稽歸吳大破之吳王自殺又曰趙韓魏共滅智伯分其地又曰楚考烈王滅魯又曰韓哀侯滅鄭并其國暨

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強秦南

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卹至於王赧降為庶人猶

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illegible]

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illegible]

至於始皇乃定天位尚書曰天位艱哉曠日若彼用力若此[illegible]

豈非深根固蔕不拔之道乎老子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班固漢書贊曰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易

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周易否卦之辭也鄭玄曰苞植也否世之人不知聖人有命咸云其將亡矣其將亡矣而聖乃自繫于植桑不亡也王弼曰心存將危乃得固也

秦觀周之弊將以為以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

爵立郡縣之官班固漢書贊曰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剖去王等史記李斯奏曰置諸侯不便始皇於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也始皇棄禮樂之

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

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蕃衛班固漢書贊曰秦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無骨肉本根之輔外無尺土藩翼之衛仁心

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

胸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法言曰[illegible]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

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賈誼過秦曰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

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歲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

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

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史記曰齊簡公立田常闞止為左右相田氏殺闞止公子孫公亦殺之又曰晉昭公卒六卿彊公室卑六卿謂范氏中行氏智氏及趙韓魏也滑稽曰陳成恆殺齊君六卿分晉國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始皇聽李斯偏

說而絀其義至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

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史記曰始皇崩趙高乃與胡亥丞相李斯陰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爲丞相受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公子扶蘇死至令趙高之徒誅鋤宗室史記曰二世尊用趙高申法令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春秋合誠圖曰誅鋤民害胡亥少習克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史記曰趙高故常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史記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史記李斯上書二世曰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應劭漢書注曰申不害韓昭侯相衛公孫鞅秦孝公相李奇曰法皆深刻無恩史記曰二世常居禁中與趙高決事事無大小輒決於高蒼頡篇曰委任之也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史記曰二世齋望夷宮欲祠涇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壻咸陽令閻樂謀易上[illegible][illegible]即謂二世曰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願得妻子爲黔首閻樂麾其兵進二世自殺也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左氏傳曰人逃其上曰潰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史記曰吳廣爲假王擊秦班固漢書贊曰秦窮自號謂皇帝而子嬰爲匹夫吳陳指其亡遁項隨而斃之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土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曾子曰烏合之衆初雖相歡後必相咋也五年之中而成帝業漢書曰高祖五年斬羽東城即皇帝位於氾水之陽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

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班固漢書贊曰漢無尺土之階繇一劒之任五年而成帝業書傳所未嘗有焉何則古代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其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漢書曰太后崩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專兵秉政謀作亂賈逵國語注曰權秉即柄字也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強大盤石膠固漢書宋昌曰高帝王子弟所謂盤石之宗也蒯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從其微者也范曄後漢書曰鄧禹曰以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勢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漢書宋昌曰諸呂擅權專制太尉亭以威之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齊代之強又曰齊悼惠王肥高祖六年立又曰齊悼惠王子章高后封爲朱虛侯章弟興居爲東牟侯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王逸楚辭注曰踵繼也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封王子弟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制同京師賈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漢書賈誼上疏之文至於孝景猥用朝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漢書曰朝錯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及景帝即位錯曰高帝初定天下諸子弱故大封同姓今吳謀作亂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於是方議削吳

吳王恐因欲發謀舉事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鼂錯又
吳先起兵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振由也
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左氏傳楚子問於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末大必
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杜預曰折折其本也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
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命自是之
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漢書主父偃說上曰
令諸侯或連城數十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
削弱矣上從其計又班固贊曰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諸侯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國自
析而是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也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
租稅不預政事班固漢書贊曰景帝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諸侯唯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
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漢書曰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

者百六人漢儀注王子爲侯侯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助祭大祀日飲酎飲酎受金小不如
斤兩色惡者王削縣侯免國漢書曰趙王福薨無子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
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
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
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漢書劉向上疏之又其言深切多所稱
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漢書曰成帝即位向數上疏不得大陳法戒言甚
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嘉其言常嗟歎之至乎哀平異姓秉權假
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
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紱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
或乃爲之符命[illegible]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班固漢書贊曰哀平之際王莽知

中外稱頌因母后之權又伊周之稱詐財成遂據南
面之尊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唯恐在後或乃
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田常事見上文漢書曰王莽纂漢諸王廣陵王嘉獻符命封扶美侯又曰
劉鄧侯閔以莽纂位獻神書言莽德封列侯鄧中書吾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
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
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杜篤論都賦曰于時聖帝兼不世之姿
禽王莽於已成紹漢祀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耶而
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
疆之期至於桓靈奄豎執衡范曄後漢書曰桓帝曹騰以定策功遷大長秋又
靈帝時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曹節誅武等節主尚書注曰稱上曰朝無死難之臣
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班固漢書序曰漢興懲戒

亡秦孤立之敗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
姦凶並爭張超檄曰中外觀夫鼎沸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蓁
藪杜預左氏傳注曰燧火燒木也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
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晉灼漢書注曰資材量也恥
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魏志曰大
祖武皇帝沛國譙人爲兗州牧後太祖迎帝都許昌豫州東京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掃除凶
逆翦滅鯨鯢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以
喻不義之人也迎帝西京定都潁邑魏志曰天子東還敗于曹陽太祖乃遣曹洪將兵西
迎天子董昭勸太祖都許漢書潁川郡有許縣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
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

存亡而不用其長策睹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晏子曰前車之覆後車戒也）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代之業也（左氏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強榦弱枝備萬一之虞也（班固漢書贊曰徙吏二千石於諸陵蓋亦強幹弱枝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韋昭曰軛車之衡軛也言王者之御群臣猶人之御牛馬故以衡軛爲喻焉其穴未得騁其駿足也）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爲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魯連子曰百足之蟲至斷不蹶者持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司馬相如諫獵書曰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文子曰人主之有人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也）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尚書曰厥土惟黑墳孔安國曰色黑而墳起也）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弈論一首（系本曰烏曹作博許慎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揚雄方言曰圍棊自關而東齊魯之間謂之弈）

韋弘嗣（吳志曰韋曜字弘嗣吳郡人爲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弈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曜論之後爲中書僕射孫皓誅之裴松之曰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之也）

蓋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稱（論語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論語孔子之辭）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呂氏春秋曰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二十歲則可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王師之漢書曰董仲舒修春秋三年不窺園圃其精如此）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尚書周公曰文王自朝至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

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
成不朽之名漢書曰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又曰黃霸字次公
淮陽人遷丞相長史宣帝欲褒先帝夏侯勝曰武帝不宜為立廟樂勝坐非議詔書霸坐阿縱勝不舉劾皆下
獄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更再冬講論不怠
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遊惰哉毛詩曰肅
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東觀漢記曰吳漢字子顏南陽人鄧禹及諸將多薦舉者再三召見
其後勤勤不離公門上亦以其南陽人漸親之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
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
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脩
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

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埤蒼曰賭賻也丁古切易以豉切廉恥之意弛
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
罫古買之間方言曰投博謂之枰皮兵切桓譚新論曰俗有圍棊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張
置疏遠多得道而為勝中者務相絕遮要以爭便利下者守邊隅作罫自生於小地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
計取吳楚廣道者也中計塞成皋遮要爭利者也下計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罫者也更始帝將相不
能防衛而令罫中死棊皆生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
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
廣雅曰階因也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馬融圍棊賦曰略觀圍棊法於
用兵怯者無功貪者先亡漢書曰孫子兵法八十一篇吳起三十八篇考之於道藝則非
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

名則非仁者之意也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如弈棊進退取與攻劫殺舍在我者也
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
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
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暇博弈之足耽左氏傳伍奢曰楚君
大夫其旰食乎班固漢書述以晦旰一人日昃旰食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
名章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
周易曰君子終日乾乾班固公孫弘贊曰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
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熊虎猛捷故以譬武龍鳳五彩故以喻文尚書曰如
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蘇武答李陵書曰其於寧人皆如鳳如龍百行兼苞文武並騖
孝經鉤命決曰引興挾以一字管百行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賈逵國語注曰旌表也設

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試修也誠千載之嘉會
百世之良遇也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者乃百年之會也當世之士
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廣雅曰惜愛也使名書史籍
勳在盟府左氏傳宮之奇曰虢叔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乃君子之上務
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
孰與萬人之將邯鄲淳藝經曰棊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
枚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貿博弈矣周禮曰三
公自袞冕而下鄭玄曰袞龍九章衣也東都賦曰修袞龍之法服左氏傳曰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始有金石
之樂廣雅曰貿易之也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
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

貧是有猗頓之富也猗頓已見賈誼過秦論用之於射御是有術
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鄒殷遠矣

文選卷第五十二

[藏書印]

文選卷第五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論三

嵇叔夜養生論一首　李蕭遠運命論一首

陸士衡辯亡論上下二首

養生論一首嵇喜為康傳曰康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藥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

嵇叔夜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鄭玄禮記注曰致之猶言至也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養生經黃帝問天老曰人生上壽一百二十年中壽百年下壽八十年而竟不然者皆夭耳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鄭玄禮記注曰麤略也說文曰粗疏也徂古切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角而論之其有必矣廣雅曰較明也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夫自然者不知其然而然老子曰道法自然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天老養生經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年為限節護之可至千歲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漢書曰上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幾何勃又謝

不知汗出洽背媿不能對顏師古曰洽霑也周易曰渙汗其大號終朝未餐則囂然思

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毛詩曰終朝采綠終朝謂從旦至食時囂然飢意也禮記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

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古眠字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夜分而聞有鼓新聲者韓詩曰

耿耿不寐如有隱憂漢書劉向曰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

得之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堇少也壯士之怒赫然殊觀

植髮衝冠淮南子曰荊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如意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荊軻瞋目

髮植衝冠植立也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

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稼於

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燋爛必一溉者後枯

文五十三　三

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曰稼言種穀於湯之世注七年之旱雖歸是死而

溉一溉之苗則在後枯乃命人處若同皆有死能攝生者則後終也孫卿子曰禹十年水湯七年旱故文曰

也灌溉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

而肆之尚書曰大喜墜陽大怒破陰衰生要曰哀傷人喜樂過甚傷人賈逵國語注曰

肆放也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國語子餘

謂秦伯曰使能成嘉穀君之力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

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

神者生之制也失位則二者傷矣故脩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

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老子曰我獨泊

兮其未兆說文曰泊無為也禮記曰樂行血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

神相親表裏俱濟也莊子曰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為壽而已矣古詩曰服食求神仙夫

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

種可百餘斛氾勝之田農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

治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也音歐侯切一曰謂區種而種非漫田也區田種一也至

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

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小品經方

曰公黃帝曰大豆多食令人身重博物志云食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又曰啖榆則瞑不欲覺也合歡

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神農本草曰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崔豹古今注

曰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相解了不相牽綴樹之階庭使人不忿毛詩曰焉得萱草

言樹之背毛萇詩傳曰萱草令人忘憂者所別錄曰萱草是今之鹿葱也薰辛害目豚魚不

文五十三　三

養常世所識也養生要曰大蒜勿食葷辛害目又神農曰豬肉不可久食又曰豚肉損人

與字林曰葷辛菜也葷與葷同豚魚無血食之皆不利人也蝨處頭而黑麝食

柏而香抱朴子曰今頭蝨著身皆稍變而白身蝨處頭皆漸化而黑則是玄素果無定質移易存乎所

漸本草名醫別錄曰麝食柏葉五月得香又夏月食蛇多至寒香滿入春急痛自以爪剔出著矢溺中

覆上有宋人乃勝服取頸處險而癭於齒居晉而黃淮南子曰險阻

之氣多癭謂人居於山險樹木蔽其餘上飲此水則齒齲齒黃未詳推此而言凡所食

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

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

使延哉方言曰延年長也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本草

曰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多服不傷人輕身益氣不老延年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

性以應人養生經曰上藥養命五石練形六芝延年中藥養性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也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法言曰哇則鄭李軌曰哇邪也周禮鄭玄注曰五穀麻黍稷麥豆也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腸胃莊子曰聲色滋味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漢書曰五藏六府周禮曰凡齊事鬻盬以待戒令鄭玄曰鬻盬謂練化之鬻今之煮字也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廣雅曰悖亂也文子曰循理而動者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文子曰人之性欲平又曰真人純粹靡動漢書注曰粹純也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左氏傳子產曰蕞爾小國杜預注曰蕞爾小貌也易竭之身而外內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倦以致乏絕素問黃帝曰有病心

腹滿此何病岐伯曰此飲食不節故時病七發曰百病咸生漢書杜欽曰觀王最為淫亂雖數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也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眾難莊子曰終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皆之盛也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方言曰悼哀也笑悼謂笑其不善養生而又哀其促齡也至于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莊子曰無端之紀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穀梁傳荀息曰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智以下也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眾險於未兆老子曰其未兆易謀是由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為受病之始也韓子曰扁鵲謂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稍可湯熨桓侯不信後病起扁鵲逃之桓侯遂死史記曰扁鵲齊簡子東過齊見桓侯桓曰齊桓在簡子前且二百秋小白後相齊桓侯因和子有知公午去舘子首末擢邪二百八年史記自為錯誤竄昭因魏細和侯臣瓚曰魏桓侯新序曰扁鵲見晉桓侯然此桓侯竟不知何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澮而泄之以尾閭尚書曰濬畎澮距川孔安國曰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澮廣二尋深二仞孔安國曰會畎澮之水入海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司馬彪曰尾閭水之從海水出者也一名沃燋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閭也閭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閭也在扶

桑之東有一石方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燋盡故名沃燋欲坐望顯報者或棄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說文云希望也穀梁傳荀息曰夫人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尸子曰五尺大犬為猶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為猶顏師古以為人將大行乃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雅云猶如麂善登木猶獸名聞人聲乃猶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淮南子曰豫章之生七年而可知延叔堅曰豫章與枕木相似七年乃可別耳枕音沈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老子道經曰聽之不聞名曰希王逸楚辭注曰徂譽曰行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

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論語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莊子曰廣成子謂黃帝曰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老子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國語單襄公曰厚味實腊毒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文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莊子曰外物不可必司馬彪曰物事也中專內也而外事成不信交也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乎外莊子曰虛室生白向秀曰虛其心則純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莊子曰聖人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也邪氣不能襲也故其德全而神不虧矣故曰聖人不思慮不預謀也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河上公曰抱守也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為天下法式王弼曰一少之極也式猶則也文子曰古之為道者養以和持以適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老子曰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大順河上公曰大順天理也經會曰反俗以入道然乃至於大順者也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白虎通曰醴泉者美泉也狀如醴酒也晞以朝陽，綏以五絃，毛萇詩傳曰晞乾也無為自得，體妙心玄，莊子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之也觀能得無為故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曰至樂無樂郭象曰忘歡而後以樂足足而後身存莊子曰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

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聲類曰恕人之心度物也史記曰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羨門古仙人也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運命論一首

運謂五德更運帝王所稟以生也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興王之名應籙以次相代宋均曰籙符運也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下之命也

李蕭遠

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為尋陽長政有美績病卒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墨子曰貧富壽夭固有天命不可損益列命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莊子每若曰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故運之將隆，必生聖明之君。春秋河圖揆命篇曰倉戲農黃三陽翼天德聖明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介紹介也禮記曰介紹而傳命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為玄同論語孔子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黃各三日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里有聖人出其呴百姓歸天辟亡宋均曰里社之君鳴則教令行教令明惟聖人能之也呴鳴之怒者聖人聲也大亦云矣易起放榮急此所也明與鳴古字通群龍見而聖人用。易曰見群龍無首吉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說苑

鄭子談米王曰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易土以爲三公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毛萇傳曰阿衡伊尹也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干周西伯六韜曰文王卜田史編爲卜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女師王乃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毛詩大雅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呂氏春秋曰凡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遠始乎本而後及末治亦然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處乎虞知非愚也其處於秦非加益也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黃石公記序曰黃石者神人也有上略中略下略河圖曰黃石公謂張良曰讀此爲劉帝師以遊於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漢書曰張良以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

爲它人言皆不省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漢書張良乃說項梁立韓成爲韓王而張良無說陳涉今此言之未詳其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春秋考異鄭曰籙之籙圖參於泰古易坤靈圖曰湯臣伊尹放丹陵春秋命曆序曰文王受丹書呂望佐昌發春秋保乾圖曰黃之一師爲張良生韓之陂漢以興春秋感精符曰西秦東躅謀襄鄭伯晉戎同心遊之徵谷反呼老人百里子哭語之不知泣血何益蒙頭篇曰格量足之也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禮記文也鄭玄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嗜欲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爲之生賢智之輔佐若文王降時雨山川爲之出雲也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

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詩大雅文也箋云申申伯甫甫侯也毛萇傳曰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爲之生佐仲山甫及申伯爲周之幹臣也豈惟興王亂亡者亦如之焉呂氏春秋曰世有興主之土也幽王之惑褒女也祅始於夏庭史記曰昔夏后氏之衰也有神龍二止於夏帝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去之比三代莫之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漦化爲玄黿以入王後宮後宮童妾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棄女子出於褒是爲褒姒幽子寵申后立褒姒爲后后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姒仕闕切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曹伯陽之獲

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說於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執曹伯以歸殺之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左氏傳曰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貴人召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召而見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介而退弗進則置虛命徹叔孫不食卒吉凶成敗各以數至春秋考異郵曰吉凶有效存亡出象王命論曰驗行事之成敗數曆數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曆數謂天道也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河洛謂河圖洛書也文謂文德即文王也武謂武功即武王也言以文德受命者或七世九世而漸衰微以武功興起者或六世八世而謀也及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

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左氏傳王孫滿之辭也其世多少年之短長皆天所命也七六
九六八即卜世數也杜預注曰郟鄏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故自幽厲之間周道
大壞言自成王至于厲王凡有八世周室大壞也而衰也毛詩序曰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二霸之
後禮樂陵遲二霸齊桓晉文也自厲王至于二霸之卒凡有九世即應九而衰也毛詩序曰禮義
陵遲男女淫奔也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自二霸之卒至于景王凡有六世即應六而滿
也尚書大傳曰周人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其失也小人薄鄭玄注曰文謂尊卑之差制也習文法無悃誠也
靈景周之王末者也辯詐之偽成於七國言文薄既變詐偽乃成也七國謂韓魏齊趙燕
楚秦也自景王至于七國凡有八世即應八而衰也酷烈之極積於亡秦言詐偽既成故
加之以酷烈也解嘲曰呂刑靡弊秦法酷烈也文章之貴棄於漢祖言周人之敬以文故
漢承之以貴也漢書曰陸賈為太中大夫賈時上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也仲

長子昌言曰虞祖軌文學而簡禮義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家語冉有曰孔子者大聖
兼該文武並通又曰顏回字子淵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賢又曰冉求字子有以政事著名性多謙退揖
讓於規矩之內誾誾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論語曰孔子朝
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孔安國曰誾誾中正之貌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
泗魯水名也史記曰甚哉會之業也洙泗之間閒如也桓子新論曰遏絕其端其命在天孟軻孫
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周易子曰君子知幾其神乎顏氏之
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昧造形而悟顏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
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法言曰睎驥之馬亦驥之乘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顏嘗睎
夫子矣李軌曰希望也言顏回睎望孔子也禮含文嘉曰從容中道陰陽度行也天下卒至于
溺而不可援言小人之失在薄故孔孟所不能援也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道夫以仲

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
於定哀史記曰魯定公以孔子為司寇季桓子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遂行適衛衛靈公置粟六萬居
頃之或譖孔子於靈公孔子恐獲罪去衛也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
史記曰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
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為子男五十里今孔
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國安得世世土方數千里乎文王在豐武王在鎬之卒王天下今孔
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
魋史記曰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弟子曰可以速行矣孔子曰
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家語曰楚昭王
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

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以仲尼之行也而招
毀於叔孫論語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
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自絕也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夫道足以濟天
下而不得貴於人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言足以經萬世而不
見信於時文子曰養生以經世莊子曰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行足
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周易曰故能彌綸天地
之道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
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也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
門蠻謂楚也毛詩曰蠢爾蠻荊夏謂宋衛也公謂魯侯也卿謂季氏也列子楊朱曰孔子屈於季氏見辱
於陽虎也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

史記曰伯魚生伋字子思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伯牛閔子顏回則具體而微劉熙曰體者四支股肱也具體者皆微者也皆具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封己養高勢動人主國語叔向曰引黨以封己韋昭曰封厚也魏志高柔上疏曰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閒其言論語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家語曰卜子夏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咨問國政焉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女於夫子論語注曰不得有非閒之言也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於是天子亦疏之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喻揚雄反騷曰欽弔楚之湘纍音義曰屈原赴湘故曰纍然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漢書孫寶曰道不可詘身詘何傷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管子曰水有大小出之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之曰川出於地而不流命曰淵水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淮南子曰夫水者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無公無私水之德也周易文言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曰土潤謂塗溼也體清以洗物不

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廉正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其濁無不寀塗其清無不盡除是以長久也管子曰夫水淖弱以清好灑人之惡仁也寀式甚切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夫忠直之迕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廣雅曰迕犯也鄭玄禮記注曰負背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廣雅曰秀出也論衡曰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史記商君說秦孝公曰夫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前監不遠覆車繼軌毛詩曰殷鑒不遠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史記司馬遷曰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班固漢書贊曰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家語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也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司馬遷書曰下流多謗議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蒼頡篇曰算計也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子夏曰商聞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論衡曰命吉不求自得富貴之命西京賦曰不徼自遇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論語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蒢戚施之人莊子曰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憲不忍為也司馬遷報任安書曰苟合取容毛詩云燕婉之求蘧蒢不鮮又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

利之間杜預左氏傳注曰俛伏也鄭玄毛詩箋曰蘧篨觀人顏色而爲辭故不能俯又曰戚施下人以色故不能仰史記曰蘇秦嫂逶迆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毛詩曰巧言如流史記虞子兌曰鄙忠其應我若響之應聲也以闚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周易曰變通者趣時者也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孟子曰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乃踰梁山邑于岐山下從者如歸市焉廣雅曰脫誤也毛詩曰棄予如遺鄭玄曰如人遺忘忽然不省存也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老子曰名與身孰親得與亡孰病家語子貢曰與其俱失二者孰賢鄭玄禮記注曰賢猶勝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杜預左氏傳注曰冒貪也脉脉然自以爲得矣爾雅曰脉相視也郭璞曰脉脉謂相視貌也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尸子曰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義之必利也史記曰中潏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長鼻決目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死於牧之野蓋知伍子胥之屬音鏤力俱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左傳曰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王及列士皆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杜預曰改姓爲王孫欲以辟吳禍屬鏤劍名又左傳曰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子而弗圖將焉用之子常曰是瓦之罪也乃殺費無極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其國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漢書曰汲黯爲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召爲主爵都尉又曰上以張湯爲懷詐面諛使使等責湯湯自殺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爲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蓋笑蕭望

之跋蒲末躓竹利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白以爲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毛詩曰跋躓其胡載躓其尾漢書曰成帝立丞相奏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病死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爲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爲天子不如仲尼之爲陪臣也左氏傳王饗管仲管仲曰陪臣敢辭杜預注曰諸侯之臣曰陪臣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爲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闃其門也漢書曰拜王莽爲大司馬又曰董賢代丁明爲大司馬楊雄自序曰雄家代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又曰董仲舒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論語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又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家語曰原憲宋人字子思清約守節貧而樂道其爲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桓公新論曰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也其爲名乎則善惡書乎史冊毀譽流於千載淮南子曰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惡千載之積毀也賞罰懸於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廣雅曰灼明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南都賦曰齊趙之好耳目之娛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師也褰裳而涉汶問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毛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公羊傳曰莊公會諸侯盟于柯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如雲

言多也椎直追紒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漢書曰尉佗魋結服虔曰魋音椎今兵士椎頭結張揖上林賦注曰紒髻後垂也紒即髻字也子子正丈引此而爲髻字漢書曰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又云乘上書曰夫漢轉粟西向不如海陵之倉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毛萇詩傳曰京丘也鄭玄曰庾露積穀也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余璠煩之珍可觀矣爾雅曰扱衽曰襭廣雅曰扱插也並初洽切南子曰鍾山之玉苞子許然曰玉出藍田許慎淮南子注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杜預曰璵璠美玉也夫如是也爲物甚衆爲己甚寡矣

愛其身而嗇其神呂氏春秋曰凡事之本必理身嗇其大寶高誘曰嗇愛也寶身也風飃塵起散而不止風飄塵起喻疾起而漸生散而不止喻疾生而不息塵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左氏傳曰昭元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使醫和視之和曰是謂近女室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爲見身名之親踈分榮辱之客主哉言奔競之倫所以若此而乃尚自以爲審見身名親踈之理妙分榮辱客主之義哉言惑之甚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尸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爲天下掩衆暴寡故立天子以齊一之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冒貪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胡革乎邪正之分呂氏春秋曰衆正之所積其福無不及衆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筭其昭然矣爾雅曰昭見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呂氏春秋曰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管子曰爲善者有福爲不善者有禍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孫卿子曰先義後利者榮先利後義者辱故君子舍彼取此言舍欲利而取仁義也老子曰故去彼取此

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周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言君子之性語默出處雖從其時而中心常不改其操似天動星迴而北辰常居其所而不改也論語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鄭玄曰北極謂之北辰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尚書曰琁璣王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馬融曰璣渾天儀可轉旋鄭玄曰轉運者爲機持正者爲衡莊子曰軸不運而輪致千里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毛詩大雅文也毛萇傳曰燕安也翼敬也發去貽猶傳也孫順也言傳其所以順天下之道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後世也之也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論語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辯亡論上下二首

孫盛曰陸機著辯亡論言吳之所以亡也

陸士衡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姦臣謂董卓也答賓戲曰王命蓋竊周失其御法言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内皇綱弛紊王室遂卑答賓戲曰廓帝紘恢皇綱劇秦美新曰皇綱弛而未張尚書傳曰紊亂也新序曰及定王王室遂卑矣於是群雄蜂駭義兵四合廣雅曰駭起也漢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又魏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荊南吳志曰孫堅爲長沙太守董卓專權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堅亦舉兵荊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比至南陽衆數萬人進辭

曰雷雹發動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公羊傳曰謂老反於煙伯也善者也威稜

則夷羿震盪達動兵交則醜虜授馘或首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書曰威稜憺乎

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左氏傳曰羿莊子謂晉侯曰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夷羿收之以爲己相杜預曰

夷氏也羿善射左氏傳曰兵交使在其間毛詩曰仍執醜虜箋云馘所格者之左耳也遂掃清宗

祊蒸禋皇祖之毛詩曰祝祭于祊毛萇傳曰祊門內祭也爾雅曰冬祭曰蒸尚書孔氏傳

曰禋精意以饗潔之祀皇祖謂漢祖也吳書曰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於時雲興之將

帶州飆起之師跨邑哮呼交闞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

毛詩曰進厥虎臣闞如虓虎尚書武王曰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雖兵以義合

同盟戮力左氏傳曰諸侯同盟於亳國語曰勠力一心賈逵曰勠力并力也然皆苞藏

禍心阻兵怙亂左氏傳曰楚公子圍聘于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苞藏禍心以

圖之又衆仲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杜預曰阻恃也又君子曰史佚所謂無怙亂也或師無謀律

喪威稔寇言出師之法必以律否臧凶左氏傳君子曰怙亂而出師無律也稔積也不戢必自焚其威稔各令兵

熟於寇也周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左氏傳曰弘曰毛得以亡是民吾稔之以不數日於熱也忠規武

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漢書武帝詔曰朝東武節武烈既沒長沙桓

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吳志曰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桓王言猶王英遠之才命世

而出也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

衆范曄後漢書陳忠曰旬月之間神兵電掃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

誅叛柔服而江外底旨定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

而赦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尚書曰震澤底定飾法脩師則威德翕赫周易

曰先王明罰飭法趙國頌曰諭以威德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吳志曰策以彭

城張昭爲謀主魏略曰昭審禮皆名豪又過曰賓禮故老交御豪俊而周瑜

爲之傑吳志曰策彼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彼二君子皆弘

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

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將北

伐諸華誅鉏干紀左氏傳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叶于諸華又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

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

紫闥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

爲夷庚者藏車之所左氏傳曰夷庚未入爭林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戰國策張儀謂秦王曰挾天子以

令天下此王業也毛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左氏傳伍員曰必復楚國夏配天不失舊物戎車既次

羣兇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

用集我大皇帝吳志曰權諡曰大

以奇蹤襲於逸軌叡心因於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

憲稽乎遺風國語曰樊穆仲對宣王曰魯侯孝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史記曰宣王即位

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室也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

俊茂好謀善斷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束帛旅於丘

園旌命交於塗巷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孟子曰夫招士以弓大夫以旌劉永後漢書

曰命道不旌命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騖異

人輻湊猛士如林班固公孫弘贊曰異人並出文子曰群臣輻湊張晏曰如衆輻之集轂也

漢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毛詩曰其會如林於是張昭爲師傅吳志曰權待張昭以

師傅之禮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爲腹心出作股肱吳志曰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爲武威將軍南郡太守餘並已見三國名臣頌毛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尚書曰命汝予翼作股肱心膂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吳志曰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少有氣力好游俠拜西陵太守又曰凌統字公績吳郡人也拜偏將軍又曰程普字德謀右北平人也領江夏太守盪寇將軍又曰賀齊字公苗會稽人也爲蘄春太守又曰朱桓字休穆吳郡人也拜前將軍領青州牧又曰朱然字義封身治姊子也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乞以爲嗣爲左大司馬右軍師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吳志曰韓當字義公遼西人也遷昭武將軍又加都督之號又曰潘璋字文珪東郡人也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又曰黃蓋字公覆零陵人也拜武鋒中郎將加偏將軍又曰蔣欽字公奕九江人也拜右護軍又曰周泰字幼平九江人也拜漢中太守奮威將軍尚書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爲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諸葛瑾已見三國名臣頌吳志曰張昭長子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爲濡須督奮威將軍又曰步騭字子山臨淮人也孫權爲討虜將軍召騭爲主記權稱尊號代陸遜爲丞相誨育門生手不釋卷蔡邕陳太丘碑曰紆佩金紫光國垂勳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吳志曰顧雍代孫邵爲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從宋仲子受學權稱尊號拜爲少府遷太常又曰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權拜裨將軍責郎江長揚州牧又遷大司馬又曰呂岱字定公廣陵人也權拜上大將軍亮即位拜大司馬身奉公所在可述許淮南子注曰幹謂也慎忠信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虞翻已見三國名臣頌吳志曰虞翻性不協俗數犯顏諫爭又曰陸績字公紀吳郡人也孫權統事辟爲奏曹掾又曰張溫字惠恕吳郡人也拜議郎選曹太子太傅甚見信重吳錄曰張惇字叔方吳郡人也爲量淵懿清虛淡泊又善文辭所猗以爲東騎將軍出補海昏令毛詩曰出入諷議奉使則趙咨

沈珩衡以敏達延譽吳志曰權遣都尉趙咨使魏魏帝問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吳書曰咨字德度南陽人拜騎都尉又曰沈珩字仲山吳郡人也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也曰何以知之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備豫文帝善之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禨祥協德昭吳書注曰曆數占術也吳志曰吳範字文則會稽人也以治曆數知風氣聞於郡中權以範爲騎都尉領太史令又曰趙達河南人也治九宮一算之術究其微旨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呂忱字林曰禨祲也居衣切天文志曰臣主共憂患其察禨祥如淳曰呂氏春秋曰荊人鬼而越人禨今之巫祝禱祀之比也晉灼曰禨音珠禨之禨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吳志曰董襲字元世會稽人也爲偏將軍曹公出濡須口襲從權赴之使襲督五樓船住濡須口夜卒暴風樓船傾覆左右散走乘舸出襲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殯又曰陳武字子烈廬江人也累有功進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葬駱統劉基強諫以補過吳志曰駱統字公緒會稽人也權召爲功曹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曰劉繇長子基字敬輿權爲吳王基爲大司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左氏傳士季謂晉侯曰詩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謀無遺諝舉不失策爾雅曰諝智也思與切東觀漢記魯恭上疏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爭衡謂角其輕重也漢書公孫玃曰吳楚之王西與天子爭衡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漢書晁錯曰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浮鄧塞去之舟下漢陰之衆孔安國尚書傳

曰順流曰泝酈元水經注曰鄧塞者即鄧城東北小山也先後因之以為鄧塞漢陰漢水之南也莊子曰子貢
南遊於楚過漢陰羽檝萬計龍躍順流川檝言疾也廾檝曰杖漢邪而躍者以萬計周
易曰見龍在田或躍在淵銳騎千旅虎步原隰李陵詩曰幸託不肩髀且留信虎步謀
臣盈室武將連衡包咸論語注曰衡軛也以車武將所駕故以連衡喻多也喟然有
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毛萇詩傳曰水涯曰滸而周瑜驅我偏
師黜之赤壁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遣瑜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公軍破退
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左氏傳曹劌曰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鄭玄禮
記注曰遁逃也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
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
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蜀志曰孫權襲殺關羽取荊州先主

忿孫權之襲關羽遂乃伐吳吳將陸遜大破先主軍遂棄船還魚復改縣曰永安先主死于永安宮吳志曰備
升馬鞍山陸遜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馬鞍山在西陵之西續以濡須之寇臨川
摧銳吳曆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没溺者數千人蓬龍
之戰孑輪不反魏志曰張遼奄至吶陣攀遼至蓬討吳吳將韓當還兵迎戰與戰于蓬龍
楚辭曰登蓬龍而下隕兮王逸曰蓬龍山名也公羊傳曰晉敗秦于殽匹馬隻輪無反者由是二邦
之將喪氣挫鋒勢衄奴六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弊論語曰子
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何晏曰莞爾小笑貌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左氏傳曰
隱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鄭又曰鄭伯乞盟請服遂躋天號鼎峙而立方言曰躋登也漢書
蒯通說韓信曰今為足下計莫若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西屠庸益之郊北
裂淮漢之涘王逸楚辭注曰屠裂也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

表賈誼過秦論曰南取百越之地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
王之樂八代三皇五帝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蒐閱也蒐與搜古字通三王夏殷周也告類上
帝拱揖群后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也尚書曰班瑞
于群后典引曰欽若上下恭揖群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毛詩曰進厥虎臣左氏傳君子
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蔡書伍被曰遭弩臨江而守長棘勁鎩望飆而奮爾雅曰扶搖謂之飆也
說文曰鎩鈹有鐔也所八切長刃矛刃之類也山列切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
下尚書曰庶尹允諧孔安國傳曰尹正也衆官之長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又曰內史過曰庶
人工商各守其業以供其上化協殊裔風衍遐圻左氏傳曰天子之地一圻杜預曰一
圻方千里圻界也風教及遠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左氏傳曰晉人使士貢對
鄭使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杜預曰一介獨使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

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鄭玄曰每廄為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周禮曰玉
府掌王之金玉玩好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漢書息夫躬曰羽檄重積
而至輶軒騁於南荒衝輣息於朔野楊雄答劉歆書曰嘗聞先代輶
軒之使奏籍漢書述曰戎車七征衝輣閑字略作輶輕也音義曰輣兵車名也蒲萌切齊民免干
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漢書難蜀父老曰今割齊民以
附夷狄如淳曰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民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爾雅曰虞度也大皇既
歿幼主蒞朝幼主謂亮也吳志曰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立為太子權薨即尊號姦回肆
虐景皇聿興尚書曰崇信姦回吳都賦曰材很肆虐吳志曰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也亮廢孫綝
使宗正孫楷迎休即位薨謚曰景帝毛萇詩傳曰聿遂也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
之良主也南都賦曰朝無闕政公羊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也降及歸命之

初吳志曰孫皓降晉晉賜號歸命侯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尚書曰向有典刑毛詩曰
召彼故老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
規吳志曰孫皓即位拜陸抗大司馬荊州牧又曰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遷為左丞相凱上表疏皆指
事不飾忠懇孔安國尚書傳曰熙廣也周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史記趙簡子曰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
聞周舍之諤諤盡規已見上文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吳志曰施績字公緒遷將軍騎
蜀盜賊事持去不傾拜左大司馬吳錄曰范慎字孝敬廣陵人也竭忠知己之君纏綿三益之友時人榮之孫
皓以為太尉丁奉離斐以武毅稱吳志曰丁奉字承淵廬江人也少以驍勇為小將亮
即位為冠軍將軍經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為先登黎斐力戰有功拜左將軍黎
與離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吳志曰孫皓以左右御史大夫
丁固孟仁為司徒司空吳錄曰初固為尚書夢松樹生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當為三公乎卒
如夢焉又曰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字易之楚國先賢傳曰宗冬筍生遂至三公樓玄
賀劭之屬掌機事吳志曰樓玄字承先沛郡人也孫皓遷用玄為宮下鎮禁中候主殿中事
又曰賀劭字興伯會稽人也皓時為中書令漢官解故曰機事所揔號令攸發元首雖病股肱
猶存尚書大傳曰元首君也股肱臣也爰及末葉群公既喪然後黔首
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釁黔首已見過秦論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
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是之時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境外助此之謂瓦解又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
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也曆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
發曆命曆數天命也王師謂晉師也言躡其運數而發也干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
向揚州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
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過秦論曰楚師深入鴻門曾無藩籬之艱非有工

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墨子曰公輸班為雲梯必取宋史記曰晉智伯攻晉
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不沒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
西之隊左氏傳曰楚子圍宋將去之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王從之宋人乃懼遂及楚平史
記曰燕昭王使樂毅為上將軍伐齊破之濟西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左氏傳君子曰
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杜預曰浹辰十二日也浹音子協切干寶晉紀曰大康元年四月王濬鼓入
于石頭吳主孫皓面縛輿櫬降于濬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襄陽
記曰張悌字巨先襄陽人晉伐吳悌迎之吳軍大敗諸葛靚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牽之悌垂泣曰今日
是我死日也靚遂放之為晉軍所殺韓子有孤憤篇司馬遷書曰世又不與能死節者也夫曹劉之
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向時謂太康之役也曩日謂昔
之昔劉也戰守之道抑有前符符猶法也險阻之利俄然未改
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廣雅曰貿易也說文曰詭變也詭與恑同彼此
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辯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荊揚而
奄交廣東都賦曰自中夏以布德毛萇詩傳曰奄覆也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
深矣其民怨矣左氏傳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毛詩序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
民怨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淮南子曰偽之生飾智以
驚愚范曄後漢書吳祐曰越在海濱其俗誠陋也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
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弘遠矣周易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莊子
許由曰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叡智其求賢如不及卹民如稚子論語曰子曰見

耆如不及謝承後漢書曰延篤遷京兆尹卹民如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
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吳志曰呂蒙年十五六隨鄧當
擊賊策見而奇之引置左右張昭薦蒙拜別部司馬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江表傳曰權克荊州將吏悉
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牀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
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帥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荊國之先賢也初
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邪使親近以巾拭面濬起下地拜謝即
以為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咨之毛萇詩傳曰識用也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
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
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吳志陸機為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鉞統
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江表傳曰曹公入荊州周瑜夜請見權曰諸人徒見操
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事實今以實較之不過十五六萬軍已久疲所得表眾五萬自足制之
曰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載資糧為軍後援也
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謨士之算論
語曰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馬融曰菲薄也漢書李尋傳曰王根輔政數虛己問尋
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致命吳志曰魯肅字子敬臨淮人也
周瑜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召肅與語甚悅之眾賓罷退獨引肅還合榻對
飲又曰士燮字威彥蒼梧人也漢時燮為綏南中郎董督七郡領交趾大守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燮率
兄弟奉承節度權加燮為左將軍燮遣子廞入質高張公之德而省遊田之娛
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吳志曰張昭為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
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群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

猛獸者乎如有一日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慙君然猶不能已諸葛瑾事未詳感陸
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吳志
曰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權報曰君以為太重孤亦何利焉但不得已而為之爾於是令有司
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齎以就遜意所不安令損益之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不持
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三爵後殺善士雖
翻有罪天下孰知之翻由是得免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屏氣跼局蹐脊以
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淩統之孤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毛詩曰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吳志曰呂子明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
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鑿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
咄唶夜不能寐病小瘳為下赦令群臣畢賀後更增篤自擬臨視淩統卒權為之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乃列封
統二子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登壇慷慨歸
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吳志曰權既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
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時或言諸葛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
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孔安
國尚書傳曰謨謀也又曰肆陳也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言其規略
宏遠不安小國也左氏傳曰初楚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方言
曰厭安也於鹽切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論語曰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
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初都建業群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
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漢書文帝曰豫建太子謂天下何賈
逵國語注曰謂告也言何以告天下也劉兆穀梁傳注曰慊不足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

既定百度之缺粗脩（粗古粗字韋昭漢書注曰粗略也才古切）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杜預左氏傳注曰齒列也）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地方幾萬里（杜預左氏傳注曰幾近也）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韋昭國語注曰沃肥著也）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陳琳爲曹共與文帝書曰謂其中才處之殆難倉卒論語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跡亦不入於室也）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左氏傳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聞長世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或曰吳蜀脣齒之國（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蜀滅

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illegible]曰王假與國之王也如[illegible]）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胡檻切漢書曰自尋陽浮江舳艫千里李斐曰舳船後持柁處也艫船前頭刺櫂處也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絶也）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蛇關以首尾救故銳師百萬而無所施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戰國策曰公輸班爲攻宋機械）天子總群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國語太子晉曰

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韋昭曰聚聚物也高山陵也疏通也）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荊楊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漢書晁錯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左氏傳子魚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強寇重資幣以誘群蠻（國語單穆公曰量資幣戰國策曰荊軻奉持千金之幣厚遺中庶子蒙嘉）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雲翔言衆也戰國策蘇子說秦王曰今楚王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然此雲翔與戰國策異不以文害意也）懸旍江介築壘遵渚（毛詩曰鴻飛遵渚毛萇傳曰遵循渚也）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阬（東阬在西陵步闡城東北長十餘里陸抗所築之城在東阬上而留闡城之北其遺址並存）深溝高壘案甲

養威反虜踠（於遠）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御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吳志曰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陸抗聞之部分諸軍吳彥等徑赴西陵敕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圍備始合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留慮拒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攻至月餘計屈夜遁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敗祜等引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左氏傳曰僖二十年晉侯敗楚師于城濮還師歸國獻俘授馘杜預曰獻楚俘于廟俘即囚也）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孟子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驚封域寡虞（言少有虞度之事也）陸公歿而潛謀兆吳禍深而六師駭（蒼頡篇曰駭驚也）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吳志曰孫皓天紀二

年郭馬反攻殺廣州都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晉日向時皆謂曹劉之世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詩大雅文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周易革卦之辭也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太玄經曰塗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趙岐曰天時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周易坎卦之辭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史記魏武侯曰山河之固此魏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吳之與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孫卿子曰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合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

五十三　　三

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顧眄之義授圖子黎元也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蔪蔪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朝周俯泣則婦人乃作麥秀之歌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為黍離之詩

文選卷第五十三

五十三　　三

文選卷第五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論四

陸士衡五等論一首　劉孝標辯命論一首

五等論 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等以治天下至漢封樹不依古制乃作此論 陸士衡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 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漢書王嘉曰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 創制垂基思隆後業 典引曰順命以創制論語比考讖曰以俟後聖垂基也 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 左氏傳楚芋尹無宇曰天子有經略古之制也又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聞長世 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 漢書曰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後唐虞侯伯猶存至秦遂并四海分天下為郡縣前聖尚奇雖有孑遺者矣漢興因秦制度以撫海內由固漢書述曰乃昔黃唐經略萬國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剗五等制立郡縣 得失成敗備在典謨 王命論曰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書序曰典謨訓誥 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 揚雄長楊賦曰戲帝業孫卿子曰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廣雅曰曠遠也 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 即 力制曠終乎因人 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 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 尚書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疏之宜也 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裁與財古字通 使萬國相維以成

盤石之固 周禮曰凡邦國小大相維漢書宗呂曰漢所謂盤石之宗也 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 毛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 大方法也呂氏春秋曰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 知其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 周易曰利物足以和義莊子曰愛人利物之謂仁左氏傳欒武子曰季孫寵身不忘其君 其安上在於悅下為己在乎利人 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左氏傳邾子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 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 周易兌卦之辭也 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 孫卿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者也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者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者也 是以

分天下以厚樂而己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 孟子謂齊宣王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趙岐曰古賢君樂以己之樂與天下同之憂以天下之憂與己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也鄭玄儀禮注曰饗歆之也 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 呂氏春秋曰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博義也利博義博則無敵也毛詩序曰憂深思遠 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 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鄭玄曰大人諸侯之謂也 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 論語子曰雍也可使南面曰可使南面言任諸侯治之也 包氏 九服之民知有定主 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也 上之子愛於是乎生 周書文王曰視民如子愛也禮記曰子庶民則百姓勸鄭玄曰子猶愛也 下之體信於是乎結 禮記曰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鄭玄注曰體猶親也 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

以御暴故強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孟子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漢書宣帝曰漢家本以霸王道雜之然後國
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群后之圖身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譬
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綱目網也以喩諸侯天綱以喩王室也營布居也老子曰
天網恢恢踈而不失呂氏春秋曰一引其綱萬目皆張廣雅曰綱道也四體解難而心膂
獲乂四體亦喩諸侯心膂亦喩王室也論語丈人曰四體不勤尚書傳王曰作股肱心膂三代所
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論語子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包氏曰三代夏商周也禮
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鄭玄曰四代謂虞夏商周也漢書武帝策詔曰纘統垂業廢興何如夫盛衰
隆替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漢書韓安國曰夫盛之有衰猶朝之
有暮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原法期於必
涼明道有時而闇言法不可常明故期在於必薄道不可常明故有時而或闇以喩盛衰廢
興唯常學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慝怨也媒如左氏傳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杜預曰涼薄也
故世及之制弊於彊禦言諸侯世及而盛彊其弊在於禮傳不敝也毛詩曰曾是彊
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言封建諸侯而爲害其禍在於末大而本折也周易曰上以
厚下安宅左氏傳楚子問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由是觀之則害
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杜預曰折折其本也侵弱之釁遘自三季言諸侯擅而王室衰
侵弱斯乃遘自三季也班固異姓諸侯王表序曰秦惠周之敗以爲四夷交侵以弱見奪亦提擢去五等杜預
左氏傳曰豐瑕除也國語郭偃曰二季王之亡宜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下也陵夷之
禍終于七雄言七雄力攻而王道匿之陵夷漢書敘傳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東京賦
曰七雄並爭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

夏后之鑒即殷鑒也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尚書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孔安國
傳曰所觀見法之又明之也文質相濟損益有物者春秋元命苞曰王一質一文據天
地之道天質而地文論語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物禮物也故五
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呂氏春秋曰等步畝封畛
所以一之也小雅曰封畛界也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算乎言二
謂夏殷也經世見李蕭遠運命論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
而侵弱之辱貽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家語孔子曰文
武之祀無乃殄乎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
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毛詩曰經始靈臺吳越春秋曰大夫
種萬闕始善慮終賈逵國語注曰權秉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非謂侯伯
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
弱憑其翼戴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王居于狄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又叔向語宣子曰文之伯也翼戴
天子加之以共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杜預序曰及定王王室益卑猶保名位
祚垂後嗣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書序曰復歸承序以康親親皇統幽而不輟
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與東京賦曰怨皇統之見替鄭玄
論語注曰鄙止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降及亡秦棄道任術史記曰商
鞅見孝公罷而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君曰吾不能待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悅懲周之失
自矜其得言秦懲周以弱見奪自矜以力滅周也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
弱下弱下之術謂王所棄秦以爲長故謂之昧焉左氏傳宋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
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

賈逵國語注曰昇用也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國語曰晉國有慶未
嘗不怡史記范雎曰主憂臣辱雖遠王趨亂不必一道毛萇詩傳曰遠召也顛沛
之舋實由孤立毛詩曰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毛萇曰顛仆也沛拔也揭見根貌也漢書曰漢興
懲戒亡秦孤立之敗也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毛詩曰忘
我大德思我小怨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
有自來矣左氏傳鄭石癸謂子叢曰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又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國
之令主十有餘世左氏傳曰古之令主所以為天下者不擁雄連焉
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楊雅曰令善也論語子曰片言可以折獄左氏傳狐偃言於晉
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也一朝振矜遠國先叛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
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莫若我也何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貌故彊晉收其請
卷四十二 五
隧之圖吳楚頓其觀鼎之志左氏傳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
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又曰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
運之哉遂至于雒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在德不在鼎
豈劉項之能闚關勝廣之敢號澤哉
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谷關使當陽君擊關羽入至戲又曰陳勝吳廣為屯長行至蘄大澤鄉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
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矣
滅之禍豈在曩日曩日謂之禍也漢矯秦枉大啓侯王班固漢書
表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字可謂矯枉過其正矣毛詩曰大啓爾宇為周室輔
境土踰溢不遵舊典尚書曰舊典時式東京賦曰規摹踰益故賈生憂其危朝錯痛其亂
漢書賈誼曰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又朝錯曰請諸侯之
罪過削其支郡不削其反亟禍小削之其反遲禍大北宗廟不安也不如
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

民之力也阻恃也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古臣犯其弱綱七子衝
其漏網漢書賈誼曰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
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然諠言入而機言六者也非五等盧綰亡入匈奴故不數之
漢書曰景帝即位朝錯說上令削吳及書至吳王起兵其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也皇祖
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皇祖高祖也南都賦曰皇祖止焉史記曰淮南王黥布反高祖自往擊之
布高祖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史記曰荊王劉賈者不知其何屬帝立賈為荊王王淮東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荊賈與戰不勝走富
陵為布軍所殺漢書曰賈誼從見而歎以為皇祖盡則有所見杜預左氏傳注曰夷傷也楚漢春秋曰下蔡亭長詈淮南王曰
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黥徒也然黥書為賊漢書曰吳王濞反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起兵
反以表上高太常使吳吳王濞盛來知其欲淮安而寇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
非建侯之累也謂矯枉過其正也元上文是蓋過正之災
卷四十 六
然呂氏之難朝士外
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史記曰呂產呂祿自如背高皇帝約欲為亂朱虛侯使人告
之齊王令發兵西大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朱虛侯章以誅呂產
又曰呂后崩大臣相與陰謀曰諸呂以外家惡而
欲立其名實不可又曰代王中大夫宋昌曰今
大王高帝子天下莫不知吳楚淮南琅邪齊代臣之強非故也
迎大王朱虛以王也遂至中葉忘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
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漢書曰諸侯小者荒淫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
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朝錯之計削吳楚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
漢易於拾遺也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上書作福作威而國害于而家也漢書曰
王莽為新都侯漢書梅福上書曰舊者高祖棄陳勝之謀如拾遺光武中興纂隆
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古光武循前漢之失
之所曰前史與春秋說曰前車覆後車戒禮曰之有一士於身家必喪僅及數世姦軌充斥

尙書曰寇賊姦宄孰與宄古字通左氏傳士文伯讓子產曰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韻目詔深與之愛也楚辭曰世從俗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一夫縱衡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一夫謂董卓也漢書曰縱恣專橫擅字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蔦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蔦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蔦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杜預曰石速士也不在五大夫之數又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氾杜預曰甘昭公王子太叔帶也又曰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悼王

子猛也班固漢書述曰孝景莅政諸侯方命韋昭曰方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七曰蔦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及頹叔桃子賓起也王命論曰照臨于天位竊難曰干求也三子子頹叔帶子朝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嗣王東周悼也凶族三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鉦征鼙震於闉宇鋒鏑流乎絳闕傳玄王賦曰巍巍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毛詩曰覃及鬼方毛萇曰覃延也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漢書斛留父老曰及錄發成天下晏如也淮南子曰靜以合躁治以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史記曰周人相與畔襲厲王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宣王又曰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鄭伯見虢叔曰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又曰天王出居于鄭避毋弟之難也晉侯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於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杜預曰大叔帶襄王

同母弟也豈若二漢階闥蹔擾而四海已沸階闥蹔擾謂王莽也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孽臣董卓也范曄後漢書曰何進私召卓入朝以脅太后卓至遂廢少帝爲弘農王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悴心愚智同痛左氏傳遠啓彊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聖主得賢臣頌曰齊侯一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又曰桓公九合諸侯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阮瑀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一發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漢書曰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腕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范書張衡傳曰公卿變節史記王歆謂莽將曰今爲君所是助桀爲暴也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

王室漢書曰王莽居攝翟義心惡之遂與劉宇劉璜結謀舉義兵范曄後漢書曰董卓以尚書韓馥爲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爲兗州刺史張邈等到官各舉義兵討卓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漢書曰翟義立劉信爲天子左氏傳曰蔡公召子干子皙[illegible]之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楚王有寵子國有奧主呂氏春秋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教卒也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弒之禍范曄後漢書曰卓聞劉岱等兵起乃鴆殺弘農王文子曰用兵有五誅暴救弱謂之義虞書班彪曰假號雲合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漢書曰莽聞翟義起兵乃拜王邑爲虎牙將軍以擊義破之於是莽自謂大得天人之助遂即眞矣竦陳崇許稱公子扶蘇從民望也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公羊傳曰諸侯世位故國君爲一體也全或爲今非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唐子曰暴主闇君不可生殺甚暐後漢書孔融傳謝該曰該無卓然

比述前列令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
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尚
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長率連屬咸述其職禮記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
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謂之述職述職者述其所職也
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左氏傳宋子魚曰又用諸淫昏之鬼何則其不治
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尚書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功鄙官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群后也安
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
君為己思治民安已受其利故曰為己郡縣之長為利圖物
國之故公為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企及進取舉躐以招
禮記曰仕至者企而及之史記蘇秦說燕王曰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也修己安
民良士之所希及修己安民慎…論語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向上智難曰在安民孔
安國論語曰希少也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鄭玄禮記注曰情實
也銳疾也贊是故俠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安民譽不若俊之
以利己鄭玄論語注曰憚難也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進取名速
故損實事以求之列子曰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君無卒歲之圖目挾一時
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土眾皆我民民安已受其
利國傷家嬰其病說文曰嬰繞也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
構尚書曰若考作室乃弗肯堂矧肯構子為上無苟且之心群下知膠固
之義漢書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後上下相堅莫有苟且之意莊子曰待膠漆而固

若此其侍者也范曄後漢書鄭泰曰以熙固之家當解合之勢使其並賢居治則功
有厚薄言八代同建五等而廢興殊迹者謂並賢居治而功有優劣也兩愚處亂則過
有深淺言孝標同立郡縣而傳祚異期者謂兩愚居亂而過有輕重也然則八代之制
幾可以一理貫八代謂五帝三王也然此八代異於秦之各處文立義也崔寔政論曰今不
能統法八代故一宜以象以貫之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孔安國尚書傳曰蔽斷也
辯命論并序梁典曰劉峻字孝標著辯命論蓋以自喻
劉孝標孝標植根苗右流寓魏庭冒屢歎危僮王左貧竹世寬坐致害
豈遠地十餘不乘而一命困辭多假義典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主上謂梁武帝也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
方才第辰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曰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
女嫁男娶婦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
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漢書梅福上書曰願赤墀之
說文曰墀塗地也天子赤墀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莊子孔子謂子路曰
聖人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
云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
日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郭璞曰丁武中曰天子英博亮
抱朴子曰故侍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禮記曰珪璋特達抱朴子曰陸士龍機俊世特秀超古邈今
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過日者日者曰
今日殺黑龍於北方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史記有日者列傳裴駰曰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司馬遷

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
報施何其寡歟史記曰司馬遷曰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然則高才而無貴
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左氏傳楚叔伯
曰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靡者與有幾又曰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以比三凶
謂之饕餮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夭閼紛綸莫知其辯家語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也
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莊子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
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司馬彪曰夭折也閼止也言無有折上使不通者也封禪書曰紛綸葳
蕤鄭玄儀禮注曰辨別也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范曄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鄭
主論語上曰歲寒也論衡曰凡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患禍失其
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今言晴據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司馬遷字子長著頭錯
曰闕也史記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
蚤夭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以壽終此其大彰著者也今人之或至於鶡冠甕牖必以
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七略鶡冠子者蓋楚人也常居深山
以鶡為冠故曰鶡冠禮記孔子曰儒有蓬戶甕牖口夫命懸於天吉凶在手時吳都賦曰高門鼎貴漢書
要指之曰石顯方鼎貴又于公曰少高大門令容駟馬高蓋車左傳閔子馬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譊譊
讙咋異端斯起蜀志曰孟光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常譊譊讙咋
之口譊音交切讙音羽袁切咋音仕格切論語子曰攻乎異端蕭遠論其本而不暢
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李蕭遠作運命論言治亂在天故曰論其本郭
子玄作致命由己論言吉凶由己故曰語其流嘗試言之曰莊子曰請嘗試言之天無所以之虛

地無所以之實杜預左氏傳曰嘗試之也夫通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
謂之自然老子曰大道氾兮萬物得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之主王弼曰萬
物皆得道而生曹事曰萬物以生萬物成命之曰道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以自然者物見
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莊子曰孔子觀於呂梁見
一丈夫謂孔子曰吾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所以然命也張湛曰固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其不可知
故謂之命也莊子曰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也鼓動陶鑄
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周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韓康伯曰[illegible]辭
也文以鼓動物天下之動也莊子肩吾謂連叔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猶陶鑄堯舜也孰肯以物為事與
引曰[illegible]孝文錯慮類起成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老子曰亭
之毒之蓋之覆之王弼曰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左氏傳呂相曰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言殺也墜

之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墜之淵谷也升之霄漢也言虛昇
性不同也天之怒也淮南子曰鳥魚生於陰而屬於陽故急遁於水鳥飛於雲夫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
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
化而不易莊子曰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又曰夫道覆載萬
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庚桑楚曰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又楚狂接輿謂肩吾曰夫聖人之治也
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司馬彪曰確乎不移易又曰逝流而不關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又曰
合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也又曰性不可易命不可變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
也者自天之命也呂氏春秋曰若命之不可易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令也所受於帝行
正不過年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祖台之論命曰存亡壽夭咸定冥數魏文帝典
論曰夫生之必死天地所不能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西征賦曰生有脩短

之命位有通塞之遇聖神莫之要聖哲弗能預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
能感淮南子曰昔共工之力怒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爲帝許慎曰昔共工古諸侯之強者
也不周之山西北之山也陸機弔魏武文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内短則不可
綴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
之陰漢書曰漏刻以百二十爲度李奇曰舊漏晝夜共百刻哀帝有疾之願故以漏之至德未能
踰上智所不免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論語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魏文帝典論曰夫生
一以死賢聖所不能免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
流石尚書曰放勛欽明又帝曰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史記天乙是爲成湯呂氏春
秋曰成湯之旱煎沙爛石楚辭曰十日竝出流金爍石文公躓其尾宣尼絶其糧
傳子曰周文王子公旦有聖德謚曰文毛詩曰狼跋羨爲公旦思跋其胡載疐其尾毛萇曰跋躐也疐音致躓

書平紀曰追謚孔子曰宣尼公論語曰子在陳絶糧從者病莫能興顔回敗其叢蘭冉耕
歌其芣苢家語曰顔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早死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叢蘭欲茂秋
風敗之家語曰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韓詩曰芣苢傷夫有惡疾也詩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薛君曰芣苢澤寫也芣苢臭惡之菜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芣苢雖臭
惡子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夷叔斃淑媛之言子
輿困藏倉之訴崔琦七蠲曰三王行化夷叔隱己古史考曰伯夷叔齊者殷之宗世孤竹君之
二子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曹植與楊脩
書曰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傅子曰昔仲尼既沒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
子輿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然子輿孟子之字也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曰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
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春見孟子曰剋告於君君將來見也嬖人有

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聖賢且猶
若此而況庸庸者乎大戴禮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此可謂庸
人也馮衍顯志賦曰獨慷慨以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至乃伍員浮尸於江流三閭
沈骸於湘渚史記曰子胥自剄死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於江中楚辭漁父見屈原
曰子非三閭大夫與漢書曰賈誼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揚雄反騷曰欽弔楚之湘纍纍音累曰諸不以罪死曰
纍屈原赴湘死故曰纍也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
漢書曰賈誼爲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讁去意不自得又曰馮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曰父老
何自爲郎君山鴻漸鎩殺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
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東觀漢記曰桓譚字君山少好學徧治五經光
武即位拜議郎詔會議靈臺上問譚曰吾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對曰臣生不讀讖問其故譚頗有所非

是上怒曰桓譚非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乃貰由是失旨遂不復轉遷出補六安太守丞之官意不樂道病
辛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許慎注淮南子曰鎩殘羽也衍與從弟書曰弋高之鳥來萬漢
記曰馮敬通少有大志以之志明帝以爲行材遠其實抑而不用遂坐埭失之以壽終於家淮南子曰鳳皇之翔
至德也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許慎曰風穴風所從出韓詩外傳曰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向有遺行乎奚居之隱
也近世有沛國劉瓛瓛拍弟璡津並一時之秀士也蕭子
顯齊書曰劉瓛字子珪沛國人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少篤學淳通五經爲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自此不
復仕永明初思庚亭瓛弟璡字子璥方軌正直文惠太子召璡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每署射聲按附卒官
呂氏春秋曰舜耕於厤山秀士從之域君影切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
誘服膺儒行范曄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經明博覽無不窮究當世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
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又禮記曰回之爲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禮記有儒行篇

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范曄後漢書孔融論曰凜凜焉皜皜焉其與秋霜崑玉比質可也西京賦曰亭亭以岧嵽郭璞遊仙詩曰高蹈風塵外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荅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尚書曰帝乃殂落孔安國曰殂落死也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毛萇曰相質也又曰髦俊也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司馬彪莊子注曰擯棄也馬融論語注曰韞藏也徼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楚辭曰[illegible]宿莽與草同死王逸曰將與百草俱徂落也論衡曰[illegible]月與竹木俱朽其辭曰死日將至與麋鹿同坑膏塗平原骨填川谷湮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檄蜀文曰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封禪書曰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此則宰衡之與皁隸容彭之與殤子尚書曰冢宰掌邦治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又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莊子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之夭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猗頓已見過秦論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修清節不求進於諸侯及終曾參來弔曰何以為謚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何樂於此而謚為康哉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西施陽文也許慎曰是之好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讐麋廣顏色如漆赭垂眼臨鼻長肘而盭陳侯見而甚說之高誘曰[illegible]有德也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抱朴子曰聖人[illegible]皆得之於自然莊子曰古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其斯之謂矣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周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老子曰不召而自來傅子曰昔人知[illegible]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慌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子虛賦曰交錯糾紛鶡冠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思玄賦曰北叟頗識其倚伏抱朴子曰[illegible]說不可以一途[illegible]不可以膠柱[illegible]之鬼谷子曰即欲闔之貴密密之貴微西征賦曰寥廓忽恍文子曰道以無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呂氏春秋曰道也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為狀管子曰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必御物以効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毛詩保于天然其來也以為人而御物譬如天王冕旒而御又以因百官司職以立政文子曰德仁義禮四者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而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龕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成湯武王也周易曰見龍在田又曰或躍在淵墨子曰夏桀天乃命湯於鑣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商王紂[illegible]武王見三神曰予既沉漬殷紂於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孔子墨子蔡邕陳太丘碑曰元方季方皆命世挺生齊期特授視彭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彭越韓信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禮記曰鷙蟲攫搏不程其勇者鄭玄曰鷙蟲猛獸也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漢書曰張禹字子文善論語令禹授太子遷光祿大夫後賜爵關內侯范曄後漢書桓榮以歐陽尚書授太子為太子少傅封關內侯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續漢書曰綬紱也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

走味者不知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論語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乎然文勢
出此蔽義別殊請陳其梗槩東京賦其梗槩如此夫靡顔膩理哆噅爲訓顣
子六頞形之異也其翁曰靡頰膩理貴現嚇此王逸口靡細也膩滑也淮南子曰哆噅爲惡辭
戰旋醜也說文曰哆張口也音侈通俗文曰噅口不王也夫支切史記唐舉見蔡澤曰先生鼉頞蹙齃朝
秀晨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淮南子曰朝秀不知晦朔許慎曰朝生暮死蟲也生
水上似蠶蛾養生要曰龜鶴壽千百之數性壽之物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
辨也史記曰淳于髡說鄒忌畢趨出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左
八事曰程滑弑厲公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杜預曰菽大
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之為癡者之候也同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
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淮南子曰大丈夫恬

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莊子曰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左氏傳叔興曰吉凶由人史
記晉咸王吏人莊子曰晉楚閻故不知二五而不知十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朱建
平相書曰額有龍犀入髮左角日右角月王天下也河目龜文公侯之相孔叢子曰夫子
適周見萇弘萇弘語劉文公曰孔子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黃帝之形貌也王肅家語注曰河目上
下匡平而長也後漢書曰李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後為大尉撫鏡知其將
刑壓紐顯其膺籙蜀志曰蜀郡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左氏
傳曰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群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
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
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
王之瑞春秋元命苞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接意感生朱宣宋均曰華渚渚名也朱宣少昊氏諱

含神務曰大電繞樞照郊野感符寶生黃帝漢高祖功臣頌曰彤雲晝聚素靈夜哭國語曰興王賞諫臣皆
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周易曰渙汗其大號奐散也若謂驪虎
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窅冥之情未測神明之
數其蔽二也尚書考靈曜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孔安國曰貔執夷虎屬也史記高祖曰吾
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薛綜西京賦注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曰紫微宮淮南子曰原道者則窅冥
之冥呂氏春秋曰窅乎冥乎莫知其情王弼論曰神明之外可得而賓歟哉空桑之里變成洪
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鼈呂氏春秋曰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
今好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水出告其鄰
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淮南子曰歷陽淮南之縣名今屬九江郡歷陽中
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諸生告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嫗視東城門閫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也自此嫗數

往視門門吏問之嫗對如其言東門吏殺雞以血塗門明日嫗早往視門有血便走上山國沒為湖楚師
屠漢卒睢息惟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漢書曰項
羽之擊漢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白起率數萬之
師與趙戰而敗之北坑馬服君四十餘萬衆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白起之勢也論衡曰言有命者
曰夫天下之大人衆之多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壓死
故相積於長平火炎崑嶽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
芝蘭共盡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又曰弘璧琬琰在西序傅玄鷹兔賦曰秋霜一下蘭艾俱落
毛長詩傳曰蕭蒿也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
蔽三也史記曰言偃吳人字子游夏子夏也伊伊尹也顏顏回也孟子曰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易
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王弼曰庶幾於知幾者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纇夏

后之璜不能無考淮南子曰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纇高誘曰考不平也纇瑕也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字亭伯憲為車騎將軍辟駰為掾擢駰高第出為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卒于家漢書曰相如拜為孝文園令既病免家居茂陵而死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緑有縣黎宋有結緑而為天下名器楚辭鄭詹尹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若然者主父偃公之鴻輝殘縣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孫弘對策不外第歷[illegible]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苦合死霜露其為詬恥豈崔馬之流乎至開東閤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漢書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術家貧假貸無所得北遊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乃上書闕下拜為郎至中大夫偃曰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又曰公孫弘菑川人也家貧牧豕海上太常上對詔策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後至丞相封平津侯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士莊子曰寡戚於物里逆於神又曰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漢書詔曰公孫弘不幸罹霜露之疾文曰詬恥也范曄後漢書曰吳漢謂臧宮曰將軍將書經虜城下宸揚威靈風行電照九州春秋曰忠誠皇南嵩曰今將軍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璣與曹元長書曰春生若繁華秋零名實悴亡之數皆有極哉孫子對陟陽城詩曰三命皆有極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四子講德論曰風雨集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史記曰虞舜名曰重華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

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史記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紂天下謂之紂尚書曰祖伊恐奔告于受孔安國曰受紂也音相亂史記曰仲衍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紂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眾明君寡莊子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法言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壯篤乎此乎父曰闇主之在上也諫之是謀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家語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而右以其類異也孫盛曰鳥秋夫蘭蘭之不與芙蕖鸞鳳之不與鷄同棲天理固然易在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推類則足是使渾敦檮杌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左氏傳太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人謂之檮杌楚辭曰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東觀漢記曰詔賈逵入講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仲容庭堅入揣之二已見上注史記曰舍口曰不可不惜其節而耕於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合符節之與於己天時不可得反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左氏謂夷狄也班固漢書贊曰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左氏傳管敬仲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以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漢書曰匈奴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收其妻妻之小雅曰上淫曰蒸下淫曰報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淮南子曰堯之時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為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野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高誘曰疇華南方澤名九嬰水火之怪為人害者比狄之地有凶水大風鷙鳥青丘東方澤封豨大豕桑林湯所禱旱地戰國策張儀曰趙王狼戾無親自金行不競

天地板蕩左帶沸脣乗閒電發 金行謂晉也干寶晉紀曰程猗說石圖曰金
者晉之行也左氏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不競毛詩曰上帝板板毛萇曰杯婉切又曰蕩蕩上
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左衽左衽也尚書曰四夷左衽周書曰成王元長職給旁書曰自脣於桑
遠外蕃夷之時通以窮爲脣也魏志詔曰室備外矜乗時作亂辯亡論曰電發荊南 遂覆瀍洛
傾五都 東京賦曰泝洛背河左伊右瀍干寶晉紀懷帝詔曰群邪作逆傾覆五都 居先王之
桑梓竊名號於中縣 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漢書高紀詔曰秦徙中縣之人南方三
郡 與三皇競其萌黎五帝角其區宇 韋昭漢書注曰萌民也孔安國尚書
傳曰黎衆也東京賦曰區宇乂寧 種落繁熾充牣神州 范曄後漢書曰梁商上表曰匈
奴種類繁熾不可殫盡子虛賦曰充牣其中不可勝記河圖曰崑崙東南地方千里名曰神州 嗚呼福
善禍淫徒虛言耳 尚書湯誥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豈非否泰相
傾盈縮遞運而汩 骨 之以人其蔽六也 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
通故受之以否老子曰高下相傾淮南子曰孟春始贏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汩
亂也 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
此十者天之所賦也 死生有命已見上文論衡曰凡人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
之命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呂氏春秋曰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焉不知其所由之也 愚
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 桓範世要論曰人遇不遇命也善不善人也 夫神
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絓中庸在於所習 舜禹二帝也淮南子曰性命可
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堯舜文王也不可教以道不可督以德者丹朱商均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若商均此
教訓之所諭也高誘曰丹朱堯子也商均舜子也廣雅曰絓止也胡卦切賈誼過秦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
衡曰中人之性在所習習善爲善習惡爲惡 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

芳蘭入而自變 言在所習也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
化也大戴禮曰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
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必慎其所去就也 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 尸子
曰子路東鄙之野人孔子教之爲賢士于晉書曰胥聽爲大守之人歌之曰咸君風雅思如父母 楚穆
謀於潘崇成殺逆之禍 左氏傳曰楚子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告其師
潘崇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宮甲圍成王王縊穆王立以崇爲太子師 而商臣之
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 楚之後業皆商臣之
子孫周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尚書曰在今後嗣王左氏傳曰衛渾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欲劫孔
悝而納太子季子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
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杜預曰季子子路是也 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
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 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尚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
輔 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 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有司星子韋曰熒惑守心宋之分野公
野也君當移於相公曰相股肱也移腹心之疾而置之股歎可子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以爲國民何以爲君
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民也不登何以畜民子韋曰君有言三善熒惑必徙三舍延君命二十一年視之信
廣雅曰熒惑謂之罰星或謂之執法 殷帝自翦千里來雲 呂氏春秋曰湯克夏四年天大
旱七年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磨其手自以爲犧用祈福於上帝民乃大悅雨乃大至淮南子曰湯之時旱七年以
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 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 因此而宗
則害盈輔德其由影響若以善惡猶命故未洽乎斯義毛萇詩傳曰洽合也 且于公高
門以待封嚴母埽墓以望喪 漢書曰于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修之于
公謂之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理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封侯傳世

曰嚴延年遷河南太守其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因責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海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果敗 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周易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言善惡相對故君子庶幾自彊而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為修善立名乎斯徑廷之辭也（若為仁而無報何故修善而立名乎是不由命明矣或為蹊者哉乃徑廷之言耳莊子肩吾問於連叔曰大有徑廷不近人情焉司馬彪曰徑廷激過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此釋聖人之言顯晦難測也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莊子市南宜僚見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君曰彼其道遠而無人又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司馬彪曰極崖也言廣若河漢無有崖也）或立教以進庸惰或言命以窮性靈（此釋不同之所由也）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論語曰孫卿云積善全盡謂之聖人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今以其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毛萇詩傳曰蜉蝣朝生夕死莊子曰蟪蛄不知春秋也）且荊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左氏傳曰有雲如眾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毛詩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毛詩曰圭璧既卒寧莫我聽）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勛華已見上文尚書文曰獷不可附也古猛切莊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詩云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此釋君子所以自彊也毛詩鄭風也鄭玄曰喻君子雖居亂世不改其節度也）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尚書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家語孔子曰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奇儛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論語子曰食夫稻韓詩外傳田饒曰國語曰芻豢幾何論語子曰狐貉之厚以居漢書曰齊地作冰紈長袖曰謝朓鄭衛窈眇之聲阮籍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莊子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也郭象曰體道者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莊子曰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又曰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不可以智力求）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慼（莊子曰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尸子曰人之言君天下者瑤臺九累毛詩曰夏屋渠渠）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土室編蓬已見上注）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禮記孔子曰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曾子曰先生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論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司馬遷為太史公故曰史公遷集有悲士不遇賦法言曰或問董相曰董仲舒也仲舒集有士不遇賦）

文選卷第五十四

[library stamp]

文選卷第五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　善注上

論五

劉孝標廣絕交論一首

連珠

陸士衡演連珠五十首

論

廣絕交論 劉璠梁典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著葛布帔練裙路逢峻峻泫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到溉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劉孝標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 此假言也為是為非疑而問之也范曄後漢書曰朱穆字公叔為侍御史感俗澆薄慕尚敦篤著絕交論以矯之遷至尚書卒贈益州刺史 主人曰客奚此之問 奚何也何故有此問也未詳其意故審覆之也 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 欲明交曰不可先故陳四事以喻之毛詩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鄭玄曰草蟲鳴則阜螽躍而從之異類相應也雕虎已見思玄賦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許慎曰虎陰中陽獸與風同類也 故絪縕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 元氣相感霧涌雲蒸以相應鳴相召星流電激以相從言感應之速也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太其鳴之志似於友道然曹植辯問曰遊說之士星流電耀吾實戲曰游說之徒風颷電激 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 此明良朋也良朋之道情同休戚故貢禹喜王陽之登朝子產悲子皮之永逝也漢書曰王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趣舍同也罕生子皮國子子產也左氏傳曰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以無為為善唯夫子知我也 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 茝 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塤篪 心和琴瑟則言香蘭茝道合膠漆則志順塤篪言和順之甚也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曹子建王仲宣誄曰好和琴瑟鬱郁香也上林賦曰芬芳漚鬱酷烈淑郁楚辭曰蘭茝幽而獨芳周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范曄後漢書曰陳重字景公雷義字仲預重少與義友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班固漢書贊曰婉孌董公塤篪已見 鏤鐫 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鐘鼎 聖賢以良朋之道故著簡策而傳之太公金匱曰居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金版墨子曰琢之盤盂於鍾鼎傳於後世王牒已見上 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

之雅引 此言良朋之難遇也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墓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人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伯牙及雅引已見上文范 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 曄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少與張劭為友劭字元伯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怳然覺悟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壙將窆而柩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以為范式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式遂留冢次修墳種樹然後乃去司馬遷書曰試欲効貞詠歌之思王仲宣七哀詩曰悟彼下泉人東觀漢記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至冥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為俗人所怪射鍾子期死伯牙峨基冒為閒閒哉 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曆所不知心計莫能

測駱驛繼撰不絕也序霏雨散衆多也魯靈光殿賦曰
縱横駱驛各有所歸陸機浮仙賦曰騰煙霧之霏霏
劇秦美新曰霧集雨散莊子曰巧習不能得而況
九乎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而朱
益州汨彝敘粵謨訓捶直切絕交游比黯首以鷹鸇雉
人靈於對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言朋友之義備在典
謨公叔龍常道而絕
之故以爲疑也尚書曰彝倫攸敘又曰聖有謨訓家語
孔子曰祁奚對平公云羊舌大夫信而好直其切也王
肅曰言其切直也爾雅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也列子
口公捷稽弊覩昵絕交游司馬遷書曰交游莫救視塵
鼠對虎貪殘而無親也黯首已見過秦論左氏傳太史
克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朋罪曰
嬈妲也尚書曰惟人萬物之靈杜夷幽求子曰不仁之
人心懷豺虎長楊賦曰蒙切或爲論語子張曰敢問崇
御辨惑主人听謹貌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
變響昏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言朋友之道隨時否泰
醉則志叶齊金蘭則昌

言交絕今以絕交爲或定泰違隨時之義猶撫絃者未
知變響張羅者不覩雲飛謬之甚也上林賦曰撫士是公
听然而笑史記主禮記曰撫以手按之也許慎淮南子
注曰鼓琴絃謂之徽也韓詩外傳曰趙使許伎於楚臨
土趙王問之曰以如古言今日之歡時也趙王方鼓琴使者因
曰大夫王鼓琴之來曰有如今日之悲也請王記其後將法焉於
王口不可夫時有除以譬之有幾急微推移不可記也
使者曰不臣忍請借此係之何者甚之去趣二千餘里也
賁改萬當亦猶絃不可記也難蜀父老曰鵠已翔乎
琴廟之字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沮澤已見蜀都賦
天歡賦曰雲飛水宿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汙隆
言聖人懷明道而闡風教如龍蠖之驤屈蓋從道之汙
隆也春秋孔錄法曰有人卯金刀握天鏡雒書曰秦失
金鏡鄭玄曰金鏡喻明道也春秋考異郵曰後難殊世風烈猶
合於持方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也班固漢書韓彭述曰雲
起龍驤化爲侯王蠖屈已見論正叔贈王元況詩禮記
子思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鄭玄曰汙猶殺
也日月聯璧贊亹亹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

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
水謨神睿而爲言日月聯璧謂太平也雲飛電薄謂衰
亂也王者設教從道汙隆太平則明
然微妙之弘致道衰則顯棣華棣道之微旨然則隨
時之義理非一途也若五音之變化乃濟九成之妙曲今
朱公叔絕交是得理之時之義此猶得玄珠於赤水謨神
睿而爲言謂窮妙理之極也易坤靈圖曰至德之萌日
月若聯璧周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
善於蓍龜王弼曰亹亹微妙之意也鄭玄周禮注曰亹
至也漢書高祖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淮南子曰陰陽
相薄爲雷激而爲電論語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何晏
曰逸詩也唐棣之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反而
至於大順也長笛賦曰五音代轉向此言詔九成鳳
皇來儀莊子曰黃帝遊於赤水之北遺其玄珠乃使罔
象求而得之司馬彪曰赤水水名也玄珠喻道也孔安
國尚書傳曰謨謀也睿聖也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
其陵夷此言良友每事相成道德以琢磨仁義因之
組織居要共成歡樂同驩仰長統昌言曰道德

仁義天性也學也如之以成其物練之以成其情禮記曰如
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脩也白虎通曰朋友之交
陵夷已見五等論
祭則思之患則死之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
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
歷萬古而一遇言良朋款誠終始若一雖寄通於心府
之下遺迹相忘於江湖之上也莊子曰萬
物不可內於靈臺司馬彪曰心爲神靈之臺也李陵書
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
於道術郭象曰各自足故相忘也今引江湖取相忘
之義也不輟其音已見辨命論莊子曰天寒既至霜
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素
雖萬古一遇難逢之甚也逮叔世民訛狙詐飈起
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
刀之末上明良朋此明損友也左氏傳叔向曰三辟之興皆
叔世也毛詩曰臣之訛言鄭玄曰訛僞也漢書
口狙詐之兵音義曰狙伺人之間隙也蒼頡曰游說
之徒風飈電激並起而救之莊子孔子曰凡人之心險

於山川難知於天董仲舒士不遇賦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丁三季之末俗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葛龔集曰龔以毛羽之身戴丘山之施左氏傳叔向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毛詩曰氓之蚩蚩賈逵曰蚩亂也楚正論曰李時驚衣塞路百姓鳥驚無所歸淮南子曰日月行日動電奔雷駭也然則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角言其略有五術焉廣雅曰較明也韓詩曰報我不術薛君曰術法也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董賢石顯已見西京賦梁冀竇憲也范曄後漢書曰冀字伯卓為大將軍專擅威柄內之曰積寶竇憲已見宦者論雕刻百工鑪捶韓子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熏灼雕刻鑪捶謂造物也莊子曰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尚書曰百工惟時莊子曰黃帝之志其智以在鑪捶之間聲類曰鑪火所居也李頤莊子音義曰排口鐵以灼火也范曄後漢書曰聚動起山海呼吸雲霧九域已見潘元茂九錫文爾雅曰聳懼也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曰衍衍風塵長驅揖讓毛詩傳曰惡懼也而枉賦曰當泰嚴之化燥灼四方震燿邠郊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騖林宗碑曰……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于時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謂習以……鶴蓋已見……象鶴馬似……門已見……蕭何……曰……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也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荊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鄒陽上書曰見情素墮肝膽又曰荊軻沉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鍾朱陶

公已見過秦論程鄭已見蜀都賦漢書曰白圭周人也樂觀時變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曰成都羅裒貲至鉅萬又曰鄧通蜀郡人也文帝賜通蜀嚴道銅山得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揚雄蜀都賦曰西有鹽泉鐵冶橘林銅陵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帝郭皇后弟況為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況家為金穴連騎鳴鍾已見西京賦廣雅曰閈里門也漢書注曰閈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鴈鶩之稻粱霑玉斝之餘瀝漢書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過秦論曰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戰國策曰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為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禮記曰富潤屋魚貫已見魏都賦楚辭曰……張衡西京賦曰颯沓鱗萃……蘇秦說……曰……鴈鶩之稻粱……集鱗萃……

曹植公讌詩曰……酒……鄭玄……周禮注曰……衛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孔……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左氏傳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漢書曰高祖拜陸賈為太中大夫陸賈以此游公卿間名聲籍甚毛詩曰……宴喜……范曄後漢書曰郭太字林宗……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焉郭林宗……好……人倫……東國洛陽也加以頷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解嘲曰蔡澤頷頤折頞涕唾流沫西揖強

秦之相而奪其位時也莊子曰惠施其言多馬驪牛三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司馬彪曰牛馬以二爲三兼與別也曰馬曰牛形之三也曰黃曰驪色之三也曰黃馬曰驪牛形色之三也蜀都賦曰劇談戲論扼腕抵掌馬衍由鄒尚書曰衍以爲寫神輸意則聊城之說碧雞之辯不足難也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者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歸來歸來漢德無疆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翔兮何事南荒也可以爲倫 叙溫郁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流出其顛指縈摩定其一言毛萇詩傳曰憤發也鄭玄毛詩箋曰寘猶見也延年秋胡詩王逸楚辭注曰嚴壯也風霜壯謂之嚴說文曰苦猶急也張升反論曰嘴持約文舉吹生則夏落吹寒與李膺書曰任其飛實與時抑揚莊子曰手撓顛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周易曰摇搏之發榮華之主 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驥之旋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弱冠已見蔣士論漢書音

毋罷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又曰毋伯與王許子孚爲羣作於時稿覽傍之間論衡曰夫能說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思能漢書注曰遒好也應曰精寶曰子雲不能爲雲閣擧天間揚子法言曰擧龍精成冀子虛賦曰張揖先生之論哉文曰騏驥千里之路事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尾乃騰千里之路何尚作公羊傳注曰軼過也淮南子曰鴻遲大丙之御也過歸鴻於碣石也 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慼含離品物恒性西京賦曰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莊子曰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相呴以沫憂合也相忘江湖離辯也周易曰品物咸亨 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而鳴哀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論語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 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吳越春秋曰伯嚭來奔於吳子胥請以爲大夫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伯嚭乎子胥曰吾之怨與嚭同子聞河上之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復俱流胡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毛詩谷風曰將恐將懼寘予于懷 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蓋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左氏傳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湫隘囂塵史記曰張耳陳餘相與爲刎頸之交左氏傳范宣子數戎子駒支曰乃祖吾離被苦蓋 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宰嚭由伍員而貴不然陳餘貴而諸貴陳餘因張耳薦而與張耳厚故曰窮交也毛詩曰可以濯溉毛萇曰濯滌也溉之好爵同於濯溉史記曰伍子胥者楚人名員楚王誅其父奢子胥奔吳闔廬立得志以子胥爲行人楚又誅大臣伯州犁州犁之孫伯嚭亡奔吳吳亦以嚭爲大夫吳越春秋曰帛否奔於吳吳王問伍子胥曰帛否何如人也伍子胥對曰帛否者楚用事誅其父王誅州犁其孫帛否聞臣在吳而來吳王因子胥請帛否以爲大夫與之謀國事史記曰闔廬死夫差立以伯嚭爲太宰吳敗越於會稽大夫種事帛嚭吳太宰請和許之子胥諫不聽太宰既與子胥有隙因讒子胥王乃

使賜子胥屬鏤之劍乃自刎左氏傳曰哀公會吳橐臯子貢對太宰嚭請尋盟外有辭成作帛否作嚭大宰嚭字雖不同其人一也班固漢書述曰張陳之交斿如父子攜手遯秦拊翼俱起 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熏雪白阮子政論曰交遊之黨爲騖鶩之所毀淮南子曰澆天下之淳析天下之樸澆薄也漢書曰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鄭眾考工注曰稱錘曰權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尚書曰爾雅鐵錢說文曰纊絮也儀禮曰屬纊以俟氣絕遭命論曰顏冉大賢之若涉曰龍翰鳳翼謂之龍翰鳳雛陽史記曰舊目諸葛孔明爲臥龍龐士元爲鳳雛曾參史魚也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蘭芬也蔣濟萬機論曰顏回雪白不折驕然眦比也 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言舒向之辭同於淵海也論衡曰儒世之金玉又曰發子駿漢朝之智囊筆墨之淵海言卿雲之文類於

河漢也論衡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綵之巧施針縷之飾文章炳耀黼黻華蟲學士

有文章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又曰漢諸儒作書者以司馬長卿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視若游塵遇

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塵土梗喻輕賤也左太沖詠

史詩曰視之若埃塵甚舍司馬遷命危朝露身輕塵莊子觀文侯曰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司馬彪曰梗上之

捧拔也漢書項羽曰歲飢人貧卒食半菽孟子曰揚氏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若衡重錙

銖纖微影賦撇匹減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荊之

跂扈東陵之巨猾錙銖已見任彥升彈曹景宗文侯瑾箋賦曰微風影拳令氣輕浮左氏傳季

孫行父曰少昊氏有子嘀譖庸回伏讒蒐慝杜預曰謂共工也蒐隱匿也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帝鴻氏有子

淹義隱賊好行凶德杜預曰謂驩兜也荊州其楚也原注誅曰受荊有衆知之戒韓子桂聞王曰楚路為盜

於境內吏不能禁兩京賦曰鄉財致富東方盜跖也已見任昉王儉集序東京賦曰巨猾間疊踰其嗜切皆

為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

導其誠說文曰逶迤邪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前倨而後恭嫂逶迤蒲服而謝曰見季子位高

金多也孟子曰為長者折枝語人曰吾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莊子曰

秦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治其痔邪金膏已見江賦漢書曰

舞王聞伐齊遣江都王建翠甲翠羽毛詩序曰又寶幣帛以將其厚意鄭玄曰將助也楚辭曰如脂如韋王逸

曰柔弱曲也論語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損矣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

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芒毫寡忒是以

交其流五也禮記曰苞苴簞笥問人者鄭玄曰苞苴裹魚肉者也或以葦或以茅張安世霍

光也苞賣戴曰鏡思毫芒之內凡斯五交義同賈鬻古音故桓譚譬之於

闤闠林回喻之於甘醴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買也鄭衆周禮注曰鬻賣也譚作及新論

近無以市義交之文戰國策譚拾子謂孟嘗君曰得無怨齊士大夫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

賤則去之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然此以市諭交疑拾

誤為桓遂居譚上耳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司馬彪曰林回人姓名也夫寒

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

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周易曰寒往則

暑來暑往則寒來盛衰已見琴賦說文曰襲因也說苑唯門周對孟嘗君曰臣之所言者先貴而後賤古富

而今貧哭曰有始泰終約前富後貧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陸機樂府詩曰休

咎相乘翻覆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

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

言貪利情同故殊途也范曄後漢書王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

漢書曰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博為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後育為九卿博先

至丞相與博有隙也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

乎莊子曰規規自失也漢書曰下邽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賓客

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穀梁傳曰至城下然後知

何知之晚也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敗德殄義

禽獸相若一釁也尚書曰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史記衛平曰天有五色以辨白黑人民莫知

解也與禽獸相若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攜離也名

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饕餮已見上漢書贊曰勢利之交古人羞之古人

知三釁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毛萇詩傳曰梗病也又曰速召也故王

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有梁之初

序風已衰俗多馳騖人尚浮華故叙叔世之文情制當
時之輕薄朱生示絶良會其宜重言之者歎美之王莽
時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其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
山白丹欲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禮記曰夏
楚二物收其威也鄭玄曰夏楷也楚荆也夏與檟古今
字也吕言已見王元長策秀才文孫卿子曰莊多寄言
序范得宗同象得珠百哉言乎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
夙昭民譽漢書上以書勅責楊僕曰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
譽也道文麗藻方駕曹王英跱俊邁聯横許郭類田文之
愛客同鄭莊之好賢孫綽集序曰綽文采遒麗方駕已見西京賦曹王子建仲宣也魏志
曰徐謂司馬朗子之弟闕斷英跱裴松之案跱或作特爲謂英特爲是辯七論曰武將建衡范曄後漢書曰
許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史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在薛招致諸侯賓
容食客數千人漢書曰鄭當時字莊爲大司農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班固述曰莊之推賢於茲
爲優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雖黃出其
脣吻朱紫由其月旦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盱衡已見
西都賦扼腕已見蜀都賦大戴禮曰孔子愀然揚眉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孫盛晉陽秋曰王衍字
夷甫能言於意有不安者輒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東觀漢記曰汝南太守宗資等任用善士朱穆區別范曄
後漢書曰許子將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月旦輒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於是
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軿擊轊[illegible]坐客恒滿蹈其閫閾
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西都賓曰冠蓋如雲漢書
曰郭閾輜奏手食者多解朝曰天下之士雷動雲合范曄後漢書口奏紹賓客所歸輜軿比轂填接街陌說文
曰軿車前衣車後爲輜史記蘇秦曰臨菑之塗車轂相擊說文曰轊車軸端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座上客恒滿
鄭玄禮記注曰閾門限也闕里孔子所居也升堂入隩已見孔融薦禰衡表范曄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
獨持風裁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至於顧眄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
鳴謇組雲臺者摩肩趍走丹墀者疊迹戰國策蘇代說淳于髡曰客有
謂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
旋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又曰明說春申君曰夫驥之服鹽車上太行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
之下車攀而哭之驥於是逆而鳴若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今僕居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湔拔僕也前拔翦
拂音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荅盧諶詩雲臺已見薦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塗人肩相摩漢典職儀
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吳都賦曰躍馬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
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國秦篇曰合從締交禮記曰賢者狎而敬之鄭玄曰狎習也近也李
陵詩曰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爲語也楚辭曰聞赤松之清塵
烈士傳曰陽角哀左伯桃爲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雨雪計不俱全乃并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庭嫁與
王粮衆書曰自盡雖恩猶知微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
罕漬酒之彦墳未宿草野絶動輪之賓東粵謂新安訪死所也洛浦謂
給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君駟封東粵其詞曰歸骸舊邦雒陽魏武遺令曰於臺堂上施六尺牀繐帳朝承後漢
書曰徐穉字孺子豫州郡選舉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預炙雞一兩綿漬酒日中
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升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醱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禮
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動輪范式也已見上文覿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
大海之南寄命嶂癘之地諸孤昉子也劉璠梁典曰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客北叟並
無術學墜其家業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又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可長也李陵與蘇武書曰流離辛苦
突死朔北之野范曄後漢書朱勃上書曰士人飢困寄命漏刻蔣子萬機論曰許文休東渡江乃在嶂氣之南
梁冀不言昉子遠之交挂今言大海之南者蓋言流離之甚也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

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此謂劉合兄弟也劉孝標與諸弟書曰任昉假以吹噓各登清貫任云亡未幾子姪漂流溝渠洽等視之悠然不相存贍平原劉峻疾其苟且乃廣朱公叔絕交論焉東觀漢記曰朱暉同郡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德未敢安也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物故南陽饑暉聞其妻子貧窮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疋以為常羊舌氏叔向也春秋外傳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孔叢子曰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酣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璧隔宅而居之嗚呼世路險巇許宜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絕盧諶詩曰山居是所樂世路非我欲楚詞曰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險巇王逸曰險巇猶顛危也孟門太行二山名也史記曰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也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騖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群皦皦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耿介之士自謂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寡而商賈之人多墨子曰公輸盤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曹植應詔詩曰弭節長騖郭象莊子注曰亢然獨立高山之頂是詞曰高山崔巍兮水湯湯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群論語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孔安國曰隱居山林是同群也范曄後漢書曰皦皦者易汙楚詞曰吸精氣而吐雰濁兮說文曰雰亦氛字

連珠

傅玄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陸士衡

劉孝標注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后土所以播氣天地所以施生日薄於天星迴於穹蒼所以紀陰陽之節在山則寶在地則化所以散剛柔之氣也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國語曰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川氣之導也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也字書曰沖虛也鄭玄考工記注曰播散也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夫五行以佐天地造物者也然水火相交金木相代而共成闡鈞之致春秋異候氣殊而俱濟一歲之功也焉以莊子曰四時殊氣天不私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也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三才理通趣舍不異天地既然人理得不勤之哉所以臣敬治其職善曰金石之別響君執契居中納總辭之合韻善曰左氏傳閔子馬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尚書曰八音克諧呂氏春秋曰宮徵商羽角各敘其處皆調均而不可以相違此所以無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夫鈞之衡懸千斤之重徑尺之鏡照尋丈之形用過其力蕩其本性故在權則衡危於鏡則照窮也善曰勝或為稱廣雅曰稱舉也一曰稱亦勝也吳錄子胥曰越未能與我爭稱霸也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由衡危鏡以哲人所以為戒故主則程其才而授官臣則辭其豐而致力此唐虞所以緝熙握契所以垂美也善曰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効驗也王肅尚書注曰底致也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之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

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此章言賢
人雖希而無世不有故云殷三仁漢職隆周十亂入朝故明注之興非天地特爲生賢事在引而用之爲賢漏善
曰毛萇詩傳曰髦俊也周易曰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失位無應隱處丘園蓋象衡門之人道德彌
明必有束帛之聘戔戔委積之貌也鄭玄曰秀士有德行道藝者也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
臣聞世之所遺未爲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
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辞鳳舉之使言卞
代閭主榮祖并賢故從入無翹車之徵金碧有鳳舉之使也善曰毛萇詩傳曰適之也陳徵仲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旌
不欲往畏我友朋漢書曰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卒固功德論曰
東軒之使鳳舉於龍雉之表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

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
之運毛詩公羊傳曰譏世卿也言三桓專魯而哀公見逐五侯用權而莽氏以亡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放依
也論語孔子曰政逮大夫四世矣三桓子孫微矣孔安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也東國謂魯也法言曰惠
無仲尼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孝書曰成帝悉封舅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
之五侯廣雅曰軌迹也東夷已見上文春秋命歷敘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代也
臣聞靈煇朝覯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
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言至道
均被萬物取而成足淳化普洽百姓用而不匱猶靈耀寵而品物納光清風流而百籟含響也晉曰淮南子曰稍修
風之時麗許慎曰麗猶况也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

箕之叟不盻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傅巖之夢古之隱人
結巢以居故曰巢父或言即許由也洗耳一說巢父也記籍不同未能詳孰是又傳說築於傅巖而播通武丁
言巢許冥心長往故無發夢之符善曰頓備整也說文曰振舉也陸云洗渭而劉之意云洗耳據劉之意則以
洗渭爲洗耳乎呂氏春秋曰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曰逐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
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爲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不洗耳後世有何徵觀子
曰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有己不甘祿位洗耳不受帝者堯之讓退之高也然益部耆舊傳秦宓對王商
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皇甫謐高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由也由以告巢父
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先何故見若身揚若名今聞若女非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
清冷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聞許由之爲堯所讓也以爲汚乃臨池水而洗耳譙周古史考曰許
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

由由恥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書傳言許由則
多言巢父者少文先時後漢書嚴子陵謂光武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然書傳之說
洗耳參差不同陸以巢其爲許由洗耳爲巢父且後永名不一以或亦洗於渭乎
臣聞鑑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
而眡視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
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鍾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
玉帛之惠鏡質薄而能照日形小而能視以其精明也故聖人以身精感人至神應物爲樂不假鍾鼓
之音爲禮不待玉帛之惠此所以爲至也善曰廣雅曰鑑謂之鏡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又曰臺手曰
吾示之以天壤司馬彪曰壤地也論語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

人冶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美女之影不惑荒婬之人高山之陰不上不進之馬虛賞之驗在玆也善曰冶容已見陸機樂府詩潛夫論曰夫圖西施毛嬙可說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而可御於前也周易曰乘馬班如王肅曰班如盤桓不進也呂氏春秋曰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高誘曰陰晷影之微也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縈弦所思此章言賢明有才不遇知者所以自古爲難芬芳之氣罕有而幽蘭兼其氣才明之術所希而賢人懷其術然則縈曲之絃無繞梁以盡妙不世之姿寡明時以取窮善曰劉云縈曲之絃謂絃被縈曲而不申者也言縈曲之絃思繞梁以盡妙以喻藏器之士俟明時以効績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何休公羊傳曰芳蒲也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桓子曰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爲傷義是弗聽也

臣聞智周通塞不爲時窮才經夷險不爲世屈是以凌飈之羽不求反風耀夜之目不思倒日鳶鵲能飛不假風力鵂鶹夜視不藉還離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以異以善曰莊子曰鵲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凌風而起淮南子曰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高誘曰鴟鵂謂之老菟鵂音休蚤音爪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黜殯非貪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夫黜尸以明諫輿車以進賢並發之於忠誠豈有求而然哉善曰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乃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從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可謂生以身諫死以尸諫然經籍唯有史魚黜殯非是柳莊豈爲書典散亡而或陸氏謬也左氏傳曰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微子吾喪伯氏矣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於穆公爲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忘喪元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楹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書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出當門仆頭碎首以達其友應劭漢書注曰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門而劉云觸車未詳其旨左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也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言闇人在朝君臣否隔明君雖有蔽壅喻利眼臨雲吾已時俊乂後時而憂歎喻朗玉蒙垢而掩輝善曰論衡曰日月猶人之有目任子云日月天下眼目而人不知德抱朴子云日月之明乃至於晝天何爲當故壞其眼目以行譴人乎尸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

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香以燔質而發芳絃以特絕而流響喻貞女沒身而譽立烈士効節而名彰也善曰上林賦曰酷烈淑郁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楚辭曰五音紛其繁會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足是以三晉之強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晏嬰立威於樽俎子罕慟哭於介夫然使晉人輟謀齊宋不撓良宰貞臣有効於斯者也善曰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爲壽公命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撤去之范昭不悅而起舞顧太師曰爲我奏成周之樂太師曰盲臣不習也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并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撤伐齊謀孔子聞之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禮記曰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史記曰韓哀侯魏武侯趙敬侯共滅晉參分其地故曰三晉陸氏從後通言 非謂平公之日已有三晉之名也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

苟適事精麤可施苟適道修短可命此言取其正事而已豈復係門閒乎婁敬一言漢以遷都醜女暫說齊以爲后亦猶哉在而會時搖頭而頷曲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此言物有因而易彰也善曰乘借因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孫卿曰吾嘗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迹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此言爲事非虛立功以約法三章設而漢隆玄古流而寧成此其驗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湯谷之晷揮翮生風而繼飛廉之

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若鑽燧書而陰肉刑此其例也善曰論語宰予曰鑽燧改火楚辭曰後飛廉使奔屬王逸曰飛廉風伯也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故威以齊物爲肅德以普濟爲弘春秋不以善惡殊其榮枯人君不以貴賤萃其賞罰故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也善曰韓詩章句曰煦暖也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叟清耳而無伶倫之察此言事在外則易致妙在內則難精奚仲巧見於器故輪工能學其致也伶倫妙在其神故樂人不傳其術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世本曰奚仲作車尸子曰造車者奚仲也伶倫已見上文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准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言物雖貴賤本流同卑異級至其極也殊至共歸矣方諸稟水於月而不加於水之涼陽燧取火於日不加於火之熱也善曰周禮曰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鄭玄曰夫遂陽燧也鑒鏡屬也取水者世謂之方諸鄭衆曰夫發聲也明齍謂以明水滫瀡粢盛黍稷烜音燬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荊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商鞅言帝王之術而孝公以之睡此其驗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宋玉集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有遺行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既而陽春白雪含商吐角絕節挾曲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呂氏春秋曰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說而請之野人終不聽於是鄙人馬圉乃往說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悅解馬遣之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恆存動神之化已滅此言以禮樂訓世故其迹可尋假以堅白詭辭故其辯辭絕是以唐虞之迹而淳風流存蘇張近而辭環易然也善曰尚書曰萬夫傳止山之體植根於嶺口之辯之化豈洽之政而世益聞至哉任神

臣聞託闇藏形不爲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日月發輝既尋虛而捕景於叙形而藏匿豈逃其巧密乎以喻聖人正己照於心而明感於隱情而倚智豈足自匿其事乎善曰鄧析子曰藏形匿影鬼谷子曰藏形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重光日也尚書五行傳曰明王踐位則日體其精光以見吉探說文曰揣取也思玄賦曰歎貞觀而久化應物曰貞正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仲長子昌言曰探心則意也加甚焉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唐劭二臣誅而楚寧
凶亂正才由浮雲蔽天疾風激水故舜流四凶而尉穆楚殺費鄭而王道治也善曰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爾雅曰劭美也二臣費無極與郤將師也已見李蕭遠運命論

臣聞音以比耳爲美色以悅目爲歡是以衆聽所傾非假百里之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
物之企競由乎不足政之不合于不合時故也心苟自足不假美女之麗用食其觀不勞假美之賢矣善曰揚雄荅客難曰工聲調於比耳張衡舞賦曰既娛心以悅目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趙岐曰西子古好女西施也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所勗是以利盡萬物不能叡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悽惶之辱
下愚由性非假物所移聖哲係時非克己能正是以教勸化被口表不革丹朱之心仲尼陀困生人不救恓惶之辱善曰漢劉向上疏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賈逵曰聖哲之治恓恓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
檢謂定檢不謬謬也此言晷景有節尺圭可以知其數深情難測淵識不能知其心故光武藏於靡繭靚武夫之張施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言循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改常心乖性命之指蒼頡篇曰檢法度也

臣聞傾耳求音眡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其休
耳之與目同在於身而苦樂有殊不能相救良由造化偶其通七竅理其用也善曰莊子曰隶生以徇物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官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也

臣聞遯世之士非受瓠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節厲
名則律之不朽窮則身居萬全故謂之勝所以烈士貞女背彼而取此也善曰周易曰遯世無悶王逸楚辭注曰瓠瓜也論語子曰吾豈瓠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禮記曰幽居而不淫漢書劉通曰婦人有幽居守寡者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萇傳曰矜急也厲高也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桓撥之君
拯頸敖至秦之禁也秦人禁之此故不獨天帝之音故子路之惠故卓茂之仁如豐沛之貌忘三者自足其樂

矣豈復思時雍相撥之治哉善曰身覽既足故無假垂天之雲垂天言雲之大也莊子曰北海有魚名之曰鯤化爲鳥其翼若垂天之雲家語曰子路爲蒲宰三年夫子入其境而數子貞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何也口吾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墻屋甚嚴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閒此明察以斷故其民不擾也密令卓茂已見孔德璋北山移文尚書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豐沛謂漢也桓撥謂撥亂也毛詩曰玄王桓撥毛萇曰玄王契也或者以害爲安子房但子房爲故雖蜩有功以邑封姓恐文非以豐也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瞍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武夫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劭
若垂時來則賢明易典數遷通秀時至聖一揆故堯在朝而舜登庸哀公居位而仲尼逢也善曰飛轡皆謂日也日有御故云轡也頓猶舍也西頓謂已夕也東秀謂旦明也實雅曰秀出也淮南子曰離朱之明韓詩曰矇瞍奏

公薛君曰無珠子曰螢珠子貝而無見曰璣大戴禮云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戰國策曰白骨疑象碔砆類玉

臣聞不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寸管黃鍾九寸之律以灰飛所以撰天地之數即示近之義也以夏至立之文二表於陽以表觀其景以知日管下傃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月之度斯所謂託驗於顯者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鄭玄禮記注曰傃猶向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

八王一五 二三

以虛己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常音謂君臣宮商之音夫絃有恒清濁之聲越聖物有行則應紀之功不廣然明鏡無心物來斯照聖人玄同或至皆應是以當有之與揮豁道難解而民也善曰文子曰事應琴瑟每終有改之調在南子曰鏡不設形故能形也高誘曰鏡不羣設人形貌清明以清人形形見則見之也烏賊曰鏡于變萬化未始有極淮南子曰滑而見不通分為萬殊

臣聞柷敔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鼗鞞鼓鞞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其會大道上深中理者得會希聲而節樂者繁一柷之功也一契而御眾者聖人之能也善曰廣雅曰鞞鼙也

臣聞目無嘗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己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口為政之道豈受及物也耳目在身殘之異乎不以有察之故而誅之於己足以存乎物者豈求其備哉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嘗試也論語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安國尚書傳曰誅猶痛責之甚也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令各當其所而無企羨之心鄰亦在鵷鷄之義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仁氏傳闕沒波寬曰厭饜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此欲舉賢以小人之腹而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猶足也周禮曰春獻王鮪劉邵趙都賦曰巨鮫冠山海經曰吞舟之魚吸浪吐波氣成雲霧楚辭曰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曰以蘭香煉膏也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也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善曰楚辭曰衝風起兮橫波王逸曰衝隧也言及遇逆風大波涌起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震風洞

文王十五 二十四

發則夏屋有時而傾善曰法言曰吾不見震風之能動聲暝也洞疾貌也楚辭曰夏屋廣大也堂秀若子云風謂蛇曰拆大木飛大屋吹我也何則牽乎動則靜凝言舟牽于水故靜而舟定故曰靜凝也善曰星雖靜而為動之所牽則靜止而為動也鄭玄儀禮注曰凝上也自定之貌也係乎靜則動貞言屋係于地風動而屋終是動貞也善曰舟雖動而為靜之所係則動止而為靜也周易曰貞正也然此文勢與上句稍殊不可以文而害意也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治容之悔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此謂物無常性唯化所珍故水本無蕩風激則安屋本貞堅風來則傾亦由貞專之女值淫奔之俗或有桑中之心凶虐之人被淳風之化當棲賢之義善曰言舟本搖蕩而靜則安流易水及風試也悔畜為海曾曾參史史魚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亡簪言人在窮則志

焉爽達則思輕是以對君若審歲三軍之亮俗少原泷暢請輕事之類屈善曰晉子曰吳昭王與吳人戰軍敗走昭亡亡其屨履已行三十步復還取之左右曰大王何惜於此昭王曰楚國雖貧豈無此一屨哉吾悲與之俱出而不與之俱反於是楚俗無相棄者韓詩外傳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婦人對曰向者刈蓍薪而亡吾蓍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也婦人曰非傷亡簪吾所以悲者不忘故也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暗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周易曰崇基本無興雲之祆暗君政亂不能使百姓之心至谷風習習以陰以雨明主在上則天下自安也善曰毛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毛萇詩傳曰乘升也洪範五行傳曰雲起於山而彌於天鄭玄周禮注曰彌猶徧及之也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殷墟謂紂也周京幽王也盡性遂欲遂令身殞國家為墟故微子覩麥秀而悲歌周大夫見黍黍而悲感者也善曰夫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故性充則國興情役則國亂二王皆棄性而縱欲所以滅亡也或者以詩序云彷徨不忍去而疑佇立之謬然序又云盡為禾黍寔得佇立哉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沉貴鼓密而含響朗笛疎而吐音賢聖之道動合物宜隨俗汙隆用行其正取其舂物而已由求鳥以高其繳須魚以沉其網也善曰爾雅曰大鼓謂之鼖音墳與鼖古字同鄭玄禮記注曰密之言閉也說文曰疎通也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貴於身故臨川有投迹之哀善曰性命之道含靈所惜以利方生則生重利不以利喪生是理之所守道之所閉也以身方義則義貴身而以義棄身是勢之所奪權所必開也是以據圖興揮劍之痛以利輕於生臨川有投迹之哀以身輕於義文子曰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者不為身貴乎天下也死君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於身故也天下大利也比身則小身所重也比義則輕臨川自投謂北人無擇也已見桓溫薦譙元彥表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以天地之賾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事得其要雖寡而用博易之六爻該萬象琴之五絃備括衆聲善曰廣雅曰賾遠也小雅曰賾深也周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五絃琴也蔡邕琴操曰伏羲氏作琴弦有五象五行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

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言今人尋本而棄末也善曰尸子曰或問道難易曰其人存則易亡則難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疎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步晷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天布列象故所以知其度此即遠絕疏屏之精水人所不能見此即密於形也善曰儀法象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步推也說文曰晷日景也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難覩也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強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鹵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言勢有極也虐暑固陰之陸不能易火水之性吞縱摩鹵之威不能屈貞介之節善曰淮南子曰夫寒之與煖相反寒地坼水凝火弗為衰其勢蓋也見下文吞縱謂秦也六國為縱而秦滅之故曰吞

幾過秦曰秦有并吞八荒之心史記曰魏將軍新垣衍亂趙使尊秦爲帝魯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即肆然而爲帝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尚書序曰武王伐紂尚書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櫓說文曰櫓浮也史記曰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以平殷亂伯夷叔齊恥之隱於首陽山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金爲火所焚海爲寒所凝此是理開而常達也然則能焚金而不能焚景能凝海而不能結風此理閉而所窮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數術也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大冒霜雪而松柏不凋此由是堅貴之性也又雖損無吾也雖春伺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此謂時累不能淫也善曰莊子曰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遊猶彼也廣言曰震風陵雨然後知夏屋之帡幪李軌曰陵雨暴雨也帡蒲經切幪莫公切

文選卷第五十五

文選卷第五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箴

張茂先女史箴一首

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一首

崔子玉座右銘一首

張孟陽劍閣銘一首

陸佐公石闕銘一首

新漏刻銘一首

誄上

曹子建王仲宣誄一首

潘安仁楊荊州誄一首

楊仲武誄一首

箴

女使箴一首 張茂先

曹嘉之晉紀曰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使箴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爲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也周易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家語孔子曰地載神氣流形庶物無非教也漢書董仲舒曰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如淳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在帝庖羲肇經天人

周易曰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也爰始夫婦以及君
臣周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
有君臣家道以正王猷有倫周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毛詩曰王猷允塞猷與猶
古字通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周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妻道也又曰含章貞吉以
時發也婉嫕淑慎正位居室漢書曰孝平王皇后為人婉嫕有節操服虔曰嫕音翳
之翳曹大家列女傳注嫕柔和嫕深遠也毛詩曰淑慎爾止周易曰女正位乎內施衿結褵虔
恭中饋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父母之誡毛詩曰親結其縭九十其儀毛萇
曰婦人之褘也饋與餽古字通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肅慎爾儀式瞻清懿毛詩
曰敬慎威儀又曰各敬爾儀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
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列女傳曰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

文五十六　二

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改又曰齊桓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桓公好淫樂衛
姬為不聽鄭衛之聲曹大家曰衛國所流佚之音衛姬存桓公之好是故不聽以隱桓公也玄熊攀
檻馮媛趍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恡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圈鬭獸熊佚
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皆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婕妤曰猛獸得
人而止妾恐至御座故身當之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班妾有辭割驩同輦夫豈
不懷防微慮遠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
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乎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
而不衰長楊賦曰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周易曰日
中則昃月盈則蝕毛詩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鄭玄曰謂不明也崇猶塵積替若駭機
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蔡邕女誡曰夫心猶首面一旦不修飾則塵垢

穢之人心不修善則邪惡入之人盛飾其面而莫脩其心惑矣家語孔子曰家不可不飾也性之不
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楶者
尚書曰惟狂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周易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
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苟違斯義則同
衾以疑徐幹中論曰苟失其心同衾為遠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周易
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勿謂幽昧靈監無象勿謂玄漠神
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盈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無恃爾貴隆
隆者墜揚雄解嘲曰炎炎者滅隆隆者絕鑒于小星戒彼攸遂毛詩序曰
小星惠及下也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周易曰無攸遂王肅曰婦人之正義無所必遂也比心
螽斯則繁爾類毛詩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驩不可以黷寵

文五十六　三

不可以專國語司空季子謂文公曰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性韋昭曰
黷褻也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入宮寵少衰而女弟絕幸姊弟專寵十餘年卒皆無子也專實
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文子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
月是也魯連子曰物之必至理固然也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列子曰楊朱過宋東
之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
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冶容求好君子所讎周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
淫結恩而絕職此之由漢書曰王立與諸劉結恩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
職女之由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太公金匱師尚父謂武王曰舜之居人上矜矜
乎如履薄冰湯之居人上翼翼乎懼不敢息靖恭自思榮顯所期毛詩曰靖恭爾位好
是正直女史司箴敢告庶姬毛萇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

過其罪殺

封燕然山銘一首

并序　范曄後漢書曰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竇憲遣客刺殺暢發覺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為副破單于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班孟堅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　後漢書曰孝和皇帝母梁貴人為竇皇后所譖憂卒竇后養帝以為己子即位改年曰永元又曰竇憲字伯度少弟立為皇后憲為侍中和帝即位太后臨朝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尚書曰 寅亮聖皇登翼王室　尚書曰寅亮天地弼予一人登翼謂登用輔翼 納于大麓惟清緝熙　尚書曰納于大麓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治兵于朔方　范曄後漢書曰耿秉字伯初為執金吾與竇憲擊匈奴大破之左氏傳曰晉侯治兵 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　毛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史記曰武王伐紂如虎如羆如熊如貔漢書音義曰螭如龍而黃毛詩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　范曄後漢書曰竇憲與南單于休蘭尸逐侯鞮單于大將分道出塞 元戎輕武長轂四分　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司馬法曰有虞氏戎車曰鉤車夏后氏曰鉤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長轂五百乘兵車也 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　漢書揚雄河東賦曰雲輜 勒以八陣蒞以威神　雜兵書八陣者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牝陣四曰牡陣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鴈行陣 玄甲耀日朱旗絳天　漢書曰發屬國玄甲李

座右銘（此處缺）

度與漢武書曰 鼓動天宗旗蔽日 遂凌高闕下雞鹿　漢書曰遣將軍衛青出雲中至高闕臣瓚曰山名也范曄後漢書曰竇憲與南匈奴萬騎出朔方雞鹿塞 經磧鹵絕大漠　說文曰磧水渚有石者也 斬溫禺以釁鼓　漢書曰南匈奴有溫禺犢王 血尸逐以染鍔　范曄後漢書曰匈奴其大臣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次左右溫禺鞮王次左右漸將王次左右尸逐骨都侯 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　漢書曰遣將軍路博德出涿邪山 跨安侯乘燕然　漢書曰匈奴單于自立為呼韓邪單于 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　漢書曰冒頓單于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又曰匈奴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 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　祖宗謂太宗文帝也史記曰高祖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又文紀曰匈奴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 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　甘泉賦曰厲天聲 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　漢書揚雄上疏曰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 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謂刊石立銘也 鑠王師兮征荒裔　毛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勦凶虐兮截海外　毛詩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兵兮建隆嵑　說文曰碣立石也嵑與碣同 熙帝載兮振萬世　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座右銘一首

崔子玉 范曄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舉茂才為汲令遷濟北相庚卒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戰國策唐雎謂信陵君曰人之有德於我不可忘也吾之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也 世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 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周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呂氏春秋曰內反於心不慙然後動也 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 越絕書老子曰名過實者滅聖人不使名過實家語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 在涅貴不淄曖曖內含光 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晏子春秋仲尼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曖曖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強 老子曰人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也又曰柔弱勝剛強河上公曰柔弱者久長剛強者先亡也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 論語曰閔子侍側閻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鄭玄曰行行剛強貌 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 周易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老子曰知足不辱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郭璞三蒼曰芬芳也

劍閣銘一首

張孟陽 臧榮緒晉書曰張載父收為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劍閣銘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鐫石記焉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 楊雄益州箴曰巖巖岷山古曰梁州毛萇詩傳曰巖巖積石貌也 遠屬荊衡近綴岷嶓 尚書曰荊及衡陽惟荊州孔安國曰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也尚書曰岷嶓既藝孔安國曰岷山嶓冢皆山名也 南通邛僰 滿比 北達褒斜 漢書音義服虔曰邛蜀郡西部也僰夷名也梁州記曰萬石城泝漢上七里有褒谷口南口曰褒北口曰斜 狹過彭碣高踰嵩華 劉淵林蜀都賦注曰此山都安縣有兩山相對立如闕號曰彭門孔安國尚書注曰碣石海畔山也 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 酈元水經注曰小劍戍北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故謂之劍閣也 窮地之險極路之峻 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西都賦曰臨峻路而啟扉 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 閉由劉備故曰往漢開自鍾會故曰有晉也鍾會之伐蜀鍾在魏朝武由晉王故神功於晉也 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 漢書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持戟百萬齊得十二此所謂東西秦也 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趑趄 陳琳為曹洪與魏文帝書曰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廣雅曰趑趄難行也 形勝之地匪親勿居 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齊有琅邪之饒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也 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 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此險也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武侯曰善 自古迄今天命匪易 尚書曰天命不易亦 憑阻作昏鮮不敗績 左氏傳曰凡師大崩曰敗績杜預曰喪其功績也 公孫既滅劉氏銜璧 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為導江卒正假稱蜀都太守自立為天子漢使吳漢伐之述死吳漢盡滅公孫氏蜀志曰後主諱禪先主子也魏使鄧艾伐之後主輿櫬自縛詣壘門左氏傳曰楚子圍許許僖公面縛銜璧 覆車之軌無或重跡 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譚後漢書陳忠上疏曰覆車之軌

其近不遠 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石闕銘一首

陸佐公 劉璠梁典曰陸倕字佐公吳郡人少勤學善屬文起家議曹從事遷太子中舍人後仕至太常卿詔使爲石闕銘冠絶當世高以衣帛朝野榮之

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 尚書帝曰舜汝陟帝位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又帝曰禹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墨子曰紂之亂武王理之當此之時不常而人不易上變政而人改俗尚書曰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 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戈而晷緯冥合天人啟惎 臣吏 克明俊德大庇生民其揆一也 舜禹揖讓也湯武干戈也言揖讓干戈之道雖殊而用賢愛仁之義歷一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衡曰萬力勝周多聖人可得受命偉文王百里爲政化武王蒙文

工皆有因緣力爲爲也孔叢子曰子思謂子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時也二者名各序賢曰揖讓之奏干戈文曰晷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平所部朝曰天皆之心人甚之違向書以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左氏傳子駟曰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在齊之季氏昏虐君臨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吳均齊春秋曰東昏侯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二子也永元元年嗣立太子即帝位又傳子嗣殘凶君臨之尚書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刑酷然炭暴踰膏柱 六韜曰紂爲刑輒乃更爲炮烙以膏塗之加於炭之上使有罪者緣之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以爲樂名曰炮烙之刑鄭玄尚書五行傳注曰民怨神怒左氏傳衆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又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跼地無歸瞻烏靡託於是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禔萬福 見文 我皇謂武帝也斗極天下之所取法鉤陳兵衞之象故王者把作焉長楊賦曰高祖順斗極運天關[illegible]汁圖曰鉤陳後宮也服虔漢書音義曰紫宮外營陳星毛萇詩傳曰翼敬也禮記曰禮行於郊百神受職焉漢書曰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禔福毛詩曰樂只君子萬福攸同 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 謂舉義旗以伐齊也何之元梁典曰齊明帝崩遺詔授高祖雍州刺史永元二年十一月高祖擁南康王寶融以主號令以高祖爲前鋒三年十二月義旗發自襄陽己酉懷京師東都賦曰龍飛白水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曰雷震虎步並集虎旅何尚之雍州記曰黑水出州西北流宋書曰元嘉中割荊州之襄陽南陽新野順陽隨五郡爲雍州西京賦曰千乘雷動萬騎龍趨揚雄許昌宮賦曰騰驤低佪天行地止 命旅致雲屯之應登壇有降火之祥龜筮協從人祇響附 命旅誓衆也登壇祭天也杜篤論都賦曰大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尚書帝命驗曰天乃勞於[illegible]流火流爲烏其色赤鄭玄曰以名烏於天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尚書曰謀及卜筮[illegible]從龜從筮從[illegible]魏都賦曰[illegible]響附 其穿胸露頂之豪箕坐椎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 博物志曰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於會稽之野防風後至殺之夏德盛二龍降之使范成光御之以行域外既周而還至南經防風之神見禹使怒而射之有迅雷二龍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爲穿胸民曾人去會稽萬五千里[illegible]漢書西域傳論曰自玄菟樂浪[illegible]後[illegible]不露頂肝行東向而朝成之所[illegible]服時路之所懷漢書曰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賈至尉佗魋結箕踞見賈陸賈說佗[illegible]普衆書於阡陌之上[illegible]夫國須請書其旅于卒之[illegible]漢書陳餘說張耳曰將軍破壁執銳以誅暴秦[illegible]詞曰矢交墜兮士爭先 首馮固庸岷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 夏首夏日夏首水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庸國名也岷山名也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而西都賦曰王過夏首而西浮 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未通兕渠泥首 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左氏傳子重曰秣馬利兵又趙宣子曰訓卒利兵軍戰令日嚴鼓一通步騎士悉嚴然鼓一曲爲一通

向書曰藏厥泮烈張温表曰臨去武昌廐得汧首闕下弘舸連軸巨檻接艫鐵馬
千羣朱旗萬里吳都賦曰弘舸連軸巨檻接艫鐵馬鐵甲之馬范曄後漢書公孫瓚與子
書曰屬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隩爲表歸繳譖州曰胡馬之千羣朱旗已見上文折簡而禽廬
九傳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士無遺鏃而樊鄧咸懷巳
黔庭定魏略王陵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陵自縛歸罪送請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不
當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也廬江九江二郡名也伏滔正淮曰廬九之間處弱兵死者十而七
八焉漢書韓信曰三秦可傳檄而定湘羅二水名也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
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過秦論曰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尚書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
德尚書曰底事底定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似藩籬戰同
枯朽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爲櫓過秦論曰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班固漢書贊曰

漢獨收孤秦之弊鎸金石者難爲功推枯朽者易爲力其勢然也華車近次師營商牧
華夷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
簞食盈塗鄭玄周禮注曰兵車革路也左氏傳曰凡師過信爲次尚書曰王至于商郊牧野左
氏傳曰孔子曰夷不亂華尚書曰惟其士女匪厥玄黃昭我周王漢書曰天子遣使冠蓋相望於道履梁宋
又淮南王上書曰越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西都賦曰雲集霧散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實玄黃
于篚以迎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小人也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
武安老懷少伐罪弔人衆不遷業市無易賈尚書中候曰天
乙在亳夏桀迷惑諸鄰國皆負歸湯帝王世紀曰商容及殷人觀周軍之入見武王至殷人曰是吾新君也容
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利不喜顏色相副入以知聖人之論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尚書曰奉辭伐
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人呂氏春秋曰曰桀爲無道湯立爲天子夏人大説農不去疇商不變

年八方入計四隩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
非止萬機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漢書曰張義傾主郡國上計者又曰羣臣頓奉三年計
如淳曰竹自欲入秦之也尚書曰四隩既宅羽檄後漢晉曰光武平河北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虎賁書息
夫躬曰軍書交馳而輒湊羽檄重迹而鄉至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而尊嚴之度不愆於
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
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班固漢書贊曰沉山論朝淵然尊嚴若神
可謂穆穆天子之容史李康運命論張良及其遇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范曄後漢書曰朱勃上疏
許昌接客口謀如湧泉勢如轉規又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仲長子昌言曰運籌於几
案之前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後左氏傳君子曰莒恃其陋不修其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杜預曰浹辰
十二日也梁冀曰永元三年十二月丙寅張齊殺東昏于舍人殿其夜以黃油裹首使而下尚書曰獨夫受洪

惟作威鍾士季蜀文曰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乃焚其綺席棄彼寶衣
歸琁臺之珠反諸侯之王六韜曰紂之宮婦三人以文綺爲帛衣以綾紈者三千人又曰
武王伐紂紂衣寶衣投火而死帝王世紀曰王命歸琁臺之珠玉說苑曰武王大敗紂人上堂元王曰歸之王曰
諸侯之王即取下歸家諸侯天下周之曰王宗於財指麾而四海隆平下車而天
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橫流功均天地明並日月新序劉向
曰先王之所以指麾而四海賓服者誠德之至也孝經鉤命決曰所在隆平漢書禮記曰下車而封夏后
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尚書曰一戎衣天下大定又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孟子曰當堯之時洪水橫流
凡溢於天下漢書曰德配天地明並日月於是仰叶三靈俯從億兆受昭華
之玉納龍敘之圖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通靈之瑞交錯同端制理物運表日
便兆非收歸舍無與二尚書大傳曰堯得舜推而尊之以服華之玉春秋元命苞曰堯遊河渚赤龍負圖以出

圖赤如綠救龍浸圖在扮雄發靈賦門大易之始存龍馬雄負龜書類帝禋宗光有神器升中以祀羣望攝袂而朝諸夏向書曰肆類于上帝又曰禋于六宗國語富辰昭王曰先有天下而和寧百姓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禮記曰升于中天而鳳凰降左氏傳曰乃大有事于羣望漢書谷永上書曰南面負扆攝袂而揖王公陛下之所服也論語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布敎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典周禮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敎於邦國都鄙家謝中丞章曰懸法象闕班政旬齊京觀漢記段熲上疏曰安寧東羌詞之難破降爲上策戰爲下計周禮曰大司寇掌三典以佐王刑邦國用中典也二南服緩耳西羈反舌劒騎穹廬之國同川共穴之人杜篤論都賦曰連緩耳瑣雕題呂氏春秋曰爲君者夷反舌皆服虔曰高誘曰夷狄語言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說南方有反舌國舌本在前末倒向喉故曰反舌也吳書曰匈奴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爲室兮旃爲牆杜篤論都賦曰同穴裘褐之域共川鼻飲之國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蹔塞萬

里攘地千都幕南罷鄣河西無警喻巴蜀檄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以巳厥角叩頭以額角厥地禮記孔子曰拜而後稽顙漢書曰通西北國張騫鑿空蘇林曰鑿開也空通也史記蔡澤謂應侯曰公孫鞅爲秦攘地千里漢書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書武帝詔以山曰便居一單門蕃頡曰障小城也漢書晉文公攘戎狄居於西河圁洛之閒圁音銀謝承後漢書曰征氏爲涼州刺史歷年無警於是治定功成遐安邇肅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尚書曰柔遠能邇鹽鐵論曰以質志茲鹿駭息此狼顧人爲兵聖人爲守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也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周禮曰保氏掌諫王而養國子以道乃敎之六樂鄭玄曰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尚書曰修五禮孔安國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漢書曰高祖令張蒼定章程又曰蕭何次律令韓信申

軍法置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之學如市漢書曰武帝初置五經博士范曄後漢書曰張興稍遷至博士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司馬彪續漢書曰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劇秦美新曰遐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史記曰由余款關請見三輔黃圖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望諸生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於此賣買號槐市與建庠序啓設郊丘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典咸秩漢書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禮記曰立春之日天子迎春於東郊周禮曰冬至祀地上之圜丘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又曰咸秩元祀咸秩無文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班固漢書贊曰公孫弘以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禮記曰儒有砥礪廉隅論語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敎臻侍子化洽期門區宇乂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漢書曰呼韓邪遣子右賢

王鈦婁卑堂入侍漢書曰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范曄後漢書曰樊准上疏曰明帝即位自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令通孝經匈奴亦遣伊秩訾王來入就學東京賦曰區宇乂寧思和求中方面四方面也仲長子昌言曰五位以正方面楚客主言曰晉生聖明方面割地長楊賦曰休力役貴遠國語主曰阜厚也左氏傳季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歷代規摹前王典故莫不芟裒截允執厥中史記曰高祖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上疏曰事過典故孔安國尚書序曰芟夷煩亂翦截浮辭尚書帝曰允執厥中以爲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舊章之敎經禮垂布憲之文左氏傳曰司鐸火季桓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曰禮經謂周禮也周禮曰太宰以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玄曰吉謂朔日也象魏闕也周禮曰布憲中士二人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夢禮記戴聖所傳故號戴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

引周書曰大姒夢見商之庭生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之於闕間化為松柏

北荒明月西極流精仲長子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含銀盤圓五十丈二闕相去百丈上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其角一正東有墉城有流精之闕西王母所治也海岳黃金河庭紫貝史記曰三神山傳在海中黃金白銀為宮闕楚辭曰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宮王逸曰言河伯所居以紫貝作闕也蒼龍玄武之製銅雀鐵鳳之工三輔舊事曰未央宮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秘文帝歌曰長安城西有雙圓闕上有一雙銅爵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薛綜西京賦注曰圓闕上作鐵鳳凰令張兩翼舉頭敷尾或以聽窮省冤或以布化懸法李尤闕銘曰遠近聽省乃無窮冤布化懸法已見上文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白虎通曰王者表正萬邦周易曰王居無咎正位也桓子新論曰昔周公光崇周道澤被四表蜀都賦曰崇帝皇之宅河洛為王者之里也有晉氏浸弱宋歷威夷

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乃假天闕於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事具晉書微盛也戊韓詩曰周道威夷左氏傳曰以禮經國自民謂之禮記秉帝主人曰惟子頗識舊典司馬相如美人賦曰上宮閑館寂寥至盡封禪書曰湮滅而不稱不可勝數丹陽記曰大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義興許彧墓二闕高壯可徙施之王茂弘弗欲後陪乘出宣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峰即曰此天闕也豈煩改作帝從之皇此山良以闕名記曰約宋書曰孝武大明七年梁山立雙闕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乃命審曲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臬瞻星揆地興復表門草創華闕周禮曰或審曲面勢明中謂四時昏明各有中星也尚書考靈耀曰冬至日月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蠡順除之鄭玄曰盡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也蠡猶羅也昏中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卻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又曰匠人建國

水地中置槷以懸視其影鄭玄曰槷古文臬假借字也周禮曰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東觀漢記博士年議以堂丁吟設玄武與復祖宗為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表嶢闕於閶闔論語曰裨諶草創之西都賦曰揭中天之華闕封冠山之象室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天紀星紀也左氏傳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星也星紀斗牛之次也漢書曰太簇位在於寅正月也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搆茲盛則興此崇麗方且趣以表敬觀而知法劉璠梁典曰天監七年正月戊子詔曰昔晉氏青蓋南渡日不暇給而兩觀莫崇樓未法無所令禮盛化光役務簡使可營建象闕以表舊章於是選匠量功萬石為闕窮極壯麗冠絕古今奇禽異羽莫不畢備漢書曰萬石君過宮門闕必下車趨十二以文傳敬公夫人曰賓闕位下公門必式路馬以廣敬也碣之容人識百重之典物覩雙闕賦曰周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西京賦曰闕圖以造天若雙碣之扎華榮七丈日豈屋廣寬崇闕百重作範垂訓赫矣壯乎鄭玄禮記注曰作範

時不立宗廟南宮數叔曰孔子作春秋重刻後謂曾內君陳寔表曰務矣陳君爰命下臣式銘盤石其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啓洛汭漢啓岐梁此言建國立都不恆一所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故成王居洛邑成周作尚書序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尚書序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作洛誥蔡邕獨斷曰文王自豐復都洛陽居岐也西京賦曰周宅其所翰雝居陳寶鳴雞在焉也居因業盛文以化光爰有象闕見惟舊章帝王所居因功業而後盛禮文之所由玫化而益光也周易曰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青蓋南泊黃旗東指懸法無聞藏書弗紀言帝作南遷王綱弛棄史籍歷紀青蓋南去也虞預晉書王導上言曰迴青蓋以反上京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子皆朱班輪青蓋黃旗謂吳也司馬德操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氣恒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子臧榮緒晉書曰孫氏無闕大言南郡亦不暇立門闕遂廢策藏書則次日欲

而藏之見下句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興茲雙起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否卦曰九五休否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道者也張景陽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闕雙起僭雙立也魯靈光殿賦曰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巖以雙立偉哉偃蹇壯矣巍巍旁映重疊上連翠微王逸楚辭注曰偃蹇高貌也何晏論語注曰巍巍者高大之稱也重疊宮觀之多者也七命曰重殿疊起交綺對幌蜀都賦曰鬱葐蒕以翠微布教方顯浹日初輝懸書有附委篋知歸布教已見上文周禮曰正月乃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浹日而斂之縣書則懸法之委篋曰藏書也之寫之故曰委文耳鬱崫魚勿重軒穹隆反宇形聳飛棟勢超浮柱甘泉賦曰洪臺崛其獨出西都賦曰重軒三階穹窿見下句西京賦曰反宇業業何休注都賦曰景福鬱以雲起飛棟鳥企而翼舒甘泉賦曰抗浮柱之飛榱兮神莫莫而扶傾色法上圓

製模下矩周望原隰俛臨煙雨上圓天也下矩地也繫辭建章鳳闕賦曰上規圓以穹窿下矩地而繩直望原隰臨煙雲言其高也前瞻四會却背九房北通二轍南湊五方王逸楚辭注曰瞻列也陸機洛陽記曰有銅駝二枚在宮之南四會道頭鄭玄禮記注曰却退也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則明堂之制也鄭玄禮記注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也然後家在門北故云却背也暑來寒往地久天長神哉華觀永配無疆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老子曰天長地久毛詩曰申錫無疆集云鑒石鬱崫重軒穹陸色法上圓製模十四字是至崔所改也

新刻漏銘一首 并序

陸佐公劉璠梁典曰天監六年帝以舊漏乖舛乃敕員外郎祖暅治之漏刻成太子中舍人陸倕為文司馬彪續漢書曰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星焉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度無準周易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五經要義曰昏闇之冥也明也日入後漏三刻為昏日出前漏三刻為明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淮南子曰孟春始贏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挈壺命氏遠哉義用周禮挈壺氏下士六人鄭玄曰壺盛水器也挈壺以水為漏主也揆景測辰徼明宮戒井守以水火分茲日夜揆度景測辰謂晝夜有宮也徼宮罘罳徼其宮也衛宮[illegible]漢舊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宮中衛宮城門擊刁斗周廬擊木柝周禮曰挈壺氏掌壺以令軍井凡喪縣壺以代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司農曰挈壺以令軍井謂為軍穿井井成挈壺懸其上令軍中衆皆望見知此下有井也壺所以盛水故以壺表井也鄭玄曰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而司歷亡官疇人廢業孟陬殄滅攝提無紀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漢書曰三代既沒五霸之末史官喪紀疇人

子弟分散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漢書曰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孟康曰正月為孟陬歷紀窮絕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歷誤春三月當指辰而乃指巳是為失方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敘分至之差詳而不密衛宏漢舊儀曰[illegible]城時傳五伺官吏行衛士[illegible]呼備人門[illegible]虎賁[illegible]續漢書曰太史令霍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歷密也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昆玉[illegible]孫綽集有漏刻銘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新序曰[illegible]弘度遺篇承天垂旨晉中興書曰李充字弘度集有漏刻銘沈約宋書曰宋太祖頗好歷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上表詔下外詳之有司奏承天歷術令施行布在方冊無彰器用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左氏傳臧僖伯曰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譬彼

春華同夫海棗春華言其文雅海棗譬其無實答賓戲曰摛藻如春華晏子春秋曰齊景公謂
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公乘舟理天下黄布裹蒸棗至海而捐其布破黄布故水
赤蒸棗故華不實公曰吾佯問子對曰嬰聞佯問者佯對也寧可以軌物字民作範
垂訓者乎左氏傳曰隱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
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訪問伯父作範垂訓已見上文且今
之官漏出自會稽蕭子雲東宮雜記曰天監六年上昔新漏以臺舊漏給官漏銘云咸和七
年會稽山陰令張丕造即會稽内史王舒所獻漏也積水違方導流乖則陸機刻漏賦曰積水
不過一鍾革漏不過一筭也六日無辨五夜不分淮南子曰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
日則夏至之日也漏以六日然而復始高誘曰還六日令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宿宏津携儀曰晝夜漏起昏
中用火中黄昏時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歲躔閼茂月次姑洗爾雅曰大歲在戊曰

閼茂禮記曰季春之月律中姑洗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禮
變商俗孟子曰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業類補天功均
柱地列子曰昔女媧氏鍊五色之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
之山折天柱絶地維也河海夷晏風雲律呂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大平則河清海
夷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獻靈膠四兩吉光毛裘受以付外庫使者曰常占東風入律十旬不休青雲干呂連
月不散意者中國將有好道之君我王故搜奇蘊而貢神香步天材而請猛獸乘毛車以濟弱水于今十三年矣坐朝晏
罷每旦晨興呂氏春秋曰上縣三皇五帝之業以論其意晏朝晏罷以告制兵者也尚書大傳曰帝猶反側晨興
辟四門來仕賢屬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周禮曰雞人掌大祭祀夜呼旦以叫百官集云雞人
二字是沈約所改作也以為星火謬中金水違用左氏傳張超曰火中寒暑乃退鄭玄毛詩
箋曰火星中寒暑退陸機漏刻銘曰寤蟾之循月藏金水之相緣時乖啓閉箭異錙銖

左氏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為錙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也爰命
日官草創新器左氏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於是儞察旁羅登
臺升庫周易曰仰則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史記曰黄帝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左氏傳
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又曰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
則于地四參以天一[illegible]令而漏以用水也漢書曰天[illegible]一生水地以得水四生金也
建武遺璽咸和餘弊[illegible]漢書霍融曰四分漏於建武咸和漏刻自上[illegible]丕所造也
金筒方負之制飛流吐納之規今則[illegible]也而形方筒則引水昔[illegible]而形負孫[illegible]
刻銘曰乃制[illegible]器[illegible]氏銘[illegible]内三階漏水成小[illegible]機[illegible]列銘口[illegible]吐小[illegible]無[illegible]變律改經
一皆懲革禁[illegible]律歷志曰凡歷[illegible]以變律呂相生至六十也天監六年太歲
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晷

測表候陰陸[illegible]曰考正三辰定其所司是以天紀綱也表候陰謂土圭也不謬圭
撮無乖黍累漢書曰大撮[illegible]生律[illegible]星多少者不失圭撮權重者不失黍累應劭曰圭
自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圭曰撮十黍一累十累一銖又可以校運筭之睽合辨
分天之邪正漢書曰造漢太初歷[illegible]者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筭轉歷也
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曆之疎密爾雅曰春為發生夏為長贏秋為收成冬
為安寧四氣和為通正漢書曰史記有黄帝顓頊夏商周及魯歷漢興張蒼[illegible]頊歷比於六歷疎闊中最為微
近又曰濟于[illegible]太初疑晦朔弦望皆最密也永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
乎無得而稱也昔嘉量微物盤盂小器猶其昭德記
功載在銘典周禮粟氏為量其銘曰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七略曰盤盂書者
其傳言孔甲為之孔甲黄帝之史也書盤盂中為誡法或於鼎名曰銘[illegible]論曰德非此族不在銘典

況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孫卿子曰變妙者以入神造化已見上文論語比考讖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成物之能與坤元等契周易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

勳倍樞席事百巾机蔡邕銘論曰武王踐阼咨于太師而作席机楹杖雜銘又曰黃帝有巾机之法孔甲有盤盂之戒寧可使多謝曾水有陋昆吾郭象莊子注曰不可多謝堯舜而推之兵見也蔡邕銘論曰昔召公作誥先王賜朕鼎出于武當曾水呂尚作周太師而封于齊其功銘于昆吾之野西都賓序曰有陋宮邑之義金字不傳銀書未勒者哉崔玄山瀨鄉記曰老子母碑老子把持仙籙玉簡金字編以白銀紀善綴惡劉人本觀書賦曰王牒石記銀書金字奧矣不窮遺手明備乃詔小臣為其銘曰尊曰銘一字至尊所敢勒書辭曰故當云銘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莊子曰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也神道無跡天工罕代莊子老聃謂孔子曰夫神生於道其來無跡其去無方尚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乃置挈壺是惟熙載氣均衡石晷正權概呂氏春秋曰仲春日夜分鈞衡石角斗桶正權概高誘曰角平升斛權銓也皆令均等也世道交喪禮術銷亡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毛詩序曰禮義消亡遽遷水火爭倒衣裳毛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挈刀并次聚木乘方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夜周禮挈壺氏曰凡軍事懸壺以序聚柝鄭玄曰謂擊柝兩木相敲行夜時也爰究爰度時惟我皇毛詩曰維彼四國爰究爰度方壺外次圓流內襲洪殺殊等高卑異級陸機漏刻賦曰擬洪殺於漏鍾順卑高而為級靈虬承注陰蟲吐噏孫綽漏刻銘曰靈虬吐流陰蟲承寫倏往忽來鬼出神入呂氏春秋曰倏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淮南子曰並應無窮

鬼出神入微若抽繭逝如激電陸機漏刻賦曰形微獨繭之緒逝甚垂天之電耳不輟音眼無留眄銅史司刻金徒抱箭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蓋上又鑄金銅仙人居左壺為胥徒居右壺皆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履薄非兢臨深罔戰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授受靡愆登降弗爽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中黃門持五夜相傳授藉田賦曰智宰升降之節惟精惟一可法可象尚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孝經曰作事可法左氏傳北宮文子謂衛侯曰有儀可象謂之儀月不逾來日無藏往分以符契至猶影響周易曰月往則日來杜預左氏傳注曰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曰若合符契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合昏暮卷蓂莢晨生周處風土記曰合昏槿也華晨舒而昏合田俅子曰堯為天子蓂莢生於庭為帝成歷也尚辨天意猶測地情詩含神霧曰靈臺參天意周易曰聖人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況我神造通幽洞靈陸機漏刻賦曰來象神造通情鬼之變聖皇等極為世作程呂氏春秋曰後世以為法程高誘曰程度也曹植列女傳頌卑貴禮來世作程

誄上

王仲宣誄一首 并序 曹子建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悊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誰謂不庸早世即冥范曄後漢書桓帝詔曰喪家不造先帝早世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不以繁華時樹本存亡分流夭遂同期莊子曰孰有天壽相去幾何又曰聖也者遂於命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也毛詩曰先民有作何用誄德表之素旗鄭司農周禮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儀禮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雜帛

爲卿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若不可別故以其旌旗識之揚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旍何以贈終哀以送之孝經曰哀以送之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史記曰魏之先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也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勳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開之祚末胄稱王史記曰公高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滅魏封畢萬爲大夫卜偃曰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國稱陳留風俗記曰袁儀熙魏之都也魏滅晉獻公以魏封大夫畢萬後世文侯初盛至子罃稱王是爲惠王然以稱王因氏焉楚詞曰伊伯庸之末胄也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矇漢書曰陽九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稱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吳引曰蓄炎上之烈精蔡邕曰謂大漢之盛德也中曚謂遭王莽之亂也

說文曰曚不明也世祖撥亂爰建時雍世祖謂光武皇帝也公羊傳曰撥亂反正莫近於春秋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三台樹位履道是鍾春秋漢含孳曰三公象五嶽在天法三能台能岡周易曰履道坦坦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爲光爲龍張璠漢紀曰王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爲太尉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爲司空魏志曰粲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漢公毛詩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毛萇曰龍寵也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叙五典克從尚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叙又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天靜人和皇教遐通伊君顯考奕葉佐時魏志曰粲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張衡四愁詩序曰文愛機密出臨朔岱庶績咸熙粲父無傳其官未詳尚書曰庶績咸熙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強記洽聞

幽讚微言孔叢子支弘曰仲居命閒綜記專抱六窮周易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論語讖曰子夏六十人共撰仲尼微言也文若春華思若涌泉春華已見上文東觀漢記朱勃理馬援曰謀如涌泉勢如轉圜發言可詠下筆成篇魏志粲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何道不洽何藝不閑棊局逞巧博弈惟賢魏志曰粲觀人圍碁局壞粲爲覆之碁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論語子曰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皇家不造京室隕顛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宰臣專制帝用西遷宰臣董卓也帝獻帝也魏志曰董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君乃羇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荊蠻魏志曰粲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左氏春秋陳敬仲曰羇旅之臣杜預曰羇寄也旅客也崔瑗七蘇曰翕然鳳舉軒爾龍騫毛詩曰蠢爾蠻荊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

嶽濯纓清川盛弘之荊州記曰襄陽城西南有徐元直宅其西北八里方山上北際沔水山下有王仲宣宅故東百王宜玉振南嶽眉纓清川集才青爲肯誤也潛處蓬室不干勢權子曰其宮子庭芬蓬室若實覆之藪也我公奮鉞耀威南楚我公魏太祖也荊人或違陳戎講武禮記曰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君乃義發算我師旅魏志曰劉表卒粲勸表子琮令降太祖高尚霸功投身帝宇桓譚陳便宜曰所謂霸功者法度明正百官修治威令流行者也傅幹後漢王命叙曰世祖撥亂復帝宇斯言既發謀夫僉一曰謂琮降也毛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是與伊何響我明德投戈編鄀若稽顙漢北漢書南郡有編鄀縣我公實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勳則魏志曰太祖辟粲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漢舊儀曰列侯黃金龜鈕又曰金印紫綬勳則伊何勞謙靡已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憂世忘家殊略卓峙

史記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趙岐孟子章指曰憂國忘家 乃署祭酒與君行止 職志
曰後遷軍謀祭酒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筭無遺策畫無失理 孟子曰計及下
者無遺策東觀漢記魯恭上疏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 我王建國百司俊乂 尚書
王建國尚書曰俊乂在官 君以顯舉秉機省闥戴蟬珥貂朱衣皓
帶 魏志曰魏國建拜粲侍中蔡邕獨斷曰侍中常伯皆冠惠文加貂附蟬也 入侍帷幄出擁
華蓋 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 榮曜當世芳風晻藹 漢書曰曄曄成繼父相位封
侯榮當世焉班固韋賢碑曰秀不實振芳風 嗟彼東夷 東夷吳也 憑江阻湖騷擾
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路霆駭風徂君侍華轂煇煇
王塗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蔡邕劉寬碑曰燒艾三事以精王塗
思榮懷附望彼來威 書中宣思念榮士之在懷附異類望彼吳國畏威而來也漢書曰王

尊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誠信也 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
往凶歸嗚呼哀哉 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尚書王曰病日篤
翩翩孤嗣號慟崩摧 發軫北魏遠
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頹 楚辭曰登山長望中心哀悲怨淚青青泣如頹
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哉吾
與夫子義貫丹青 丹青二色不渝也 好和琴瑟分過友
生 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又曰相彼人矣不求友生 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
奄忽棄我夙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予戚夫子金石
難并人命靡常吉凶異制 毛詩曰天命靡常春秋保乾圖曰利害同門吉凶異
域 此驩之人孰先殞越 左氏傳齊侯曰恐殞越于下 小何寤夫子果

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 晉灼曰數有亡度也 子猶懷
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魂泰素 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也 我將
假翼飄颻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
雲出西京賦曰美往昔之松喬要羨門乎天路 喪柩既臻將反魏京靈轜迴軌
白驥悲鳴 虛廓無見藏景
斂形孰去仲宣不聞其聲 不聞其音 延首歎息雨
泣交頸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名 莊子曰小
人徇財君子徇名天下皆然不獨一人 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楊荊州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

維咸寧元年 王隱晉書曰武帝年號 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
荊州刺史東武戴侯滎陽楊史君薨嗚呼哀哉 楊肇已見
懷舊賦 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 左氏傳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是以人服其上而下無覬覦也 選賢與能政是以和 禮記曰選賢與能講信脩睦
周賴尚父殷憑太阿 太阿阿衡謂伊尹也毛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又曰實維阿衡實
左右商王 矯矯楊侯晉之爪牙 毛詩曰矯矯虎臣又曰予王之爪牙 忠節克明
茂績惟嘉 尚書曰予懋乃德嘉乃丕績 乃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不
永玄首未華 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范曄後漢書樊准上疏曰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 銜
恨沒世命也奈何嗚呼哀哉 范曄後漢書東平王蒼上疏曰銜恨黃泉論語子曰君子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自古在昔有生必死 太玄曰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

身沒名垂先哲所韙東征賦曰惟令德爲不朽兮身既沒而名猶存也行以號彰

德以述美周禮曰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也蔡邕郭有道碑曰德音猶存而賴之見述也敢

託旒旟爰作斯誄旒旟已見上文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伯喬

氏出楊侯漢書曰揚雄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不知伯僑與周何別也揚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

奕世丕顯允迪大猷尚書曰[illegible]厥德毛詩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

天厭漢德龍戰未分左氏傳曰天而既厭周德矣周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伊君祖考方事之殷左氏傳曰鄢陵之戰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illegible]殷盛也

鳥則擇木臣亦簡君左氏傳仲尼曰鳥則擇木家語孔子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

投心魏朝策名委質

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奮躍泥塗跨騰風雲答賓戲曰激揚風雲

或統驍騎或據領軍[illegible]

之山公表注曰楊肇字[illegible]驍騎將軍生暨字休先[illegible]

篤生戴侯以德繼明纂

我洪緒克構堂基毛詩曰纂戎祖考尚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弱冠味

道無競惟時子雲[illegible]孝實蒸

蒸友亦怡怡尚書曰克諧以孝[illegible]多才豐藝強記

洽聞尚書[illegible]目睇毫末心筭無垠[illegible]

[illegible]草隸兼善尺牘必珍[illegible]

[illegible]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

落如雲學優則仕乃從王政論語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左氏傳子產

謂子皮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荊璞發輝臨軹上作令肇碑曰嘉平初

除軹令漢書河內郡有軹縣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

命肇碑曰遷治書侍御史惟此大理國之憲章肇碑曰理之任漢書曰廷

尉秦官掌刑辟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君位其任視民如傷左氏傳逢滑曰國之興也

視民如傷庶獄明慎刑辟端詳尚書周公曰庶獄庶慎聽參皐呂稱侔

于張尚書帝曰咨皐陶[illegible]尚書序曰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漢書曰于定國[illegible]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illegible]

[illegible]陂棫農政于彼野王肇碑曰[illegible]野王典農中郎[illegible]

[illegible]倉盈庾億國富兵強毛詩曰我倉既盈我[illegible]

[illegible]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參

戎作弼肇碑曰文帝[illegible]參軍周易曰鴻漸于[illegible]

[illegible]用錫土宇胙茲蕃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紱[illegible]

[illegible]魏氏順天聖皇

受終[illegible]

文[illegible]烈烈楊侯實統禁戎肇碑曰皇祖之始興戎武衛司管閶闔清我

帝宮[illegible]漢書曰東牟侯興居[illegible]

以慶[illegible]苛慝不作穆如和風國語[illegible]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illegible]勤勞班命彌崇[illegible]封茫茫

海岱玄化未周毛詩曰淮水茫茫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illegible]陳留太守[illegible]玄化洽矣

滔滔江漢疆埸分流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孔安國曰二水經此州而入海也秉文兼武時惟楊侯既守東莞宣乃牧荊州蔡邕碑曰須東莞損荊州刺史虞書張邪有東莞負休州也折衝萬里對揚王休蔡邕碑曰加折衝出軍冥之于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毛詩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聞善若驚疾惡如讎國語楚藍尹亹謂子西曰夫闔廬聞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謝承後漢書曰朱倫青州中正疾惡若讎示威示德以伐以柔左氏傳倉葛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又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吳夷凶侈偽師畏逼將秉鉞鷹揚席卷南極班固高紀述秉而運籌席卷三秦爰纖寨糧盡神謀不忒揚雄伐吳而敗已見辯亡論丁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食左氏傳曰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

負執其咎功讓其力毛詩曰誰敢執其咎亦既旋旆為法受黜左氏傳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退守丘壑杜門不出漢書曰王陵杜門不朝游目典墳纖心儒術祁祁搢紳升堂入室毛詩曰采蘩祁祁漢書曰雜搢紳先生之略術論語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靡事不咨無疑不質毛萇詩傳曰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書曰張陳居日質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其位賢道行身窮志逸毛詩曰我位孔貶毛萇曰貶墜也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弗慮弗圖乃寢乃疾毛詩曰昊天疾威弗慮弗圖楚辭曰寢疾而日愁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毛詩曰不弔昊天蔡邕楊公誄曰功成化合景命有順子囊佐楚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左氏傳曰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也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念在朝廷朝達厥辭夕殞其命聖王嗟悼寵贈兼蔡邕誄德策勳考終定謚肇曰華薨天子贈遺詔者何以少年謚曰戴侯華書曰列侯薨大行奏謚誄策應陽曰賜謚及哀策誄文也君辟慟懷邦族揮淚孤嗣在疚家屬含悴毛詩曰煢煢在疚赴者同哀路人增欷嗚呼哀哉余以頑蔽覆露重陰國語張老謂趙文子曰先王覆露子也韋昭曰露潤也仰追先考執友之心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俯感知己識達之深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申於知己也承諱怛怛涕淚霑襟楚辭曰泣歔欷而沾襟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疚不

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

楊仲武誄一首并序 潘安仁

楊綏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荊州刺史戴侯之孫肅侯楊暨也戴侯楊肇也並已見上文東武康侯之子也康侯楊潭也八歲喪父其母鄭氏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晉諸公贊曰鄭袤為司空密陵元侯生默為光祿勳密陵成侯默女適滎陽楊肇生仲武成侯襲為元侯長也蒼頡篇曰元長也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乂夫家而免諸艱難尚書周公曰丕成保乂王家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草隸之藝子以妙年之秀曹子建自試表曰終軍以妙年使越固能綜覽羲奇而軌式模範矣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

體服菲薄余甚奇之論語子曰回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又曰禹菲飲食馬融曰菲薄也若乃清才儁茂盛德日新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論語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既籍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左氏傳曰己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往歲卒於德宮里陸機洛陽記曰德宮里名也喪服同次綢繆累月昔人必有心此亦款誠之至也不幸短命論語孔子對哀公曰有顏回者不幸短命死矣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夏五月己亥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伊子之先弈葉熙隆惟祖惟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左氏傳子產曰公孫段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名器雖光勳業未融篤生吾子誕茂淑姿克岐克嶷知章知微毛詩曰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鉤深探賾味道研機周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又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匪直也人邦家之輝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子之遺閔曾未齓髫鄭玄周禮注曰齓毀齒也埤蒼曰髫髦也如彼危根當此衝飆德之作明作幽不喬言[illegible]曰危[illegible]有慶幽而不遷喬也左氏傳王孫[illegible]之休明[illegible]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弱冠流芳儁聲清劭韶爾勇惟傑爾宗惟粹幼秉殊操遠邁安貧撰録先訓俾無隕墜舊文新藝罔不必隸潘楊之穜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終如始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爾休爾戚如寶在己新序曰晉襄公之孫周為晉國休戚不倍本也視予猶父不得猶子論語曰顏回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敬亦既篤

愛亦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心日昃景西望子朝陰如何短折背世湮沉嗚呼哀哉尚書曰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安國曰短未六十折未三十寢疾彌留守茲孝友彌留已見上文毛詩傳曰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臨命忘身顧戀慈母哀哀慈母痛心疾首毛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左氏傳呂相絕秦曰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嗷嗷叫同生悽悽諸舅莊子曰[illegible]說文曰嗷嗷[illegible]之春蘭擢莖方茂其華荊寶挺璞將剖于和含芳委耀毀璧摧柯言[illegible]芙[illegible]蘭玉始含芳而摧[illegible]毀璧而摧[illegible]早夭也太玄經曰破璧毀珪建不幸也嗚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惟我與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皆未盈稔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哀哉披帙散書屢覩遺文有造有寫或草或真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涕沾于巾張衡四愁詩曰側身北望涕沾巾龜筮既襲挻隧既開尚書曰乃卜三龜一習吉又曰卜不襲吉孔安國曰襲因也[illegible]曰挻墓隧也痛矣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限歸鳥頡頏行雲徘徊毛詩曰燕燕于飛頡之頏之臨穴永訣撫櫬盡哀毛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左氏傳注曰櫬棺也遺形莫紹增慟余懷魂兮往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往矣已見上文禮記曰孔子早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鄭玄曰太山衆山所仰梁木衆木所放也

文選卷第五十六

文選卷第五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誄下

潘安仁夏侯常侍誄一首

馬汧督誄一首

顏延年陽給事誄一首

陶徵士誄一首

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一首

哀上

潘安仁哀永逝文一首

夏侯常侍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

夏侯湛字孝若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 臧榮緒晉書曰湛早有名譽為太尉掾 賢良方正徵仍為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 臧榮緒晉書曰湛舉賢良對策拜郎中遷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宰野王令漢書曰何武賢良方正 中書郎南陽相 臧榮緒晉書曰湛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又曰秦王柬武帝弟三子也初封南陽王後徙封秦王 家艱乞還 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于蓼 頃之選為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 世祖武皇帝也穀梁傳曰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何以在人上故曰崩 天子以為散騎常侍從班列也 天子惠帝也 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

于延熹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禹錫玄珪實曰文命 尚書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又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 克明克聖光啓夏政 尚書曰若上克明又曰克齊聖廣淵左氏傳宋向戌曰以偪陽光啓寡君 其在于漢邁勳惟嬰 漢書曰夏侯嬰為太僕常奉車從擊項籍 思弘儒業小大雙名 班固漢書述曰世宗曄曄思弘祖業漢書曰夏侯勝字長公少好學從夏侯始昌受尚書又曰勝從父兄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又曰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顯祖曜德牧兗及荊 王隱晉書曰夏侯威字季權歷荊兗二州刺史史記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觀兵 父守淮岱治亦有聲 王隱晉書曰威次子莊淮南太守毛詩曰文王有聲 英英夫子灼灼其儁飛辯摛藻華繁玉振 孔融薦禰衡表曰飛辯騁詞班固荅賓戲曰摛藻如春華孟子曰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 如彼隨和發彩流潤 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禮記孔子曰夫玉溫潤而澤仁也 如彼錦繢列素點絢 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鄭玄曰繪畫文也 人見其表莫測其裏 杜預左氏傳注曰表裏猶內外也禮記子夏曰子見其表未見其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 徒謂吾生文勝則史 論語子曰文勝質則史 心照神交唯我與子 莊子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且歷少長逮觀終始 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子之承親孝齊閔參 漢書武帝詔曰孝子之道承意順志自竭以承其親論語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曾子曰先意承志者安能為孝乎 子之友悌和如瑟琴 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事君直道與朋信心 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又子夏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 雖實唱高猶賞爾音 宋玉對問曰曲

謂高者莫和謂寡者...自試表曰或有賞...

弱冠厲翼羽儀初升 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呂氏春秋曰延鳥獨鴻...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

公弓既招皇輿乃徂 左氏傳陳敬仲曰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杜預注...邵男召公車有道徵也

內贊兩宮外宰黎蒸 典引曰...

忠節允著清風載興 ...書曰...清風

決史彼(?) ...

都寵子惟王 左氏傳...

設官建輔

抄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 ...詩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尚書曰龍命作納言...

惠訓不倦視民如傷 左氏傳...不倦左氏傳曰...視民如傷...

乃眷北顧辭祿延喜

...國之興也視民如傷...

余亦偃息無事明時 ...

昔之遊二紀于茲 左氏傳...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

爲政

班白携手何歡如之 禮記曰班白者不提挈毛詩曰惠而好我携手同行

居吾語汝衆寡勝寡 論語子曰由居吾語汝...論語子曰衆之...

人惡儁異俗疵文雅 孔安國尚書傳曰...

執戟疲揚長沙投賈

無謂高耻居物下子乃洗然變色易容 ...

慨焉嘆曰道固不同 論語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爲仁由己匪我求蒙 論語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周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誰毀誰譽何去何從 論語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

莫涅匪緇莫磨匪磷 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子獨正色居屈志申 尚書曰...

雖不爾以猶致其身 論語...

謂周公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

獻替盡規媚茲一人 國語...

讜言忠謀世祖是嘉 ...

將僕儲皇奉繼承華 ...

先朝末命聖列顯加 ...

入侍帝闈出光厥家 我聞積善神降之吉 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宜享遐紀長保天秩 ...

如何斯人而有斯疾 論語伯牛有疾...

曾未知命中年隕卒 ...

嗚呼哀哉 論語子曰...

唯爵之存匪爵而貴 ...

甘食美服重珍兼味 ...

臨終遺誓永錫爾類 毛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斂以時服殯不簡器 ...

誰能拔俗生盡其養 孰是養生而薄其葬 ...

淵哉若人縱心條暢 ...

傑操明達困而彌亮 ...

柩輅既祖容體長歸 周禮...

存亡永訣逝者不追 ...

望子舊車覽爾遺衣 ...

愊抑失聲迸涕交揮 禮記...

非子爲慟吾慟爲誰 嗚呼 ...

哀哉論語曰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子曰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日往月來暑

退寒襲周易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左氏傳張趯曰火中寒暑乃退

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零露沾凝勁風淒急慘爾其傷念我

良執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適子素館撫孤相

泣前思未弭後感仍集

賈逵國語注曰弭止也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

馬汧督誄一首并序

臧榮緒晉書曰汧督馬敦立功孤城為州司所枉死於囹圄潘岳作之潘安仁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

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氐

又肆逆焉臧榮緒晉書曰惠帝元康五年武庫火北地胡因此為亂推齊萬年為主杜預左氏傳注曰弭息也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

而蠭蠆有毒驟失小利

俾百姓瘡痍頻於塗炭建威喪元於好畤州

伯宵遁乎大谿若夫偏師裨將之殞

首覆軍者蓋以十數剖符專城

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

秦隴之僭鞏更為

魁既

已襲汧而館其縣子以眇爾之身

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之眾據十雉之城群氐

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

木石將盡樵蘇乏竭芻蕘罄絕

於是乎發梁棟而

用之以鐵鎖機關既縱礧而又升焉

爨陳焦之麥柹梠桷之

松用能薪芻不匱人畜取給青煙傍

起歷馬長鳴凶醜駭而

疑懼乃闕地而攻子命穴浚塹寘壺鐳瓶甒以

偵之將穿響作內焚擲

火薰之潛氐殲焉

久之安西之救至兗免虎口之厄

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

於幕府聖朝疇咨進

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幢蓋將軍刺史之儀也兵書曰幢車長服赤幢尖淨之曰段
頻為荊州刺史曲蓋朱旗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穀十斛考許
吏兵以櫝栚之辭連之禮記曰夏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曰夏楢也楚荊也二憂殃撻古
今字通大將軍屢抗其疏干寶晉紀曰梁王彤為征西大將軍曰敦固守
孤城獨當群寇管子曰民鈍則不可以固守以少禦衆載離寒暑
荀子曰晉之善戰者守田以寡擊衆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
敦勳劾極推小疵周易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非所以褒崇元功宜
解敦禁劾何戴假授言請解禁劾而假擬之以官也說文曰劾法有罪也詔書遂許
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皇
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

文五十七　二

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士朕用悼焉今追
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王隱晉書贈馬敦詔曰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
少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范曄後漢書曰和帝追尊梁竦詔曰魂而有靈嘉斯寵榮
然忠士之聞識其庸致思乎言忠士之聞己識其庸致思以求生乎家語曰孔子
登農山嘆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則皆妬之
徒也其嫉己口噤閉而不言然則口不言心害之為噤害也廣雅曰妬害也嗟乎妬之欺
善抑亦貿首之讎也言妬之欺此善士抑亦同於貿首之讎也戰國策甘茂謂楚王曰魏氏貿
甘茂入秦樗里疾貿首之讎也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為善言固可以若
是悲夫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為善曰不為善將為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猶弗
為況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也高誘曰器猶性也昔乘丘之戰縣賁父左氏傳曰縣賁父

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
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
罪也乃誄之禮記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馬驚敗績公墜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
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鄭玄曰白
肉股裏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日於都市手劍父讎
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為之誄公羊傳曰仇牧聞宋萬弑君手劍而
叱之何休曰手劍持拔劍也呂氏春秋管子曰三軍之士視死如歸然則忠孝義烈之流
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班固漢書贊曰自孔子後
綴文之士衆矣天子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
其文哉乃作誄曰

文五十七　八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史記曰侯嬴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嗟茲馬生位
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奇尚書曰蠻夷猾夏孔安國曰猾亂也保此汧
城救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裁其
守兵無加衛墉不增棼棼群狄豺虎競逐左氏傳富辰諫曰
狄固貪惏王又啓之說文曰杜林說者黨相詐驗為惏力南切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為豺虎又曰
雖其武安之辟遂於京師羣吏恣睢潛跱官寺呂氏春秋曰在上無道倨傲荒怠
非自用也莊子曰意之所以指摘史記李斯曰獨行恣睢之心廣雅任慎攻官寺東觀漢記曰象林蠻夷攻燒
官寺齊萬虓闞震驚台司毛詩曰進厥虎臣闞如虓虎又曰震驚徐方春
秋漢含孳曰三公在天法三台聲勢沸騰種落爛扇熾謝承後漢書曰匈奴蕭采
與降聲勢猛烈毛詩曰百川沸騰風俗通曰諸羌種落燎燒大為邊害旌旗電舒戈矛林

植髮珠星流飛矢雨集（孫子兵法曰……珠星……[illegible]）

（書曰……如流星矢如雨已見上文）惴惴士女號天以泣（……毛詩曰惴惴……尚書曰……）

（號泣於旻天）舋變而炊負戶以汲累卵之危倒懸之急（說苑……）

（……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孫息曰……[illegible]）

彌亮（毛詩曰……）精貫白日猛烈秋霜（戰國策……[illegible]）

稜威可厲懦夫克壯（李陵……[illegible]）

霑恩撫循寒士挾纊（左氏傳……[illegible]）

春養夫

羊阻衆陵寡（……[illegible]）

潛隧密攻九地之下（司馬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illegible]）

悽悽窮城氣若無假（……[illegible]）

昔命懸天今也惟馬（……[illegible]）惟此以瓶甕刻（……[illegible]）

馬生才博智贍（……[illegible]）鋒未見鋒火以起焰

以長塹（……[illegible]）

董戶蒲窟梧穴以斂（……[illegible]）木石匱竭其捍空

虛瞯然馬生傲若有餘（……[illegible]）罵（……）梁為礧捕松為鍋

守不乏械歷有鳴駒哀哀建威身伏斧質（鄭玄周禮注……莊子曰……[illegible]）

悠悠烈將獲軍喪器戎釋我徒顯誅我帥以生易

死疇克不二（……[illegible]）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汧庾化為寇糧實

賴夫子思謀彌長（……[illegible]）

咸使有勇致命知方（論語子路曰……[illegible]）我雖末學聞之

前典（……[illegible]）十世宥能表墓旌善（左氏傳……[illegible]）

思人愛

樹甘棠不翦（……[illegible]）翦

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隸蓋鮮（尚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illegible]）

（……[illegible]）孰是勳庸而不獲免

猗哉部司其心反側斷善害能醜正惡直（鄭玄毛詩……[illegible]）

牧人逶迤自公退食（國語……[illegible]）闒茸鷹揚豈不或翼（……[illegible]）

志爾大勞猜爾小利

苟莫開懷于何不至（……[illegible]）

馬生琅琅高致（……[illegible]）慷慨

猶眡嗚呼哀哉（……[illegible]）發憤囹圄沒而

安平出奇破齊克完（史記……[illegible]）

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燕軍大敗騎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太史公曰兵善者出奇無窮

張孟運籌危趙獲安戰國策曰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決晉水以灌之襄子謂張孟談曰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亡則君次之二君曰我知其然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遣人入晉陽趙氏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為三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

汧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吝嫉搖之筆端言嫉言有司會吝嫉也論衡曰文人之筆考叱民事韓詩外傳曰避文士之筆端

傾倉可賞編玄私粟秋隸可頒況曰家僕周禮蠻隸夷守數之宮征蠻夷所獲也頒與班古字通

剔子雙龜貫以三木剔誓守反中候故雙也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

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同圍心焉摧剝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戰國策曰人扶老攜幼迎孟嘗君劉熙聖賢本紀曰子產卒國人哭遊巷哭人泣淚

明明天子旌以殊恩毛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

光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勳頒爵亦兆後昆周禮曰凡有功者銘於大常司勳詔之尚書曰垂裕後昆

死而有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

陽給事誄一首并序

善曰宋書曰永初三年索虜嗣自率衆至方城虜悉力攻滑臺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景度司馬陽瓚堅守不動衆出抗節不降為虜所殺少帝追贈給事中尚書令傅亮議瓚家在彭城宜即以入臺絹一百四匹粟三百斛賜給文士顔延年為之誄焉

顔延年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沈約宋書曰高祖即位改元曰永初郡國志有東郡濮陽縣

瓚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東郡圖經曰滑臺城即鄭之廩延

值國禍荐臻王略中否潘岳楊肇誄曰將宏王略

僄虜闖釁劘音剝司兗沈約宋書曰司州黃之司隸校尉也武帝北平關洛置司州居虎牢又曰兗州後萬居山阻武帝子可南居昔盡

幽并騎弩屯逼華洛物理論曰幽州之騎

列營緣戍相望屠潰中詩曰列營基毘屠謂殺其人

瓚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衆緝會聚也左氏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羅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勍寇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情見力屈欲戰不拔左氏傳公子魚曰勍敵之人隘而不成列杜預曰勍強也

士師奔撥棄軍爭免而瓚抗誓沈城佽[illegible]身飛鏃毛詩曰佽能公子毛萇傳曰佽助也

兵盡器竭斃于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死徇節者哉引義左右先生論曰義以正身

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左氏傳曰師徒撓敗杜預曰撓敗也

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卹遺孤以慰存亡鄭玄禮記注曰振收也

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

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勳苟有概於

貞孝者實重感於仁明東觀漢記曰章帝莊而仁明末臣蒙固側聞
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爲之誄其辭曰
貞不常祐義有必甄鄭玄尚書注曰甄表也慶父勤君怨在賈左氏
傳曰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
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
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賈季怨陽子之易其
班杜預曰本中軍帥易以爲左也使續鞫居殺陽處父穀
梁傳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
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
今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
使汝佐盾矣處父之竟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
果題于行間左氏傳曰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
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杜預曰苦越也說文曰苦夷致
題名也漢書衛青曰非臣待罪行間之意忠壯之烈宜自爾先揚勤鉞啟巴氏遂
傳左氏傳呂相絶秦曰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又衆仲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邑亦如之杜預曰取其舊邑之稱以爲
族也公羊傳曰其稱劉何以邑氏惟邑及氏自溫徂陽左氏傳曰郤至□□□襄王勞文子謂
公而賜之邑陽氏先處之狐續既降晉族弟昌言狐射姑續鞫居殺陽處父之後故昌在晉之族
不復昌盛也左氏傳曰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杜預曰狐射姑賈季也之子之生五緯呈詩毛
口之子拳猛沉毅溫敏肅良毛萇詩傳曰拳力也
于征
武曰田光先生者其知深其勇沉如彼竹栢負雪懷霜孫子曰貞人在冬松竹在火則玉焚
兩馬夾轅者在服之左曰驂右曰騑四馬曰駟如彼騑駟配服驂衡服馬也衡車衡也言
雅曰路法也邊兵喪律王略未恢周易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函陝堙阻瀍洛蒿萊朔馬夷鞍胡風南埃在雍州
詩曰若山…但見胡地埃路無歸轄野有委骸漢書王恢曰
人今…從軍死者爲槥歸…故以轄與槥古字通…漢書順帝詔曰死則

野戶…帝圖斯戮簡兵授才寔命陽子佐師危臺猿猿被苑
臺在渭之坰周衛是交鄭翟是爭文選左傳曰…使鄭入滑
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周襄王使伯服請滑
鄭文公不聽襄王請而囚伯服王怒與翟伐鄭不廷
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嶽結關負河縈城金柝夜
擊和門晝扃金罝刀斗也衛宏漢舊儀曰晝漏盡夜
漏起城門擊刀斗周廬擊木柝周禮曰大
喪以旌為左右和之門說文曰後…開之闗料敵
雖時惟陽生子揚子雲曰將要於…料敵制勝而已凉冬
氣勁塞外草衰李陵答蘇武書曰凉秋九月塞外草衰蕩矣樵虜東障
兆威尚書王曰遏矣西土之人漢書曰上嘉秋山東障蒼頡曰障小城也鳴鞞橫厲霜
鏑高轟漢書曰冒頓乃作爲鳴鏑音義曰鏑箭也西京賦曰游

騎…軼我河縣俘我洛畿左氏傳呂相曰迭我…
…撞鋒成林投鞍爲圍東京賦曰…漢書…高皇帝困
於平城…圍…匈奴至老弱…酈壘窮壘嗷嗷群悲師老變形
地孤援闕左氏傳曰師老矣卒無半菽馬實柑秣
口歲飢民…食…公…傳曰…門…烈烈陽子在困彌達
何…之情…守未焚衝攻巳濡褐左氏
傳曰公…
勉慰痍傷拊巡餓渴左氏傳曰…力
雖可窮氣不可奪禮記曰…孫子兵法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
義立遷痛身終鋒栝嗚呼哀哉劉熙釋名曰矢末曰括貴焚殞

節會人是志汧督効貞晉策攸記賓父汧督已見上文皇上嘉悼
思存寵異于以贈之言登給事毛詩曰何以贈之路車乘黃蹤爵紀
庸恤孤表嗣漢書勝公謂斐令尹门蹤布上蹤爵而表之蹤分也嗟爾義士沒有餘
喜嗚呼哀哉

陶徵士誄一首并序

顏延年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延之爲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延
之爲誄極其思致
夫璿玉致美不爲池隍之寶山海經曰升山黃酸之水出焉其中多璿玉說文曰
璿亦瓊字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春秋運斗樞曰椒桂連名士起宋均曰桂椒芬
香美物也山海經曰招搖之山多桂又曰琴鼓之山多椒豈其深而好遠哉蓋云殊
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言物以希爲貴也藉貴藉也韓詩外傳曰
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蓋胥跪而對曰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
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君主無好士之意也何患無士乎蹈踵而立者人之
薄也言人以衆爲賤也薄賤也戰國策齊宣王曰百世一聖若隨踵而生也此亦不以文而害意若
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皇甫謐高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莊子曰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隱
於首陽山三輔三代舊事曰四皓秦時爲博士辟於上洛熊耳山西桐南書曰四皓夷皓之風故巳父
老堯禹錙銖周漢范曄後漢書曰鄭敬曰子從我爲伊呂乎將爲巢許乎而父老堯
舜乎禮記孔子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雖分國如錙銖有如此者鄭玄曰雖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
錙銖矣而綿世浸遠光靈不屬東觀漢記曰上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騖過山陵浸

述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與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
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爲量論語子曰作者七人而首路
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陸機俠邪行曰將遂殊塗軌要
子同歸津豈所以昭末景汎餘波陸機詩曰惆悵懷平素豈樂于茲同宣宴棲末
景府豫蹤餘跳尚曰餘波入于流沙書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
幽居者也禮記曰儒有幽居而不淫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左氏傳御荷對
秦伯曰夷吾弱不好弄長亦不改禮記曰有哀事之心鄭玄曰凡物無飾曰素學非稱師文取
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
僕妾范曄後漢書曰黃香家貧內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給列女傳曰周南大夫
之妻謂其夫曰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母老子幼就養勤匱禮記曰事親左右就養無
方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韓詩外傳曰齊宣王
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之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曰則曷爲去親而事君田對曰非
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者亦爲
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范曄後漢書曰盧江毛義字少節家貧以孝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
府檄適到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之士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
辟公府爲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爲親屈也初辭
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孫盛晉陽秋曰
嵇康性不偶俗論語子曰從吾所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左氏傳季文子曰四
方諸侯其誰不解體嵇康幽憤詩曰世務紛紜蔡伯喈郭林宗碑曰翔區外以舒翼定迹深棲於
是乎遠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閑居賦曰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公

半傳齊人夫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織絢緯蕭以充糧粒之費

窮喜出奔皆織絢節闕終身不言衛鄭玄儀禮注曰絢狀如刀衣鼻頭也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司馬彪曰蕭蒿也織蒿為薄也

心好異書性樂酒德劉伶有酒德頌簡棄煩促就成省曠張茂先答何劭詩曰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殆所謂國爵屏貴

[illegible]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illegible]

家人忘貧者與

至貴國爵并焉[illegible]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郭象曰[illegible]

有詔徵為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張衡靈憲注曰寂寞冥默不可為象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筭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謚法曰寬樂令終曰靖好廉自克曰節其辭曰

物尚孤生人固介立漢書音義臣瓚曰介特也豈伊時遘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illegible]睦親之行至自非敦[illegible]然諾之信重於布言[illegible]廉深簡絜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illegible]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illegible]

[illegible]

於世事乎言不同不異也莊子曰[illegible]同也郭象曰所謂和其光同其塵班固漢書贊曰東方朔[illegible]以上客自陽為拙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毛詩曰因心則友畏榮好古薄身厚志論語子曰信而好古世霸虛禮州壤推風[illegible]孝惟義養道必懷邦[illegible]人之秉彝不隘不恭毛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illegible]爵同下士祿等上農[illegible]禮記曰[illegible]下士[illegible]祿足以代其耕[illegible]度量難鈞進退可限孝經曰容止可觀進退可度長卿棄官稚賓自免漢書曰司馬長卿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又曰[illegible]字稚賓[illegible]舉州郡茂才數病去官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詩歸來高蹈獨善歸去來[illegible]使我高蹈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亦既超曠無適非心[illegible]汲流舊巘葺宇家林[illegible]晨煙暮藹春煦秋陰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illegible]人否其憂子然其命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illegible]隱約就閑遷延辭聘[illegible]非直也明是惟道性[illegible]糾纆斡流冥漠報施[illegible]孰云與仁實疑明智[illegible]

謂老子也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楚辭曰招賢良與明智謂天蓋高胡僭斯義言夫
高聽卑而報施無爽何故癸於斯義而不與仁乎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史記子貢曰天高聽卑履
信曷遷思順何寘周易曰履信思乎順毛萇詩傳曰寘置也年在中身疢維痁
湯閒疾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左氏傳曰齊侯疥遂痁杜預曰痁瘧疾也視死如歸臨凶
若吉呂氏春秋曰遺生行義視死如歸藥劑弗嘗禱祀非恤魏都賦曰藥齊有司
論語子曰丘之禱久矣傃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傃向也禮記曰幽則
有鬼神孫卿子曰死人之緣也敬述靖節式尊遺占漢書曰陳遵口占作書占謂口隱度
其事令人書也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訃卻賻輕哀薄斂禮記曰凡
訃於其君云某臣死鄭玄曰訃或作赴至也臣死使人至君所告之也周禮曰喪則令賻補之鄭玄曰謂賻與家補助
不足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河圖考鈎曰有懷者可穿禮記孔子曰斂手足

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說文曰窆葬下棺也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莊子曰既
化而生又化而死自爾介居及我多暇漢書陳餘說武臣曰將軍獨介居河北將子
曰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伊好之洽接閻鄰舍宵盤晝憩非舟
非駕毛萇詩傳曰憩息也念昔宴私舉觴相誨毛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獨
正者危至方則礙孫卿子曰方則止圓則行哲人卷舒布在前載西征
賦曰蘧與國而卷舒西京賦曰多識前世之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毛詩曰殷鑒不遠
爾實愀然中言而發禮記曰孔子愀然作色而對違眾速尤迕風先
蹷班固漢書述曰疑殆匪闕違衆忤世淺為尤悔深作敦害韓詩外傳曰草木根荄淺未必揠也飄風興暴
雨隊則揠以先矣身才非實榮聲有歇言身又才不足為實榮華聲名有時而歇
恐己恃才以傲物悉以陵人故以相箴也寵叡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

哉爾雅曰求逮也左氏傳魏誄曰百官箴王闕仁焉而終智焉而斃應劭風俗通曰
傳云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黔婁既沒展禽亦逝皇甫謐高士傳曰黔
婁先生死曾參與門人來弔曾參曰先生終何以為謚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
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為康妻曰昔先君嘗欲授之國相辭而不
為是所以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
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為康不亦宜乎也展禽柳下
惠為士師鄭玄曰柳下惠魯大夫也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其在先生同塵往世同塵
已見上文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康黔婁惠柳下惠也

宋孝武宣貴妃誄一首 并序

沈約宋書曰孝武殷淑儀薨追進為貴妃班亞皇后謚曰宣謝莊為誄

謝希逸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谷罷煖龍鄉
輟曉律谷黍谷也吹律以暖之故曰律谷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至
生黍陳留風俗傳曰允吾縣者宋律楚地故梁國寧陵種龍鄉也出鳴雞照車去魏聯城辭
趙史記曰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
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又曰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王聞之使遺趙王
書曰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遣使相如奉璧西入秦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曰不損連城之價皇帝痛
掖殿之既闃悼泉途之已宮埤蒼曰闃靜也風俗通曰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
亡因以為名也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椒風嗚呼哀
哉上林賦曰步檐周流長途中宿西都賦曰後宮則有蘭林蕙草楚辭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

柏子新論曰董賢女弟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天寵方降王姬下姻沈約宋書曰淑儀生第二皇女周易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毛詩序曰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肅雍揆景陟屺爰臻言王姬將降至尊貴妃遷贊毛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又曰陟彼屺兮瞻望母兮國軫喪淑之傷家凝霣庇之怨穆天子傳曰天子為盛姬謚曰哀淑人儲岳秦氏從姊誄曰家失慈霣亦喪母儀鄭玄禮記注曰庇覆也庇或為疵非也敢撰德於旂旐庶圖芳於鍾萬周易曰雜物撰德揚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旂旐曹植卞太后誄白敢揚后德表之旐旌國語音悼公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鍾左氏傳曰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其諸侯用六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

辭曰

玄丘烟熅瑤臺降芬列女傳曰契母簡狄者有娀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墮之五色甚好簡狄得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高唐渫雨巫山鬱雲高唐賦曰昔先王游於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為朝雲暮為行雨誕發蘭儀光啓玉度楊脩蓍奕述頌曰具貞明誕發幼齡左九嬪武帝納皇后誄曰如蘭之茂如玉之瑩光啓已見上文望月方娥瞻星比婺易歸藏曰昔常娥以不死之藥奔月漢書曰北宮有婺女星占曰婺女為既嫁之女也毓德素里棲景宸軒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劉梁季南碑曰栖景曜於掖門處麗絺綌出懋蘋蘩毛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是刈是穫為絺為綌又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又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脩詩貫道稱圖照言廣雅曰貫美也世本曰史皇作圖宋忠曰史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巽訓姒幄贊軌堯門列女傳曰塗山氏之女夏禹娶以為妃既生啓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史記曰禹姒為姓漢書曰孝武鉤弋趙婕妤

將帝母也姙身十四月乃生上曰昔聞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所生門曰堯母門綢繆史館容與經闈史三史經六經陳風緝藻臨象分微風國風象易象游藝彈數撫律窮機藝六藝律六律躊躇冬愛怊悵秋暉楚辭曰蹇淹留而躊躇左氏傳曰鄭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杜預曰冬日可愛夏日可畏楚辭曰心怊悵以永思展如之華寔邦之媛毛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敬勤顯陽肅恭崇憲沈約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武皇帝即位奉尊號皇太后宮曰崇憲太后居顯陽殿奉榮維約承慈以遜逮下延和臨朋違怨祚靈集祉慶藹迎祥毛詩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鄭玄禮記注曰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娀女簡狄吞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安上巳日會天淵池詩曰外迎休祥內和天人皇胤璿式帝女金相式法也言皇之胤如王之有法也沈約宋書曰殷儀生始平王子鸞晉陵王子雲帝女已見上文左氏傳祈招之詩云式如玉式如金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毛萇曰相質也聯跗齊穎接萼均芳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鄭玄曰承華者萼不當作跗萼足也以蕃以牧燭代輝梁漢書曰文帝立武為代王子參為梁王視朔書氛觀臺告祲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周禮曰眡祲掌十煇之法鄭玄曰祲陰陽氣相侵漸以成災也八頌偹和六祈輟滲周禮曰占人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以視吉凶鄭玄曰以八筮占八頌謂將卜八事先以筮筮之言筮者同於龜占周禮曰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鄭玄曰說謂滲癘喻祉福也滲衡總滅容輦翟毀祛包咸論語注曰衡軛也周禮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鍚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鄭司農曰朱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謂幨車也周禮曰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服揄狄闕狄鞠衣展衣褖衣鄭玄曰狄當為翟翟雉名也禕衣畫翬首也說文曰袪衣袂也掩綵瑤光收華紫禁嗚呼哀哉宋孝武傷宣貴妃誄

漢武李夫人賦曰闕孫光之家陛宮虛梁之餘陰又哀
伯文美人賦曰居瑤光之殿異御象席之壞珍並以瑤
光爲殿名蓋貴妃之所處也王者之宮以象紫微故謂宮中爲紫禁帷軒夕改輧輅晨遷
劉熙釋名曰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所以隱蔽其形容也列女傳齊孝孟姬曰妾聞妃后踰閾必乘
安車輜輧蒼頡篇曰輧衣車也離宮天邃別殿雲懸西都賦曰以離宮別寢靈衣虛
襲組帳空煙寡婦賦曰瞻靈衣之披披鄭玄禮記注曰襲重衣也長門賦曰張羅綺之幔帷垂楚組
之連綱巾見餘軸匣有遺絃嗚呼哀哉巾巾箱也匣琴匣也移氣朔
兮變羅紈白露凝兮歲將闌闌猶晚也庭樹驚兮中帷響
金釭曖兮玉座寒夏侯湛有金釭曖賦不明也易是類謀曰出座王采純
孝擗其俱毀共氣摧其同欒純孝左氏傳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
孝也孝經曰擗踊哭泣哀以送之鄭玄孝經注曰毀瘠羸瘦孝子有之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
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同氣而異息毛詩曰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仰昊天之莫報怨
凱風之徒攀毛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毛詩曰凱風美孝子也茫昧與善寂寥
餘慶淮南子曰茫昧從天之道與善見上文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喪過乎哀
棘實滅性喪過見上文孝經曰毀不滅性世覆冲華國虛淵令嗚呼哀
哉卑秀四言詩曰坤華翳冲毛詩曰秉心塞淵題湊既肅龜筮既辰呂氏春秋曰題
湊之室棺槨數襲漢書音義曰是題也頭湊以頭向內所以爲固階撤兩奠庭引雙
輴儀禮曰鄭引輴鄭玄曰輴引所以引柩車也在軸曰輴又禮記注曰輴殯車也維慕
維愛日子日身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六年淑儀殷氏曰大明六年子雲薨孫子姊哀辭曰庭祖
兩柩路引雙輴爾身爾子永與世辭慟皇情於容物崩列辟於上旻司馬彪漢
書曰根車旌載容衣崇徽章而出寰甸照殊策而去城闉嗚呼

哀哉鄭玄禮記注曰旌旐也又曰旌舉乘車所建也毛萇詩傳曰旌旐也禁衛獨旂曰以冀書詠其行
而賜之也穀梁傳曰寰內諸侯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向書曰五百里甸服孔安國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
說文曰闉城曲重門也經建春而右轉循閶闔而逕渡河南郡境界簿曰洛
陽縣東城第一建春門楚辭曰歷太微以右轉宮閣銘曰洛陽城閶闔門楚辭曰夕天池而徑渡旌委
鬱於飛飛龍逶遲於步步毛詩曰周道逶遲鏘楚挽於槐風喝
邊簫於松霧鏘鳴聲也楚辭曰吹參差兮誰思喝聲也邊簫聲遠也涉姑蘇而
環迴望樂池而顧慕嗚呼哀哉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玄池之上乃奏廣樂三
日而終是曰樂池盛姬之天子乃殯姬於穀丘之廟葬於樂池之南天子乃周姑繇之水以圜喪車郭璞曰爲音
姚晨輼於解鳳曉蓋俄金蔡邕獨斷曰車解鳳飾蓋斜金本也漢書曰載霍光尸以輼輬
車如淳曰輼輬車大夫以節甘泉賦曰乃登夫鳳風外羽飾則鳳皇也杜延年奏曰載霍光柩以輼車以
輼車爲侍也臣瓚曰秦始皇崩於其喪載以輼輬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輼車者也此輼車吉儀故瓚說是
也桓譚新論曰乘輿屬鳳蓋飾以金王逸楚辭注曰俄傾也日凡來與宮羽蓋金華小節之詩箋俄酈山庭
寢日隧路抽陰賈逵國語注曰陵冢爲山周禮注曰隧羨道也鄭玄重扃閟兮燈已
黯中泉寂兮此夜深哀永逝文曰戚夜何時兮復曉尸閭兮燈銷神躬乎壤
末散靈魄於天潯詩注曰潯涯也韓子響乘氣兮蘭馭風德
有遠兮聲無窮其芳氣風而彌遠嗚呼哀哉

哀上　哀永逝文一首　潘安仁

啓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啓夕將啓殯之前夕也儀禮曰既夕哭請啓期
告于殯宵興說文曰王肆傷於讒而絕緒俄龍轜兮門側嗟俟
時兮將升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軸輁軸也天子畫之以龍說文曰轜喪車也嫂姪兮

慞惶慈姑兮垂矜爾雅曰婦稱夫之母曰姑聞鳴雞兮戒朝咸驚號兮撫膺陳琳武軍賦曰啓明戒旦長庚告昏列子曰撫膺而恨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樂尠彼遥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毛詩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此詩也詩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今奈何兮一舉邈終天兮不反天地之道理無終極今云終天不反長逝之辭盡余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援靈輴祖及輴車並已見上文儀禮曰宵設燎于門内之右鄭玄曰為哭者為明徹房帷兮席庭筵舉酹觴兮告永遷禮記曰士喪禮之儀禮曰商祝拂柩用功布乃奠禮記曰升庭說文曰酹餟祭也字林曰以酒沃地曰酹悽切兮增欷俯仰兮揮淚想孤魂兮眷舊宇視倏忽兮若髣髴徒髣髴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停駕兮淹留徘

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去華輦兮初邁馬迴首兮旋旆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安姬好自傷賦曰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泠泠楚辭曰雲霏霏兮承宇鳥俛翼兮忘林魚仰沫兮失瀨悵悵兮遅遅遵吉路兮凶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跡兮未夷毛萇詩傳曰夷悅也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寥廓臨水兮浩汗視天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嗟潛隧兮既敞將送形兮長往潛隧已見上文委蘭房兮繁華襲窮泉兮朽壤賈逵國語注曰襲還也中慕叫兮擗摽之子降兮宅兆擗摽已見上文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撫靈櫬兮

訣幽房棺冥冥兮埏窈窕杜預左氏傳注曰櫬親身之棺解嘲曰埏墓隧也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司馬彪續漢書張奐遺令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歸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哀無終左氏傳曰不反哭于寢故不曰薨杜預注曰自殺反虞于正寢所謂反哭于寢也釋名曰於西壁下塗之曰殯禮記曰遂殯宮是乎非乎何皇趣一遇兮目中漢書曰李夫人卒上悲感之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鄭玄毛詩箋曰盼也又曰睇往也東觀漢記世祖曰睇在目中既遇目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周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重曰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渠懷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莊子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慨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

文選卷第五十七

文選卷第五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哀下

顏延年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一首

謝玄暉齊敬皇后哀策文一首

碑文上

蔡伯喈郭林宗碑文一首 并序

陳仲弓碑文一首 并序

王仲寶褚淵碑文一首 并序

哀下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一首

沈約宋書曰文帝袁皇后諱齊媯陳郡人左光祿大夫敬公湛之庶女也適太祖生太子劭上待后遂甚篤及崩于顯陽殿詔前永嘉太守顏延年為哀策文

顏延年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大行皇后崩于顯陽殿周書曰謚者行之迹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風俗通曰天子新崩未有定謚故稱其名曰大行皇帝

粵九月二十六日將遷座于長寧陵禮也龍輴切

纚綍容翟結驂龍輴以飾也容翟古儀也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軸狀如轉轔刻兩頭為軹軹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關軸焉天子盡之以龍也程餘衍切韓詩曰纚

縈也鄭玄儀禮注曰引柩在輴車曰綍劉熙釋名曰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所以隱蔽其形容曹植宣后誄表曰容車飾駕以合北辰周禮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鍚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皆有容蓋鄭司農曰容謂幨車鄭玄曰蓋如今小車蓋也王逸楚辭注曰結連也連駢言行也鄭玄詩箋曰驂兩騑皇塗昭列神路幽

嚴皇塗古制故曰昭列神路幽故曰幽嚴皇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周禮曰大喪

祖飾柩乃載鄭玄曰祖為行始也其序載而后飾白虎通曰始載於庭轜車辭祖禰也飾遺儀於組旒

綸祖音平斿行旐之毛詩曰素絲組之鄭玄曰以素絲為縷旗以為事為文飾旗鄭玄曰后誄曰肅德太宇尚書大傳曰太師奏雞鳴后夫人鳴佩王于房中告去毛詩曰雜佩以贈之毛萇詩傳曰佩有珩璜琚瑀衝牙瑀音禹琚音居悲黼筵之移御痛翬褕之重晦周禮曰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鄭玄曰褘衣畫翬者也揄畫搖者也黼純又將夜畫翬者也褕與翟

撤奠殷階降輿謂祖載之時柩降於車也儀禮曰主人入祖乃載鄭玄曰乘柩卻下而載之禮記曰殯於客位降輿客位

祖於庭儀禮曰薦馬乃祖鄭玄曰祖柩車也禮記曰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乃命史臣

累德述懷鄭司農周禮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為其辭也其辭曰

倫昭儷昇有物有憑言天地未分之前已明倫匹之義又昇倫儷之道皆有物象有所依憑毛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鄭玄曰有物象也左氏傳曰石言於晉師曠曰石不能言或馮焉揚雄劇秦美新曰上覽古在昔有邈焉而尚矣圓精初鑠方祇始凝言天地始分也呂氏春秋曰天道圓地道方何以說天道之圓也精氣一上一下圜周復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圓何以說地道之方也萬物殊類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為故曰地道方

祇郊祀方言曰鑠言光明也淮南子曰清陽薄靡而為天重濁凝滯而為地昭哉世族祥發慶

膺祥猶發祥也毛詩曰長發其祥慶膺猶膺慶也幽通賦曰王者膺慶於所感祕儀景胄圖

光玉繩祕其令儀而生景胄圖其容光而升玉繩廣雅曰圖度也沈約宋書曰宋有王繩昌暉在

陰柔明將進尚書曰郭乃其昌孔安國曰昌盛也周易曰坤陰物也又曰坤妻道也又曰順而麗乎大明柔

上行 率禮蹈和稱詩納順 南都賦曰皆禮之論語曰禮之用和為貴史記曰稱詩書而毛詩曰于以采蘋

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毛詩序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故取名以為戒禮記曰婦貞者所以順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也

爰自待年金聲夙振 公羊傳曰叔姬歸于紀其媵者待年於父母國也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

亦既有行素章增絢 毛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論語曰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馬融曰繪文貌也

象服是加言觀維則 毛詩曰象服是宜又曰言觀其旂又曰示嘉維則

彼我王風始基嬪德 毛詩曰覆彼...書曰二女嬪于虞...

惠問川流芳猷淵塞 毛詩曰秉心塞淵夫人曰義方之訓如川毛詩曰仲氏任只其心塞淵

方江泳漢載謠南國 毛詩序曰文王之道被于南國江漢之域韓詩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毛詩...

方 伊昔不造鴻化中微 謂少帝之時陵遲毛詩曰伊昔有皇毛詩曰閔予小子

遭家不造東都賦曰為化惟神曾靈允...曰虞中微 用集寶命仰陟天機 文言

帝位也尚書曰用集大命人以熙隆天之降寶命天職以位也尚書考靈耀曰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尚書

爲此秋胡行曰...天保外... 釋位公宮登耀紫闈 左氏傳曰...以問王宮禮記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教于公宮

欽若皇姑允迪前徽 尚書曰欽若昊天爾雅曰婦稱夫之母曰姑尚書

孝達寧親敬行宗祀 毛詩曰歸寧父母毛萇曰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

進思才淑傍綜圖史 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女史...

發音在詠動容成紀 ...國語伶州鳩曰詠之以中音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成紀見下注

壹政穆宮房樂韶理 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壼禮記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以聽天下之內治方言曰穆信也

代...后夫人諷誦以事君子...

今樂家五日...樂也 坤則順成星軒潤飾 坤德成曰淑女事也...

易曰坤順也漢書曰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也 德之所屆惟深必測 尚書曰惟德動天

天無遠弗屆...而不數 下節震騰上清朓側

...后之長...象...日月...

...王...月...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

月東方...有來斯雍無思不極 ...

不極 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無思不服孔安國尚書傳曰...

晰 謂道輔仁司化莫 ...

象物方臻眡祲告沴 象物...周禮曰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

雅曰...陰陽和...也...

和...意 太和既融收華委世 太和...

...天下...

也 蘭殿長陰椒塗弛衛 ...

弛衛嗚呼哀哉 ...

戒涼在律杪秋即穸 ...禮記曰...

...夕 霜夜流唱曉月

...

八神警引五輅遷 ...

迹 ...周禮曰巾車掌王后之五輅

嗷嗷儲嗣哀 ...

哀列辟 ...毛詩曰灑零玉墀雨泗丹掖 ...

矜主根嘆以致亟抹以為烊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嗚呼哀哉沈約宋書曰哀策說矣上自益此八字以致其意焉后序庚新婦文曰伏膺歐感今惟昔南背國門北首山園楚辭曰出國門而軫懷廣雅曰首向也漢書曰後從吏二千石之家於諸陵非獨奉山園僕人按節服馬顧轅楚辭曰僕人撫杵散若流兮于庭曰按節未舒鄭玄毛詩箋曰服中央爽陵也李陵詩曰故路觀悲鳴五步一彳亍遥酸紫蓋眇泣素軒傳方乘馬賦曰掌正蒼以連翩詩循矣車也表滅綵清都夷體壽原楚辭曰遠過始觀清都漢書曰作沈約宋書曰昊天子葛帝作壽陵起邑成陵台義我曰天子未死呼壽原邑野倫蕭戎夏悲讙亭邑朝野論其明盛戎狄華夏悲以號帝康雅曰藹藹盛也國語史蘇曰戎夏交捽也來芳可述往駕弗援嗚呼哀哉

齊敬皇后哀策文一首

蕭子顯齊書曰明帝敬劉皇后諱惠端彭城金光禄大夫道弘女太祖為高宗納之武帝永明七年卒葬江乘縣蔣山高宗即位追尊為敬皇后永泰元年崩改葬于興安陵高宗即明帝也

謝玄暉

惟永泰元年蕭子顯齊書明帝改年為永泰其年七月帝崩東昏即位秋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宮啓自先塋將祔于某陵風俗通曰梓宮者禮天子斂以梓器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亡因以為名凡人呼棺亦為宮也說文曰塋墓地禮記孔子曰衆人之棺也合之鄭玄曰祔謂合葬也其日至尊親奉奠某皇帝至尊東昏侯寶卷鄭玄周禮注曰奠獻也莫明帝崩未葬故曰某乃使兼太尉某設祖于行宮禮也司馬彪續漢書曰太尉公一人凡大喪則告謚南郊祖已見上文翠帝舒皇玄堂啓扉張協洛禊賦曰翠幕連張衡西司徒誄曰去此寧宇歸于幽堂玄室冥冥脩夜弥長祖徹三獻遷卷六衣杜預左氏傳注曰徹去也禮祭必三獻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禒衣哀子嗣皇帝懷屬衛而延首想鸞輅而撫心周禮人大喪使帥其屬以蜃車之役衛鄭玄曰蜃車柩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蜃因取名焉阮禹正賦曰符延首以極視周禮曰安車雕面賢懿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蹈痛掇塗之先廓哀長信之莫臨㮰塗已見上文應劭漢官儀曰帝祖母為太皇太后其所居曰長信宮也身儷兩赴時無二展爾雅曰赴至也禮記顏淵謂子路曰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鄭玄曰展省視也旋詔左言光敷聖善鄭玄禮記注曰左使也漢書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干寶晉紀魏帝詔曰三后成用光敷聖德毛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其辭曰

帝唐遠胄御龍遥緒應劭漢書注曰范宣子曰祖自虞已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在秦作劉在漢開楚班固漢書贊曰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

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為楚王都彭城齊書曰為祖楚元王交之後也肇惟淑聖克柔克令克柔已見上文毛詩曰令儀令色清漢表靈曾沙膺慶韓詩曰漢有遊女薛君曰遊女漢神也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曰表靈物莫賞漢書元后傳曰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元城東有五鹿之虛即沙麓地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齊慶已見上文爰定厥祥徽音允穆毛詩曰又定厥祥又曰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光華沼沚榮曜中谷毛詩序曰采蘩夫人不失職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又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敬始紘綖敎先種稑列女傳敬姜曰皇后親織玄紞公侯夫人加之以紘綖周禮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出種稑之種而獻於王睿問川流神襟蘭郁川流已見上文揚雄書曰女智芬於蘭茝賢先德心韜光君道方被先德謂明帝也韜光謂封

西昌侯之胙也廣雅曰翁戴也吳志賀劭上疏曰陛下芳翁藏神光潛德東夏于賓晉紀文帝遺文王書曰翁光福洵多勞于外毛詩序曰文王之道被於南國**于佐求賢在謁無詖**毛詩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顧史弘式陳詩展義**班婕妤自傷賦曰顧女史而問詩**厚下曰仁藏往伊智**周易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于實智藏德論曰仁以厚下易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十亂斯侯四教闡式**論語曰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馬融曰其一人謂文母也禮記曰古者婦人四教以婦德婦容婦言婦功鄭玄注詩箋云法度莫大於四教廣雅曰忒差也**思媚諸姑貽我嬪則**毛詩曰思媚周姜又曰問我諸姑又曰貽我來牟孔安國傳曰嬪婦也毛詩序曰后妃化天下以婦道也**化自公宮遠被南國**公宮南國並已見上文**軒曜懷光素舒佇德**尤德皆謂后也言軒曜思大明以興望幸舒佇聖德而分彩也淮南子曰軒若帝妃之含高德以斬秘星也劉歆有曜曆是謂曰前望出曰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

閔予不祐慈訓早違毛詩曰閔予小子周易曰天命不祐詩中興書曰書祖太妃曹氏薨謂言皆曰閔少遭閔凶無樂廣雅曰違背也**方年沖藐懷袖靡依**尚書曰肆予沖人弗及知左氏傳晉欒公曰以是藐諸孤毛詩曰母兮鞠我出入腹我鄭玄曰腹懷抱也**家臻寶業身嗣昌暉**周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皇后哀策文曰昌輝在陰元**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哉**楚辭曰蹇將澹兮壽宮王逸曰壽宮供神之處也毛詩曰清廟祀文王也**帝遷明命民神胥悅**謂明帝即位也毛詩曰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國語祭公謀父曰至于文武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又王孫圉曰又能上下悅于鬼神**乾景外臨陰儀內鉠**周易曰乾為君為父禮記曰后治陰德也**空悲故劍徒嗟金穴**漢書曰宣帝許皇后元帝母也許平君曾孫立為帝平君為婕妤是時公卿議更立皇后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

好為皇后范曄後漢書曰光武郭皇后弟況為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況家為金穴也**璋瓚委獻禕褕闕設嗚呼哀哉**禮記曰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鄭玄曰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璋瓚夫人所執又周禮注曰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后於是以璋瓚酌亞祼也前已見上文**憑相告祲寢居長往**謂明帝崩也周禮曰馮相氏中士鄭玄曰馮乘也相視也東京賦曰馮相觀祲典引曰宸居其域蔡邕曰如北辰居其所也**貽厥遠圖末命是獎**謂顧命令辭也毛詩曰貽厥孫謀左氏傳成公曰遠圖者忠也尚書曰道揚末命方言曰秦晉之間相勸曰獎**懷豐沛之綢繆兮背神京之弘敞**豐沛帝鄉也漢書曰高祖沛豐邑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綿也風俗通曰秦政并吞六國宣宇宙之弘敞**陋蒼梧之不從兮遵鮒隅以同壤嗚呼哀哉**禮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二妃不從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河水之間鮒隅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陳象設**

於園寢兮映輿錢於松楸楚辭曰象設君室靜閒安祀士漢書曰自高祖下至宣帝各自居陵旁立廟又園中各有寢蔡邕獨斷曰金錢者馬冠也如王莽形在馬前**望承明而不入兮度清洛而南遊**陸機洛陽記曰承明門後宮出之門潘岳關中記曰清洛渠**繼池紼於通軌兮接龍帷於造舟**禮記曰飾棺君龍帷三池鄭玄曰池縣於荒之爪端若今承霤然又禮記曰飾棺牆置翣容翟荒之曰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毛詩曰造舟為梁**迴塘寂其已暮兮東川澹而不流嗚呼哀哉**南都賦曰分背迴塘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說文曰澹水搖也**藉閟宮之遠烈兮閒纘女之遐慶**毛詩閟宮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綏降之百福又曰纘女維莘長子維行**始協德於蘋蘩兮終配祇而表命**晉中興書策明穆皇后曰正位閨房以著協德之義辨亡論曰抱達以機祥協德采蘋采蘩已見上文漢書曰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命爵號也**慕方**

纏於賜衣哀日隆於撫鏡史記曰上賜衣平王衣古今注曰為衛南宮皇太后因
過撥行闕以觸物衣物今少光烈皇后假結帛巾各一
救在道遺王可時賜根以慰勤風其泉之思西京雜記曰
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綵婉轉絲繩
係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舊傳此鏡照見妖魅得佩之者為天
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位每
持此鏡感咽移辰宣帝崩不知所在
託彤管於遺誄嗚呼哀哉毛詩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又
思寒泉之罔極
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毛詩曰靜女其孌貽我彤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

郭有道碑文一首 并序

蔡伯喈 范曄後漢書曰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也辟橋玄府遷至郎中後董卓辟邕為尚書及卓被誅王允收邕付廷尉遂死獄中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漢書太原郡有界休縣其先出

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左氏傳曰
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公
曰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
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何愛於虞毛詩曰我求懿德國語曰
胥臣曰文王即位而咨于二虢韋昭曰虢叔也建國命
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左氏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又胙
之土而命之氏公羊傳曰虢公謂郭虞公曰吾欲攻郭則
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何高誘戰國策注曰郭古文
號字也
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
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
黃石公記曰張良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孔叢子
憲若淵泉深不可測曰孔子曰古人
有識以為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
長子呂言曰直道正辭貞亮之節貞固足以幹事隱
括足以矯時周易曰貞固足以幹事韓詩外傳曰夫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遭伯王之行也孫於

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
纓採綜圖緯六經六緯及考經皆有緯也河圖洛書周流華夏隨
劉子曰向本少時涉傳經已學博從而覽記之於孟子遂考覽六
地論語曰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人共猶子夏六十于時纓緌之徒紳佩之士禮記曰
子父母冠緌纓禮記曰紳大帶也孔安國尚書曰紳大帶也禮記曰儿出其無有綰王
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楊雄劇秦美新曰可蒙莊子曰大人之教若形之於望形表而
於聲之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尚書大傳曰百
川赴於東海曾子曰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
毛萇詩傳曰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也論語子曰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童蒙賴焉用祛其
蔽周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州郡聞德虛己備禮莫之能致漢書李尋

傳曰王根輔政虛己問尋群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
疾辭將蹈鴻涯之遐迹紹巢許之絕軌淮南子曰鴻飛冥冥
道惟仰蹈鴻觀于太清尚書大傳曰舜與許由聖賢而
為隱俗仰蹈鴻何以其庭而高位先生之節故許由以
時隱人也及堯之讓帝位于許由許由不受而逃去以告巢父
焉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而見若身也翔區外以
舒翼超天衢以高峙周易曰何天之衢亨大稟命不融享年四十
有二毛萇詩傳曰融長也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范曄後漢書曰建寧二年靈帝
年號也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毛詩曰
其永懷矣毛萇詩傳曰寘置也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左氏
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此之謂不朽僉以為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
賴之於見述也毛詩曰先民有作又曰德音不忘今其如何而闕斯禮

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俾芳烈奮百世令問顯於無窮典引曰肴遺風播芳烈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不興起毛詩曰顯顯令問其辭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言其明德而通於玄虛廣雅曰玄道也純懿淑靈受之自天毛詩曰有命自天崇壯幽浚如山如淵家語齊大夫子與適魯見孔子曰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淵海之爲大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左氏傳曰晉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君其試之匪惟摭華乃尋厥根法言或曰有我乎曰請摭我華而不食我實宮牆重仞允得其門論語子貢謂叔孫武叔曰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易曰龍德而隱者也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洋洋搢紳言觀其高莊子曰搢紳先生

之術捷遲泌丘善誘能教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赫赫三事幾行其招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招謂召也委辭召貢保此清妙言有召貢者委弃而辭之范曄後漢書曰司徒黃瓊辟泰太宗避與泰有道並不應召或爲台降年不永民斯悲悼尚書祖乙曰降年有永有不永爰勒茲銘摛其光耀韋昭漢書注曰摛布也嗟爾來世是則是效尚書曰予恐來世班固刑法志述曰五刑之作是則是效

陳太丘碑文一首 并序

蔡伯喈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范曄後漢書曰寔潁川許人漢書潁川郡有許縣魏志曰文帝黃初二年改許縣爲許昌縣然蔡邕之時惟有許縣或云許昌非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易通卦驗曰太皇之先與耀含元精論衡曰天稟元氣人受元精孟子謂充虞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當今之世舍我而誰兼資九德摠脩百行尚書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孔臧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飾百行也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又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善誘已見上文論語曰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論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其爲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孝經曰進退可度不徼訐以干時不遷貢以臨下論語子貢曰惡徼以爲智者惡訐以爲直者又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四爲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丘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論語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孝經子曰其

教不肅而成政以禮成化行有謐左氏傳晉郤至謂子反曰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爾雅曰謐靜也會遭黨事禁固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莊子曰澹然無極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毛詩曰我不敢傚我友自逸交不諂上愛不瀆下周易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周易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漢書曰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懸其車傳子孫左氏傳曰晉韓獻子告老杜預曰告老致仕者也四門備禮閑心靜居尚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范曄後漢書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謝使者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周官號曰常伯選於諸伯言其道德可常尊也環濟要略曰侍中古官或曰風后爲

黃帝侍中周暐號曰常伯秦始復設三事已見上文紆佩金紫光國垂勳漢書曰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皆金印紫綬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
不至列子孫叔敖曰吾老無妻子死期將至弘農楊公東海陳公范曄後漢書曰太尉楊賜司徒陳耽
每拜公卿羣寮畢賀賜常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也每在袞職羣寮賀之家賦詔一公也周禮
曰三公自參覧而下皆舉手曰潁川陳君絕世超倫大位未躋方言曰躋登也慙
於臧文竊位之負論語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故時人高其德
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范曄後漢書曰中平靈帝年號也八月
丙午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孔安國尚書傳曰臨終之命曰
顧命時服素棺椁財周櫬喪事惟約用過乎儉周易曰用過乎儉
群公百寮莫不咨嗟巖藪知名失聲揮涕禮記曰內人行哭失

聲家語曰公父文伯卒敬姜曰昭擗孝王薦曰揮涕手據以手揮之也大將軍弔祠錫以
嘉謚范曄後漢書曰何進遣使弔祭曰徵士陳君稟嶽瀆之精苞靈曜
之純孝經援神契曰五嶽之精雄聖四瀆之精仁明又鉤命決五嶽吐精宋均曰吐精生聖人也靈曜謂天也尚書緯有考
靈曜天不憖遺老俾屏我王左氏傳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
屏予一人以在位梁崩哲萎于時靡憲禮記曰孔子早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
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搢紳儒林論德謀迹謚曰文範先生漢書
有儒林傳傳曰郁郁乎文哉論語文也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尚書箕子謂武王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文爲德表範爲士則存誨沒
號不亦宜乎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
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廣雅曰命名也李陵

書曰信命也之才含光醇德爲士作程孔安國尚書傳曰隮墜也毛萇詩傳曰程法也
資始既正守終又令周易曰萬物資始史記祭公謀又曰大戎率德而守終純固矣
禮終沒休矣清聲遺音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
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范曄後漢書曰
荀爽字慈明獻帝拜爲司空又曰韓融字元長獻帝初官至大僕緦麻設位哀以送之
喪服傳曰緦麻十五升抽其半鄭玄曰緦者縷細如絲也以送之曰謂之遠近會葬千人
已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謝承後漢書曰劉胡潁川人河南尹种拂嘗來臨郡爲
主簿之到官下教之神府君即拂也待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爲遠近
鮮能及之重用直部大掾以時成銘斯可謂存榮沒哀
而不朽者已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不朽已見上文乃作銘曰

峩峩崇嶽吐符降神上林賦曰南山峩峩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於皇
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既喪斯文論語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微言圮絕來者曷聞微言已見上文
交交黃鳥爰集于棘毛詩國風文
命不可贖哀何有極毛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褚淵碑文一首 并序

王仲寶蕭子顯齊書曰王儉字仲寶琅琊人幼篤學手不釋卷爲中書

監荒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左氏傳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對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

不廢此之謂不朽也所以子產云亡宣尼泣其遺愛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
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毛詩曰人之云亡隨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於文簡
公見之矣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
文子曰我則隨武子乎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鄭玄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蔡邕郭林宗碑曰先生
既沒魏志太祖曰孤到此州嘉其餘風也公諱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微
子以至仁開基宋段以功高命氏史記曰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紂之庶
兄武王崩成王幼武庚作亂成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開代殷國於宋微子以故而仁賢乃代武庚故殷餘民
甚敬戴之而愛焉左氏傳曰魯季武子如宋褚師段逆之杜預曰段共公子子石也褚師官也命氏已見上文
爰逮兩漢儒雅繼及虞書曰褚大通五經為傳士謝承後漢書曰褚禧字叔齊陳留尉氏
人博聞無見聰明智達也魏晉以降弈世重暉乃祖太傅元穆公魏代
衛兵未聞晉中興書曰褚裒字季野侍中衛將軍薨贈太傅元穆侯德合當時行比州壤
叡書曰序寡處一冠當前莊子曰行比一鄉深識臧否不以毀譽形言王命論曰深然
承識毛詩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論語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毛詩序曰情動於中
而形於言亮采王室每懷沖虛之道尚書曰亮采惠疇老子曰大盈若沖字林曰中
虛也可謂婉而成章志而晦者矣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
婉而成章自茲厥後無替前規建官惟賢軒冕相襲尚書曰建官惟
賢管子曰先王制軒冕以著貴賤獻後文常傳士曰璽帝明王累起相襲公稟川嶽之靈
暉含珪璋而挺曜川嶽之靈已見上文禮記曰珪璋特達廣雅曰挺出也和順內
凝英華外發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神茂初學業隆弱冠弱冠
已見上文是以仁經義緯敦穆於閨庭張叶白鳩頌曰經仁緯義王隱晉書

曰氾勝之撰敦九族蒸嘗何休碑曰孝友盡於閨庭金聲玉振寥亮於區寓金聲玉振
已見上文鄭玄禮記注曰振猶動也東京賦曰區寓又寧孝敬淳深率由斯至毛詩序曰
成孝敬厚人倫晉書曰山濤淳深淵默晉書曰孝由與常盡歡朝夕人無間言禮記
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論語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逍遙乎文
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劉秀美新曰逍遙乎文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風
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音徽即徽音也毛詩曰大姒嗣徽音
韻宇弘深喜慍莫見其際晉中興書曰衛玠終身不見其喜慍袁宏竹林名士
傳曰山濤莫見其際心明通亮用人言必由於己王命論曰見善如不及用人如
由己汪汪焉洋洋焉可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范曄後漢書曰郭林
宗少遊汝南先見袁奉高不宿而退往從黃憲累日方還或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

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袁陽源才氣高奇綜覈精裁
沈約宋書曰袁淑字陽源少有風氣遷尚書吏部郎宋書曰袁安字高奇又曰荀顗綜覈名實風俗
企一辭公以廣書左未遷英亭精馬以利用斷謂行曰宋文帝端明臨朝鑒賞無
昧斷冠了曰所謂命者與不在君也君也者猶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爲本者也無固成帝讚曰臨朝淵然
袁既延舉於遐邇文亦定婚於皇家國語曰史張老君譽于四方奉邑
述行賦曰宋特而天尼選尚餘姚公主拜駙馬都尉蕭子顯齊書曰周少有世
業從向公主漢結叔高晉姻武子方斯蔑如也三輔決錄曰平陵竇叔高
以經行稱擧曰叔高名玄以明經爲郡上計吏朝會數百人叔高儀狀絕衆天子異其貌以公主妻之出朝
同輩朝笑焉叔高將以自有妻不敢聞方欲迎妻與決來發百諸叔高就第成婚王隱晉書曰王武子少知
名有俊才尚武帝姊常山公主毛萇詩傳曰蔑無也釋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

濯纓登朝冠冕當世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晉中興書庾冰疏曰臣因循家寵

冠冕當世升降兩宮實惟時寶陸機謝內史表曰宮成兩宮尚書曰所寶惟賢具瞻

之範既著台衡之望斯集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春秋漢含孳曰三公在天法

三能台與能同毛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出參太宰軍事入為太子洗馬俄

遷祕書丞贊道槐庭司文天閣周禮曰面三槐三公位焉晉令曰祕書郎掌三

閣經書三輔故事曰天祿閣在大明殿北以藏祕書光昭諸侯風流籍甚韓詩外傳曰為

人君者則願以為臣名昭諸侯天下願為之言聲盛哲陽私曰王褒甫樂宣俱宅之事外言風流者藉王學爲蒼

書曰蔡邕賈逵襄庭公卿聞名聲籍甚以父憂去職父憂已見上文喪過

乎哀幾將毀滅周禮曰要喪不過事經曰毀不滅性有識留感行路傷情桓譚

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有識之士莫不為之下泣酸鼻論衡曰行路之人皆能論之家語曰子游見行路

文五十八　十七　張典

之人云同舉火服闋除中書侍郎鄭玄禮記注曰闋盡也王言如絲其出

如綸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恪居官次智効惟穆左氏傳曰閔子騫曰

朝夕恪居官次莊子曰智効一官于時新安王寵冠列蕃越數邦畝

佐之選妙盡國華沈約宋書曰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孝判孝武帝第八子也初封新安王母

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為上所留遇者莫不入子鸞府選子鸞補司徒進號撫軍將軍尚書曰司

徒掌邦教數王與國語季文子曰吾以德榮為國華盡服曰以忠榮顯者可以為國之光華也出為司

徒右長史轉尚書吏部郎執銓以平韋昭漢書注曰銓稱錘聲類曰銓所

以稱物晉起居注曰太康四年詔曰選曹銓管人材御煩以簡裴楷清通王戎簡

要復存於茲臧榮緒晉書曰裴楷字叔則河東人也為尚書郎吏部郎闕太祖問其人於鍾會會

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是以楷為吏部郎泰始之初入為侍中宋裴子野書曰

泰始之前方少帝廷湘東王升御坐之為明帝又曰明皇帝年號泰始曾不移朔遷吏部

尚書是時天步初夷王途尚阻天步初夷謂紀少平也裴子野宋略曰江州刺

史晉安王子勛作亂蕭子顯齊書曰建安王休仁南討賊屯鵲尾洲遣淵詣軍選將帥以下勳階毛詩曰天步

艱難蔡邕劉寬碑曰統文三軍以清王塗杳實藏曰王途蕪穢周失其馭元戎啓行衣冠未

緝元戎啓行謂建安出征也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衣冠謂朝士也范曄後漢書竇融奏記曰宋光去

范子孫雍雍曰和也緝與輯同內贊謀謨外康流品東觀漢記世祖案曰前將軍鄧

禹與臣謀謨惟恆李重集曰為選部尚書其箴曰銓管人流品集清濁制勝既遠涇渭斯

明孫子曰兵法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孫吳子曰或問孫臏曰涇渭殊流雅鄭異調賞不

失勞舉無失德左氏傳趙武子曰楚君舉不失德賞不失勞續簡帝心聲敷

物聽崔駰武賦曰假皇天乎簡帝心尚書大傳曰文王聽政而物皆聽事寧領太子右

文五十八　十八　張典

衛率固讓不拜尋領驍騎將軍以帷幄之功膺庸祗之

秩帷幄已見上文尚書王曰惟乃文考肅祗祗威顯民孔安國曰用可用敬可敬封寧都縣

開國伯食邑五百戶蕭子顯齊書曰封寧都縣伯既秉辭梁之分又懷寢

丘之志國語曰惠王以梁予魯陽文子辭曰梁險而在邊懼子孫之有貳者縱臣而得全其首領以沒

懼子孫之以梁之臣之祀也乃與魯陽賈逵曰惠王楚昭王子期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

子魯陽公子曰孫叔敖將死戒其子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

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之可長有者惟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辭而不

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所受田邑不盈百井周禮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漢

書曰井方一里以之重為侍中領右衛將軍盡規獻替均山甫

之庸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又史顯謂讜簡下曰大事君者諫過而後賞善薦可而替否

能而進賢毛詩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緝熙王旅兼方叔之望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又曰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又曰方叔莅止其車三千丹楊京輔遠近收則漢書曰右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爲三輔又百官表有京輔都尉毛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鄭玄曰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正也吳興襟帶實惟股肱李尤函谷關銘曰襟帶咽喉漢書曰季布爲河東守上召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頻作二守並加蟬冕蕭子顯齊書曰尋遷散騎常侍丹陽尹出爲吳興太守常侍如故尋遷中書令中常侍加貂附蟬政以禮成民是以息左氏傳郤至之辭已見上文明皇不豫儲后幼冲沈約宋書曰太宗明皇帝諱彧又曰後廢帝昱字德融明帝長子也泰始七年立爲皇太子太宗崩太子即位尚書曰武王有疾[illegible]承後漢書曰孝[illegible]帝崩皇太子即位主上幼冲貽厥之寄允屬時望毛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徙爲吏部尚書領衛尉固讓不拜改授尚書右僕射

端流平衡外寬內直賈子曰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流平衡韓詩外傳曰外寬而內直遽伯玉之行也弘二八之高謩宣由庚而垂詠二八元八愷也毛詩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太宗即世遺命以公爲散騎常侍中[illegible]軍將軍送往事居忠貞允亮太宗明帝也左氏傳荀息謂晉獻公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毛詩曰秉國之均四方是維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左氏傳曰[illegible]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公之登太階而尹天下君子以爲美談張儉碑曰惜乎不登太階以尹天下致皇代於隆熙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爲美談亦猶孟軻致欣於樂正羊職悅賞於士伯者也孟軻曰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喜而不寐公孫丑曰其爲人也好善劉熙曰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克左氏傳曰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羊舌職悅之以爲當也丁所生母憂謝職毀疾之重因心則

至蕭子顯齊書曰遭庶母郭氏喪葬畢起爲中軍將軍本官如故毛詩曰因心則友朝議以有爲爲之魯侯垂式禮記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禮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存公忘私方進明準漢書曰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人也爲丞相及母死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也爰降詔書敦還攝任固請移歲表奏相望事不我與屈沈約宋書曰褚淵以母憂去職詔攝本任爾雅曰敦勉也[illegible]詩曰時不我與荀悅申鑒曰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化尚書曰三孤貳公弘化已弘化屬值三季在辰戚藩內侮國語郭[illegible]曰三季王之士也宜哉韋昭曰三季[illegible]紂幽王也潘元茂九錫文曰桂兵內侮桂陽失圖窺竊神器沈約宋書曰桂陽王休範文帝子也封爲桂陽王後爲江州刺史及太宗晏駕主幼時艱遂舉兵反休範已至新林朝廷震動平南將軍齊王出次新亭中軍將軍褚淵入衛殿省休範自於新林步上越騎

校尉[illegible]兒直前斬休範首許遣休範不相知聞[illegible]黨杜黑蠡等直入朱雀門休範自新林分遣[illegible]宮省怖懼於是城內分遣諸軍東府齊王出[illegible]一杜姥宅[illegible]黃門劉[illegible]等開城進表曰伐罪弔民左氏傳師曰不仁民服其上下無怨[illegible]上位也[illegible]預鼓桴則滄波振蕩建旗則日月蔽虧楚辭曰建旗[illegible]子虛賦曰岑[illegible]參差日月蔽虧出江派而風翔入京師而雷動典引曰仁風翔[illegible]嶽任城王詠曰[illegible]雷發元鳴控弦於宗稷流鋒鏃於象魏漢書李廣建曰控弦[illegible]動北郊宗宗社也[illegible]曰天子立宗社曰泰社稷宗社之[illegible]周禮曰太宰[illegible]治象之法于象魏雖英宰臨戎元渠時殄[illegible]王也元[illegible]休範也晉中興書曰[illegible]而餘黨塞絫宮廟憂逼[illegible]謂杜[illegible]也公乃撫熊羆之士不貳心

之臣尚書曰先君文武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戮力盡規克寧禍亂國語
曰戮力一心賈逵曰戮力并力也盡規已見上文康國祚於綴旒拯王維於已
墜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贅猶綴也何休曰旒旗旒也誠由太祖之威風抑亦仁
公之翼佐太祖齊王也可謂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左氏傳曰
楚子救鄭軍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杜預曰器猶用也以靜
難之功進爵為侯兼授尚書令中軍將軍給班劍二十
人功成弗有固秉撝挹老子曰功成而弗居周易曰無不利撝謙韓詩外傳孔子曰
持滿之道挹而損之晉起居注安帝詔曰藩幕成勳固秉謙挹改授侍中中書監護軍
如故又以居母艱去官蕭子顯齊書曰淵嫡母吳郡公主薨毀瘠如初雖事
緣義感而情均天屬莊子曰桑雽謂孔子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

赤子而趨何與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司馬彪曰假國名也屬連也顏丁之合禮二
連之善喪亦曷以踰禮記曰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
從而弗及鄭玄曰顏丁魯人也居喪合禮禮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天厭宋
德水運告謝左氏傳鄭伯曰天而既厭周德矣水運末也射雉賦曰青陽告謝王逸楚辭注曰謝
去也嗣主荒怠於天位沈約宋書曰後廢帝明帝長子諱昱即位淫亂尚書曰商王受荒怠
弗敬又伊尹曰天位艱哉彊臣憑陵於荊楚沈約宋書曰荊州刺史沈攸之便有異志左氏
傳鄭王子伯廖曰今其心陵我城郭廢昏繼統之功龕亂寧民之德廢昏謂廢
帝為蒼梧王也繼統謂立順帝也蕭子顯齊書曰蒼梧暴虐稍甚及廢群公集議袁粲劉秉既不受淵曰非蕭
公無以了此手取筆授太祖太祖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徽大常曰雄抗揚墨子曰夏桀時
天乃命湯於鑣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崔寔正論曰及其出也足以濟世寧民也

公實仰贊宏規參聞神筭晉書賈充表曰使夫與廟定於神筭雖無受脤
出車之庸亦有甘寢秉羽之績左氏傳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
戎有受脤毛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莊子仲尼謂楚王曰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郭子注曰甘寢安
寢也乃作司空山川攸序禮記曰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也兼授衛軍
戎政輯睦韋秀皇南陌碑曰帝命既允戎政以閑左氏傳隨武子曰其卒乘輯睦事不奸矣既
而齊德龍興順皇高禪沈約宋書曰順帝諱準字仲謀明帝第三子廢帝崩奉迎
入居朝堂即位後四年禪位于齊帝遜位于東邸孔安國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深達先天之運
匡贊奉時之業周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弼諧允
正徽猷弘遠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毛詩曰君子徽猷小人與屬樹之風聲著
之話言左氏傳君子曰古之王者並建聖哲樹之風聲著之話言亦猶稷契之臣虞

夏荀裴之奉魏晉魏志曰太祖封荀[illegible]中軍[illegible]尚書[illegible]晉書
[illegible]秀字季彥[illegible]公立與議定[illegible]左光祿大夫自非坦
懷至公永鑒崇替[illegible]曰吾聞君子惟[illegible]於是乎有對
[illegible]孰能光輔五君寅亮二代者哉左氏傳曰楚屈建語
[illegible]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其光輔五[illegible]文襄[illegible]
[illegible]之寅亮已見班孟堅封燕然山銘大啓南康爰登中鉉時膺土宇
固辭邦教蕭子顯齊書曰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封南康郡公邑三千戶淵固讓
司徒毛詩曰大啓爾宇毛萇曰宇居也東京賦曰廣啓土宇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
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今之尚書令古之冢宰蕭子顯齊書曰淵尋加尚
書令本官如故周禮曰乃立天官冢宰而掌邦治鄭玄曰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大宰雖秩輕於袞

同而任隆於百辟冢司三公也孔許曰百辟其刑之暫遂沖旨改授朝端相台
居注曰帝以門下不少假中旨無循繼相必卜以岸對石上謝曰尸素朝端豈不五教適無異言遂無異
望寧謝撰勤進表曰是以衆無異言遠與羅望帝嘉茂庸重申前冊執五
禮以正民簡入刑而罕用蕭子顯齊書曰二年帝中前命爲司徒周禮曰掌邦禮以佐王
和邦國鄭玄曰禮謂典禮五吉凶軍賓嘉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商略也周禮大司徒職曰以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
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糾音因故能聘
績康衢延慈哲后[illegible]以延慈義在資敬
情同布衣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與書度忠上對曰先帝[illegible]布衣出陪鑾蹕
入奉帷殿仰南風之高詠餐東野之祕寶孔子家語曰舜彈五弦之琴造
南風之詩王隱晉書使[illegible]曰知足知止如蹟寧鄉夫別位而居東野東野未詳又曰鄰書寄仲德曰顧命云天球河圖在東序天球

二十三

成器也可爲本紀曰爲帝王代始存亡之戰也引曰御東序雅之琴[illegible]野當爲行古序字也以是圖緯故曰餐[illegible]美也
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禮記曰君日出而視朝[illegible]路寢聽政王肅[illegible]
曰左史文以進話講六藝之家數毛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參以酒德間以琴心劉伶[illegible]書
[illegible]自子作琴[illegible]篇暇有餘暉遥然留想[illegible]莊子曰
流經所感[illegible]君子[illegible]也君垂冬日之温臣盡秋霜之戒[illegible]
[illegible]陽夏日之陰[illegible]肅肅爲穆穆[illegible]
穆肅肅於是見君親之同致知在三之如一國語[illegible]
子曰苟無死吾以見之今子死上卿辭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食不長非教不智生之
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太祖升遐綢繆遺寄蕭子顯齊書曰太祖崩遺詔以嶷爲[illegible]
尚書事禮記曰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遐鄭玄曰登遐言其升遐以侍中司徒錄尚書事

亶玉几之顧奉綴衣之禮尚書顧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又曰出綴衣于庭越
茲曰王崩擇皇齊之令典致聲化於雍熙左氏傳隨武子曰蔦敖爲大宰擇楚
國之令典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內平外成寶昭舊職左氏傳太史克曰舜舉八元
五教於四方內平外成又晨會曰桓公糾合諸侯昇昭舊職增給班劍三十人晉公
侯曰諸公給虎賁二十人皆給劍馬物有其容徽章斯允左氏傳臧哀伯曰
物有其容禮記曰殊徽號鄭玄曰徽號旌旗之名也又曰以爲旌章以別貴賤鄭玄曰章識也位尊而
禮卑居高而思降自夏徂秋以疾陳退朝廷重違謙光
之旨用申超世之尚周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起居注曰帝以嶷所請以
超世之志改授司空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蕭子
顯齊書曰嶷寢疾上捿星建有變以憂遂表位乃改授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景命
不永大漸彌留蔡邕楊公誄曰功成化洽景命有傾尚書曰帝年有來有不來又曰疾大漸惟

二十四

[illegible]建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于私第春秋四
十有八昔柳莊疾棘衛君當祭而輟禮禮記曰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
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臣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
而往遂以襚之晏嬰既往齊君趨車而行哭[illegible]晏子曰齊景公游
[illegible]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如車之速則又乘之比至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而哭曰[illegible]
[illegible]毛詩外傳曰趨車馳馬也公之云亡聖朝震悼於上群后惟慟
於下鄭玄禮記注曰惟恐也豈唯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言
閔同戚曾如柳莊晏嬰事止一國一主而已哉李蕭遠運命論曰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追贈太
宰侍中錄尚書如故給節羽葆鼓吹班劍爲六十人諡

曰文簡禮也夫秉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貞莊子曰夫乘道德而
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虛己以遊當世
不能攖其度莊子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人能虛己以遊世其
孰能害之均貴賤於條風志榮辱於彼我淮南子曰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
之時麗也毀譽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莊子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問
何也孫叔敖曰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何暇乎人貴人賤哉然
後可兼善天下聊以卒歲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也家語
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經始圖終式免祇悔潘岳家風詩曰經營
易曰無祇悔誰云克備公實有焉是以義結君子恩霑
庶類國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言象所未形述詠所不盡

書曰至理深玄非言象所備也故吏某中等感逝川之無捨哀清
暉之眇默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傳毅詩何劭王濟詩曰二賢鍾悵清暉眇默遠頒餐與誦於丘里聽雅詠於京國左氏傳子產為政
也莫辭以吾此貽芳默默與人誦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思衛鼎之垂文想晉鐘之遺則禮記孔悝
鼎銘曰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口肯克路之役奔來逆於自鄢顯以其身卻退奉
衛國韓氏錄止其畫鼓晉鐘景公銘其鍾也方高山而仰止刊玄石
以表德其辭曰毛詩曰高山仰止子碑曰刊玄石而旌之
辰精感運昴靈發祥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春秋元命苞曰
列宿之時五星聚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蕭木德故曰辰精春秋佐助期曰漢相蕭何昴星精生於豐通於
制度發作已見上文元首惟明股肱惟良言君臣感辰精而王故曰惟明臣感昴宿以生故曰

良也尚書大傳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元首君也股肱臣也天鑒璿曜踵武前王言君
能鑒照璇璣七曜之道踵武前王而受禪也毛詩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尚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楚辭曰
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及前王之踵武欽若元輔躬儆知章元輔臣能敬順之
義睿儆知章而臣勤之也尚書曰欽若昊天邪山文曰眩兇軍大漢元輔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永
言必孝因心則友毛詩曰因心則友言孝思惟則已見上文仁洽兼濟
愛深善誘莊子仲尼之清心善誘己見上文兼愛無私觀海齊量登
嶽均厚班固覽海賦曰觀滄海之茫茫海賦曰國其大量也莊子曰昇嵩其若海也郭象曰容而無量
也法言曰登東嶽而知眾山之邐迤莊子老聃曰至人若地之自厚家語齊大夫子輿適魯見孔子曰乃今而
後知泰山之為高海之為大五臣茲六八元斯九呂氏春秋曰武王之佐五人高誘曰
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蘇公也八元八愷八元斯九五臣茲六内

謨惟幄外曜台階已見上文黃帝泰階六符經曰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
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漢書曰三台漢書三台義遠無
不讟邇無不懷國語公父文伯母曰勤王懷曰遠無不聽邇無不服
如風之偃如樂之諧論語曰毛詩曰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
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光我帝典緝
彼民黎率禮蹈謙諒實身幹南都賦曰率禮無違
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王弼曰履道尚謙左氏傳曰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跡屈朱軒志隆衡館尚書大傳
曰未命為士不得乘朱軒野衡館衡門之館也眇眇玄宗萋萋辭翰義既川
流文亦霧散蔡邕郭林宗碑曰辭述川流文章雲委霧散孝經鉤命決曰嵩構云積

梁陰載缺世見上文德猷靡嗣儀形長遠音逆德猷今德猷謂也叢形容儀形體也鄭玄春秋緯注曰遺去也惆悵餘徽銷洋遺烈英雅曰心惆悵以永思久而彌新用而不竭典引曰肴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

文選卷第五十八

文選卷第五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碑文下

王簡棲頭陁寺碑文一首

沈休文齊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墓誌

任彥昇劉先生夫人墓誌一首

碑文下

頭陁寺碑文一首天竺言頭陁此言斗藪斗藪煩惱故曰頭陁

王簡棲姓氏英賢錄曰王巾字簡棲琅邪臨沂人也有學業爲頭陁寺碑文詞巧麗爲世所重起家郢州從事征南記室天監四年卒碑在郢州題云齊國錄事參軍琅邪王巾製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使弟子挹之水毛萇詩傳曰挹■也漢書枚乘上書吳王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挹朝夕之池桓子新論子景公曰臣之事仲尼譬如渴而操壺杓就江海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挹於入切酌句思切仰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韓詩外傳子貢謂景公曰臣終身戴天不能知其高況視聽之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僧肇涅槃論曰視聽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昧管子曰聖人之道若存若亡援而用之沒代不忘生道生曰心行心所行之行也維摩經曰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義也是以

掩室摩竭用啓息言之津華嚴經曰佛在摩竭提國成道場始成正覺法華經口
寂滅無言亦僧肇論曰釋迦掩室於摩竭須空論語主曰津齊度水之處杜口毗耶以通得
意之路至理幽微非言說之所及掩室摩竭示寂成以息言杜口毗耶現默之妙而得意維摩經曰佛在
毗耶離菴羅樹園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
詰嘿然無言文殊師利嘆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眞入不二法門僧肇論曰淨名杜口於毗耶莊
子曰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也然語彝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
陽者亦研幾於六位眞諦無言俗諦借言以明理故此明言之用也尚書武王訪于箕子
曰我不知彝倫攸敘周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幾也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王弼曰六位
爻之爻也是故三才既辨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
致此盡言之功也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又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

文五十八　二

者也孝經鉤命決曰地以訂形萬象成數爲懸曰悟心曰解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言之不可
以已其在茲乎言所以識物悟太極者皆言明之不可止者其在此乎亡氏傳執向諸歎
曰子若與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然文繫所筌窮於此域爻六爻也
繫辭也因爻以立辭亦因辭以明理也故爻繫之於明窮生死於此域也莊子曰筌所以得魚也得魚而忘筌
荃捕魚之器莊子以之喻言大智度論曰二乘以生死爲此岸則稱去岸謂所絕形乎彼
岸矣至如涅槃之妙旨非言說之所能明故稱謂所絕現於涅槃之彼岸矣僧肇論曰空虛無名稱謂斯絕焉
鄭玄禮記注曰稱猶言也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涅槃經曰心無退轉即便前進無前進已得到彼岸登大高
山難說恐怖多受安樂彼岸山者喩於如來安樂者喩於常住大高山者喩大涅槃也大智度論曰亦以涅
槃爲彼岸也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
弘六度彼岸絕乎稱謂者若引之而入有則去四流而現般若推之而入無則弘六度以明有僧肇

維摩經注曰不可得而有不可得而無老其唯大乘乎何則法言其有無相無名欲言其無方德斯行故雖無
而有無相無名故雖有而無然則言有不乖無言無不乖有也魏都賦曰高謝萬邦大智度論曰欲言有流無
明流有見流三國名臣讚曰俯弘時務瑞應經曰行六度無極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諸經以一心爲
釋也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法離有無豈名言之所得法無
形象豈隨迎之可見維摩詰經曰法無名字言語斷故法無隨相如虛空故法性同法住入諸法相言
是豈可說乎老子道生之曰注性者去之不分也法相者事之類也老子曰道隨之不見其後迎之不見其首不
可以學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也妙法蓮華經曰昔住
學地佛常敎化言我生已能離生老病死究竟涅槃勝鬘經曰習生身無漏業依無明住地學也謂三果意生身
昔菩薩言我不能離生死隨意往生法華經曰諸佛弟子衆諸含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不退諸菩薩亦
後如是不能知周易曰乾坤其易之蘊邪韓康伯注曰蘊淵奧也夫幽谷無私有至斯

文五十九　三　文

響洪鍾虛受無來不應周易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尚書大傳孔子曰夫山生材用而
與私爲焉四方皆伐無私與焉諸衛曰呼於坑谷之中響立應禮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
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對此釋名曰鍾空也內空受氣多故貫大也文子曰虛無不受靜無不持牽秀相感感曰
故無來而不應何適莫之是變兮況法身圓對規矩冥立圓對謂有感斯對而無不
周也勝鬘經曰涅槃界者即是如來法身僧肇論曰法身無像應物以形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者記曰吉之
君子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僧肇維摩經序曰冥權無謀而動與事會一音稱物宮商潛運
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脫周易曰稱物平施漢書曰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是以
如來利見迦維託生王室如來佛號謝靈運金剛般若經注曰諸法性空理無異
謂之爲如會如解故名如來竺道生維摩經注曰如者謂如與如冥無復有如之理從此中來故曰如來瑞應
經曰菩薩下當世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父王名曰淨夫人曰妙迦維羅衛者天地之中央周易曰利見

大人左氏傳曰會于洮謀王室也
憑五行之軾拯溺逝川 僧肇論曰騁六通之神駟
乘五衍之安車五衍五乘天竺言衍此言乘五乘一人
二天三聲聞四辟支佛五菩薩今碑本以爲憑四乘之
軾蓋梁代諱衍故改爲左氏傳曰楚子玉使鬭勃請
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說文曰出溺爲拯
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 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 維摩經曰雖行八正道而樂行
無量佛道是菩薩行僧肇論曰答入正之平政理眾聖
之夷塗大品經說八正曰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
正精進正念正定正爾雅曰庇庥也莊子
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 於是玄關幽
揵感而遂通 玄關幽寶竊法業也謝靈運金剛般若經曰玄關籌啓善揵易開難達鍵林賦曰
幽闢忽其旋拔玄風暖以雲翔字林曰揵門距周易曰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
於此 遂源濬波酌而不竭 是源滿波斂法海也文子曰取受之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
所由也 行不捨之檀而施 去聲 洽羣有 夫心受眾生而行捨者捨則增受非爲貴

捨故大士之捨見不施之捨者及於眾生斯爲不捨以
茲而施故擧有俱洽大品經曰不著不性是名檀波羅
蜜僧肇論曰賢劫稱無捨之禮成具美不爲之爲也天
竺之言此言布施度羅蜜此言到彼岸也擧有謂有也
無色有[illegible]無起以其不一故曰羣有僧
維摩經注曰[illegible]擧有以通之而物我爲一 唱無緣之慈
而澤周萬物 大慈者以眾生爲緣眾生爲緣則慈悲眾
亦寄故大士之慈悲於眾相違相行慈名
爲無緣無緣生慈是爲真實以斯而唱則物無不周涅
盤經曰得諸菩薩無緣之慈僧肇論曰得與習無緣之
慈思益演不知之知泯迹經曰無緣者不生法相反眾
生相釋道安曰解從緣散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
下 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 大以明照物明盡則照窮 而勿照之明情無得之得
無得而得斯爲真得故勿照之明斯爲真明矣演真明
而廣照何上睎坐窮沙界乎僧肇論曰至人虛心實照理
無不綜而靈照有餘金剛般若經曰諸
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爲多不 導亡機之權而
功濟塵劫 機[illegible]機心也權方便也夫以機心導物物所
以[illegible]心應之物有機心則結累斯起故[illegible]以
忘機之智何·此功塵劫乎僧肇論曰至人空心成智
心無機之照[illegible]則解士論曰魏氏以清者華法華經曰如
人以力磨三千大千土盡末爲塵一
塵爲一劫此諸微塵數其劫復過是 一時義遠矣能事
畢矣 周易曰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又曰四營
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天下之能事畢矣 然
後拂衣雙樹脫屣金沙 左氏傳曰叔向拂衣從之涅槃
經曰佛在拘尸那國力士生地
阿利羅跋提河邊娑羅雙樹間爾時世尊臨涅槃史記
武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
河一名金沙河也
惟恍惟惚不皦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
物 老子曰道之爲物惟恍惟惚王弼曰恍惚無形不繫
之貌也又曰一者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
使歸於無物鍾會曰光而不耀[illegible]
繫汜汜乎其無薄也微妙難名終歸於無物維摩經曰
法無去來常不住故僧肇曰若法有去來則從來到現在從
觀在來過去還三世則有去來也以法不常住故也
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爲之寂不撓焚燎堅林不盡

之靈無歇大矣哉 [illegible]識曰聖哲治之棲遑大千者謂
一三千界下至阿鼻地獄上非想天
爲一世界千世界爲小千世界千小千世界爲中千世界
三千中千世界爲大千世界維摩經曰夫出家者爲無
爲法常[illegible]經曰吾心常寂靜無爲無欲僧肇維摩經注
曰[illegible]寂靜之道[illegible]亂涅槃經曰佛以
千[illegible]世尊其身[illegible]力士生地之堅固林雙樹間大般
涅槃經注[illegible]涅槃經曰如來常住無有變易大
書注[illegible]住[illegible]於天冠塔[illegible]方便僧肇論曰不滅度常住此法
也說法 正法既沒象教陵夷 [illegible]世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 [illegible]曰釋迦佛正法住
一萬年論語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穿鑿異端者以違方爲得一 孔安國論
語注曰攻治也穿鑿異端斯害也已 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之遠賄靈運詩曰[illegible]違方論語子曰
仕左氏傳注曰一者道也言鍾會曰一方法也 順非辯僞者比微言於目
論僧肇論曰言僞而辯順非而澤維摩經曰[illegible]第一記曰[illegible]於聽表史記曰齊威王使微言於眾中

銑越王所使曰幸也越之不王也吾不貴其用知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也今王知晉失計而不自知越
之過是目論也於是馬鳴幽讚龍樹虛求摩訶摩耶經曰正法衰微六百歲已九十
六種諸外道等邪見競興破滅佛法有一比丘名曰馬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七百歲已有一比丘
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幢然正法炬周易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王弼曰幽深贊明也並振頹
綱俱維絕紐陸倕大將軍宴會詩曰頹綱既振謝莊沈慶之答劉義宣書曰皇綱絕而復紐
夏堅而更華說文曰紐系也蔭法雲於真際則火宅晨涼華嚴經曰不壞法雲
蔭覆一切剎土法華經注曰雲譬應身則殊形並現明機不偏此則彌布遍覆之義也維摩經曰同真際等法
性不可量僧肇曰真際實際也法華經曰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所燒我皆拔濟之曜慧日於康
衢則重昏夜曉法華經曰慧日大聖尊久乃說是法劉瓛曰慧德自身四方明兩故曰慧日又曰諸子安穩得出皆於四
衢路上露地而坐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頭陀經心王菩薩曰我見覆藏紛雜衢路重昏長寢云何得悟慧心示語使得
開解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言義技精銳有樽俎之深謀維摩詰
曰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是為宴坐僧肇曰諸見六十二諸見妄也坐道生曰正觀則三十七品也瑞
什曰三十七品二乘通大品經說三十七品曰四念處四勸正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正道分樽俎之
師已見上文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邪見紛崩無藩籬以自固羅什維摩經注曰摩
訶秦言無大亦言勝大能勝九十六種論議辯士論曰城池無藩籬之固既而方廣東被教
肆南移華嚴經題云大方廣佛華嚴經孔安國尚書傳曰被及也周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周魯
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勤丹青之飾[illegible]微吳[illegible]記曰
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焉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左氏傳曰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明
也史記曰周桓王崩子莊王佗立十五年莊王崩左氏傳莊公三年葬桓王然則周莊王魯莊公爲同時也瑞應
經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即行七步牟子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

群臣傅毅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後得其形像何法盛晉書曰彭城王紘以肅祖明皇帝好佛手畫形像經
歷寇難而此堂猶在宜敕作頌蔡謨議云今發王命稱先帝好佛於義有疑張綱集曰畫功全不圖形丹青然
後遺文間出列剎相望遺文謂經也史記曰天下遺文靡不畢集太史公曰漢興詩書
往往間出孔安國尚書傳曰三山言相望也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肩隨乎
江左矣高僧傳曰天竺佛圖澄西域人本姓帛少出家西域成得道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以
麻油雜胭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後澄死之月人見在流沙又曰鳩摩羅什天竺人七歲出
家什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川苻堅遣呂光西伐龜茲乃將什至涼州姚萇已殺苻堅光遂王彼至萇子興破
涼州然後什至長安後秦書長安漢書文帝詔曰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班固漢書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
山西出將高僧傳曰支遁字道林本姓關陳留人初至京師王濛甚重之年二十五出家師釋道安苻丕後還
吳入剡王羲之遂與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又曰釋慧遠本姓賈氏鴈門人遊許洛出家師釋道安苻丕後還
吳入襄陽南遊荊州欲往羅浮屆尋陽見廬峯遂居焉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晉義熙十二年終禮記
曰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晉中興書元帝都曰康天特創基江左春秋命歷序曰東方爲
左西方爲右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瑞應經曰太子出北城門
天帝復化作沙門太子曰何謂沙門對曰沙門之爲道舍妻子捐棄愛欲也釋僧肇維摩經注曰沙門秦言義
訓勤行趣涅槃也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周易曰利涉大川海賦曰
灝瀚浩汗又曰灌濟漫渭蕩雲沃日北則層峯削成日月之所迴薄山海經曰
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蜀都賦曰陽烏迴翼於高標揚雄反離騷曰恐日薄於西山西眺城邑百
雉紆餘左氏傳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illegible][illegible]懷土賦曰望東城之紆餘東望平皋
千里超忽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信楚都之勝地也宗
法師行絜珪璧擁錫來遊毛詩曰有斐君子如珪如璧東觀漢記馮衍說鮑永曰

德建璧其行東備其心纫必錫杖也大智論曰菩薩常用錫杖經傳佛像莊子曰神農擁杖而起以為宅生者緣業空則緣廢言自身從緣生緣亦斯廢也維摩經曰如影從身業緣生見僧肇曰身衆緣所成緣合則起緣散則離金光明經曰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名緣色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成聚集僧肇維摩經注曰諸法之生本乎三業既無三業誰作諸法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惑煩惱也言萬法雖廣解惑因起相受生所著身心寂滅涅槃經曰要因煩惱而得有身生道生雖寡經注曰繼生者愛身情也苟曰無常豈可愛戀若滌悟不惑而惑自亡矣惑者無復存身也遂欲捨百齡於中身殉肌膚於猛鷙禮記曰古者謂年為齡齒亦齡也范曄後漢書曰邑都丹陽行書曰百齡之期未有能至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列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漢書臣瓚注曰亡身從物曰殉李尤七難曰猛鷙陸轉龍躍水變班荊蔭松者久之左氏傳曰伍舉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楚辭曰山中人兮芳杜若飲

石泉兮蔭松柏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像沈約宋書孝武皇帝即位改元曰大明淮南子曰聖人處一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高誘曰堵長一丈高一丈面環一堵為方丈故曰環堵言其小也說文曰茨蓋也爾雅曰庇蔭也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會稽孔府君諱覬沈約宋書曰孔覬字思遠會稽人也初舉揚州秀才補主簿後除冠軍長史江夏內史隨府轉後軍長史節晉興為之薙草開林置經行之室周禮曰薙氏下士二人鄭玄曰薙芟草也法華經曰經行林中勤求佛道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興宗沈約宋書曰蔡興宗濟陽人也為使持節都督郢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復為崇基表剎立禪誦之堂焉維摩經曰佛言諸佛滅後以全身舍利起七寶塔表剎莊嚴而供養也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陁為稱首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彌勒成佛經曰彌勒佛讚言大迦葉比丘是釋迦牟尼佛大弟子釋迦牟尼佛於大衆

中常所謂數頭陀第一通達禪定解說三昧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後有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節曹植擬九詠曰徒勤躬苦心論語子曰求仁而得仁莊子曰養志者忘形也纂脩堂宇未就而沒國語祭公謀父曰時序其德纂脩其緒高軌難追藏舟易遠魏太祖祭橋玄文曰懿德高軌況受轉於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知郭象曰方言死生變化之不可逭也僧徒闃其無人榱椽毀而莫構周易曰闚其戶闃其無人高誘淮南子注曰榱椽也可為長太息矣漢書賈誼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太祖諱道成字紹伯蕭何二十四世孫受宋禪史記曰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永保鴻名祖武宗文之德昭升嚴配禮記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尚書曰丕顯文武昭升于上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

格天光表之功弘啓興服尚書曰成湯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又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毛詩曰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東觀漢記博士[illegible]曰除殘去賊興復祖行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左氏傳伍員曰不失舊物尚書曰康濟小民禮記晉太子申生使人辭於狐突曰君老矣國家多難步中雅頌驟合韶護禮記曰步中武象驟中韶護所以養耳鄭玄曰韶舜樂護湯樂也炎區九譯沙場一候十洲記曰炎洲南海中萬二千里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於周公尚書曰西被于流沙[illegible]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粵在於建武焉蕭子顯齊書曰明皇帝即位改建武為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蕭子顯齊書曰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封江夏郡王仍為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尚書曰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又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擇方城之

令典豹龜蒙之故實方城謂楚龜蒙謂魯左氏傳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又隨武子曰
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國語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敬事行刑
而咨於故實政肅刑清於是乎在孝經曰其教不肅而成周易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
清左氏傳先軫曰取威定霸於是乎在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
城劉府君諱諠蕭子顯齊書劉諠字士穆爲江夏王郢州行事者謂王年幼內史代之以行州
府事故稱行事也智刃所遊日新月故莊子曰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曰今臣之刀十九
年矣所解千牛而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刃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
矣論語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道勝之韻虛往實歸瑞應經曰迦葉二弟
迦葉曰今乃捨梵志道學沙門法道獨大其道勝兮以葉答曰言佛道最勝莊子曰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
兀者也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刃墜

於幾立慨深覆簣悲同棄井論語曰譬如爲山覆一簣進吾往也孟子曰
有爲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因百姓之有餘閒天下之無
事孫卿子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斬伐長養不失時故山林不童
而百姓有餘材西都賦序曰海內清平朝廷無事庀徒揆日各有司存左氏傳宋災使
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杜預注曰庀具也毛詩曰揆之以日作爲楚室論語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於
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周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莊子曰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王
隱晉書荀勗議曰君子心競而不力爭亘丘被陵因高就遠層軒延袤上
出雲霓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王逸曰軒樓板也聖主得賢臣頌曰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說文曰
南北曰袤東西曰廣司馬紹贈山濤詩曰上陵青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西都賦曰
脩除飛閣楚辭曰載雲旗兮逶移王逸曰逶移而長移與迤音義同楚辭曰下崢嶸而無地上寥廓而無天

夕露爲珠網朝霞爲丹雘九衢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
山海經曰少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名曰帝休葉茂狀如楊其枝五衢黃花黑實服者不怒郭璞曰言樹枝交錯
相重五出有象衢路也故離騷云靡萍九衢仲長子昌言曰百夫之豪州以千計山海經曰南山之首山曰鵲
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其華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郭璞曰言有光炎若木華赤其光照下地亦此類
也仲長子昌言曰以一人之好惡我萬品之不同崖谷共清風泉相渙周易曰風行水
上渙金資相求藉閑安金光明經曰如來之身金色微妙其明照耀如金山王又曰光
明熾盛無量無邊猶如無數珍寶大眾楚辭曰像設居室靜閑安息心了義終焉遊集
大佛頂經曰息心達本源是故名沙門勝鬘經曰是故世尊依於了義一向記說班固終南山賦曰固仙靈之
所遊集法師釋曇珍業行淳情理懷淵遠今屈知寺任永
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鐘鼎周禮曰民功曰庸事功曰勞九有功

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國語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勳顯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
景鍾章銘曰功禮記曰夫鼎有銘銘者論譔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其言
時稱伐亦樹碑於宗廟左氏傳曰季武子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
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蔡邕銘論曰碑在宗廟兩楹之間近代以來咸銘
子碑也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名劭法言曰年彌高而德彌劭者孔子之
徒與小雅曰劭美也敢寓言於彫篆庶髣髴於衆妙法言曰吾子少而好賦曰
然童子彫蟲篆刻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其辭曰
質判玄黃氣分清濁周易曰玄黃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列子曰清輕者上爲天重濁
者下爲地涉器千名含靈萬族周易曰形而下者謂之器品物也南都賦曰百種千名
春秋元命苞曰蚑行喙息蠕動蛸蜚抱生得著含靈盆壯陸機鱉賦曰懲美惡而融融播萬族乎一區淳

源上派澆風下黷莊子曰德又下衰及唐虞澆淳散朴淮南子以澆為流音義同說文曰派
水別流也字林曰黷垢也杜木切愛流成海情塵為岳瑞應經曰感傷世間沒於愛欲之海
百法論曰情塵之意合故知生也言人皆沉於愛河則妻子財帛也言積之多如海情塵之積為岳為善日積
亦見多為惡日積亦多也皇矣能仁撫期命世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天竺言釋迦
牟尼此言能仁不退轉法經忱方菩薩曰能仁如來興此三道之教法華經曰我釋迦牟尼劃劫曰能仁家此
忍立樂來拔苦故曰能仁瑞應經曰期運之至當下作佛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名曰也命乃睠中土聿來迎衛毛詩曰乃睠西顧又曰聿來胥宇迎衛已見上文奄
有大千遂荒三界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華嚴經曰其佛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
為一佛土又曰如來以智慧方便於三界火宅拔濟眾生爰鑒四門幽求六歲毛詩曰爰
鑒不遠瑞應經曰太子至十四啟王出遊始出城東門天帝化作病人即迴車悲念人生俱有此患太子出城

南門天帝化作老人迴車而還悲念人生丁壯不久太子出城西門天帝化作死人迴車而還悲念天下有此三
苦太子出城北門天帝化作沙門太子曰善哉唯是為快即迴車還念道清淨不宜在家又曰佛既歷深山到
幽閑受菩薩鬘一麻一麥葉草以布地寘坐月食一麻一給端坐六年正亦既成德妙盡無為
勝鬘經曰唯有如來化說一切功德無為已見上文帝獻方石天開淥池瑞應經曰佛還
樹下成道見眾衣取石欲浣之天帝知佛意即頓山上取四方成理澤石取來置池邊白佛言可用浣衣又曰明
日食時佛持鉢到家天飲而浣於舁食已欲浣日天帝知佛意即到下以手指地水出成池令佛用名
為指地池祥河躍水寶樹低枝瑞應經曰佛以自神通斷河水處其
高出人頭令底佛在其中法華經曰諸佛寶樹華葉光茂端嚴口揚佛後日入其中池泉浴出所
攀枝上素有樹名迎和絕大脩好其樹自然曲枝下就佛佛牽而出通莊九折安步三危
爾雅曰六達謂之莊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書業

方物誠子曰飽食安步以任以處尚書曰竄三苗於三危川靜波澄龍翔雲起頭陀經曰
今身調善震大法鼓摧伏異學外道邪師入佛性海頓憐風恩波浪不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
物睹耆山廣運給園多士法華經曰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萬二千人俱
光書曰帝德廣運金剛般若經曰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毛詩曰濟濟多士
金粟來儀文殊戾止發迹經曰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尚書曰鳳凰來儀文殊已見
上文毛詩曰魯侯戾止應乾動寂順民終始春秋元命苞曰乾動川靜周易曰湯武革
命順乎天順乎人拜物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法本不然今則無滅維摩經曰
法本不然今則無是寂滅之義涅槃經曰小乘以三界識如故滅之以來無為大乘義法本自不然今何以滅乃
真安象正雖闡希夷未缺象法正法已見上文史記曰闡法漢書音義曰聞言
希也老子曰視之不見名之曰夷聽之不聞名之曰希王弼曰無象無聲無響無所不通無所不往於昭

有齊戒揚洪烈毛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班固漢書述曰爰著目錄略序洪烈揚雄解嘲曰
不足以揚洪烈釋網更維玄津重柎僧叡十二門序曰奏希聲於宇宙齊
律書音義曰柎音草切織也音壽切惟此名區禪慧攸託禪定慧智慧也
六度之一行也倚據崇巖臨睨通壑楚辭曰忽臨睨夫舊鄉說文曰睨邪視也溝池
湘漢堆阜衡霍言崇巖之高通壑之大故以湘漢為溝池衡霍為堆阜也史記曰禹宇曰漢方域
以為城江漢以為池膴膴武亭皋幽幽林薄毛詩曰周原膴膴上林賦曰亭蒼如飴上林賦口亭
皋千里靡不被築毛詩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鄭玄周禮注曰竹木曰林高誘淮南子注曰叢草曰薄媚
茲邦后法流是挹毛詩曰媚茲一人氣茂三明情超六入維摩經曰
佛身即法身也從六通生從三明生僧肇曰天眼宿命漏盡為三明維摩經曰六入無積眼耳鼻舌身心已過
眷言靈宇載懷興葺毛詩曰眷言顧之楚辭曰葺之兮荷蓋王逸注曰葺蓋屋也

丹刻翬飛輪奐離立左氏傳曰丹桓宮楹又曰刻桓宮桷杜預曰刻鏤也毛詩曰如翬斯飛君子攸躋鄭玄曰翬者鳥之奇異者也禮記曰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潘岳關中記曰未央殿東有鳳凰闕春秋元命苞曰火離為鳳劉邵魏文帝誄曰鳳凰之翥象設既闢睟容已安楚辭曰象設君室靜閑安孟子曰君子仁義禮智信根於心色睟然見於面趙岐曰睟潤澤之貌桂深冬燠松疎夏寒楚辭曰何所冬煖何所夏寒爾雅曰燠煖也神足遊息靈心往還瑞應經曰佛已神延適鬱單日界勝幡西振貞石南刊維摩經曰降服四種魔勝幡建道場稱讚頌予碑曰乃刊玄石而旌之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沈休文

公諱緬字景業南蘭陵人也蕭子顯齊書曰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又曰蕭氏之先蕭何居沛至孫侍中彪居東海蘭陵縣東都鄉中都里晉分東海為東蘭陵郡中朝亂淮陰令整過江居晉陵武進縣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於是為南蘭陵人稷契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籙王命論曰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國語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毛詩商頌曰武王載旆毛萇曰武王湯也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同符合膺次相代尚書璇璣鈐孔子曰五帝出受圖籙蕭曹扶翼漢祖滅秦項以寧亂魏氏乘時於前皇齊膺符於後國語太子晉曰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僅克安民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孝經鉤命決曰帝受命推符出也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尚書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毛詩曰崧高維岳駿極于天祖宣皇帝雄才盛烈名蓋當時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皇考諱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為冠軍將軍太祖即位追尊曰宣皇帝班固漢書贊曰武帝雄才大略晉中興書曰諸葛誕名蓋海內又曰鄧遐氣蓋當時考景皇帝含道居貞卷懷前代

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即位追封兄道生為始安貞王明帝即位追尊始安貞王為景皇帝周易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論語讖曰仲尼居鄉黨卷懷道美宋均曰懷韜也公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靈周易曰在天成象王弼曰象謂日月星辰孝經援神契曰五嶽之精雄聖四瀆之精仁明氣韞風雲身負日月論衡曰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然則賢者有風雲之智故吐文萬牒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太公任弔之曰子其意者飾身以明汙昭昭若揭日月而行司馬彪曰揭擔也立行可模置言成範仲長子昌言曰規矩可模者師傅之德也昔指學官頌曰言為世範行為時軌英華外發清明內昭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又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毛詩曰因心則友簡父遠大之方率由斯至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毛詩曰率由舊章

挹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不知毛詩曰泳之游之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昭昭若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之紀于地傅子曰二漢宗臣煥如三辰之附長天又曰道教者昭昭然若日月麗乎天春秋漢含孳曰九卿法河海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六幽允洽一德無爽黃引曰神靈日照光被六幽尚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萬物仰之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論語顏回曰仰之彌高周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莅事之年漢書曰王陽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往事惟能軍麾命服之序監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略也周禮曰建太麾以田然麾旌旗之名州將之所執也命服爵命之服也方部四方州部也漢書武帝南置交趾北置朔方

之州凡十三部置刺史表請等左也賈逵國語注曰攜離也水德方衰天命未改水德謂宋也左氏傳王孫滿曰今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太祖龍躍俟時作鎮淮泗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淮南孤弱以太祖假冠軍將軍鎮淮陰周易曰見龍在田時舍也或躍在淵自試也孫綽子曰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潘岳金谷會詩曰遂擁朱旄作鎮淮泗如仁夕惕之志中夜九迴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周易曰君子夕惕若厲司馬遷書曰腸一日而九迴龕世拯亂之情獨用懷抱廣雅曰龕取也深圖密慮衆莫能窺漢書劉向上疏曰規智不可不深圖也公陪奉朝夕從容左右蓋同王子洛濱之歲實惟辟彊內侍之年周書曰晉平公使叔譽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不能與言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漢書曰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也起予聖懷發言中宣晉中興書王敦上疏曰導動靜顧問起予聖懷始以文學遊梁俄而入掌綸誥蕭子顯齊書曰緬為宋邵陵王文學中書郎遊梁謂相如也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客遊梁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蘭桂有芬清暉自遠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若蘭芬也楚辭曰椒桂罷以顯覆王逸注曰言已見先賢若椒桂之人斥逐遠表曰茂勳格于皇天清暉光于四海帝出于震日衣青光言齊之興也周易曰帝出于震震東方也春秋元命苞曰孔子曰伏羲者日所出房所立其耀盛蒼神用事精感姜原生得震震者動而光故知周蒼代羲為姬昌人形龍顏長大精翼日衣青光宋表曰為日精所羽翼故以為名木神以其方色衣之方執茅社俾侯安陸蕭子顯齊書曰齊受禪緬封安陸侯漢書曰江夏郡有安陸縣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毛詩曰俾侯于魯受瑞析珪遂荒雲野周禮曰典瑞掌玉瑞器鄭玄曰人執曰瑞瑞符信也揚子雲解嘲曰析人之珪檐人之爵遂荒

已見上文雲野雲夢之野式掌儲命帝難其人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尚書禹曰惟帝其難之孔安國曰言堯帝亦以知人為難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蕭子顯齊書曰緬轉太子中庶子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協隆三善仰贊四德晉中興書列宗詔曰桓沖忠諒隆治道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其一曰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而衆知長幼之節矣周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博望之苑載暉龍樓之門以峻漢書曰武帝為太子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異端進者漢書成帝紀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獻替帷扆實掌喉脣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擇扆帝座也禮記曰天子負斧扆禮說張儉碑曰聖王克亮命作喉脣奉待漏之書銜如絲之言東觀漢記曰樊梵字文高每當直事常晨騎車侍漏如絲已見上文前暉後光非止恒受尚書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暉是非先後邪公以密戚上賢俄而奉職蕭子顯齊書曰緬遷侍中越絕書曰吳王書闔廬始得子胥以為上賢至聖乎學人也出納惟允翰墨增華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應劭漢官儀曰侍中與上親御出入陪乘負璽把蕤搢筆謂自陳子而益其筆事也伊昔帝唐九官咸事龍職納言是司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曰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左氏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檮戭大臨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仲熊叔豹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近侍式贊權衡蕭子顯齊書曰世祖即位緬遷五兵尚書淮南子曰權繩連體權衡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翊聖王以翼天子也而皇情眷眷慮深求瘼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瘼班固漢書引詩而為此瘼為

界曰虞病也姑蘇奥壤任切關河奥壤奥區也韓康伯王述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淮
海惟揚皇基所託此言關河之重泱泱大邦都會郡負提封百萬史記曰夫吴有海鹽
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西京賦曰百物郡阜薛綜注曰郡盛阜大也今爲此負漢書
曰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臣瓚案舊說云提最凡言大舉頃畝也李奇曰提舉也舉四方爲内也韋昭曰
穢土爲封限全趙之袨服叢臺方此爲劣鄒陽上書曰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
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也臨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戰國策蘇秦說齊宣
王曰臨淄之塗人肩相摩衽袂成幕揮汗成雨高誘曰揮振也乃鴻騫舊吴作守東楚
蕭子顯齊書曰王融出爲吴郡太守吴興郡賦曰義太公遺究豫進奏曰奄有舊吴李秀祖孫楚詩曰受茲明之
作守西疆漢書音義孟康曰舊名吴爲東楚也弘義讓以勗君子振平惠以字
小人論語讖曰伯夷叔齊義讓龍舉于實晉紀曰丁固父覺以義讓稱尚書武王曰勗哉夫子周書成王

文五十九　十八　三四

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尚書王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撫同上德綏用中典
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鍾會曰體仲妙以存化者上德也周禮曰刑平國用中典疑獄得情
而弗喜宿訟兩讓而同歸漢書曰張湯以倪寬爲獄掾以古法義決疑獄論語曾
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東觀漢記曰魯恭爲中牟令宿訟許伯等爭陂澤田積年
州郡不決恭平理曲直各退自相責讓雖春申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熙
萌庶不能尚也史記曰楚考烈王立以黄歇爲相封春申君請封於江東王許之因城吴故墟
以自爲都邑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加之以德可以大啓王隱晉書曰鄧攸字伯道爲吴郡太守吴人歌死散
到表振貧皇不時聽收乃輒出倉米一郡蒙賴不受禄俸唯飲吴水毛詩曰緝熙文王之典夏首薦
要任重推轂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注曰夏首水口也漢書馮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
跪而推轂曰閫以内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衿帶中流地郡江漢李充函谷關銘

曰函谷險要衿帶喉咽尚書曰九江孔殷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衡巫三江名吴
鄒賦曰徑路絕風雲通西通鄢鄧水陸之塗三七左氏傳曰鄖南鄢人杜預曰鄢
今鄢郢縣南江水之北也鄧今潁川邵陵縣西南有鄧城蜀都賦曰水陸所湊是惟形勝閫外
莫先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閫外已見上文鄭玄禮記注曰閫門限也建麾作牧明
德攸在蕭子顯齊書曰轉郢州刺史周禮曰建大麾以封蕃國又曰八命作牧尚書王曰文王克明
德慎罰乃暴以秋陽威以夏日孟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暴毋違曰周之秋
方夏爲盛陽也左氏傳曰鄒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之日也趙盾夏之日杜預曰夏日可畏
澤無不漸螻蟻之穴靡遺西征賦曰澤靡不漸恩無不逮尸子曰舜之行其猶河海
乎千仞之溪亦滿之螻蟻之穴亦滿之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孟子曰日月有
明容光必照焉趙岐曰容光小隙也言大明照幽微由近而被遠自己而及物史記

文五十八　一九　三月

帛陶門過可遠在鄭左口山之可以及遠惠與八風俱翔德與五才並
運墨子曰得賢臣可因從祥風翔淮南子曰天有八風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左氏傳子罕曰天生五材民
並用之廢一不可遠無不懷邇無不肅阮籍勸晉王牋曰遠無不懷邇無不肅司馬彪續漢書曰劉寵字祖榮
居不閑夜吠之犬牧人不覯晨飲之羊
遷會稽太守徵入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民去郡數十里有若邪山中有五六老叟年皆七八十聞寵遷相率共
送寵人齎百錢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曰山谷鄙生未嘗到郡朝他府時吏發求不夜
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至民間年老遭值聖化所當華去故自扶來送
寵謝之爲選父老大一錢故會稽號爲一錢太守孔子家語曰孔子初爲魯之販羊者沈猶氏常朝
飲其羊以詐市人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也譽表六條功最萬里
漢書音義曰舊刺史所察有六條察民疾苦冤失職者察墨綬長吏以上居官政狀察盜賊爲民之害及大姦

猾者察犯罔律四時禁者察民有孝悌廉潔行脩正茂才異等者常吏不等入錢穀放散者所察不得過此帶
書曰闊寬爲郡內史評暇當免民恐失之輸扭繼屬不舉評更以最揚雄爲益州刺史作節度曰刺史居家門
之中總萬里之境者也還居近侍兼饗戎秩蕭子顯齊書曰爲侍中領驍騎將軍
候府寄隆儲端任顯輟昭曰中領軍廷康置故漢北軍中候之官也漢書曰詹事秦官掌
皇太子家東西兩晉茲選特難羊琇願言而匪獲謝琰功
高而後至晉諸公贊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濟才術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
作領護軍太子詹事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中護軍將進何法盛晉中興書陳郡謝錄曰琰字瑗度安少子也
拜輔國將軍征虜左僕射領衛事號升降二宮令續斯佚蕭子顯齊書曰遷
中領軍大子詹事禁旅尊嚴王畿彌固蔡邕表述曰乃總齊禁林周易曰主
器者莫若長子禹穴神皋地埒分陝漢書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西京賦曰寔

文五十九　二十　毛用

惟地之奧區神皋與畫塗書
八公與周公受分陝之任也江左已來常遴斯任
東渚鉅海南望秦稽
南海記曰會稽之山安南越地志吳有
水至大越上茅山大會計更名茅山曰會稽臨淵藪
萃萑蒲攸在向書曰今南王受爲天下逋逃主
左氏傳曰子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藪
盜聚人於萑蒲之澤貨殖之民千金比屋漢書千乘之國必有千
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
郛鄽之內雲屋萬家下幹陳琳詩曰雲屋或爲荒刑政繁
舞舊難詳一南山羣盜未足去多漢書曰王遵爲高陵
令會南山羣盜爲害
數百人爲民害於是王鳳薦遵卻爲京兆尹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漢書議大夫
渤海亂繩方斯易理漢書曰上以難選爲渤海太守問
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卿欲何以
息其盜賊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以急也唯
緩之然後可理臣願一切以便宜從事上許焉公下

車敷化風動神行蕭子顯齊書曰柳世隆出爲會稽太守撫
吏民沫息謝承後漢書曰應奉字世叔仲爲書生時爲太守
王經曰風動雷興謝承後漢書曰威化二郡威令神行征艾克平太士
誠恕既孚鉤距靡用杜預左氏傳注曰孚信也漢書曰趙廣漢字子都京兆尹廣漢爲鉤
距以得事情鉤距者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
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
鉤曰鉤致也距閉也使對者無疑所以知情欲知其價不先問而狗自又問以羊然後問
及馬使對者無疑以知其實
不待緒汗之權而姦渠必翦漢書曰張敞爲京兆尹
制馬距也
人因賞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
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
置酒小偷悉來賀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吏坐里閭閱書
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盡行法罰
曰國戚曰戚渠大也孔無假里端之籍而惡子咸誅
安國戚曰戚渠大也孔
曰外無猛政內懷仁武漢書曰尹賞爲長安令
謀民不貸移惡子姓名著里端被以哀矜孚以信順

六五十九　二一　三周

衰矜已見上文南陽葦杖未足比其仁范曄後漢書曰劉寬字文饒弘農人也遷南陽
太守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害
韓詩外傳孔子曰水之精爲玉老人之精爲草也潁川時雨無以豐其澤
植對曰歸有司歎蘭雨有所以爲光武時戰三輔此假爲
數掌軟示有所蘭曰光武時
長川太守說如雲降雨光武拜潁川太守公攬轡升車牧州典郡
宇細侯光武字部使者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
書曰范滂爲清詔使者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
之志蔡邕時主評曰牧一州典郡王者也感達民祗非
待朞月論語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老安少懷途
歌里詠論語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莫不懽若親戚芬若椒蘭
并卿子曰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其所與至必其民
世而其民之親我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漢書刑
法志曰鄰國望我懽若親戚芬若椒蘭麾旆每反行悲道泣攀車臥轍之
戀爭塗忘遠東觀漢記曰秦彭字國平爲開陽城門
候後拜潁川大守老弱攀車啼號填道

又曰侯覇字君房王莽敗覇保守臨淮更始元年遣謁者侯盛齎璽書徵覇百姓號呼哭泣遮使者或當道而
皆曰願復留霸朞年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漢書曰何武爲兗州刺史徙京兆尹
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東觀漢記曰寇恂爲河內太守徵入爲金吾潁川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至
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方城漢池南顧莫重
左氏傳屈完曰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北指崤潼平塗不過七百情[illegible]也[illegible]
圖經曰潼水華陰縣界伏滑王粲論曰壽春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百西接嶢武關路曾
不盈千漢書音義應劭曰嶢山之關也李奇曰在上洛北文穎曰武關在析西[illegible]晉書庾翼表曰業
陽北去河洛不盈千里蠻陬夷徼重山萬里魏都賦曰蠻陬夷落張揖漢書注曰徼塞
也以木柵水爲夷狄界魏都賦曰由重山之東阮小則俘民略畜大則攻城剽
邑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漢書晁錯上兵事曰胡虜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攻城屠邑毆略畜產

史記曰盜賊起大羣至數千人攻城剽邑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晉宋迄今有
切民患烽鼓相望歲時不息推埋穿掘之黨阡陌成羣
史記曰攻剽推埋掘冢皆爲財用耳徐廣曰推殺人而埋之或謂發冢也傲法侮吏之人曾
莫禁衛霍藩咸受其弊歷政所不能裁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
加以戎羯窺窬伺我邊隙末風晉書曰前後徙河北諸郡縣居山間謂之羯胡劉琨
勒建表曰狡寇窺窬伺國瑕隙北風未起馬首便以南向魏志臧洪答陳琳書曰秋風揚
塵伯珪馬首南向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李陵與蘇武書曰涼秋九月塞外草
衰抱朴子鮑生曰人君恐姦釁之不虞故嚴城以備之戰國策子楚謂秦王曰臣恐邊境早閉晚開也來
明入載疆埸大駭吳均齊春秋曰赤明入年匈奴寇朐山左氏傳沈尹戌曰吳新有疆埸之
役國語曰晉師大駭揚雄集上書曰侯騎至甘泉京師大駭天子乃心北眷聽朝不

怡司馬遷書曰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揚旆漢南非公莫可蕭子顯齊書曰緬遷
雍州刺史籍田賦曰九旗揚旆呂氏春秋曰漢南之國聞湯之德歸之於是驅馬原隰卷
甲遄征毛詩曰驅馬悠悠又曰于彼原隰孫子兵法曰卷甲趨利日夜不處晉摛詩曰指日遄征
咸令首塗仁風載路李尤武功歌曰恩洽咸令行首塗緬首路也謝承後漢書序曰徐
淑戎車首路續晉陽秋曰謝安賞袁宏爲機對辯速宏爲東郡安取一扇授之聊以贈行宏應聲曰輒當奉揚
仁風慰彼黎庶毛詩曰厥聲載路軌躅清晏車徒不擾漢書音義曰躅跡也牛酒
日至壺漿塞陌漢書廣武君謂韓信曰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孟子
曰葛伯不祀湯征之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小人失義犬羊其來
久矣漢書名臣奏曰太尉掾應劭奏議以爲鮮卑隔在漢北犬羊爲羣徼賦嚴切唯利
是求左氏傳晉呂相絕秦曰秦雖與晉出入秦惟利是視又曰惟好是求首鼠疆界[illegible]

彌廣漢書田蚡謂韓安國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爲首鼠兩端音義曰首鼠一前一卻也說文曰蠹木蟲
也以殘賊前公翁以廉風孚以誠德盡任棠置水之情弘郭
伋待期之信東觀漢記曰龐參字仲達拜漢陽太守郡民任棠者有奇節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
但以薤一大本水一杯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
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豪助弱以惠政得民司馬
彪續漢書曰郭伋拜并州牧行部西河美稷數百小兒各騎竹馬逢迎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
到喜故來迎伋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門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先
期一日伋念負諸兒即止野亭須期乃往伋重信待人以皆此類也金如粟而弗覩馬如
羊而靡入范曄後漢書曰張奐字然明燉煌人也遷安定屬國都尉羌戎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
十四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

以入家悉以金馬還之雛雉必馴豚魚不奕東觀漢記曰魯恭爲中牟令時郡國螟傷
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
其傍傍有兒童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
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具以狀言周易曰信及豚魚由是傾巢舉落襁
如歸廣雅曰幕帟也左氏傳曰衛遷于夷儀邢遷如歸也椎髻鬓首日拜門
關漢書曰烈于譯醫冥路匈奴南單于曰二汶隆首襜服蒲塗夷歌成韻尚書曰島夷卉
服蜀都賦曰奏鞮之曲後漢書曰益州刺史朱輔上疏曰白狼王唐菆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也禮
義既敷威刑具舉公羊傳曰叙者何書也毛萇詩傳曰具俱也強民擯俗反
志遠情韓詩曰猗彼雅夷哭呂刁衛覺滿之致劉駒駼鼻李于堅情曰夷民發護比屋爲就傅古生切
風塵不起囹圄寂寞東觀漢記曰蔡彤爲遼東太守野無風塵囹圄寂寞

富商野次宿秉停菑國語叔向曰絳之富商韋藩以告犴朝荒韓攸農書曰王良字仲子
東漢人除盘令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毛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又曰于彼菑畝毛萇曰田一歲曰菑
蟓蝗弗起豺虎遠迹范曄後漢書曰宋均字叔庠南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
民患常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可一去檻穽詐勦課其後傳言虎相與東度江秩山陽楚沛多
蝗其飛至九江東界者輒東西散去北狄懼威關塞謐靜偵諜不敢東窺胡
馬不敢南牧偵何也鄭玄周禮注曰諜賊反間爲國賊者荒淫後漢書曰鮮卑寇遼東郡太守祭肜之
大奔不敢復闚塞過秦論口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方欲振策燕趙席卷秦代
過秦論曰振長策而御宇內又曰有席卷天下之意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
陽楚辭曰龍駕兮帝服聊翱翔兮周章傅玄乘輿馬賦曰紫蓋浮以連翩而遘疾彌留歎
爲大漸尚書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耕夫釋耒桑婦下機曹植荀侯誄曰

俄女投杼蠶人輟耕也參請門衛並走羣望左氏傳曰乃大上下有事于羣望維永
明九年夏五月三十日辛酉薨春秋三十有七城府殿
然廣寒如霣颯然吹木葉落貌男女老幼大臨街衢蕭昂衛碑曰男女
老幼里號巷哭接響傳聲不踰時而達于四境臧令諸晉書曰羊祜薨於是街
衢巷傳哭音邑里相達夷羣戎落幽遠必至望城拊膺震動郭
邑並求入奉靈櫬藩司抑而不許雖鄧訓致劈面之哀
羊公深罷市之慕范曄後漢書曰鄧訓字平叔遷護烏桓校尉吏民羌胡愛惜旦夕
臨者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號吼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君
君已死我曹亦死耳晉諸公贊曰羊祜薨贈太傅南州人以市日聞喪哭號罷市對而爲遠
有慚德尚書曰惟有慚德神駕東還號送踰境蕭子顯齊書曰綠哀還百姓泣

丐水泣沛奉觴奠以望靈仰蒼天而自訴蕭子顯齊書曰百姓啟矜於覲
山郭至周禮注曰所薦饈曰奠辭許曰爲人顯仰天吉訴
曰震動也漢中山靖王曰眾㗅成雷衛與荀仲莊微曰舉蠅獸蚊聚蚊成雷震響成雷盈塗咽水
惟誓說文曰誓合誓言也楚襄之情惟幾而彌固左氏傳曰楚子處遷自吳卒將公臨危當載
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尚書曰疾大漸惟幾孔安國
言曰衛子良以爲郎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
日殆幾衛魚之心身亡而意結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
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
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退不肖死不當
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
召伯玉而貴之彌子瑕而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
二宮軫慟遐邇同哀追贈侍中領
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昭侯時皇上納麓在辰登庸
伊始皇上明帝也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孔安國曰麓錄也堯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尚書曰

吉時宜攝允副朝端兼掌屯衛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初爲右僕射加領衛尉晉中興書謝
安石上疏曰尸素朝端久叨五戟漢書曰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聞凶哀震感絕移時因遣沉
痾綿留晷序世祖日夜憂懷備盡寬譬世祖武帝諱賾晉書賀
循成曰日夜憂懷慷慨憤發憤寬譬見下文勉膳禁哭中使相望東觀漢記曰□□至孝母
終上遣中黃門朝暮餐食吳志曰朱然寢疾孫權夜爲不寐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上雖外
順皇旨內勞私痛獨居不御酒肉坐臥泣涕霑衣毛萇詩傳
曰勞憂也東觀漢記曰齊武王以譖遇害上與衆會飲食笑語如平常馮異侍從親近見上獨居不御酒肉
坐臥枕席有涕泣處異叩頭寬解上意若此移年癯瘠改貌爾雅曰臞瘠也臞
巨俱切天倫之愛振古莫儔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先後天之倫次也毛
詩曰匪今斯今振古如茲毛萇曰振自也及俯膺天眷入纂絕業蕭子顯齊書明紀曰

太后廢海陵王以上入纂太祖爲嗣爾雅曰纂繼也漢書司馬遷曰惟漢繼三代絕業分命懿親台
袞並建尚書曰分命羲叔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春秋漢含孳曰三公在天爲三能
故見此文對繁弱以流涕望曲阜而含悲左氏傳子魚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
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尚書曰魯侯伯禽宅曲阜改贈司徒
因謚爲郡王禮也惟公少而英明長而弘潤風標秀舉
清暉映世學徧書部特善玄言鞶華帨之麗篆籀之則
法言曰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李軌曰鞶帶帨巾也諭今之文字多非獨華藻也巾帶
皆文之如繡也漢書史籀者以周宣王太史作大篆籀音胄窮六義於懷抱究八體於
毫端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漢書八體六技韋昭曰一曰大篆
一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玄思之微秋儲無

以競巧孟子曰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儲謂儲蓄精思也馬融廣成頌曰儲積山藪[illegible]河澤取
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周易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illegible]賦曰蓄流睇而橫[illegible]不石闢至公以奉上鳴謙以接下周易曰鳴謙貞
[illegible]思撫也尚書曰[illegible]下思恭曰撫僚庶盡盛德之容交士林忘公
侯之貴辨士論曰接士盡盛德之容吳志晉書曰不失下士曹從事交遊士林虛懷博約
閒洞開[illegible]爲蕭[illegible]答晉王命曰賀同博納下罔幽闢已見上文西征賦曰胥中錫其
宴語談笑情瀾不竭毛詩曰[illegible]芳是以有[illegible]世說曰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
懸河寫水注而不竭譽滿天下德冠生民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干寶晉紀武帝詔曰
蓋使冠生民父實不武之帶蓋百代之儀表千年之領袖[illegible]曰荀氏家傳曰荀彧德
行周備名重天下莫不以爲儀表王隱晉書曰[illegible]相國參軍晉王情加器敬每朝會坐而目送之曰

舒室實曰人之室神也曾不憖留梁摧奄及左氏傳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
遺一老禮記曰孔子早起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大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豈唯僑終蹇謝
興謠輟相而已哉人誦子產也左氏傳曰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
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之涕泣貴賤曰秦士哀執舂者不相杵史記趙良五羖大夫死舂者不相杵史記以爲五羖而云褒叔
詳沈之自凡我僚舊均哀共戚怨天德之無厚痛棠陰
不留周易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歎析子曰天於人無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令夭折之人更生於
善之民以壽此於民無厚也淮南子曰日朝發扶桑入于蒙谷高誘曰扶桑日所出蒙谷山日所入也
所以覓播遺塵靡之穿壞魏都賦曰列聖之遺塵曹植[illegible]曰葬之天壤之懸
切乃刊石圖徽寄情銘頌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毛詩商頌文也是開金運祚始玉筐金謂[illegible]
子曰五德從所不勝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九成之臺飲食以鼓帝令燕往視
之鳥若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靈遺卵而北飛遂不反高誘曰帝天也天命燕降卵
于有娀氏女吞之生契三仁去國五曜入房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
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亦白其馬
侯服周王毛詩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本
枝派別因菜命氏微子之後食邑於宋因氏焉毛詩曰文王孫子本枝百世吳都賦曰百川
派別漢書曰揚雄之先初食采於晉之陽因氏焉左氏傳衆仲曰胙之土而命之氏涉徐而東義
均梁從[illegible]也王隱晉書曰徐州部東海郯蘭陵[illegible]班固高紀贊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
魏秦滅魏遷大梁都于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illegible]高祖[illegible]而東遷爲豐公自茲以降
懷青拖紫解嘲曰紆青拖紫朱丹其轂崇基巖巖長瀾濔濔毛詩曰節彼南
山維石巖巖又曰新臺有泚河水濔濔惟聖造物龍飛天步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爲人司馬彪
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毛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載鼎載革有除有布
鼎革二卦名也周易曰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漢書音義文穎曰孛星多爲除舊
布新改易君上也高皇稀矣仰膺乾顧[illegible]君陳寔[illegible]陳君毛詩曰乃眷西顧
此維與宅景皇烝哉寔啟洪祚毛詩曰文王烝哉潘岳[illegible]夫人誄[illegible]文曰光啓洪祚衰流
萬國嵩嶽峻峙命世興賢毛詩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鄭玄曰[illegible]
於子孫命世已見上文膺期誕德紹後光前[illegible]五百歲之期也皆植上文帝誄[illegible]
青雲而誤綏吾越居注安帝詔曰元功盛德超前絕後幾以成務覺在民先周易曰夫易
幾者動之微又曰夫易開物成務孟子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位非

大寶爵乃上天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孟子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
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爰始濯纓清猷浚發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
濯吾纓毛詩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升降文陛遷延魏闕漢書梅福上書曰願一登文石
之陛[illegible]景福殿賦曰乃陟乎文陛[illegible]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
上心居乎魏闕之下[illegible]曰魏闕象魏之闕也惠露沾吳仁風扇越[illegible]
[illegible]上於[illegible]涉夏踰漢政成朞月楚辭曰[illegible]與夏之不可涉夏水名也尚書曰不逾
子產芳尸已見上文用簡必從日新爲盛周易曰簡則易從又曰日新之謂盛德
在上哀矜臨下莊敬哀矜已見上文論語季康子問使民敬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
則敬草木不夭昆蟲得性毛詩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又曰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
昆蟲我有芳蘭民香攸詠芳蘭即上芳君蘭也羣[illegible]
翔[illegible]泳岳維曰[illegible]動也傾山盡落其從如雲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illegible]
戴成羣莊子[illegible]石戶之農夫負妻戴子入海也迴首
請吏曾何足云封禪書曰昆蟲闓澤迴首面內漢書曰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請吏比南
夷昔聞天道仁罔不遂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論語子曰仁者壽孔子曰聖也若
[illegible]皆也彼蒼如何與山止貴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上貴已見上文四牡方馳
六龍頓轡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illegible]死也楚閑曰貴爲[illegible]以東[illegible]方雄六龍於扶桑王逸
辭曰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行年得延年壽也[illegible]舍也日斯民是仰邦國殄瘁毛詩
曰人之士邦國殄瘁士齊殞晏平行哭致禮晏子曰齊景公游於菑聞晏子死公驅而
馳自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如車之速則又乘之比至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而哭曰百姓誰復告我罪邪
趙徂昌國列邦揮涕史記曰樂毅爲燕伐齊破之封樂毅於昌國昭王卒燕惠王疑毅毅

降趙璿曰重諸君而章哭趙番在太宰晉公碑曰趙授
望之烈國傳家語敬姜曰無揮涕涕以手揮之也

況我君斯皇之介弟 左氏傳伯州犁曰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 哀

感徒庶慟興雲陛 左思七略曰閶甲弟之應表建雲陛之崇峨 階毀留攢川

汎歸軸 禮記曰君殯用輴攢至于上畢塗屋 鄭玄曰攢猶叢也 狗君輴以龍輴轄著不題湊象槨 儀禮曰遷于祖

用鄭玄曰軸輁軸也 競者野奠爭攀去轂遵渚號追臨波望哭 毛詩

曰鴻飛遵渚 後漢書曰介王河車駕臨之望哭哀慟 無絕終古惟蘭與菊

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塗由帝渚朱軒靡駕 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 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

東首瑩園即宮長夜 禮記曰首南向也 漢書音義如淳曰瑩

冢田也 禮記曰孔悝鼎銘曰即宮于宗周 李陵詩曰願父遺長夜慕母去中堂 遊川無待黃金

難化 遊川已見上文 史記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為黃金 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 鍾石徒刊

芳猷永謝 呂氏春秋樂師滑曰王曰若王德可以刻之金石 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

墓誌 吳均齊春秋曰王儉曰石誌不出禮典 起宋元嘉顏延之為王球石誌

劉先生夫人墓誌 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為劉瓛娶王氏女 齊書曰天監元

年下詔為瓛立碑號曰貞簡先生 王僧孺劉氏譜曰瓛娶王法施女也

任彥升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 列女傳曰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 或言之楚王 楚王遂駕車至老萊之門 楚王曰守國之孤願先生之 老萊曰諾 妻曰妾聞之居亂世為人所制 能免於患乎 妾不能為人所制 投其畚萊而去 老萊乃隨之 又曰梁鴻妻者同郡孟氏之女也 德行甚修 鴻納之 共遁霸陵山中 後復相將至會稽 賃舂為事 雖雜傭伴 身所在 敬而慕之 每歸 妻為具食 不敢於鴻前仰視 舉案齊眉 王視以禮 復有

令德一與之齊 曹植王仲宣誄曰君有令德 扶危拔廢 禮記曰信婦德也 一與之齊 終身不改

實佐君子簪蒿杖藜 毛詩序曰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 東觀漢記曰梁竦與杜林書曰君非隱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 莊子曰子貢見原憲 原憲杖藜應門 欣欣負戴在

冀之睦 音韻 漢書曰朱買臣常刈薪樵 其妻亦負載相隨 左氏傳曰初臼季過冀 見冀缺耨 其妻饁之 敬相待如賓

居室有行亟聞義讓 言初居室及於有行 俱聞義 韋昭曰亟數也 列女傳鮑蘇妻 口如不敏 吾以居室之行 毛詩曰女子有行 左氏傳趙衰曰臣亟聞其言矣 稟訓丹陽弘風

丞相 梁書曰丹陽尹 丞相導之後也 六葉 籍甚二門風

流遠尚 晉書曰陳王 名聲籍甚 晉書曰 言風成 肇允才淑閫德斯諒 毛詩曰肇允彼桃蟲 又曰 禮記曰內言不出於閫

無沒鄭鄉寂寞楊家 後漢書曰鄭玄字康成 北海人也 國相孔融深敬之 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 曰鄭公鄉 昔齊置士鄉 越有君子軍 皆異賢之意也

令鄭公鄉 宜曰鄭公鄉 七略曰揚雄 家產不過十金 乏無儋石之儲 參差孔樹毫末

成拱 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 冢塋中樹以百數 皆異種 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 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 其樹柞枌雒離女貞五味毚檀之樹 左傳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公羊傳曰秦伯謂蹇叔曰爾墓之木拱矣 暫啓荒埏長扃幽隴

夫貴妻尊匪爵而重 喪服傳曰夫尊於朝 妻貴於室 漢書曰王氏 字合之 婁敬曰 江淹曰惟爾之存匪爵而貴

文選卷第五十九

[stamp]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

行狀

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弔

賈誼弔屈原文一首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一首

祭

謝惠連祭古冢文一首

顏延之祭屈原文一首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一首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祖太祖高皇帝　父世祖武皇帝　任彥昇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行狀

道亞生知照隣幾庶論語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傳季友張氏廣韻曰道亞中照隣殆庶孝始人倫忠為令德毛詩曰成孝敬厚人倫左氏傳君子曰忠為令德公實體之非毀譽所至論語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呂氏春秋注曰體行也莊子曰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天才博贍學綜該

明穆子曰孫子抗上品以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群任昉君盡錄曰學綜羣籍智周萬物至若曲臺之禮九師之易七略曰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倉爲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又曰易傳淮南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也音義曰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法也漢樂分龍趙詩析齊韓漢書曰雅琴趙氏七篇名定渤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表又曰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也又曰韓嬰燕人也一作韓詩外傳作韓詩後爲詩者一兼之十中陳農所未究河間所未輯漢書曰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又曰河間獻王德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以招之由是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有一於此罔不兼綜者與方謝承後漢書曰漢與多等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於楊史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尚席取卦具自卦以周易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明日大雨

上即以詔書問輔曰道豈有是耶輔上書曰案易卦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將集蹇艮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出雲爲雨蟻穴居而知雨將雲雨蟻封穴故以蟻爲興文詔報曰善哉王次序之又曰上以所自作光武皇帝本紀示東平憲王蒼蒼因上世祖受命中興頌上甚善之以問校書郎此與誰等校書郎皆言類相如楊雄前代史岑之比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方斯蔑如也漢書曰淮南王安上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世說曰文帝令陳思王七步中成詩詩曰煑豆持作羹漉豉以爲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初沈攸之跋扈上流稱亂陝服沈約宋書曰沈攸之字仲達爲荊州刺史順帝即位攸之舉兵反毛詩傳曰無然畔援鄭玄曰跋扈也西京賦曰睢盱跋扈曰非小子敢行稱亂又曰武陵王贊領荊州都督上流以分陝之重宋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並鎮盆口沈約宋書曰晉熙王燮字仲綏明帝第六子也年五歲以爲鎮西將軍郢州刺史又曰邵陵殤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五歲之舉兵鎮尋陽之盆城

出為南中郎將江州刺史邵陵王世祖毗贊兩藩而任揔西伐沈約宋書曰齊
王太子奉晉熙王受鎮尋陽之盜賊公時從在軍鎮西府版寧朔將軍
王南中郎版補行參軍署法曹沈約宋書曰府佐則為參軍事齊版則為行參
軍于時景燭雲火風馳羽檄言雲火之多如景之照檄之疾若飛之馳太公六
韜曰鼙火萬炬以防夜曰子藩陳論曰敗騎雨集漢書高祖曰以羽檄徵天下兵謀出股肱任
切書記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孔璋書記翩翩遷左軍邵陵王主簿記室參
軍既允梵林之采實兼儀形之寄刀筆不足宣功風體
所以弘益文士傳曰太祖雅聞阮瑀名辟之不應連見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
召入太祖時在長安大延賓客怒不與語使就伎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絃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門
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西東人怨士為知己死女為悅己玩思義苟潛爛他人焉能亂為曲既捷音聲

殊妙當時冠絕太祖大悅書為記室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永字安期司空東海王越以為記室參軍雅相敬
重勅子曰口大學之廣益者寡聽之所安者深閉習禮廣子如式聽識求凡味貴之人歟獸不喜百王參軍人
論之表也其師之史記張釋之曰奉任刀筆之吏除邵陵王友又為安南邵陵
王長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東夏會稽也尚書王曰吳會兩于上公尹敘東夏浮書西肯曰參
形勝之國也韓康伯王述碑曰述歷會稽太守北蓋隱滂之重複決決大邦選衆而舉救悅
斯在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左氏傳曰言悳於彼甕荒亓師趙衰曰卻縠可
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君其試之除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
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太祖受命
廣樹藩屏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室故公以高昭武穆惟
戚惟賢漢書韋玄成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也漢書文帝詔曰右賢左戚封聞喜縣

開國公食邑千戸又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漢書曰兒寬為
左內史鄭射大司農奏課最連以語曰最應得第一也越人之巫覩正風而化俗范曄
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
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吏輒行罰於後遂斷絕百姓以
安篁竹之茵感義譁而失險漢書淮南王上書曰臣聞越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
范曄後漢光武紀贊曰金湯失險邪叟志其西吳龍丘狹其東皐范曄後漢書曰劉
寵拜會稽太守當為將作大匠山陰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出送寵曰聞當見棄故自扶奉送君安仁陽縉
耒云日冥西里子朝佐范曄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人拜會稽都尉年十九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志不
降辟四精三公連辟不到掾史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灑掃其門猶懼辱
焉召之不可使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

三遂署議曹祭酒沈謹奏紀曰治朝東皐之陽翰秀穟之紀會武穆皇后崩公星言
奔波泣血千里嵩子駱承書曰武穆裴皇后諱惠昭河東人父璣之后生子艮禮記曰惟父
毋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毛詩曰星言夙駕仲長子昌言曰救匱赴急跋步奔走者憂樂之盡也禮記曰
高子皋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水漿不入於口者至自禹穴
禮記曾子謂子思伋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日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逮衣
裳外除心哀內疚禮記曰親喪外除鄭玄曰日月已竟而哀未忘也杜預左傳注曰心病為內疚
爾雅曰疚病也禮屈於厭降事迫於權奪禮記曰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於其妻之
父母鄭玄曰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如君之子不降也晉起居注宋公表曰情由權奪也而茹戚
肌膚沈痛瘠距廣雅曰茹食也禮記曰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
以為至痛極故知鍾鼓非樂云之本縗麻非隆殺之要論語子曰

云樂云鍾鼓云乎哉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左氏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寢苫枕草杖禮子曰喪一年何也曰加隆焉故二年以為隆緦小功以為殺鄭玄禮記注曰有隆有殺進退如禮莊子曰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

改授征虜將軍丹陽尹良家入徙戚里內屬三輔黃圖曰宣帝為杜陵徙良家五千戶居於陵漢書曰萬石君傳曰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政非一軌俗備五方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公內樹寬明外施簡惠范曄後漢書為術誠難永曰幸莲寬明之日特臨危言之時臧榮緒晉書吳隱之為晉陵太守布政寬惠神皋載穆轂下以清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皋漢書谷永上書曰薛宣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胡廣漢官解故注曰轂下喻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范曄後漢書曰楊璞為零陵大守郡境以清武皇帝嗣位進封竟陵郡王食邑加千戶復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

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遷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兗徐北兗青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兗徐接壤素漸河潤漢書武帝詔曰淮南衡山兩國接壤東觀漢記曰拜郭伋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未及下車仁聲先洽漢書曰班伯為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玉關靖柝北門寢扃漢書曰龍勒有玉門關周禮曰凡軍事聚欜鄭玄曰擊欜兩木相敲行夜時也漢與許何史記曰齊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說文曰扃外閉之關也朝宵以董司岳牧敷興邦教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董司方岳孔安國尚書傳曰董督也諸岳牧謂四岳十二牧周禮記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尚書曰司徒掌邦教方任雖重比此為輕山濤啓事曰方任雖重比此為輕徵護軍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又授車騎將

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中又如故上穆三能下敷五典漢書曰三能色齊君臣和蘇林曰能音台尚書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五典克從孔安國曰五典五常之教闢玄闈以闡化寢鳴鐘以體國道也太玄經曰玄生神口玄門昆玄難知務敖動詩曰一往徽神應若跡步玄闈范曄後漢書曰桓榮為五更昔日侍問應擴鳴經翼亮孝治緝熙中教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司徒故曰致中奪金恥訟蹊田自嘿呂氏春秋曰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衣冠之齊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捕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左氏傳申叔時謂楚子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不雕其朴用晦其明呂氏春秋曰聖不肖各反其質行其情不雕其素高誘曰素樸也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眾用晦而明鄭玄曰藏明於內乃得明王聲化之有倫緊公是賴尚元茂九

楊文曰啟周室之不寶聚二國是賴庠序肇興儀形國胄師氏之選允師人範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鄭玄曰皆學名也毛詩曰儀刑文王東山松後漢書曰夫學者皆可以範尚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周禮曰師氏中大夫以三德教國子法言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以本官領國子祭酒固辭不拜入座初啓以公補尚書令陳壽魏志詳曰入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晉百官名曰尚書令尚書僕射六尚書古為入座式是敷奏百揆時序尚書曰敷奏以言又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故王隱晉書詔曰令之尚書令皆古之百揆之任也夫國家之道至為公私君親之義遽為隱犯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有諫諍之義公二極一致愛敬同歸國語欒共子曰臣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母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智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

同亮誠盡規謀猷弘遠矣國語召穆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晉中興書冊陶侃曰公經德秉哲謀猷弘遠又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悉如故舊惟淮海今則神牧尚書曰淮海惟揚州地理書曰崑崙東南地萬五千里名曰神州編戶羣阜萌俗繁滋漢書呂后曰諸將故與帝編戶不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周易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日見楚辭曰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也頃之解尚書令改授中書監餘悉如故獻納樞機絲綸允緝兩都賦序曰日月獻納周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武皇晏駕寄深負圖應劭風俗通曰宮車晏駕謹按史記曰王稽謂范雎曰夫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奈何者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不可知也君雖恨於臣是無可奈何謂秦昭王以天下終也昔周康王一旦晏起傳人以

爲不利天子富晨早作身當萬機如今崩則爲晏駕矣家語孔子觀大明堂覩四門之牖有周公抱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公仰惟國典俛遵遺託俯擗天倫踊絕于地居廬之節復如居武穆之憂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先弟後天之倫次也禮記曰婦人心前踊鄭玄曰爲踊足不絕地也聖主嗣興地居旦奭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昭業文惠太子長子世祖崩太孫即位有詔策授太傅領司徒餘悉如故坐而論道動以觀德周禮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禮記曰□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地尊禮絕親賢莫貳晉中興書恭帝詔曰大司馬地隆任重親賢莫貳班固諸侯王表序曰親親賢賢褒功表德又詔加公入朝不趨讚拜不名漢書曰上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又曰上欲自行擊陳豨周勃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無人可劍履上殿蕭傅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公也

使者乎上以爲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所與傅寬同傳寬無不疑之言疑任公親也魏志曰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明帝即位進大司馬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晉諸公讚曰汝南王亮秦王柬吳王晏衆王所皆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復以申威重道增崇徽統進督南徐州諸軍事餘悉如故並表疏累上身殁讓存王隱晉書曰武帝贈羊祜詔曰身殁讓存遺[illegible]金[illegible]天不慭遺梁山頹峻左氏傳曰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禮記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太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某年某月日薨春秋三十有五詔給溫明秘器斂以衮章備九命之禮遣大鴻臚監護喪事朝夕奠祭太官供給禮也廣雅曰大軒車臺光賜來圖漢明秘器後曰東園處此器象如桶開一面畫爲覆其中置尸上皆弁蓋之周禮曰三公自衮冕而下又曰上公九命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東觀漢記曰東海王彊薨上發哀所止

宮名徽下床伏地舉聲盡哀至長樂宮白太后因出幸津門亭發喪豈徒舂人不相傾壥罷肆而已哉史記曰趙良謂商鞅曰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莫不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劉向聖賢本紀曰子產治鄭二十年卒民人哭于巷商賈哭于市農夫號于野乃下詔曰褒崇庸德前王之令典追遠尊成沿情之所隆禮記曰禮緣之情同故則王猶公也鄭玄注曰公猶因之也故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南徐州體序嚴正神監淵邈道冠民宗具瞻惟允毛詩曰民具爾瞻肇自弱齡孝友光備毛詩曰張仲孝友愛及貴契協升景業燮和台曜台曜及子正已見上文五教克宣敷奏朝端百揆惟穆尚書曰敷奏以言中興書郭翻方上疏曰尸素朝端忽忝五載尚書曰百揆時敘寄重先顧任均負圖

則顧命也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作顧命須圖已見上文諒以齊徽二南同
規往哲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召公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方憑保祐永翼雍熙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天不
憖遺奄見薨落憖遺已見上文方言曰奄遽也尚書曰帝乃殂落哀慕抽割
震動于厥心今先遠戒期龜謀襲吉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尚書曰謀及卜
筮孔安國曰龜曰卜又曰卜三龜一習吉襲與習通乃茂崇嘉制式弘風猷可追
崇假黃鉞尚書曰王左杖黃鉞孔安國曰鉞以黃金飾斧侍中都督中外諸軍
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綟[illegible]綬具九錫服命之禮
晉官品曰相國丞相綠綟綬九錫已見潘岳九錫文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
旒鑾輅甘泉鹵簿曰將軍九旒禮記曰乘鑾輅駕蒼龍黃屋左纛導轀輬車漢書

曰紀信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黃屋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纛毛羽幢在乘輿衡左方上注之漢書曰載霍
光尸以轀輬車文穎曰如今喪轜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
劍百人漢書杜延壽給羽葆鼓車歌車張晏曰羽葆聚翟也服虔曰如今鼓吹歌車也晉公卿禮秩曰諸
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給虎賁二十人持班劍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
王隱晉書曰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封安平王薨詔曰盛詔喪事一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公道識
虛遠表裏融通淵然萬頃直上千仞范曄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汪汪
如萬頃之陂魯連子曰東山有松千仞無枝非為王直無枉自然僕妾不覩其喜慍近侍
莫見其傾弛晉中興書曰簡珍終身不見其慍喜王隱晉書曰王邵為丹陽尹善禮儀撐人近習
未嘗見其慍替他人之善若己有之尚書穆公曰人之有伎若己有之民之不
臧公實貽恥尸子曰見人有過則如己有過虞氏之盛德也謗接恂恂降以顏

色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王肅曰恂恂溫恭之貌方於事上好下規
己魏志劉廙曰王為方於事上而好下接己此一及也而廉於殖財施人不倦左傳
叔向曰齊桓施舍不倦求善不厭帝子儲季令行禁止文子曰大抱撊勸誡者令行禁
止國網天憲實諸掌握范曄後漢書劉陶曰今權官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淮南子曰執
御於掌握之間言牧也未嘗鞠人於輕刑錮人於重議東觀漢記曰袁安為
尹十餘年政令公平未嘗以贓罪鞠人常數曰凡士之學高欲望宰相下及牧守錮人於聖代尹不忍為也
人有不及內恕諸己非意相干每為理屈晉中興書曰衛玠常以人
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任天下之重體生民之俊孟子曰伊尹其
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如此東觀漢記耶卿曰天生俊士以為民也華裒與縕緒張呂同歸
山藻與蓬茨俱逸潘岳宗曉侯鄭公碑曰公雖遠華袞猶朱其紱韓詩子路曰曾子褐衣縕

緒未嘗完笥篋一臧文仲山節藻梲包咸曰節者栭緣為山梲者梁上楹畫以藻文聖王得賢臣頌曰長於
蓬茨之下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也少好學博
涉書記每州郡命輒稱疾不就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常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
木周布足以息四體之役邛山洛水協應叟之志應璩與程文信書曰故求遠田在關
之西南臨洛水北據邙山託崇山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丘園東國錙銖軒冕以東國若
丘園輕軒冕猶錙銖者鄭玄曰言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乃依林構宇傍巖拓
架清猨與壺人爭旦緩幕與素瀨交輝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曰明
月照緩幕其辭曰戲疾報之素水置之虛室人野何辨莊子曰虛室生白孟子曰舜之
居深山之中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劉熙曰當比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哉辨仲文入剡詩曰野人
韓云服超悟必有比高人何點躡屩於鍾阿樹士劉虯獻書於衛

岳贈以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蕭子顯齊書曰何點字子晢廬江人也隱居東籬門下忠貞墓側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從後門遁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命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點常躡草屩時乘柴車蕭子顯齊書又曰劉虯字靈預南陽人也豫章王爲荊州牧辟爲別駕虯書請謝預辟不應命子良致書通意虯答書後乃江陵沙洲人遠乃洗居之魏士曰大丸賜毛珍事尋風素憑又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服子賓晉紀何曾謂太祖曰阮籍如此何以訓世太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屈以好事之風中其趣王之意戰國策曰先生王斗造門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宣王曰先生徐入客人請後宜王因趨而迎之於門乃知大春屈己於五王君大降節於憲后致之有由也范曄後漢書井丹字大春扶風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

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則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爲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東觀漢記曰荀恁字君大馮門人也永平中驃騎將軍東平憲王蒼辟恁署祭酒數禮焉後朝會上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下臣故不來驃騎將軍執法檢下臣故不敢不來其卉木之奇泉石之美公所製山居四時序言之已詳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蕭子顯齊書曰文惠太子懋字雲喬世祖長子昭業即皇帝位追尊爲文皇帝山濤啓事曰得傳不可不高天下之選羊祜秉德義克己實陛東宮少事養德而已論衡曰治國之道一曰養德養德者養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賢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爰造九言實該百行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言賢言親言生言靜言昭言真言節言義孔叢子從事書曰學者所以飾百行也導衿褵於未萌申烱戒於茲日衿褵於衿結褵也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毛詩曰親結其

縭九十其儀毛萇曰縭婦人之禕也通帨門鬘以與象文中之以烱戒非直旦暮千載故乃萬世一時也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命公注解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注解衛將軍王儉綴而序之竟陵王集云衛將軍王儉九言序贊山宇初構超然獨往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注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顧而言曰死者可歸誰與入室國語曰趙文子與叔向觀乎九原曰死者若可作吾誰與歸尚想前良俾若神對思玄賦曰尚前良之遺風王逸楚辭注曰神與忽然若己之侍對也乃命畫工圖之軒牖既而緬屬賢英傍思才淑曹植畫讚口緬思魏匹婦之操亦有取焉有客游梁朝者從容而進曰未見好德愚竊爲論語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即命刊削投杖不暇禮記曰子夏喪其子而喪

其明曾子弔之子夏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爾觀使人未有聞焉爾罪子喪爾明汝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之公以爲出言自口駟馬不追鄧析書曰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一言而急駟馬不能及聽受一謬差以千里易緯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所造箴銘積成卷軸門階戶席寓物垂訓李充集序曰充好爲銘讚門階戶席莫不有銘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箴銘以復軔先是震于外寢左氏傳曰震夷伯之廟罪之也匠者以爲不祥將加治葺周原口逢時不祥杜預左氏傳注曰葺覆也公曰此天譴也無所改修以記吾過且令戒懼不息左氏左氏傳曰晉侯求介之推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從諫如順流虛己若不足王命論曰從諫如順流莊子曰人能虛己以遊於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至於言窮藥石若味滋旨左氏傳曰孟孫辛臧孫入哭甚哀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信必由中貌無外悅左氏傳曰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貴而好
禮怡寄典墳論語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左氏傳楚子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
雖牽以物役孜孜無怠孫卿子曰是謂以己爲物役矣尚書曰予思日孜孜又曰無怠無荒
乃撰四部要略淨住子淨住序云遺教經云波羅提木叉是汝大師若住於世無異我也又云波羅提木叉住則我法住波羅提木叉滅則我法滅是故衆僧於望晦再說此戒謂之布薩外國云布薩此云淨住亦名長養亦名增進所謂淨住身口意身絜意如戒而住故曰淨住子者紹繼爲義以沙門淨身口七支不起諸惡長養增進善根如是精習成佛無差則能紹續一由佛種是佛之子故云淨住子
並勤成一家懸諸日月漢書曰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闕藝成一家言揚雄方言曰雄以此篇目頻示其成者張伯松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弘洙泗之風闡迦
維之化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大漸彌留話言盈耳尚書曰疾大漸惟幾病□臻既彌留論文曰話會合善言也論語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黜殯之請至誠懇惻黜殯已見演連珠注豈古人所謂立言於世沒而不朽者歟左氏傳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對曰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易名之典請遵前烈謹狀禮記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

弔屈原文一首 并序

賈誼

誼爲長沙王太傅既以謫去意不自得韋昭曰謫譴也字林曰丈厄切
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
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
投汨羅而死誼追傷之因自喻其辭曰應劭風俗通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譏之因是文帝遷爲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闒茸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譏也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張晏曰恭敬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往事舉措任子胥歌曰俟罪斯國志願得兮側聞屈原兮自沉汨覓羅韋昭曰汨水名羅今爲縣屬長沙汨水在焉列子曰吾嘗聞之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言至湘水託流而弔遭
世罔極兮乃殞厥身張晏曰讒言罔極言無中正尚書文王曰作世罔極殃尚助子
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尊
顯兮讒諛得志胡廣曰闒茸不才之人無六翮翱翔之用而反尊顯爲讒諛得志於世也字林曰闒茸不肖也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胡廣曰逆曳不得順道而行也倒植者賢不肖尊卑易處也匪史記作序世謂隨夷爲溷胡困兮服虔曰隨之賢士卞隨也應劭曰夷伯夷也溷濁也史記隨字作伯謂跖蹻爲廉李奇曰跖魯之盜蹻楚之莊蹻莫邪爲鈍兮吳越春秋干將者與歐冶子同師俱作劍闔閭得而寶之以故干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妻之名也鉛刀爲銛蘇林曰銛利也息廉切吁嗟默默生之無故兮應劭曰默默不得意也自賢曰先生謂屈原鄧展曰言屈原無故遇此禍也毛詩曰吁嗟鳩兮斡棄周鼎寶
康瓠兮如淳曰斡轉也史記音烏活切爾雅曰康瓠謂之甈李巡曰大瓠瓢也甈丘列切騰駕
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戰國策汗明曰大驥服鹽車上太行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章甫薦屨漸不可久兮冠當加首而以薦屨到上爲下喩不可久也儀禮曰士冠章甫殷道也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應劭曰嗟咨嗟苦勞苦屈原遭此難也訊信曰已矣國其莫我知兮張晏曰訊離騷下音亂辭也獨

壹鬱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遠去史記音漂匹遙切

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善曰襲藏也沕言深潛也莊子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旅婆曰今智藏也涉泉曰奇昧

偭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應劭曰偭背也蟂水蟲害魚者獺音而背嘹音梟韋昭曰蝦蝦蟆蛭水蟲食人者也螾丘螾也偭無一自蟂於蟆一況與蛭螾也蝦音遐蛭之一切螾音引

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莊子曰宣尼見蛾紅之析異聖人藏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郭象曰從了紫幸遠不怙禍也

使騏驥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李奇曰般久也紛亂也鳳勁曰般音班或曰般桓不去紛紛擾擾意止捷為害人罪注曰尤怨大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不逝之故罹此咎善曰言眼相不去離此尤亦夫子自為之攻不可尤人也

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言知時之亂當歷九州相擇賢君而事之何必思此舊而遺疑遲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曾擊而去之如淳曰鳳皇當擊九千里絕雲氣遠逝高上飛高也鄭玄曰擊音攻擊之擊李奇曰遙遠也史記擊字作翶文子曰鳳皇飛千仞莫之能致也禮記曰忠慎動乎內或謂翱翔也

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善曰莊子曰弟子謂庚桑楚曰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為之制也

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晉灼曰小水不容大魚而橫鱣於湾漢以為螻蟻所見制以況小朝主闇不容忠直之言亦猶鱣鯨小人所見害也鱣或作鱏史記鱣張連切鱏音尋莊子庚桑楚謂弟子曰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螻蟻能苦之戰國策齊人說靖郭君曰君不聞海大魚千萬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

弔魏武帝文一首并序

陸士衡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遊乎祕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愾然歎息傷懷者久之毛詩曰愾敢傷懷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同歸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而絕哭禮記曰楚子西歎於朝藍尹亹曰吾聞君子思前世之崇於喪殯哀於是有歎其餘則否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鄭玄注曰宿草謂陳根也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答之曰夫日食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左氏傳曰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國語曰梁山崩伯宗問焉人曰吾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將若何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尚書曰高明柔克高明謂日月也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穀梁傳曰沙麓崩林屬於山麓沙山名也崩壞之道而云崩陷志之也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范曄後漢書曰左迴天具獨坐唐中宮左悺具瑗也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莊子曰申徒嘉兀者也謂子產曰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崔寔政論曰及其出也足以濟世寧民呂氏春秋公子牟曰心居魏闕之下淮南子注曰魏闕王之闕也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尚書曰格于上下左氏傳楚靈王曰是區區者而不畀余也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祖外爾之土尚書曰光被四表左氏傳子產曰蕞爾之國杜預注曰蕞爾小貌也雄心摧於弱

情壯圖終於哀志長筭屈於短日遠迹頓於促路筭計也遠迹功業也史記武帝曰壹遠迹以飛聲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頽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顧命以見上文尽惟曰冢大也左氏傳里克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故曰冢子謂文帝也毛詩曰貽厥孫謀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蒼頡篇曰讜善言也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魏略曰太祖杜夫人生沛王豹及高城公主四子文帝已下四王王也太祖崩文帝受禪封母弟彰爲中牟王植爲雍丘王彪爲白馬王又封支弟豹爲饒陽侯太和中豹子在者尚有十一人今唯四子者蓋太祖崩時四子在側史記不言難以一定其名位矣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自任已見上文列子相室謂東門吾曰公之愛子也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言人命盡而神無餘身亡而論鑑存今太公同不得之數何脩傳也鄭玄禮記注曰死言精神盡也然而婉孌房闥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孫同漢書家語曰曉豐盡公力婉切毛詩曰綢繆東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綿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幾近也又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爵臺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銅爵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繐帳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朝晡上脯糒之屬漢書東方朔曰乾肉爲脯方武切說文曰糒乾飯也蒲秘切月朝十五輒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賣也舍中謂妾數妾無事也房有可學作履組賣之易子方秋曰畢公爲覆黃金之皆飾以組連以珠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

裘可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令衣裘別爲一藏是亡者有求也既而竟分焉是存者有違也求爲存而騁違爲貪而害義故曰兩傷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惠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言愛是情之所厚故雖大而必失惡是行之所賤故雖甚而必得之故智惠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可悲也尸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其於成尊也無擇令人辭衣擇安不得已矣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論語云子罕言全錢日富子用之也又曰子罕言利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淮子曰不見是而累於物不系於內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白虎通曰天子臣子哀痛憤懣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途之多違東都賦曰系唐統接漢緒周失其馭孫邕曰王述曰今憂遠哀人好施漢書元帝詔曰以濟時之祖曾仲翼之流也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淮南子曰神龍太祖也重淵九重之淵也曰以號龍之祖譬慶雲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國語曰祭公謀父曰宰也義德載循行摧群雄而電擊舉勍敵其如遺左氏傳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杜預曰勍強也漢書高祖曰上如拾遺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淮南子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也釐三才之闕典啟天地之禁闈三才已見寺碑文范曄後漢書曰梁太后詔曰周學在禁闈有密靜之風舉脩網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徽老子曰大音希聲河上公注曰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掃雲物以貞觀要萬途

而來歸雲物，僉畢山也。左氏傳曰：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周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來歸，歸之於己也。
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禮記曰：天無私覆。
南子曰：爲帝異道，而德覆天下。楚辭曰：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音也。濟元功於九有
固舉世之所推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股肱。毛詩曰：奄有九有。老子曰：天下樂推而不厭。
歟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左氏傳：呂相絶秦曰：我有大造于西也。杜預注
曰：造，成也。將覆簣於浚谷，擠爲山乎九天論語：孔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
吾往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擠，墜也。司馬兵法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苟理窮而性盡，豈
長筭之所研周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其義理，盡人之情性，以至於命，吉凶所定。
又曰：研幾。思慮也。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顚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
斯夫。□木，已見上文。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大命，謂天命也。尚書曰：天
監厥德，用集大命。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史記：李斯曰：當今……可謂富
貴極矣，吾未知所稅駕也。法言曰：仲尼之駕稅矣。……惟降神之縣邈，眇千
載而遠期毛詩曰：惟嶽降神，生甫及申。……一出，故曰遠期也。……聖人乃千載乎
一出。賢人君子所思而不可得見者也。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論語……
也。此……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大
魏膺靈符……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
之所怡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東京賦曰：……文昌宮……
憤西夏以鞠旅，泝秦川而舉旗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
劉備因險拒守。五月，引軍還長安。陳思王表曰：……西夏之不綱。毛詩曰：陳師鞠旅。魏明帝自……
出身秦川……爰居伊陽。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

瘳，彌四旬而成災毛詩曰：宅是鎬京。……尚書曰：既克商二年，王有
疾弗豫。公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孔安國曰：翌日，明日也。瘳，差也。詠歸途以反
旆，登崤澠而朅來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十月，還洛陽。漢書曰：王
莽……次洛汭
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至洛陽。……尚書曰：王……伊君王之赫奕，寔終古之所難楚辭曰：長
……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周易曰：先天而天弗違。漢書：項
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厄奚險而弗
濟，敵何彊而不殘。每因禍以提福，亦踐危而必安……父老……
……迄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無
端楚辭曰：口噤閉而不言。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
……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
而頹歎。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楚辭曰：載營魄而登遐……
……執姬女以嚬瘁，指季豹而漼焉
……氣衝襟以嗚咽，涕垂睫
而汍瀾……
彌天乎一棺……違率土以靖寐，戢
五行傳曰：雲起於山，彌於天。……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
之允昌周易曰：……思居終而卹始，命臨沒而肇揚

傳曰先君有正終後君亦正始也 援貞吝以惎悔雖在我而不臧 又分香令義衣裘是引貞吝之道發悔可悔之行也周易曰自邑告命引吝毛詩曰何用不臧 惜內顧之纏綿恨末命之微詳 西京賦曰若內顧之所觀張與任彥昇書曰纏綿 馬融尚書曰遺揚末命也 紆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之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 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毛詩曰窈窕淑女漢書作歌曰神之出排玉房 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 禮記曰孔子謂爲芻靈者善可用又曰偶衆也謂作俑人也 矯戚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 家語曰孔子曰父母之喪 太息以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 言物在而人亡也家語孔子答哀公曰君入廟而右仰視榱棟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

則苦可在矣 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 響像名蓋光殿賦 曰想緜以響像和上 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 以響應聲以影隨形 徽清弦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悼繐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 毛詩曰宅土茫茫 登爵臺而群悲眝美目其何望 字林曰眝 也韓詩曰眝視也眝與好同毛詩曰美目盼兮 既睎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 禮記曰易稱厚葬傷生能遂簡薄所以遺累詩譜曰晋歎好道廢義簡禮宋均曰簡猶闕也漢書劉向曰賢臣孝子亦命順意而薄葬史記曰因其俗簡其禮也 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 言裘紱輕微何所有而空貽塵謗而及後王 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 言情苟存乎大戀雖復上聖亦不能忘故可嗟也 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

悽傷

祭文

祭古冢文一首 并序

謝惠連 沈約宋書曰元嘉七年惠連爲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義康鎮東府城塹中得古冢爲之改葬使惠連爲祭文留信待成也

東府掘城北塹入丈餘 丹陽記曰東府城西則簡文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王道子府道子領揚州仍舊先舍故稱東府 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塼甓 毛萇詩傳曰甓瓴甋也今謂之塼 以木爲槨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 呂氏春秋惠公 說苑太子曰昔王季歷葬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呂氏春秋曰和 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 禮記曰孔子曰明器者神明之器也 多異形不可盡識

刻木爲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根撥之應手灰滅 說文曰根杖也宅庚切其南人以根撥也廣雅曰撥除也 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 漢書曰武帝罷半兩錢行五銖錢也 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 說文曰瓣瓜中實也 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爲之號曰冥漠君云爾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漠君之靈

忝總徒旅板築是司窮泉爲塹聚壤成基一槨既啓

𣪩棺在茲捨畚悽愴縱鍤漣而左氏傳曰宋災陳畚挶杜預曰畚簣籠也畚音本挶居玉切爾雅曰鍬謂之鍤[illegible]曰泣血漣如杜預左傳注曰而助語也芻靈已毀塗車既摧禮記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也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盎或醢醯爾雅曰盎謂之缶又曰肉謂之醢肉醬也音海說文曰醯酸也醯呼啼切蔗傳餘節瓜表遺犀犀已見上文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幾年潛靈幾載[illegible]為壽為夭寧顯寧晦銘誌堙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功名美惡如何蔑然百堵皆作十仞斯齊毛詩曰百堵皆作墉不可轉塹不可迴黃腸既毀便房已頹循題興念撫俑增哀漢書曰霍光薨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淳曰便房冢中室也

書曰俑木送人甚也[illegible]俑或為偶偶列木人以象人形[illegible]射聲垂仁廣漢流渥范曄後漢書曰曹褒遷射聲校尉營舍有停棺不葬百餘所褒親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不得埋掩褒愴然為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東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沛國人也為廣漢太守先是雒縣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使吏案行皆言倉卒時骸骨不葬者多寵乃收斂葬埋之於是哭聲遂絕也祠骸府阿掩骼格城曲禮記曰孟春之月掩骼埋胔鄭玄曰骨枯曰骼仰羨古風為君改卜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輪移北隍窀穸東麓說文曰城池無水曰隍音皇左氏傳楚子曰窀穸之事杜預曰窀厚也穸夜也厚夜長夜葬埋也說文曰穸葬下棺也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為麓壙即新營棺仍舊木鄭玄周禮注曰壙謂冢中也棺或為棺非也合葬非古周公所存禮記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已來未之有改也敬遵昔義還祔雙魂禮記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鄭玄曰祔謂合葬也酒以兩壺

牲以特豚幽靈髣髴歆我犧樽嗚呼哀哉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翳李康髑髏賦曰幽魂髣髴忽有人形禮記曰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也許宜切

祭屈原文一首

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出延之為始安太守之郡道經汨潭為湘州刺史張邵作祭屈原文以致其意

顏延年

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沈約宋書曰張邵字茂宗吳郡人也恭承帝命建旟舊楚賈誼弔屈原曰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周禮曰州里建旟鄭玄毛詩箋曰[illegible]州長之屬[illegible]功臣[illegible]曰舊楚分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楚辭曰懷沙礫而自沈兮不見[illegible]又曰捐余玦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弭節羅潭艤舟汨渚楚辭曰路漫漫其脩遠兮[illegible]弭節高厲[illegible]江亭長[illegible]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舟向岸曰艤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王逸楚辭序曰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蘭薰而摧玉縝則折[illegible]曰毛伯[illegible]其才氣[illegible]物忌堅芳人諱明絜[illegible]曰若先生逢辰之缺[illegible]溫風怠時飛霜急節[illegible]嬴芊遘紛昭懷不端[illegible]謀折儀尚貞蔑椒蘭[illegible]

之楚辭曰椒專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幃王逸曰椒大夫子椒也楚辭曰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王逸曰蘭懷王之少弟司馬子蘭也身絕郢闕迹遍湘干郢楚都也毛萇詩傳曰干厓也比物荃蓀連類龍鸞韓子曰連類比物見者以為虛而無用荃蓀香草也王逸楚辭序曰善鳥香草以配忠貞虯龍鸞鳳以託君子聲溢金石志華日月金石聲也金曰鐘石曰磬吳越春秋文種曰君子之德可刻之於金石史記太史公曰屈原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如彼樹芳實穎實發毛詩曰實穎實栗實發實秀望汨心歎瞻羅思越吳會書曰漾溪遨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周易曰藉用白茅何咎之有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左氏傳君子曰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祭顏光祿文一首顏光祿即顏延年也

王僧達

維宋孝建三年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年號也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

未王君以山羞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清尚書曰知德者鮮孔安國曰樹立也清明也惟君之懿早歲飛聲西京賦曰遠迹以飛聲義窮機彖文蔽班揚周易曰彖者材也班班固揚揚雄也郭璞三蒼解詁曰揚音聲鏘鏘性婞剛潔志度淵英楚辭曰鯀婞直以亡身婞很直也登朝光國實寀之華漢書述曰荊冠登朝蔡邕陳太丘碑曰紆佩金紫光國垂勳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榮為國華才通漢魏譽浹龜沙漢書曰龜茲國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尚書曰被于流沙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度沙漠說文曰水方流沙服爵帝典棲志雲阿言服爵雖從帝典而棲志實在雲阿阿言高遠也管子曰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貴也張華勵志詩曰隱志浮雲清交素友比景共波共波猶逆以喻多氣高叔夜嚴方仲舉叔夜嵇康字也司馬彪續漢書曰陳蕃字仲舉汝南人

之出為雍州不拔案字注方收逸翮獨翔孤風絕侶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拂霄雅曰風也流連酒德嘯歌琴緒毛詩曰其嘯也歌伯倫酒德頌劉伶有酒德頌毛詩曰嘯歌傷懷引領也遊顧移年契闊燕處何敬祖詩曰悵出遊毛詩曰死生契闊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太素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明發晨鳴瞻廬望路毛詩曰明發不寐心悽目泫情條云互毛詩曰爰有寒泉視彼霜露涼陰掩軒娥月寢耀姮娥竊藥奔月故曰娥月易歸藏曰昔常娥以不死之藥服之遂奔月為月精微燈動光几牘誰炤衾衽長塵絲竹罷調聯蓋悲辭曰聯巾虛廟泣松嶠楚辭曰嗚呼如有古來共盡牛山有淚晏子春秋曰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泣唯晏子獨笑公收淚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丁公有之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有之吾君

安得此位而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一見諂諛之臣二故獨竊笑也非獨昊天殲我明懿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以此忍哀敬陳奠饋鄭玄曰薦熟曰饋申酌長懷顧望歔欷嗚呼哀哉范曄後漢書曰劉寬長懷中堂而上疏曰喟然長歎

文選卷第六十終

李善與五臣同異附見于後

第一卷

西都賦

鏤棻（五臣作[illegible]）綸連（五臣作[illegible]）脩除（五臣作[illegible]）修其營浸（五臣作[illegible]）

東都賦

瀕流泉（五臣作[illegible]）抑抑威儀（五臣作[illegible]）

第二卷

西京賦

寥度（五臣作[illegible]）通天訬（五臣作[illegible]）反宇（五臣作[illegible]）途閣（五臣作[illegible]）奔[illegible]

[illegible]（五臣作[illegible]）戟（五臣作[illegible]）光炎（五臣作[illegible]）大駕幸平樂（五臣[illegible]）

[illegible]

增響（五臣作[illegible]）振朱屣（五臣作[illegible]）窮身（五臣作[illegible]）

第三卷

東京賦

冠南山（五臣作[illegible]）往初（五臣作[illegible]）鶺鴒（五臣作[illegible]）東除（五臣作[illegible]）

第四卷

南都賦

受爵（五臣作[illegible]）連鋼（五臣作[illegible]）日將逝（五臣作[illegible]）兹邦（五臣作[illegible]）明敞

（五臣作[illegible]）

蜀都賦

洴湊（五臣作[illegible]）春熟（五臣作[illegible]）虎威（五臣作[illegible]）邛杖（五臣作[illegible]）汜浮

（五臣作[illegible]）爲磬（五臣作[illegible]）

第五卷

吳都賦

巨麗（五臣作壯麗）洪流（五臣作洪波）登東歌（五臣作[illegible]）

第六卷

魏都賦

金[illegible]（五臣作[illegible]）率常（五臣作[illegible]）剛風（五臣作[illegible]）冒六莖（五臣作[illegible]）

[illegible]（五臣作[illegible]）皇恩（五臣作[illegible]）

第七卷

甘泉賦

[illegible]

新[illegible]（五臣作[illegible]）[illegible]固（五臣作[illegible]）[illegible]（五臣作[illegible]）虹彩（五臣作[illegible]）

翺翔（五臣作[illegible]）蜵蜎（五臣作[illegible]）番恩（五臣作[illegible]）蒸蒸[illegible]

籍田賦

坻場（五臣作[illegible]）鬒髮（五臣作[illegible]）[illegible]（五臣作[illegible]）芬采其芽（五臣作[illegible]）

子虛賦

王車駕（五臣作[illegible]）芷若（五臣作[illegible]）觚盧（五臣作[illegible]）其樹（五臣作[illegible]）

其上則有（五臣作[illegible]）[illegible]（五臣作[illegible]）下靡（五臣作[illegible]）瀉淡

（五臣作[illegible]）

第八卷

上林賦

明君之義五臣作明君臣　澍湃五臣作滂湃　潢漾五臣作潢洋　況猵五臣作

注蕆狩蕆狩五臣作　蔪芓蔪芓五臣作　杌柴五臣作抗　掉希閒

鼓蕆傳注薄鹵五臣作　消搖乎襄羊五臣作招搖乎

車之所轔轢五臣作　而死者五臣而上有　德

玉五臣作皇　萬乘之修五臣作　起若自失五臣無此一句

羽獵賦

儋𧫷五臣作　涉三皇五臣作　戍卒五臣作　虎路注路音落五臣作落　白楊

之南長楊五臣作　捷獵五臣作　窮負五臣作　狡騎五臣作　娭

觸䨴五臣作　大浦五臣作　窮光五臣作　鬼亡魄五臣作鬼失

其歃五臣作　群娭五臣作　噍噍昆鳴五臣作　珠胎五臣作

注三二月書

作脟詩

第九卷

長楊賦

騎抗音五臣作　播[illegible]珠五臣作

射雉賦

涉青林五臣作　秉料戾五臣作　翳[illegible]五臣作　多疑少決

膺劣心猜五臣無

北征賦

風焱發五臣作　心愴悢五臣作愴悢

東征賦

焉日夕五臣作念至

第十卷

西征賦

[illegible]一姓五臣作　爾乃五臣作余乃　鑒亡王五臣作　潸[illegible]

記墳五臣作　本披五臣作　望恩五臣作　國危五臣作

飲餞於東都五臣作　孟秋爰謝五臣作　轆枋五臣作

才難五臣作　啓先五臣作　假讒逆五臣作　健子嬰五臣作

正義五臣作　吳信五臣作　承羞五臣作

丹[illegible]五臣作　列女五臣作　鼓[illegible]五臣作　[illegible]五臣作

[illegible]五臣作　鄙及郭五臣作　均之埏埴五臣作　五

方雜會五臣作　上　與政隆替五臣作

十一卷

遊天台山賦

克[illegible]五臣作　朱闕五臣作　騁神變五臣作

蕪城賦

瓜剖五臣作　麗人五臣作佳人　同輿五臣作　邊風急五臣作

魯靈光殿賦

[illegible]蕭條五臣作　[illegible]五臣作　驚斯五臣作若驚　搏負五臣作

神仙岳岳五臣作　高徑五臣作　巖突洞出五臣作

[illegible]五臣作

景福殿賦

[illegible]三月東巡狩五臣作二月東巡 望祠五臣作祀祠 感乎溽暑五臣[illegible]

東[illegible]字 厥庸五臣作用庸 飛枊五臣作昂枊 赴險五臣作隘險 騈徙五臣作徙[illegible]

觀虞姬五臣作[illegible]觀 邳張五臣作披張 比肆五臣作比出 頻眺五臣作[illegible]作

[illegible]班五臣作[illegible]來 揔神靈五臣作神明

十二卷

海賦

相汳五臣作[illegible] 騰波五臣作[illegible] 沉瀁五臣作[illegible] 擴[illegible]五臣作[illegible] 滑

濆淪五臣作[illegible] 㴾蕩五臣作[illegible] 偏荒五臣作[illegible] 飛駿五臣作[illegible] 掎

[illegible]五臣作[illegible] 沸潰五臣作[illegible] 䢼流而浮轉五臣作[illegible] 北遷五臣作[illegible]

[illegible] 經途五臣作[illegible] 翔霧五臣作翔鶩 擾翰爲林五臣作[illegible] 羣仙[illegible]

眇五臣作神仙 翔天沼五臣作大沼

江賦

荊門闕五臣作[illegible] 碧沙遺瀩五臣作[illegible] 礐硞礭五臣作[illegible]

紫菜五臣作[illegible] 潛逵五臣作潛逵 赴交益五臣作[illegible] 頹落五臣作[illegible]

十三卷

風賦

風氣殊焉五臣作氣與風 緣泰山五臣作緣於 華葉五臣作華[illegible] 動沙[illegible]

[illegible]五臣作[illegible]

秋興賦

[illegible]士五臣作事士 疚心五臣作疚 諒無愁五臣作良諒 [illegible]作[illegible]

雪賦

湯谷凝五臣作暘谷 積素未虧五臣作[illegible] 解珮而褫紳五臣作[illegible]

月賦

不怡五臣作[illegible]不 擅扶光五臣作[illegible] 紘桐五臣作[illegible] 羞璧五臣[illegible]

服鳥賦五臣並作鵩字

長沙卑濕五臣無長沙二字 請對以臆五臣作[illegible]

鸚鵡賦

適之不擢五臣作[illegible] 寧順從五臣作[illegible] 高嶽五臣作[illegible] 惋毒[illegible]

[illegible]作

[illegible]

鷦鷯賦

靜守約五臣作[illegible]約

十四卷

赭白馬賦

維宋二十有二載五臣作十有四載 執可接五臣作[illegible] 精曜協從

五臣上用二字 凌遽之氣方屬五臣作[illegible] 秀騏五臣作[illegible] 整武[illegible]

五臣作[illegible] 彰備五臣作[illegible]

舞鶴賦

愁奪五臣作[illegible] 心惆悵五臣作惆 [illegible]風五臣作清風 [illegible]

五臣作[illegible] 能五臣作[illegible] 更惆悵五臣作[illegible]

幽通賦

丁繇惠五臣作因繇　王膺慶五臣作應膺　紀焚躬五臣作身躬

十五卷

思玄賦

嘉傳說五臣作書嘉　惡既死五臣作要惡　雜伎藝五臣作雜雜　琱琢五臣

咨姑嫭五臣作姑姑　利飛遯五臣作敓利　託山陂五臣作坡陂　以

慕遠五臣作之袁以慕　疇克謀五臣作疇疇　孕行産五臣作在行　四裔

嫭服五臣作服服　揚雜錯五臣作楊揚　顏的礫五臣作礫礫　璘

菉以爲襍五臣作　並侹五臣作束　生心𤄃濼五臣作灼作之　㦂

芝五臣作以之　意是始五臣作遠建　恭夙夜五臣作昔夜　天長地久

五臣作遠久

歸田賦

微景係五臣作繫係　纖心於物外五臣作

十六卷

閑居賦

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五臣作書之題之以書之二　太宰魯武公

五臣作太宰雅

長門賦

黃金百斤五臣無黃字　復得親幸五臣無親字　起閨五臣作趁起　緻錯

石五臣作致緻　妾人竊自悲五臣有傷字

思舊賦

余與嵇康五臣有少字　嵇志遠五臣作遠志　追思曩昔

嘅今五臣作人今　形神逝五臣作遊　昔李斯之受罪五臣作罪

運遇五臣作命遇

歎逝賦

湯谷五臣作暘谷　咨余今五臣作今　十數頃心五臣作頃

懷舊賦

塏豐塋五臣作　九載而一來五臣作來　聊緩思五臣作

寡婦賦

任子咸五臣有者字　下徒居宫五臣作　水漾漾五臣作水　氣憤

孺五臣作　孤鳥嚶兮五臣作

恨賦

籲弄稚子五臣作

別賦

逞前五臣作來　銀鞍五臣作金鞍　一赴絕國五臣作去赴　幽閨五臣作

宮春宮五臣作宮　掫食還山五臣作仙山　衛女五臣作女

十七卷

文賦

藻麗藻五臣作　𡜑竪五臣作　識次五臣作相次　高聲而

下五臣作高　子捫五臣作手于

洞簫賦

逶迤五臣作逶迤 浸潤五臣作浸潤 寡鶴五臣作寡鶴 翱翔五臣作翱翔 [illegible]

妃五臣作嬰裹 羅鱗五臣作鱗羅 趣從容五臣作越從容 緜連五臣作聯緜 [illegible]

慨五臣作沆漭 漂撇五臣作漂撇

舞賦

施光五臣作奇光 為樂方五臣作之方 若翱五臣作翔 颯揭五臣作[illegible]

絜清五臣作潔清 彷彿五臣作仿佛 騖驟五臣作騖 游哉五臣作[illegible]

十八卷

長笛賦

性好音五臣作律字 獨臥郿五臣作郿字 緪瑟五臣作[illegible] [illegible]

繽紛五臣作繽 王公保其位五臣作王孫 便易持五臣作便

琴賦

八音之器五臣作氣 巍巍五臣作嵬嵬 領茲梧五臣作桐 彫琢五臣作琢 灼爚五臣作爍 含顯媚五臣作含 怨嫭五臣作沮

嘯賦

至機五臣作幾 鬱鳴五臣作鳴 奏胡馬五臣作走 撥手五臣作[illegible]

十九卷

高唐賦

礫礫礫五臣作磥磥 葩華五臣作葉 莔蘪五臣作[illegible] 何節五臣作[illegible]

神女賦

含若芳五臣作含 婉嫕五臣作[illegible]

好色賦

楚王五臣作襄王

洛神賦

京域五臣作城

補亡詩

亦挺五臣作秀 星變其躔五臣作其 星 五是五臣作[illegible]

諷諫詩

是放五臣作田 縱逸五臣作[illegible] 茲怙五臣作怙茲

勵志詩

載穆五臣作[illegible]

二十卷

責躬詩

伊余五臣作伊 哀予小臣五臣作小子 受土五臣作受

應詔詩

女士五臣作士女

關中詩

於皇時晉五臣作乃晉 稜威五臣作精威 既靡五臣作自

建章臺集詩

言我寒門來五臣作寒門 簡珠墮沙石五臣作隨

大將軍宴會被命作詩

陵風協紀（五臣陵作凌紀作極） 在昔茲臣（五臣昔作晉） 服藻垂帶（五臣藻作璪）

華林園集詩

於時上帝（五臣時作是） 肆險（善注肆作肄肄習也五臣作肆注習也） 射御茲器（五臣作御）

謝宣遠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來協（五臣協作儀）

樂遊應詔詩

山梁（五臣梁作梁） 軒駕時未肅（五臣未作末） 睇目（五臣睇作睞） 採巳謝

丹轂（五臣丹作昇）

謝靈運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和樂隆所缺（五臣缺作信）

送應氏詩

平常居（五臣常作生）

金谷集作

溫泉龍鱗瀾（五臣瀾作爛）

庾西陽集別作

離會誰相覩（五臣覩作睹）

二十卷

詠史詩

不肯分（五臣作寧）下 空宇中（五臣中作內）

覽古詩

東瑟（五臣瑟作琴）

秋胡詩

未及好（五臣好作歡） 良時（五臣時作人） 昔辭（五臣辭作詞） 從此（五臣作…）

事遠（五臣事作路） 寄比（五臣比作此）

詠霍將軍北伐

涼秋（五臣涼作蕭） 愁陰生（五臣陰作雲）

百一詩

所占於此土（五臣作所以占此土）

何敬宗遊仙詩

駐然（五臣駐作眇）

郭景純遊仙詩

遊俠窟（五臣窟作客） 涌海底（五臣底作浮） 巴見（五臣作…）

二十一卷

左太沖招隱詩

撰良辰（五臣撰作擇）

陸士衡招隱詩

激楚（五臣作結風）

反招隱詩

迎夜起 五臣迎作中

南州桓公九井作

鑒幽律 五臣鑒作[illegible]

泛湖歸出樓中翫月

氣幕岫 五臣幕作暮 岫作[illegible]

晚出西射堂

西城門 五臣城作郭

登石門最高頂

羅戶穴 五臣穴作庭

應詔觀北湖田收

爭光溢中天 五臣爭光作交映

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

辰駕 五臣辰作宸

鍾山詩

地險 五臣地險作險崎 互相望 五臣互作分 說分布地 以爲期 五臣爲作斯

[illegible] 五臣拒作振

古意

二十三卷

詠懷詩

永世不相忘 五臣永世作千載 非託 五臣託作說 媚少年 五臣媚作美

子母相拘帶 五臣拘作鉤 相隨翔 五臣相作自

臨終詩

子欲居九夷 五臣作孔子欲居九夷 二子棄若遺 念皆遺

子棄遺金 皆遺其忠哉

幽憤詩

理弊患結 五臣弊作蔽 奮翼 五臣奮作勵

張孟陽七哀詩

中夜結 五臣作[illegible]

悼亡詩

雙栖 五臣栖作飛

盧陵王墓下作

結中腸 五臣結作切

拜陵廟

伏軫 五臣軫作軾 幼壯 五臣壯作壯

贈士孫文始

厚茲末日 五臣厚作[illegible]

贈五官中郎將

宿氣 五臣作[illegible]

贈從弟

華紛何擾弱 五臣華作[illegible]

二十四卷

又贈丁儀王粲

山岑（五臣作山峯）　贈白馬王彪

鬱紆將難進（五臣作鬱何念）在斯須（五臣作須臾）

贈馮文羆遷斥丘令

杳秀奇殊（五臣苟作苟）

答賈長淵

賈長淵以散騎常侍東宮積年（五臣上有魯公二字侍下又有舟字）大辰

（五臣作太辰）賀貸（五臣作賀貸）服舛（五臣作服舛）

二十五卷

贈何劭王濟

賦詩申懷（五臣上有心存匡替四字）

爲顧彥先贈婦

哀響（五臣響作有）

答張士然

桑梓城（五臣城作城）

答盧諶

歡然以喜（五臣無此一句）國破家士（五臣作家國破士）負杖行吟

則百憂俱至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五臣以下句作上句）志

[illegible]百里[illegible]思[illegible]反（五臣有[illegible]）下[illegible]

贈劉琨并書

良謀（五臣作謀）使是節士（五臣作使）因要（五臣作因要）萬殊（五臣作[illegible]）

於安城答靈運

晏嬰（五臣作晏嬰）嚶嚶（五臣作嚶嚶）

西陵遇風獻康樂

論語諱（五臣作論語）

二十六卷

贈王太常

朝冽（五臣作洌注因漢也）

郡內高齋閑望

王山岑（善注郡之山五臣作此山注載此山中也）

在郡卧病

觀枕（五臣作[illegible]）

暫使下都

風雲有鳥路（五臣作雲）

奉答內兄希叔

終始斯（五臣作始如）

古意

沂水富英奇　五臣沂作泝
河陽縣作
連旹廟王寮　五臣連作運　頫如槁石火　五臣頫作欻槁作擿
赴洛道中作
嵩巖　五臣作高嵩　撫几　五臣作撫拭
經曲阿作
登降　五臣作陟降　終反　五臣作反反
夜行塗口
叩拽新秋月　五臣拽作抴月作船　中世情　五臣作俗中
登江中孤嶼
凌雜　五臣作溜雜　遒正絶　五臣作孤正絶
初去郡
促裝　五臣作倔促　覃奇究慕　五臣作情察
初發石首城
會[illegible]　五臣作曾會
入彭蠡湖口作
洄流溢　五臣作洄溢
入華子崗
碧澗　五臣作澗澗
二十七卷

曉風遒　五臣作適遒
還都道中作
多雨　五臣作少多
敬亭山
京路夜發
戎祖兩　兩注戎車三百　五臣作戍戎
望荊山
悲風橈　五臣作撓橈
早發定山
水淺淺　五臣作濺淺
[illegible]詩
但聞　五臣作問聞　盡日　五臣作晝盡　不能效逞溺　五臣作負逞
二句　無慙情　五臣作此慙　心多懷　五臣作多懷　多儔欺秦　五臣作儔
宋郊祀歌
薦饗王表　五臣以薦作
長歌行
行日晞　五臣作待行　乃傷悲　五臣作徒乃
怨歌行
皎絜　五臣作潔皎　涼風　五臣作颺風
苦寒行

蕭瑟五臣作索 中路五臣作中道 薄暮無宿栖五臣作無所宿栖 [illegible]
五臣取作來
善哉行五臣作苦哉行
歲月如馳五臣歲作日 隨波迴轉五臣作轉薄
燕歌行五臣本在善哉行後
思斷腸五臣作多思腸
箜篌引
盛時不可再五臣作不再來 亦何憂五臣亦作復
名都篇五臣本第二首善本第四首
光且鮮五臣光作[illegible] 長驅上南山五臣作上被南山 寒[illegible]
旅五臣旅作侶
美女篇
羅衣何飄飄五臣作飄颻
白馬篇
胡虜五臣作虜騎 名編五臣作名在
二十八卷
從軍行
飄飄窮四遐五臣作飄颻 深谷邈無底五臣深作冞邈作遼 朝食五臣作朝餐
豫章行
[illegible]山渚五臣山作川

苦寒行
離思固已久五臣作已矣
高崖五臣崖作岸 日出東南隅作五臣作行
前緩聲歌
湯谷五臣作暘谷
自齊謳行至塘上行四篇五臣與善本倫次不同
東武吟
占募五臣占作召
苦熱行
財輕五臣財作[illegible]
白頭吟
玷白五臣玷作點
放歌行
不言非五臣非作排
陸士衡挽歌詩二首五臣與善本倫次不同
揮涕涕流離五臣涕作漣 廣宵五臣廣作曠 妍姿五臣姿作嚴
中山王孺子妾歌
賤妾終已矣五臣作賤妾思已畢
二十九卷

古詩十九首
庭中 五臣中作前 中帶 五臣中作沖 生者 五臣生作來
與蘇武
念子 五臣子作洌
蘇子卿詩四首
厲清聲 五臣聲作音 芬馨 五臣作芳馨 殘嚴霜 五臣嚴作凝
王仲宣雜詩
冥寫憂思情 五臣作瀉憂思情
劉公幹雜詩
相塡委 五臣相作須 從爾浮波瀾 五臣作爾從浙波瀾
魏文帝雜詩
多悲思 五臣悲作愁 南行 五臣作行行
曹子建雜詩
御櫺軒 五臣御作仰
嵇叔夜雜詩
光燈吐輝 五臣輝作耀
傅休奕雜詩
依青天 五臣依作衣去聲
張茂先情詩
照幽房 五臣照作燭 靈景 五臣靈作虛 悁夜促 五臣悁作惜

園葵詩
商猋 五臣猋作飈
思友人詩
淹庭除 五臣淹作淹 迴飄 五臣飄作飆
感舊詩
郡士所背馳 五臣作士情背馳
棗道彥雜詩
張景陽雜詩
罷遠涉 五臣作疲遠陟
迴猋 五臣猋作飈 懸所思 五臣懸作念 高木 五臣作喬木 入聞 五臣聞作[illegible]
衛門依 五臣依作衣
三十卷
詠牛女
歎顏 五臣作歎情
擣衣
候君 五臣作俟君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
亦園中 五臣作丘園 對窗 五臣作當牖 下田 五臣作下岫 莫能同 五臣莫能作[illegible]
石門新營所住

不灑 五臣灑作灑
歌月城西門解中
始見 五臣作始出 惟戶中 五臣作入戶 發陽春 五臣發作撥
始出尚書省
乘此終蕭散 五臣作因此得蕭散
和王主簿怨情
故人心不見 五臣作故心人不見
和謝宣城
朔達禮 五臣朔作游 及西峴 五臣峴作反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
珠履故餘聲 五臣餘作無
擬行行重行行
還期 五臣還作遠
擬魏太子鄴中集詩
紀郢 五臣紀作瑕 遺氣愍 五臣遺作遣 哀弄 五臣作哀奇 灑蘭藻
三十一卷
王僧達和琅邪王依古
聊訏輿士言 五臣訏作許
鮑明遠擬古

虎竹 五臣作符竹 道德 五臣德作得
代君子有所思
山阿 五臣阿作河
范彥龍效古
到馳 五臣馳作駐
江文通雜體
結髮 五臣髮作友 伏浦 五臣浦作滿 團團 五臣作團團 吹若茧 五臣若作若
月照 五臣照作映 寧夢寐 五臣寐作寐 馳馬 五臣馳作驅 何用 五臣用作
青苔 五臣苔作 命琴瑟 五臣瑟作 集清氣 五臣氣作氛 步櫚 五臣
瑜逸 五臣瑜作 綠重饌兼金 五臣作承重饌兼金
王徵君 五臣徵作微
徒樂 五臣樂作
三十二卷
離騷經
衆騏驥 五臣衆作乘 惟小人 五臣惟下有夫字 不難 五臣難下有夫字 各異心
偭規矩 五臣偭作 偭繩墨 五臣 聊須臾 五臣臾作
遠集 五臣遠作遂 引乎衆芳 五臣引作列 鳳皇翼 五臣翼作紛
九歌
奠桂酒兮蘭旌 五臣 麋何爲兮庭中 五臣麋作食
三十三卷

九歌
荃橈宜五臣荃作蓀
九辯
[illegible]拔五臣拔作祓
招魂
君室五臣君作居文緣波些五臣緣作綠
三十四卷
七發
四字五臣字作方清宮五臣宮作風操暢五臣暢作張揆季五臣季作[illegible]
松五臣松作柏目窕五臣窕作窈游清風五臣游作遊觀望五臣觀作字淵
閒閒 二十五
綸五臣綸作淪㳅曠曠五臣曠作超愉弃恬怠五臣愉作投
七啓
未逝五臣逝作游論變化五臣化作巧寒芳苓五臣苓作蓮蒲蓮五臣蓮作[illegible]
熊蹯五臣熊作羆余樂恬靜五臣余下有恬字頫眺五臣眺作[illegible]響名五臣[illegible]
[illegible]洞庭五臣洞作[illegible]翔兩五臣翔作[illegible]國富民康五臣富作[illegible]甘靈紛五臣[illegible]
[illegible]盤作露
三十五卷
七命
既世五臣既作[illegible]㧾雲軺五臣㧾作整逡適沖漠之所居五臣此一句無
右當風谷左臨雲谿五臣右作左左作右流澌五臣澌作[illegible]承意恣歡
五臣歡作觀乘鳧舟五臣鳧作鷁布飛羅五臣羅作[illegible]晝長鯨五臣[illegible]作[illegible]
鑾麾旌五臣旌作旗車騎競騖五臣車作連雷迴風列五臣下有動響飛飛移
景發一句寶石五臣石作青歡極樂彈迴節而旋五臣無此二句流綺星
連五臣上有起而二字赴春衢五臣赴作越丹穴之鶵五臣鶵作[illegible]金華啓
衢五臣衢作遲謐寧五臣寧作靜請尋後塵五臣尋作[illegible]
九錫文
分裂諸夏五臣作帶城邑建
三十六卷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
天下之有思五臣無天字
二十六
三十七卷
薦禰衡文
異人並出五臣並作間無可觀采五臣無上有又字
出師表
亦宜自課五臣課作[illegible]
求自試表
秘甲五臣秘作[illegible]長纓占其王五臣占作[illegible]偏師五臣師作舟躡險五臣[illegible]
[illegible]作[illegible]行軍五臣軍作師齊楚之路五臣齊作秦
求通親親表
伏自思惟豈無錐刀之用五臣作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然終向之者

五臣無獨字臣獨唱言者何也五臣無何也二字

譲開府表

誠在寵過五臣誠作誡而令朝議五臣無令議二字道路美遍五臣美作羨

陳情事表

報養劉五臣劉養字

謝平原內史表

恨恨五臣恨恨作悵悵

勸進表

齊有無知之禍五臣上有吳以二字攝不類五臣攝作懾

三十八卷

譲中書令表

既眷同國士五臣無既字康哉之歌實在至公五臣歌作復實在作存

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五臣無下臣領中書四字

解尚書表

忘身五臣忘作以自同全人五臣全作令

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不可勝記五臣記作紀

爲齊明帝譲宣城郡公第一表

偶識五臣偶作偏懇誠必固五臣必作彌

爲范尚書譲吏部封侯第一表

胥城五臣胥作胥

爲蕭揚州薦士表

萬夫傾望五臣望作首僧孺理尚棲約五臣無僧孺二字

爲褚諮議蓁譲代兄襲封表五臣無蓁字

昨被司徒符五臣昨上有一字

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述作之茂五臣茂作表山頂之言五臣山頂作出嶓

三十九卷

李斯上秦始皇書

昧士而弗用五臣用作與有和隨之寶五臣隨作氏擊甕叩缶五臣無叩缶字

鄒陽於獄上書自明書

白圭顯於中山五臣下有中山字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五臣無文侯二字

垂明當世五臣明作名無愛於士五臣愛作變

上諫吴王書

手可擢而抜五臣抜作拔

四十卷

奏彈曹景宗

景宗即主五臣無此一句憂勞五臣勞作當

奏彈劉整

法志等五臣志作忠寅妻莚奴列孃去五臣作[illegible]有奴列孃[illegible]
絓應洗之五臣絓作[illegible]免整所除官五臣所作辭收付廷尉[illegible]
無收字

奏彈王源

源即主五臣主字上有畢字

荅魏太子牋

恩哀之隆五臣隆作降終始相保五臣保作[illegible]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顯左右之勤五臣顯作[illegible]

爲鄭沖勸晉王牋

禮與舊章五臣章作[illegible]

四十一卷

荅蘇武書

天漢五臣作大漢生妻去帷五臣帷作室陵復何望五臣無復字

報任少卿書

辱賜書教五臣作辱書賜教脩身者智之符五臣符作府僕常厠
五臣僕下有亦字所殺過半當五臣無半字世又不與能守節者
作世俗又不能與守節者次比或重於泰山五臣或上有死字請室五臣室作清不
能早自裁五臣無自字文王五臣作西伯以究天人之際五臣作[illegible]人
口語五臣口作此爲鄉里所笑五臣爲上有重字笑上有戮字

報孫會宗書

材朽行穢五臣作才行朽穢默而自守五臣作默而息乎豈得全其
首領五臣作豈意得全首領雅善鼓琴五臣琴作瑟幸有餘祿五臣
祿作力

論盛孝章書

臨難五臣難作房

爲幽州牧與彭寵書

少弟五臣少作幼

爲曹洪與魏文帝書

萬夫不得進五臣夫作人古人常有五臣人作今飄奪五臣[illegible]作[illegible]林

垌五臣作垌牧

四十二卷

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意危五臣意作急以至九江五臣至作並重敵人五臣下有之心字漢隗
囂五臣無漢字

與朝歌令吳質書

五月十八日五臣作二十八日六博五臣作博弈棊從無声五臣[illegible]作[illegible]

與吳質書

仲宣續自善於辭賦五臣續作獨自一時之儁五臣自作亦炳燭
五臣炳作秉

與楊祖德書

文之佳惡 五臣惡作醜 可無息乎 五臣息上有歎字

與吳季重書

愿歎 五臣歎作觀 吾子 五臣吾作君 愿欲抑六龍之首 五臣無欲字 哀

縣由緣 五臣作吏文繇繇 小吏 五臣吏作史 夫文章之難 五臣難作言 夫 夫

君子而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 五臣無此十字 足下

好伎 五臣伎下有而正二字 易行 五臣易作[illegible]

荅東阿王書

伏靈檻 五臣[illegible] 作者之師 五臣師下有[illegible]字 騁跡 五臣跡作[illegible]

與弟君苗君胄書

扶寸 五臣扶作膚 鉤繩 五臣鉤作鈎 貪天地之樂 五臣作下 上宮師

五臣作[illegible]

四十三卷

與山巨源絕交書

足下故不知之 五臣無之字 各以得志 五臣得作[illegible] 已嘗臭腐

五臣作自以

爲石仲容與孫皓書

所由興也 五臣也作生 內向 五臣向作嚮

與嵇茂齊書

[illegible]景獨游 五臣游作遊 韶舞 五臣舞作武 亦吾之鄙願 五臣願下有人字

翩翻 五臣翩作| 棲鳳之林 五臣棲作栖

與陳伯之書

不假 五臣不作非 愴恨 五臣恨作悵

移書讓太常博士

七十子卒 五臣作七十二子然 經或脫簡或脫編 五臣作經或脫簡傳

或間 考視 五臣視作試

北山移文

度白雪 五臣雪作[illegible] 干青雲 五臣雲作霄 豈期 五臣期作有 偶吹

草堂 五臣[illegible] 礀石 五臣礀作澗 戶

四十四卷

喻巴蜀檄

西僰 五臣僰下有[illegible]字 憂患 五臣患作[illegible]

爲袁紹檄豫州

懿德 五臣懿作令 裨師 五臣師作帥 東郡 五臣郡下有太守二字 貪[illegible] 五臣作[illegible]

有何不滅 五臣滅上有有字

檄吳將校部曲文

身墮越軍 五臣越作大 陽平不守 五臣平作陽 建約之屬 五臣屬作[illegible]

支 鍾禍 五臣禍作[illegible] 降福 五臣福作[illegible] 翦扞 五臣扞作刊 與標俱滅

五臣作[illegible] 耽學 五臣耽作博 以應顯祿 五臣祿作[illegible] 如詔律令 五臣作[illegible]

檄蜀文

新野五臣新作衙　見機而作五臣作而拔

四十五卷

對楚王問

不過數十人五臣無不過字下有而已字　負蒼天五臣下有足乱浮雲四字　諸侯

寳服五臣下有虜四夷四字　充耳五臣作琉也　時雖不用五臣無此一句　鄒衍

其五臣郵上有漢用字

解嘲

膠葛五臣作轕

荅賓戲

躬帶冕之服五臣帶下有纓字　世利五臣世作勢　伯夷五臣無伯字　衍恩

五臣作無字

三都賦序

紐之王教五臣紐作實　客主之辭五臣無主字

四十六卷

豪士賦序

循心五臣作脩　落葉俟微風五臣風作飇　定烈士之業五臣業下有

字也　登帝大位五臣大作天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序

歲時於外府五臣府作貢　奇幹五臣幹作翰　甌牘五臣甌作觚　紀石五臣

翦羽五臣翦作翮　星羅五臣羅作離　遺風五臣

王文憲集序

体三才之茂踐得二之機五臣茂下有典字踐作纘　人倫以

表五臣以作異　匠者何自成洛不守五臣何下有士字成洛作成若　佞以奉官

五臣作傲官　功成作樂五臣作吹樂

四十七卷

出師頌

朔風變律五臣律作葉

漢高祖功臣頌

彌翼鳳戢五臣翼作羽　思高以褒五臣作進　庸親作勞五臣作

勞　退守名都五臣守作官　天地雖順五臣此作命

東方朔贊

神交造化五臣交作變　悠悠我情五臣情作精

三國名臣序贊

鳳美所扇五臣扇作鼻　保持名節五臣名作明　源流趣舍五臣趣作

取　文若既明五臣下有且哲二字　名教束物五臣物作揔　知能拯物五臣

拯作恤　敬授五臣授作愛　中正五臣中作忠　仲達五臣仲作冲　才爲世出

五臣出作生　尚想重暉五臣重暉作遐風

四十八卷

封禪文

韶夏五臣韶作昭雜風可觀五臣風作見后稷創業於唐[illegible]
有堯字逢漢原泉五臣[illegible]作[illegible]或曰五臣曰作謂王者之卒業
五臣卒作五

劇秦美新

粹清五臣粹作精厥有云者五臣無此一句[illegible]公[illegible]始[illegible]
五臣作臺帝公業五臣公作功天祭五臣祭作際雍臺五臣作[illegible]燦媾五臣[illegible]
作緯術前典五臣術作述禪梁父五臣上有[illegible]舊[illegible]一作[illegible]五臣[illegible]

典引

臣對五臣作臣對曰將見問意開寤耶五臣此七字臣固才朽[illegible]
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爲音觀隋和者難爲珍五臣[illegible]

二十三字冠德卓絕五臣絕作蹤神明之式五臣式作聖神恭揖讓[illegible]
后五臣作[illegible]有于德不台五臣台作怠下[illegible]字性類循理五臣[illegible]
猶作僭僉爾而進五臣爾作人黃姬有素雉五臣雉有周字告下暗前顧[illegible]
五臣無一句勑天命乎五臣無命字光度五臣度作慶諭咨故老五臣咨作[illegible]

四十九卷

晉紀總論

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從善爲衆五臣無而傳復三字江湘五臣湘作湖惠帝
以爲蕩蕩之德五臣作放蕩長安固秦地也五臣無安二字

後漢書皇后紀論

陰鴻五臣鴻作識

五十卷

宦者傳論

基列於都鄙五臣基作碁恣奢欲五臣[illegible]作窮極

五十一卷

過秦論

叩關五臣叩作仰

非有先生論

竊爲先生不取也五臣作爲先生取竊不寡人將聽焉五臣作覽于直焉
戮及先人五臣作及於人瞿然五臣瞿作懼太公釣於渭之陽五臣
渭下有水字躬親節儉五臣無儉字

四子講德論

懇誠五臣懇作[illegible]能致遠五臣無能字感人密深五臣密作心民氓五臣
民作黎不厭五臣厭作足歡慕五臣歡作[illegible]偃息匍匐五臣無匍匐字脩思
五臣無書德刻峭五臣峭作削崇簡易尚五臣尚作上朝賀五臣無賀字

五十二卷

王命論

當秦之末五臣末作時豪傑五臣豪傑下有並起二字卒富貴不祥五臣上有今字
勉陵五臣無陵字爲宰相五臣宰作漢由巳五臣由作用符瑞不同五臣
同作周

典論

假良史之謀 五臣上有不字 悄於饑寒 五臣作懼 斯志士之大痛

也 五臣斯下有亦字士下無之字

六代論

駮議詐 五臣作駮 將 將以爲以弱 五臣以爲作小弱 千有餘歲 五臣歲作人

至令趙高之徒 五臣令作命 震恐 五臣恐作懾 推恩之命 五臣命作令

無所安處 五臣無所字 僵扶 五臣扶作仆 是聖王 五臣是下有以字

博弈論

蓋君子 五臣蓋下有聞字 不建 五臣建作達 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

五臣作經之以日力 好翫 五臣翫作習

五十三卷

養生論

雖不目見 五臣作目不見 是由 五臣由作猶 目識 五臣目作自 醇白 五臣白作皭

運命論

屈厄 五臣作受屈 雜造門 五臣無此三字 欽河 五臣河下有水字 賞罰 五臣

資作 扱柱 五臣扱作挾

辨亡論上

未有如此 五臣有作見 燿於內府 五臣燿作輝 丁奉離斐 五臣奉下有鍾字

服𠜧猶存 五臣存作良 瓦解之志 五臣志作意 險阻 五臣阻作險

辨亡論下

弘遠 五臣弘作深 致命 五臣致作効 競盡其謨 五臣謨作謀 租惰 五臣

精 分以四瀆 五臣無公字 俊人 五臣無人字

五十四卷

五等論

雖俊之士 五臣士作民 承微積弊 五臣無微字 而萬國

疾 五臣疾作嫉 是以宣王 五臣宣作 八代之制 五臣八上有

辨命論

言其致云 五臣云下有爾字 大通 五臣通作道 淵默 五臣 命靈 五

作命 若雷震 五臣震作妒 崔亭伯 五臣 相如 五臣 若使

善惡 五臣無若使字 東陵之酷 五臣酷下有暴字 生民 五臣作小人

五十五卷

廣絕交論

飛電 五臣電作雷 七族 五臣七作宗 鳴哀 五臣作哀鳴 馳騖之俗 五臣俗作谷

倫 澆薄之倫 五臣倫作俗 因此五交 五臣因上有然字 惠莊 五臣作莊惠

演連珠

祿放 五臣放作施 生於絕紘 五臣紘作主 陽門 五臣 百里 五臣百作

共 德表生民 五臣生民作民俗二 發貴於身 五臣貴作

五十六卷

女史箴

二儀既分 五臣既作始 戒彼攸遂 五臣戒作式

石闕銘

書在五臣在作者 龍飛黑水五臣上有於爰字 番禺之宮五臣作[illegible]

布在五臣作有布 新刻漏銘

不庸五臣作痛 王仲宣誄 或統太尉五臣作事 [illegible]煇五臣作[illegible]

楊荊州誄

朝達五臣達作建 嚴郡五臣郡作建

五十七卷 馬汧督誄

覆軍五臣軍作車 拖墨五臣墨作紫 將軍[illegible]作五臣[illegible]有將字 下[illegible]

五臣剡作割 街號巷哭五臣作號街哭巷

陽給事誄

陶徵士誄

猶卒五臣卒作萃 帝圖斯鄭五臣鄭作[illegible] [illegible]氣勁五臣[illegible]

首路五臣首作道 區外五臣區作游 煩促五臣促作禮 兩非默置五臣作而

兩違事五臣違作建 長榮五臣榮作勞 禱祀五臣祀作祠 靖節五臣靖作清

宋孝武宣貴妃誄

晝氣五臣氣作氛

五十八卷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

七月二十六日五臣作二十八日 九月二十六日 將遷座五臣座作二[illegible]

[illegible]十七日 [illegible]隨五臣作[illegible] 司化五臣化作建

齊敬皇后哀策文

君道五臣道作[illegible] 在調五臣作[illegible]

陳太丘碑文

許人也五臣許下有字 遷貳五臣貳作[illegible]

褚淵碑文

[illegible]而成章五臣成字[illegible] 禮樂之場五臣[illegible]作[illegible] 辯梁之分五臣分作[illegible]

不貳心之臣五臣上有[illegible]字 兼掌衛軍五臣衛下有將字 [illegible]五臣[illegible]下

齊君趣章五臣作趣章 群后五臣作臣 鼓吹班劍五臣有[illegible]字

不食其言五臣[illegible]作身 [illegible]六五臣[illegible]作書 長逝五臣[illegible]作[illegible]

五十九卷

頭陀寺碑文

學地五臣作誠 [illegible] 興宗五臣[illegible] 智刃所游五臣[illegible]作由 倚[illegible]

崇巖五臣作[illegible]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

陵人也五臣陵下有鄉字 立行可模五臣作身 行[illegible]同上德五臣[illegible]

周二宫五臣宫作君 比屋五臣屋作室 里端五臣里作黑 牧州五臣[illegible]

南顧莫重五臣重作[illegible]下更有千里二字 領衛將軍五臣無領字

六十卷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

西昊五臣昊作景 隆殺五臣殺作降 虛允師五臣師作帥 奏疏五臣疏作敘 遂

冠五臣冠作首 道 乃依林五臣乃作仍 導衿禮五臣禮作遵 事

弔屈原文

嗟苦先生五臣苦作若 遇曾擊五臣擊作繳 蹭蹬鯨五臣鯨作鱏

弔魏武帝文

機苔之曰五臣此一句無 皆著銅爵臺五臣著作著 臺 八尺牀五臣牀作六 八

繐帳五臣上有張字 上脯糒五臣糒作餯 上月朝十五五臣月字下 嗚咽五臣

作為貞吝五臣吝作容 廣念五臣作

祭古冢文

遺犀五臣遺作涕 遺 撫備五臣作

祭屈原文

玉鎮五臣真作貞 樹芬五臣芬作芳 芬

祭顏光祿文

嚴方仲舉五臣方作 顧望五臣望作

貴池在蕭梁時實為
昭明太子封邑血食千載威靈赫然水旱
疾疫無禱不應廟有文選閣宏麗壯偉而
獨無是書之板蓋缺典也往歲邦人嘗欲
募衆力為之不成今是書流傳於世皆是
五臣注本五臣特訓釋旨意多不原用事
所出獨李善淹貫該洽號為精詳雖四明
贛上各嘗刊勒往往裁節語句可恨袤因
以俸餘鋟木會池陽袁史君助其費郡文
學周之綱督其役踰年乃克成既摹本藏
之閣上以其板寘之學宮以慰邦人所以尊事
昭明之意云淳熙辛丑上巳日晉陵尤袤題

池陽郡齋既刊文選與雙字類
於以示敬事昭明之意今又得昭
明文集五卷而併刊焉嗚呼所以
事於神者至矣夫神與人相信而
行也吏既惟神之恭神必惟吏之
相則神血食吏祿食斯兩無愧
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八月望日郡
刺史建安袁說友書

說友到郡之初倉使尤公方議鋟文
選板以實故事念費差廣而力未
給說友言曰是固此邦斯文也顧署它
費以佐其用可乎趣相與規度會出
閱一歲有半而後成則所以敬事於
神者厚矣江東歲比旱說友日與池
人禱之神焉蓋有禱輒應歲既弗
登獨池之歉猶什四也顧神既昭荅
如此亦有以考文選以李善本為勝
尤公博極羣書今親為讎校有補
學者是所謂敬民而致力於神者與
淳熙辛丑三月望日建安袁說友題

此集宋刻宋印首尾完具以校胡果泉景宋本卷廿
七缺君子[illegible]晉紀論武帝革命一首其
餘衍文數條俱經[illegible]傳二字尤確校本不僅少同異
一卷反未見書人[illegible]讀[illegible]胡[illegible]異[illegible]課日六四十五條余在
為校記一卷[illegible]胡刻凡四百餘條而是書如此宋刻之
可寶珍海內藏書家其存之[illegible]矣
八十三老人[illegible]
[illegible]東[illegible]校畢記

河岳英靈集二卷

（唐）殷璠輯

宋刻本

河岳英靈集三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唐殷璠編。璠丹陽人。序首題曰進士，書錄解題亦但稱唐進士，其始末則未詳也。是集錄常建至閻防二十四人詩二百三十四首。姓名之下各著品題，仿鍾嶸詩品之體。雖不顯分次第，然篇數無多，而釐爲上中下卷，其人又不甚敘時代，毋亦隱寓鍾嶸三品之意乎。文獻通考作二卷，蓋字誤也。其序謂爰因退跡，得遂宿心。蓋不得志而著書者。故所錄皆淹蹇之士，所論多感慨之言。而序稱名不副實，才不合道，雖權壓梁竇，終無取焉。其宗旨可知也。凡所品題，類多精愜。張謂條下，稱其代北州老翁荅、湖上對酒行，而集中但有湖上對酒行，無代北州老翁荅，疑傳寫有所脫佚。其中字句多與國秀集小異。又毛晉刊本蔡毋潛條下註曰，小序與時刻不同。蓋校刊者互有點竄，已非盡舊本矣。

毛本宋刻本集下增序字

毛本無鄙字

責毛作清

毛本四十三王字

上宋毛作上中下

倫毛作論

河岳英靈集

唐丹陽進士殷　璠

敘曰夫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有雅體野體鄙體俗體編紀者能審鑒諸體委詳所來方可定其優劣論其取捨至如曹劉詩多直語少切對或五字並側或十字俱平而逸駕終存然挈瓶庸受之流責古人不辨宮商徵羽詞句質素恥相師範於是攻異端妄穿鑿理則不足言常有餘都無興象但貴輕豔雖滿篋笥將何用之自蕭氏以還尤增矯飾武德初微波尚在貞觀末標格漸高景雲中頗通遠調開元十五年後聲律風骨始備矣實由主上惡華好朴去僞從眞使海內詞場翕然尊古南風周雅稱闡今日璠不揆竊嘗好事願刪略羣才贊聖朝之美爰因退跡得遂宿心粤若王維昌齡儲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靈也此集便以河岳英靈爲號詩二百三十四首分爲上下卷起甲寅終癸巳倫次于敘品藻各冠篇額如名不副實才不合道縱權壓梁寶終無取焉

集論

集論二字係宋毛刻本增之

論曰昔伶倫造律蓋爲文章之本也是以氣因律而生節假律而明才得律而清焉寧預於詞場不可不知音律焉孔聖刪詩非代議所及自漢魏至于晉宋高唱者十有餘人然觀其樂府猶有小失齊梁陳隋下品實繁專事拘忌彌損厥道夫能文者匪謂四聲盡要流美八病咸須避之縱不拈綴未爲深缺卽羅衣何飄飄長裾隨風還雅調仍在況其他句乎故詞有剛柔調有高下但令詞與調合首末相稱中間不敗便是知音而沈生雖怪曹王曾無先覺隱侯言之更遠璠今所集頗異諸家旣閑新聲復曉古體文質半取風騷兩挾言氣骨則建安爲傳論宮商則太康不逮將來秀士無致深憾

河岳英靈集目錄
卷上
常建十五首　李白十三首
王維十五首　劉眘虛十一首
張謂六首　王季友六首
陶翰十一首　李頎十四首
高適十三首　岑參七首
卷下
崔顥十一首　薛據十首
綦毋潛六首　孟浩然九首
崔國輔十一首　儲光羲十二首
王昌齡十六首　賀蘭進明七首
崔署六首　王灣八首
祖詠六首　盧象七首
李嶷五首　閻防五首
河岳英靈集目錄

河岳英靈集上

常建

高才而無貴仕誠哉是言曩劉楨死於文學左思終於記室鮑昭卒於參軍今常建亦淪於一尉悲夫建詩似初發通莊却尋野徑百里之外方歸大道所以其旨遠其興僻佳句輒來唯論意表至如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又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此例十數句並可稱警策然一篇盡善者戰餘落日黃軍敗鼓聲死今與山鬼鄰殘兵哭遼水屬思既苦詞亦警絕潘岳雖云能敘悲怨未見如此章

夢太白西峯

夢寐升九崖杳靄逢元君遺我太白峯寥寥辭垢氛結宇在星漢宴林閉氤氳簷楹覺餘翠巾舄生片雲時往青溪間孤亭晝仍曛松峯引天影石瀨清霞文恬目緩舟趣霽心投鳥羣春風有搖棹潭島花紛紛

弔王將軍墓

嫖姚北伐時深入強千里戰餘落日黃軍敗鼓

聲死嘗聞漢飛將可奪單于壘今與山鬼隣殘
兵哭遼水

昭君墓

漢宮豈不死異域傷獨歿萬里駝黃金蛾眉爲
枯骨迴車夜出塞立馬皆不發共恨丹青人墳
上哭明月

江上琴興

江上調玉琴一絃清一心冷冷七絃遍萬木澄
幽陰（一作音）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始知梧桐
枝可以徽黃金

宿王昌齡隱處

清溪深不極隱處惟孤雲松際露微月清光猶
爲君茆亭宿花影藥院滋苔紋予亦謝時去西
山鸞鶴羣

送李十一尉臨溪

冷冷花下琴君唱渡江吟天際一帆影預懸離
別心以言神仙尉因致瑤華音軫起宮商調越
聲澄碧林

聞齋卧疾行藥至山舘稍次湖亭二首

旬時結陰霖簷外初白日齋沐清病容心魂畏
靈室閑梅照前戶明鏡悲舊質卧袍四五大何
不來問疾
行藥至石壁東風變萌芽主人門外綠小隱湖
中花時物堪獨往君帆宜別家辭君爲滄海爛
沒從天涯

題破山寺後禪院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徑通幽處禪房花
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都寂但
餘鐘磬音

鄂渚招王昌齡　張僨

刈蘆曠野中沙上飛黃雲天海無精光茫茫悲
遠君楚山隔湘水湖畔落日曛春鴈又北飛音
書固難聞諭君未爲歎讒枉何由分五日逐蛟
龍宜爲弔冤文翻覆古共然官安足云貧士
任枯槁捕魚清江濆有時荷鋤犁曠野自耕耘
不然春山隱溪澗花亂山鹿自有場賢達亦
顧君二賢歸去來世上徒紛紛

春詞二首

究究黃柳絲濛濛雜花垂日高紅妝卧倚對春
光遊寧知傍洪水騣裹黃金羈

騣騣陌上桑南枝交北堂美人金梯出手自提竹筐非但畏蠶飢盈盈嬌路傍

古意張公子

日出乘釣舟嫋嫋持釣竿涉淇傍荷花驄馬閑金鞍使客白雲中腰間懸鹿盧出門事嫖姚為君西擊胡胡兵漢騎相馳逐轉戰孤軍海西北百尺旌竿沉黑雲邊笳落日不堪聞

仙谷遇毛女意知是秦時宮人

溪口水石淺泠泠明藥叢入溪雙峯峻松栝跡幽風垂蘿枝[illegible]嫋嫋鮮泉花濛濛奇綠齊人目路盡心彌通[illegible]桃陽崖前臨珠未窮迴潭清雲影瀰漫長天空水邊一神女千歲為玉童羽毛經漢代珠翠逃秦宮目覩神已寓鶴飛言未終祈君青雲祕願謁黃仙翁嘗以耕玉田龍鳴西頃中金梯與天接幾日來相逢

晦日馬鐙曲稍次中流作

夜來宿蘆葦曉色明西林初日在川上便登遊子心晴天無纖翳郊野浮春陰波靜隨釣魚舟小綠水深出浦見千里曠然諧遠尋扣艋應漁父因唱滄浪吟

李白

白性嗜酒志不拘檢常林棲十數載故其為文章率皆縱逸至如蜀道難等篇可謂奇之又奇然自騷人以還鮮有此體調也

戰城南

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葱河道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萬里長征戰三軍盡衰老胡人以殺戮為耕作古來惟見白骨黃沙田秦家築城備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燃烽火燃不息征戰無已時野戰格鬬死敗馬號鳴向天悲烏鳶啄人腸銜飛上掛枯樹枝士卒塗草莽將軍空爾為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遠別離

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人言不深此離苦日慘慘兮雲冥冥猩猩啼煙兮鬼嘯雨我縱言之將何補皇穹竊恐不照予之忠誠雷憑憑兮欲吼怒堯舜當之亦禪禹君失臣兮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堯幽囚舜野死九疑聯綿皆相似重瞳孤墳竟誰是帝子降兮綠雲間隨風波兮去無還慟

暴一作瀑
吟一作險

方一作相

飛一作巢。
瀟一作蕭
爾一作若

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深山。蒼梧崩湘水絕。竹上。
之淚乃可滅

野田黃雀行

遊莫逐炎洲翠棲莫近吳宮燕炎洲逐翠遭網
羅吳[illegible]起焚爾巢瀟條兩翅蓬蒿下縱有鷹
鸇[illegible]何

蜀道難

噫吁[illegible]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
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
塞通人煙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

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方鉤連上有
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黃鶴
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緣青泥何盤盤
百步九折縈巖巒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
坐長歎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巉巖不可攀但
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雌從遶林間又聞子規啼
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
凋朱顏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絕壁飛
湍暴流爭喧豗砯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若此
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劍閣崢嶸而崔嵬

秋一作人

滿一作夢

不易求一作信難
波一作濤
話一作語
姥一作台
冥搜一作因之
明一作身
月一作日
以一作已

一夫當關萬人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
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
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
身西望長咨嗟

行路難

金罇清酒價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停杯投筯
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欲渡黃河冰塞川將
登太行雲暗天閑來垂釣坐溪上忽復乘舟夢
日邊行路難道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
帆濟滄海

夢遊天姥山別東魯諸公

海客談瀛洲煙波微茫不易求越人話天姥雲
霓明滅如何覩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岳掩
赤城天姥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我欲
冥搜夢吳越一夜飛度鏡湖月湖月照我影送
我到剡溪謝公宿處今尚在淥水蕩漾清猿啼
脚穿謝公屐明登青雲梯半壁見海月空中聞
天雞千巖萬轉路不定迷花倚石忽以暝熊咆
龍吟殷巖泉慄深林兮驚層巔楓青青兮欲雨
水澹澹兮生煙列缺霹靂丘巒崩摧洞天石扉

訇然而中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
臺霓爲衣兮風爲馬雲中君兮紛紛而來下虎
鼓瑟兮鸞迴車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兮目
驚恍驚起而長嗟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
霞世間行樂皆如是古來萬事東流水别君去
兮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欲行即騎向名山
何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顔

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

憶昔洛陽董糟丘爲余天津橋南造酒樓黃金
白璧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海内賢豪青雲
客就中與君心莫逆迴山轉海不作難傾情倒
意無所惜我向淮南攀桂枝君留洛北愁夢思
不忍别還相隨相隨迢迢訪仙城三十六曲水
迴縈一溪初入千花明萬壑度盡松風聲銀鞍
金絡到平地漢東太守來相迎紫陽之真人邀
我吹玉笙飡霞樓上動仙樂嘈然宛似鸞鳳鳴
袖長管催欲輕舉漢中太守醉起舞手持錦袍
覆我身我醉横眠枕其股當筵意氣淩九霄星
離雨散不終朝分飛楚關山水遥余既還山尋
故巢君亦歸家度渭橋君家嚴君勇貔虎作尹
并州遏戎虜五月相呼度太行摧輪不道羊腸
苦行來北涼歲月深感君貴義輕黃金瓊杯綺
食青玉案使我醉飽無歸心時時出向城西曲
晋祠流水如碧玉浮舟弄水簫鼓鳴微波龍鱗
莎草緑興來攜妓恣經過其若楊花似雪何紅
妝欲醉宜斜日百尺清潭寫翠蛾翠蛾嬋娟初
月輝美人更唱舞羅衣清風吹歌入空去歌曲
自繞行雲飛此時行樂難再遇西遊因獻長楊
賦北闕青雲不可期東山白首還歸去渭橋南
頭一遇君酇臺之北又離羣問余别恨今多少
落花春暮爭紛紛言亦不可盡情亦不可極呼
兒長跪緘此辭寄君千里遥相憶

詠懷

莊周夢胡蝶胡蝶爲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
悠悠乃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青門種瓜人舊
日東陵侯富貴固如此營營何所求

酬東都小吏以斗酒雙鱗見贈

魯酒琥珀色汶魚紫錦鱗山東豪吏有俊氣手
攜此物贈遠人意氣相傾兩相顧斗酒雙魚表
情素雙鰓呀呷鰭鬛張跋刺銀盤欲飛去呼兒

拂杌霜刃揮紅肥花落白雪霏爲君下筯一餐
飽醉著金鞍上馬歸

荅俗人問

問予何事栖碧山笑而不荅心自閑桃花流水
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古意

白酒初熟山中歸黃雞啄黍秋正肥呼兒烹雞
酌白酒兒女歡笑牽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
舞落日爭光輝遊說萬乘苦不早著鞭跨馬涉
長道會稽愚婦輕買臣余亦辭家西入秦仰天
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將進酒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
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
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
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
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與君歌一曲請君爲
我聽鍾鼎玉帛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
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
樂斗酒十千恣歡謔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
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
爾同銷萬古愁

烏棲曲

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
歡未畢青山猶銜半邊日金壺丁丁漏水多起
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爾何

王維

維詩詞秀調雅意新理愜在泉爲珠著壁成
繪一句一字皆出常境至如落日山水好漾
舟信歸風又澗芳襲人衣山月映石壁天寒
遠山淨日暮長河急日暮沙漠陲戰聲煙塵
裏

西施篇

艷色天下重西施寧久微朝仍越溪女暮作吳
宮妃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要人傳香粉不
自著羅衣君寵益嬌態君憐無是非當時浣沙
伴莫得同車歸寄謝鄰家女效顰安可希

偶然作

陶潛任天真其性頗耽酒自從棄官來家貧不
能有九月九日時菊花空滿手心中竊自思儻

有人送否白衣攜觴來果不違老叟且喜得斟
酌安問升與斗舊衣野田中今日嗟無負兀傲
迷東西蓑笠不能守傾倒強行行酣歌歸五柳
生事不曾問肯愧家中婦

贈劉藍田

籬間犬迎吠出屋候荊扉歲晏輸井稅山村人
夜歸晚田始家食餘布成我衣詎肯無公事煩
君問是非

入山寄城中故人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
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
笑滯還期

淇上別趙仙舟

相逢方一笑相送還成泣祖席已傷離荒城復
愁入天寒遠山淨日暮長河急解纜君已遙望
君猶佇立

春閨

新耕可憐色落日捲簾帷鑪氣清珍簟墻陰上
玉墀春蟲飛網戶暮雀隱花枝向晚多愁思閑
窓桃李時

寄崔鄭二山人

翩翩京華子多出金張門幸有先人業早蒙明
主恩童年且未學肉食鶩華軒豈知中林士無
人薦至尊鄭生老泉石崔子老丘樊賣藥不二
價著書仍萬言息陰無惡木飲水必清源余賤
不及議斯人竟誰論

息夫人怨

莫以今時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
王言

婕好怨

宮殿生秋草君王恩幸踈那堪聞鳳吹門外度
金輿

漁山神女瓊智祠二首

迎神

坎坎擊鼓漁山之下吹洞簫望極浦女巫進紛
屢舞陳瑤席湛清酤風淒淒而夜雨不知神之
來不來使我心苦

送神

紛進拜兮堂前目眷眷兮瓊筵來不語兮意不
傳作暮雨兮愁空山悲急管思繁絃神之駕兮

儼欲旋倏雲消兮雨歇山青青兮水潺湲

隴頭吟

長安少年遊俠客夜上戍樓看太白隴頭明月迥臨關隴上行人夜吹笛關西老將不勝愁駐馬聽之雙淚流身經大小百餘戰麾下偏裨萬户侯蘇武纔爲典屬國節旄落盡海西頭

少年行

一身能擘兩彫弧虜騎千重只似無偏坐金鞍調白羽紛紛射殺五單于

初出濟州別城中故人

微官易得罪謫去濟川陰執政方持法明君無此心閭閻河潤上井邑海雲深縱有歸來日多愁年鬢侵

送綦毋潛落第還鄉

聖代無隱者英靈盡來歸遂令東山客不得顧採薇既至君門遠孰云吾道非江淮度寒食京兆縫春衣置酒臨長道同心與我違行當浮桂棹未幾拂荊扉遠樹帶行客孤村當落暉吾謀適不用勿謂知音稀

劉眘虛

眘虛詩情幽輿遠思苦詞奇忽有所得便驚衆聽頃東南高唱者十數人然聲律宛態無出其右唯氣骨不逮諸公自永明已還可傑立江表至如松色空照水經聲時有人又滄溟千萬里日夜一孤舟又歸夢如春水悠悠繞故鄉又駐馬渡江處望鄉待歸舟又道由白雲盡春與清溪長時有落花至遠隨流水香開門向溪路深柳讀書堂幽映每白日清暉照衣裳並方外之言也惜其不永天碎國寶

海上詩送薛文學歸海東

日處歸且遠送君東悠悠滄溟千萬里日夜一孤舟曠望絶國所微茫天際愁有時近仙境不定若夢遊或見青色石孤山百丈秋前心方杳眇此路勞夷猶離別惜吾道風波敬皇休春浮花氣遠思逐海水流日暮驪歌後永懷空滄洲

送東林廉上人還廬山

石溪流已亂苔徑入漸微日暮東林下山僧還獨歸常爲鑪峯意況與遠公違道性深寂寞世峙多是非會尋名山去豈復無清機

送韓平兼寄郭微

上客夜相過小童能酤酒即爲臨水處正值鴈歸後前路望鄉山近家見門柳到時春未暮風景自應有余憶東州人經年別來久慇懃爲傳語日夕念攜手東閣前寄書書中復達否

寄閻防 防時在終南豐德寺讀書

青暝南山口君與緇錫鄰深路入古寺亂花隨暮春紛紛對寂寞往往落衣巾松色空照水經聲時有人晚心復南望山遠情獨親應以修往業亦惟此立身深林度空夜煙月鎖清真莫歎文明日彌年從隱淪

暮秋楊子江寄孟浩然

木葉紛紛下東南日煙霜林山相晚暮天海空青蒼暝色空復久秋聲亦何長孤舟兼微月獨夜仍越鄉寒笛對京口故人在襄陽詠思勞今夕漢江遥相望

寄江滔求孟六遺文

南望襄陽路思君情轉親偏知漢水廣應與孟家鄰在日貪爲善昨來聞更貧相如有遺草爲一問家人

潯陽陶氏別業

陶家習先隱種柳長江邊朝夕潯陽縣白衣來幾年霽雲明孤嶺秋水澄寒天物象自清曠野荷何綿聯蕭蕭丘中賞明宰非徒然願守黍稷稅歸耕東山田

登廬山峯頂寺

孤峯臨萬象秋氣何高清庭際南郡出林端西江明山門二緇叟振錫聞幽聲心照有無界業懸前後生徒知真機靜尚與愛網并方首金門路未遑參道情

尋東溪還湖中作

出山更回首日暮清溪深東嶺新別處數猿叫空林昔遊初有迹此迹還獨尋幽興方在往歸懷復爲今雲峯勞前意湖水成遠心望望已超越坐鳴舟中琴

越中問海客

風雨滄洲暮一帆今始歸自云發南海萬里速如飛初謂落何處永將無所依冥茫漸西見山色越中微誰念去時遠人經此路稀泊舟悲且泣使我亦沾衣浮海焉用說憶鄉難久違縱爲

會連子山路有柴扉

江南曲

美人何蕩漾湖上風日長玉手欲有贈徘徊雙明璫歌聲隨綠水怨色起青陽日暮還家望雲波橫洞房

張謂

謂代北州老翁荅及湖中對酒行並在物情之外但衆人未曾說耳亦何必歷遐遠探古迹然後始為冥搜

讀後漢逸人傳二首

子陵没已久讀史思其賢誰謂潁陽人千秋如此肩嘗聞漢皇帝曾是曠周旋名位苟無心對君猶可眠東過富春渚樂此佳山川夜卧松下月朝看江上煙釣時如有待釣罷應忘筌生事在林壑悠悠經暮年于今七里瀨遺迹尚依然高臺竟寂寞流水空潺湲

龐公南郡人家在襄陽里何處偏來往襄陽東波是誓將業田種終得保妻子何言二千石乃欲勸吾仕鸛鵲巢茂林黿鼉穴深水萬物從所欲吾心亦如此不見鹿門山朝朝白雲起采藥復采樵優游終暮齒

同孫構免官後登薊樓懷歸作

昔在五陵時年少亦強壯嘗矜有奇骨必是封侯相東走到營州投身事邊將一朝去鄉國十載履亭障部曲皆武夫功成不相讓猶希虜塵動更取林胡帳去年大將軍忽負樂生謗北別傷士卒南遷死炎瘴濩落悲無成行登薊丘上長安三千里日夕西南望寒沙榆關沒秋水㶟河漲策馬從此辭雲中保閑放

贈喬林

去年上策不見收今年寄食仍淹留羨君有酒能便醉羨君無錢能不憂如今五侯不待客羨君不問五侯宅如今七貴方自尊羨君不過七貴門丈夫會應有知己世上悠悠何足論

湖中對酒作

夜坐不厭湖上月晝行不厭湖上山眼前一樽又長滿心中萬事如等閑主人有黍百餘石濁醪數斗應不惜即今相對不盡歡別後相思復何益茱萸灣頭歸路賖願君且宿黃翁家風光若此人不醉參差辜負東園花

題長主人壁

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縱令然諾暫相許終是悠悠行路心

王季友

季友詩愛奇務險遠出常情之外然而白首短褐良可悲夫至如觀于舍人西亭壁畫山水詩野人宿在人家少朝見此山謂山晚半壁仍棲嶺上雲開簾放出湖中鳥甚有新意

雜詩

采山仍采隱在木不在深持斧事遠遊固悲匠者心緊緊青桐枝樵爨日所侵樵聲出巖壑四聽無知音豈爲鼎下薪當復堂上琴鳳鳥久不棲且與枳棘林

代賀枝令譽贈沈千運

相逢問姓名亦存別時無子今有孫山上雙松長不改百家惟有三家村村南村西車馬道一宿通舟水浩浩澗中磊磊十里石河上游泥種桑麥平坡塚墓皆我親滿田主人是舊客舉聲酸鼻問同年十人七人歸下泉分手如何更此地迴頭不去淚潸然

觀于舍人壁畫山水

野人宿在人家少朝見此山謂山晚半壁仍棲嶺上雲開簾放出湖中鳥獨坐長松是阿誰再三招手起來遲于公大笑向予說小弟丹青能爾爲

滑中贈崔高士瑾

夫子保藥命外身作無咎日月不能老化腸爲筋不十年前見君甲子過我壽于何今相逢華髮在我後近而知其遠少見今白首遙信蓬萊宮不死世世有玄石采盈襜神方祕其肘問家惟指雲愛氣常言酒攝生固如此履道當不朽未能太虛同願亦天地久貫腹以芝朮賤體仍芻狗自勉將勉余良藥在苦口

山中贈十四祕書山兄

出山秘雲署山木已再春食我山中藥不憶山中人山中誰余密白髮日相親雀鼠晝夜無知我廚廩貧有情盡捐棄土石爲周身依依舍北松不厭吾南鄰夫子質千尋天澤枝葉新今以不材壽非智免斧斤

酬李十六岐

鍊丹文武火未成賣藥販[illegible]名出谷迷行
洛陽道乘流醉卧滑臺城城下故人久離怨一
歡適我兩家願朝飲杖懸沽酒錢暮餐囊有松
花餅子何車馬日憧憧李膺門館爭登龍千賓
揖對若流水五經發難如扣鐘下筆新詩行滿
壁立談古人坐在席問我草堂有卧雲知我山
儲無檐石自耕自刈食為天如鹿如麋飲野泉
亦知世上公卿貴且養丘中草木年

陶翰

歷代詞人詩筆雙美者鮮矣今陶生實謂兼

之既多興象復備風骨三百年以前方可論
其體裁也

古塞下曲

進軍飛狐北窮寇勢將變日落沙塵昏背河更
一戰駻馬為黃金羈雕弓白羽箭射殺左賢王歸
奏未央殿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見東出咸陽
門哀哀淚如霰

燕歌行

請君留楚調聽我吟燕歌家在遼水頭邊風意
氣多出身為漢將正值戎未和雪中凌天山冰
上度交河大小百餘戰封侯竟蹉跎歸來霸陵
下故舊無相過雄劒委塵匣空門唯雀羅玉簪
還趙姝瑤琴付齊娥昔日不為樂時哉今奈何

贈鄭員外

驄馬拂繡裳按兵遼水陽西分鴈門騎北逐樓
煩王聞道五軍集相邀百戰場風沙暗天起虜
陣森已行儒服揖諸將雄謀吞八荒金門來見
謁朱紱生輝光數載侍御史稍遷尚書郎人生
志氣立所貴功業昌何必守章句終年事蒼黃
同時獻賦客尚在東陵旁

望太華贈盧司倉

作吏到西華乃觀三峯壯削成元氣中傑出天
河上如有飛動色不知青冥狀巨靈安在哉厥
迹猶可望方此歎行旅未由飾仙裝葱蘢記星
壇明滅數雲障良友垂真契宿心所微尚敢投
歸山吟霞徑一相訪

晚出伊闕寄河南裴中丞

退無宴息資進無當代策冉冉時歲暮坐為周
南客前登闕塞門永眺伊城陌長川黯已暮千
里寒氣白家本渭水西異日何所適秉志師禽

回微言祖莊易一辭林璧閒共黎風壁役才名忽先進天邑多紛劇豈念嘉遁時依依耦沮溺

贈房侍御（時房公在新安）

志人固不羈與道常周旋進則天下仰巳之能晏然褐衣東府召執簡南臺先雄義每特立犯顔豈圖全謫居東南遠逸氣吟芳荃適會寥廓趣清波更寅緣扁舟入五湖發纜洞庭前浩蕩臨海曲迢遞濟江壖徵奇忽忘返遇興將彌年乃悟范生智足明漁父賢郡臨新安渚佳氣此城偏日夕對層岫雲霞映晴川閑居變秋色偃卧含貞堅倚伏自相化行藏亦推遷君其振羽翮歲晏將沖天

經殺子谷

扶蘇秦帝子舉代稱其賢百萬猶在握可爭天下權束身就一劒壯志皆棄捐塞下有遺跡千齡人共傳踈蕪盡荒草寂歷空寒煙到此空垂淚非我獨潸然

乘潮至漁浦作

檥舟早乘潮潮來如風雨樟亭忽已隱界峯莫及覩崩騰心爲失浩蕩目無主豗㶁浪始聞漾漾入漁浦雲景共澄霽江山相含吐偉哉造化靈此事從終古流沫誠足誡商歌調易苦頗因忠信全客心猶栩栩

宿天竺寺

松柏亂巖口山西微徑通天開一峯見宮闕生虛空正殿倚霞壁千樓標石叢夜來猿鳥靜鐘梵寒雲中岑翠映湖月泉聲亂溪風心超諸境外了與懸解同明發氣候改起視長崖東湖色濃蕩漾海光漸曈曨葛仙迹尚在許氏道猶崇獨往古來事幽懷期二公

早過臨淮

夜得三渚風晨過臨淮島潮中海氣白城上楚雲早鱗鱗魚浦帆莽莽蘆洲草川路日浩蕩惢焉心如擣且言任倚伏何暇念枯槁范子名屢移蘧公志常保古人去已久此理難復道

出蕭關懷古

驅馬擊長劒行役至蕭關悠悠五原上永眺關河前北虜三十萬此中常控弦秦城亙宇宙漢帝理旌旃刁斗鳴不息羽書日夜傳五軍計莫就三策議空全大漠橫萬里蕭條絶人煙孤城

清本作新

當瀚海落日照祁連愴然苦寒奏悽哉式微篇
更悲秦樓月夜夜出胡天

李頎

頎詩發調既清修辭亦秀雜歌成善玄理最
長至如送暨道士云大道本無我青春長與
君又聽彈胡笳聲云幽音變調忽飄灑長風
吹林雨墮瓦迸泉颯颯飛木末野鹿呦呦走
堂下足可歔欷震蕩心神惜其偉才只到黃
綬故其論家往往高於衆作

謁張果老先生

先生谷神者甲子焉能計自說軒轅師于今數
千歲寓遊城郭裏放浪希夷際應物雲無心逢
時舟不繫霞飡斷火粒野服兼荷製白雲淨肌
膚青松養身世韜精殊豹隱鍊質同蟬蛻忽去
不知誰偶來寧有契二儀齊壽考六合隨休憩
彭聃猶嬰孩松期且微細嘗聞穆天子更憶漢
皇帝親屈萬乘尊將窮四海裔車徒變草木錦
帛招談說八駿空往來三山轉虧蔽吾君咸至
德玄老欣來詣受籙金殿開清齋玉堂閉笙歌
迎拜首羽帳崇嚴衛禁柳垂香爐宮花拂仙杖

十洲本作中州

祈年寶祚廣致福蒼生惠何必待龍髯鼎成方
取濟

送暨道士還玉清觀

仙宮有名籍度世吳江濱大道本無我青春長
與君十洲俄已到至理得而聞明主降黃屋時
人看白雲空山何窈窕三秀日氛氳[illegible]留青
客超遥煙駕分

東郊寄萬楚

濩落久無用隱身甘採薇仍聞薄宦者還事田
家衣潁水日夜流故人相見稀春山不可望黃
鳥東南飛濯足豈長往一樽聊可依了然潭上

月適我胸中機在昔同門友如今出處非優游
白虎殿偃息青瑣闈且有薦君表當看攜手歸
寄書不代面蘭茝空芳菲

發首陽山謁夷齊廟

故人已不見喬木竟誰過寂寞首陽山白雲空
復多蒼苔歸地骨皓首採薇歌畢命無怨色成
仁其若何我來入遺廟時候微清和落日吊山
鬼迴風吹女蘿石門正西豁引領望黃河千里
一飛鳥孤光東逝波驅車層城路惆悵此巖阿

題綦毋潛校書所居
常稱掛冠吏昨日歸滄洲行客暮帆遠主人庭
樹秋豈伊得天命但欲爲山遊萬物我何有白
雲空自幽蕭條江海上日夕是丹丘生事本魚
鳥賞心隨去留惜哉曠微月欲濟無輕舟倏忽
令人老相思河水流
漁父歌
白頭何老人蓑笠蔽其身避世常不仕釣魚清
江濱浦沙明濯足山月靜垂綸寓宿湍與瀨行
歌秋復春持棹湘岸竹爇火蘆洲薪綠水飯香
稻青荷包紫鱗於中還自樂所欲全吾眞而笑
獨醒者臨流多苦辛
古意
男兒事長征生小幽燕客賭勝馬蹄下由來輕
七尺殺人莫敢前鬚如蝟毛磔黃雲白雪隴底
飛未得報恩不得歸遼東小婦年十五慣彈琵
琶解歌舞今爲羌笛出塞聲使我三軍淚如雨
送康洽入京進樂府詩
識子十年何不遇只愛歡遊兩京路朝吟左氏
嬌女篇夜誦相如美人賦長安春物舊相宜

苑蒲萄花滿枝柳色偏濃九華殿鶯聲醉殺壽
陵兒曳裾此夜從何所中貴由來盡相許白袷
春衫仙吏贈烏皮隱几臺郎與新詩樂府唱堪
愁御妓應傳鵁鶄樓西上雖因長公主終須一
見曲陵侯
送陳章甫
四月南風大麥黃棗花未落桐陰長青山朝別
暮還見嘶馬出門思舊鄉陳侯立身何坦蕩虬
鬚虎眉仍大顙腹中著書一萬卷不肯低頭在
草莽東門酤酒飲我曹心輕萬事如鴻毛醉臥
不知白日暮有時空望孤雲高長河浪頭連天
黑津吏停舟渡不得鄭國遊人未及家洛陽行
子空歎息聞道故林相識多罷官昨日今如何
聽董大彈胡笳聲兼語弄寄房給事
蔡女昔造胡笳聲一彈一十有八拍胡人落淚
向邊草漢使斷腸對歸客古戍蒼蒼烽火寒大
荒陰沉飛雪白先拂商絃後角羽四郊秋葉驚
摵摵董夫子通神明深山竊聽來妖精言遲更
速皆應手將往復旋如有情空山百鳥散還合
萬里浮雲陰且晴嘶酸雛鴈失羣夜斷絕胡兒

戀毋聲川爲靜其波鳥亦罷其鳴烏珠部落家
鄉遠邐迆沙麈忍怨生幽陰變調忽飄灑長風
吹林雨墮瓦迸泉颯颯飛木末野鹿呦呦走堂
下長安城連東掖垣鳳凰池對青瑣門才高脫
略名與利日夕望君抱琴至

緩歌行

小來脫身攀貴遊傾財破產無所憂暮擬經過
石渠署朝將出入銅龍樓結交杜陵輕薄子謂
言可生復可死一沉一浮會有時棄我翻然如
脫屣男兒立身須自強十年閉戶頴水陽業就
功成見明主擊鍾鼎食坐華堂二八蛾眉梳墮
馬美酒清歌曲房下文昌宮中賜錦衣長安陌
上退朝歸五侯賓從莫敢視三省官僚揖者希
早知今日讀書是悔作從前狂俠兒

鮫人歌

鮫人潛織水底居側身上下隨龍魚輕綃文采
不可識夜夜澄波連月色有時寄宿來城市海
島青冥無極已泣珠報恩君莫辭今年相見明
年期始知萬族無不有百尺深泉架戶牖鳥沒
空山誰復望一望雲濤堪白首

送盧逸人

洛陽爲此別攜手更何時不復人間見秖應海
上期青溪入雲木白首臥茅茨共惜盧敖去天
邊望所思

野老曝背

百歲老翁不種田唯知曝背樂殘年有時捫虱
獨搔首目送歸鴻籬下眠

高適

適[redacted]性拓落不拘小節恥預常科隱迹博徒
才名自遠然適詩多胷臆語兼有氣骨故朝
野通賞其文至如燕歌行等篇甚有奇句且
余所愛者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
君吟諷不厭矣

哭單父梁九少府

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今寂寞猶是子
雲居疇昔貪靈奇登臨賦山水同舟南楚下望
月西江裏契闊多別離綢繆到生死九泉知何
在萬事皆如此晋山徒嵯峨斯人已冥冥常時
祿且薄沒後家復貧妻子在遠道兄弟無一人
十上多苦辛一官恒自哂青雲將可致白日忽

西盡唯獨身後名空留無遠近

宋中遇陳兼

常參鮑叔義所期王佐才如何守苦節獨自無良媒離別十年內飄飄千里來安知罷官後唯見柴門開窮巷隱東郭高堂詠南陔籬根長花草井口生莓苔伊昔望霄漢于今倦蒿萊男兒須達命且醉手中杯

宋中

梁苑白日暮梁山秋草時君王不可見脩竹令人悲九月桑葉落寒風鳴樹枝

九日酬顏少府

簷前白日應可惜籬下黃花為誰有客子迎霜未授衣主人得錢肯沽酒蘇秦憔悴時多厭蔡澤棲遲世看醜縱使登高只斷腸不如獨坐空搔首

見薛大臂鷹作

寒楚十二月蒼鷹八十毛寄言燕雀莫相啅自有雲霄萬里高

酬岑主簿秋夜見贈

舍下蛩亂鳴居然自蕭索緬懷高秋興忽枉清

夜作感物我心勞涼風生二毛池空菡萏死月上（一作出）梧桐高如何異州縣復得交才彥汨沒嗟後時蹉跎恥相見箕山別來久魏闕誰不戀獨有江海心悠悠未嘗倦

送韋參軍

二十解書劍西遊長安城舉頭望君門屈指取公卿（一作數）國風沖融邁三五朝廷歡樂彌寰宇白璧皆言賜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歸來洛陽無負郭東過梁宋非吾土兔苑為農歲不登雁池垂釣心常苦世人遇我同眾人唯君於我情相親且喜百年有交態未曾一日辭家貧彈棊擊筑白日晚縱酒高歌楊柳春歡娛未盡分散去使我惆悵驚心神終當不作兒女別臨歧涕淚沾衣巾

封丘作

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只言小邑無所為公門百事皆有期拜迎長官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悲來向家問妻子舉家盡笑今如此生事應須南畝田世情付與東流水夢想舊山安在

哉爲銜君命日遲迴早知悔禍徒爲爾轉憶陶潛歸去來

邯鄲少年遊

邯鄲城南遊俠子自矜生長邯鄲裏千場縱博家仍富數處報讎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紛紛門外車馬屯如雲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君君不見即今交態薄黃金用盡還疎索以茲歎息辭舊遊更於時事無所求且與少年飲美酒往來射獵西山頭

燕歌行 并序

開元二十六年客有從元戎出塞而還者作燕歌行以示適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

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摐金伐鼓下榆關旌旆逶迤碣石間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陵雜風雨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大漠窮秋塞草腓孤城落日鬬兵稀身當恩遇常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筯應啼別離後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迴首邊庭飄飄那可度絕域蒼茫無所有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刁斗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

行路難

君不見富家翁舊時貧賤誰比數一朝金多結豪貴百事勝人健如虎子孫生長滿眼前妻能管絃妾能舞自矜一朝忽如此却笑傍人獨愁苦東隣少年安所如席門窮巷出無車有才不肯學干謁何用年年空讀書

塞上聞笛

胡人羌笛戍樓間樓上蕭條明月閑借問梅花何處落風吹一夜滿關山

營州歌

營州少年愛原野狐裘蒙茸獵城下虜酒千杯不醉人胡兒十歲能騎馬

岑參

參詩語奇體峻意亦奇造至如長風吹白茅野火燒枯桑可謂逸矣又山風吹空林颯颯如有人宜稱幽致也

終南雙峯草堂作

歛跡歸山田息心謝時輩晝還草堂臥但與雙峯對興來資佳遊事愜符勝槩著書高窻下日夕見城內曩爲世人誤遂負平生愛久與林壑辭及來杉松大偶茲近精廬數預名僧會有時逐樵漁盡日不冠帶崖口上新月石門破蒼靄色向羣木深光摇一潭碎緬懷鄭生谷頗憶嚴子瀨勝事猶可追斯人邈千載

終南雲際精舍尋法澄上人不遇歸高冠東潭石淙秦嶺微雨作貽友人

昨夜雲際宿適從西峯迴不見林中僧微雨潭上來諸峯皆晴翠秦嶺獨不開石鼓有時鳴秦王安在哉水漲斷山口飛沫相喧豗噴壁四時雨傍村終日雷北瞻長安道日夕生塵埃若訪張仲蔚衡門應蒿萊

戲題關門

來亦一布衣去亦一布衣羞見關城吏還從舊路歸

觀釣翁

扁舟滄浪叟心與滄浪清不自道鄉里無人知姓名朝從灘上飯暮向蘆中宿歌竟還復歌手持一竿竹竿頭釣絲長丈餘鼓枻乘流無定居世人那得解深意此翁取適非取魚

戎葵花歌

昨日一花開今日一花開今日花正好昨日花已老人生不得長少年莫惜床頭沽酒錢請君有錢向酒家君不見戎葵花

偃師東與韓擇同訪景雲暉上人即事

山陰老僧解楞伽頴陽歸客遠相過煙深草濕昨夜雨雨後秋風度漕河空山終日塵事少平郊遠見行人小尚書碛上黃昏鐘別駕渡頭一歸鳥

春夢

洞房昨夜春風起遙憶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

河岳英靈集上

癸巳正月逕

河岳英靈集下

崔顥

顥少年爲詩屬意浮艶多陷輕薄晚節忽變常體風骨凛然一窺塞垣說盡戎旅至如殺人遼水上走馬漁陽歸錯落金瑣甲蒙茸貂鼠衣又春風吹淺草獵騎何翩翩插羽兩相顧鳴弓新上絃可與鮑照江淹並驅也

贈王威古

三十羽林將出身常事邊春風吹淺草獵騎何翩翩插羽兩相顧鳴弓新上絃射麋入深谷飲馬投荒泉馬上共傾酒野中聊割鮮相看未及醉離虜寇幽燕烽火去不息胡山高際天長驅救東北戎解城亦全報國行赴難古來皆共然

古遊俠呈軍中諸將

少年負膽氣好勇復知機仗劒出門去孤城逢合圍殺人遼水上走馬漁陽歸錯落金瑣甲蒙茸貂鼠衣還家行且獵弓矢速如飛地迥鷹犬疾草深狐兔肥腰間帶兩綬轉眄生光輝顧謂今日戰何如隨建威

送單于裴都護

征馬去翩翩秋城月正圓單于莫近塞都護欲臨邊漢驛通煙火胡沙乏水泉功成須獻捷未必去經年

江南曲

君家定何處妾住在橫塘停船暫借問或可是同鄉

贈懷一上人

法師東南秀世實豪家子削髮十二年誦經峩眉裏自此照羣蒙卓然爲道雄觀生盡歸妄悟有皆成空洗意無衆染若心歸妙宗一朝勅書至召入承明宮說法金殿裏焚香清禁中傳燈遍都邑杖錫遊王公天子揖妙道羣僚趨下風我本法無着時來出林壑因心得化域隨病皆與藥上啓黃屋心下除蒼生縛一從入君門說法無朝昏帝作轉輪王師爲持戒尊軒風灑甘露佛雨生慈根但有滅度理而無開濟恩復聞江海曲好殺成風俗帝曰我上人爲除羶腥欲是日發西秦東南至蘄春風將衡桂接地與吳楚鄰舊少清信士實多漁獵人一聞吾師至捨網江湖濱作禮懺前惡潔誠期後因因成日既

久事濟身不守更出淮楚間復來荆河口荆河馬卿岑兹地近道林入講島常狎坐禪獸不侵都非緣未盡曾是教所任故我一來事永永微妙音竹房見衣鉢松宇清身心早悔業志淺晚成計可尋善哉遠公義清淨如黄金

結定襄獄效陶體

我在河東時使往定襄里定襄諸小兒爭訟紛城市長老莫敢言太守不能理謗書盈几案文墨相塡委牽引肆中翁追呼田家子我來折此獄五一作兩聽辨疑似小大必以情未嘗施鞭箠是時三月暮遍野農桑起里巷鳴春鳩田園引流水此鄉多雜俗戎夏殊音顧問邊塞人勞情曷云已

遼西

燕郊芳歲晚殘雪凍邊城四月青草合遼陽春水生胡人正牧馬漢將日徵兵露重寶刀濕沙虛金鼓鳴寒衣着已盡春服誰爲成寄語洛陽使爲傳邊塞情

孟門行

黄雀銜黄花翩翩傍簷隙本擬報君恩如何返彈射金罍美酒滿座春平原愛才多衆賓滿堂盡是忠義士何意得有讒諛人讒言翻覆那可道能令君心不自保北園新栽桃李枝根株未固何轉移成陰結子君自取若一作借問傍人那得知

霍將軍篇

長安甲第高入雲誰家居住霍將軍日晚朝迴擁賓從路傍揖拜何紛紛莫言炙手手不熱須臾火盡灰亦滅莫言貧賤即可欺人生富貴自有時一朝天子賜顏色世事一作上日悠悠應自知

鴈門胡人歌

高山代郡接東燕鴈門胡人家近邊解放胡鷹逐塞鳥能將代馬獵秋田山頭野火寒多燒雨裏孤峯濕作煙聞道遼西無鬬戰時時醉向酒家眠

黄鶴樓

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遺黄鶴樓黄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春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在煙波江上使

人愁。

薛據

據爲人骨鯁有氣魄其文亦爾自傷不早達因著古興詩云投珠恐見疑抱玉但垂泣道在君不舉功成歎何及怨憤頗深至如寒風吹長林白日原上没又孟冬時晷短日盡西南天可謂曠代之佳句也

古興

日中望雙闕軒蓋揚飛塵鳴佩初罷朝自言皆近臣光華滿道路意氣安可親歸來宴高堂廣

筵羅八珍僕妾盡紈綺歌舞夜達晨四時自相代誰能分要津已看覆前車未見易後輪丈夫須兼濟豈得樂一身君今皆得志肯顧憔悴人

初去郡齋書情

肅徒辭汝頴懷古獨悽然尚想文王化猶思巢父賢時移多譏巧大道竟誰傳況見疾風起悠悠旌旆懸征鴻無返翼歸流不停川已經霜露下仍驗松栢堅迴首望城邑迢迢間雲煙志士不傷物小人皆自妍感時惟責己在道非怨天從此適樂土東歸得幾年

落第後口號

十五能文西入秦三十無家作路人時命不將明主合布衣空惹洛陽塵（一本作惹毋潛詩）

題丹陽陶司馬廳

[redacted]難詔書增寵命才子盃能官門帶山光晚城臨江水寒唯余好文客時得詠幽蘭

冬夜寓居寄儲太祝

自爲洛陽客夫子吾知音愛義能下士時人無此心奈何離居夜巢鳥飛空林愁坐至月上復

閑南鄰砧

懷哉行

明時無廢人廣廈無棄材良工不我顧有用寧自媒懷策望君門歲晏空遲迴秦城多車馬日夕飛塵埃伐鼓千門啓鳴珂雙闕來我聞雷雨天天■剛不該何意斯人徒棄之如死灰主好臣必效時禁權必開俗流實驕矜得志輕草萊文王賴多士漢帝資羣才一言並拜將片善咸居台夫君何不遇爲泣黄金臺

泊鎮滓口

日落草木陰舟徒泊江汜蒼茫萬象開合沓闊風水迴沿值漁翁問篠逢樵子雲開天宇靜月明照萬里早鴈湖上飛晨鐘海邊起獨坐嗟遠遊登岸望孤洲零落星欲盡朣朦氣漸收行藏空自秉智誠仍未周伍胥既伏劒范蠡亦乘流歌竟鼓楫去三江多客愁

西陵口觀海

浙江漫湯湯近海勢彌廣在昔胚混凝融爲百川長地形失端倪天色潜滉瀁東南際萬里極目遠無象山影乍浮沉潮波忽來往孤帆或不

見棹歌徜徉像日暮長風起客心空振蕩浦口霞未收潭心月初上林嶼幾邅迴亭皐時偃仰歲晏訪蓬瀛真遊非外奬

登秦望山

南登秦望山目極大海空朝陽半蕩谷晃朗天水紅溪壑爭噴薄江湖遞交通而多漁商客不悟歲月窮振緡迎早潮弭棹候遠風予本萍泛者乘流任西東茫茫天際帆栖泊何時同將尋會稽迹從此訪任公

出青門往南山下別業

舊居在南山夙駕自城闕榛莽相蔽虧去爾漸超忽散漫餘雪晴蒼茫季冬月寒風吹長林白日原上沒懷抱曠莫伸相知阻胡越弱年好棲隱鍊藥在巖窟及此離垢氛興來亦因物末路期赤松斯言庶不伐

綦毋潛

潜詩屹崒峭蒨足佳句善寫方外之情至如松覆山殿冷不可多得又塔影掛清漢鐘聲和白雲歷代未有荊南分野數百年來獨秀斯人

春泛若耶

幽意無斷絕此去隨所偶晚風吹行舟花路入溪口際夜轉西壑隔山望南斗潭煙飛溶溶林月低向後生事且瀰漫願爲持竿叟

題招隱寺絢公房

開士度人久空山花霧深徒知宴坐處不見有爲心蘭若門對壑田家路隔林還言證法性歸去比黃金

題鶴林寺

道門隱形勝向背臨層霄松覆山殿冷花藏溪

路遥珊珊寶幡掛熖熖明燈燒過日半空谷春
風連上潮少憑水木與蔓添身心調顧謝攜手
客玆山禪侶饒

題靈隱寺山頂院

招提此山頂下界不相聞塔影掛清漢鐘聲和
白雲觀空靜室掩行道衆香焚且駐西來駕人
天日未曛

送儲十二還莊城

西坂何繚繞青林問子家天寒噪野雀日晚度
城鴉寂歷道傍樹曈曨原上霞兹情不可說長
恨隱淪賒

若耶溪逢孔九

相逢此溪曲勝託在煙霞潭影竹裏動巖陰簷
際斜人言上皇代犬吠武陵家借問淹留日春
風滿若耶

孟浩然

余嘗謂禰衡不遇趙壹無祿其過在人也及
觀襄陽孟浩然罄折謙退才名日高天下籍
甚竟淪落明代終於布衣悲夫浩然詩文彩
䓁茸經緯綿密半遵雅調全削凡體至如衆
山遥對酒孤嶼共題詩無論輿象兼復故實
又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亦爲高唱建德
江宿云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
樹江清月近人

過景空寺故融公蘭若

池上青蓮宇林間白馬泉故人成異物過憩獨
潸然既禮新松塔還尋舊石筵平生竹如意猶
掛草堂前

過融上人蘭若

山頭禪室掛僧衣窻外無人越一作溪鳥飛黄昏
半在下山路却聽松聲戀翠微

裴司士見尋

府僚能枉駕家醖復新開落日池上酌清風松
下來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誰道山翁醉猶
能騎馬迴

永嘉上浦館逢張子容

逆旅相逢處江村日暮時衆山遥對酒孤嶼共
題詩廨宇鄰鮫室人煙接島夷鄉關萬餘里失
路一相悲

九日懷襄陽

去國似如昨倏焉經杪秋峴山望不見風景令人愁誰採籬下菊應閑池上樓宜城多美酒歸與葛強遊

歸故園作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窗虛

夜歸鹿門歌

山寺鳴鐘晝已昏魚梁渡頭爭渡喧人隨沙道向江村予亦乘舟歸鹿門鹿門月照煙中樹忽到龐公棲隱處巖扉松徑長寂寥唯有幽人夜來去

夜渡湘江

客行貪利涉夜裏渡湘川露氣聞芳杜歌聲識採蓮榜人投岸火漁子宿潭煙行侶遥相問涔陽何處邊

渡湘江問舟中人

潮落江平未有風扁舟共濟與君同時時引領望天末何處青山是越中

崔國輔

國輔詩婉孌清楚深宜諷味樂府數章古人不能過也

雜詩

逢著平樂兒論交鞍馬前與酣一斗酒恰用十千錢後余在關內作事多迍邅何處肯相救徒聞寶劍篇

石頭瀨作

悵矣秋風時余臨石頭瀨日高見超遠望盡此州內羽山[redacted]點青海岸雜光碎離離樹木少漭漭波潮大日暮千里帆南飛落天外須臾遂入夜楚色有微靄尋遠跡已窮遺榮事多昧一身猶未理安得濟時代且泛朝夕潮荷衣蕙爲帶

魏宮詞

朝日點紅粧擬上銅雀臺畫眉猶未竟魏帝使人催

怨詞

妾有羅衣裳秦王在時作爲舞春風多秋來不堪着

少年行

遺却珊瑚鞭白馬驕不行章臺折楊柳春日路

傍情

長信草

長信宫中草年年愁處生時侵珠履迹不使玉堦行

香風詞

洛陽梨花落如霰河陽桃葉生復齊坐怨玉樓春欲盡紅綿粉絮裛粧啼

對酒吟

行行日將夕荒村古塚無人迹蒙籠荆棘一鳥吟屢勸提壺酤酒喫古人不達酒不足遺恨精靈傳此曲寄言世上諸少年平生且盡杯中綠

漂母岸

泗水入淮處南邊古岸存秦時有漂母於此饋王孫王孫初未遇寄食何多論後爲楚王來黃金荅母恩事迹貴在此空傷千載魂前臨雙小渚上有一孤墳[redacted]望淮陰口蒼蒼霧樹昏幾年崩塚色每日落潮痕古地多陻阨時哉不敢言向夕淚沾裳只宿蘆洲村

湖南曲

湖南送君去湖北送君歸湖裏鴛鴦鳥雙雙他

自飛之

秦中感興寄遠上人

一丘常欲臥三徑苦無資北上非吾願東林懷我師黃金燃桂盡壯志逐年衰日夕涼風至聞蟬[redacted]益悲

儲光羲

儲公詩格高調逸趣遠情深削盡常言挾風雅之道得浩然之氣述華清宫詩云山開鴻濛色天轉招摇星又遊茅山詩云山門入松柏天路涵虛空此例數百句已略見荆楊集不復廣引璠嘗覩[redacted]公正論十五卷九經分義䟽二十卷言博理當實可謂經國之大才

雜詩二章

秋氣肅天地太行高崔嵬猿狖清夜吟其聲一何哀寂寞掩圭蓽夢寐游蓬萊琪樹遠亭亭玉堂雲中開洪崖吹簫竞素女飄飄來雨師既洗後道路無纖埃鄙哉楚襄王獨如雲陽臺

渾肧本無象末路多是非達士志寥廓所在能忘機耕鑿時不至還山聊採薇虎豹對我蹲鸞

鶩傍我飛仙人空中來謂我勿復歸絡繹爲君
駕雲霓爲君衣西近崑崙墟可與世人違

效古二章

晨登涼風臺目走邯鄲道曜靈何赫烈曠野無
青草大軍北集燕天子西居鎬婦人役州縣丁
男事征討老幼相別離泣哭無昏早稼穡既殄
絶川[illegible]復枯槁曠哉遠此憂冥冥商山皓
東風吹大河河水如倒流河洲塵沙起有若黃
雲浮頳霞燒廣澤烘曜赫高丘野老[illegible]相逢無
地可蔭休翰林有客卿獨負蒼生憂中夜起躑
躅思欲獻厥謀君門峻且深跼足空夷猶

猛虎詞

寒亦不憂雪飢亦不食人人肉豈不甘所惡傷
明神太室爲我宅孟門爲我鄰百獸爲我膳五
龍爲我賓象馬一何威浮江亦以仁綵章曜朝
日牙爪雄武臣高雲逐氣浮厚地隨聲震君能
賈餘勇日夕長相親

射雉詞

[illegible]暄理新翳迎春射鳴雉廓田選一色鼻騂獷
千里遠聞咿喔聲時見雙飛起羃䍥踈嵩下陪

鰓深麥裹顧敵仍忘生爭雄方決死仁心貴勇
義豈復能傷此超遷下故墟迢遞回高軌丈夫
昔何苦取笑歡妻子

採蓮詞

淺渚荇花繁深塘茭葉踈獨往方自得恥邀淇
上姝廣江無術阡大澤絶方隅浪中海童語淚
下鮫人居春鴈時隱舟新荷復滿湖采采乘日
莫不思賢與愚

牧童詞

不言牧田遠不道牧波深所念牛馴擾不亂牧
童心圓笠覆我首長蓑披我襟方將憂暑雨亦
以懼寒陰大牛隱層坂小牛穿近林同類相鼓
舞觸物成謳吟取樂須臾間寧問聲與音

田家事

蒲葉日已長杏花日已滋老農要看此貴不違
天時迎晨起飯牛雙駕耕東菑蚯蚓土中出田
烏隨我飛羣鴿亂啄噪嗷嗷如道飢我心多惻
隱顧此兩傷悲撥食與田烏日暮空筐歸親戚
更相笑我心終不移

寄孫山人

新秋二月孤舟從水滿清江花滿山借問故園隱君子時時來去在人間

訓綦毋校書夢遊耶溪見贈之作

校文在仙掖每有滄洲心況以北䆫下夢遊清溪陰春看湖口漫夜入迴塘深往往纜垂葛出舟望前林山人松下飯釣客蘆中吟小隱何足貴長年固可尋還車首東道惠然若南金以我採薇意傳之天姥岑

使過彈筝峽作

鳥雀知天雪羣飛復羣鳴原田無遺粟日暮滿空城達士憂世務鄙夫念王程晨過彈筝峽馬足凌兢行雙壁隱靈耀莫能知晦明皚皚堅冰色漫漫陰雲平始信故人言苦節不可貞

王昌齡

元嘉以還四百年內曹劉陸謝風骨頓盡頃有太原王昌齡儲光羲頗從厥迹且兩賢氣同體別而王稍聲峻至如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諸侯清樂動千門皇風被九州慶雲從東來泱漭抱日流又雲起太華山雲山平明滅東峯始含景了了見松雪又楮柟無冬春柯葉連峯稠陰壁下蒼黑煙含清江樓疊沙積爲岡崩剥雨露幽石脉盡横亘潜瀆何時流又京門望西岳百里見郊樹飛雨祠上來靄然關中暮又奸雄乃得志遂使羣心揺赤風蕩中原烈火無遺巢一人討不用萬里空蕭條又百泉勢相蕩巨石皆却立昏爲蛟龍怒清見雲雨入又去時三十萬獨自還長安不信沙場苦君看刀箭瘢又蘆荻寒蒼江石頭岸邊飲又長亭酒未酣千里風動地天仗森森練雪擬身騎鐵驄白鷹臂斯並驚耳駭目今略舉其數十句則中興高作可知矣余嘗覩王公長平伏寃文吊枳道賦仁有餘也奈何晚節不矜細行謗議沸騰再歷遐荒使知音歎惜

詠史

荷畚至洛陽胡馬屯北門天下裂其土豺狼滿中原明夷方濟世斂翼黄埃昏披雲見龍顔始蒙國士恩位重謀亦深所舉無遺奔長策寄臨終末南不可吞賢智苟有時貧賤何所論唯然嵩山老而後知我言

觀江淮名山圖

刻意吟雲山尤知隱淪妙公遠何為者再詣臨海嶠而我髙其風披圖得遺照援毫無逃境遂展千里眺遂掃荆門壁明標赤城燒青葱林間嶺隱見淮海儌但指香爐頂無聞白猿嘯沙門既云滅獨往豈殊調感對懷拂衣胡寧事漁釣安期始遺舄千古謝榮耀投迹庶可齊滄浪有孤棹

[illegible]

香積寺禮拜萬迴平等二聖僧塔

真無御北來昔有乘花歸如彼雙塔内孰能知是非愚也駭蒼生聖哉爲帝師當爲時世出來由天地資萬迴至此方平等性無遣令我一禮心億刼同不移肅肅松栢下諸天來有時

齋心

女蘿覆石壁溪水幽濛朧紫葛蔓黄花娟娟寒露中朝飲花上露夜卧松下風雲英化爲水光彩與我同日月蕩精魄寥寥天府空

緱氏尉沈興宗置酒南溪留贈

林色與溪古深篁引幽翠山樽在漁舟棹月情已醉始窮清源口壑絶人境異春泉滴空崖萌草坼陰地乆之風榛寂遠聞樵聲至海鴈時獨飛永然滄洲意古時青冥客滅迹淪一尉五子躊躇心豈其紛埃事緱岑信所尅濟北余乃遂齊物可任令息肩理猶未卷舒形性表脱略賢哲議仲月期角巾飯僧嵩陽寺

江上聞笛

横笛怨江月扁舟何處尋聲長楚山外曲遶胡關深相去萬餘里遥傳此夜心寥寥浦溆寒響盡惟幽林不知誰家子復奏郢郢音水客皆擁棹空霜遂盈襟羸馬望北走遷人悲越吟何當邊草白旌節隴城陰

東京府縣諸公與綦毋潛李頎相送至白馬寺宿

鞍馬上東門徘徊入孤舟賢豪相追送即棹千里流赤峯落日在空波微煙收官薄忘機括醉來却淹留月明見古寺林木登高樓南風開長廓夏夜如涼秋江月照呉縣西歸夢中遊

趙十四見尋

客來舒長簟開閣延涼風但見無絃琴共君盡樽中晚來常讀易頃者欲還嵩世事何須道黄

精且養蒙嵇康殊寡識張翰獨知終忽憶鱸魚
膾扁舟往江東

少年行

西陵俠少年容過短長亭青槐夾兩路白馬如
流星聞道羽書急單于寇井陘氣高輕赴難誰
顧燕山銘

聽人流水調子

孤舟微月對楓林分付鳴箏與客心嶺色千重
萬重雨斷絃收與淚痕深

長歌行

曠野饒悲風颼颼黃蒿草繫馬倚白楊誰知我
懷抱所是同懷者相逢盡衰老況登漢家陵南
望長安道下有枯樹根上有鼯鼠窠高王子孫
盡千歲無人過寶玉頻發掘精靈其奈何人生
須達命有酒且長歌

城曲

秋風鳴桑草白狐兔驕邯鄲飯一作能來酒未
消城北原掣皂鵰射殺空營兩騰虎迴身却
月佩弓弰

洮

飲馬度秋水水寒風似刀平沙日未沒黯黯見
臨洮當昔長城戰咸言意氣高黃塵足今古白
骨亂蓬蒿

長信秋

奉帚平明秋殿開暫一作且將團扇共徘徊玉顏
不及寒鴉色猶帶朝陽日影來

鄭縣陶太公館中贈馮六元二

儒有輕王侯脫略當世榮本家藍谿下非為滄
浪故無何困躬耕且欲馳水路幽居與君近出
谷同所務昨日辭石門五年變秋露雲龍未相

感于謁亦已屢子為黃綬羈余忝蓬山顧京門
望西岳百里見郊樹飛雨祠上來靄然關中暮
驅車鄭城宿秉燭論往素山月出華陰開此河
渚霧清光比故人豁達展心晤馮公尚戢翼元
子仍跼步拂衣易為高論述難有趣張范善終
始吾等豈不慕罷酒當涼風屈伸備冥數

從軍行

烽火城西百尺樓黃昏獨坐海風秋更吹橫笛
關山月無那金閨萬里愁

賀蘭進明

員外好古博雅經緯滿腹其所著述一百餘
家頗究天人之際又有古詩八十首大體符
于阮公又行路難五首並多新興

古意二章

秦庭初指鹿羣盜滿山東忤意皆誅死所言誰
肯忠武關猶未啓兵入望夷宮爲祟非涇水人
君道自窮

崇蘭生澗底香氣滿幽林采采欲爲贈何人是
同心日暮徒盈抱（一作抱）徘徊幽思深慨然紉雜
佩重奏丘中琴

行路難五首

君不見巖下井百尺不及泉君不見山上蒿數
寸凌雲煙人生相命亦如此何苦太息自憂煎
但願親友長含笑相逢莫恡枝頭錢寒夜邀歡
須秉燭豈不長思花柳年

君不見門前柳榮耀暫時蕭索久君不見陌上
花在風吹去落誰家隣家思婦見之歎蓬首不
梳心歷亂盛年夫壻長別離歲暮相逢色凋換
君不見芳樹枝春花落盡蜂不窺君不見梁上
泥秋風始高燕不棲蕩子從軍事征戰蛾眉嬋

娟守空閨獨宿自然堪下淚況復時聞烏夜啼
君不見雲間月暫盈還復缺君不見林下風聲
遠意難窮親故平生或聚散歡娛未盡樽酒空
歎息青青陵上柏歲寒能有幾人同

君不見東流水一去無窮已君不見西郊雲日
夕空氛氳羣鴈徘徊不能去一鴈驚鳴復失羣
人生結交在終始莫以升沉中路分

崔署

署詩言詞款要情興悲涼送別登樓俱堪淚
下

宿大通和尚塔敬贈如闍黎廣心長孫
鍔二山人

支公已寂滅塔影山上古更有眞僧來道場救
諸苦一承微妙法寓宿清淨土身心能自觀色
想了無取森森松映月漠漠雲近户雲外飛電
明夜來前山雨然燈見棲鴿作禮聞信鼓曉齋
南軒開秋華淨天宇願言長出世謝爾及申甫

潁陽東溪懷古

靈溪氛霧歇皎鏡清心顏空色不映水秋聲多
在山世人久疎曠萬物皆自閑白鷺寒更浴孤

闢字作開 幾字作下 第三字作肅 雨字作雪 冰字作水 作字作詩 去字作逝

雲晴未還昔時謨王者此地闢玄關無以躡高步淒涼岑壑間

途中晚發

晚霽冴長風裏旁歌赴遠期雲輕歸海疾月滿下山遲旅望因高盡鄉心遇物悲故林遥不見况在落花時

送薛據之宋州

無媒嗟失路有道亦乘流客處不堪别異鄉應共愁我生早孤賤淪落居此州風土至今憶山河皆昔遊一從文章士兩京春復秋君去問相識幾人成白頭

早發交崖山還太室作

東林氣微白寒鳥急高翔吾亦自茲去北山歸草堂杪冬正三五日月遥相望蕭蕭過潁上矓矓辨少陽川冰生積雪野火出枯桑獨往路難盡窮陰人易傷傷此無衣客如何蒙雨霜

登水門樓見亡友張貞期題望黃河作因以感興

吾友東南美昔聞登此樓人隨川上去書在壁中留嚴子好真隱謝公耽遠遊清風初作頌暇

宴字作空 淹字作掩 見字作疑 管字作館 別字作佩 睽字作暌

日復消憂時與交友古跡隨山水幽巳孤蒼生望坐見黃河流流落年將晚悲涼物巳秋天高不可問淹泣赴行舟

王灣

灣詞翰早著為天下所稱最者不過一二遊吳中作江南意詩云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詩人巳來少有此句張燕公手題政事堂每示能文令為楷式又擣衣篇云月華照杵空隨一作悲妾風響傳砧不到見一作君所有衆製咸類若斯非張蔡之未曾見也覺頗謝之彌遠乎

晚春詣蘇州敬贈武員外

蘇臺憶季常飛棹歷江鄉持此功曹掾初稱華省郎貴門生禮樂明代秉文章嘉郡位先逡洪儒名重揚爰從姻婭貶豈失忠信防萬里汙馬足十年暌鳳翔迴遷翼元聖入拜佇惟良別業對南浦羣書滿北堂意深投客感才重接筵光陋學叨鉛簡弱齡詞翰場神馳勞舊國顏展利殊方際晚雜氛散殘春衆物芳煙和疎樹滿雨續小溪長旅拙感成慰通賢顧不忘從來琴曲

罷開匣爲君張

哭補闕亡友綦毋學士

明代資多士儒林得異材書從金殿出人向玉墀來詞學張平子風儀褚彥回崇儀希上德近侍接元台晨契心期早今遊宴賞陪屢遷君擢桂分尉我從梅忽遇乘軺客云傾構厦材泣爲洹水化歎作太山頹𦍒善初將慰尋言半始猜位聯情易感交密痛難裁遠日寒旌暗長風古輓哀寰中無舊業行處有新苔反哭魂猶寄終喪子尚孩葬田門吏給墳木路人栽遠洩悲成往俄傳寵令迴玄經貽石室朱紱耀泉臺地春長閉天明夜不開登山一臨哭揮涕滿蒿萊

晚夏馬弁卿池亭即事寄京都一二知己

忝職畿甸池濫陪時俊後才輕策疲劣勢薄常驅走牵役勞風塵秉心在巖藪宗賢開別業形勝代希偶竹繞清渭湄泉流白渠口逡巡期賞會揮忽變星斗逮此乘務閑因而訪幽叟入來殊景物行復洗紛垢林靜秋色多潭深月光厚盛香蓮近坼新味瓜初剖滯拙懷隱淪書之寄良友

奉使登終南山

常愛南山遊因而盡原隰數朝至林嶺百仞登嵬岌石狀馬經窮苔色步緣入物奇春貌改氣遠天香集虛洞策杖鳴低雲拂衣濕倚巖見廬舍人户欣拜揖問姓矜勤勞示心教澄習玉英時共飯芝草爲余給境絶人不行潭深鳥空立一乘從此授九轉兼是給辭處若輕飛憩來唯吐吸閑襟超已勝迴路倏而及煙色松上深水流山下急漸平逢車騎向晚睨城邑峯在野趣繁塵飄宦情濕一作辛苦久爲吏榮進何妄執日暮懷此山倏然賦斯什

奉同賀監林月清酌

華月當秋滿朝軒假興同淨林新霽入規院小涼通碎影行遊裊搖花落酒中清宵照入意併此助文雄

江南意

南國多新意東行伺早天潮平兩岸失風正數帆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從來觀氣象惟向此中偏

觀插箏

虛室有秦箏箏新月復清絃多弄委曲柱促語
分明曉怨擬纖手春嬌入慢聲近來惟此樂傳
得美人情

閏月七日織女

耿耿曙河微神仙此會稀今年七月閏應得兩
迴歸

祖詠

詠詩剪刻省靜用思尤苦氣雖不高調頗凌
俗至如霽日園林好清明煙火新亦可稱爲
才子也

古意二首

楚王意何去獨自留巫山偏使世人見迢迢江
水間駐舟春潭裏誓願拜靈顏夢寐覩神女金
沙鳴珮環閑艷絕世姿令人氣力微含笑默不
語化作朝雲飛

夫差日淫放舉國求妃嬪自謂得王寵代間無
美人碧羅象天閣坐輦乘芳春宮女數千騎常
遊江水濱年深玉顏老時薄花粧新拭淚下金
殿嬌多不顧身生前妬歌舞死後同灰塵塚墓

今人哀哀於銅雀臺

遊蘇氏別業

別業本幽處到來生隱心南山當戶牖澧水映
園林竹覆經冬雪庭昏未夕陰寥寥人境外閑
坐聽春禽

清明宴劉司勳劉郎中別業

田家復近臣行樂不違親霽日園林好清明煙
火新以文常會友唯德自成鄰池照窗陰晚杯
香藥味春簷前花覆地竹外鳥窺人何必桃源
裏深居作隱淪

宿陳留李少府廳作

相知有叔卿訟簡夜彌清旅泊倦愁卧空堂閘
曙更風簾搖燭影秋雨帶蟲聲歸思那堪說悠
悠恨洛城

終南望餘雪作

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
暮寒

盧象

象雅而不素有大體得國士之風曩在校書
名充秘閣其靈越山最秀新安江甚清盡東

南之歎郡

家叔徵君東溪草堂二首

開山十餘里青壁森相倚欲識堯時天東溪白雲是雷聲轉幽窒雲氣香流水澗影生蟲地巖端翳棲梓大道終不易君恩曷能已鶴羨無老時龜言攝生理浮年笑六甲元化潛一指未暇飾雲梯空慙阮家子

今朝共遊者得性閑未歸巳到仙人家真驚鷗鳥飛水深嚴子釣松掛巢父衣雲氣轉幽寂溪流無是非名理未足羨腥臊詎所稀自惟負貞意何歲當食薇

送綦毋潛

夫君不得意本自滄海來高足未云騁虛舟空復迴淮南楓葉落灞岸桃花開出處暫爲間沉浮安系哉如何天覆物還遣世遺才欲識秦將漢嘗聞王與裴離筵對寒食別雨乘春雷會有辟書至荷衣莫漫裁

送祖詠

田家宜伏臘歲晏子言歸石路雪初下荒林雞共飛東原多煙火北澗隱寒暉滿酌野人酒倦聞隣女機胡爲困樵採幾日被朝衣

贈程校書

客自岐陽來吐音若鳴鳳孤飛畏不偶獨立誰見用忽從披褐中召入承明宮聖人借顏色言事無不通愍懃極黎庶感激論諸公將相猜賈誼圖書歸馬融顧今久寂寞一歲麒麟閣且共歌太平勿嗟名宦薄

贈張均員外

公門世業昌才子冠裴王出自平津邸還爲吏部郎神仙餘氣色列宿動輝光夜直南宮靜朝趨北禁長時人窺水鏡明主賜衣裳翰苑飛鸚鵡天池侍鳳凰承歡日顧未未一作紀後時傷去去圖南遠微才幸不忘

追涼歷下古城西北隅此地有清泉喬木歷下群林

謝眺出華省王祥貽佩刀前賢真可慕衰疾意空勞貞悔不自卜遊隨共爾曹未能齊得喪時復誦離騷閑陰七賢地醉餐三士桃蒼苔虞舜井喬木古城壕漁父偏初抑堯年不可逃蟬鳴秋雨霽雲白曉山高咫尺傳雙鯉吹噓勿一毛

故人皆得路誰肯念同袍

李嶷

嶷詩鮮淨有規矩其少年行三首詞雖不多翩翩然俠氣在目也

林園秋夜作

林臥避殘暑白雲長在天賞心既如醉對酒非徒然月色偏秋露竹聲兼夜泉涼風懷袖裏玆意與誰傳

淮南秋夜呈同僚

天淨河漢高夜閑砧杵發清秋忽如此離恨應難歇風亂池上螢露光竹間月與君共遊處勿作他鄉別

少年行三首

十八羽林郎戎衣侍漢王臂鷹金殿側挾彈玉輿傍馳道春風起陪遊出建章

侍獵長楊下承恩更射飛麈生馬影滅箭落鴈行稀薄霧隨天仗聯翩入瑣闈

玉劍膝邊橫金杯馬上傾朝遊茂陵道夜宿鳳凰城豪吏多猜忌毋勞問姓名

閻防

防為人好古博雅其警策語多真素至如荒庭何所有老樹半空腹又能樓庭中樹龍蒸棟裏雲皎然可信也

晚秋石門禮拜

輕策凌絕壁招提謁金仙舟車無遊徑崖嶠乃鬭天鄉蹋淹昇景夷猶望新弦石門變暝色谷口生人煙陽鴈叫平楚秋風急寒川馳暉苦代謝浮脆暫貞堅永欲卧丘壑息心依梵筵誓将璧劫願無以物外牽

宿岸道人精舍

早歲參道風放情已寥廓重經因息侶遂果巖中諾斂迹辭人間杜門守寂寞秋風剪蘭蕙霜氣冷淙壑山鬭見然燈竹房聞擣藥願言捨塵事所趣非龍蠖

夕次鹿門山作

龐公嘉遁所浪迹難追攀浮舟暝始至抱杖聊自閒雙闕開鹿門百谷集珠潭噴薄湍上水春容漾裏山進原不足險梁壑未成艱我行自中春仲夏鳥綿蠻蕙草色已晚客心殊未還遠遊非避地訪道愛童顏安能絢機巧爭奪錐刀間

百丈溪新理茆茨讀書

浪迹棄人世還山自幽獨始傍巢由蹤吾其獲心曲荒庭何所有老樹半空腹秋蜩鳴北林碌鳥穿我屋棲遲樂道諸恬曠寡所欲閒封推盈虛散帙攷節目養閑度人事達命知止足不學東國儒俟時勞伐輻

與永樂諸公泛黃河作

煙深載酒入但覺暮川虛映水見山火鳴榔聞夜漁愛兹山水趣忽與人世疎無暇燃官燭中流有望舒

丙寅初冬[illegible]校讀一過

庚子年四月首夏猶清和[illegible]居士嘗過書遍自記

竇氏聯珠集五卷

（唐）竇常等撰

宋淳熙五年王崧刻本

竇氏聯珠集五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唐西江褚藏言所輯竇常竇牟竇羣竇庠竇鞏兄弟五人之詩人爲一卷每卷各有小序詳其始末常字中行官國子祭酒牟字貽周官國子司業羣字丹列官容管經略庠字胄卿官婺州刺史鞏字友封官祕書少監皆拾遺叔向之子羣庠以蔭敘餘皆進士科叔向有集一卷常有集十八卷見唐書藝文志今並不傳此集五卷唐志亦著錄而宋時傳本頗稀故劉克莊後村詩話稱惜未見聯珠集此本爲毛晉汲古閣所刊末有張昭跋署戊戌歲晉高祖天福三年也又有和峴跋及和㠓題字署甲子歲爲宋太祖乾德二年峴凝之子㠓峴之弟峴跋稱借鈔於致政大夫卽張昭也又有淳熙戊戌王崧跋亦稱世少其本今刊諸公府蓋鈔寫流傳至南宋始有蘄州雕版耳最後爲毛晉跋引洪邁容齋隨筆及計有功唐詩紀事附載叔向詩九篇又補羣詩六篇不載於此集者褚藏言序稱牟羣庠鞏之集並未追編錄蓋遺篇散見者也又稱弄錄唐書列傳於後而此本無之殆偶佚耶集中附載楊憑韓愈韋執中李益武元衡韋貫之劉伯芻韋渠牟元稹白居易裴度令狐楚諸詩蓋謝朓集中附載王融之例庠詩一首常詩一首亦附載牟集之中不入本集蓋古人倡和意皆相答不似後來之泛應必聚而觀之乃互見作者之意是亦編次之不苟耳

竇氏聯珠集

聯珠之義蓋取一家之言以偕
五星如聯珠星星郎也詩凡一百首
故國子祭酒致仕贈太子少保府君詩并傳
府君諱常字中行扶風平陵人也祖暠同
昌郡司馬贈水部郎中皇考叔向仕至左
拾遺贈尚書右僕射當代宗皇帝朝善五
言詩名冠流輩時屬貞懿皇后山陵上注
意哀挽即時進三章內考首出傳諸人口
者有禮遜生前貴恩追殁後榮又命婦蓋
蘋葉都人插榛花又禁兵環素帝宮女哭
寒雲備在文集故刑部侍郎包佶製序府
君同氣五人各載首序府君大曆十四年
舉進士與故吏部侍郎奚陟商州牧丁僥
祕校獨孤授同年上第迨拾遺下世力養
繼親家無舊產百口漂寓由是弄高科於
盛時就泉府之小職邅迴者十年厥後載
罹家禍因卜居廣陵之柳楊西偏疏泉種
竹隱几著書者又十載由擢第至釋褐凡
二十年洎貞元十四年秋成德軍節度使
太尉王公命從事御史盧泚既五百金辟
爲掌記不就其年淮南節度左僕射覇陵
杜公奏爲參謀授祕書省校書郎厥後歷
泉府從事由協律郎遷監察御史裏行居
無何湘東倅戎轉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
元和六年由侍御史入爲水部員外郎亦
既二歲婚嫁未畢求牧守之官出爲朗州
刺史轉固陵尋陽臨川三郡既罷秩東歸
舊業時宰嘉招固辭衰疾因除國子祭酒
致仕寶曆元年秋寢疾告終于廣陵之白
沙別業享年七十七其年詔贈越州都督
會昌元年武宗即位恩覃中外嗣子弘餘
任黃州刺史准赦改贈太子少保有文一
十八卷西江逸民褚藏言製序

晚次方山精舍却寄張薦員外

楚鵬還無雪江春又足風馬羸三逕外人病

四愁中西塞波濤闊南朝寺舍空猶銜步兵
酒宿醉在滁東
和裴端公樞蕪城秋夕簡遠近親知
歲積登朝戀秋加陋巷貧宿醒因夜歌佳句
得愁新盡日憑幽几何時上軟輪漢廷風憲
在應念匪躬人
謁諸葛武侯廟
永安宮外有祠堂魚水恩深祚不長角立一
方初退舍擬稱三漢更圖王人同過隙無留
影石在窮沙尚啓行歸蜀降吳竟何事爲陵
爲谷共蒼蒼
奉賀太保岐公承恩致政
召公爲保及清時冠蓋初闌拜武遲五色詔
中宣九德百寮班外置三師山泉遂性休稱
疾子弟能官各受詞不學鑄金思范蠡乞言
猶許上丹墀
四皓祠堂即事
尊嫡心萌事可憂四賢西笑暫安劉後王不
敢論珪組土偶人前枳樹秋
項亭懷古
力取誠多難天亡路亦窮有心裁帳下無面
到江東命厄留騅處年銷逐鹿中漢家神器
在須廢拔山功
奉使西還早發小碉館寄盧郴州遺
野棠花覆地山館夜來陰馬跡穿雲去雞聲
出澗深清風時偃草父早或爲霖試與甿黎
話猶堅借寇心
之任武陵寒食日途次松滋渡先寄
劉員外禹錫
杏花榆莢曉風前雲際離離上峽船江轉數
程淹驛騎楚曾三户少人烟看春又過清明
節算老重經癸巳年幸得柱山當郡舍在朝
長詠卜居篇
奉贈竇大員外兄松滋渡見寄之作
朗州員外司馬劉禹錫
楚鄉寒食橘花時野渡臨風駐綵旗草色邇

雲人去任水紋如縠鷺參差朱輪尚憶群飛雉青綬初懸左顧龜非是溢城魚司馬水曹何事與新詩

奉送職方崔員外攝中丞新羅冊使

帝命海東使人行天一涯辨方知木德開國有金家冊拜申恩重留驩作限賒順風鯨浪熟初日錦帆斜夜色潛燃火秋期獨往槎慰安皆喻旨忠信自無瑕髮美童年髻參香子月花使隨琛貢入正朔在中華

早發金鉤店寄奚十唐大二茂才

出門山未曙風葉暗蕭蕭月影臨荒柵泉聲近廢橋歲經秋後役程在洛中遥寄謝金門侶弓旌悮見招

途中立春寄懷楊郇伯

浪跡終年客驚心此地春風前獨去馬澤畔耦耕人老大交情重悲涼物外親子雲今在宅應見柳條新

七夕寄懷

露盤花水望三星髣髴虛無為降靈斜漢沒時人不寐幾條蛛網下風庭

故秘監丹陽郡公延陵包公挽歌詞

卓絕明時第孫貞貴後貧郗詵為胄子季札是鄉人筆下調金石花間領搢紳那堪歸葬日哭渡柳楊津

涼國惠康公主挽歌

王立分堯緒笄年下相門早加于氏對偏占館陶恩淚有潛成血香無卻返魂共知何駙馬垂白抱天孫

哭張倉曹南史

萬事竟蹉跎重泉恨若何官臨環衛小身逐轉蓬多麗藻嘗尊席閑情欲爛柯春風宛陵路丹旐在滄波

過宋氏五女舊居（宋氏女學五人貞元中同入宮）

謝庭風韻婕妤才天縱斯文去不迴一宅柳花今似雪鄉人擬築望僊臺

奉寄辰州房使君郎中

漢代文明今盛明猶將賈傅暫專城何妨密
旨先符竹莫是除書悞姓名蝸舍喜時春夢
去隼旟行處瘴江清新年只可三十二却笑
潘郎白髮生

酬竇大閑居見寄

辰州刺史房孺復

來自三湘到五谿青楓無樹不猿啼名慙竹
使官情少路隔桃源歸思迷鵩鳥賦成知性
命鯉魚書至恨暌携烦君強著潘年比騎省
風流詎可齊

北固晚眺

水國芒種後梅天風雨凉露螢開晚簇江鷰
繞危檣山趾北來固潮頭西去長年年此登
眺人事幾銷亡

謁三閭廟

君非三諫寤禮許一身逃自樹終天戚何裨
事主勞衆魚應餌骨多士盡餔糟有客〈扌+兩〉漿
奠文衰不繼騷

杏山舘聽子規

楚塞餘春聽漸稀斷猿今夕讓霑衣雲埋老
樹空山裏髣髴千聲一度飛

故國子司業贈給事中扶風竇府君詩

府君諱牟字貽周家世所傳載於首序府君貞元二年舉進士與從父弟故相贈司徒易直故相贈少師李公夷簡故兵部侍郎張公賈故工部侍郎張公正甫同年上第府君初授秘校東都留守從事歷河陽三城從事累轉協律郎評事監察御史東行府罷復爲留守判官轉殿中侍御史尋爲昭義節度判官累遷檢校水部員外轉本司郎中兼御史賜緋魚袋後爲留守判官檢校尚書都官郎中出爲澤州刺史改國子司業長慶三年春寢疾告終于宣平里之私第享年七十四嗣子周餘任秘書丞今上即位恩覃內外准赦文大中四年贈給事中府君和粹積中文華發外唯琴與酒克儉于家時人以爲有前古風韻世爲五言詩加以筆述文集十卷未暇編錄

史館候別將拾遺不遇

千門萬戶迷佇立月華西盡戟晨光動春松宿露低主文親王扆通籍入金閨肯念從戎去風沙事鼓鞞

早赴銀臺立馬待漏口號寄弟羣

上陌行初盡嚴城立未開人疑早朝去客是遠方來伏奏徒將命周行自引才可憐霄漢曙鴛鷺正徘徊

天津曉望因寄呈分司一二省郎

萬乘西都去千門正位虛鑿龍横碧落提象出華胥望幸宮嬪老迎春海鷰初保釐纔半仗容衛盡空廬要自詞難擬由來畫不如散郎無所屬聊事穆清居

竇洛陽見簡篇章偶贈絕句

恭王傳揚憑

直用天才衆却瞋應欺李杜久爲塵南荒不死中華老別玉翻同西國人

奉酬揚侍郎十兄見贈之作

翠羽雕虫日日新翰林工部欲何神自悲由

瑟無彈處令作開西門下人

早入朝書事

紫陌紛如晝彤廷鬱未晨列星沉騎火殘月
暗車塵隱軫排霄翰差池跨海鱗玉聲繁似
樂香澤散成春歎息驪龍馬分明識故人一
生三不遇今作老郎身

秋夕閒居對雨贈別盧七侍御坦

鷰鷰辭巢蟬蜺枝窮居積雨壞濤鏽夜長簷
霤寒無寢日晏廚煙濕未炊悟主一言那可
學從軍五首竟徒爲故人驄馬朝天使洛下
秋聲恐要知

杏園渡

衛郊多壘少人家南渡天寒日又斜君子素
風悲已矣杏園無復一枝花

元日喜聞大禮寄上翰林四學士中
書六舍人二十韻

有事郊壇畢無私日月臨歲華春更早天瑞
雪猶深玉輦迴時令金門降德音翰飛鸞別
侶藜植桂爲林粉澤資鴻筆薰和本素琴禮
成戎器下恩微鬼方沉麟爵來稱紀官師退
絕蔵道風黃閣靜祥景紫垣陰壽酒朝時獻
農書直夜尋國香煴翠幄庭燎艷紅衾漢魏
文章盛堯湯雨露湛密辭投水石精義出砂
金宸衷親唯敬鈞衡近匪侵疾驅千里駿清
唳九霄禽慶賜迎新服齋莊棄舊簪怨思班
女怨遥聽越人吟末露甘貧病流年苦滯淫
夢中青瑣闥歸處碧山岑竊抃聞韶護觀光
想欵任大哉環海晏不笇子牟心

緱氏拜陵迴道中呈李舍人少尹

忽忝諸卿位仍陪長者車禮容皆若舊名籍
自憑虛上路花偏早空山雲甚餘却愁新詠
發酬和不相如

陪韓院長韋河南同尋劉師不遇

仙客誠難訪吾人豈易同獨遊應駐景相顧
且吟風欒晼瓊枝秀齋軒粉壁空不題三五
字何以達壺公

同前 得尋

都官員外郎韓愈

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還隨躡鳧騎來訪馭風襟院閉青霞入松高老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

同前 得師

河南縣令韋執中

早尚逍遙境常懷汗漫期星郎同訪道羽客杳何之物外求仙侶人間失我師不知柯爛者何處看圍棋

奉誠園聞笛 園馬侍中故宅

曾絕珠纓吐錦茵欲披荒草訪遺塵秋風忽灑西園淚滿目山陽笛裏人

李舍人少尹惠家醖一小榼立書絕句

葉鏤天漿嫩虞行夜月寒一歠那可醉應遺試嘗看

答竇二曹長留酒還榼一絕

河南少尹李益

榼小非由榼星郎是酒星解醒元有數不用嚇劉伶

送東光呂少府之官 建帥奏授

遠愛東光縣平臨若木津一城先見日百里早驚春德禮邀才重恩輝拜命新幾時裁尺素滄海有枯鱗

送劉公達判官赴天德軍幕

特建青油幕量分紫禁師自然知召子不用問從誰文武輕車少腥膻左衽衰北風如有寄畫取受降時 軍有東西受降城

故秘監丹陽郡公延陵包公挽歌

台鼎嘗虛位壟龍莫致堯德音冥秘府風韻散清朝天上文星落林端玉樹凋有吳君子墓返葬故山遙

晚過數水驛却寄華州使院張鄭二侍御

春雨如煙又若絲曉來昏處晚晴時仙人掌

上芙蓉沼柱史閑西松栢祠幾許歲華銷道路無窮王事繫戎師迴瞻二妙非吾侶日對三峯自有期

洛下閑居夜晴觀雪寄四遠諸兄弟

雪月相輝雲四開終風助凍不揚埃萬重瓊樹宮中接一直銀河天上來荆楚歲時知染[illegible]湘吴醇酎憶啣盃強題縑素無顔色鴻鴈南飛早晚迴

奉酬侍御家兄東洛閑居夜晴觀雪之什

試國子主簿庠

[illegible]陽宮觀與天齊雪凈雲銷月未西清淺乍分銀漢近輝光漸覺玉繩低綠醽乍熟堪聊酌黃竹篇成好命題應念武闗山斷處空愁薄領候晨雞

奉使至邢州贈李八使君

獨占龍岡部深持虎節居盡心敷吏術含笑掩兵書禮飾華纓重才牽雅製餘茂陰延驛

路溫液逗官渠南畝行春罷西樓待客初覺頭開綠蟻砧下落紅魚牧伯風流足輶軒苦溢壺今宵鈴閣內醉舞復何如

秋日洛陽官舍寄上水部家兄

洛陽歸老日此縣忽爲君白髮兄仍見丹誠帝豈聞九衢橫逝水二室散浮雲屈指豪家盡傷心要地分禁中周幾鼎原上漢諸墳貔虎今無半狐狸宿有群威聲懃北部仁化樂南薰野藥飢來食天香靜處焚壯年唯喜酒幼學便訶文及尓空裹暮離憂詎可云

酬舍弟牟秋日洛陽官舍寄懷十韻

尚書水部員外郎常

初爲逃難者幾省用兵初去國三苗外全生四絕餘老頭親帝里歸處失吾廬逝水猶嗚咽祥雲自卷舒正郎曾首拜亞尹未平除幾變陶家柳空傳魏闕書恩凌天際鶴言甚轍中魚玉立知求己金聲乍起予在朝魚水分多病雪霜居忽報陽春曲縱橫恨不如

望終南

日愛南山好時逢夏景殘白雲兼似雪清晝作生寒九陌峯如墜千門翠可團欲知形勝盡都在紫宸看

酬舍弟庠罷舉從州辟書

之荆且願依劉表折桂終慙見郗詵舍弟未應絲作鬢園公不用印隨身

故朝議郎御史中丞容管經略使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扶風竇府君詩

府君諱羣字丹列家世所傳載於首序府君由弱冠不樂進士之科便於著書耕墾墳籍既孤以蔬素自適著書于毗陵之西偏給長兄之俸而與諸季安於膝下者十稔洎再罹內艱殆盡而復全者數四厥後郡守給事中京兆韋公夏卿知公以爲江左文雅無出其右適貞元十年詔嶲天下隱居丘園不求聞達之士韋公遂薦焉與桂山處士劉明素同表公之言云受天清氣與道逍遙時人以爲孔北海拔祢衡之文未之過也其時天下慰薦九人公獨不除授其後韋公移牧吳郡又以公所著史記名臣疏三十四卷進入皆寢而不報人皆異之公自以爲通塞繫于命靜而俟之厥後韋公入爲天官侍郎改京兆尹中謝之日德宗與之緒言韋進曰臣忝居達官

而竊有其位上曰卿有何負奏曰臣守毗陵日薦處士竇群於時獨蒙不録後臣任蘇州又進竇群所著名臣跡又蒙不荅臣以爲以人而廢在臣則當然言群則屈上乃驚曰卿之知人固無疑卒不問者乃宰執之失也便宣即令召對此貞元十八年也公即日起于衡泌白衣召見上謂公曰夏卿知卿卿有何蘊蓄得以盡言公從容對曰臣無蘊蓄第讀書俟時夫蘊蓄者迹在近班進有所不納諫有所不聽臣即蘊蓄如臣處於草茅但仰玄化而已實無蘊蓄上甚奇其對便令宣付中書即除諫官釋褐授右拾遺居無何祕監張公薦和番請公爲判官因改侍御史其後有故不行請復本列上不許遂守侍御史俄兼領雜務德宗晏駕改膳部員外郎出爲唐州刺史司空于公鎮漢南奏公爲節度副使檢校兵部郎中兼中丞加金紫居無何除吏部郎中遷御史中丞以舉職太過出爲黔中觀察使後以十洞擾亂准詔用兵翦伐事平公坐貶開州刺史亦既周歲除容管經略使憲宗以公守官無隱思欲大用因急詔追入中路遘疾終于衡州旅舘享年五十五贈左散騎常侍公有子曰謙餘審餘偕孝敬相率審餘應進士公天授和粹亮直孤峻著書俟用隱於衡泌未嘗以名利枉其所守時論以公有公輔之望卒無所伸文集散落未暇編録

題劒

丈夫得寶劒束髮曾書紳吁嗟一朝遇願言千載隣心許留冢樹辭直斷佞臣焉能爲繞指拂拭謝時人

黔中書事

萬事非京國千山擁麗譙佩刀看日曬賜馬傍江調言語多重譯壺觴每獨謡沿流如着翅不敢問歸撓

初入諫司喜家室至

一旦悲歡見孟光十年辛苦伴滄浪不知筆
硯緣封事猶問傭書日幾行

草堂夜坐

匣中三尺劒天上少微星勿謂相去遠壯心
曾不停

冬日曉思寄楊二十七諫卿

雨霜地如雪松桂青參差鷄警晨光上步出
南軒時所遇各有適我懷亦自怡願言緘素
封昨夜夢瓊枝

貞元末東院嘗接事今西川武相公
于茲三周謬領中憲徘徊廳宇多獲
文篇夏日即事因繼四韻

重軒深似谷列栢鎮含煙境絕蒼蠅到風生
白雪前彈冠驚迹近專席感恩偏賈漢朝來
下油幢路幾千

晨興贈友寄呈竇閬州

西川節度使檢校吏部尚書兼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元
衡

江城歲方晏晨起眄庭柯白露傷紅葉清飆
斷綠蘿徊時真氣索念遠幽懷多宿昔東山
意縱橫南浦波有美嬋娟子百慮攢雙蛾緘
情鬱不舒絲竹自駢羅爲子歌苦寒旨酒朱
顏酡鬢髮悠云變功名將奈何

奉酬西川武相公晨興贈友見示之
作

碧樹分曉色宿羽弄清光猶聞子規啼獨念
一聲長春春軼芳思依依寄遠方情同如蘭
臭惠比反魂香新什驚變雅古瑟代沅湘夥
勤見知已掩抑繞中腸隙駟不我待路人易
相忘孤老空許國幽報期蒼蒼

竇三中丞去歲有臺中五言四韻之
什未及酬答衆領鎮黔南途經蜀門
百里而近願言欵覿封略間之因追
酬曩篇持以爲贈

劒南西川節度使撿挍吏部尚書
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

在昔謬司憲當僚惟有君報恩如皎日致位等青雲削稾書難見除苛事早聞雙旌不可駐風雪路岐分

雪中寓直

寒光凝雪彩限直居粉闈況疑白雲上乍覺金印非樹色鵷歷臺驟聲諧素徽明晨阻通籍獨臥掛朝衣

同前

吏部員外郎韋貫之

耿耿風雪暮直廬未掩扉詠蘭幽助興麗玉粲相輝氣勁琴韻切夜深鑪火微雖殊江海遠即此戀彤闈

春雨

昨日偷閑看花了今朝多雨奈人何人間盡似逢花雨莫愛芳菲濕綺羅

東山月下懷友人

東山多喬木月午始蒼蒼雖殊碧海狀愛此青苔光高下瓶華燭參差啓洞房佳人夢餘思寶瑟愁應商皎潔殊未已沉吟限一方宦情迺難口世路倦羊腸彼美金石分眷言蘭桂芳清暉詎同夕耿耿但相望

贈劉大兄院長

萬年枝下昔同趨三事行中半已無路自長沙忽相見共驚雙鬢別來殊

奉酬竇三中丞見贈

金州員外司馬劉伯芻

多幸當陪侍玉墀俄驚負譴阻天涯今日相逢開榮悴更嗟年鬢颯然衰

經潼關贈宇文十

古有弓旌禮今徵草澤臣方同白衣見不是棄繻人

送内第袁德師

南渡登舟即水仙西垣有客思悠然因君相問爲官意不賣毗陵負郭田

觀畫鶴

華亭不相識衛國復誰知悵望冲天羽甘心任畫師

北地

何事到容州臨池照白頭興隨年巳往愁與水長流儷俛思通客辛勤悔飯牛詩人亦何意樹草欲忘憂

時興

夙心曠何許日暮依林薄流水不待人孤雲時映鶴濛濛千萬花曷爲神仙藥不遇爛柯叟報非舊城郭

雨後月下寄懷羊二十七資州

夕霽涼飆至悄然心賞諧清光松上月虛白郡中齋置酒平生在開衿願見乖斟勤寄雙鯉夢想入君懷

晚自臺中歸永寧里南望山色悵然有懷呈上右司十一兄

白髮侵侵生有涯青襟曾愛紫河車自憐梧王難歸去馬上看山恐到家

假日尋花

武陵緣源不可到河陽帶縣詎堪誇枝枝如雪南關外一日休閑盡屬花

中牟縣經曾公廟 曾名日晤 皐司徒公

青史編名在簡中故林遺廟揖仁風還遲將文字如顏色暫下蒲車爲曾公

故朝議郎婺州刺史上柱國扶風竇府君詩

府君諱庠字胄卿家世所傳載於首序府君初應進士感於知已一言遂從事於商洛授國子主簿未幾而罷後吏部侍郎韓公出鎮武昌美公之才辟爲節度推官以監察御史俄而昌黎移鎮京口用爲度支副使改殿中侍御史昌黎却入公至輦下遷漳州刺史秩滿時光祿卿范公由吳郡領宛陵奏公試太子中允兼侍御史爲團練副使加章服府罷除奉天縣令遷登州刺史昌黎公留守東都又奏授公爲汝州防禦判官改檢校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後遷信州刺史三載轉婺州亦既二載遺疾告終于東陽之官舍享年六十有二公天授倜儻氣在物表一言而合期於歲寒爲五字詩頗得其妙嗣子匡餘疾沒世次曰鉥晉州司法次曰載國子監直講皆克荷素風聿修官業詩筆散落編錄未逞

太原送穆贊南遊

今朝天景清秋入晉陽城露葉離披處風蟬三數聲郁言苦行役值此遠徂征莫話心中事相看氣不平

四皓驛聽琴送王師簡歸湖南使幕

朱絃韻正調清夜似聞韶山館月猶在松枝雪未消城笳三奏曉別鶴一聲遙明日思君處春泉翻寂寥

夜行古戰場

山斷塞初平人言古戰庭泉冰聲更咽陰火燄偏青月落雲沙黑風迴草木腥不知秦與漢徒欲弔英靈

竇五判官罷舉赴商州辟書袖文相訪書懷話舊因抒鄙辭

重表兄太府卿賜紫金魚袋韋渠牟

故舊相逢三兩家愛君兄弟有聲華文揮錦彩珠垂露興逸江天綺散霞美玉自矜頻獻

璞真金誰與細披砂終須撰取新詩品更比
芙蓉出水花

酬謝韋卿二十五兄俯賜輙敢書情

大賢持贈一明璫蓬蓽初驚滿室光埋沒劍
中生紫氣塵埃瑟上動清商荊山璞在終應
識楚國人知不是狂莫恨伏轅身未老會將
筋力是王良

段都尉別業

曾識將軍段匹磾幾場花下醉如泥春來欲
問林園主桃李無言鳥自啼

靈臺鎮贈丘岑中丞

曉日天山雪半晴紅旗遥識漢家營近來胡
騎休南牧羊馬城邊春草生

奉和王侍郎春日喜李侍郎崔給事
張舍人韋諫議見訪因命觴觀樂之
什

華館遲嘉賓逢迎淑景新錦筵開絳帳玉珮
下朱輪曲裏三仙會風前百囀春欲知志味

處共仰在齊人

勑目至家兄蒙淮南僕射杜公奏授
祕校兼節度參謀同書寄上

朝市三千里園廬二十春步兵終日飲原憲
四時貧桂樹留人久蓬山入夢新鶴書承處
重鵲語喜時頻草奏才偏委嘉謀事最親榻
因徐孺解醴爲穆生陳衛國今多士荊州好
寄身煙霄定從此非假問陶均

贈道芬上人 上人善畫松石

雲濕煙封不可闚畫時惟有鬼神知幾迴逢
著天台客認得巖西最老枝

金山寺

一點青螺碧浪中全依水府與天通晴江萬
里雲飛盡鰲背參差日氣紅

酬韓愈侍郎登岳陽樓見贈 時予權知岳州事

巨浸連空闊危樓在杳冥稍分巴子國欲近
老人星昏旦呈新候川源按舊經地圖封七
澤天限鎖重扃萬像皆歸掌三光豈遁形月

車繞碾浪日御巳翻濵落照金成枉餘霞翠
擁屏夜光疑漢曲寒韻辨湘靈山晚雲常碧
湖春草遍青軒黃曾舉樂范蠡幾揚舲有客
初留鵠貪程尚數蓂自當徐孺榻不是謝公
亭雅論氷生水雄材刃發硎座中瓊玉閏名
下萓蘭馨假守誠知拙齋心匪暫寧每憩公
府罘却憶故山苓苦調當三歎知音願一聽
自悲由也瑟敢墮孔悝銘野杏初成雪松醪
正滿瓶莫辭今日醉長恨古人醒

冬夜寓懷奉寄翰林王補闕

滿地霜蕪葉下枝幾迴吟斷四愁詩漢家若
欲論封禪須及相如未病時

醉中贈符載

白社會中嘗共醉青雲路上未相逢時人莫
小池中水淺勲無妨有卧龍

東都嘉量亭詩 獻留守韓僕射

卜築三川上儀刑萬井中度材垂後儉選勝
掩前功雲構中央起煙波四面通乍疑游汙
漫稍似入崆峒壓閒高位盡山河表裏窮峯
巒從地碧宮觀倚天紅靈檻如朝蜃飛橋狀
晚虹曙霞晴錯落夕靄濕葱龍庚亮樓何陋
陳蕃榻更崇有時閑講德永日靜觀風玉笋
飛無算金鐃奏未終重莚開玳瑁上客集鵷
鴻接武空慙賽修文敢並雄豈須登峴首然
後奉羊公

留守府酬皇甫曙侍御彈琴之什

青瑣晝無塵碧梧陰似水高張朱絲絃靜舉
白玉指洞簫又奏繁寒磬一聲起鶴警風露
中泉飛雪雲裏泠泠分雅鄭析析諧宮徵座
客無俗心巢禽亦傾耳衛國知有人齊竽偶
相處有時趨絳紗盡日隨朱履郍令雜繁手
出假求燋尾幾載遺正音今朝自君始

龍門看花

無葉無技不見空連天撲地逕纔通山鶯驚
起酒醒勲火焰燒人雪噴風

金山行 潤州金山寺在江心寺

西江中濡波四截涌出一峯青㟮㟪外如削
成中鈌裂陽氣發生陰氣結是時炎天五六
月上有火雲下氷雪夜色晨光相蕩沃積翠
流霞滿坑谷龍泓徹底沙布金鳥道揷雲梯
甃玉架險凌虛隨指顧據㭊玲瓏皆固護幹
流倒景不可窺萬仞千崖生跬步日華瞳瞳
上金牓丹楹碧砌真珠網此時天海風浪清
吴楚萬家皆在掌瓊樓菌閣紛明媚曲檻迴
軒深且邃海鳥夜上珊瑚枝江花曉落琉璃
地有時倒影沉江底萬狀分明光似洗不知
水上有樓臺却就波中看啓閉舟人忘却江
水深水神誤到人間世欻然風生波出沒灌
瀍晶熒無定物居人相顧非人間如到日宮
經月窟信知靈境長有靈住者不得無仙骨
三神山上蓬萊宮徒有丹青人未逢何如此
處靈山宅清凉不與囂塵隔曾到金山處處
行夢魂長羡金山客

于闐鍾歌 送靈徹上人歸越

靈嘉寺鍾按越中記此鍾本于闐國
寺鍾因風雨失鍾所在有天竺僧過
于闐識此鍾于越靈嘉寺至今鏁在
寺樓

海中有國傾神功烹金化成九乳鍾精氣激
射聲沖瀜護持海底諸魚龍聲有感神無方
連天雲水無津梁不知飛在靈嘉寺一國之
人皆若狂東南之美天下傳環文萬狀無雕
鎸有靈飛動不敢懸鏁在危樓五百年有時
清秋日正中繁霜滿地天無風一聲洞徹八
音盡萬籟悄然星漢空徒言允質千鈞重一
夫之力能振動大鳴小鳴須在君不擊不考
終不聞高僧訪古踏山曲終日當之言不足
寺提文鋒百鍊成恐剸此鍾無一聲

陪留守僕射巡内至上陽宫感興

翠輦西歸七十春玉堂珠綴儼埃塵武皇弓
劒埋何處泣問上陽宫裏人
愁雲漠漠草離離太液鈎陳處處疑薄暮毀

垣春雨裏殘花猶發萬年枝

故武昌軍節度副使朝散大夫檢校秘書監兼御史中丞扶風竇府君詩

府君諱鞏字友封家世所傳載於首序府君元和二年舉進士與今東都留守左僕射孫公簡故吏部侍郎興元節度使王公源中中書舍人崔公咸制誥李公正封同年上第府君世傳五言詩頗得其妙故相淮陽公鎮滑臺辟為從事釋褐授秘校淮陽移鎮渚宮遷峴首改協律郎二府專掌奏記淮陽下世司空薛公平鎮青社辟公為掌書記又改節度判官副使累遷至大理評事監察御史裏行殿中侍御史檢校祠部員外郎章服後薛公入為民曹府君除侍御史轉司勳員外郎遷刑部郎中文昌故事文酒之為由公復振也故相左轄元公出鎮夏口固請公副戎分實舊交詞不能免遂除秘書少監兼中丞加金紫無何元公下世公亦北歸道途遘疾迨至輦

下告終于崇德里之私第享年六十三有
子六人長曰景餘疾歿世次歸裕見任晉
陽令俱力學修文孝敬相率公温仁華茂
風韻峭逸遇境必言詩言之必破的佳句
不泯傳於人間文集散落未暇編録

老將吟

烽煙猶未盡年鬢暗相催輕敵心空在彎弓
手不閑馬依秋草病柳傍故營摧唯有酬恩
客時聽説劍來

贈蕭都官

蕭郎自小賢愛客不言錢有酒輕寒夜無愁
倚少年閑尋織錦字醉上看花船好是閑身
事從人道性偏

江陵遇元九李六二侍御紀事書情
呈十二韻

自見人相愛如君愛我稀好閑容問道攻短
每言非夢想何曾問追歡未省違看花憐後
到避酒許先歸柳寺春堤遠津橋曙月微漁
翁隨去處禪客共因依逢閣初疑義霜臺晩
畏威學深通古字心直觸危機肯滯荆州掾
猶香栢署衣山連巫峽秀田傍渚宫肥美玉
方齊價遷鶯尚怯飛佇看霄漢上連步侍彤
闈

酬竇七相贈依次重用本韻
江陵府士曹參軍元稹

風波千里別書信二年稀乍見悲無喜猶言
是與非身名判作夢盃盞莫相違草舘同床
宿沙頭待月歸春深鄉路遠老去宦情微魏
闕何由到荆州且共依人欺翻省事官冷易
藏威剩擬馴鷗鳥無因用弩機看和松葉酒
閑施稻田衣草紫銀絲嫩鱸魚雪片肥憐君
詩似涌贈我筆如飛會遣諸伶唱篇篇入禁
闈

忝職武昌初至夏口書事獻府主相
公

白髮放櫜鞬梁王舊愛全竹籬江畔宅梅雨

病中天時奉登捷宴閑修上水船色人興謗
易莫遣鶴[redacted]錢

戲酬副使中丞見示四韻

武昌軍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元稹

莫恨暫櫜鞬交游幾箇全眼明相見日肺病欲秋天五馬虛盈櫪雙蛾浪滿船可憐俱老大無處有閑錢

繼之見寄與竇七酬唱之什本韻外更加兩韻

河南尹白居易

旌越從櫜鞬賓寮情禮全義龍來要地鴛鷺下寥天綺汗騎驕馬青娥舞醉仙合闇成江上作散到洛中傳窮巷能無酒貧池亦有船春裝秋未寄漫道足閑錢

竇七中丞見示初至夏口獻元戎詩輒戲和之

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司徒兼侍中晉國公裴度

出佐青油幕來吟白雪篇須為九皐鶴莫上五湖船竇詩自稱鬪戲云沿船裝故也故態君應在新聲我亦便聞鄂州切執成語者甚工元侯看再入好被暫留連

鄂州使至竇七副使中丞見示興元相公獻酬之什郡人任戶部尚書時中丞是當司員外郎每示篇章多相唱和今因四韻以寄所懷

吏部尚書令狐楚

仙吏秦城別新詩鄂渚來才推今八米職副舊三台雕鏤心偏許緘封手自開何年相贈答却得在中臺

早秋江行

迴望湓城遠西風吹荻花暮潮江勢闊秋雨馬行斜多醉渾無夢頻愁欲到家漸驚雲樹轉數點是晨鴉

題任處士幽居

紅葉江村夕孤煙草舍貧水清魚識釣林靜

犬隨人採掇山無主扶持藥有神客來唯勸
酒蝴蝶是前身

南遊感興

傷心欲問前朝事唯見江流去不迴日暮東
風春草綠鷓鴣飛上越王臺

放魚

金錢贖得見刀痕聞道禽魚亦感恩好去長
江千萬里不須辛苦上龍門

漢陰驛與宇文十相遇旋歸西川固
以贈別

吳蜀何年別相逢漢水頭望鄉心共醉握手
淚先流宿霧千山曉春霖一夜愁離情方浩
蕩莫說去刀州

早春松江野望

江村風雪霽曉望忽驚春耕地人來早營巢
鵲語頻帶花移樹小插槿作籬新何事勝無
事窮通任此身

陝府賓堂覽房杜二公仁壽年中題
紀手迹

仁壽元和二百年濛籠水墨淡如煙當時憔
悴題名日漢祖龍潛未上天

登玉鈎亭奉獻淮南李相公

西南城上高高處望月分明似玉鈎朱檻入
雲看鳥滅綠揚如薺遶江流定知有客嫌陳
揖從此無人上庾樓今日捲簾天氣好不勞
騎馬看揚州

早春送宇文十歸吳

春逢不省似今年二月無花雪滿天村店閉
門何處宿夜深遙喚渡江船

少婦詞

坐惜年光變遼陽信未通燕迷新畫屋春識
舊花叢夢遶天山外愁翻錦字中昨來誰是
伴鸚鵡在簾櫳

歲晚喜遠兄弟至書情

幾年滄海別相見意多違鬢髮緣愁白音書
為懶稀新詩徒有贈故國未同歸人事那堪

問無言是與非

南陽道中作

東風雨洗順陽川蜀錦花開綠草田彩雉鬪
時頻駐馬酒旗翻處亦留鞭新晴日照山頭
雪薄暮人爭渡口船早晚到家春欲盡今年
寒食月初圓

哭呂衡州八郎中

今朝血淚問蒼蒼不分先悲旅館喪人送劒
來歸壠上鴈飛書去叫衡陽還家路遠兒童
埋玉泉深晝夜長望盡素車秋草外欲將
身贖返魂香

贈阿史那都尉

按獵燕山經幾春雕弓白羽不離身年來馬
上渾無力望見飛鴻指似人

經賓車騎故城

荒陂古堞欲千年名振圖書劒在泉今日諸
孫拜墳樹愧無文字續燕然

遊仙詞

海上神山綠溪邊杏樹紅不知何處去月照
玉樓空

竇氏聯珠集　潛庄

羣竇嚮詩一何神妙恨此少不見其集
聯珠之家也戊戌歲中元前一日寶門
旅舍書　潛夫

夜吟竇集追思寶門題處已三稔矣
愴然感興書之

往歲記時梁苑花今朝吟處洛城秋滿
生聲電人何在懷舊傷心淚迸流三逕
竹風憐笛怨一庭霜月井桐悲妻兒未
會余惆悵只怪燈前不舉頭

自鞏而下皆　大夫所題藁而錄之

甲子歲春初中儀李公借此詩抄寫得
無何秘監尹公借去亦已失去不復
相還余嘗讀此集蓋深思之至夏未忽
授書於 致政大天渠翁見借所恨自
少閑暇令乳吏抄録故多舛誤躬親勘
校頗亦改正因得吟咏喜不自勝刑部
員外郎兼太常博士和 可記
時乾德二年六月廿五日雨齋

學讀過

余家所藏和峴所校五寶詩世少其本和
所致甲子歲即乾德二年也秘監尹公者
尹拙也致政大天者吏部尚書致仕張昭
也昭字潛夫題罷詩後一篇稱潛夫者即
昭也刑部外郎兼太常博士和者峴也後

有題學讀過者峴季弟也惟中儀李公當
是時為禮部侍郎而李姓者偶忘其為何
人遠方無書可考姑俟知者今列諸公府
庶承其傳淳熙五年四月旦日朝散大夫
權知蘄州軍州事北海王賓書

搜玉小集一卷

明崇禎海虞毛氏汲古閣刻唐人選唐詩八種本

搜玉小集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鄭樵通志已載之，則其來舊矣。舊目題凡三十七人，詩六十三首。此本但三十四人，詩六十二首。蓋毛晉重刊所釐定，所註考證頗詳。然胡鵠等三人有錄無詩，晉并刪其姓氏，已非闕疑存舊之意。又人闕其三，而詩僅闕其一，不足分配三人，必有一人之詩漏於他人名下矣。則所訂亦未確也。其次第爲晉所亂，不可復考。既不以人敘，又不以體分，編次參差，重出疊見，莫能得其體例。徒以源出唐人，聊存舊本云爾。

搜玉小集姓氏總目 原本目錄今訂正

崔湜四首 或刻五首攷誤入崔顥一首今刪去仍四首

韓休一首

胡皓一首 或作胡浩向缺今亦無攷

裴漼一首

劉希夷三首

賀朝一首

屈同一首

鄭愔三首

楊炯一首

徐彥伯四首

盧照鄰一首

東方虬一首

郭元振一首

駱賓王一首

崔顥一首 向誤崔湜今訂入

劉允濟一首

喬知之二首

沈佺期四首

張汯一首 宜作張法今訂正

徐晶一首 或誤徐晶〻向多一首今仍之

王泠然二首

許景先一首

宋之問四首 或刻十首攷誤入魏徵二首陳子昂一首崔融一首今悉

刪去存六首

王翰一首 向缺今亦無攷

杜審言一首

劉幽求一首

魏徵二首 向俱誤宋之問今訂入

陳子昂一首 向誤宋之問今訂入

王勃一首

蘇味道一首

王諲一首

徐瑩一首

余延壽一首

張諤三首

李澄之一首 向闕今亦無攷

李嶠二首

崔融五首 向缺二首後一首誤刻宋之問今訂入仍缺二首

凡三十七人共六十三首 今三十四人共六十一首

搜玉小集姓氏總目終

搜玉小集目錄

奉和御製白鹿觀 崔湜

奉和御製平胡 裴漼

同前 韓休

西征軍行遇風 崔融

塞垣行 崔湜

大漢行 前人

將軍行 劉希夷

從軍行 賀朝

燕歌行 屈同

塞外 鄭愔

紫騮 楊炯

胡無人行 徐彥伯

王昭君 盧照隣

同前 東方虬

同前 郭元振

晚度天山有懷京邑　駱賓王
送公主和戎　徐彥伯
古意　崔顥
酬杜麟臺春思　崔湜
春閨　徐彥伯
怨情　劉允濟
春怨　鄭愔
春閨　沈佺期

秋閨　鄭愔
古意　沈佺期
閨怨　徐彥伯
怨辭　張汯
秋閨　喬知之
擣衣篇　劉希夷
題河邊枯柳　王泠然
折柳篇　許景先

長信宮樹　喬知之
同蔡孚五亭詠　徐晶
阮公體　前人
贈蘇管記　杜審言
溫泉莊臥疾寄楊七炯　宋之問
述懷　魏徵
暮秋言懷　前人
白帝懷古　陳子昂

書懷　劉幽求
桂陽三日述懷　宋之問
九日升高　王勃
觀燈　蘇味道
夜遊　沈佺期
觀燈　王諲
夜光篇　王泠然
催粧　徐璧

翦綵　沈佺期
人日翦綵　余延壽
三日岐王宅　張諤
滿月　前人
太平公主山亭侍宴應制　李嶠
岐王席上詠美人　張諤
汾陰行　李嶠
代白頭吟　劉希夷

明河篇　宋之問
韋長史挽歌　崔融
度大庾嶺　宋之問
過蠻洞　前人
登越王臺　前人
詠寶劍　崔融

搜玉小集目錄 終

搜玉小集

奉和御製白鹿觀（一作和詩）　崔湜

御旗探紫籙仙仗闢丹丘捧藥芝童下焚香桂女留鸞歌無歲月鶴語記春秋臣朔何其幸常陪漢武遊

奉和御製平胡　裴漼

玄漠聖恩通由來書軌同忽聞窺月滿相聚寇雲中廟略占黃氣神兵出絳宮將軍行逐虜使者亦

和戎一舉轒輼滅再麾沙朔空直將威禁暴非用武為雄飲至明軍禮酬勳錫武功干戈還載戢文德在唐風

同前　韓休

南牧正紛紛長河起塞氛玉兵徵選士金鉞拜將軍鼙鼓撼邊吹連旌暗朔雲妖星乘夜落害氣入朝分始見幽烽警俄看烈火焚功成奏凱樂戰罷策歸勳處德陳清廟神謨屬大君叨榮逢偃伯幸

甕詠時文

西征軍行遇風　崔融

北風捲塵沙左右不相識颼飀吹萬里昏昏同一色馬煩莫敢進人急未遑食草木春更悲天景晝相匿夙齡慕忠義雅尚存孤直覽史悵浸驕讀詩歎孔棘及茲戎旅地忝從書記職兵氣騰北荒軍聲振西極坐覺威靈遠行看氛氣息愚臣何以報倚馬申微力

塞垣行　崔湜

疾風捲溟海萬里揚沙礫仰望不見天昏昏竟朝夕是時軍兩進東拒復西敵蔽山張旗鼓間道潛鋒鏑精騎突曉圍奇兵襲暗壁十月邊塞寒四山江陰積雨雪雁南飛風塵景西迫昔我事討論未嘗怠經籍一朝棄筆硯十年操矛戟豈要黃河誓須勒燕然石可嗟牧羊臣海上久為客

大漠行　前人

單于犯薊壖驃騎略蕭邊南山木葉飛下地北海蓬根亂上天科斗連營太原道魚麗合陣武威川三軍遙倚仗萬里相馳逐旌旆悠悠靜瀚源鼙鼓喧喧動盧谷窮徼出幽陵吁嗟倦寢與馬蹄凍溜石胡毳暖生冰雲沙決漭天光閉河塞陰沈海色凝崆峒異國誰能託蕭索邊心常不樂近見行人畏白龍遙聞公主愁黃鶴陽春半歧路間瑤臺苑玉門關百花芳樹紅將歇二月蘭皋綠未還陣雲不散魚龍水雨雪猶飛鴻雁山山障連綿不可極路遠辛勤夢顏色北堂萱草不寄來東園桃李長相憶漢將紛紜攻戰盈胡夜蕭條幽朔寧韓君拜節偏知遠鄭吉驅旌坐見迎火絕煙沈右西極谷靜山空左北平但使將軍能百戰不須天子築長城

將軍行　劉希夷

將軍闢轅門耿介當風立諸將欲言事逡巡不敢

入劍氣射雲天鼓聲破原隰黃塵塞路起走馬追兵急彎弓從此去飛箭如雨集截圍一百重斬首五千級代馬流血死胡兵抱鞍泣古來養甲兵有事常討襲衆我廟堂運坐使干戈戢獻凱還帝京軍容何翕習

從軍行　賀朝

朔胡乘月寇邊城䋲書插羽刺中京天子金壇拜飛將單于玉塞振佳兵騎射先鳴推任俠龍韜決勝佇時英聞有河湟客愔愔理帷帝常山舊霸圖

汜水先天策街珠浴鐵向桑乾纛旗畫鼓指烏丸鳴雞已報關山曉來雁遙傳沙塞寒直為寸心從苦節隴頭無水長鳴咽邊樹蕭蕭不覺春天山漠漠長飛雪魚麗陣接塞雲平雁翼營通海月明始看晉幙飛鶴入旋聞齊壘啼烏聲自從一戍燕支山春光幾度晉陽關金河未轉青絲騎玉筋應啼紅粉顏鴻歸燕相逐池邊芳草綠已見氛清細柳營莫更春歌落梅曲烽沈灞滅静邊亭海晏山空肅已寧行望鳳京旋凱捷重來麟閣畫丹青

燕歌行　已見國秀集與此同註明　屈同

漁陽八月塞草腓征人相對併思歸雲和朔氣連天暗邊雜驚沙撒野飛此時天地陰埃徧瀚海龍城皆血戰兩軍鼓角暗相聞四面旌旗看不見昭君遠嫁已年多戎狄無厭尚不和漢兵候月秋防塞胡騎乘冰夜渡河河塞東西萬餘里地與京華

不相似燕支山上少光輝黃沙磧裏無流水金戈玉劔十年征紅粉青樓多怨情厭得殊方久為別秋來但聽擣衣聲

塞外　鄭愔

龍壘三秋夕窮郊萬里平海陰凝獨樹日氣下連營戍旆霜疑重邊笳寒更輕將軍猶轉戰都尉不成名折柳悲春曲吹笳斷夜聲明年漢使返須築受降城

紫騮　楊炯

俠客重周遊金鞭控紫騮蛇弓白羽箭鶴轡赤茸鞦發跡來南海長鳴向北州匈奴今未滅畫地取封侯

胡無人行　徐彥伯

十月繁霜下征人遠鑿空雲摇錦車節海照角端弓暗雪埋沙樹衝飈卷塞蓬方隨膜拜入歌舞玉門中

王昭君　盧照鄰

合殿恩中絶交河使漸稀肝腸隨玉輦形影向金微漢宮草應綠胡庭沙正飛願逐三秋雁年年一度歸

同前　東方虬

漢道方全盛朝廷足武臣何須薄命妾辛苦事和親

同前　郭元振

聞有南河信傳言殺画師始知君念重更肯惜蛾眉

晚度天山有懷京邑　駱賓王

忽上天山望依然想物華雲疑上苑葉雪似御溝花行歎戎麾遠坐令衣帶賖交河浮絶塞弱水浸流沙旅思徒漂梗歸期未及瓜寧知心斷絶夜夜泣胡笳

送公主和戎　徐彥伯

鳳扆憐簫曲鸞帷念掌珍房庭遂築館漢使遠和親星去銀河夕花移玉樹春聖情悽割愛駐驛望征塵

古意（向誤崔湜）　崔顥

十五嫁王昌盈盈出画堂自矜年正少復倚壻為郎舞愛前溪綠歌憐午夜長閑時鬬百草度日不成粧

酬杜麟臺春思　崔湜

春還上林苑花滿洛陽城鶯舍夜疑恩龍銑曉合情憶夢殘燈落離魂暗馬驚可憐朝與暮樓上獨盈盈

春閨　徐彥伯

戍客戍清波幽閨幽思多暗梁聞語燕夜燭見飛蛾寶匣藏脂粉金屏綴綺羅裁衣卷紋素織錦度鳴梭有使通西極緘書寄北河年光只恐盡征戰莫蹉跎

怨情　劉允濟

玉關芳信斷蘭閨錦字新愁來不自抑念切已含嚬虛牖風驚夢空床月厭人歸期倘可促勿度柳園春

春怨　鄭愔

春朝物候妍愁婦鏡臺前風吹數蝶亂露洗百花鮮試出褰羅幌還來著錦筵曲中愁夜夜樓上別年年不及隨蕭史高飛向紫煙

春閨　沈佺期

汗馬三軍去流鶯二月還邊愁行上國春夢度陽關池水琉璃淨園花玳瑁斑歲華空自擲憂思不勝顏

秋閨　鄭愔

征客向輪臺幽閨寂不開音書秋雁斷機杼夜蛩催虛幌風吹葉閑階露濕苔自憐愁思影共作月徘徊

古意　沈佺期

盧家少婦鬱金堂海燕雙棲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白狼河北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誰為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

閨怨　國秀集作孤燭歎　徐彥伯

切切夜閨冷微微孤燭燃玉盤紅淚滴金燼彩光圓暖手縫輕素嚬蛾續斷絃相思咽不語回向錦屏眠

怨篇 張紘

去年離別雁初歸今日裁縫螢已飛征客未來音信斷不知何處寄邊衣

秋閨 喬知之

南庭結白露北風掃黃葉此時鴻雁來驚鳴催思妾曲房理針線平砧擣文練鴛綺裁已成龍鄉信難見窮寵九重閨寂寞十年啼紗窗白雲宿羅幌月光櫺雲月隱微微夜上孫黃機玉霜凍珠簾金

吹薄羅衣㒓家已得地君去將何事宛轉結蚕書寂寥無雁使平生荷恩信本為容華進況復落紅顏蟬聲催白鬢

擣衣篇 劉希夷

秋天瑟瑟夜漫漫夜白風清玉露團燕山遊子衣裳薄秦地佳人閨閣寒欲向樓中縈楚練還來機上裂齊紈攪紅袖兮愁徙倚盼青砧兮悵盤桓盤桓徙倚夜已久螢火雙飛入簾牖西北風來吹細

腰東南月聯浮繊手此時秋月可憐明此時秋風別有情君看月下參差影為聽莎間斷續聲絳河轉兮青雲曉飛烏鳴兮行人少攢眉緝縷思紛紛對影穿針魂悄悄閨道還家未有期誰憐登隴不勝悲夢見形容亦舊日為許裁縫改昔時緘書遠寄交河曲須及明年春草綠莫嫌衣上有斑斑只為思君淚相續

題河邊枯柳 王泠然

隋家天子憶揚州厭坐深宮傍海陬穿地鑿山開御路鳴笳疊鼓汎春流流從鞏北分河口直到淮南種官柳功成力盡人旋亡運謝年移樹空有當時綵女侍君王帳殿旌門對柳行青葉交垂連幔色白花飛散染衣香今日摧殘何用道數里曾無一株好驛騎江帆損更多山精野鬼藏應老深秋九月露為霜日夜孤舟入帝鄉河畔時時聞落葉客中無箇不霑裳

折柳篇　許景先

春色東來渡灞橋青門垂柳百千條垂柳西連建章路漢家禁苑紛無數縈花始徧合歡枝遊絲半罥相思樹秦樓初日照南隅柔條垂綠𣋡金鋪寶釵新梳鬟鬢髻錦帶交垂連理襦自憐柳塞淹戎幕銀燭長啼愁夢著芳樹朝催玉管新春風夜染羅衣薄城頭楊柳已如絲今年花落去年時折芳遠寄相思曲為惜容華難再持

長信宮樹　喬知之

阿娜當軒樹葺葺倚蘭殿葉𣋡九春華香搖五明扇餘花鳥啄盡新葉蟲書徧零落容自知芬芳君不見

同蔡孚五亭詠　徐晶

章奏中京罷雲容別業歸拂琴鋪野席牽柳挂朝衣翡翠巢書幌鴛鴦立釣磯幽栖可憐處春事滿林扉

阮公體　前人

秦王按劍怒發卒戍龍沙雄圖尚未畢海内已紛拏黃塵暗天起白日歛精華唯見長城外僵屍如亂麻

贈蘇管記　杜審言

北地寒應苦南庭戍不歸邊聲亂羌笛朔氣卷戎衣雨雪關山暗風霜草木稀胡兵戰欲盡虜騎獵猶肥雁塞何時入龍城幾度圍據鞍雄劍動插筆羽書飛與駕還京邑朋游滿帝畿方期來獻凱歌舞共春輝

溫泉莊卧疾寄楊七炯　宋之問

移疾卧兹嶺寥寥倖幽獨賴有嵩高山高枕長在目兹山棲靈異朝夕翳雲族是日濛雨晴反景入岩谷伊洛何悠𣸣川原信重複夏餘鳥獸蕃秋末禾黍熟秉願守樊圃歸閑欣藝牧惜無載酒人徒把涼潭菊

考及昇句下有暴靈青青山下木此意方無窮環斷一四句宜補

述懷　魏徵

中原初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横計不就慷慨志猶存杖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繫南越憑軾下東藩鬱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吟寒鳥空山啼夜猿既傷千里目還驚九死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暮秋言懷 上一首向誤宋之問　前人

首夏別京輔杪秋滯三河沈沈蓬萊閣日久鄉思多霜剪涼地蕙風揹幽渚荷歲芳坐論歌感此式微歌

白帝懷古 向誤宋之問　陳子昂

日落滄江晚停橈問土風城臨巴子國臺沒漢王宮荒服仍周甸深山尚禹功巖懸青壁斷地險碧流通古木生雲際歸帆出霧中川途去無限客思坐何窮

書懷　劉幽求

心為明時盡君門尚不容田園迷徑路歸去路何從

桂陽三日述懷　宋之問

代業京華裏遠投魑魅鄉登高望不極雲海四茫茫伊昔承休盼常為人所羨兩朝賜顏色二紀陪歡宴昆明宿昔遇龍媒伊闕天泉復幾回西夏黃河水心劍東周清洛羽觴杯花中落花歸還合河畔垂楊撥不開千春萬壽多行樂柏梁和歌攀睿作賜金分帛奉恩輝風舉雲搖入紫微晨趨北闕朝天去夜出南宮把燭歸載筆儒林多歲月襆被文昌事吳越越中山海高且深興來無處不登臨永和九年在海郡暮春三月醉山陰愚謂嬉遊長似昔不言流寓歘成今始安繁華舊風俗帳飲傾城沸江曲主人管絃清且悲客子肝腸斷還續荔浦蘅皋萬里餘洛陽音信絶能疎故園今日應愁

怨春水何人更祓除逐伴誰憐合浦葉思歸不食
桂江魚不求漢吏金囊贈願得家人錦字書

九日升高　王勃

九月九日望鄉臺他席他鄉送客盃人今已厭南
中苦鴻雁那從北地来

觀燈　蘇味道

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
来遊伎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

相催

夜遊　沈佺期

今夕重門啓遊春得夜芳月華連晝色燈影雜星
光南陌青絲騎東鄰紅粉粧管絃遥辯曲羅綺暗
聞香人擁行歌路車攢鬬舞場經過猶未已鐘鼓
出長楊

觀燈　王諲

暫得金吾夜通看火樹春停車傍明月走馬入紅
塵妓雜歌偏勝場移舞更新應須盡記取說向不
来人

夜光篇　王泠然

遊人夜到汝陽間夜色冥濛不解顔誰家暗起寒
山燒因此明中得見山山頭山下須臾滿歷險緣
深無暫歇焦聲散着群樹鳴炎氣傍臨一川暖是
時西北多海風吹上連天光更雄濁煙熏月黑高
燄燒雲紅初謂鍊丹仙竈裏還疑鑄劒神谿中劃

為飛電来照物乍作流星併上空西山無草光已
滅東頂熒熒猶未絶沸湯穹呑數道水融蓋陰崖
幾年雪兩京貧病若為居四壁皆成鑿照餘未得
貴遊同秉燭唯將半景借披書

催粧　徐璧

傳聞燭下調紅粉明鏡臺前别作春不須滿面渾
粧却留著雙眉待畫人

翦綵　沈佺期

宮女憐芳樹裁花競早榮寒依刀尺盡春向綺羅生弱蒂盤絲發香鬚結素成纖枝幸不棄長就玉階傾

人日翦綵　余延壽

閨婦持刀坐自憐裁翦新葉催情綴色花寄手成春帖燕留粧戶黏雞待餉人擎来問夫壻何處不如真

三日岐王宅　張諤

玉女貴妃生嫛婗始發聲金盆浴未了綳子繡初成翡翠雕芳褥真珠帖小纓何時學健步鬭取落花輕

滿月　前人

社金流茂祉庭玉表奇才竹似因談植蘭疑入夢栽烏將八子去鳳逐九雛来今夜明珠色當隨滿月開

太平公主山亭侍宴應制　李嶠

黃金瑞牓絳河隈白玉仙輿紫禁來碧樹青岑雲外聳朱樓畫閣水中開龍舟下瞰鮫人室羽節高臨鳳女臺遽惜歡娛歌吹晚揮戈更卻曜靈回

岐王席上詠美人　張諤

半額畫雙蛾盈盈燭下歌玉盃寒意少金屋夜情多香豔王分帖裙嬌敕賜羅平陽莫相妬喚出不如他

汾陰行　李嶠

君不見昔日西京全盛時汾陰后土親祭祠齊宮宿寢設儲供撞鍾鳴鼓樹羽旗漢家四葉才且雄賓延萬靈服九戎柏梁賦詩高宴罷詔書法駕幸河東河東太守親掃除奉迎至尊導鑾輿五營夾道列容衛三河縱觀空里閭回旌駐蹕降靈場懷栱奠桂醆百祥金鼎發色正焜煌明祇煒燁攜景光埋玉陳牲禮神畢舉麾上帝乘輿出彼汾之曲佳可遊木蘭為楫桂為舟棹歌微吟彩鷁浮簫鼓

哀鳴白雲秋歡娛宴賜洽群后家家復除戶牛酒聲明動天樂無有千秋萬歲南山壽自從天子向南關玉輦金車不復還珠簾翠羽長寂寞鼎湖龍髯何處攀千年人事一朝空四海為家此路窮雄豪意氣今何在壇場宮觀盡蒿蓬道傍古老長歎息世事回環不可識昔時青樓對歌舞今日黃埃聚荊棘山川滿目淚霑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即今汾上水唯有年年秋雁飛

代白頭吟 或判宋之問集　劉希夷

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洛陽女兒惜顏色行逢落花長歎息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已見松柏摧為薪更聞桑田變成海古人無復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紅顏子須憐半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真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公子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祿池臺文錦繡將軍樓閣畫神仙一朝臥病無知己三春行樂在誰邊宛轉蛾眉能幾時須臾鶴髮亂如絲但看古來歌舞處唯有黃昏鳥雀悲

明河篇　宋之問

八月涼風天氣晶萬里無雲河漢明昏見南樓清且淺曉落西山縱復橫洛陽城闕天中起長河夜夜千門裏複道連甍共蔽虧畫堂瓊戶特相宜雲母帳前初泛濫水精簾外轉逶迤倬彼昭回如練

白復出東城接南陌南陌征人去不歸誰家今夜擣寒衣鴛鴦機上疎螢度烏鵲橋邊一雁飛雁飛螢度愁難歇坐見天河漸漸沒已能舒卷任浮雲不惜光輝讓流月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

韋長史挽歌　崔融

日暮桑榆下寒生松柏中冥冥多苦霧切切有悲風京兆新阡合扶陽甲第空郭門從此去荊棘漸

紫纜

度大庾嶺　宋之問

度嶺方辭國停軺一望家魂隨南翥鳥淚盡北枝花山雨初含霽江雲欲變霞但令歸有日不敢恨長沙

過蠻洞　前人

越嶺千重合蠻溪十里斜竹迷樵子徑萍匝釣人家林暗交楓葉園香覆橘花雄摛在荒外孤賞足

雲霞

登越王臺　前人

江上越王臺登高望幾回南溟天外合北戶日邊開地濕烟常起山晴雨半來冬花歸盧橘夏果摘楊梅跡類虞翻枉人非賈誼才歸心不可度白髮重相催

詠寶劒　向誤宋之問　崔融

寶劒出昆吾龜龍夾彩珠五精初獻術千戶競論都匣氣衝牛斗山形轉轆轤欲知天下貴持此問風胡

按通志通考稱云搜玉一集廷唐人選當時名士詩俱不載何人都署共計三十七人詩六十三首第其中先後不倫彼此相混如去戌諸君子互虐一二而延清筆又多綠二三甚者名存詩逸胡鶴三人更可訝也間閱唐紀事諸書泊宋元舊冊因考其世次精及章

句如十五娣王昌一首非海此為小兒吾權至今哂之通人久混崔澄澗司邑氏寧不叫屈而如此類未及悉舉若延張汝誤張娃徐晶誤徐昌其諸姓氏隨然次第正謹刊目次於首以俟覽古者兼加詳為戊辰上巳日湖南毛晉記

搜玉小集　終

古文苑二十一卷

（宋）章樵註

宋刻本

古文苑二十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書錄解題稱世傳孫洙巨源於佛寺經龕中得之，唐人所藏。所錄詩賦雜文，自東周迄於南齊，凡二百六十餘首，皆史傳文選所不載。然所錄漢魏詩文，多從藝文類聚、初學記刪節之本。石鼓文亦與近本相同。其真偽蓋莫得而明也。南宋淳熙間韓元吉次為九卷。至紹定間章樵為之註釋。明成化壬寅，福建巡按御史張世用得本刊之。樵序稱有首尾殘闕者，姑存舊編，復取史冊所遺以補其數，釐為二十卷。又有雜賦十四首、頌三首，以其文多不全，別為一卷附於書末，共為二十一卷，則已非經龕之舊本矣。中間王融二詩題為謝朓，蓋因附見朓集而誤。又文木賦出西京雜記，乃吳均所為，見段成式酉陽雜俎，亦不能辨別。則編錄未為精核。至柏梁一詩，顧炎武日知錄據所註姓名，駁其依託。錢曾讀書敏求記則謂舊本但稱官位，自樵增註，妄以其人實之，因啟後人之疑。又如宋玉釣賦蜎淵誤作元洲，曹夫人書官綿誤作官錦，皆傳寫之譌，而註復詳為之解。王應麟困學紀聞亦辨之，則註釋亦不能無失。然唐以前散佚之文，間賴是書以傳，故前人多著於錄，亦過而存之之意歟。據此書所題，樵字升道，臨安人，以朝奉郎知吳縣事。成化杭州府志則作昌化人，知處州事。宋詩紀事亦作昌化人，其號曰峒麓，嘉定元年進士，歷官知漣海軍，授朝散郎，知處州。蓋昌化即臨安屬縣，此書舉其郡名。處州乃所終官，此書則其知吳縣時所註也。

古文苑序

古文苑者唐人所編史傳所不載文選所不録之文也歌詩賦頌書狀箴銘碑記雜文爲體二十有一爲篇二百六十有四附入者七始於周宣石鼓文終於齊永明之倡和上下一千三百年間世道之升降風俗之醇漓政治之得失人才之高下於此而槩見之可謂萃衆作之英華擅文人之巨偉也至别而觀之如岐陽蒐狩寔肇中興之美勒石紀功詞章渾厚足以補詩雅之遺佚泗水碑銘鋪揚興王之盛叙功致德表裹名實足以續閟散之芳烈揚子雲倣虞作箴官箴王闕所以輔正心術警戒幾微殆與聖賢盤盂几杖之銘争光千古有國家者宜保之以爲龜鑑所謂傑然詩書之後詎容徒以文章論哉世代喻邈遺文彫耗若昔賢所欲與致大學以助講切之眞蹟今既不可復得而浮磬之刻蔚宗之注與隋唐藝文目録所載諸家文集亦淪落十九莫可尋訪千載而下學者得以想像紬繹古人述作之懿者猶幸佛書龕中之一編復出於人間而其中句讀聱牙字畫奇古未有

音釋加以傳録舛訛讀者病之有聽古樂恐卧之嘆樵學製吳門竊簿書期會之暇續以燈火餘工玩味參訂或裒斷簡以足其文或較别集以證其誤推原文意研覈事實爲之訓注其有首尾殘缺義理不屬者姑存舊編以俟庚攷復取漢晉間文史冊之所遺以補其數凡若干篇釐爲二十卷將質諸博洽君子以求是正焉紹定壬辰七月　日朝奉郎知平江府吳縣事武林章樵升道序

世傳孫巨源於佛寺經龕中得唐人所藏古文章一編莫知誰氏録也皆史傳所不載文選所未取而間見於諸集及樂府好事者因以古文苑目之今次為九卷可類觀然石鼓之詩退之則以為孔子未見不知所删者定何詩且何自知其為宣王也左氏載椒舉之言蒐于岐陽則成王爾秦世諸刻子長不盡著抑亦有去取耶漢初未有五言而歌與樂章先有七言蘇李之作果出於二子乎以此編數首推之意後代詩人命題以賦者若韋孟尚四言至酈炎乃五言也夫文章遠矣唐虞之盛賡歌始聞魏晉以還制作逾靡學者思欲近古於是其有考焉惟訛舛謬缺者多不敢是正而補之蓋傳疑也淳熙六年六月潁川韓　元吉　記

古文苑目録

第一卷

周宣王石鼓文

秦惠文王詛楚文

秦始皇嶧山刻石文

第二卷

宋玉賦六首

笛賦　大言賦

小言賦　諷賦

釣賦　舞賦

第三卷

漢臣賦十二首

賈誼旱雲賦

董仲舒士不遇賦

枚乘梁王菟園賦

忘憂館柳賦

路喬如鶴賦

公孫乘月賦

羊勝屏風賦

劉安屏風賦

中山王文木賦
司馬相如美人賦
班婕妤擣素賦
曹大家鍼縷賦

第四卷
揚雄賦三首
太玄賦　逐貧賦
蜀都賦

第五卷
漢臣賦九首
劉歆遂初賦
杜篤首陽山賦
班固終南山賦　竹扇賦
馬融圍棊賦
張衡髑髏賦　冢賦
溫泉賦　觀舞賦

第六卷
漢臣賦六首
黃香九宮賦
李尤函谷關賦

崔寔大赦賦
王延壽夢賦
張超誚青衣賦　王孫賦

第七卷
賦十一首
蔡邕漢津賦　筆賦
彈棊賦
短人賦
王粲浮淮賦
羽獵賦
柳賦
陸機思親賦
左思白髮賦
庾信枯木賦
謝朓遊後園賦

第八卷
歌曲
漢昭帝黃鵠歌
淋池歌
漢靈帝招商歌

漢武帝落葉哀蟬曲

詩

栢梁詩

諸葛亮梁父吟

李陵録別詩 八首

蘇武荅詩 二首

孔融臨終詩

離合作郡姓名字詩

六言詩 三首

雜詩 二首

四言詩五首

秦嘉述婚詩

王粲思親爲潘文則作

曹植元會詩

閭丘冲三月三日應詔詩

裴秀大蜡詩

王粲雜詩四首

七哀詩

晉程曉嘲熱客

第九卷

齊梁詩四十五篇

王融侍遊方山應詔

游僊詩 五首

奉和南海王詠秋胡妻 七首

棲玄寺聽講畢遊邸園

別蕭諮議 習習 任昉 王斐 宗史 王融

蕭諮議衍荅

蕭記室琛應教

王融和王友德元古意 二首

餞謝文學 六首 沈約 王融 虞炎 蕭琛 范雲 劉繪

謝文學朓荅

王融寒晚敬和何徵君點

別王丞僧孺

范雲學古贈王中書

王融雜體報范通直

沈右率座賦三物爲詠 三首 謝朓 沈約 王融

王融奉和月下 秋夜月

四色詠 兩頭纖纖

代徐 二首 詠梧桐

王融池上梨花 劉繪和

阻雪連句遥贈和 謝朓 江革 王融 沈約

唐人木蘭詩 附

第十卷

敕 啓

漢高祖手敕太子

晉明帝啓元帝

書

鄒長倩遺公孫賢良書

董仲舒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

揚雄荅劉歆書

酈炎遺令書四首

王粲爲劉表與袁尚書

曹公與楊太尉書論刑楊脩

楊太尉荅曹公書

曹公卞夫人與楊太尉夫人袁氏書

楊太尉夫人袁氏荅書

魏文帝九日送菊與鍾繇書

第十一卷

對

董仲舒郊祀對 雨雹對

酈炎對事

狀

樊毅乞復華山下十里以內民租田口筭狀

第十二卷

頌

董仲舒山川頌

班固車騎將軍竇北征頌

黃香天子冠頌

傅咸皇太子釋奠頌

王粲太廟頌

述

邯鄲淳魏受命述

第十三卷

贊

王粲正考父贊

張超尼父贊

蔡邕焦君贊

銘

班固泗水亭碑銘 十八侯銘

馮衍車銘

傅毅車左銘　車右銘　車後銘
張衡綬笥銘
胡廣笥銘　印衣銘
崔駰仲山甫鼎銘　樽銘
襪銘
李尤孟津銘　洛銘　井銘
小車銘　漏刻銘
蔡邕警枕銘　樽銘
王粲無射鍾銘　刀銘

第十四卷

箴
揚雄百官箴
冀州牧　兗州牧
青州牧　徐州牧
揚州牧　荊州牧
豫州牧　益州牧
雍州牧　幽州牧
并州牧　交州牧

第十五卷

揚雄百官箴
光祿勳箴　衛尉箴
太僕箴　廷尉箴
大鴻臚箴　宗正箴
大司農箴　少府箴
執金吾箴　將作大匠箴
城門校尉箴　上林苑令箴
司空箴 一作崔駰　太常箴 一作崔駰
尚書箴 一作崔瑗　博士箴 一作崔瑗

第十六卷

崔駰太尉箴　司徒箴
河南尹箴　大理箴
崔瑗東觀箴　關都尉箴
河隄謁者箴　尚書箴 一作綦歆
北軍中候箴　司隸校尉箴
郡太守箴 一作劉騊駼
胡廣侍中箴 一作崔瑗
崔寔諫大夫箴 附
晉張華尚書令箴 續入
晉傅玄吏部尚書箴 續入

第十七卷

雜文
董仲舒集敘
王褒僮約
班固奕旨
蔡邕篆勢
黃香青髯奴辭
聞人牟準魏敬侯碑陰文
第十八卷
記
漢樊毅修西嶽廟記 一作碑
碑
衛覬西嶽華山亭碑
張昶西嶽華山堂闕碑銘 一作張旭
王延壽桐柏廟碑
蔡邕九疑山碑
第十九卷
碑
樊相孫叔敖碑
子遷漢故中常侍騎都尉樊君之碑
酈炎漢金城太守殷君碑 一作衛覬是敬侯碑文可證又按史
酈炎以熹平六年死此碑稱叙君光和元年卒乃次年也
邯鄲淳後漢鴻臚陳君碑
崔瑗河間相張平子碑
度尚曹娥碑 弟子邯鄲淳撰
第二十卷
誄
揚雄元后誄
傅毅北海王誄
魏文帝曹蒼舒誄
第二十一卷
雜賦十四首 舊編載此諸篇文多殘缺據它集互加參證攷補及數句猶非全文姑存卷末以俟博訪
賈誼虡賦
劉向請雨華山賦
劉歆甘泉宮賦
傅毅琴賦
蔡邕協和昏賦 琴賦
胡栗賦 述行賦
魏文帝浮淮賦

王粲大暑賦

曹植述行賦

劉楨大暑賦

應瑒靈河賦

頌三首

傅毅東巡頌

蔡邕東巡頌　南巡頌

蔡邕九惟文一首

古文苑目錄終

古文苑卷第一

周宣王石鼓文

秦惠文王詛楚文

秦始皇嶧山刻石文

石鼓文

周宣王狩于岐陽所刻石鼓文十篇近世薛尚功鄭樵各爲之音釋王厚之攷正而集録之施宿又參以諸家之本訂以石鼓籀文眞刻栞梓于淮東倉司其辨證訓釋蓋亦詳備按此編孫巨源得於僧寺佛書龕中以爲唐人所録審亦則又在薛鄭之前二三百年矣詳攷其文字畫音訓多與鄭本合豈鄭爲音釋時嘗得此本參校邪惟甲乙之文與薛鄭本俱不同今合諸家之說併摘經傳語可爲箋者載于下甲乙仍其舊以薛鄭之文附于左

避車既工避馬既同避作石本作𨔵薛音我工石本作王鄭云籀文攻字眉山蘇氏石鼓詩亦作攻按車攻詩毛氏注攻堅也同齊也避車既好避馬既駓好丕石本作孜駱鄭音寶今作鴇郭云恐是籀文駒字駒比野良馬名君子員員邋邋員斿員石本作鼎說文員音云益也邋鄭通作獵字員又音貞君子指從獵諸臣員〻衆多而有禮義也鑾〻旌上旌旗搖動皃〻具斿當讀作負斿旌上贊旐詩悠〻旆旌麀鹿速速君子之求麀牝鹿速〻疾行皃田狩之所求○酋弓茲吕寺酋石本作當郭云恐當作卣弓即庚弓也薛作酋鄭作酋周禮庚弓利射侯典弋弓薛作及吕古以字下同寺諸家皆作時字

避歐其孫薛鄭皆作孫字施云以秤本反之序雖磨滅身身是昨字其來趩
石本作趩二羽亦反說文行声也一曰不行皃趩施云薛鄭本皆有此字碑磨滅不可辨
籔鄭云今作贅未詳音義石本有重文即避即時麀鹿趚趚鄭云避今
作致與蒸樂之樂同薛作我趚作趚鄭作趚直雖反並無重文薛歐其樸來射
施本此句在其來鹵之下又連二辟字於上避注云舊音我疑其非與下我字不同來字上更有
其字下無射字其來鹵薛作首鄭云鹵字亦作迺即直字既避施本無既字避作避
音歆其貙蜀施云王氏集諸家釋音四字皆不著宿得然此方及葉氏本下三字
甚明歧成石刻亦載

右一薛作辛文鄭作丙文

汧殹沔沔王云汧音牽水名出扶風汧縣西北入渭殹即也字見詛楚及秦斤下同
一 文苑 二 許忠
鄭云讀如緊語助也沔猶韻作泛音鄭云沔讀作綿蓋用沔字平声以叶韻丞皮淖
淵丞石本作烝鄭云丞字見秦權鄭云讀如烝進也詩南有嘉魚烝然罩罩王肅云烝衆也
皮石本作彼王云籀文皮字借作披音文曰丕披淖淵與尚書導菏澤被孟豬之被同義郭音
彼淖猶水之深奧也鰋鯉處之君子漁之鰋鯉皆魚名鰋鄭音無更鄭讀
作居蓋取叶韻籀漁從寸今省作漁文澫澫又尐魚其斿𢿬𢿬鄭本
蘘云即漫以萬通作曼漫二水之瀕羌處也又通作有籀文省下同見詛楚文尐今作魚魚名
所加反斿今作游下同𢿬薛作嵗字鄭云遊即遊字相千反帛魚鱳鱳其盜
氐鮮帛从帛从水古文泊字今省水之泚也步各反下同鄭云鱳音沐集韻云白色也
薛作鱳字說文鱳盧各反魚名盜鄭云蓋亦作盜請與俎豆之俎同施云按說文側余反菹也
氐典禮反按鱳鱳即鱳字音歷的鱳白顙言泊中之魚鱳鱳然絜白登之於俎甚鮮也黃帛

其鰟又鱄又鮹黃泊水舄而淺處鄭云鱮即鰋字畢連反郭云畀即古甲字从魚从甲步
佳反魚名薛作鯛鱄鄭云今作鮒音附鄭云並呼反今從專鯿鄭云鮨音白其豆孔庶臠之
[illegible]叟亘石本作胡郭云胡今作胣乞及反博雅臕謂之胣鄭作亘字𩰫郭云籀文𩰫字鄭云𩰫讀宮
反施鋼也奭舊注田若反相如大人賦休奭奔走也逕逕趬趬鄭云籀文汗字鄭云音汗今作趙
云博或云即遷字其魚隹可隹鱮隹鯉可目橐之隹楊及柳隹迺
作雖可通作何下並同說文符霄反鄭云與標同舊本音讙眉山蘇氏石鼓詩作桐以貫之

右二薛作戊文鄭作甲文

施云十鼓中唯此完好無一字磨滅成文可讀者字多假借世既逾遠不能盡知故義亦
有不通者更俟博雅君子辯而釋之庶可補雅頌之亡逸
田車既安鋚○勒馬按詩注鑾車田獵驅逆之車取其輕捷也鋚鄭云大么反鋚首銅也
一 文苑 三 余璋
廣韻音條鋚頭銅飾○𢱭既簡簡選也左驂旛旛右驂騝騝
詩騝是驂注驂兩騑也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騑郭云旛芳圍反旌旗抛名旛旛承其
輕車皃騝居言反爾雅騝騝馬賁聲或云如僵反取其壯捷皃避吕隮于原避讀作或躋升
也原不本作遵古原字下同避戎陣止施云鄭本戎字作我下有陣止二字今攷碑本此闕
非有磨滅戎世二字上下相承不容有陣止字於其間世陕鄭作陕云今作陸施云又疑爲陕字薛作陕牆
文宮車其寫秀弓時射宮車輦車也周禮輦車用於宮中秀與綉同綉弓衣弓也
谷梁傳弓綉質二覿也戎弓綉其質示武中有文言田狩之時宮車寫而不用戎弓時施於射方言發舍車
也舍音寫史記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讀如卸字麋豕孔庶麀鹿雉兔言所獲多
品其○又旃又通作有旛鄭云今作綈其○㰿鄭云今作奔或作走逌大
○鄭本有逌字在大字上音逌古直字也出各亞石本作亞施云汗簡作亞古孝經作

惡蓋二字通用〇〇昊〇薛作界字鄭云疑即思字碧落碑思作界郭云恐是臭字公老反大白澤
也白澤獸名執而勿射〇庶趩二說文郎擊反動也郭云走也鄭云與趩同君
子迺樂迺石本作迺薛作迺郭鄭云迺今作攸所也按漢書地理志鄭水迺同五行志𡨋倫迺叙皆古
攸字
右三薛作丙文鄭作丁文
〇〇鑾車郭云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鑾鈴象鸞鳥声从鑾从金省按經史或作鸞左傳錫鸞和鈴詩
八鸞瑲二是也周礼王乘玉輅以封𠦬敕真〇𠦬石本作𠦬施云說文呼骨反疾也薛作華字鄭云
即拜字敕即策字並見義雲章真薛作真字鄭云即填字亦作鎮〇弓孔碩彤矢〇〇
按詩彤弓彤矢天子以錫有功諸侯書文侯之命及左傳甯武子所言彤弓一彤矢百是也毛氏注彤弓朱弓也孔
氏以彤弓爲周礼之唐弓大弓頎大也或曰頎實也筋角膠木各得其所則弓堅實〇馬其寫六
轡驁二鄭云五到反讀若驁諸家本並驁字上闕一字無重文迖駿孔庶廓宣
搏二迖諸家本皆作徒字駿鄭云今作馭廓薛作廓一鄭云亦作鄜或云即廓字諸家本實今作宣上闕一
字施云宿本並不見重文岐云拔刻本亦無眚車載行眚鄭云即首字詩所謂輶車鸞鑣田狩之車也
載石本作𢦔籀文𢦏字衟今作道字〇徒如章邍溼陰陽邍古原字溼鄭云今作濕
通作隰徒從也徒從整布如文章然原高陸也隰卑濕也其高低向背皆有陰陽公劉詩相其陰陽度其隰原
趍二六馬射之𤟧迂鄭云趍即趨字七走反詩蹶雖趍馬郭云𤟧籀文族古作族小
異鄭云𤟧與李商隱族字相近疑即族字借作鏃耳迂今作徐六馬天子所駕也趍二然調和閑習射則矢鏃之後
哥徐不迫言皆合礼有一發五豝之意如虎獸麀如〇〇〇麀字諸本皆作麀獸
適禽謂搏取之也四方有不順王命者禽安而獸獮之如虎搏壹不勞餘力上章有弓矢之錫得專征伐多
賢連石本作諸鄭云連今作掏禽〇〇避兎允異兎字薛本作雁鄭本作兎施云

呷麼咸不可辨
右四薛作丁文鄭作戊文言莫命諸臣
〇〇萋二霝雨〇淋萋七西反亦作淒大田詩有渰萋二興雨祁二毛氏注萋
萋雲行兒施本霝字上有天字鄭云霝亦作零東山詩零雨其濛又鄘詩霝雨既零毛氏注靈善也淋今省作
流下同見說文迄湧盈渫濟盈石本作盈說文盈字薛同鄭作盈止遥反渫鄭云今作渫私
列反薛鄭云今作渫郭云渫君子即涉石本作岦施云即涉字見義雲章馬〇淋
汧殹汧即前章所謂汧水殹即也字言君子乘馬涉水而歸汧水流泛不可以涉洎二淒
二〇〇舫舟西遝淒石本作遝鄭云今省作淒亦作萋舫符望反兩舟並也西石本作
卥薛作思字鄭作西云見尹彝或作由遝鄭云即歸字或作遝〇〇自廓薛郭作廓籀文
鄭作鄭或作廓徒駿湯二佳舟吕衍或陰或陽駿即馭字見商
文闕 五 末闕
注湯音傷湯二衆多兒佳雖遹用衟籀文道字前言乘馬以涉水溼不可涉言並舟而歸路或
悠長今徒馭衆多當維繫其舟遵道而行水北爲陽南爲陰或從水之陽或從水之陰皆可歸
也极深吕户〇于水一方极薛作枝鄭云即檝字施云薛鄭本
吕下有户字碑本磨滅不可辨水一方足上文或陰或陽意也于勿〇〇止其奔其
敔鄭云敔今作禦〇〇其叓施云古文事字見說文
右五薛作壬文鄭作辛文言漁狩而歸
猷乍邍乍衛籀文乍與作通邍古原字衛即導字遄我嗣除遄石本作遄薛
郭作徒字鄭作遄字嗣鄭云今作治字施云按古文孝經治字作𤔲與此小異帥𢼸被序音序郭作
阪音反莫薛作莽音莽郭云恐是莽莽草之揭絣著居料反鄭本作莫云今省文作莫或作草未審
孰是爲世里世石本作古施云世三十也文曰爲三十里以三十爲世書家謂之會意佛書謂之

二合字書亦蘇合反排世字也壵即世字 𢼸𢾺微 薛作微鄭云微未詳音義 逌周 薛作
作廼鄭云逌作攸罔薛作罟字鄭云罔亦作罔並音古網罟也 臬 薛作栗尚書栗作臬與此相類
說文省作臬 柞棫其𣜩 鄭云𣜩亦作檕或作𣚍字 格 說文讀作暗方老及薛作搭字
𢈶𢈶 薛作庸鄭云𢈶未詳音義或云蓬字諸本無重文 鳴亞箬 石本作箬薛鄭作䈕
文若字鄭作箬 其𩐁 石本作𩐁薛作華鄭云𩐁亦作𩐁汎于反 爲所斿𩣡 薛作
憂鄭云今作變 籃 鄭作籃云籀文盤字今省 衞 導 言𣫑 樹 合孫 薛食鄭音
合字鄭云疑即合字音響施云碑本缺稍磨滅上從五字尚可辨非從亼也又薛鄭本下有孫
字今碑本無此字

右六 薛作庚文鄭作乙文言除道

施云此鼓乃向傳師皇祐間所搜訪而得之者每行末僅有四字自四字
缺一文 缺六 缺
而上磨滅者傳師磨去刻當時得之之由故今所存皆斷缺不成文鄭據
乃以獻作原作導遂我治除帥別序莫辯世里十六字爲成辭然豈鄭所見
乃適文之摹刻者不知眞本未當相屬也

而師弓矢孔庶左驂滔滔 據文理而字上當有闕文施云鄭本師字下有
弓矢孔三字左字下有驂字今碑本磨滅 是𢦏 薛鄭本皆闕而不音施云按說文古𢦏字與此相類
下同 不具奪 施云薛本有𫟖字闕音碑本磨滅不可辨 後具肝 石本作哥薛作肝鄭作肝音吁
來其寫矢 矢石本作𥎦施云恐是小大二字鏈鼎款識多此類薛作失字鄭作矢字 具來樂
天子來 施云鄭本子下有來字 嗣王始古我來

右七 薛作甲文鄭作壬文

𠬢 音被見上注 走驕驕 鄭音劍 馬薦 鄭云今省作薦 哲若 若石本作薛

作奔鄭云即若字古諾字突此 𢼸 石本作𢼸施云攷說文與微同薛作敚音非也 雉立其一
之 施云宿二本下皆有止字按此本作之字

右八 薛作巳文鄭作庚文

施云此鼓最磨滅僅存十三字不復成文

避 我 水衛 古導字下同見上注按文導字上闕一字 既平既止嘉樹𠛱
里天子永寍 喜石本作喜鄭云即喜字薛作嘉施云說文喜字如此寫劘籀文則字盈與宰同大
意言水既瀞導民可樹藝也可井里天子之心爲之安寧嘉樹二字未必連寫 日隹丙申○○
施云宿本丙申下二字尚可辨更俟攷之 避其用衛馬既申敕肅 二 𩤢 申重
也敕戒也肅ㄋ施本作康ㄋ鳶石本作騎鄭音鳶籀文按文鳶字上闕一字 左驂𩦘 二 施云五到
反馬怒也 𩥉女扯女 施云諸本無重文鄭音遬扯石本作說文遬字與此相類薛鄭本作數
缺一 缺 缺
薛作扯字鄭云扌一反摘也鄭云疑即捷字皆摹本誤之也女通作汝 不𦈅 郭云籀文輸从系鄭音同
𩂢 薛作霸郭云恐是籀文霍字鄭云即霸字 公謂天余及如周 石本作周施云
說文害字鄭周今省作周 云 不余及

右九 薛作乙文鄭作癸文言除道 施云上下皆磨滅不成文

吳人憐亟 王云吳通作虞鄭序曰吳人田享社也享社必于以盛斝番汧水出于吳山故漁于汧而
行于吳也施云其說恐未然𡶒亦作𡶒鄭云亟即亟字吳山即吳岳也漢地理志右扶風汧縣注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
山汧水出西北入渭 朝夕敬○ 朝石本作𣈆薛作敕字鄭云即朝字 載鹵載𡈼 石載
本作𢅡見前注鹵即西字鄭云見曾侯鐘 勿奄勿伏 奄石本作𢃄鄭云見盄和鐘通作掩伏石本作
伏薛作伎字鄭作伎字 𥩳而出○ 鄭云𥩳即毕字或云即畢字碑已磨滅薛音之 ○

𣪊用〇𣪊薛作𣪊字鄭作時字〇〇〇〇〇〇大祝〇〇
〇亭亭薛作高按碣落碑高字同此鄭云今作亭〇〇埶盜埶薛作埶說文云埶
與藝同鄭云亦作杜即社字盝穿同逢中孔𩣺〇籀文囿作𩣺見說文麀鹿甚思本作麛
在上今從諸家本下同麌一韓奕詩作麀鹿噳二思南反毛氏曰噳二然衆也避〇其〇
麀鹿𪊨二鄭云即𪋿字見御敵反歟天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来又
〇〇〇〇〇〇是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右十薛作癸文鄭作巳文

臨川王厚之順伯

右石鼓文周宣王之獵碣也唐自貞觀以來蘇勖李嗣眞張懷瓘竇臮竇蒙徐浩咸以爲史籀筆蹟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皆有墨妙之稱杜甫八分小篆歌叙歷代書亦厠之倉頡李斯之閒其後韋應物韓愈稱述爲尤詳至本朝歐陽脩作集古録始設三疑以章韓之說爲無所攷據後人因其疑而增廣之南渡之後有鄭樵者作釋音且爲之序乃摘丞𣪘也二字以爲見於秦斤秦權而指以爲秦鼓僞劉詞臣馬定國以宇文泰嘗蒐岐陽而指以爲後周物嗚呼二子固不足爲石鼓重輕然近人稍有惑其說者故予不得不辨

集古之一疑曰漢桓靈碑大書深刻磨滅十八九自宣王至今爲尤遠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予謂碑刻之存亡係石質之美惡摹拓之多寡水火風雨之及與不及不可以年祀又近論也且如詛楚文刻於秦惠文王時去宣王爲未遠而文細刻淺過於石鼓遠甚由始出於近歲戕害所不及至無一字磨滅者顔眞卿干禄字刻於大曆九年顯暴於世工人以爲衣食業摹拓爲多至開成四年纔六十六載而遽已訛闕由是言之年祀又近不足推其存亡無可疑者二疑以謂自漢以來博古之士略而不道三疑以謂隋氏藏書最多獨無此刻予謂金石遺文淪於瓦礫歷代湮沒而後世始顯者爲多三代彝器或得於近歲其制度精妙有馬融鄭玄所不知者又詛楚文筆蹟高妙世人無復異論而歷秦漢以來數千百年湮沉泉壤近歲始出於人間不可謂不稱於前人不録於隋氏而指爲近世僞物也予意此鼓之刻雖載於傳記而

經歷代亂離散落草莽至唐之初文物稍盛好事者始加採錄乃復顯於世及觀蘇勗敘記尤喜予言之爲得也則夫隋氏之不錄又無足疑者況唐之文籍視今爲甚備而學者不敢爲臆說自貞觀以來諸公之說若出一人固不特起於韋韓也而韋應物又以爲文王之鼓宣王刻詩言之如是之詳當時無一人非之傳記必有可考者矣小篆之作本於大篆丞殹二字見於秦器固無害況丞字從山取山高奉承之義著在說文字體宜然非始於秦也唐初去宇文周爲甚近事語尚在於長老耳使文帝鐫功勒成以告萬世豈細事哉宜時人共知之況蘇勗之祖邳公綽用事於周文物甕令悉出其手豈得其賢子孫乃不知其祖之所作者乎嗚呼三代石刻存於世者壇山吉日癸巳刻與此耳而吉日癸巳無所攷據獨此鼓昔人稱說如是之詳觀其字畫奇古足以追想三代遺風而學者因可以知篆隸之所自出好異者又附會異說而詆訾之亦已甚矣其鼓有十因其石之自然粗有鼓形字刻於其旁石質堅頑類今人爲碓磑者其初散在陳倉野中韓吏部爲博士時請於祭酒欲以數橐駝輿致太學不從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孔子廟經五代之亂又復散失本朝司馬池知鳳翔復輦至于府學之門廡下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搜訪而足之大觀中歸于京師　詔以金塡其文以示貴重且絕摹拓之患初致之辟廱後移入　保和殿靖康之末　保和珍異北去或傳濟河遇大風重不可致者棄之中流今其存亡特未可知則拓本留於世者宜與法書並藏詎可輕議也哉紹興己卯歲予得此本於上庠喜而不寐手自裝治成秩因取薛尚功鄭樵二音參校同異幷考覈字畫而是正之書于帙之後其不至者姑兩存之以俟博洽君子而質焉

樵按歐陽氏有石鼓三疑然則曰觀其字畫高妙非史籀不能作眉山蘇氏石鼓詩則曰勲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又曰自從周衰更七國竟使秦人有九有登山刻石頌功烈後者無繼前無偶皆云皇帝巡四國烹滅強暴救黔首合二公之詞觀之則石鼓爲宣王時物不必多辯矣

詛楚文

秦告巫咸文說者皆謂近世出於鳳翔府祈年觀基之下眉山蘇氏形之詩詠亦以爲然此編既云唐人所藏於佛書龕中得之則唐時此文已流傳於世惜無名士如韋應物韓退之輩題詠故其名不顯按巫咸在解州鹽池與古雍相遠盟石以告神或座於土或沈於水皆當在本所如告久湫文得於朝那湫傍是也告巫咸文不應遠在古雍以是推之此石出然唐之前後復湮没於祈年觀下至近世而復出理無可疑文多古字間有假借王厚之音釋類詳今載于后

又（通作有以下字多假借）秦嗣王設（籀文敢字後同）用吉玉宣（古宣字通作瑄璧六寸曰瑄）璧使其宗祝邵鼛布忠（篆文似作憝字又作愍王本作愍）告于不顯大神巫咸（久湫本作不顯大沈久湫亞駝本作不顯大神亞駝）（久讀作故亞讀作烏按文王詩有周不顯毛氏注甚顯也正與此不顯字同意或者假借爲丕顯正不必然）㠯（古以字）底楚（楚）王熊相之多辠（罪）𠯑（昔）我先君穆（穆）公及楚成王是（讀作寔）繆（讀作戮左傳成公十一年戮力同心）力同心兩邦𠓜（古若字）壹（古壹字）絆㠯婚（婚）姻（姻）袗㠯齊盟曰枼（葉）萬子孫毋相爲不利（檀弓世世萬子孫毋變也）親即（王作印讀作仰）不顯大神巫咸（久湫本無不顯二字只作大沈久湫亞駝本作不顯大神亞駝以下凡冣所祀神名皆同）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讀作庸）回無道（道）淫失（讀作佚）甚（讀作耽）亂宣（宣）奓（古文侈字）競從（讀作縱）變輸（讀作渝按春秋六年鄭人來渝平左氏傳作渝公羊穀梁作輸二字蓋通用渝變也）盟剌內之𠜲（籀文則字下同）虣（古文暴字周禮有司虣）虐不辜（久湫本作姑通用）刑戮孕敽（婦）幽剌親（久湫亞駝本作敕敕古文親字）㦰（戚字漢咸伯著碑夏承碑皆用此字法）拘圉其叔父寘者（讀作諸下同）冥室櫝棺之中外之𠜲（則）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光列（烈）威神而兼倍（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者（諸）侯之兵㠯臨加我欲刬伐我社稷伐威（許劣及滅也詩褒姒威之）我百𤯓（姓）求蔑灋（古法字）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卹祠圭玉羲（犧）牲逑取倍（古我字一作吾）邊城新郢（音皇）及鄗（王本作郙）長敍（親）倍（我）不設（敢）曰可今有（通作又久湫亞駝本作又）悉興其衆張矜意（王本作意籀文意字說文云薾也左傳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怒飭甲底兵奮士盛師㠯偪（王本作偪云久湫亞駝本作偪字當作偪）倍（我）邊競（讀作境）將欲復其䀯（迹）唯是秦邦之羸衆敝賦𩋭鞈（王本作鞈讀作鞈革也皮去毛曰革）鞈（音俞）（刀鞘也言以革飾刀鞘也）棧輿禮使（上疑）介老將（去聲）之㠯自救殹（久湫本作也殹古也字見石鼓文及秦權鞹鞈棧輿言非或器之俻也介老謂一介之老言又非將帥之才也秦自謂不得已特遣一介之老將屯羸衆自救而已言不敢飾甲底兵以先伐楚也曰禮使者言楚興師之不以禮也）亢應受（古受字）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幾靈德賜克（古克字）劑（王本作勦古劑字久湫亞駝本作劑劑䄡爲反爾雅云劑齊也）楚師（王本作楚二云下一楚字久湫亞駝本作師字當作師）且復略我邊城設（敢）數楚王熊相之倍（倍）盟犯詛著（著）者（諸）石章㠯盟大

神之威神

詛楚文有三皆出於近世初得告巫咸文於鳳翔東坡鳳翔八觀詩嘗紀其事舊在府廨徽皇時歸御府次得告大沈久湫文於渭時蔡挺帥平涼携之以歸在南京蔡氏最後得告亞駝文於洛在洛陽劉忱家其詞則一惟質於神者隨號而異述秦穆公與楚成王相好及熊相倍十八世詛盟之罪以史記世家年表攷之秦自穆公十八世至惠文王與楚懷王同時從横爭霸此詛爲懷王也懷王十一年蘇秦(戰國策作李兌)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之皆引而歸齊獨後今文曰熊相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是也後五年秦使張儀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欺楚使絕齊懷王信之既與齊絕使一將軍西受封地秦倍約不與文又曰述取我邊城新郪及郱長親我不敢曰可是也懷王忿張儀之詐發兵攻秦文又曰今又悉興其衆以偪我邊境是也是歲秦遣庶長章拒楚文又曰禮使介老將之以自救是也此文之作乃秦惠文王之後十二年楚懷王之十六年也明年春庶長章擊楚於丹陽虜其將屈匄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乃既詛之後史楚王無名相者或以相與商聲相近遂以熊相爲威王熊商攻秦惠文王之立雖在楚威王二年然終威王之世秦楚未嘗以兵相加也或以楚自成王至頃襄王十八世遂以爲頃襄王横秦人之文自不應數楚之世況頃襄王立乃秦昭王九年歷惠文武王至昭王是時楚已微弱非秦所畏不應有詛也或謂姓書以熊相爲芈姓如熊相禖熊相祈熊相宜僚皆芈姓列國類不名其君故特稱其姓然亦未安相疑懷王名世家作槐年表作魏傳寫之誤也巫咸在解州鹽池西南久湫在安定郡即朝那湫也亞駝即呼沲河顔野王攷其地在靈丘竹書紀年穆公十一年取靈丘故亞駝自穆公以來爲秦境也時邵馨徧走羣望想不止三所今見於世者止此耳著諸石章或沉或瘞石礮可礪屬其久而存也趙德甫金石録云張芸叟黄魯直皆有釋文世

必有存者偶未之見俟尋訪以校今音之異
同云臨川王厚之順伯

嶧山刻石文

(嶧音亦山在魯鄒縣爾雅嶧山純石相積構連屬而成山按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自號曰皇帝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遂上泰山封祀並勒海以東登之罘又作琅邪臺二十九年登之罘三十二年之碣石三十七年上會稽並刻石三項秦德凡七處史載其辭者五二十九年之罘又載東觀刻辭惟二十八年嶧山并之罘二刻石辭不載豈偶遺佚抑有去取邪東南惟會稽尚存石刻宋書竟陵王子良剋日登秦望山主簿范雲以山上有始皇石刻文三句一韻又皆大篆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明日登山賓僚皆茫然不識雲讀如流子良大悅以爲上賓)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每三句爲韻始皇十三歲嗣位)(爲秦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戎臣將帥總戎之臣詔者天子之命也)經時不久滅六暴強(三晉楚燕齊六)(強國)二十有六年(句皆四字二十當合爲廿音入)上薦高號(兼并天下)(羣臣上尊號稱皇帝)孝道顯明既獻泰成(謂告成于天)乃降專惠親巡遠方(史記載泰山文親巡遠方黎民國朝大觀中汶陽劉跂親至泰山絕頂見其碑模之以歸乃作親輈遠黎)登于嶧山群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攻戰日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陁及五帝莫能禁止迺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復起(始皇罷侯置守以爲自古)(莫及已及羣臣稱頌之辭往往若此)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史記秦更名民爲黔首)利澤長久群臣誦略(言功德盛羣臣莫能名言但誦其大畧而已)刻此樂石(石之精堅堪爲樂器者如泗濱浮磬之類)以著經紀

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李斯)臣去疾(馮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秦尊君卑臣羣臣昧死而後言恭甚)(獨斷曰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已上二世所刻辭據史記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云云)

古文苑卷第一

古文苑卷第二

宋玉賦六首

[按史楚襄王名横懷王之子也周赧王十七年懷王拘留於秦襄王立宋玉者屈原弟子仕襄王爲大夫閔其師忠而放逐作詞九章以述其志今楚詞九辯是也此諸賦雖體格不同俱非九辯比矣]

笛賦　大言賦　小言賦

諷賦　釣賦　舞賦

笛賦

[廣雅曰篴謂之笛有七孔詩篪兮左手執篴則笛之爲樂器久矣或曰漢武帝時丘仲始作笛其說曰羌人伐竹閒龍吟水中截竹吹之象其声蓋羌笛也]

余甞觀於衡山之陽[衡山南岳也屬荊州]見奇篠異幹罕節間枝[一本作簡支]之叢生也[禹貢揚州厥貢篠簜孔安國注篠竹箭簜大竹]其處磅磄千仞[旁唐言盤薄也八尺曰仞]絕谿凌阜隆崛萬丈盤石雙起丹水涌其左醴泉流其右[丹水醴泉天地醇和之氣融液而成淮南墬形訓崑崙疏圃之池是謂丹水又玄玉生醴泉]其陰則積雪凝霜霧露生焉[列仙傳陵陽子所謂沆瀣之氣]其東則朱天皓日素朝明焉[朝霞之氣]其南則盛夏清微[一作徽]春陽榮焉[正陽之氣]其西則涼風遊旋吸逮存焉[淪陰之氣吸逮言吸聚而相逮逮一作遝衡山之陽具天地陰陽之正氣故竹生其間枝幹特異]幹枝洞長[罕節故空洞而長]䇲出有良[一作有良工焉]名高師曠將爲陽春北鄙白雪之曲[師樂官也曠字子野晉平公時人陽春白雪曲名北鄙紂樂靡靡之音北鄙白雪謂變聲爲和聲]假塗南國至此山望其叢生見其異形曰命陪乘[曰與粤通陪乘副車也魯語士有陪乘]取其雄焉[淮南子曰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下降陽春白雪之曲所謂郢中寡和者取其和聲[illegible]白故云假塗南國而取其雄]宋意將送荊卿於易水之上得其雌焉[荊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至易水之上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宋如意和之殺心藴於中其声悽切故得其雌二者皆托辭]於是乃使王爾公輸之徒[二人古之巧思者公輸魯般也王尒見淮南子王尒無所錯其剞劂張衡西京賦命般尒之巧匠]合妙意角較手[一本作較敏手]遂爲笛於是天旋少陰白日西靡[當秋月少陰用事日暮淒慘之時]命嚴春使午子[兩人善音律者王褒洞簫賦師襄嚴春不孜寅其巧兮浸淫叔子遂其類七畧有莊春宋避明帝諱易爲嚴午子未詳]延長頸奮玉手[叶韻合是指字古文傳寫誤]摛朱脣曜皓齒頳顏臻玉貌起吟清商追流徵[皆歌曲也晉王嘉拾遺記師延奏清商流徵滌角之音紂曰此古遠樂非予可聽]歌伐檀[伐檀魏國之詩剌在位貪鄙]號孤子[孤子亦歌曲蓋伯奇申生之倫遭讒放逐見之吟詠者楚詞孤子唫而抆淚]發久轉舒積鬱其爲幽也甚乎懷永抱絕喪夫天[婦人以夫爲天]亡稚子纖悲微痛毒離肌腸腠理激叫入青雲慷慨切窮士度曲羊腸坂揆殃振奔逸[新序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群臣皆偏相推車酈元注水經古羊腸盤道三十六回笛声委蛇如羊腸坂之車音忽然振揚又如摔擲而馳奔言曲而肆趹即蹶字馬蹄地左傳轥轢轇轕]遊泆志列絃節[散而不亂絲竹間作故應絃節]武毅發沈憂結[感人如此]呵鷹揚叱太一[鷹揚]

（狂將太一尊神笛声皆足以感激之）聲淫淫以黯黮（徒感反黮黮慘也）氣旁合而爭出。歌壯士之必往（即易水之歌）悲猛勇乎飄疾。麥秀漸漸兮鳥聲革翼（史記箕子過殷墟作麥秀之詩曰麥秀漸漸兮）招伯奇於源（一作涼）陰（伯奇尹吉甫子為後母所譖自投於水）追申子于晉域（申生晉獻公太子為驪姬所譖奔曲沃雉經而死言笛声悽切能招二子之魂）夫奇曲雅樂所以禁淫也。錦繡黼黻所以御暴也（雅曲以禁淫邪猶錦繡黼黻昭其文黼黻示其斯寓之身章所以御禁暴非以為侈靡也）縟則泰過。是以檀卿刺鄭聲（檀卿古之知音者鄭声淫蕩故刺之）周人傷北里也（北里即北鄙之音紂為朝歌北鄙之音百姓不親天下畔之周人伐紂滅殷故傷之也劉向說苑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為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昔舜造南風之声其興也勃焉紂為北鄙之声其廢也忽焉今由也無意乎先王之制而有亡國之声其能保七尺之身哉）亂曰（顏師古曰亂者理也總理一賦之終也又見遂初賦注）芳林皓幹有奇寶兮。博人通明（謂師曠之倫）樂斯道兮。般衍瀾漫終不老兮。雙枝閒麗貌甚好兮。八音和調成禀受兮（製而為笛和諧八音）善善不褒為世保（一作寶　所以成此竹禀受之異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謂之八音笛居其一惟声中律呂故能諧眾音風俗通曰笛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於雅正也笛音一定諸弦歌皆從笛為正）絕鄭之遺離南楚兮（絕鄭國之淫声離南楚之夷域而之上國也）美風洋洋而暢茂兮（論語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關雎周南正風）嘉樂悠長俟賢士兮。鹿鳴萋萋思我友兮（嘉樂雅樂也鹿鳴小雅之詩燕嘉賓也）安心隱志可長久兮（按史楚襄王立三十六年卒後又叁十餘年方

有荊卿刺秦之事此賦果王所作邪）

大言賦

（中庸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大言小言所由起也楚之諸臣當君危國削之際不知戒懼方且互詞以相角娛諧以希賞亦可悲矣）

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三人楚大夫差一作切瑳之瑳）遊於陽雲之臺（雲夢中高唐之臺其高出雲之陽也）王曰能為寡人大言者上座（按文大言字上合有賦字）王因唏曰操是太阿剝（一作戮）一世流血沖天車不可以厲（唏叱吒聲也許既反太阿古之寶劍　詩深則厲褰衣涉水也水至心曰厲）至唐勒曰壯士憤（一作攢）兮絕天維北斗戾兮太山夷（淮南子共工與顓頊爭為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戾拆也夷平也）至景差曰校士猛毅皋陶嘻（周禮冬官韗人為皋陶鄭司農注皋陶鼓木也言勇士之氣能使鼓木之聲亦振厲）大笑至兮摧覆思（端門之觀闕也一作罘罳）鋸牙雲晞甚大（鋸牙言牙之銛利似鋸其大如雲淮南子云堯之時窫窳封豨鑿齒皆為民害三猛獸也晞當作狶張協七命瘦封狶偵瀉豕勾爪推鋸牙捭）吐舌萬里唾一世。至宋玉曰方地為車（易坤為輿）圓天為蓋（晉天文志言天之家有蓋天謂天形如倚蓋）長劍耿耿（一作耿介）倚天外（一作之外）王曰未也玉曰并吞四夷飲枯河海跋越九州無所容止身大四塞愁不可長據地盼天迫不得仰（得一作能盼跛也）

小言賦

楚襄王既登陽雲之臺令（一作命）諸大夫景差唐

勒宋玉等並造（一作遊） 大言賦賦畢而宋玉受賞
王曰此賦之迂誕則極巨偉矣抑未備也且一
陰一陽道之所貴（易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 小往大來剝復
之類也（泰小往大來吉亨自剝復始也） 是故卑高相配而天地位（易繫辭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三光並照則小大備能高而不能下非
兼通也能麤而不能細非妙工也然則上坐者
未足明賞賢人有能爲小言賦者賜之雲夢之
田景差曰載氛埃兮乘剽塵（一作輪） 體輕蚊翼形
微蚤鱗聿遑浮踊凌雲縱身（聿遑迅疾也揚雄校獵賦武騎聿皇凌雲拔張也相如傳飄飄有凌雲之氣言奮身飛躍不過由鍼孔穿羅巾） 經由鍼孔出入羅巾
飄妙翩綿乍見乍泯（平聲） 唐勒曰析飛糠以爲輿
剖粃糟以爲舟泛然投乎杯水中（莊子覆杯水於坳堂之上芥爲之舟） 淡若巨海之洪流憑蚋眥以顧眄（蚋音芮蚊類而小眥匡也）
附蠛蠓而遨遊（蠛蠓飛蟲形微於蚊） 寧隱微以無準原存亡
而不憂又曰館於蠅鬚宴于毫端（列子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往來蚊弗覺也） 烹蝨胆切蟣肝（莊子鼠肝蟲臂言其至微眇也） 會
九族而同嚌猶委餘而不殫宋玉曰無內之中
（楚詞其小無內其大無垠） 微物潛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蒙蒙
（一作夢） 滅景昧昧遺形超於大虛之域出於未兆
之庭纖於毳末之微蔑陋於茸毛之方生視之

則眇眇望之則冥冥離朱爲之歎悶（列子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耶離婁古之明目者） 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
之言若磊若硌不小何如此之爲精王曰善賜以
雲夢之田（雲夢楚之澤上曰雲下曰夢書雲土夢作乂）

諷賦

（白虎通諫有五一曰諷諫諷也者謂君父有闕而難言之或托興詩賦以見乎詞或假借它事以陳其意冀有所悟而遷於善 楚襄王好女色宋玉以此賦諷之詞麗以淫謂之揚可也）

楚襄王時宋玉休歸（以休沐歸私家又謂之告假） 唐勒讒之於
王曰玉爲人身體容冶（易冶容誨淫） 口多微詞出愛
主人之女（愛謂私好也主人之主人舍之主人） 入事大王願王疏之玉休
還王謂玉爲人身體容冶口多微詞出愛主人
之女入事寡人不亦薄乎玉曰臣身體容冶受
之二親口多微詞聞之聖人臣嘗出行僕飢馬
疲正值主人門開主人翁出嫗又到市獨有主
人女在女欲置臣堂上太高堂下太卑（梁子曰悠漸）
（則已尊於寢則已卑） 乃更於蘭房之室（一作芝室家語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 臣援
止臣其中中有鳴琴焉（琴所以通意好詩琴瑟友之合） 臣援
而鼓之爲幽蘭白雪之曲（曲名取其白之中芳悅人以挑女也） 芬
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華披翠雲之裘（翳蔽也翠羽爲裘） 更

被白縠之單衫(詩所謂衣錦褧衣)垂珠步搖(首飾名行則動搖故謂之步搖以珠飾之)來排臣戶曰上客日高無乃飢乎爲臣炊彫胡之飯(西京雜記顧翺母好食彫胡飯菰之有米者長安人謂爲彫胡)烹露葵之羹來勸臣食以其翡翠之釵挂臣冠纓臣不忍仰視爲臣歌曰歲將暮兮日已寒(女自謂盛年易邁)中心亂兮勿多言臣復援琴而鼓之爲秋竹積雪之曲(曲名取堅貞之節不爲物移以自況也)主人之女又爲臣歌曰內怵惕兮徂玉牀橫自陳兮君之傍君不御兮妾誰怨(平声)日將至兮下黃泉玉曰吾寧殺人之父孤人之子誠不忍愛主人之女王曰止止寡人於此時亦何能已也

釣賦

(詩曰其釣維何維絲伊緡論語曰子釣而不綱釣者施綸於竿垂餌以取魚也)

宋玉與登徒子(登徒姓也子者男子之稱假設爲名猶言升諸其徒之人)偕受釣於玄洲(玄妙也洲水邊洲渚言精於釣故託玄洲爲名)止而並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玄洲天下之善釣者也願王觀焉王曰其善柰何登徒子對曰夫玄洲釣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線餌若蛆蝖鉤如細鍼(與針同)以出三赤之魚於數仞之水中豈可謂無術乎夫玄洲芳水餌挂繳鉤其意不可得退而

牽行下觸清泥上則波颺玄洲因水勢而施之(一作弛)頡之頏之委縱收斂與魚沉浮及其解弛因而獲之襄王曰善宋玉進曰今察玄洲之釣未可謂能持竿也又烏足爲大王言乎王曰子之所謂善釣者何王曰臣所謂善釣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鉤非鍼其餌非蛆也王曰願遂聞之宋玉對曰昔堯舜湯禹之釣也以賢聖爲竿道德爲綸仁義爲鉤祿利爲餌四海爲池萬民爲魚釣道微矣非聖人其孰能察之王曰迅哉說乎其釣不可見也宋玉對曰其釣易見王不察爾昔殷湯以七十里周文以百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可謂芳矣南面而掌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可謂紉矣群生寖其澤民畏其罰其鉤可謂拘矣(拘音的引也一本作善)功成而不隳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強矣若夫竿折(賢材廢棄)綸絕(道德)餌墜(爵賞不足以勸天下)鉤決(仁義不足以結人心)波涌魚失(天下潰亂人民離散失讀作佚)是則夏桀商紂不通夫釣術也今察玄洲之釣也左挾魚罶(盛魚之器也詩魚麗于罶)右執槁竿立乎潢汙之涯倚乎楊柳之間精不離乎魚喙思不出乎鮒鯿(二小魚名)形容枯槁神色憔悴(楚詞漁父)

篇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樂不役勤獲不當費斯乃水濱之役夫也已君王又何稱焉王若建堯舜之洪竿攬賢材以爲用攄禹湯之脩綸挾道德以經世投之於瀆視之於海治國以平天下漫漫群生孰非吾有其爲大王之釣不亦樂乎史記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襄王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射何足爲大王道也昔者三王弋以道德五伯弋以戰國王何不以聖賢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弋之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云云意與此賦大相類

舞賦

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芝積陽道壅塞不行其序民氣鬱閼筋骨縮瑟不達故作爲舞以宣導之陰康氏三皇時君號

楚襄王既遊雲夢雲夢澤名見上將置酒宴飲謂宋玉曰寡人欲觴群臣何以娛之玉曰臣聞激楚結風陽阿之舞列女傳聽激楚之遺風上林賦鄢郢繽紛激楚結風陽阿所謂郢中寡和者二者皆楚曲也材人之窮觀窮極也天下之至妙噫可進乎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爾乃鄭女出進二八徐待舞以八人爲一列二八十六人也左傳鄭人以女樂二八賂晉侯楚詞二八齊容起鄭舞姣服極麗姁媮音吁俞媚貌致態貌嫽妙以妖冶嫽好也詩佼人僚兮音了紅顏曄其陽華詩顏如舜華眉連娟以增繞曲細而長目流睇而橫波精采而瑩珠翠灼爍以珠翠爲飾的皪鮮明貌而照曜兮華褂飛髾而雜纖羅褂衣之長帶也髾謂燕尾之屬皆衣上假飾纖細也羅之精者髾所交反褂音圭顧形影自整裝順微風揮若芳動朱脣紆清揚眉目之間爲清揚騁則少斂詩清揚婉兮而抗音高歌爲樂之方宣歌曲之意其始興也若俯若仰若來若往雍容惆悵不可爲象羅衣從音縱風長袖交橫駱驛與絡驛同飛散颯沓合并綽約閑靡機迅體輕合場遊進案次而俟既分而合復更遍而進按曲之次以待埒簇角妙夸容乃理埒齊簇聚也齊聚而妙乃理其夸娃之容哉軼態橫出瑰姿譎起迴身還入迫于急節還音旋曲將終則其節急舞趍曲之急節紆形赴遠漼以摧折漼七罪反纖縠蛾飛繽猋若絕衣裳飛動如蛾飛繽紛如猋起而遠逝猋疾風也體如遊龍袖如素蜺神女賦婉若遊龍言其輕舉也大人賦垂舞幓之素蜺蜺虹也吾結反遷延微笑退復次列舞終復其舊列觀者稱麗莫不怡悅傳毅

舞賦文選已載全文唐人歐陽詢節其詞編之藝文類聚即此篇是也後之好事者以前有楚襄宋玉相唯諾之詞遂指爲玉所作其實非也

古文苑卷第二

古文苑卷第三

漢臣賦十二首

賈誼旱雲賦　董仲舒士不遇賦
枚乘梁王菟園賦　忘憂館柳賦
路喬如鶴賦　公孫乘月賦
羊勝屛風賦　劉安屛風賦
中山王文木賦　司馬相如美人賦
班婕妤擣素賦　曹大家鍼縷賦

旱雲賦　賈誼

在易坎爲水其廸蕩而上升則爲雲滃滃而下施則爲雨故乾之雲行雨施陰陽和暢也地之密雲不雨陰陽不和也在人則君臣合德而澤加於民亦猶陰陽和暢而澤被於物賈誼負超世之才文帝將大用之乃爲大臣絳灌等所阻卒弃不用而世不被其澤故托旱雲以寓其意焉

惟昊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爾雅夏曰昊天精純和合乃天地絪縕之常今則反之所謂失其正理也遥望白雲之蓬勃兮滃澹澹而妄止雲興而不雨則雲爲妄出矣運清濁之澒洞兮澒胡動反澒洞汯涌皃正重沓而並起嵬隆崇以崔巍兮時彷彿而有似屈卷輪而中天兮象虎驚與龍駭相搏據而俱興兮妄倚儷而時有遂積聚而給沓兮相紛薄而慷慨若飛翔之從橫兮揚波怒而澎濞揚侯大波神正帷布而雷動兮相擊衝而破碎或窈窕而四塞兮誠若雨而不墜言白雲之狀變態不常若將雨而雨終不降陰陽分而不相得兮更惟貪邪而狼戾陰陽乖暌而不合在位者又爲貪邪狼戾之毆以干之何以感召天地之和終風解而霰散兮陵遲而堵潰毛氏詩注終日風爲終風雲爲風解而消散如陵之隳如墻之潰或深潛而閉藏兮爭離而並逝以雲自況寓意尤深廓蕩蕩其若滌兮日照照而無穢鄭氏說禮引董仲舒日食祝云昭二大明音照隆盛暑而無聊兮煎砂石而爛渭渭水枯竭至於焦爛湯風至而合熱兮湯風溫風也月令六月節溫風至群生悶滿而愁憒

畎畝枯槁而失澤兮壤石相聚而爲害雨既不至壤石爲風日所暴皆能吸畎畝之滋潤以害苗農夫垂拱而無聊兮釋其鉏耨而下淚憂壃壤一作畔之遇害兮痛皇天之靡惠惜稚稼之旱夭兮離天災而不遂雖與罹同遭也懷怨心而不能已兮竊託咎於在位書僭恒暘若京房易傳曰欲得不用茲謂張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而除獨不聞唐虞之積烈兮與三代之風氣唐虞三代之時雖不能無水旱君臣上下相與儆戒飭躬脩政足以召天地之和時俗殊而不還兮恐功久而壞敗何操行之不得兮政治失中而違節陰氣辟而留滯兮猒暴至而沈沒嗟乎惜旱大劇何辜于天無恩澤忍兮嗇夫何寡德矣嗇夫田畯之神也祈年則樂田

歎忍旱不救可謂薄德怨辭也既已生之不與福矣來何暴也去何躁世孳孳望之其一作甚可悼也憭兮慄兮以鬱怫兮念思白雲勝如結兮終怨不雨甚不仁兮布而不下甚不信兮白雲何怨奈何人兮天寔為之人其奈何

士不遇賦　董仲舒

涑水司馬氏曰漢景帝時栗太子廢其次河間獻王最長若屬重器帝王之治可以復還仲舒酬儒道必遇合景帝合德立徽蓋天意也武帝好名遇士賓仲舒卒為公孫弘所嫉擯棄而死何足深怪陶淵明作感士不遇賦其序曰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為之余嘗讀其文慨然惆悵君子合三子而評之子長文士之靡耳尊顯富貴何擱不遇邪

嗚呼嗟乎遐哉邈矣時來曷遲去之速矣屈意從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時將就木矣難於遇合將老而死木指也左傳則就木焉悠悠偕時豈能覺矣心之憂歟不期祿矣皇皇匪寧祇增辱矣努力觸藩徒摧角矣易大壯羝羊觸藩羸其角不出戶庭庶無過矣易節卦不出戶庭无咎重曰前意未暢重述而鋪衍之故曰重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以辨詐而期通兮貞士耿介而自東雖日三省於吾身兮繇繇與猶同懷進退之惟谷詩桑柔人亦有言進退維谷毛氏注谷窮也彼寔繁之有徒兮指其白而為黑目信嫮而言眇兮已信辨而言訥言變亂是非邪正嫮音互好也楚詞嫮目宜笑眇目失明也易眇能視辨辯二字古通用上同

訥拙於言也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兮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出門則不可以偕往兮藏器又蚩其不容易出門同人又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蚩與嗤同退洗心而內訟兮亦未知其所從也易洗心退藏論語而內自訟伸前意進退惟谷觀上古之清濁一作嘽兮廉士亦榮榮而靡歸清濁猶言治亂也世雖有治亂之不同廉士常獨立而不遇殷湯有卞隨兮周武有伯夷與叔齊卞隨務光遁跡於深淵兮伯夷叔齊登山而采薇使彼聖人其猶周遑兮矧舉世而同迷若伍員與屈原兮固亦無所復顧隨光非湯伐桀自沈于瀘水夷齊耻食周粟采薇首陽山下四子聖智生殺周盛時猶不遇若此況其它乎若子胥浮江屈原投汨尚何所復顧亦不能同彼數子兮將遠遊而終慕今不能同數子之殺身將去國遠遊心常慕之於吾儕之云遠兮疑一作擬荒塗而難踐憚君子之于行兮誠三日而不飯吾之儕輩乃謂古人殷遠此道又難憚不能踐戒其疾行易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嗟天下之偕違兮悵無與之偕返孰若返身於素業兮莫隨世而輪轉雖矯情而獲百利兮復不如正心而歸一善世之趍利者皆自謂當然故甘心為之使真知其為矯情則不肯為矣仲舒有言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蓋平日持論堅定若此紛既迫而後動兮豈云稟性之惟褊昭同人而大有兮明謙光而務展遵幽昧於默足兮豈舒采而蘄顯苟肝膽之可同兮奚鬚髮之足辨也索於形骸之內不求於形骸之外

梁王菟園賦

梁孝王武漢文帝子景帝之母弟也竇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里百里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菟園苑名左傳魯有菟裘衛有菟圃皆地名音徒

枚乘 字叔淮陰人也從孝王遊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

脩竹檀欒夾池水西京雜記梁孝王築菟園園中有百靈山落猿岩棲龍岫又有鴈池池間有鶴洲鳧渚九域志睢陽郡有梁孝王東苑中有脩竹園恐是後人因此賦以命名旋菟園並馳道所謂複道自宮連屬平臺並音傍蒲浪反臨廣衍長冗坂故徑一作征於崑崙貇觀相物芴貇音墾貇觀猶博觀也班固燕然銘夐其邈兮與此貇同意焉子有滋有言物之多子當作滋漢人以箕子之明夷爲荄滋則滋子字通似乎西山依山置園故指西山比崑崙言舊嘗經行崑崙之山睹物甚盛西山隑隑卹一作邨焉隗隗巷蕗萎蕤隑五來反隑隑企立貌隗即嵬字吾回反隗隗高峻貌巷蕗即巷路字山間之蹊徑也萎蕤即委蛇字徑之曲折也崟巖巃嵸焉崟音吟巃疑是龍字嵸即空反巃音龍巃嵸皆山之險怪狀暴熛激熛與猋同音標月令猋風暴雨總至注回風爲曰揚塵埃蛇龍奏林薄竹奏奔走也詩予曰有奔奏薄音泊林薄叢薄也怒風卒發塵埃隱翳有若龍蛇之奔走者徐而察之則林薄之竹也遊風踊焉秋風揚焉滿庶庶焉紛紛紜紜騰踊雲亂枝葉暈散摩來幡幡焉幡與番同音波尔雅番番矯矯勇也暴熛既息微風遊旋林木披拂其狀不齊谿谷沙石涸波沸日湲浸疾東湲谷之水疾趍而東湲泧水也浸水所瀦也字本作浸流連焉轔轔陰發緒菲菲既至平衍復流連焉徐行轔轔其紋菲菲闇闇

讙挼鳥聲之雜昆雞蝭蛙音題決一音弟桂字本作鶗鴂或作鵜鴂子規鳥也倉庚密切亦鳥名別鳥相離哀鳴其中家語恒山之鳥與四子別其鳴甚哀若乃附巢蹇鷙之傳於列樹也欐欐若飛雪之重弗麗也附巢蹇鷙皆水鳥鷗鷺之屬欐所宜切欐欐多貌鳥色白若飛雪集樹而弗麗着麗是附麗之麗西望西山山鵲野鳩一作鵃白鷺鶻桐鸜鶏鶵鸝翡翠鴝鵒守狗戴勝皆鳥名守狗声似呼盧戴勝降于桑以爲蠶候巢枝穴藏鴝鵒穴土而生春秋書鴝鵒來巢紀異也被塘臨谷聲音相聞喙尾離屬翱翔群熙交頸接翼闔而未至徐飛拉沓音颯沓往來霞水闇低飛也言往來煙霞水雲之間離散而沒合疾疾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雲也予之幽冥究之乎無端於是晚春早夏邯鄲襄國易陽之容麗人三邑皆屬趙國易陽在易水之陽其地多美女及其燕飾子燕安而華飾子謂富貴子相予雜遝而往款焉車馬接軫相屬方輪錯轂方輪並車轂錯行也錯接服何驂披銜跡蹶馬在車中乃服在車外爲驂詩兩服上襄兩驂鴈行何驂謂何人之驂忽拔銜而跡蹶自奮增絕怵惕騰躍水意而未發因更陰逐心相秩奔一作沓又奔隧林臨河怒氣未竭馬蹶而奮經林奔水猶有怒氣羽蓋繇起被以紅沫濛濛若雨委雪含車馬而步嘶因用羽蓋紅沫蓋上歸蒙蒙紛雜高冠扁焉長劍閑焉左挾彈焉右執鞭焉日移樂衰遊觀西園之芝芝成宮闕東西苑相屬合爲菟園有芝疊生疊出如宮闕之狀枝葉榮茂選擇純熟挈取含苴苴與咀通擇芝之軟脫者以自含咀

復取其次顧賜從者於是從容安步闘雞走兎俛仰釣射煎熬炮炙極樂到暮若乃夫郊(音角郊也)采桑之婦人兮桂楊錯紆連袖方路摩䚡長髮(䚡音移澤也長音仗髮御憂)(字謂加髮為高髻也)便娟數顧芳溫往來接(此句疑多來字)神連未結已諾不分(所謂色授神予者)縹併進靖儐笑連便(儐音頻與顰同眉小變也或儐或笑姿態便媚)不可忍視也於是婦人先稱曰春陽生兮萋萋不才子兮心哀(不才子泄語也猶言不捷男子)見嘉客兮不能歸桑萎蠶飢中人望奈何(乘有二書諫吳王濞通亮正直非詞人比是時梁王宮室僭制出入警蹕使乘果為此賦必有以規警之詳觀其辭始言苑囿之廣中言林木禽鳥之富繼以士女遊觀之樂而終之以郊上採桑之婦人畧無一語及王氣象蕭索蓋王薨乘死後其子皐所為遊所睹而筆之史言皐詼笑類俳倡為賦疾而不工後人傳寫誤以為乘耳)

忘憂館柳賦　枚乘

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為賦枚乘柳賦路喬如鶴賦公孫詭文鹿賦鄒陽酒賦公孫乘月賦羊勝屏風賦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鄒陽安國罰酒三升賜枚乘路喬如絹人五疋(出葛洪西京雜記)

忘憂之館垂條之木枝逶遲而含紫葉萋萋而吐綠出入風雲去來羽族既上下而好音亦黃衣而絳足(黃鸝亦名黃鶯)蜩螗厲響蜘蛛吐絲階草漠漠白日遲遲于嗟細柳流亂輕絲君王淵穆其度御群英而翫之小臣瞽聵與此陳詞(君王指梁王群英謂諸遊士乘自稱無所聞見獲與其間與音預)于嗟樂兮(詩鄭氏箋于嗟美之也)於是鐏盈縹玉之酒(縹敷沼反縹王)(酒色清白而輕黃也)爵獻金漿之醪(共自注梁人作諸蔗酒名金漿)庶羞千族盈滿六庖(詩大庖不盈注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又有面傷踐毛不成禽不獻者三故云六庖)弱絲清管與風霜而共雕鎗鍠啾唧蕭條寂寥(管絃音樂昇奔不用如風霜之彫柳鎗鍠大音啾唧小音並寂然無聞)儁乂英旄(旄與髦通)列襟聯袍小臣莫效於鴻毛空銜鮮而嗽醪雖復河清海竭終無增景於邊撩(自言非才莫知補報徒竊飲食縱使歷日滋久無益於國邊撩柳之邊猶也借諭言細微之事)

鶴賦　路喬如

白鳥朱冠鼓翼池干舉脩距而躍躍奮髙翅之䎘䎘(在干反飛動貌)宛脩頸而顧步啄沙磧而相懽豈忘赤霄之上忽池籞而盤桓(籞音圉籞池編竹為之)飲清流而不舉食稻粱而未安(鶴在池籞間志常欲高飛遠舉不甘稻粱之食猶賢士不為祿養委身)故知野禽野性未脫籠樊賴吾王之廣愛雖禽鳥兮抱恩方騰驤而鳴舞憑朱檻而為歡

月賦　公孫乘

月出皦兮君子之光(以月之明比君子之德)鶤雞舞於蘭渚蟋蟀鳴於西堂(物遂其性天機自動天籟自鳴)君有禮樂我有衣裳(梁王宴樂羣士衆賓從梁王遊各由其道不愆禮度)猗嗟明月當心而出隱員巖

而似鈎蔽脩堞而分鏡(譬君德雍蔽則其明必虧)既少進以增輝遂臨庭而高映炎日匪明皓壁非淨(能進乎德其明乃全)踰度運行陰陽以正(行度有常而寒暑不忒言行靡失而紀綱自定)文林辯囿小臣不佞(於羣英之中因月進言自愧非材佞口辯也論語仁而不佞)

屏風賦　羊勝

(周禮掌次設皇邸注皇羽覆上邸後版也後版屏風)

屏風鞈匝(鞈古洽反鞈匝圍繞皃)蔽我君王重葩累繡沓璧連璋飾以文錦映以流黃(流黃間色素赤也古相逢行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畫以古烈顒顒昂昂(論古賢烈士於上其威儀容皃端重高卬詩顒顒卬卬如圭如璋)蕃后宜之壽考無疆(蕃后謂諸侯王居蕃屏之身任輿上君王皆指梁王也)

屏風賦　劉安(淮南厲王之子文帝封爲淮南王)

(因木有自然奇姿之形遂合爲屏風譬世有遺弃之材遺時見用)

維茲屏風出自幽谷根深枝茂號爲喬木孤生陋弱畏金強族(木孤生之時其姿陋弱以能避斧斤之害故至高大)移根易土委伏濊濆飄颻殆危靡安措足思在蓬蒿林有樸樕然常無緣悲愁酸毒天啓我心遭遇徵祿(徵祿猶收祿也祿音義與祿同)中郎繕理收拾捐朴(朴與樸同木質也弃捐棄之人所不顧中郎淮南之臣乃收拾之以成器用)大匠攻之刻彫削斲表雖裂剥心質貞慤(猶人當畧其外皃攻其中心)等化器類庇蔭尊屋列在左右近君頭足賴蒙成濟其恩弘篤何恩施遇分好沾渥不逢仁人(安自謂及中郎也)永爲枯木

文木賦　中山王

魯恭王得文木一枚伐以爲器意甚玩之中山王爲賦恭王大悦顧盻而笑賜駿馬二匹(見葛洪西京雜記按史魯共王餘漢景帝子好治宮室中山王勝乃其弟也)

麗木離披生彼高崖拂天河而布葉橫日路而擢枝幼雛羸鷇單雄寡雌紛紜翔集嘈嗷鳴啼載重雪而梢勁風將等歲於二儀(二儀乾坤也言木歷歲滋久異於衆材)巧匠不識王子見知乃命班爾載斧伐斯(班輸王古之巧匠斯析也詩斧以斯之)隱若天開豁如地裂花葉分披條枝摧折既剥既

刊見其文章或如龍盤虎踞復似鸞集鳳翔青緺紫綬環璧珪璋重山累嶂連波疊浪奔電屯雲薄霧濃雰麏宗驥旅鷄族雉群蠋繡鴦錦蓮藻芰文(言木之文奇詭狀麗)色比金而有裕質參玉而無分(木材堅實裁爲用器)曲直舒卷脩竹映池高松植巘(枝幹巨細長短曲直處所用各有所宜)制爲樂器婉轉蟠紆鳳將九子龍導五駒(伶倫制十二筩以應鳳鳴丘仲截竹吹之象水中龍吟將子導駒言声音煩雜自然清亮)制爲屏風鬱茀穹隆制爲杖几極麗窮美制爲枕案文章璀璨彪炳渙汗制爲盤盂采玩蜘蹰猗歟君子其樂只且

美人賦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臨邛人前漢書有傳)

美人賦 [美人者相如自謂也詩人賦容所稱美人蓋以才德爲美相如乃炫其容體之都冶以自媚於世鄙矣]

司馬相如美麗閑都[本傳雍容閒雅甚都 詩洵美且都]遊於梁王[梁孝王武也相如爲郎會景帝不好詞賦孝王來朝齊人鄒陽淮陰枚乘之徒相如見而悅之因病免客遊梁 按文[illegible]王字]梁王悅之鄒陽譖之於王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色容冶妖[一作妖]麗不忠將欲媚辭取悅遊王後宮王不察之乎王問相如曰子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王曰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仲尼墨翟古之大聖賢故舉以爲問]相如曰古之避色孔墨之徒聞齊饋女而遐逝[齊人饋女樂孔子行]望朝歌而迴車[邑名朝歌墨子回車]譬於防火水中避溺山隅此乃未見其可欲[老子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何以明不好色乎若臣者少長西土[相如臨邛人西蜀也]鰥處獨居室宇遼廓莫與爲娛臣之東鄰有一女子雲髮豐豔蛾眉皓齒[詩鬒髮如雲又螓首蛾眉齒如瓠犀]顏盛色茂景曜光起恒翹翹而西顧[一作相]欲留臣而共止登垣而望臣三年于茲矣臣棄而不許竊慕大王之高義命駕東來[一作而東]途出鄭衛道由桑中朝發溱洧暮宿上宮[溱洧二水桑中上宮皆淫冶之地見詩鄭衛]上[一作[illegible]]宮閒館寂寞雲虛門閤[一作閣]晝掩曖[一作旅]若神居臣排其戶而造其堂[一作室]芳香芬烈黼帳高張有女獨處婉然在牀奇葩逸麗淑[一作肅]質豔光

臣遷延微笑而言曰上客何國之公子所從來無乃遠乎遂設旨酒進鳴琴臣遂撫絃爲幽蘭白雪之曲女乃歌曰[解見諷賦]獨處室兮廓無依思佳人兮情傷悲[思所偶也詩女心傷悲]有美人兮來何遲日既暮兮華色衰敢託身兮長自私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時日西夕玄陰晦冥流風慘冽素雪飄零閑房寂謐不聞人聲於是寢具既設服玩珍奇金鉔薰香[鉔音匝香毬衽席間可旋轉者西京雜記長安巧工丁緩作被中香爐爲機環轉運四周而爐體常平]黼帳低垂裀褥重陳角枕橫施[詩角枕粲兮錦衾爛兮]女乃弛其上服表其褻衣皓體呈露弱骨豐肌時來親臣柔滑如脂臣乃氣服[一作脈定]於內心正于懷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舉與彼長辭[西京雜記云文君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如脂長卿素有消渴疾作美人賦欲自刺卒以此疾死文君爲誄傳於世覺心一蕩莫克自制至於慼行喪德可不戒哉]

擣素賦

班婕妤

[班婕妤班彪之姑也爲成帝婕妤宮十四等婕妤視上卿三夫人之位也古者后夫人親蠶分繭繰絲朱綠之玄黃之以備君之祭服君服之以事天地祖宗敬之至也成帝耽於酒色政事廢弛婕妤貞靜而失寵故托擣素以見意]

測平分以知歲[陰陽平分以知時序]酌玉衡之初臨[玉衡斗杓以正四時八月指酉]見禽華以應色聽霜鶴之傳音[禽華菊也季秋之月鴻雁來賓後菊有黃華又有一種花名雁來紅狀類雞冠秋冴時莖葉俱紅霜降則鶴声清澈悲驕反覆也]佇

風軒而結睇對愁雲之浮沈雖松梧之貞脆豈榮彫其異心秋月景色淒清物性雖不同其感時則一也若乃廣儲懸月儲猶除謂庭除之間暉水流清桂露朝滿涼衿夕輕燕姜含蘭而未吐姬姜本齊魯之姓後世以爲婦人美号或互稱之趙女抽簧而絕聲聲音未服有事女工改容飾而相命卷霜帛而下庭曳羅裙之綺靡振珠珮之精明若乃盼睞生姿動容多製弱態含羞妖風靡麗皎若明魄之升崖煥若荷華之昭晰明魄月也神女賦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荷華芙蓉也詩隰有荷華不見子都晰音制調鉛無以玉其貌凝朱不能異其脣勝雲霞之邇日似桃李之向春紅黛相媚綺組流光笑笑移妍步步生芳兩靨如點雙眉如張頰肌柔液音性閑良頰謂靨兒液汗也於是投香杵扣玟砧擇鸞聲爭鳳音梧因一作松虛而調遠柱由石一作貞而響沉梧桐琴瑟之質柱爲柱也以喻砧杵散繁輕而浮捷節疎亮而清深琴譜有散若齊慶散之類節曲之更端含笙揔筑比玉兼金不埍不篪匪瑟匪琴八音者皆樂音玉球磬金鐘鏄之類或旅環而紓鬱或相參而不雜或將往而中還或已離而復合翔鴻爲之徘徊落英爲之颯沓調非常律聲無定本拚音自然非若琴瑟笙笛之有譜也任落手之參差從風飈之遠近或連躍而更投或暫舒而長卷清寡鸞之命群哀離鶴之歸晚擣素之声低昂分合自中音調比孤鸞別鶴之曲尤更清哀也苟是時也鍾期改聽伯牙弛琴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至此子期改聽伯牙之琴可廢桑間絕響濮上傳一作侍音淫蕩之声可絕思神之音可寫濮上事見史記樂書蕭史編管以擬吹周王調笙以象吟蕭史秦穆公時人能吹簫作鳳鳥王子晉吹笙和之與乘鸞而遊若乃窈窕姝妙之年幽閑貞專一作靜專之性符皦日之心大車詩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甘首疾之病伯兮詩願言思伯甘心首疾伯君子字也歌采綠之章采綠詩刺怨曠言君子于役久而不歸室人思之發東山之詠東山詩言室家之望汝其詩曰制彼裳衣勿士行枚望明月而撫心對秋風而掩鏡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閱絞練之初成擇玄黃之妙匹一作逸閱素練之質擇顏色所宜而染之準華裁於昔時疑形異於今日彼準昔日所裁以製衣裳則疑其形体有肥瘠言久別也幽意連綺衣詩

嘗帶准嬌昔不知今是非想嬌奢之或至許椒蘭之多術薰隨衆之無韻慮蛾眉之爲愧思其或至於驕傲以椒蘭芬香之物多術以薰之猶冗其無韻態倦懶之娥眉或以爲愧懷百憂之盈抱空千里兮飲淚修長袖於妍袂綴半月於蘭襟表纖手於微縫庶見跡而知心袂亦襟也袖猶言袂袂猶言夫綴半月望其圓也以此表其親手所製庶君子見而知心訣沿路之遐負怨芳菲之易泄一作紲書既封而重題笥已緘而更結笥所衣家也慙行客而無言還空房而掩咽欲寄行客以達此心復以爲嫌而不敢可謂發乎情止乎禮義矣

鍼縷賦　曹大家班姓名昭班孟堅女弟適曹氏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見後漢列女傳

鎔秋金之剛精形微妙而直端性通遠而漸進博庶物而一貫惟鍼縷之列迹信廣博而無原退逶迤以補過似素絲之羔羊羔羊詩羔羊之縫素絲五緎逶迤逶迤退食自公何斗筲之足筭咸勤石而升堂筲竹器言斗筲成石鍼縷成衣皆由積累論語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淮南子升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石之中先鍼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鍼不可以成衣鍼成幕蔂成城事之成敗必由小生言有漸也

古文苑卷第三

古文苑卷第四

揚雄賦三首

漢書揚雄字子雲以為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本傳所載甘泉河東長楊羽獵四賦是也藝文志雜賦類又有雄賦十二篇此三賦蓋在十二篇中

太玄賦　逐貧賦

蜀都賦

太玄賦

子雲以為經莫深於易故作太玄以擬之言其理微妙於幽玄也此賦推太玄之理以葆性命之真西京雜記云揚雄作太玄夢白鳳凰集其上

觀大易之損益兮易有損益二卦說卦云損益盛衰之始也覽老氏之倚伏老子道德經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省憂喜之共門兮察吉凶之同域賈誼服賦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省亦察也皦皦著乎日月兮何俗聖之暗燭世俗昧此理推聖見之甚明豈愲怙一作寵以冒災兮將噬臍之不及若飄風不終朝兮驟雨不終日老子語雷隆一作隆非而輒息兮火熸音首熾而速滅自天物有盛衰兮況人事之所極奚貪婪於富貴兮迄喪躬而危族雄作解嘲云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豐盈禍所棲兮名譽怨所集薰以芳而致燒兮膏含肥而見焫漢書龔勝傳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焫與爇同而悅反翠羽微而殃身兮蚌含珠而擘

裂(用物以譬人臧古美字)聖作典(一作體)以濟時兮驅蒸民而入甲(一作用入甲謂納諸法令之中)張仁義以爲綱兮懷忠貞以矯俗指尊選以誘世兮疾身歿而名滅(以爵祿尊選誘天下故世俗貪名)豈若師由聃兮執玄靜於中谷(由許由聃老子也老氏貴玄靜以自處虛下爲谷其書所謂谷神不死爲天下谷是也)納傿祿於江淮兮(二神仙江淮其得道處傿於乾反又音偃)揖松喬於華岳(赤松子王喬亦神仙常往來華岳漢武帝起集靈宮於華山下冀以招之)升崑崙以散髮兮踞弱水以濯足(崑崙山河源所出在西羌中弱水在流沙之西)朝發軔於流沙兮夕翱翔乎碣石(流沙在敦煌西碣石在東海旁)忽萬里而一頓兮過列仙以託宿役青要與承戈(一作弋)兮(青要承戈所謂王女也充吾役使)舞馮夷以作樂(馮夷河伯之字)聽素女之清聲兮(素女黃帝時人鼓五十絃瑟)觀宓妃之妙曲(宓妃洛水之神女宓與伏字同)茹芝英以禦饑兮歆玉醴以解渴排閶闔以窺天庭兮騁騂騩以踟躕(閶闔天門騂騩即八駿中赤驥也)載羨門與儷游兮(碣石上仙人羨門高儷皆也)永覽周乎八極亂曰甘餌含毒難數嘗兮(傳曰厚味腊毒數色角反)麟而可羈近犬羊兮(賈誼賦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鸞鳳高翔戾青雲兮不掛網羅固足珍兮(戾至也詩鳶飛戾天漢書不絓聖人之網絓與掛同)斯錯位極離大戮兮(李斯盡錯位至三公卒受誅戮錯與措同)屈子慕清葬魚腹兮(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遂自沈汨羅)伯姬曜名焚厥身兮(宋伯姬遇災待傅姆不至爲火所焚春秋賢之)孤竹二子餓首山兮(夷齊高節餓死首陽)斷跡屬婁何足稱兮(伍子胥忠諫吳王賜之屬婁之劍自到而死婁史記作鏤鏤子反)辟斯數子智若淵兮(辟讀作譬數子智如淵深於不得其死)我異於此執太玄兮蕩然肆志不拘攣兮

逐貧賦

(子雲自序云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此賦以文爲戲耳)

揚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鄰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羣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書洪範六極二曰貧)投棄荒遐好爲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砂居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退不受呵久爲滯客其意謂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獨藜飧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燕爲樂不槃徒行負賃(一作笈)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霑體露肌朋友道絕進宦凌遲厥咎安在職汝爲之舍汝遠竄崑崙之顛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捨爾入海汎彼柏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貧謂辯以對)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宣其明德(身心家白不事)

曖昧克佐帝堯誓爲典則土階茅茨匪彫匪飾堯以儉示天下
土階三尺茅茨不剪采椽不斲爰及世季縱其昬惑饕餮之群貪富
苟得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謂之饕餮群言其多鄙我先人
乃傲乃驕瑤臺瓊榭室屋崇高流酒爲池積肉爲崤
桀紂爲瑤臺瓊室傾宮鹿臺酒池肉林崤山名是用鵠逝不踐其朝貧言後世貪暴
貧乃遠逝如鴻鵠之高舉劉向新序曰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君而鴻鵠舉矣三省吾身謂
予無諐處君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
寒能讀作耐暑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桀跖不
顧貪類不干跖盜跖也富則桀跖妻亦貧則貪類不類人皆重蔽富盛者周蔽以
防冠盗子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虞既壽而安所謂福祿如山也
言辭既罄色厲目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去汝
適彼首陽孤竹二子與我連行貧之理直故色厲目張攝然而去將與夷
齊游行乎郎反伍也余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
長與汝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我遊息

蜀都賦

周書牧誓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孔安國注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揚雄蜀王紀秦惠王滅蜀使張若與張儀築成都城按蜀即漢之蜀郡也成都又爲三蜀之都會故稱蜀都

蜀都之地古曰梁州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至武帝元封五年改梁州爲益州蜀郡隸焉按唐虞時州各有牧梁州貢賦或謂秦時蜀始通中國其說非是禹治其江渟皐
彌望禹道江以除水害自岷山始渟水所鍾也皐水際隄岸也鬱乎青葱沃壄千
里諸葛亮說先主曰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壄古野字上稽乾度則井絡儲精
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言東井主蜀分野岷山上應天象其精儲爲井
星之雒絡下按地紀則巛宮奠位易說卦註坤西南方之卦也又曰天地定位蜀
居地之西南故於九宮爲坤宮巛古坤字奠定也東有巴賨綿亘百濮山海經云
西南有巴國春秋時巴師侵鄭其地在漢爲巴郡應劭風俗通曰巴有賨人剽勇高祖爲漢王時募取以
定三秦賨音悰古國名始祖巴氏子其後子孫布列巴中地爲黔中郡百濮名即書所謂濮人百言族
類之多左傳文十六年百濮離居各欲走其邑銅梁金堂銅梁山在宕渠縣金堂山在新都縣
水通巴漢火井龍湫張華博物志臨邛火井昔時人以竹木投取火諸葛丞相往視之後火轉
盛熱湫潭也巴東有澤人謂神龍宅其中左思蜀都賦潛龍蟠於沮澤其中則有玉石

嶔岑其中總言蜀地之內所有禹貢梁州厥貢璆鐵砮磬璆美玉砮矢鏃磬樂石皆石之精堅者嶔
士林反岑音吟嶔岑高峻皃言玉石所產如山丹青玲瓏丹丹砂青碧石猗汝之得青綠畫家
用之李斯上書蜀之丹青又本草有曾青空青並出越嶲丹砂出符陵山後漢郡國志涪陵出丹是也玲
瓏聲出之狀邛節桃枝邛地有竹中實而高節桃枝竹八角皆可作杖武帝因邛杖開西南
夷石䲙水螭䲙魚名李奇上林賦注周洛曰鮪蜀曰䲙石䲙猶石燕石蟹之類䲙音恒
鱛音曾又並去声說文曰螭山神獸形水螭水中怪獸蜀守李冰曾沈石犀以鎮水怪南則有
犍牂潛夷昆明峩眉絕限峣嶢堪巖亹翔犍居言反牂音臧犍爲本
夜郎故地牂牁江亦屬夜郎漢武帝遣唐蒙等通巴蜀置犍爲牂牁二郡潛夷潛上之夷禹貢沱潛既道和夷
底績昆明亦夷也見漢書西南夷傳峩眉山在犍爲郡南安縣西兩山相對狀如蛾眉其山高峻絕限疆域峣
嶢山俗說爲嶢峨山在朱提縣西南堪巖言山形之崟深翻翔言山勢之飛舞峣嶢音郎堂堪典巖同亹

卭翾字許延反飛也朱提音銖匙
靈山揭其右離碓被其東靈關山在成都
西南漢壽界離堆江沱間堆阜名史記秦蜀守李冰鑿離碓避沫水之害碓古堆字於近則有
瑕英菌芝玉石江珠皆石之比珠玉者菌芝石芝也華陽國志有光珠穴博物志曰
光珠即江珠也又虎珀一名江珠於遠則有銀鉛錫碧馬犀象僰郡國
志漢中郡錫縣有錫益州律高石室山出錫盤町山出銀鉛越巂郡注東山出碧亦玉類有元馬祠民牧
馬山下或產駿駒云元馬子也僰道有僰人山海經岷山其下多犀象西有鹽泉鐵冶
橘林銅陵鹽泉鹽井也鐵冶銅陵產銅鐵漢書貨殖傳卓氏公擅山川銅鐵上爭王者之利
左思賦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橘柚之園邛連盧池澹漫波淪邛即邛字西南夷傳
邛都縣有邛池南人以為邛河注邛河縱廣二十里深百餘丈汶山郡西有比地盧水胡連言地勢雄屬
盧池黑水也禹貢注梁州西距黑水其旁則有期牛兕旄郭璞山海經注蜀山中有
大牛肉重數千斤名曰夔牛犦犛聲相近兕如水牛角在額上古人以為觴爵之兕觥旄牛尾可為麈
金馬碧雞後漢西南夷傳越巂郡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雞金馬光景時出見注金形似馬碧形
似雞漢宣帝嘗使王褒祠其神北則有岷山江源所出外羌白馬羌名氐類也後
為武都郡獸則麙羊說文山羊而大者細角胡毚反野麋說文麈屬武悲反罷犛
音旄犛上林賦注犛牛色黑出西南徼外罷猛獸書如虎如羆貘貒音陌貒說文作貊似熊而黃黑色出
蜀中廣韻貒似豕而肥麡麈音預餘說文似鹿而大鹿麝鹿之有香者户豹郭璞
方言注㕧文采貌也音户古字通用能黃說文能獸名堅中而強壯奴登反左傳鯀死其神化為黃
能奴來反獑胡音讒乎上林賦注似獼猴頭上有髮蜼玃上林賦作蛑玃注羊水反似獮猴
卬鼻而長尾猩似猕猴而大猨蠝音壘鼯鼠也狀如兔而鼠尾玃猱上林賦作蠼蝚猴屬
猶豰音谷說文猶玃屬豰似豺羊出蜀北郡山中大首而馬尾畢方山海經有鳥一足赤文青

質而白喙名曰畢方淮南子木生畢方注木之精也狀如鳥青色赤腳豈家類邪尒乃倉山
隱天岎汾崟吟迴叢增嶄鋤銜反重峑嵁古含反石巇
巇崔摧崣挼巍进嶵罪嵬隗霜雪終夏叩嚴岭嶙蒼着
之山其高隱天重陰凋寒冰雪長夏不融叩之嚴崖其户岭嶙然南中志曰雪南縣西高山相連澗陰沍
寒雖五月盛暑不熱廣志曰五月霜雪給然崇隆臨柴柴楷積聚也音淩諸徼崼
峴五砚參差微古弔反所以遮防諸羌其處非一峴音延業不齊貌五峴山名一山而五
重在越巂書其南為南安縣之南湔山巖巖觀上岑嵓龍陽累峗湔山湔水
防出一名玉壘山出璧玉在成都西北繳上龍陽晉山名灌集交倚嵯崒崛崎堆即
崔字崒卯崒字崎音錡集崯脇施形精出偈堪嶇隱倚堪即堪字與嵌
同崎音猗皆山奇怪之形象彭門嶋峴彭門在安縣有兩山相對立如闕號彭門嶋峴音共籠
峛户經反嵺魚反嶱渴岢可方旁彼被碑陂池上林賦陂池靡
旁注旁類相連貌屹軋𡵊伽轕嶭轕苦葛反嶭五割反山不相連也貝礫乎岳
岳總言衆山森列爭高峻之狀北屬崑崙泰極涌泉醴凝水流津
漉集成川屬韻也謂自岷山而北皆屬崑崙山崑崙在西域羌中其山最高衆山視之爲極尊
故稱泰極黃河之源出於此東注蒲昌海疑住爲大澤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下南
出於積石爲中國河瀆謂滲復潛行集謂會合衆流也於是乎則左沉犁右羌
庭漢武帝時以筰都爲沈黎郡右諸羌猶未屬漢滲水淳其勾都江漂其涇
滲恐當作沬音昧說文曰沬水出蜀西塞外東南入江淳其勾謂涌其前也參涇二水出岐山屬雍州都
四本沱水東流過成都謂之都江水涇猶經也詩鳧鷖在涇乃溢乎通溝洪濤溶
沈千溪萬谷合流逆折泌筆瀄櫛乎爭降湖漕與漆同音

排碣反波逆濞普秘反水悬至声磢石㵊巘紛菝周溥旋溺
宛綏頹慚水觸石抵山則皮漘洄漩舟行人旋溺而死若宛綏頹而恐者慹博岸敵
呷猝瀨磕巖嶝嶝汾汾忽溶閬湯沸踰窖出限連混
陁隧陁隧猶限峨也鉦釘鍾涌聲讙溥泙砰龍音蘢歷曲隆潛
潛延延雷扶電擊鴻胡康濭溘遠遠乎長喻馳山下
卒若士卒之衆馳而下言迅疾也山湍降疾流分川並注合乎江州
江州縣名在巴郡涪水至此而會合於木則楩鼻緜反櫟歷豫章巨木樹榜
彭又去声檍櫹閻蘧櫸櫸之善反郭璞山海經注櫸木白理中櫛音善柙木甲香青稚
雕梓枌梧檀善木中車材櫪歷㮰斯楢由柔木木稷即似松柏有刺
枅魚栥七鹽二切木名信揖叢俊幹湊集枇疾眥反枇木名櫧相帮反
爲枎古穴反楬苦葛扎札沈欓達郎丑庚二切椅於宜反梓屬從風推
參循崖撮捿撮即撮字捿取未反相摩擊也涇淫溶溶繽紛幼靡
幼讀作窈二窈靡深密也沉閱野望芒芒菲菲言繁茂木其竹則鐘
龍䉅籊野篠紛兗戴凱之竹譜曰䉅籊竹名伶倫吹以爲律䉅乃叶反籊音達皮白如霜大者宜爲篙莖出魯郡山世爲笙宋玉笛賦見奇篠異幹宗生族攢俊茂豐美
洪溶忿葦紛揚搔翕與風披拖夾江緣山尋卒而起
結根才業填衍迥野若此者方乎數十百里方數十里以至百里蓋盈言竹之富於氾濩水湯也則注注漾漾積土崇隄其淺濕
則生蒼葭蔣蒲蓑萑苹青蘋草葉蓮藕茱華菱根藕蘇也薄等撥有實如小栗可食草業葉也蘋藻以供祭祀之蔬菜華芙蕖也其實蓮其根藕菱根可爲菜茹其

中則有翡翠鴛鴦鳧鷖鴻鶤鷛皆水鳥名䴋鶴鶤音昆雞鷫鷞音宿霜長頸綠色形似雁其深則有猵獺淮南子畜池魚者必去猵獺猵水居食魚獺屬沈
鱓音善說文魚皮可爲鼓水豹水獸狀似豹蛟蛇龍類蛇形西京賦𧉈蛟蛇搤水豹黿
蟺鼈鼃黿衆鱗鰋鰅言其衆多猶雜遝也尔乃其都門二九四
百餘閭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張若張儀築成都城漢武帝元鼎二年立成都十八門閭坊巷門也
按成都志大城九門少城九門唯咸門門朔門秦漢舊名公孫述傳咸宮軍至咸門注云成都北面門二門其西者曰咸門是也兩江珥其市史記李冰穿二江成都中皆可行舟名曰兩江其實穿二
渠引江水以壯形勢且以溉田耳珥言江水旁貫其市如珥附耳日珥虹蜺抱日亦曰珥九橋帶
其流華陽國志李冰造七橋上應七星光武遣吳漢征公孫述誠之曰置兵當在七星間謂此也李
膺益州記七星橋一曰長星二曰員星三曰璣星四曰夷星五曰尾星六曰冲星七曰曲星後漢公孫述
傳注市橋即七星之一橋也益州記曰冲星橋舊市橋又有龜化橋初張儀築城有大龜導之以築至東子城東南隅而斃因以名橋其他不可復攷帶言九橋跨江如帶之東武儋鎮都刻削
成藏武儋山在成都西北爲都之鎮舊記言蜀王開明遣五丁力士負土成之藏音藏又音欲草木叢蔓叢也王基既夷蜀侯尚叢揚雄蜀王紀曰蜀王之先名蠶叢柏濩魚鳧蒲澤開
明至秦惠王討滅蜀封公子通爲蜀侯賦言蜀都之王基既平蜀侯通始封可配蠶叢之王尚配也并
石石𥔲斷岑倚從西南夷傳汶山郡衆邑皆依山居上累石爲室高者至十餘丈爲邛
籠先蜀記云蠶叢始居岷山石室中屏古牢字與樓同斷渠希反山傍石也從讀作蹤秦漢之徙
元以山東成都由秦漢而徙謂惠王及武帝時其始基在山之東謂蠶叢望帝皆治郫城在岷
山之陽也是以瀆山𡾊巘水貢其獲篁竹浮流龜蹟直麻也水
運則蔽流積於水次則龜積言麻竹之多竹石蝎相救上文已有竹不應再舉竹石疑是合

爲若字杜若香草蟒蟥虫二者藥材柔蘊之性相清尊細微以見百物冨羨魚酌不收魚酌
皆取也收力救反掩藏也易井收勿羃言山川所產惟人所取未嘗有新滄鶬鴝鷺鳳胎
雨穀鶉音餘鳥與鼠同穴鵵音侯雕類鴝音渠鵒也穴土而生鵵音皇莊子白鶂相視而風化注
不待合而生子殼若豆反鳥子欲出者也言品類不同衆物駭目單不知所禦
言山川所產之富單與殫同盡也尔乃其裸字亦作蓏果蓏也丈記貨殖傳作果隋羅
諸圃敺緣眕敺音匪圃之四圃也果木蒙產蕎四圃之味越黃甘柑橘屬廣志日有成
都平蒂甘大如升色蒼黃拔爲南安縣出黃甘諸柘甘蔗柿桃杏李二果推如柿李如杏
枇杷杜樼樼同榛栗柰棠梨離支甘棠梨即召南所詠若離支荔支也南中八郡
志日棪爲葵道縣出荔支雜以梴橙柚屬被以櫻梅樹以木蘭大樹葉作
長生實如小棘甘美扶林禽爈般關林禽來禽也扶疏橪生其實相扶橪關美梨也廣志

曰關以西梨多供御綸光禾饒旁支何若英絡其間言果木繁多支與枝通何讀作
阿春机楊柳褭弱蟬抄扶施連卷枞音几王篇木出蜀中褭音嫋蟬抄
音揮爰相牽引也卷音拳䝟貐螗蟆子鷓呼焉皆禽蟲名䝟貐音巨貐方言秦謂之
蝡蛙楚謂之蛣蛄又郭璞注胡蝉江南呼蟪蛄音夷鷓呼圭反即子規也一名杜宇俗傳蜀王望帝之魂
化爲此鳥尔乃五穀馮戎馮戎盛也瓜瓠饒多卉以部麻卉古
草字一作屮楚詞多互用之往往薑梔史記貨殖傳巴蜀地饒卮薑卮音支可以染色附
子巨蒜附子溫藥蒜音筭葷菜也木艾椒離藹醬酴清藹醬枸櫞醬酴清酴
醼酒衆獻儲斯盛冬育筍舊菜增伽筍今作筍竹萌也伽今作茄隆冬時
筍巳生茄子冬月尚多百華投春隆隱芬芳蔓茗熒郁翠紫青
黃麗䴔蠋若揮錦布繡望芒兮無幅班固西都賦烽烽騎騎若

揮錦與布繡燭燭乎其皮言草木繁盛如舒布錦繡望之芒芒然曾無邊幅舊本作望芒芒子於無崖畝
曰言其日富若無涯氏之貨子貢恐失之鑿今按藝文類聚蟠燭同尔乃其人自造奇
錦紌繏縰縜緣纑中發文揚采轉代無窮紌巨周反繏息
縰反索綠縰也縰音斐縜音綱綠所銜反緣絳色也緣色綠其外盧黑色居中互相爲文蜀錦名件不一
此其尤奇者故轉於世間無有窮已其布則細都弱折皆布名西南夷傳有帛疊蘭干
細布又有梧桐木華績以爲布緣蒳成杜蒳布江南人謂之生子杜績也阿麗纖靡
避晏與陰無雲而陰曰晏蜘蛛作絲不可見風極言其精細筩中
黃潤一端數金黃潤筩中細布也司馬相如凡將篇黃潤纖美宜制禪渡時黃金一斤爲
一雕鏤釦器百伎千工舊本脫下五字趾大昌演蕃露云揚雄蜀都賦雕鏤釦器
百伎千工今漆入寶鏤謂彖刻爲文後漢皇后紀蜀漢釦器注以金銀緣器曰釦音口皆極工伎之精

東西鱗集南北並湊馳逐相逢周流往來方轅齊轂
隱軫幽輵埃敎塵拂萬端異類崇戎總濃般旋闠
喈喈而喉不感槩蜀物豐茂貨販者多奔走之人遂至擁市喧譁而爭售之萬物
更湊四時迭代彼不折貨我罔之械械猶禁也財用饒贍
蓄積備具以上言貨物殷富蓄積之盛若夫慈孫孝子宗廟祖
祢考廟曰祢宗有德祖者有德祢者鬼神祭祀練時選日瀝豫齋戒
龍明衣龍假借作龔二重也齋則沐浴更明衣以表精潔論語齋必有明衣布表玄穀
黑黍也所以釀酒儷吉日儷偶也祭祀用柔日異清濁周禮司尊注醴齊尤濁和以明
酌盎齊差清和以清酒合疎明綴離旅猶言會親疎輯衆寡子昭穆之離注離謂次
位之別也春秋二國會曰離禮記衆賓醳主人曰旅乃使有伊之徒伊尹負鼎俎以干湯

蓋俗說也學如子雲未能免俗調夫五味甘甜之和勺藥之美勺藥和齊
美味子虛賦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王充論衡鹹苦酸淡不應口者猶人勺藥失其和也江東鮐
鮑隴西牛羊物以地而美者鮐鮑皆魚名說文鮐海魚也糴米肥豬糴與糴通
用禮曰牲必在滌又肥牛注肥養於滌也滌者養牲之宮滌米言養之以米所以滌其穢腯豕也麀
麈不行麈之惟切麈音几鹿所供無行踐者七鴻獩獚乳獩獚皆獸名獩貴大者獚
貴初生獨竹孤鶬竹屬不過用爵王然皆水鳥名不批牡則味全炮鴞鴞炙也莊子見
彈而求鴞炙被紕之胎紕與紕通用豹屬之胎也狀乘七發秦豹山廧隋腦水
遊之腴山獸以雉國為珍水族以腴為美書郊祀志先鶴鳥雛二膺並古稱字蜂豚
鷹鴈被鶬晨鳧蜂封古字通用封大也封豨之豚鷹鴈之屬被鶬即斥鷃晨飛之鳧
皆味之美者也說苑雞文候稽晨鳧䳄鴠初乳䳄與雉通用野雉也山鶴既交春

羨秋鼆物以時而美者鼆力又反充蟲類鼈而大膾鮻龜肴鮻魚名細薄切之曰膾熟
肉連骨曰肴蒸之令龜折秔田孺鷩形不及勞鷩必列反雉屬羽可為見孺初乳也
食於秔田未能飛故不勞而肥五肉七菜朕䐡腥臊五肉牛羊雞犬豕以七菜蔥薤
之屬養之所以蓑肽其腥臊楚歲時記人日以七種菜為羹可以練神養血肝者
莫不畢陳肝合作胖賜間痛膏也以上言珍羞之備亦乃其俗迎春送冬
百金之家千金之公言中產之家貴重之人莫不畢出遊遨乾池泄澳
觀魚于江左傳矢魚于棠而觀之猶今之叉魚若其吉日嘉會期於倍
春之陰迎夏之陽侯羅司馬郭范畾楊七族漢時蜀都著姓置
酒乎榮川之閒宅蜀亦有之川如司馬相如嚴君平舊宅皆在成都今其遺址盡為墟
黃之合設坐乎華都之高堂延帷揚幕接帳連岡帷幕施於

堂室帳設於空曠之地漢書帳飲三日岡山脊也衆器雕琢早刻將皇剛鄰王石
器也藻刻雕木器也早假借作藻采繪也將皇雅築華美兒朱緣之畫邠盼麗光
龍虵蚉蜷錯其中禽獸奇偉髦山林皆言畫也蚉於元反蜷奇負反
龍虵屈伸狀髦去聲猶毛也謂四獸山林之間昔天地降生杜鄢密促之君
則荆上亡尸之相蜀王本紀曰朱提有男子杜宇從天而降自稱望帝蜀人尊為主杜
鄢即杜宇望帝姓名也鄢音戶拔蜀記上古時蜀之君長治國久長後皆仙去自望帝以來傳授始密又
云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荆人鱉靈死其尸亡隨江逆流而上至郫而生望帝以為相委國授之
厥女作歌成都古今記蜀王尚納五丁之妹為妃不習水土欲出王國留之為作東平之歌無
幾物故王悲悼不已乃作臾邪之歌隴歸之曲而哀之是以其聲呼吟靖領激
呦喝歎户音六戍行夏低佪户靖若瀨瀨者瀨之繫六戍猶六變也行夏亦

樂章名周禮行以肆夏低佪停徐也言歌曲合商周之音湫讀作嗷鳴音敗胥徒入冥胥徒樂工
之蜀其獸聲妙入幽冥及廟唱吟諸連單情舞曲轉節踃馺應
聲望帝樂靈皆有廟在蜀都士女出遊必詣其廟祈昔日之歌曲寫之聲音播之舞節而歌於祠下連
猶後世之曲所謂疊也踃音簫馺音殿舞之遲疾皆與歌聲相應其佚則接芬錯芳
襜袩纖延佚猶佾行列也方言襜褕謂之袩即衣衽也躅凄秋發陽春
凄秋陽春並曲名躅以足蹋地而歌字本作躅丑犯切西京雜記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說在宮時常以十
月十五日入靈女祠以豚黍樂神吹笛擊筑歌上靈之曲既而相與連臂踏地為節羅儒吟吳
公連舉儒吳公皆善謳吟者後人多倣其音劉向別錄漢舞以來善雅歌者魯人虞公發聲清哀蓋
動梁塵虞吳漢人多通用崔豹古今注曰陌上桑秦氏女羅敷曲也羅敷採桑趙王見而說之欲奪以歸
羅敷不從作是曲以明意儒讀作孺眺朱顏離絳脣眇眇之態吡噉出

焉言歌聲抑揚之妙若其遊怠魚弋郤公之徒郤郄戟反郤蜀之豪富人左思賦王孫之屬郤公之倫王孫卓王孫也相與如平陽頫巨沼如往也平陽猶平野頫疑是頻字與瀕同一本作瀕字羅車百乘期會投宿觀者方隄行舡競逐偃衍撤曳緜索恍惚羅畏弥瀰蔓蔓湯趣遊既倦日將暮矣期於投宿車馬伺回舟楫奔走觀者並限人物併雜蘢雎聊兮蘢請如蘢筌笱之類竹器以取魚也雖許維反聊音霍驚視貌罧布列說文罧積柴水中以聚魚也所今反枚孤施兮孤即罛字舟上網也古吳反詩施罛濊濊纖繁出繳以絲繫矢而弋音灼鷩雖落兮高雄𢧵翔雖挂兮奔縈車姐飛膾沈罡然後別猶拔取魚禽以供俎膾至暮飛沈不可復取而後已

古文苑卷第四

古文苑卷第五

漢臣賦九首

劉歆遂初賦
杜篤首陽山賦
班固終南山賦
竹扇賦
馬融圍棊賦
張衡髑髏賦
冢賦
温泉賦
觀舞賦

遂初賦 并序

劉歆 字子駿向之子漢書有傳

遂初賦者劉歆所作也歆少通詩書能屬文成帝召為黄門侍郎中壘校尉侍

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歆好左氏春秋欲立於學官時諸儒不聽歆乃移書太常博士責讓深切爲朝廷大臣非疾末出補吏爲河內太守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五原太守（詳見本傳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求出補吏）是時朝政已多失矣歆以論議見排擯志意不得之官經歷故晉之域感今思古遂作斯賦以歎征事而寄己意（哀帝之世權柄下移故歆思周晉舊事有所感傷而寓意此賦）

昔遂初之顯祿兮遭閶闔之開通（歆自言與仕之初君門無壅）蹠三台而上征兮（蹠踐也魁下六星曰三台即太階也）入北辰之紫宮（北極環衛內曰紫宮人君所居象北極歆爲黃門侍郎又侍中加官得入侍禁中）備列宿於鉤陳兮擁大常之樞極（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鉤陳紫宮外營陳星歆爲中壘校尉象鉤陳星擁衛宸極）揔六龍於駟房兮奉華蓋於帝側（天子之駕六馬馬八尺爲龍房星爲天駟華蓋星在帝座後法駕之蓋象之歆皆奉車都尉所職）惟太階之侈闊兮機衡爲之難運（侈闊言登進之涂雜賢佞不分故秉機衡者爲之難運機衡皆北斗星以喻政之最要）懼魁杓之前後兮遂隆集於河濱（以在帝旁爲懼未出補河內太守）遭陽侯之豐沛兮乘素波以聊戾（陽侯波神淮南子注陵陽國侯溺水而死其神能爲大波豐一作澧豐沛波之狀湯也言將之河內遭波神陽侯使已聊戾而莫前以人言沸騰爲已阻蔽）得玄武之嘉兆兮守五原之烽燧（玄武北方之宿言得吉卜利北征也徙五原邊郡故言守烽燧）二乘駕而旣俟兮（太守有副車）僕夫期而在涂馳太行之嚴防兮（太行山在河內郡山陽縣西北接漢京師大行至高都皆東行防亦關也）入天井之喬關（天井關屬高都縣）歷岡岑以升降兮馬龍騰以起攄舞雙駟以優遊兮（詩兩驂如舞）濟黎侯之舊居（壺關縣舊黎侯國也）心滌蕩以慕遠兮迴高都而北征（高都縣屬上黨郡至此方北行故曰迴）劇彊秦之暴虐兮弔趙括於長平（劇猶甚也文有劇秦美新趙括敗於長平卒四十萬人皆降秦秦坑詐盡阬殺之）好周文之嘉德兮躬尊賢而下士騖駟馬而觀

風兮慶辛甲於長子（劉向別錄辛甲事紂七十五諫不聽而去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親自迎之以爲公卿封於長子長子音長短之長縣名屬上黨以上因歷周秦故境嘆其仁暴之不同）哀襄周之失權兮數辱而莫扶執孫蒯于屯留兮（左傳襄十七年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十八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爲曹故也屯留縣屬上黨屯音純）救王師於余吾（成元年晉平戎于王劉康公徼戎戎逆伐之王師敗績于徐吾公羊子曰孰敗之蓋晉敗之也余吾縣屬上黨）過下虒而歎息兮悲平公之作臺（晉平公作虒祁之宮諸侯皆賀故虒祁地名銅鞮縣有上虒亭下虒聚）背宗周而不恤兮苟偷樂而惰怠（晉城杞子大叔曰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肆是屏息叶韵平声）枝葉落而不省兮公族闃其無人（叔向曰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

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豈其獲祀闕若敖反易豐卦闚其戶闃其无人曰不悛而俞甚
兮政委弃於家門又曰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訟因晉以傷讀也家
門謂六卿載約屨而正朝服兮降皮弁以爲屨禮自上僭
君柄下移如冠屨易位載加諸首也禮記載璪十有二流音數約當作絇周禮屨人注絇著屨之頭以爲行戒
皮弁行禮之冠禮記皮弁日以眡朝寶礫石於廟堂兮面隋和而不
氏小人登用賢材見弃隋侯和璧以譬賢才爲國之眡實面著背而不顧也須用犢馬畫面之眡與視同始
建褰而造亂兮公室由此遂卑憐後君之寄寓
兮嗟靖公於銅鞮唁音彥弔生也又弔失國曰唁詩歸唁衛侯靖公晉之末君三卿分
晉靖公寄寓於銅鞮降爲家人故於弔之銅鞮縣屬上黨以上嘆宗周衰微晉平不能嗣伯業以尊周室卒致晉
公室卑爲三卿所滅共傷羨之心切矣越侯田而長驅兮河內懷縣有侯人亭在懷侯田

五 文苑 四

溫之溯邑釋叔向之飛患叶韻平声遺發語而見拘悅善人之有救
兮勞祁奚於太原何叔子之好直兮爲群邪之
所惡惡厭也烏各切賴祈子之一言兮幾不免乎徂落襄二
十一年晉誅樂盈之黨叔向之弟羊舌虎與焉於是囚叔向祈奚聞之見范宣子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
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宣子説言諸公而
免之奚晉大夫食邑於祈縣屬太原郡徂落死也羨美不必爲偶兮時有差
而不相及楚詞兩美其必合兮注以男女俱美比君臣俱賢也雖韞寶而求賈兮
嗟千載其焉合論語求善賈而沽諸賈讀作價新序徒賢者孫之與不肖者讒之所以千載不
合也昔仲尼之淑聖兮覺隘窮乎蔡陳孔子厄於陳蔡七日
不火食彼屈原之貞專兮卒放沉於湘淵屈原遭讒去國

自沉於湘淵何方直之難容兮柳下黜而三辱柳下惠爲士師
三黜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蘧瑗抑而再奔兮豈材知之不足
蘧伯玉名瑗衛之賢大夫至獻公時凡再出奔揚蛾眉而見妬兮固醜女之
情也曲木惡直繩兮亦小人之誠也以夫子之
博觀兮何此道之必然空下時而矐世兮自命
已之取患矐光旦反轉目視也方言瞋目曰矐轉目顧視亦曰矐以上言遇合之難又見疾者
多以諭己之出處悲積習之生常兮固明智之所別言積習所
生自微至著人以爲常易生忽心惟明智見微別於未然因過晉陽弃中前意以見六卿專政之漸叔群
既在皁隸兮六卿興而爲祭左傳叔向曰雖吾公室今亦季
世也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言八族皆晉之舊臣既降爲賤官於是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趙無卹

五 文苑 五

范吉射智瑤荀寅韓不信六家也爲晉卿逞其狡猾荀寅肆而顓恣兮吉射
叛而擅兵憯人臣之若茲兮責趙鞅於晉陽荀寅
士吉射奔朝歌春秋書晉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書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事
並見定公十三年晉陽縣屬太原軼中國之都邑兮登句注句注山名
在陰館縣以陵厲歷鴈門鴈門郡屬并州而入雲中兮雲中郡屬
并州超絕轍而遠逝濟臨沃臨沃縣屬五原而遥思兮垂
意乎邊都已至五原留意邊鄙野蕭條以寥廓兮陵谷
錯以盤紆飄寂寥以荒昒兮昒音忽猶冥漠也沙埃起而
杳冥迴風育其飄忽兮迴颰颰之泠泠薄涸
凍之凝滯兮弗谿谷之清涼育倏也颰二動搖貌音占泠二風声音令薄傍

各反迫也欻勿反拔也蒋漂積雪之皚皚兮涉凝露之隆霜揚雹霰之復陸兮概原泉之凌陰激流澌之漻淚兮（凌音陵澌音斯風俗通積冰曰凌冰流曰澌漻音寮淚音戾）窺九淵之潛淋颸悽愴以慘怛兮慄風漻（胡巧反）以冽寒獸望浪以穴竄兮（浪音狼望浪狒狒貌）鳥脇翼之浚浚（浚與竣同伏也音遵）山蕭瑟以鵾鳴兮樹木壞而哇吟（莊子所謂地籟哇於佳反）地圻裂而憒忽急兮石捌破之嵒嵒（捌百鎋反嵒魚咸反）天烈烈以厲高兮廖㻬窻以梟窂（勞）鴈邕邕以遅遅兮野鸛鳴而嘈嘈望亭隧之皦皦兮飛旗幟之翩翩回百里之無家兮路脩遠之綿緜（以上述五原景物）於是勒障塞而固守兮奮武靈之精誠（趙武靈王排羣臣之議身胡服教民騎射以備邊事見戰國策五原故趙地也）攄趙奢之策慮兮威謀完乎金城（趙奢趙之良將也奢以堅壁破秦軍事具史記金城言守之固見賈誼策）外折衝以無虞兮內撫民以永寧既邕容以自得兮唯惕懼於竺寒（楚詞天問帝何竺之注竺一作篤竺寒猶言陰寒也）攸潛溫之玄室兮滌濁穢於太清反情素於寂漠兮居華躰之冥冥玩書琴以條暢兮考性命之變態運四時而覽陰陽兮總萬物之珍怪雖窮天地之極變兮曾何足乎留意長恬淡以懽娛兮固賢聖之所喜亂曰（魯語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云云注篇義既成撮其大要為亂辭王尼論斯讖書云董仲舒亂被書蓋孔子言也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者終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生漢終其末賦頌篇下其有亂曰章者崇其類也）厲幽潛德含聖神兮抱奇內光自得真兮寵辱浮寄奇無常兮（奇讀為奇偶之奇惟奇故無常漢書李廣數奇）寄之去留亦何傷兮大人之度品物齊兮舍位之過忽若遺兮（此言在人者爵祿之位）求位得位固其常兮（此言在己者當豪之位）守信保己比老彭兮（論語竊比於我老彭）

首陽山賦　杜篤

（後漢文苑傳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

（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西伯卒武王伐紂叩馬而諫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夷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食之餓死）

嗟首陽之孤嶺形勢窟其盤曲面河源而抗巖（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隴堤隈而相屬長松落落卉木濛蒙青羅落漠而上覆穴溜滴瀝而下通高岫帶乎巖側洞房隱於雲中忽吾覩兮二老時采薇以從容於是乎乃訊其所求問其所脩州域鄉黨親戚延儔何務何樂而並茲遊矣二老乃答余曰吾殷之遺民者也厥胤孤竹作藩北湄（胤嗣也漢地理志遼西郡令支縣有孤竹城注故伯夷國也紂都朝歌孤竹在北）少名叔齊長曰伯夷聞西伯昌之善救育年艾於黃耇遂相攜而隨之（艾斑白也黃耇老人也詩黃耇鮐背孟子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冀寄命乎餘

壽而天命之不常伊事變而無方昌伏事而畢命（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伏事殷）子忽覲其不祥（子武王也未終喪之君稱子老子佳兵不祥之器）乃興師於牧野（地名泰誓武王與受戰于牧野）遂干戈以伐商乃棄之而來遊誓不步於其鄉余閉口而不食並卒命乎山傍

終南山賦（賦一其作頌）　班固（字孟堅扶風茂陵人兩漢書皆有傳）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武功縣太壹山古文以為終南毛氏詩注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

伊彼終南巋巀嶙囷（巋區韋反巀才結反高峻也嶙力因反囷居倫反巃嵸也）槩青宮觸紫宸（李善注曹植詩承露槩太清槩與扢同古字扢摩也青宮紫宸天帝之居言山高峻上極于天）嶔崟鬱律萃于霞芬（芬與氛同山嶽之氣）曖䨴晻靄若鬼若神（曖䨴音愛逮雲霧吐吞障蔽天日變化殊形宋玉高唐賦皺二華二若生於鬼若生於神）傍吐飛瀨上挺脩林玄泉落落（瀑布泉也周庾信終南山詩長虹雙瀑布）密陰沉沉榮期綺季此焉恬心（家語榮聲期行乎郕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高士傳四皓綺里季等共入商雒漢高徵之不來乃深匿終南）三春之季孟夏之初天氣肅清周覽八隅皇鸞鸑鷟警乃前驅（皇鸞鸑鷟皆鳳屬也春秋元命苞火離為鸞國語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賦言人主出游朱雀為之前驅）爾其珍怪碧玉挺其阿密房溜其巔（左思蜀都賦密房郁毓被其阜山圖采而得道）翔鳳哀鳴集其上清水泌流注其前（泌泉水也）彭祖宅以蟬蛻（列仙傳彭祖殷大夫也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歷陽有彭祖仙室後昇仙而去）安期饗以延年（安期生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常往來華山間賢謂以碧玉密房為仙藥餌之前秦錄王嘉不食五穀清虛服氣潛終南山巷廬而已此亦彭祖安期之倫也）惟至德之為美我皇應福以來臻掃神壇以告誠薦珍馨以祈仙咲茲介福永終億年（一本咲作羌焉作嗟）

（本傳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按章帝本紀行幸祠祀之事無歲無之如增修羣祭告岱宗祀及上祠闕里幸岐山登太行史不絕書惟終南薦享不見于史豈偶遺軼耶）

竹扇賦　班固

（按葛洪西京雜記漢制天子玉几夏設羽扇冬設繒扇至成帝時昭陽殿始有九華扇五明扇及雲母孔雀翠羽等名其華飾侈靡不言可知孟堅在肅宗朝時以竹扇供御蓋中興以來革去奢靡崇尚樸素故賦而美之所以彰盛德養君心也）

青青之竹形兆直妙華長竿紛寔翼杳篠叢生於水澤疾風時紛紛蕭颯削為扇翣成器美託御君王供時有度量異好有圓方（扇之形製或圓方庭人所）來風辟暑致清涼安體定神達消息百王傳之賴功力壽考康寧累萬億（一本來風辟暑靜致爽清涼）

圍棊賦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後漢書有傳）

（孟子曰弈之為數小數也趙岐注弈圍棊也博物志云丹朱善棊既不經見未足深信）

略觀圍棊兮法於用兵三尺之局兮為戰鬬場（陸賈新語言圍棊兵法之類上者張置疏遠多得道而勝中者務相遮絕爭便求利下者守邊隅之作罫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吳楚廣地中計塞成皋處要爭利下計據長江以臨越作罫者也）陳聚士卒兮兩敵相當拙者無功兮弱者先亡（棊以智取亦以氣勝一本拙作

怯弱作貪怯則從志貪則無謀奔戰皆然 自有中和兮請說其方 中和供中庸碁術爲列未易言盡妙論中庸之方畧 先據四道兮保角依旁緣邊遮列兮往往相望離離馬目兮連連鴈行 布子欲疎勢皆相屬 踔度 置其所以 間置兮 前行觀敵曰踔引彼趣此曰度 徘徊中央違閣奮翼兮 曰違制其欲提曰閣 左右翱翔道狹敵衆兮情無遠行碁多無筭兮如聚群羊 籌與策同筭也兵法多筭勝 駱驛自保兮先後來迎攻寬擊虛兮蹌踔內房 蹌七羊反踔步項反字本作蹌樹又作枯兵杖也人文 志有天格天梧星見則兵起 利則爲時兮便則爲强獸於食兮壞決垣牆堤潰不塞兮泛濫遠長 敵可取不取當不備必貽後悔也 圍突一孔有關壞穎不振有似敵子孔濫之敗 横行陣亂兮敵心駭惶

迫兼碁雖兮頗棄其裝 裝音義與莊同碁心弃四面合據中一子謂之五茹言不可動搖也此所見迫碁勢危矣將有弃其負裝而逃者 巳下險口兮鑿置清坑 巳既出險當設險以待敵口如飛狐之口并陘之口皆險要用奇處 窮其中罫兮如鼠入囊 罫音卦圍碁也新語跡謂作罫 收死卒兮無使相迎當食不食兮反受其殃勝負之據兮 據一作棄 於言如髮乍緩乍急兮上且未別白黑紛亂兮於約如葛雜亂交錯兮更相度越守規 一作規 不固兮爲所唐突深入貪地兮殺亡士 一作將 卒狂攘相救兮先後并沒上下離遮 又雜足 兮四面隔閉圍合罕散兮所對哽咽韓信將兵兮難通易絕自陷死地兮設見權詐 漢書韓信以兵東下井陘李左車曰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願假奇兵從間路絕其輜重信爲背水陣出井陘口曰此在兵法陷之死地而後生言碁當危急則出奇以取勝 誘敵先行兮往往一室捐碁委食兮遺三將七 此亦言韓信未出井陘使萬人先行所以誘敵既而入空壁立赤幟遂以取勝其視敵量猶已一室有所弃以旨敵也弈欲取之以圖與之 遲逐爽問兮轉相伺密 勿迫以息之謀詞以誤之 商度道地兮碁相連結蔓延連閣兮如火不滅扶疏布散兮左右流溢浸淫不振兮敵人懼慄迫促踧踖兮惆悵自失計功相除兮以時各 一作早 訖事留變生兮拾碁欲疾營惑窘之兮無令詐出深念遠慮兮勝乃可必

髑髏賦 張衡 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後漢書有傳

莊周荊人也著書號曰莊子嘗見空髑髏擊以馬棰而問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夫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與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爲王樂不足過也故平子託之以伸其意

張平子將遊目於九野觀化乎八方 淮南子天有九野九州之外乃有八隅 八星回日運鳳舉龍驤南遊赤野 極南之地 北泄 隅一作 幽鄉 即幽都也 西經昧谷 日入之處 東極浮桑 日出之處曰扶桑 於是季秋之辰微風起涼聊回軒駕左翔右昂步馬于疇皐逍遥乎陵岡顧見髑髏委於路旁下居淤壤上有玄霜張平子悵然而問之曰子

將并糧推命以夭逝乎本喪此土流遷來乎爲是上智爲是下愚爲是女子爲是丈夫於是肅然有靈但聞神響不見其形荅曰吾宋人也姓莊名周遊心方外不能自修壽命終極來而玄幽公子何以問之對曰我欲告之於五岳禱之於神祇起子素骨反子四支取耳北坎坎北方水水內景故耳屬之求目南離離南方火火外景故目屬之使東震獻足西坤授腹震東方主動在易爲足坤西南方萬物皆致養焉在易爲腹五內皆還五臟也六神皆復五官及心之神子欲之不乎髑髏曰公子言之殊難也公子雖有此言吾殊難之不欲也死爲休息生爲役勞莊子曰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冬氷之凝何如春氷之消凝則幽滯消則自然產南子水之凝不若其釋也又况不爲水者乎榮位在身不亦輕於塵毛巢許所耻伯成所逃巢父許由伯成子高以受天下君一國爲耻而逃之榮位在人生猶輕之况已死乎況我已化與道逍遙離朱離婁也不能見子野師曠字不能聽堯舜不能賞桀紂不能刑虎豹不能害劒戟不能傷與陰陽同其流與元氣合其朴以造化爲父母天地爲牀褥雷電爲鼓扇日月爲燈燭雲漢爲川池星宿爲珠玉合體自然無情無欲澄之不清混之不濁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於是言卒響絕神光除滅顧時發軫

乃命僕夫假之以縞巾衾之以玄塵以土覆之也爲之傷涕酹於路濱

冢賦

古者不預凶事冢壙下葬而後穿築至春秋時晉文公有功於周請隧弗許曰王章也釋者云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晉文以此爲請則預爲冢壙矣漢之人主多預爲陵廟則士大夫必有預爲冢兆者詳觀此賦其平子預築之家邪

載輿載步地勢是觀降此平土陟彼景山景山高山也一升一降乃心斯安觀山之來岡一起一伏乃有支脈爾乃隤隆巍山平險陸刊叢林禹貢隨山栞木栞古刊字斫也鑿盤石起峻壟構大槨古者以木爲槨後世築以灰土或以埤石爲之高岡冠其南平原承其北枕南而向北列石限其壇一作墻羅竹藩其域以脩隧周制惟王者用隧諸侯皆懸棺而下漢不以隧爲禁洽以溝瀆曲折相連迤靡相屬泄墉中水欲其曲折所謂之玄水也乃樹靈木靈木戎戎樹之靈木所以識蔭戎戎盛貌繁霜峩峩匪雕匪琢繁霜冢上飾周旋顧眄亦各有行乃相厥宇乃立厥堂直之以繩正之以日揆日景所以定方隅詩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有覺其材詩有覺其楹覺直也以構玄室奕奕將將崇棟廣宇在冬不涼一作寒在夏不暑祭祀是居神明是處爲幽玄之室以寓靈祝脩隧之際亦有掖門際隧之盡處建爲掖門掖門之西十一餘半地廣居掖門十分之一而又羨其半下有直渠上有平岸

舟車之道交通舊館（自西而降則通往來之衢）寒淵慮弘存不忘士俶歷廣壇祭我兮子孫（古者不墓祭後世則有謂之上冢孟子嘗言墦間之祭者）宅兆之形規矩之制希而望之方以麗踐而行之巧以廣幽墓既美鬼神既寧降之以福於以之平如春之卉如日之升

温泉賦

張衡

（按漢地理志京兆尹新豐縣驪山古驪戎地也山有神井泉温如湯辛氏三秦記云驪山湯可以去疾消病武帝故事云驪山湯初始皇砌石起宇漢武加修飾焉至唐時有宮在驪山不名温泉宮天寶間治湯井爲池環山列宮室）

余適驪山觀温泉浴神井美洪澤之普施乃爲賦云陽春之月百草萋萋余在遠行顧望有懷遂適驪山觀温泉浴神井風中巒（風與風乎舞雩同意）壯厥類之獨美思在化之所原覽中域之珍怪無斯水之神靈控湯谷乎瀛洲濯日月乎中營（瀛洲海中山上有湯谷山海經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也日月坎離之精濯乎其中故泉而温）蔭高山之北延處幽屏以閒清於是殊方跂（一作交）涉駿奔來臻士女曄其鱗萃紛雜遝其如絪（音因易天地絪縕似有缺文）亂曰天地之德莫若生兮帝育蒸人資厥成兮六氣淫錯有疾癘兮温泉汨焉以流穢兮蠲除苛慝服中正兮熙哉帝載保性命兮

觀舞賦

客有觀舞於淮南者美而賦之曰（爾雅舞以土地名之有周舞鄭舞巴俞舞淮南舞）音樂陳兮旨酒施擊靈鼓兮吹參差叛淫衍兮漫陸離於是飲者皆醉日亦既昃美人興而將舞乃修容而改服襲羅縠之雜錯申綢繆而自飾拊者啾其齊列盤鼓煥以駢羅（拊搏也搏拊衆声以合其行列）抗脩袖以翳面展清聲而長歌（班固賓戲云盤投曲感耳之声舞之折盤隨鼓声而旋轉故謂之盤鼓平子又有七盤舞賦此亦似有缺文）歌曰驚雄逝兮孤雌翔臨歸風兮思故鄉搦纖腰以互折嬛傾倚兮低昂增芙蓉之紅華兮光灼爍以發揚騰嫮目以顧眄（嫮音胡叔反好貌也楚詞嫮目宜笑）眄爛爛以流光連翩絡繹乍續乍絕裾似飛鸞袖如迴雪於是粉黛弛兮玉質粲珠簪挺（一作挻）兮緇髮亂然後飾笄整髮被纖垂縈同服駢奏合體齊聲進退無差若影追形

古文苑卷第五

古文苑卷第六

漢臣賦六首

黄香九宫賦

李尤函谷關賦

崔寔大赦賦

王延壽夢賦

王孫賦

張超誚青衣賦

九宫賦

河圖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中央從横十五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宫鄭玄注云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宫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地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宫天數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于午是以太一下行九宫從坎宫始自此而坤宫又自此而震宫既又自此而巽宫所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宫既又自此而乾宫自此而兑宫自此而艮宫自此而離宫行則周矣上游息於太一之星而反紫宫行起從坎宫終於離宫也

黄香 後漢書文苑傳黄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初除郎中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累遷尚書令所著賦牋奏書令凡五篇

伊黄虚一作靈之典度五居中央屬土故曰黄靈之常度存乎文昌之會宫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皆將相貴臣典輔常官者也翳羽華蓋之葳蕤依上帝以隆崇晉天文志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覆蔽太帝之坐也握一作擬璇璣而布政北斗第二星曰璇第三星曰璣日月五星曰七政摠四七而持綱四方各七宿摠爲二十八宿和日月之光曜均節度以運行序列宿之煥爛咸垂景以煌煌歷天陰之晦暗陽玉石以炳明揚泉物理論曰極南爲太陽極北爲太陰日月五星行太陰則無光行太陽則能照賦言九宫之行始於坎宫坎正北故爲陰晦終於离宫离正南故曰陽明玉石皆陽物也鏡大道之浩廣泑沉漭以坱圠言天地之間大莫宏闊未易窺測泑讀如杳沉莽深廣也坱圠無垠際也漭音莽坱烏朗切圠音軋眄旭歷而鋭一作銳鋃上声廊岏峗以閌閬言以明歷推算始知浩持之中分爲九宫鋃鋃猶鏘鏘研岏峗猶閬奥峗字音桅古奥字音郁閬當作閌閬音浪閌高大兑揚雄甘泉賦閌閬閬其寥廓兮似紫宫之崢嶸此言中宫即蹴縮以欑檽震巽二宫也巽六陽之地舉陰退縮震居正東木之卯方擢檽木之茂盛也欑音纂檽乃豆切坎烻援以湑爓坎烻坎离也九宫之始終坎中有火离中有水故皆言之烻弋戰反火光焰湑一作消才周反湑火之源煬火之爓也罥騾騊駥以差龐乾坤二宫也乾爲老馬瘠馬坤牝馬江淹問間嵋牛瘠騾馬騾音環字或作䮒馬一歲也騊音舊馬疾行也乾坤皆馬以老稚健順而差別磋磾皓鎬以駮犖艮兑二宫也艮爲小石磋磾音鏻磾小石貌兑正西屬金故曰皓鎬金之色也駮犖雜而不齊銀拂律以順游銀取其揮緊律取其次序徑閶闔而出玉房閶闔天門玉房太一所居也漢禮樂志游閶闔觀玉臺謁五嶽而朝六宗太一天之尊神方其出也

五岳六宗之神皆來朝謁虞書禋于六宗對祝融而督勾芒祝融南方炎帝之佐勾芒東方青帝之佐始於坎宮故對南方之神而役東方之神蕩蝴蝴而漱瞥音蔑反降聊優游以尚陽一作淌徉躐崑崙而蹈碣石山海經崑崙之丘實惟帝之下都張揖曰崑崙山去中國五萬里躐讀如陟登也碣石海畔山禹貢東底于碣石蹠底柱而跨太行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虢之界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肘熊耳而據桐栢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東桐栢山在南陽平氏縣介嶓冢而持外方嶓冢山在梁州漢水所出外方山即嵩高也在潁川浣彭蠡而洗北海彭蠡大澤在揚州之西界洗濯足也洗上声淬五湖而漱華池淬吸也真味同華山之頂有石池世所爾玉井粉白沙而嚥定容敦煌郡關外有白龍堆沙春秋時有容城是爲南郡華容縣雲夢澤在東南定容蓋雲夢巴丘湖也嚥鉏銜反說文曰小卒也謂吸之將盡卷南越以騰

六 文苑 三 刘榮

南越交趾之地極南言然於南宮歷而上復回于中宮連明月以爲懸剥駭雞以爲鈫明月寶珠也連言其非一駭雞犀角也韓詩外傳太公使南宮适至義渠得駭雞犀以獻於紂抱朴子云通犀中有一白理如線者置米其上以飼雞雞見驚走名駭雞犀刻爲魚形持入水水輒開剥削也繞纉組而攝雲髾綏加采繪之飾羅爲浮雲之形垂獨蠒而服離袿戴嶪岌而帶綠繞曳陶匏以委蛇獨繭一繭絲也列仙傳園客收繭如甕大綠一繭六十日始盡說嶪岌冠巍峩貌綃綠帶彩揚貌陶匏甄陶所成以上言冠服儀飾之盛秉根車而駕神馬孝經援神契曰山出根車禮記闕器車也不藉治而自圓曲神馬天馬營黃之類驂駛駵而俠窮奇駛駵亦神馬服外曰驂窮奇神名使織女驂秉王良爲之御天官書織女天女孫也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三台執兵而奉引軒轅乘駏驢而先驅

招搖豐隆騎師子而俠轂名先後以爲雲車三台星名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軒轅黃龍體南宮星騎驪獸似騶招搖星名禮記招搖在上豐隆雷師楚詞吾令豐隆乘雲兮師子出扇海百獸之長先後並去声奉引前驅所謂先也俠轂所謂後也先後之神皆乘雲以爲車左青龍而右白虎前七星而後騰蛇東方七宿爲蒼龍西方爲白虎南七星朱雀北虛危騰蛇玄武御太一而聚羣神太一有十神一曰太一次曰五福太一三曰天一太一四曰地太一五曰君基六曰臣基七曰民基八曰大遊九曰氣遊十曰計神唯太一最尊更無別名止謂之太一領人以對大遊而謂之小遊蓋設加之沈括筆談辨之甚詳指此彷太一當作天一趣熒惑而比太白火星司礼太白金星司兵出則召之東井輟一作軾轢而播又潘洒彗勃佛仿以梢擊四微塵又作遙於于道絕引者而驚鞸東井主水洒蓋因井以取義轅樛讀如汲漂鹿盧以引汲也彗孛二星五星之精所發主除舊布新言太一出遊則清塵警道故先有于道驚鞸者

六 文苑 四 刘榮

蚩尤之倫玢璘而要斑斕垂又作乘金干而捷又建雄戟操巨黍又巨黍之磯弩齊佩機而鳴廓狼弧發張而外饗枉矢持芒以峥嶸迅衝風而突飛電蚩尤古之善兵者與黃帝戰于阪泉言使武勇能兵之徒若蚩尤者揮兵器危從其行揚雄甘泉賦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玢璘音彬鄰文采兒巨黍音鯉弩名磯音譏動也佩機弩機引滿而後發廓發也天狼星之下有星曰弧如弧矢之狀正向之此云狼弧則是射狼之弧也枉古巨反饗讀作嚮枉矢星蛇行而蒼黑望之如有毛羽然峥嶸振激之狀其勢迅速過於風電振雲崤岫而土空山廣韻崤山在寂州山下有鬼市空聊崆字崆峒山也能今幽谷與雲空洞填塞龍狡猾又作狷撓同獲也而蹴踐裂走扎揭而獠桔梗擽一作蹀結便略攫而突列蜎蟜律屈而却梁黨什巷遭而觸螟蜓挾丑乙反礔礰一作霹靂而扑雷公摽擊鉄而拂勃

決皆鬼神名言妖星癘鬼屏除獝狂莫敢干之奮雲旗而椎搥又作鴻鐘聲渟淪淪又作論以絕命四海澹而拓地紘拓又作袥雲旗所以垂覆于下洪鐘所以宣其和也淳淪統淪至和來暢故四海清晏下七家搖地紘猶言地維地軸也碎太山而剌嵩高吸洪河而曬九江吞嶣嶢之翟臺闢天門而閃帝宮享嘉命而延壽樂斯宮之無窮末言喬岳可陵江河可竭九宮定位未當甚變游行一周復于中宮所謂長於上古而不老超乎天地而永存也剌盧達反吸呼言其微

函谷關賦　李尤後漢文苑傳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和帝時拜蘭臺令

故秦函谷關在弘農縣周秦故都常在關中漢高祖用婁敬策都關中因秦故關而守之武帝徙函谷關於新安地理志河南郡穀成縣顏師古曰即今新安也

惟皇漢之休烈兮包八極以據中混無外之蕩蕩兮惟唐典之極崇唐典謂唐堯之舊典別九州協和萬邦萬國喜而洞洽兮何天衢以流通易大畜上九何天之衢亨襟要約之險固兮制關揵以擒非其南則有蒼梧荔浦離水謝沐涯浦零中以窮海陸蒼梧而下六關在南地理志蒼梧郡注屬交州有離水關謝沐涯浦二縣交趾郡合浦縣並有關九真郡有界關於北則有蕭居天井壺口石徑貫越伐朔以臨胡庭蕭居而下六關在北上黨郡注有上黨關壺口關石研關天井關陘讀作研音形縣未詳諸有檁渾歸句等名或有關起字恐誤緣邊邪指陽會玉門凌溯龍堆邪指則陽會玉門等陽燉煌郡注江西關外有白龍堆沙龍勒縣有陽關玉門關或置於西則有隨隴武夷白水江零沔漢阻曲路由山泉括水遼濫沐落是經沐落以西則隨隴至沐落等關以上諸關志不載或謂作置作廢廼周覽以汎

觀兮歷衆關以遊目惟夸關之宏麗兮羌莫盛於函谷羌發語辭或作羌施雕鶤以作好建峻敞之堅重殊中外以隔別異巍巍之高崇命尉臣以執籥有關都尉光武紀建元九年省十九年復置統羣類之所從嚴固守之猛厲揉戈鉞而普聰聰聽也謂察姦邪蕃鎮造而惕息侯伯過而震惶惟函谷之初設險前有姬之苗流惟思也易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苗流本末也推函谷置關之本末當始於姬周之前以周時有關尹喜事知之嘉尹喜之望氣知眞人之西遊受物色以進道爲著書而肯留劉向列仙傳老子西遊關尹喜先見其氣知眞人當過物色而遮之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道德經二篇自周轍之東遷秦虎視乎中州周平王東遷洛陽秦遂據有崤函之地恃其險要肆毒天下雄圖西都武秦以虎視文馳

齊而懼追誦雞鳴於狗偷齊孟嘗君田文囚於秦客有能爲狗盜者竊美裘以獻嬖姬姬爲王釋之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姓名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出客恐追至客爲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見史記睢背魏而西遊託絺衣以免搜范睢得罪於魏秦謁者王稽與俱入秦至函谷關秦相穰侯東行縣邑睢匿車中免索而得入見秦王罷穰侯睢言之也伏服入秦大漢承獎以建德革廢舊而運脩高祖初入關與民約法三章至武帝元鼎三年冬乃徙函谷關於河南郡新安縣遷移稍改爲也准今宜以就制因茲勢以立基言擇其善而宜者因自然形勢以立關之基址據地勢前漢關在國都之東後漢關在國都之西郡國志穀城縣有函谷關注西征記曰函谷左右絕岸十丈中容車而已蓋可以詰非司邪括執喉咽季末荒戍墮闕有年謂西漢之末關守廢弛虛同許規反天閔羣黎命我聖君稽符皇乾孔適河文聖君謂光武也後漢

志光武東封泰山引河圖會昌符讖合帝道孔矩中興再受二祖同勳言光武受命中興與高祖創業同功永平承緒欽明奉循上羅三關下列九門明帝永平之間能承奉二祖立國之規當時函谷關制度宏麗若此會萬國之玉帛徠百蠻之貢琛東漢都洛陽河南郡爲帝京諸侯藩蠻執玉帛朝覲方外蠻夷各以其國琛寶來貢皆由函谷關左傳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万國會領懷柔淮夷來獻其琛冠蓋紛其雲合車馬動而雷奔察言服以有譏捐繻傳而勿論言人物往來之多雖異服異言是察它無所禁禮記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譏異言譏察也繻傳過關之符信也書繒帛分持其一以爲出入之驗武用棨刻木爲之漢書文帝除關無用傳繻軍入關棄繻而去于以廓標度於神聖法易簡於乾坤言大漢人主包涵天下與乾坤同量易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七又有函谷關銘曰函谷險要襟帶喉咽尹從李老留作二篇孟嘗雞秦奔襲東征夜遁哲姪議以雞鳴芝雖將入自盈以爲元鼎革移錯之新安含彼函陘東即高原長嶒重關閉固不險簡易二從與乾合符

大赦賦

崔寔字子真瑗之子後漢書有傳

唐虞之際省裁肆赦易稱君子以赦過宥罪聞過誤則赦有罪者寬宥之而已後世始有大赦本期除惡改至賞姦論者評之洋炙按後漢書和帝十一年夏四月丙寅大赦天下此賦寔少年所作至巨帝時論事名曰政論

惟漢之十一年四月大赦滌惡棄穢與海內更始疊亹乎忠隆平之進也寔就而賦焉以爲五帝異世三王殊事然其承天據地興修法制一也陛下以苞天之大承前聖之迹朝乾乾於萬幾夕匪敬而厲惕言勤政也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然猶痛刑之未措

歷將大赦天下所以創太平之迹旌頌聲之期新邦家而更始垂祉羨乎將來此誠不可奪也方將披玄雲慶雲也淮南子玄雲素朝照景星景星如半月獲嘉禾於疆畝周成王時唐叔得禾異畝同穎作嘉禾數蓂莢於階庭堯時蓂莢生於階隨月開落捫騏驎之肉角麒麟瑞獸一角二端有肉聆鳳凰之昧鳴天下有道則鳳凰至左傳鳳凰于飛和鳴鏘鏘農夫歡於時雨工女樂於機聲雖羲皇之神化尚何斯之太寧

夢賦

周禮占夢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又大卜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夢注夏殷周所占夢之法也

王延壽後漢文苑傳王延壽字文考南郡宜城人有雋才皆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自厲年二十四過漢江溺水而死

臣弱冠嘗夜寢見鬼物與臣戰後漢以前對人稱臣漢李以爲常近世非君前不稱臣弱冠二十歲遂得東方朔與臣作罵鬼之書此書不傳臣遂作賦一篇叙夢後人夢者讀誦以却鬼數數有驗臣不敢蔽其詞曰余宵夜寢息乃忽有非常之物夢焉其爲夢也悉覩鬼物之變怪則有蛇頭而四角魚尾一作首而鳥身或三足而六眼或龍形而似人山海經南禺之山其神龍身而人面群行而奮搖忽來到吾前伸臂而舞手意欲相引牽於是夢中驚怒腷臆紛紜腷音逼腷臆怒氣填胃也曰吾含天地之

淳和何妖孽之敢臻尔乃揮手振（一作奮）拳雷發電鬲斮游光斬猛猪（一作窺斮側累反斮斫亦斬也左傳公子彭生之鬼爲大豕人立而啼）批䰙毅（䰙一作彿字本作髴父沸反彿彿怪獸狀似人）斫魅虛捎魍魎（說文魅老精物也音媚虛耗鬼也國語木石之怪夔魍魎）拂諸渠撞縱目打三顱撲苕蕘（一作魁嫂玉篇魁剽輕爲害之鬼）扶夔䰢（東京賦作夔䰢扶丑乙反）搏睍睆蹴睢盱（音狙呼）剖列蹷掣羯孽劓尖鼻踏赤舌拏傖（峥）䯇（獰）揮髯鬣（多鬚而禿髮鬣許鎋反自游光而下至鬚䯇皆鬼名李善文選注諸鬼說者各異似不必深辨者也）於是手足俱中捷獵摧拉（拉人合反）澎濞跌抗（澎音彭濞音湃擊聲奔逬如水潰決跌徒結反抗賔厥反顛仆不安也）揩倒批笞強梁捶捋㨫拔捺子揔攪䵻拖頯（一作頗）顡

抨撥軋（撥子寸反揣搦也左傳拔宬僕之手摭音餘格軋士結反藂五怪反藂五拜反鬼之洪戲須惡者從而持捉之撥即拔字抨與皆擊打之稱）於是群邪衆魅駭擾遑遽煥衍叛散（下）留乍去變形瞪眄（瞪音撐反目直視也眄怒）顧望猶豫吾於是更奮奇譎脉捧獲噴扼撓岷擿（一作振撓呼毛反擯也）咿嚘批攢噴（擭音穫本作𭞋呼百切其不去者又從而捉獲批擿加以此咤）於是三三四四相隨佷傍而歷僻（佷音狠佷傍打不正貌音關歷僻猶辟易也）礲礲磕磕精齊亥（一作精氣充）布（怒音亥注呴作昈）吾磬舉（一作礜）鬼驚魅怖或盤跚而欲走或拘攣而不能步或中瘡而宛轉或捧痛而號呼（去聲）奄霧消而光散寂不知其何故（易繫辭知幽明之故）嗟妖

邪之怪物敢干真人之正度（人稟天地之真氣守君子之正行妖物何爲敢干之以然亦盜）耳聊嘈而外即忽屈申而覺寤於是雞知天曙而奮羽忽嘈然而自鳴鬼聞之以迸失（失讀作佚佚走也）心慴怖而皆驚亂曰齊桓夢物而以霸兮（夢物未詳管子桓公北伐孤竹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走馬前疾公大惑管仲曰伯王之君與而登山神見又莊子桓公田於澤見鬼焉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澤有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見之者殆乎霸桓公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夢恐是寤字周禮寤夢注謂因覺時所見而夢與古寤字相類）夜感得賢佐兮（尚書高宗夢帝賚予良弼求得傅說）周夢九齡年克百兮（禮記武王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晉文臨腦國以覺兮（一作寤）（左傳僖二十八年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戰楚師敗績）

老子役鬼爲神將兮（葛洪神仙傳李耳以周威王時爲柱下史時俗見其久壽故號老子所出度世之法其養性絕穀變化役使鬼之法）轉禍爲福永無恙兮（說文恙余亮反憂也一云恙噬蟲能食人心故無恙憂恙者問之無恙）

王孫賦

（猿猴以況小人之輕黠便捷者卒以繇心發露受制於人徐堅初學記載此文間有音而無釋茲畧較補未詳者闕之）

原天地之造化實神偉以屈奇道玄微以密妙信無物而不爲有王孫之狹獸（一作狹即狎字）形陋觀而醜儀顏狀類乎老公軀体似乎小兒眼睚瞴以眈䀽（一作眈眇睚音崖瞴五流反䀽許聿反指睥子不正貌）視瞰瞜以眹睦

戰音戰睫側夾反映呼恍反睚呼速反顧盼不定突高匡而曲頞瞏一作俍眼
歷而瞭離瞭音遏頞也瞑方辨反閉目也眠呼歷反眼歷鸞視狀瞑許緣反輕疾也鼻䶑鼩
以䶍缺䶑音封鼩呼侯反吸缺許夾反皆鼻息声齃音耳聿役以嘀知一嘀
作適並音摘口嗛啣以齡齴嗛呼秦反啣之冉反咀嚛米齡側咸反齴七角反有齒無齒崖
牙齾脣皺唱以㸌覞皺蜜涉反唱而攝反閉口貌㸌廷卑反覞如卑反開口貌
崖以齵齴崖本作䶑五銜反齴魚蹇反露齒貌嚼咶喋而囁唲咶音忍喋音丹
囁之涉反唲音唲並口動貌儲糧食於兩頰稍委輸於胃脾
兎蹲而狗踞蹲具貞反踞不伸也聲歷鹿而喔咿喔音握咿音伊強顏
作声楚詞喔咿嚅唲以事婦人或嗃嗃而㱿㱿嗃音瘤又音客一作噭㱿呼覺許角反歐吐
声左傳君將殺之又嗢嘎一作咉其若啼嗢音撾嘎音嘎姿僭儚而抵
一作捴贛傺呼店反贛音貢谿盱閬以瑣醯閬許激反醯呼啼反醯醋也饐
視不常忽若吸瞂攢瓚眉目眙睆瞍而矉瞲眙敕吏反睆呼於阮反瞍子公反同視也瞲反
音瓦覓賜音錫䁡䁡矊而䟴跋䁡音院矊而充反曬音歟䟴音跋跋音普一作踦音
言形狀垂芳生深山之茂林處嶄巖之嶔崎嶄鋤斬反崎知奇反嶔崎
危峻之山性㯹猜以播疾態峯出而横施㯹音標即傈字猜音猜播音卞
言㯹狡輕迅也㯹去声緣百仞之高木攀窈䆗之長枝背
穽落之峻壑臨不測之幽溪尋柯條以究轉或
捉腐而登危腐枯枝也若將頹而復著紛絀絀一本上作
絀竹律反下作黜丑律反以陸離或羣羣一作跳而電透上瓜懸
而瓠垂掛了字丁了切懸物皃以足掛木枝如瓜瓠之懸繫上觸手而堅攫

下值一作對足而登跂跂即跂字芳遇反說文跂趣跂皃言手足便捷互攀攬以
狂接蓌儵眒而奄赴儵即倏字倏忽出莊子眒即眒字書刃反子虛賦倏眒倩
利皆疾貌時遼一作寥落以蕭索時乎寥泉乍睥睨以容與睥普
計反睨魚計反邪視也或蹢一作踤趹以跳迸又咨隙而攢聚一趣
踟同又𧽚反趹右亢反隙將侯反羣居也羣隊跳迸進逸忽又攢聚一處扶嶔崟以揀椏一作
陳肆掾躡危臬而騰舞忽踊逸而輕迅羌難得而覼縷
縷史記貨殖傳陳掾其間得所欲司馬貞注掾遂緣反幺陳掾猶經營馳逐也臬五結反門臬也此謂枯木之
無枝節者覼音螺覼縷委曲也言圓山馳逐巢以捕之乃登高木舞躍自喜忽又走佚甜鬱捕擭猾者徒委曲多方
耳左太沖吳都賦羌難得而覼縷同甘苦於人類好餔糟以歠醨歠昌
悅反醨音漓薄酒也楚詞餔其糟而歠其醨乃置酒於其側競爭歙而躋
馳躋火緣反急疾也顛隕酌以迷醉矇眠睡而無知醺火動反
酗火狀反着酒頓狀矇莫孔反暫覺寤以纀縛一作纀縛遂纓絡而
羈縻暫覺與暫同不久也寤子公反毛亂也纀火結反謂以繩索繫縛世傳取猩猩之術以酒誘之與此相
類歸鏁繫於庭㢊觀者吸呷呷一作呷而忘疲

誚青衣賦

張超後漢文苑傳超字子並河間鄚人留侯之後

舊編載青衣賦以爲蔡伯喈文豈少年時所爲耶志蕩詞淫不宜玷簡冊以有誚之者故附見之其詞云金生砂礫珠出蚌泥歎茲窈窕產於卑微盻倩淑麗皓齒蛾眉縱橫接髮葉如低葵綺袖丹裳躡蹈絲屝盤跚蹴蹀坐起低昂和暢善笑動揚朱唇

都治武媚卓躁多姿精惠小心隨事如飛中饋拔劃莫能雙追關雎之潔不淫邪非采其所履世之鮮希宜作夫人爲衆女師伊何尔命在此殘微代無樊姬楚莊晉妃咸昔鄭季平陽是私故因鍚國歷尔承羡雖得嬿婉尚隔情愫寒雪續紛充庭盈階兼家累鎮展轉側頻盼所祈曜雞鳴湘催飾駕趣嚴靚含爾乎嗟冒嗟冒思不可排張子並同時人覩儀備至匣之思德可謂益友矣

彼何人斯 詩卷伯蘇公之篇皆有此句不指名其人蓋鄙疾之也 悅此艷姿麗辭美譽雅句斐斐文則可佳志卑意微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高岡可華何必棘茨醴泉可飲何必涔池隨珠彈雀堂溪刈葵 鳳俞詩人姝芙涔池俞青衣隨侯之珠堂溪之金以爲翎皆可寶者用之彈雀刈葵則自輕甚矣莊子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淮南子官人得良則以刈葵 鶩鷄啄鼠何異乎鴉 鵷鸞非竹實不食腐鼠乃鴉鴟所求事見莊子 歷觀古今禍福之階多由孽妾淫妻書戒牝雞 牧誓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詩載哲婦 哲謂多智詩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 三代之季由斯起晉獲驪戎姬懷恭子 晉獻公伐驪戎獲驪姬以歸公嬖之卒亂晉國恭太子申生縊死懷公圉見殺 有夏取仍覆宗絕祀 揚雄宗正箴太康不恭 有仍二女五子家降蓋謂太康爲羿所逐而失國左傳曰有仍氏女曼光可鑑后羿取之生伯封貪惏無厭羿滅之夏亦恐 叔肸納申听聲狼似 叔向娶申公巫臣之女生伯石其母往視是實守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喪羊舌氏矣肸叔向名 穆子私庚豎牛餒已 叔孫穆子私庚宗之婦人生子曰牛使爲豎後爲亂穆子餓死 黃歇之敗從李園始 李園進妹於春申君黃歇後因作亂殺歇 魯受齊樂仲尼逝矣 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行 文公懷安姜氏其鄙 晉文公之未反國也安於齊姜氏勉之曰子必有晉若何懷安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 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性不雙侶願得周公妃 妃音配 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 周南關雎毛氏傳后妃之德也齊韓魯三詩皆以爲康王晏朝關雎刺之漢時毛詩未立於學官故儒漢所引多以爲刺 孔氏大之列冠篇首 夫子刪詩以關雎冠三百篇 晏嬰絜志不顧景女 晏嬰字平仲事齊靈莊景三君後爲景公相公與之邑欲更其宅及妻以女皆辭弗受 乃雋不疑奉霍不受 雋不疑字曼倩聲名重於朝廷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 昆尊不迷況此麗豎 景公霍光皆尊貴欲奉以女嬰不屑尚秉志不惑類此賤者欲肩就乎孫謂之也 三族无紀綢繆不序蠱行索妃 蠱邪行妃音配 旁行求偶昏無媒理宗廟無主 無主其祭祀者 門戶不名依其在所生女爲妾生男爲虜 奴虜也 歲時酹祀詣其先祖或於馬廄廚間竈下 下韻叶音戶 東向長跪接押觴酒悉請諸靈僻邪無主 無定主也 多乞少出銅丸鐵柱積繒累億皆來集聚 細碎之物隨得而聚婢之常態 嫡婉歡心各有先後臧獲之類 方言凡民男而聓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 蓋不足數古之賚婢尚猶塵垢 秦法家貧子壯則出贅 況明智者欲作奴父勤節君子無當自逸宜如防水守之以一秦繆

思佚𠎝故獲終吉逸與佚同謂淫佚也𠎝與愆同尚書秦誓曰則罔所愆取其悔過也

古文苑卷第六

古文苑卷第七

賦十一首

蔡邕漢津賦　筆賦
彈棊賦　短人賦
王粲浮淮賦
羽獵賦　柳賦
陸機思親賦
左思白髮賦
庾信枯木賦
謝朓遊後園賦

漢津賦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後漢書有傳

漢爲四瀆之一都道所湊焉津說文曰津渡也

夫何大川之浩浩兮洪流淼以玄清配名位乎天漢天漢雲漢也詩倬彼雲漢爲章于天萇何傳語曰天漢淼音渺披厚土而載形登源自乎嶓冢引漾瀁而東征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漾水出隴西氐道東流過武關山南爲漢焉治漾水自嶓冢始納陽谷之所吐兮謂日也漢之源在西故云納日兼漢沔之殊名沔水出武都東南入江漢上曰沔沔存曰北方人謂漢水爲沔水摠畎澮之群液演西土之陰精遇萬山以左迴兮萬一作曼山名在南郡襄陽西九里酈元注水經云漢水東經萬山北旋襄陽而南縈經襄陽而南行切大別之東山兮與江湘乎通靈禹貢至于大別南入于江師古曰爾大別山而南入江湘

水出臨湘縣零山北入江嘉清源之勢體兮滄潭淡以安流潭視然反淡盧敢反爰鱗甲育其萬類兮蛟龍集以嬉遊明珠胎于靈蚌兮夜光潛乎玄洲夜光之珠玄洲幽源之崖也雜神寶其充盈兮豈魚龜之足收珠貝訪舊宅水族不足道於是遊目騁觀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三州徐揚荊也淮水所經京都漢京河南尹也由淮入河自河而達雒陽上控隴坻下接江湖孔穎達書正義地理云漢水出隴西氐道縣至武都爲漢水爲貢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導財運貨懋遷有無既乃風猋蕭瑟勃焉並興楊侯沛以奔騖洪濤涌而沸騰願乘流以上下商估往來乘潮水而上下貿遷便利窮滄浪乎三澨觀朝宗之形兆看洞庭之交會禹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又江漢朝宗于海又曰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東匯

筆賦

古者簡牘盡以鉛槧至秦蒙恬始製筆揮文筆述也述事而書之

惟其翰之所生于季冬之狡兔兔毫霜則毫健性精亟以標悍體遄迅以騁步兔性若此毫之輕使勁捷似之宜製以爲筆削文竹以爲管加漆絲之纏束形調摶以直端染玄墨以定色畫乾坤之陰陽贊宓皇之洪勳宓羲始畫八卦敘五帝之休德揚蕩蕩之明文堯蕩二乎民無能名紀三王之功伐兮表八百之肆覲武王至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傳六經而綴百氏兮建皇極而序彝倫綜人事於晻昧兮贊幽冥於明神象類多喻靡施不協上剛下柔乾坤位也新故代謝四時次

也圓和正直規矩極也玄首黃實天地色也易天玄而地黃

彈碁賦

沈存中筆談西京雜記云漢元帝好蹴踘以蹴踘爲勞求相類而不勞者遂爲彈碁之戲予觀彈碁絕不類蹴踘頗與擊揣相近疑是傳寫誤耳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巔爲小壺四角微隆起白樂天詩彈碁局上事最妙是長斜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具有此法

榮華灼爍萼不難韡於是列象雕華逞麗豐腹斂邊中隱四企魏文帝彈碁賦云豐腹高隆庳根四頹輕利調博易使馳騁然後我發兵棊奔鶩或風驟波動若飛若浮不遲不疾如行如留放一斃六功無與傳此即長斜也魏文帝賦云緣邊間造長斜迭取

短人賦

侏儒短人僬僥之後國語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出自外域戎狄別種上文注僬僥西南蠻之別也去俗歸義慕化企踵遂在中國形貌有部名之侏儒東方朔傳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生則象父唯有晏子在齊辯勇匡景拒崔加刃不恐晏嬰長不滿六尺事齊景公常直諫匡救之初崔杼殺莊公晏子入枕尸而哭人謂崔杼必殺之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杼盟國人於大宮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後竟滅崔氏晏子非侏儒比以古賢爲盛非所以爲訓其餘尪公劣厥僂寠嘖三怒語與人相拒矇眛嗜酒喜索罰舉醉則揚聲罵詈恐口衆人患忌難與共侶是以陳賦引譬比偶皆得形象誠如所語詞曰雄荊雞兮鶩鷖鶉鶡鳩鷄兮鶉鷃雌冠戴勝兮啄木兒觀短人兮形若

斯螽地蝗兮蘆即且子如反似蝗而大腹蘜中蹦兮蛙去聲蝓蠕須踊今作蝓蠕音而蚕之傷火病縮者視短人兮形若斯木門閫兮梁上柱江南人呼梁上矮柱爲侏儒樊鑿頭兮斵柯斧鞞鞨鼓兮補履樸脫柄椎兮擣𦵕杵視短人兮形如許

浮淮賦

王粲字仲宣漢末人爲魏侍中有文集

魏志建安十三年曹公自江陵征劉備至赤壁與備戰不利十四年至譙治水軍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子丕是時爲漢五官中郎將粲爲丞相掾從曹公東征

魏文帝賦序云建安十四年王師自譙東征大興水軍浮舟萬艘時余從行始入淮口行泊東山覩師徒觀旌帆赫哉盛矣雖孝武盛唐之狩舳艫千里武帝紀元封五年冬南巡狩至于盛唐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作盛唐之歌殆不過也乃作斯賦云命粲同作文帝賦不全

從王師以南征兮浮淮水而遐逝背渦浦之曲流兮望馬丘之高澨濠州界有馬丘澨水邊高上泛洪櫓于中潮兮櫓戰艇上露棹淮與海通故有潮飛輕舟乎濱濟建衆檣以成林兮譬無山之樹藝檣舡上桅竿於是迅風興濤浪動長瀨鉦鼓若雷旌麾翳日飛雲天迴蒼鷹飄逸舟檣遲順風如雲之飛天馬更旋士卒皆舟如蒼鷹之勁疾滂沛洶溶遞相競軼凌驚波以高騖馳駭浪而赴質加舟徒之巧極美榜人之閑疾舟徒水軍榜人操舟者閑謂習慣白日未移前驅已届群帥按部左右就隊舳艫千里名卒億計運茲威以赫怒清海隅之蔕芥指吳人也是年孫權圍合肥與劉備結好備猶未有蜀濟元勲於一舉垂休績乎遠裔

羽獵賦

摯虞文章流別論云建安中魏文帝從武帝出獵賦命陳琳王粲應瑒劉楨並作琳爲武獵賦瑒爲羽獵賦楨爲大閱凡此各有所長粲其最也此賦首尾有缺文以擬集補

濟漳浦而横陣清漳二漳水皆出上黨合流過魏郡曹公攻袁尚曾決漳水以灌鄴城倚紫陌而並征樹重置於西址列駿騎乎北垌遵古道以游豫兮孟子一游一豫爲諸侯度昭勸助乎農圃因時隙之餘日兮陳苗狩而講旅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相公乃乘輕軒相公指曹公時曹爲丞相輕軒輶車駕四駱詩駕彼四駱白馬黑鬣曰駱拊流星矢名屬繁弱弓名力重千斤周武王之弓也選徒命士咸興竭作周禮小司徒凡起徒役唯田與追胥竭作旌旗雲擾鋒刃林錯揚輝吐火曜野蔽澤山川於是乎搖蕩草木爲之摧落禽獸振駭魂亡氣奪舉首觸絲搖足遇挺陷心裂胃潰頸破頰擬集作顣音遏鷹犬競逐奕奕霏霏下韝窮紲搏肉噬肌墜者若雨子虛賦獲若雨獸去聲僵者若坻詩如坻如京鄭氏箋坻水中之高地也清野滌原莫不殲夷

柳賦

魏文帝柳賦序云昔建安五年上與袁紹戰於官渡時余從行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五載矣感物傷懷乃作斯賦并命粲同作

昔我君之定武指曹公也左傳武有七德保大定功致天届而徂征元子

從而撫軍謂孟從行左傳冢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植佳木于茲庭歷春秋以踰紀行復出於斯鄉覽並樹之豐茂紛旖旎以脩長枝扶疎而覃布莖森梢以奮揚人情感於舊物心惆悵以增慮行游目而廣望覩城壘之故處悟元正之話言按史是年正月操軍于官渡四月破紹軍於延津南歷舊日營壘之地因念當時參佐軍政猶記其詠言信思難而存懼思征戰之事而存戒懼嘉甘棠之不伐以柳比甘棠詩言士人感曹公之德如召南之思召伯故不翦伐畏敢累於此樹今當祇敬而愛護之苟遠跡而退之豈駕馳而不屢倘遠舊蹤退而不顧雖屢經從奚關感繫

思親賦　陸機

晉書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父抗吳大司馬抗卒領父兵爲吳牙門將太康中與弟雲俱入洛累遷爲太子洗馬著作郎機生於吳中仕西晉洛陽去鄉社遙遠又遭時變亂不克祠祀其親作賦以述思念之情

悲桑梓之悠曠愧烝嘗之弗營井社植桑梓以爲表識悠曠言備遠也蒸嘗謂四時之祀指南雲以寄欽望歸風而效誠年歲俄其將暮墓在吳中思因風雲之便以寄吾歎敬由歲至暮自夕至明風雲變態不常辛無可以寄吾情者明星爛而將清迴飇肅以長赴零雲紛其下積身寓洛陽而視之曠羨纖枝之在榦悼落葉之去枝存顧復之遺志感明發之所懷父母猶根榦子孫猶枝葉詩顧我復我欲報之德又詩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兄瓊芳而蕙茂弟蘭發而玉暉感瑰姿之晚就痛慈景之先違晉書陸雲字士龍少與兄機齊名号曰二陸爲吳王郎中令出宰浚儀有惠政言兄弟才美相映所恨成就之晚不及奉養其慈親猶曾子得祿三千鍾而悲也

白髮賦　左思

晉書字太沖齊國人少博覽文史

譏後世俗薄貴少而賤老雖血肉至親晚景或相棄背也

星星白髮生於鬢垂星星明察貌垂邊也三邊亦謂之三垂雖非青蠅穢我光儀策名觀國策名謂名書策牘也易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以此見疵將拔將鑷好爵是縻易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白髮將拔惄然自訴稟命不幸值君年莫偪迫秋霜生而皓素始覽明鏡惕然見惡朝生晝拔何罪之故子觀橘柚一皜一曄貴其素華匪尚綠葉願戢子之手攝子之鑷咨爾白髮觀世之途靡不追榮貴華賤枯赫赫閶闔藹藹紫廬閶闔天門也紫廬紫微之庭天帝之居也弱冠來仕男子二十曰弱冠童髫獻謀甘羅乘軫史記甘羅年十二秦以車五乘遣使趙遷爲上卿子奇剖符說苑子奇年十八齊使爲東阿宰有善績古縣宰銅章墨綬英英終賈高論雲衢漢書終軍年十八詣長安上書言事賈誼年二十餘文帝召爲博士拔白就黑此自在吾白髮臨拔瞋目號呼何我之冤何子之娛甘羅自以辨惠合作筆見稱不以髮黑而名著賈生自以良才見異不以烏髮而後舉聞之先民國用老成二老歸周周道肅清孟子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言呂尚伯夷歸文王周之王道以成周書永清四海四皓佐漢漢德光明商山四皓從太子之招輔惠帝入朝儲貳之位以定何必去我然後要榮咨爾白髮事故有以爾之所言非不有理曩貴耆老今薄舊齒皤皤榮期皓首田里列子榮啓期年九十行乎郕之

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又見家語雖有一毛河清難俟左傳不禽二毛又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隨時之變見歎孔子易隨時之義大矣哉髮乃辭盡荳以固窮昔臨玉顏今從飛蓬髮膚至昵尚不克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

枯樹賦

庾信

此賦有墨本傳于世末題貞觀四年十月八日爲燕國公書又知書其旁九肆伯陸拾柒字其後跋云右枯樹賦一卷乃褚河南眞跡也按徐浩書品云中宗時內出二王墨帖二十卷賜中書令楚宗客二二裴作屛風十二扇以褚遂良枯樹賦爲聘魏鄭公嘗謂遂良下筆遒勁甚得逸少體質二說以驗此賦及字勢雖無姓氏信爲河南書不誣矣然字四年三月三十日丹楊蘇湧子容題舊編字畫未免有差今一以墨本爲正

殷仲文風流儒雅海內知名代異時移出爲東陽太守常忽忽不樂顧庭槐而歎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晉書殷仲文少有才藻美容貌仲文之妻桓玄之姊也玄篡位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乞待罪私門詔不許因月朔與衆至大司馬府府中有老槐樹顧之良久而嘆曰此樹婆娑無復生意遷爲東陽太守意彌不平殷伏誅桓玄父溫爲大司馬玄既誅夷故仲文見其庭槐而嘆與賦所述爲異至如白鹿貞松燉煌郡蓩松縣漢武帝置南山有松陝縣南十里有白鹿塞地多古松白鹿棲息其下因而得名見十三州記青牛文梓錄異傳曰秦文公伐雍州南山文梓木有青牛出走豐水中記云千歲之木精爲青牛史記作伏南山大梓豐大特根柢盤魄山崖表裏桂何事而銷亡漢武帝作賦以悼李夫人其辭曰秋氣憯以淒戾兮桂枝落而銷亡桐何爲而半死枚乘七發云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根半死半生昔之三河徙植史記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九畹移根楚詞余既滋蘭之九畹據此則指木蘭也開花建始之殿書操起建始殿于洛陽落實睢陽之園九域志睢陽郡有梁孝王東苑方三百里兔園中有百靈山爲池脩竹園聲含嶰谷曲抱雲門漢書律歷志伶倫取竹之嶰谷制十二筩以聽鳳鳴周禮大司樂雲門之舞注雲門黃帝樂言木中含抱自然之律呂將雛集鳳比翼巢鸞臨風亭而唳鶴對月峽而吟猿以上木之得地茂盛時猶人之年少富貴時也乃有拳曲擁腫盤坳反覆熊彪顧盼魚龍起伏節竪山連文橫水蹙皆古木節形狀匠石驚視公輸眩目匠石公輸班並古之良工見而異之雕鐫始就剞劂仍加平鱗鏟甲落角摧牙重重碎錦片片眞花紛披草樹散亂烟霞皆形容木中之文若夫松子古度平仲君遷四木名也古度木不華而實子皆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正赤初時可煑食平仲木子如鄧形左太沖吳都賦木則楓柙豫章平仲君遷松梓古度注以松梓爲二木今作松子蓋結實可食者出南海森梢百頃槎枿千年東京賦山無槎枿辨榊即梓字王劭反舊本作梓非秦則大夫受職秦始皇東封泰山風雨驟至避于松下因封爲五大夫漢則將軍坐焉東漢馮異獨屛樹下軍中號爲大樹將軍莫不苔埋菌壓鳥剝蟲穿低垂於霜露撼頓於風烟東海有白木之廟西河有枯桑之社北陸以楊葉爲關南陵以梅根作冶四方廟社關冶有因木得名者今何在名則長存伊尹生於空桑豈西河地耶小山則叢桂留人淮南王安招隱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其詞云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又云攀援桂枝兮聊淹留扶風則長松繫馬劉琨扶風行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豈

獨城臨細柳之上塞落桃林之下漢周亞夫屯細柳以備胡撥匈奴傳在長安城西左傳晉侯使詹嘉以守桃林之塞若乃山河阻絕飄零離別拔本垂淚人之失國破家流離異域猶木之拔其本根移徙它處秦霸王遷陟之漢中房陵遷徙故鄉爲山木之謳聞者莫不隕淚見淮南子傷根流血魏志注曹瞞傳曰王使工蘇越徙濯梨掘之根傷盡出血火入空心膏流斷節橫洞口而敧臥頓山腰而半折文衺者合體俱碎衺與斜同衺古邪字理正者中心直裂戴癭銜瘤癭瘤因木被傷結成癭有大如搊老車輪音剖之有文藏穿抱穴木魅睗睒山精妖孽睗睒隻反睒失冉反疾視貌木之妖化爲鬼魅能變形覩視人鮑照蕪城賦木魅山鬼況復風雲不感易雲從龍風從虎君臣會遇如風雲之感召羈旅無歸未能採葛還成食薇未能効職於君困於祿賞周詩采葛鄭氏箋采葛喻目以小事使出史記夷齊采薇而食之沉淪窮巷蕪沒荊扉既傷搖落彌嗟變衰人[illegible]困頓憔悴之際猶木之摧折枯朽時也淮南云淮南子劉安所爲書木葉落長年悲斯之謂矣乃爲歌曰建章三月火項羽至咸陽燒秦宮室三月火不滅漢武帝柏梁宮災越人勇之言曰大起宮室以厭勝之於是作建章宮黃河千里槎博物志有居海島者每年見浮槎往來不失期遂齎糧乘槎任其所之至一處見牛女星然後知黃河與天漢通若非金谷滿園樹即是河陽一縣花言今之衰落源流者即前日之清蔭而繁花者也石季倫金谷園潘岳爲河陽令滿縣栽桃李桓大司馬聞而歎曰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桓溫自江陵北行經少時所種柳皆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仲文爲東陽太守在桓玄既敗之後因其興嘆庭槐而賦末乃謂其必聞而興嘆蓋援詞以明意也

遊後園賦

謝朓

朓集云奉隨王教作齊書朓字玄暉爲隨王鎮西功曹轉文學隨王齊武帝子也名子隆領鎮荊州

積芳兮選木園林叢集衆芳選佳木植之幽蘭兮翠竹上蕪蕪兮蔭景下田田兮被谷左蕙畹兮彌望右芝原兮寓目山霞起而削成孫綽天台山賦赤城霞起以建標山海經太華山削成而四方水積明以經復於是敞風闈之藹藹聳雲館之迢迢周步檐以升降對玉堂之泬寥追夏德之方暮望秋清之始飆藉宴私而遊衍時晤語而逍遙詩可與晤語鄭氏曰晤猶對也爾乃日栖榆柳霞照夕陽孤蟬已散去鳥成行惠氣湛兮帷殿肅清陰起兮池館涼陳象設兮以玉瑱設器玩之易瑱充耳也象設陳前以玉爲瑱言耳目所接無非玩賞所語以規爲瑱詩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披蘭藉兮咀桂漿典籍薰以香草披玩以咀其芳潤仰微塵兮美無度奉英軌兮式如璋微塵英軌言隨王之風儀詩彼其之子美無度孔氏曰不可以尺寸量也左傳思我王度式如玉詩如珪如璋藉高文兮清談預含毫兮握芳朓自謂則觀海兮爲富乃游聖兮知方孟子觀於海者難爲水游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假此言王門文章之富奉命難於措辭

古文苑卷第七

古文苑卷第八

歌曲

漢昭帝黃鵠歌　淋池歌
漢靈帝招商歌　漢武帝落葉哀蟬曲

詩

栢梁詩　諸葛亮梁父吟
李陵録別詩八首　蘇武荅詩二首
孔融臨終詩　雜合作郡姓名字詩
六言詩三首　雜詩二首
四言詩五首
秦嘉述婚　王粲思親　曹植元會
閭丘沖三月三日　裴秀大蜡
王粲雜詩四首　七哀詩
晉程曉嘲熱客

黃鵠歌　漢昭帝

始元元年黃鵠下太液池上爲歌曰（漢書昭帝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公卿上壽按高祖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正謂黃鵠也群臣以爲瑞故上壽稱賀是時帝初即位年九歲）

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肅肅兮行蹌蹌金爲衣兮菊爲裳唼喋荷荇（上林賦唼喋菁藻唼所甲反喋直甲反）出入蒹葭（叶韻合作葭子虛賦其卑濕則生葴莨蒹葭葴莨音緘郎）自顧菲薄愧爾嘉祥

淋池歌（使宮人歌之）

（三輔黃圖昭帝始元元年穿淋池廣千步東引太液之水池中植分枝荷一莖四葉狀如駢蓋每遊燕出入或剪以爲衣或折以障日以爲戲弄帝時命水嬉以文梓爲船木蘭爲柂刻飛鸞翔鷁飾於船首隨風輕漾畢景忘歸按昭帝幼冲嗣位天安儼高輔導承弼者無其人至忘無逸之戒溺於流連遊戲之樂歌詞有雲光開曙之句蓋通夕徹曉也其道猶以爲未足卒損德性遽夭天年豈不惜哉）

秋素景兮泛洪波揮纖手兮折芰荷涼風淒淒揚棹歌雲光開曙月低河萬歲爲樂豈云多

招商歌　漢靈帝

（秋屬金於五音爲商招商者迎秋音之至也昔王嘉拾遺記漢靈帝起裸游館千間渠水繞砌蓮大如蓋長一丈其葉夜舒書卷名夜舒荷宮人靚粧解上衣著內服或時裸浴其荒淫若此欲不亡得乎）

涼風起兮日照渠青荷晝偃葉夜舒惟日不足樂有餘清絲流管歌玉鳧（絲管琴瑟簫笛之屬玉鳧曲名）千年萬歲嘉難踰

落葉哀蟬曲　漢武帝

（此曲必爲李夫人作外戚傳云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思念不已令方士齊人少翁夜致其神作詩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

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而寂寞落葉依

於重扃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寧

詩

栢梁詩

漢武帝元封三年作栢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詩乃得上座 三輔黃圖栢梁臺武帝元鼎二年春起此臺在長安城中北闕内三輔舊事云香栢爲梁也帝嘗置酒其上詔羣臣和詩能七言者乃得上與此所紀之年不同豈栢梁建於元鼎二年登臺賦詩乃元封三年也

日月星辰和四時 皇帝 驂駕駟馬從梁來 梁王 郡國士馬羽林材 大司馬 漢制郡國之兵有材官騎士以衛之兵有期門羽林掾百官表元狩四年衛青爲大司馬大將軍霍去病爲大司馬驃騎將軍至六年去病薨是時青表二職詩亦再屬邪 總領天下誠難治 丞相石慶 治平聲下同 和撫四夷不易哉 大將軍衛青 刀筆之吏臣執之 御史大夫兒寬 撞鐘伐鼓聲中詩 太常周建德 宗室廣大日益滋 宗正劉安國 周衛交戟禁不時 衛尉路博德 總領從官栢梁臺 光祿勳徐自爲 平理請讞決嫌疑 廷尉杜周 修飭輿馬待駕來 太僕公孫賀 郡國吏功差次之 大鴻臚壺充國 乘輿御物主治之 少府王溫舒 陳粟萬石揚以箕 大司農張成 徼道宮下隨討治 執金吾中尉豹 三輔盜賊天下危 左馮翊盛宣 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言夾輔帝居不可有盜賊 盜阻南山爲民災 右扶風李成信 是時帝從事四夷天下騷動據此詩三輔已有盜 外家公主不可治 京兆尹 漢書竇嬰田蚡傳上曰俱外家故廷辨之竇嬰景帝從舅蚡太后同母弟故言俱外家與文帝女館陶長公主主太后女平陽南宮隆慮三公主皆恣橫不法是時嬰蚡俱已死太后已崩故京兆敢云 椒房率更領其材 詹事陳掌 蠻夷朝賀常舍其 典屬國 柱枅欂櫨相枝持 大匠 枇杷橘栗桃李梅 太官令 走狗逐兎張罘罝 上林令 齧妃女唇甘如飴 郭舍人 迫窘詰屈幾窮哉 東方朔 朔善諧謔此語蓋戲弄羣臣也按此詩羣臣各以其職詠一句無甚理致其間亦有敢言隱然寓規諷之意者齊梁間多傚其體而骨氣寖不及

古梁父吟 諸葛亮

步出齊城門遥望蕩陰里 舊注中都縣有田強古冶子墓按三士皆齊人 里中有三墓累累正相似 三國志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歐陽詢藝文類聚載此篇云蜀志諸葛亮梁父吟又云陳武別傳曰武學泰山梁父吟則其聲調世傳之久矣梁父泰山傍小山丘墓所在 問是誰家墓田彊古冶子 力能排南山文 一作是 能絕地紀 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 晏子曰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桃公孫接曰吾再拜隱虎功可以食田曰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功可以食古冶子曰君嘗濟河黿銜左驂治潛行水底逆流百步從流九里得黿頭功可以食二子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刎頸而死冶曰二子死之吾獨不逮又刎頸而死古人贈賜如素絲表其潔白是猶使之自裁皆因物寓意三士與二桃猶言二可死不能免三子乃爭先就死惜哉 進 誰能爲此謀國相齊晏子 晏嬰齊之名相乃有殺士之醜史傳不載豈爲賢者諱邪或曰曹操既殺孔融楊修又送禰衡於荆州假手黃祖三子者天下之望也武侯梁父吟殆爲此設

錄別詩

眉山蘇氏曰劉子玄辨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蓋齊梁間文士擬作者也吾因悟陵與蘇武贈答五言亦後人所擬又云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爲卑弱文選引斯

可見矣如李陵書蘇武五言皆僞而不能辨以前詩爲非真則此數篇不言可知

有鳥西南飛鴈也所謂陽鳥熠熠似蒼鷹言飛之疾朝發天北隅暮聞日南陵北隅匈奴也南盛明之地陵高大之所以諭漢也欲寄一言去託之戕繰繒因風附輕翼以遺心蘊蒸蘊蒸猶欝陶也言思我之人鳥辭路悠長羽翼不能勝意欲從鳥逝駑馬不可乘

爍爍三星列三星參也秋分後見於東方拳拳月初生拳拳曲貌寒涼應節至蟋蟀夜悲鳴晨風曉風也動喬木枝葉日夜零遊子暮思歸塞耳不能聽遠望正蕭條百里無人聲豺狼鳴後園虎豹步客庭遠處天一隅苦困獨零丁親人隨風散歷歷如流星三萃離不結蘋萍浮水而生根不著土以喻此身之飄流不思心獨屏營願得萱草枝萱忘憂草也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以解飢渴情

寂寂君子坐奕奕合衆芳猶言衆賢也離騷固衆芳之所在注衆芳諭羣賢溫聲何穆穆因風動馨香清言振東序良時著西庠初武兄弟並爲郎後以中郎將使匈奴此言武在漢庭時議論出諸人之右今羈旅異域無復羣賢盡簪之樂故首句稱寂寂君子坐溫和也詩穆如清風乃命絲竹音列席無高唱悲意何慷慨清歌正激揚長哀發華屋四坐莫不傷

晨風鳴北林晨風鸇也陸機疏曰鸇似鷂青黃色詩鴥彼晨風鬱彼北林熠燿東南飛熠燿螢火也詩熠燿宵行晨飛之鳥鳴於幽陰夜行之蟲向陽而飛言物不得其宜以諭身之失所寄也願言所相思日暮不垂帷明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輝玄鳥燕也亦名玄鳥夜過庭髣髴能復飛褰裳路踟蹰彷徨不能歸浮雲日千里安知我心悲思得瓊樹枝以解長渴飢淮南子崑崙山有曾城九重上有珠樹玉樹

陟彼南山隅送子淇水陽爾行西南游我獨東北翔轅馬顧悲鳴五步一彷徨雙鳧相背飛相遠日已長雙鳧以比蘇李一體人因去留有南北之異遠望雲中路想見來圭璋雲中近塞郡名圭璋所以通好萬里遥相思何益心獨傷隨時愛景耀願言莫相忘

鍾子歌南音楚人鍾儀繫於晉晉侯與之琴操南音公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鍾儀之事見左傳仲尼歎歸與論語子在陳曰歸與歸與戎馬悲邊鳴遊子戀故廬陽鳥歸飛雲蛟龍樂潛居言物之飛潛各欲遂其性也貢陽鳥攸居陽鳥鴈也人生一世間貴與願同俱身無四凶罪何爲天一隅堯時四凶以罪投四裔與其苦筋力必欲榮薄軀不如及清時策名於天衢易何天之衢亨文選陵答武書云策名清時榮問休暢言己不若武之全節而回身名俱榮

鳳凰鳴高岡有翼不好飛安知鳳凰德貴其來見稀闕

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闕

答詩　蘇武

童童孤生柳寄根河水泥童童獨立貌柳易衰之木又托根浮淺喻此身脆弱連翩遊客子于冬服涼衣去家千里餘一身客寓異域常渴飢寒夜立清庭仰瞻天漢湄寒風吹我骨嚴霜切我肌憂心常慘戚晨風爲我悲瑤光游何速瑤光言光陰之可寶行顧支荷遲仰視雲間星忽若割長帷如發蒙蔽而有所睹低頭還自憐盛年行已衰依依戀明世愴愴難久懷

別李陵

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當歸故鄉一別如秦胡會見何詎央愴恨切中懷不覺淚沾裳願子長努力言笑莫相忘

臨終詩　孔融

本傳融爲太中大夫見曹操雄詐漸著頻書爭之多致乖忤又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諸侯操疑其所論建漸廣並憚之郗慮承旨以微法免融又令路粹枉奏融下獄棄市眉山蘇氏云世之議公者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爲雄爲之賛曰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言多令事敗器漏苦不密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文舉豈至此方悟邪河潰蟻孔端山壞由猿穴言國家敗壞皆起於不能防微杜漸涓涓江漢流天窓通冥室涓涓小水能益江漢天窓容隙能通暗室言已之寸忠或能稗國事開人心也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靡辭無忠誠華繁竟不實人有兩三心安能合爲一言不忠之人常懷二三心安能與我心合三人成市虎市郗慮路粹相與構成已罪以虛爲實猶言市中有虎也市虎事見戰國策浸漬解膠漆膠漆猶可解況相信之心本不固邪生存多所慮長寢萬一作方事畢長寢猶長夜也

離合作郡姓名字詩

漁父屈節水潛匿方離魚字與時進止出行施張離日字魚日合成魯呂公磯釣盍口渭旁離口字九域有聖無土不王離或字口或合或國好是正直女回于匡離子字海内有截隼逝鷹揚當離乙字恐古文與今文不同合成孔也六翮將奮羽儀未彰離鬲字蛇龍之蟄俾也可忘離虫字合成融玟璇隱曜美玉韜光去玉成文不須合無名無譽放言深藏離與字按轡安行誰謂路長離才字合成舉此以文爲戲後人多傚之如眉山蘇氏離合硯蓋字云研石猶在峴山已頹姜女既去孟子不來尤爲簡妙漢上襄鄧有石研關音刑

六言詩三首

文舉平時譏嘲慢侮曹操如待小兒天子在許無異羇囚操弑伏后鴆二皇子人神共憤此詩稱美不暇又舉直畧先含蓄必非其真本傳稱魏文帝深好融文每歎曰揚班儔也人有上融文章者賞以金帛豈好事者假此以誣丞邪

漢家中葉道微董卓作亂乘衰僭上虐下專威萬官惶怖莫違百姓慘慘心悲漢靈帝崩董卓廢太子辯立獻帝自

為相國專權用事

郭李分爭為非遷都長安思歸瞻望關東可哀夢想曹公歸來 獻帝初平元年二月遷都長安卓發掘洛陽諸帝陵三年誅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反陷長安城傕汜爭權治兵相攻傕迎帝幸其營燒宮殿官府

從洛 光武改洛為雒東漢人不用此洛字魏初下詔去隹加水 到許巍巍曹公輔國無私減去廚膳甘肥羣僚率從祈祈雖得俸祿常飢念我苦寒心悲 建安元年楊奉韓暹奉車駕至雒陽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荊棘依牆壁間州郡委輸不至羣僚之食曹操在許謀迎天子乃將兵詣雒陽引董昭問計遂遷都許

雜詩二首

巖巖鍾山首 十洲記鍾山在北海子地仙家種芝之巖巖高峻貌鍾山之顛至北極寒之所 赫赫炎天路 淮南天文訓天有九野去地五億萬里南方曰炎天赫赫熾盛貌二句言世道炎涼之相絕 高明曜雲門遠景灼寒素 雲門謂門第穹崇上侵雲漢遠景猶餘光也二句指勢位隆盛者氣焰之所薰灼 昂昂累世士結根在所固 昂昂挺特貌累世猶閒世也豪傑之士累世一生植根秉節在我者貞固不為世俗炎涼所移 呂望老匹夫苟為因世故 呂望年已八十釣於蟠溪值殷之末遂佐周興王因時就功所為亦苟矣 管仲小囚臣獨能建功祚 魯殺子糾管仲請囚卒相齊桓九合諸侯同尊周室以立伯功 人生有何常但患年歲暮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 [illegible]毒 安能苦一身與世同舉厝由不慎小節庸夫笑我度 文舉倜儻尚氣不拘小節不知者謂之志廣才疏 呂望尚不希夷齊何足慕 呂望貪功夷齊狗名二者皆非所志是時曹操勢燄薰灼上下士大夫爭趨附之文舉獨立頹波中屹然砥柱壯哉

遠送新行客歲暮乃來歸入門望愛子妻妾向人悲聞子不可見日已潛光輝孤墳在西北常念君來遲褰裳上墟丘但見蒿與薇白骨歸黃泉肌體乘塵飛生時不識父死後知我誰孤魂遊窮暮飄颻安所依人生圖嗣息爾死我念追俛仰內傷心不覺淚沾衣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希 文舉遇害男女長幼九四子操皆殺之此子歿於孩提史不載

四言詩五首

述婚　秦嘉

婚禮合二姓之好為人倫之端家道之本當謹其始

羣祥既集二族交歡敬茲新姻六禮不愆 儀禮婚有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 羔鴈總備玉帛戔戔 羔鴈玉帛所以將其禮易束帛戔戔在于切委積見 君子將事威儀孔閑猗兮容兮穆矣其言 君子謂主婚及掌判者親迎婚之女家前五禮必有將其事者儀禮國君用卿其次有介有儐 紛彼婚姻禍福之由衛女興齊褒姒滅周 齊威始立衛姬為夫人伯業以興列女傳威公好淫樂衛姬為之不聽鄭衛之音幽王以褒女為后卒致犬戎之禍詩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戰戰兢兢懼德不仇神啓其吉果獲令攸我之愛矣荷天之休 男女各懼其德不足以相配則思自警敦終受天佑

思親為潘文則作　王粲

摯虞文章流別云王粲所與蔡子篤及文叔良士孫文始楊德祖詩及所爲潘文則作思親詩其文當而整皆近乎雅矣贈楊脩詩今亡三贈詩入選

穆穆顯妣德音徽止思齊先姑志侔姜姒躬此勞瘁

鞠予小子詩思齊大任文王之母大姒嗣徽音大姒文王妃邑姜武王妃文則自稱其母有和順之德能承先姑志同周之姜姒勤勞以撫育其子小子之生遭世罔寧列考勤

時從之于征奄遘不造殷憂是嬰烈考自稱其父也遭時亂離父征役于外已從行而父死不造謂家道不成也詩遭家不造嬛嬛在疚咨予靡及退守祧

祊五服荒離四國分爭禍難斯逼救死於頸已嗟痛弗及期歸守祭祀而禍亂益甚書弼成五服詩洽此四國皆言天下之廣漢末海内分裂日尋干戈不保首領

嗟我懷歸弗克弗逞聖善獨勞莫慰其情春秋代逝

于茲九齡聖善謂母也詩母氏聖善母歿于家迨今九年緬彼行路焉託

予誠予誠既否委之于天庶我剛妣克保遐年亶歷

惟懼心乎如懸道余莫寄人子之情惟天佑之庶俾強健之母克享其壽此心常懸懸不安

如何不弔早世徂顛於存弗養於後弗臨遺衍在

體慘痛切心形景尸立寬奕飛沉詩不弔昊天鄭氏箋猶不善也言不爲天所佑早世傾逝子生不能養死不獲臨哀痛罔極在昔蓼莪哀有餘音我

之此譬憂其獨深小雅蓼莪之作孝子不得終養也言已之哀痛此蓼莪尤甚蓼音六

胡寧視息以濟于今巖巖叢險則不可推何能有此餘生以至今日險難叢集莫可推卸仰瞻歸雲俯聆飄回飛焉靡翼超焉

靡階瞻目傷懷低身飲[illegible]思若流波情似坻頹詩之作矣情以

元會

曹植

晉禮志漢儀有正會禮正旦受賀公侯以下執贄來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稱萬歲後作樂宴饗魏帝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此詩止述宴饗之禮

初歲元祚吉日惟良乃爲嘉會宴此高堂衣裳鮮潔

黼黻玄黃珍膳雜遝充溢圓方黼黻貴者之服皂黃賤者之服圓方進饌之器

俯視文軒仰瞻華梁願保茲善千載爲常衣服之美飲饌之盛宮室之麗君臣相與歡宴必思有以保之然後能長世享此歡笑盡娛樂哉未

央皇室榮貴壽考無疆歡樂有度存不盡之意則朝廷尊榮享國長久

三月三日應詔

閭丘冲

續齊諧記晉武帝問三日曲水其義何指束晳對曰昔周公卜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乃因其地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爲盛集晉世多於是日幸華林園賜宴仍命羣臣賦詩

暮春之月春服既成論語暮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風乎舞雩升陽潤土

冰渙川盈詩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餘萌達壤嘉木敷榮

后皇宣遊既讌且寧光光華輦詵詵從臣微風

扇穢朝露翳塵上蔭丹幄下藉文茵臨池挹盥濯故

潔新俯鏡清流仰睇天津藹藹華林巖巖景陽陸翽鄴中記華林園中千金隄池通御溝梁簡文帝三日曲水詩序晉集華林同文軌而高宴景陽山在華林園中

業業峻宇奕奕飛梁垂蔭倒景若翩若翔棟宇高峻日月

反在下故云倒景

浩浩白水汎汎龍舟皇在靈沼日辟同遊擊櫂清歌鼓枻行謳聞樂咸和具醉斯柔言人心悅順君臣有禮在昔帝虞德被遐荒干戚在庭苗人來王書舜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今我哲后古聖齊芳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詩大雅之詞元首既明股肱惟良樂只君子今日惟康書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大蜡

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晉書有傳

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八蜡以記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所以移民也

日躔星紀大呂司辰立象跂次度衆更新月令季冬日在婺女律中大呂星紀牛女之次天象度數至此而周將更其端歲事告成八蜡報勤一歲之事告成蜡以致報禮記注所祭有八神告成伊何年豐物阜豐禋孝祀介茲景福豐禋謂祭八神孝祀謂祭先祖禮記注既蜡臘先祖五祀報勤伊何農功是歸穆穆我后矜茲蒸黎飲饗清祀四方來綏報農功然歲之勤故以民爲重爲名臘日清祀蜡臘畢擧四方均通充物郊甸鱗集京師交蜡貿遷紛葩相追掺袂成幕連衽成帷有肉如丘有酒如泉有肴如林有貨如山通四方之物貨使之交易貿遷禮記日既蜡而收民息已注收謂收斂積聚率土同懽和氣來臻朔風叶順降祉自天方隅清謐嘉祚日延與人優游享壽萬年天時協序民物阜康終致祝詞於君

雜詩四首

王粲

吉日簡清時從君出西園方軌策良馬粲辟丞相掾多與世子丕臨菑侯植遊方軌並駕也並驅厲中原北臨清漳水西看栢楊山清漳水名出上黨鄴郡有臨漳縣栢楊山丘墓所聚之地詩有子在川上歎逝者之意回翔遊廣囿逍遥波水間列車息衆駕相伴綠水湄幽蘭吐芳烈芙蓉發紅暉百鳥何繽翻振翼羣相追投網引潛魚強弩下高飛白日已西邁歡樂忽忘歸動植飛潛各遂其性無非天地生生之意人乃以好殺爲樂而不知止亦不仁矣

聯翩飛鸞鳥獨遊無所因惡人成羣賢者欲出而不可毛羽照野草哀鳴入層雲名書已著而高舉遠引哀鳴者非其本心也我尚假羽翼飛覩爾形身願乃春陽會交頸遘殷勤言賢哲知時遠引已欲從之游也陽春會謂侯時之泰

鷙鳥化爲鳩遠竄江漢邊遭遇風雪會託身鸞鳳間鷙鳥比貪毒小人鸞鳳比君子詳味詩意當時或有所指天姿既否戾受性又不閑邂逅見逼迫俛仰不得言言小人與君子之羣能化其形而不能革其心也

七哀詩

粲集七哀詩六首其二詩入選

邊城使心悲昔吾親更之冰雪截肌膚風飄無止期百里不見人草木誰當遲遲與治同皆平聲謂芟除之也登城望亭隧翩翩飛戍旗行者不顧反出門與家辭

子弟多俘虜哭泣無已時（征役死亡者不復反子弟在家者又爲俘囚故哀傷之）天下盡樂土何爲久留茲蓼蟲不知辛去來勿與諮（蓼蟲生其中習其氣味譬邊塞人久習風土不以爲怪詩予又集于蓼）

嘲熱客　程曉（晉人唐藝文志有程曉集二卷）

平生三伏時（漢時東方朔傳伏日顏師古曰三伏之日也按曆家以六月節至立秋後三庚日爲三伏自秦始言陰氣將起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庚金也）道里無行車閉門避暑卧出入不相過只今褦襶子（音耐戴言不褻黯也類說集韻褦襶不曉事之名）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嚬蹙奈此何謂當起行去安坐正咨嗟所說無一急唶唶吟何多搖扇髀中疾（振搖兩股）流汗正滂沲莫謂爲小事亦是一大瑕傳戒諸高明熱行宜見呵（世說曰郗嘉賓三伏之日詣謝公炎暑熏赫雖復當風交扇猶沾汗流離謝著數緘衣食熱白粥晏然無異與此詩嘲誚之意殊矣）

古文苑卷第八

古文苑卷第九

齊梁詩四十五篇（添入一首　阻雪連句合成一首）

王融侍遊方山應詔

遊僊詩（五首）

奉和南海王詠秋胡妻（七首）

棲玄寺聽講畢遊邸園

別蕭諮議（四首）　任昉　王延　宗史　王融

蕭諮議衍荅

蕭記室琛應教

王融和王友德元古意（二首）

餞謝文學（六首）　沈約　虞炎　范雲　王融　蕭琛　劉繪

謝文學朓荅

王融寒晚敬和何徵君點

別王丞僧孺

范雲學古貽王中書

王融雜體報范通直

沈右率座賦三物爲詠（三首）　謝朓　沈約　王融

王融奉和月下　秋夜長

四色詠　兩頭纖纖

代徐（二首）　詠梧桐

王融池上梨花

劉繪和

阻雪連句遥贈和 謝朓 江革 王融 沈約

唐人木蘭詩 附

侍遊方山應詔 王融 字元長瑯邪臨沂人

輿地志湖熟西北有方山山頂正方上有池水按齊書武帝嘗幸方山顧左右欲經始山南爲離宮以徐孝嗣之對而止應詔奉君命作也

巡蹕望登年帳飲臨秋縣 巡蹕遊幸之轍跡也言省耕省斂爲農而出所望年豐也漢書高祖過沛帳飲三日王制天子之縣内畿邑也 日羽鏡霜潯 家語赤羽若日羽旌旄也王制千里之内曰甸言霜潯水 雲旗落風甸 旗幟如雲連亘者遠 四瀛良在目八寓婉如見 盛言山之高四寓四海也孟子登太山而小天下 小臣竊自嘉預奉栢梁讌 武帝栢梁臺讌羣臣詔令和詩見前註

遊仙詩 五首

遊仙者謂輕身遠舉超出人間出與羣仙遊也晉宋間人多作此詩融集云應教按史齊武帝時竟陵王子良爲護軍將軍兼司徒領兵置佐鎮西州才儁之士皆遊集其門融與范雲蕭琛任昉蕭衍謝朓沈約陸倕並以文學光見親待號曰八友應教蓋奉子良之命而作

桃李不奢年桑榆多暮節 桃李諭盛年桑榆言晚景 常恐秋蓬根連翩因風雪習道遍槐眂追仙度瑶碣 槐眂瑶碣仙家境界 緑帙啓真詞丹經流妙説 緑帙丹經仙家之書 長河

且巳榮 榮者草木之榮猶言海變桑田 華 曾山方可礪 曾與層同漢書泰山若礪

叶韻入聲列

獻歲和風起 獻歲始歲元日也周禮正月之吉始和 日出東南隅鳳旟亂煙道龍駕溢雲區 鳳翔爲旗以龍引車楚詞龍駕兮帝服又孔蓋兮翠旍 結賞自負嶠移讌乃方壺 負嶠方壺海中神山僊家居其上 金巵浮水翠玉斝挹泉珠徒用 一作由 霜露改終然天地俱

命駕瑶池隈 西王母宴周穆王於瑶池之上 過息嬴女臺 秦穆公女弄玉能吹簫作鳳吟穆公居臺上後乘鸞仙去嬴秦姓 長袖何靡靡簫管清且哀璧門涼月舉珠殿秋風迴 璧門珠殿神仙之所居 青鳥鶩高羽王母停玉盃 青鳥西王母之使青鸞來迎王母停盃以待之 舉手暫爲別 王子喬乘白鶴於緱氏山頭舉手謝時人而去 千年將復來 搜神記有鶴書遼東城門華表柱曰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

湘沅有蘭芷洧吾欲南征 湘沅二水名皆在江南楚詞湘夫人篇沅有芷兮澧有蘭澧亦水名 遺珮長出浦 楚詞遺吾珮兮澧浦韓詩外傳鄭交甫遊彼漢皐遇二女佩珠而遊解珮以遺交甫 舉袂望增城 崑崙山有閬風增城皆神仙所居 朱霞拂綺樹白雲照金楹五芝多秀色 五色芝也本草芝生於五岳各如其方之色言仙境五色芝並秀 八桂常冬榮 山海經曰桂林八樹在賁隅東楚詞麗桂木之冬榮 弭節且夷與參差聞鳳笙 與平聲夷與猶徜徉也鳳笙王子喬事

命駕隨所即燭龍導輕驂 燭龍駕日之神言仙者驂御所至燭龍爲之引導 沙澤振寒草弱水駕冰潮 沙澤流沙也西母瑶池有沙澤之阻海中

（神山有弱水之隔振寒草駕氷湖言命駕可到）遠翔馳聲響流雪自飄颻（仙境出乎日月之表多寒穆天子傳天子遊黄臺之丘獵於草澤日中大寒北風雨雪）忽與若人遇（融集作若士神仙傳盧敖見若士謂敖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不可久留）長舉入雲霄羅縟徒有覩鷦明已寥寥（鷦明似鳳南方神雀揚子鷦明沖天言仙家者如神僊之遐寥廓非世網所可羈絆）

奉和南海王殿下詠秋胡妻（南海王子罕齊武帝子）

魯秋胡子納妻五日而去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力田不如逢年力桑不如見公卿吾有金願以贈夫人婦人曰嘻妾採桑奉二親不願受人之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婦喚而至乃向來採桑者婦曰子辭親往仕五年乃還而悅路旁之婦人解子裝金以與之而忘其母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去走投於河而死見列女傳

日月共爲照（喻夫婦之道相須而成）松筠俱以貞（婦人之義從一而終）佩紛甘自遠（佩左紛帨右箴管之屬詩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結鏡待君明（結鏡嫁時裝具妻稱夫曰君）且協金蘭好（易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方愉琴瑟情（詩妻子好合如鼓琴瑟）佳人（猶良人也）忽千里幽閨積思生

其一

景落中軒坐悠悠望城闕高樹升夕煙層樓藹初月光陰非或異川山屢難越輟泣揜幽姿搔首亂雲髮（詩自伯之東首如飛蓬）

其二

傾晷屬徂火（傾晷殘月也徂火暑將退也詩六月徂暑夏屬火）搖念待方秋涼氣承宇結明熠儵皆流（明熠螢也詩熠燿宵行）三星亦虛映（三星參也婚姻之候獨處故言虛映）四屋慘多愁（四屋猶四壁）思君如萱草一見乃忘憂

其三

杼柚聲不諧契闊彌新故（詩死生契闊言一歲將周）朔風櫚上發寒鳥林間度客遠乏衣裘歲晏饒霜露參差與別緒依遲起離慕

其四

願言如可信行邁亦云反睇景不告勞瞻途寧遽遠何以淹歸轍蠶妾事春晚送目亂前華馳心迷舊婉（言秋胡眩惑顏色此心已馳不省其妻昔時婉孌之容）

其五

椒珮容有結振芳跂路隅黄金徒以賦白珪終不渝（婦節堅貞如白珪之不可變）明心良自皎安用久踟躕遄車及枌巷流日下西虞（日沒之地謂之虞淵枌巷里巷也植枌榆以爲表言歸至里巷日已西墜）

其六

披帷惕有忘出門遲所欲（遲去声待也言待其妻之歸）彼美後

來儀慙顏變欣矚蘭芰傷芳臭涇渭分清濁蘭香草芰白蒿也楚詞户服艾以盈要芳謂幽蘭其不可佩涇水濁渭水清詩涇以渭濁薰猶不可同器涇渭不容混流以諭胡妻不顏與胡同居去去夫人子請殉川之曲去去舍去之也朝錯父曰吾去公歸矣夫人子指胡不能奉其親遂自投於水生葬曰殉

其七 舊本止六首今摭雜集添入足之

栖玄寺聽講畢遊邸園

齊史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啟其寮佐相往僧寺聽講子良開西邸以招文學邸中有園

道勝業茲遠心閑地能隟桂崦欝初栽蘭墀坦將闢虛檐對長嶼高軒臨廣液液池水也芳草列成行嘉樹紛如積流風轉還逕還音旋謂回旋之徑清煙泛喬石日泊山照紅松暎水華碧暢哉人外賞遲遲眷西夕

別蕭諮議 衍

梁書武帝諱衍字叔達南蘭陵中都里人姓蕭氏初仕齊累遷隨王鎮西諮議參軍隨王名子隆齊武帝子置鎮荊州衍赴鎮時同列以詩送別今觀賓主倡詶皆風遠惜別無激昂爲國之志足見江表七夫宴安江沱氣象

任殿中昉 南史任昉字彥升樂安博昌人時爲殿中郎

離燭有窮輝別念無終緒歧言未及申離目已先舉揆景巫衡阿景日也言計日至荊州巫山之阿臨風長楸浦地名也浮雲難嗣音徘徊悵誰與儻有關外驛聊訪狎鷗渚邊鎮有關以防不虞言已無意功名當求閑退後有驛使至關外可訪諸鷗之舉狎鷗見列子

王延

霏雲承永夜皓燭驚離軒執酒愴誰與舉袂黙何言忍茲君爲別如此歲方晅年深北岫時爲思南國園南國指帝都金陵也江上愁別日階下樹芳蓀

宗記室史

別酒正參差乖情將陸離悵焉臨桂苑憫黙瞻華池桂苑華池皆游樂之地以擬諸方結對之悵惘輕雲流惠采時雨亂清漪眇眇追蘭逕悠悠結芳枝眷言終託何必寄方在斯

王中書融 齊書融少而警慧博涉有文才舉秀才尋遷中書郎

徘徊將所愛惜別在河梁謂將所寵愛之婿妾李陵別蘇武詩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衿袖三處隔諮議與諸賢別及婦侍有不處行者明日成三處江山千里長寸心無遠近邊地有風霜齊與元魏爲敵國故荊州爲邊地勉哉勤歲暮敬矣事容光山川殊未懌杜若空爲芳言山川悠遠離思方結非遺以香草能懌其情楚詞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注采香草以遺其下之侍女

蕭諮議衍荅

問我去何節光風正悠悠蘭華時未晏舉袂徒離憂緩客承別酒鳴琴和好仇前詩謂將所愛者詩窈窕淑女君子

好仇清宵一巳曙，藐爾泛長洲。(言天色才曉即解舟前邁)眷言無歇緒，深情附還流。(還音旋，還流回湖也。自金陵西上溯至彭浪磯而回)

蕭記室琛前夜以醉乖例今晝由醒敬應教 (琛在才儁八友之數，即夕被酒無詩，此篇續寄應教，蓋簡王子隆促之使賦)

落日總行轡，薄別在江干。遊客無淹期，長洲有急瀾。(言朝至即解纜)分手信云易，相思誠獨難。之子兩特達，伊余日盤桓。詠此式微歲，共賞階前蘭。(詩式微式微胡不歸，又采薇詩曰歸曰歸歲亦陽止，言當早歸共賞芳時)

和王友德元古意二首 (舊注沈右率等並和數十人，文多不載。齊書德元王晏之子也，有意尚，至車騎長史。忠目不忘其君，猶貞婦之思念其良人，堪雅比興皆然。二詩蓋擬古遺意)

王融

遊禽暮知反，行人獨未歸。坐銷芳草氣，空度明月暉。嚬容入朝鏡，思淚點春衣。巫山采雲合，淇上綠條稀。(宋玉所賦高唐巫山之雲，衛詩送我乎淇之上矣，皆合之不以正者)待君竟不至，秋雁雙雙飛。(睹物感時)

霜氣下盟津，秋風度函谷。(盟津一曰孟津，在河北。函谷關在弘農縣，一處行人往來之衝也)念君淒已寒，當軒卷羅縠。纖手廢裁縫，曲鬢罷膏沐。(詩余髮曲局，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千里不相聞，寸心鬱紛蘊。(平聲)況復飛螢夜，木葉亂紛紛。(諭小人衆，間以亂政)

餞謝文學離夜

(齊書謝朓字元暉，陳郡夏陽人，少好學，文章清麗。爲隨王鎮西功曹，轉文學。隨王子隆在荊州，好詞賦，數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賞愛。蓋朓自京趣荊州時，同朝諸賢以詩餞別也。後至吏部郎)

沈右率約 (南史沈約字休文，仕齊爲太子右率，遷國子祭酒)

漢池水如帶，巫山雲似蓋。(左傳楚國漢水以爲池，漢書黃河如帶，巫山高唐之雲宋玉賦，賦之魏志文帝生時有雲青色圓如車蓋)瀲汨背吳潮，潺湲橫楚瀨。(言舟行自吳入楚，荊州故楚地也)一望沮漳水，寧思江海會。(漳水在南郡當陽縣，與沮水合流，屬荊州。朓言人遠別，不若衆水會于江海為可期也)以我徑寸心，從君千里外。

虞駕部 (謝宣城集附載餞別詩共七首，此詩云虞別駕炎，又有和竟陵王望雷居士精舍及詠簾詩，皆炎作也)

差池燕始飛，夭裊草初輝。(詩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夭裊猶窈窕也。春日照映，百草生輝)離人悵東顧，遊子愴西歸。(荊州在金陵之西)清潮已驚渚，源露復沾衣。一乖當春聚，方掩故園扉。

范通直雲 (南史范雲字彥龍，南郡武陰人，有識具，善屬文。通直蓋倡和時職銜，後仕梁官至尚書右僕射，領吏部)

陽臺霧初解，(雲陽之臺，宋玉賦朝朝暮暮陽臺之下)夢渚水裁淥。(雲夢澤之洲渚，左傳楚子田于江南之夢)遠山隱且見，平沙斷還續。分絃餞苦音，別唱多悽曲。爾拂後車塵，(謂參陪副車之人，當蒙振拔脫去塵埃)我事東皋粟。(己當納祿求閑，從事農畝。陶淵明詩種苗在東皋)

王中書融

所知共歌笑論語舉尔所知謂心相與之人也誰忍別笑歌離軒思黄鳥綿蠻詩曰綿蠻黄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言行役之勞思若黄鳥之得所止分渚蔓音受蔓蔓草盛也青莎㴱情結遠旆灑淚與行波春江夜明月還望情如何

蕭記室琛

執手無還顧別渚有西東荊吳眇何際煙波千里通春筍方解籜弱柳向低風相思將安寄悵望南飛鴻荊州在金陵西北望南飛鴻候音書之至

劉中書繪

齊書繪字士章永明末京邑人士盛為文章談義繪為後進領袖

汀洲千里芳朝雲萬里色悠悠在天隅之子去安極春潭無與窺秋臺誰共陟不見一佳人徒望西飛翼欲寄音書

謝文學朓

朓長五言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

春夜別清樽江潭復為客歎息東流水如何故鄉陌重樹始芬蒀芳洲轉如積望望荊臺下歸夢相思夕荊臺楚人遊觀之所家語楚王將遊荊臺司馬子祺諫

寒晚敬和何徵君點

齊書何點字子晳少不仕宋世徵為太子洗馬不就隱居東籬門齊高帝受禪褚淵王儉為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頼舅氏遑卹外家永明元年徵中書郎並不屈

王中書融

疎雨候冬序閑琴改秋律如何將暮天復值西歸日搖落迎軒牖陶淵明歸去來詞僮僕歡迎飛鳴亂縄華飛猿鳥之屬縄華謂以縄為樞編竹為門也煙灌共深陰灌字亦作樌木叢生也風望兩蕭瑟虛堂無笑語懷君首如疾詩甘心首疾早輕北山賦周彥倫隱於鍾山後應詔出為海鹽縣令欲過北山孔稚珪假山靈之意作北山移文點早年已絕之晚愛東皐逸晚景以農事自適阮籍奏記云將耕東皐之陽上德可潤身老子上德不德禮記德潤身下澤有餘轡叶韻入声必從漢書馬少游乘下澤車御款段馬注下澤之車短轂

别王丞僧孺

南史王僧孺東海郯人也仕齊為晉安郡丞遷尚書左丞兼御史中丞工於詩

首夏實清和餘春滿郊甸花樹雜為錦月池皎如練如何如此時別離言與面面一本作譴留雜巳鬱紆留雜別時相遺送物也詩雜佩以贈之行舟亦遥衍非君不見思所悲思不見

學古貽王中書　范通直雲

學古猶擬古也雲字彥龍武興人仕齊為通直郎按文選巳收此篇諸家注甚詳編者欲收王融報章故并錄此篇以見贈答往來之意

攝官青瑣闥省中門畫為青瑣文故謂之青瑣闥雲為通直郎得出入省闥故云攝官攝謙辭言非正也遥望鳳凰池晉中興書曰荀勗從中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曰奪我鳳凰池卿諸人何賀我邪時為中書監誰言相去遠脉脉阻光儀相去雖邇相見實疎岱山饒靈異沂水富英奇齊書王融瑯琊臨沂人岱山泰岳也屬瑯琊郡境山川孕秀故産俊傑獨翮凌北海飄飛出南皮舊注皆云徐幹居比海吳質游南皮言融之俊材毓氣超邁徐吳二子之上遭逢聖明后來棲桐樹枝竹花何莫莫桐葉何離離鄭氏詩箋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以喻賢者不苟就也可栖復可食此外亦何為位亨祿厚尚復何求當知止足豈如鷦鷯者一粒有餘貲舊注謂雲以鷦鷯自况愚按莊子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張華賦申其意曰每食不過數粒盖喻躁進知足之士也與融同列恐不得以此自况

雜體報范通直　王中書融

齊書王融祖僧達中書令曾高並台輔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直中書省夜嘆曰鄧禹笑人彥龍貽詩蓋亦規微融躁進欲速當齊武帝疾篤謀立竟陵王子良不克於獄中賜死

和璧荊山下隨珠漢水濱史記趙王得和氏璧秦願以十五城易之璧盖卞和得於荊山之下者搜神記隨侯見大蛇傷救而治之蛇銜珠以報徑寸而夜光隨侯漢中國姬姓諸侯也希世之珍以喻間生賢材荊山漢水皆楚地無羈自昔代有美今為隣二子以賢俊自負且其生同時古語云千里一賢猶為比鄰三楚多秀士江上復才人史記注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南郡屬荊州居江之上游指彥龍所生地

緯綃非善賈聖德可名臣左思吳都賦泉室潛織而卷綃張華博物志鮫人從水中出向人家寄住積日賣綃言才智之士積德累學如鮫綃然由尺寸以成端尺亦非善賈待時者論語求善賈而沽諸惟遇聖德之君則人自可名於世追飛且學步謙詞以荅獨翮飄飛之句共子奉清塵官職深靖故曰清塵紫庭風月好青槐枝葉新帝王之居象北極紫微宮故曰紫庭面植三槐三公位焉徘徊吹樓側麗譙樓也欲見心所親指彥龍嗣君蘭蕙草何用以書紳嗣未詳晉義融集作嗣二證也蘭蕙香草以喻賢者之詩身當佩服不待書紳

沈右率座賦三物為詠

幔帷幕之類拾遺記周穆王有幃章錦幔　謝文學朓

幸得與君朓集作珠綴幕歷君之楹月映不辭卷風來輒自輕每聚金鑪氣時駐玉琴聲但願置樽酒蘭釭當夜明

琵琶釋名琵琶本起于胡中馬上所鼓　王中書融

抱月如可明琵琶之形似月懷風殊復清絲中傳意緒花裏寄春情掩抑有奇態悽鏘多好聲芳袖幸時拂龍門空自生枚乘七發龍門之桐其根半死半生詩言桐生龍門不若裁為樂器得親佳人

篪隋書音樂志篪長尺四寸八孔蘇成公所作也　沈右軍約

江南簫管地妙響發孫枝丹陽記江寧南有慈姥山積石臨江生簫管竹俗呼為鼓吹山詩言江南之地産竹多良可為樂器孫枝又其特異者也周禮孫竹之管鄭玄注孫竹竹枝根

之末生也殷勤寄玉指含情舉復垂雕梁再三繞輕塵四五移漢劫虞公善歌声動梁塵棼起有鳴琴曰繞梁言其声之餘亮也竹音亦宜然曲中有深意丹心君詎知

奉和月下

雕雲度綺錢雕雲猶彩雲綺錢壁帶也西都賦金釭銜壁是爲列錢注謂壁中之橫帶也行列似錢香風入珠網網絲也漢書武帝造甲乙之帳綴以隨珠和璧獨知此夜月依遲暮神賞此詩當是和人直宿禁省中所作

奉和秋夜長

秋夜長夜長樂未央詩夜如何其夜未央舞袖拂花燭歌聲繞鳳梁列子韓娥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餘響繞梁三日不絕

四色詠此體出於齊梁間范雲有擬古四色詩云丹如桓公頳青如夕郎門黑如南嶽宮白如來山腰徒取其色意義頗短與此詩相類又有分爲四首四句詠一色者

赤如城霞起孫綽遊天台賦赤城霞起以標建李善注引會稽記曰赤城山名色皆赤狀似雲霞青如松霧徹東方木於色爲青玉策記云千歲松柏望如偃蓋其中有物如青羊青牛黑如幽都雲堯典朔方曰幽都北方色爲黑淮南子西北方曰幽都之門九八柱之雲是雨天下白如瑤池雪穆天子傳天子與西王母宴于瑤池遊黃臺之丘北風雨雪

奉和纖纖

兩頭纖纖綺上紋半白半黑鵶翔羣古兩頭纖纖詩兩頭纖纖月初生半白半黑眼中精膈膈膊膊雞初鳴磊磊落落向曙星孔叢子烏白項而群飛者謂之燕烏白脰烏也膈膈膊膊烏迷曛磊磊落落玉石分老子云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奉和代徐二首魏徐幹室思詩曰自君之出矣明鏡闇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宋孝武擬室思詩曰自君之出矣金翠闇無精思君如日月迴遷晝夜生詩人以夫婦比君臣梁宋間多做其體二詩當云擬徐

自君之出矣芳萸絕瑤卮萸音叙庾韻萸美酒也本亦作萸詩題酒有萸思君如形影寢興未曾離

自君之出矣金爐香不然思君如明燭中宵空自煎莊子膏火自煎也

詠梧桐

寒鳳影層枝鳳非梧桐不棲輕虹鏡反綠雨過日出虹影映照二句形容物之生意豈戰龍門幽直慕瑤池曲龍門之山梧桐所生瑤池之曲琴瑟所奏戰壞也都故反言不慕榮貴賦本茏之性與前琵琶詩意相反蓋隨物賦詠也

詠池上梨花　王中書舊本不載王中書詩今添入

翻堦沒細草集水間疎萍芳春照流雪深夕映繁星

和　劉中書

露庭晚翻積風闈夜入多縈叢似亂蝶拂燭狀聯蛾

阻雪連句遥贈和

漸集載同詠七人各賦絶句音韻相叶而不相犯意亦往來酬答題以聯句蓋宋齊間体也至唐則有人詠一韻兩句兩而後始合成長篇者舊本止載江革王融二首姓名又差今添入個首謝朓殷後沈約二絶足成聯句一篇外有王蘭謝昊謝媺三首詞意不相殊紀帯載

積雪皓陰池北風鳴細枝九逵密如繡何異遠別離 謝朓 本相密迹以阻雪睽闊

風庭舞流霰氷池結文澌 霰凍雨也詩相彼雨雪先集維霰澌薄氷也知結遇風則成文 歛春鮮以煥欽賢紛若馳 江革 公孫弘有欽賢館南史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竟陵王引爲西邸學士弱冠舉南徐州秀才歷官入府長史三爲二千石

珠霙條間響玉溜閣下垂 霙音英雪霰也玉溜玉簷閣冰柱也閣與簷同本

酒不相接寸心良共知 王融 陶淵明詩未言心相解不在接杯酒

初昕逸翮舉日旦鶩馬疲幽山有桂樹 劉安招隱士桂樹叢生兮山之幽 歳暮空參差 沈約

木蘭詩

舊注云不知名浙江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韋元甫聞續附入

眉山蘇氏曰讀烈女傳蔡琰二詩其詞明白感慨頗類世所傳木蘭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含蓄圭角不盡發見況伯喈女乎蓋後人擬作而范曄荒淺遂載之本傳可以一笑也按此詩直述無含蓄意又在悲憤二詩之下然代父戍邊十二年人不知其爲女若木蘭者亦壯而康矣使載之烈女傳緩縈曹娥將遠之蔡琰當低頭俛汗不敢與比肩矣杜牧有題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

促織何唧唧木蘭當户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巻巻巻有耶名 耶以遮切今作爺谷呼父爲爺 阿耶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耶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旦辭耶孃去暮宿黄河邊不聞耶孃喚女聲但聞黄河流水鳴濺濺旦辭黄河去暮宿黒山頭不聞耶孃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勲十二轉賞賜 一作賜物 百千強可汗 唐時蕃夷稱天子爲天可汗 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 樂府作欲與木蘭賞不願尚書郎 願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耶孃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户理紅粧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猪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床脱我戰時袍着我舊時裳當牕理雲鬢挂鏡帖花黄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兎脚撲握 一作朔 雌兎眼彌 一作迷 離雙 一作兩 兎傍地走安 一作焉

能辨我是雄雌作詩者以兎爲戲詩誰知烏之雌雄

古文苑卷第九

古文苑卷第十

勑　啓

漢高祖手勑太子

晉明帝啓元帝

書

鄒長倩遺公孫賢良書

董仲舒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

揚雄答劉歆書

酈炎遺令書四首

王粲爲劉表與袁尚書

曹公與楊太尉書論刑楊脩

楊太尉答曹公書

曹公夫人與楊太尉夫人袁氏書

楊太尉夫人袁氏答書

魏文帝九日送菊與鍾繇書

漢高祖手勑太子

漢書藝文志高祖傳十三篇固自注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此篇或居詔策之一

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

帝不事詩書及陸賈奏新語未甞不稱善正與此勑同意

又云堯舜不以天下與子而與它人此非爲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馬尚惜況天下耶吾以爾是元子早有立意羣臣咸稱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爲汝來爲可任大事也今定汝爲嗣 史遷曰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此云非爲不惜天下皆以私意窺堯舜也大哉聖人之言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故五帝官天下四皓事見張良傳

又云吾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辭解今視汝書猶不如吾汝可勤學習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 漢世人主不以字學爲重此勑蓋言不可不習耳晉宋而下至唐人主以字畫相誇至與人臣較工拙乎陋甚矣

又云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并語於汝諸弟 以此命太子諸王有古者尊敬師傅之遺意如晉成帝拜王導并其妻則尊卑之分舛矣

又云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 趙王如意母戚夫人高祖寵之

其餘諸兒皆自足立哀此兒猶小也 嫉毒人彘之禍高祖蓋逆慮其至此孝惠懦弱以萬乘之主不能庇其弟亦可悲矣

晉明帝啓元帝

晉書明帝諱紹字道畿元帝長子太興元年立爲皇太子仁孝喜文辭

臣紹言伏蒙吉日沐頭老壽多宜謹拜表賀表

答云春正月沐頭至今大垢臭故乃沐爾得啓知汝孝愛當如今言父子享祿長生也

又啓云沐久勞極不審尊體何如答云去垢甚佳身不極勞也

遺公孫賢良書 鄒長倩

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爲國士所推上爲賢良國人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著冠履以與之又贈以芻一束素絲一襚撲滿一枚書題遺之曰 漢書弘菑川薛人也武帝初即位弘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今漢書所載制詔及弘對策皆元光五年事是時弘已七十餘

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爲尊 幽顯謂人之窮達也道之所存不以窮達論

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小雅白駒詩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箋云此戒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餼雖薄要就賢人其德如玉然

五絲爲䋭倍䋭爲升倍升爲緎倍緎爲紀倍紀爲緵倍緵爲襚此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勳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脩而不爲也故贈君素絲一襚 此言最精切士君子宜篤行之蜀先主誡其子亦曰

勿以善小而弗爲惡小而爲之撲滿者以土爲器以蓄錢貝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麤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誠歟故贈君撲滿一枚（大學曰貨悖而入者必悖而出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猗嗟盛歟（國論推上賢良古人以爲重事）山川阻脩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竅在下風以俟嘉譽（次卿弘字漢書不載）

（時儒者韓固亦謂之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毋曲學以阿世）

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

（漢書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仲舒以賢良對策天子以爲江都相元朔三年御史大夫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時仲舒廢爲中大夫居家此書當在弘爲御史大夫時漢御史大夫與丞相俱稱三公其後仲舒以廉直爲弘所嫉出爲膠西相尋以病免）

董仲舒

江都相董仲舒叩頭死罪再拜上言君侯以周召自然休質擢升（又作拜）三公統理海內總緝百寮未有半言之教郡國翕然望風更思改新以助至治群衆所占必有成功仲舒叩頭死罪仲舒愚戇素無治名大漢之檢式（言居官無政治聲名應銓選權之法大字上或脫一字）數蒙君侯哀憐之恩悁被非任無以稱職仲舒竊見宰職任天下之重羣心所歸惟須賢佐以成聖化願君侯大開蕭相國求賢之路廣選舉之門（高祖收攬英豪下求賢詔皆相國佐之爲一代宗臣故仲舒首推之）既得其人接以周公下士之義（周公一飯三吐餔一沐三握髮以下白屋之士）即奇偉隱世異倫之人各思竭愚歸往盛德英俊滿朝百能備具即君侯大立則道德弘通（一作裕）化流四極仲舒愚陋經術淺薄所識褊陋不能贊揚萬分君侯所弃捐（仲舒與弘俱治春秋爲弘所嫉）竊聞春秋曰賢聖博觀以章其名擇善者從之無所不聽又曰近而不言爲諂遠而不言爲怨（皆春秋傳辭之賸）故輒披心陳誠仲舒叩頭死罪死罪夫堯舜三王之業皆由仁義爲本仁者所以理（一作序）人倫也故聖王以爲治首或曰發號出令利天下之民者謂之仁政疾天下之害於人（一作心）者謂之仁心二者備矣然後海內應以誠惟君侯深觀往古思本仁義至誠而已方今關東五穀咸貴家有飢餓其死傷者半盜賊並起發亡不止（發謂發以爲盜亡謂亡士以就食）良民被害爲聖主憂咎皆由仲舒等典職防禁無素當先坐仲舒叩頭死罪死罪仲舒至愚以爲扶衰止姦本在吏耳宜一考察天下領民之

吏留心署置以明消滅邪枉之迹使百姓各安其產業無有寇盜之患以觸主憂仲舒叩頭死罪謹奉春秋署置術按春秋之法條爲署置舉吏之術隨此書奉上以求施行其文不存今再拜君侯足下

荅劉歆書　揚雄

洪內翰邁曰世傳揚子雲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凡十三卷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荅書以予考之殆非也雄自序所爲文初無所謂方言觀其荅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按君平本姓莊漢顯宗諱莊始改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是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書而荅云必從脅之以威陵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抵牾又書稱汝潁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爲之云

雄叩頭賜命謹至又告以田儀事事窮竟白案顯出甚厚甚厚由儀與雄同鄉里幼稚爲鄰長艾相愛視覬動精采似不爲非者故舉至之按文至字合作任雄之任也不意淫迹暴於官朝劉歆書云昨受詔五官郎中田儀與官婢陳徵駱驛等私通盜刷越巾事即其夕竟今舉者懷穢而低眉任者含聲而寃舌知人之德堯猶病諸書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論語堯舜其猶病諸雄何慙焉叩頭叩頭又勑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謹歸誠底裹不敢違信

雄少不師章句亦於五經之訓所不解常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歆書云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宋代語僮謠歌戲欲得其最目按書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其遒人宣令之官輶當讀爲遒古字通用在由反主書籍者曰藏室史老聃嘗爲之藏去聲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獨蜀人有嚴君平臨邛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輶軒之使所奏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翁孺梗槪之法略有翁孺往數歲死婦蜀郡掌氏子無子而去而雄始能草文先作縣邸銘王佴頌階闥銘及成都城四堣銘蜀人有楊莊者爲郎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爲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本傳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文選李周翰注漢書云子雲嘗作綿竹頌成帝時直宿楊莊誦此文成帝曰此似相如之文莊曰非也此臣邑人揚子雲帝即召見綿竹蜀之壯縣頌即銘也此數者皆都水君常見故不復奏歆父向也歆書多稱先君故此荅之向嘗爲護左都水使者前所爲文向既常見歆宜習知之雄爲郎之歲雄年四十餘自蜀來游京師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年七十一卒於天鳳五年計爲郎之歲當在成帝元延年間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慱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可見免直事之役仍給郎俸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三輔故事曰石渠閣在未央殿北藏秘書之所如是後一歲作

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 繡補疑是細補之類加繡其上靈節靈壽杖也漢書靈壽杖注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合杖制不須削治龍骨水車也禁苑池沼中或用以引水銘詩今士不可復效 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率會者 四方所舉孝廉與上計者借及諸郡兵士來衛京師 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二十七歲於今矣 計雄是時年近七十葛洪西京雜記揚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以爲輶軒所載亦洪覧也 而語言或交錯相反覆方論思詳悉集之燕其疑 會集所未聞使疑者得所安 張伯松不好雄賦頌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爲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 謂雄祖 憙典訓 以上 屬雄以此篇目頗示其成者伯松曰

是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言恐雄爲太玄經由鼠坻之與牛場也 王充論衡揚子雲作太玄造去言張伯松不肯壹觀與之併肩故賤其言使子雲在伯松前伯松以爲金匱矣坻音墀場音傷皆糞也方言梁宋之間蚍蜉犂鼠之場謂之坻 如其用則實五稼飽邦民否則爲抵糞棄之於道矣而雄般之 般蒲官切樂也 伯松與雄獨何德慧 漢人用慧字多與惠通 而君與雄獨何譖隙而當匿乎其不勞戎馬高車令人君坐幃幙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 歆書云不勞戎馬高車之使坐知僻俗適子雲攘意之秋也 典流於昆嗣言列於漢籍誠雄心之所絕極至精之所想遘也扶聖朝遠照之明使君求此如君之意誠雄散之之會也 歆書云隆秋之時收藏不殆纖春之歲散之不疑 死之日則今之榮也不敢有貳不敢有愛少而不以行立於鄉里長而不以功顯於縣官著訓於帝籍但言詞情覽翰墨爲士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怠節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於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而可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雄之所爲得使君輔貢於明朝則雄無恨何敢有匿唯執事圖之 歆書云願頗與其最目得使入籙令聖朝留明明之典 長監所規繡之就死以爲小雄敢行之 言當長以所規爲監得緝成其書以死爲輕 謹因還使雄叩頭叩頭

遺令書四首　酈炎

後漢文苑傳酈炎字文勝范陽人有文才州郡辟命皆不就後病風恍忽性至孝遭母憂病甚發動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炎病不能理對熹平六年遂死獄中時年二十八

維熹平六年冬十二月 靈帝年号 乃裂裳書白嚴考之神坐 易家人有嚴君焉故稱父曰嚴考 炎荷天之罪以致于死名殁身斃神而有知炎之歸覲在旦夕之間耳若其無知將何面目少見靈鬼哉 有知謂精爽如生能察其情無知謂幽冥之間與生若異涂不能察其死之因 其自即安其自愛臣去矣 古者父子之間亦稱臣 亂矣永滅亡矣

自老毋無懷憂懷憂何爲無增悲增悲何施寒必厚衣無炎誰爲毋厚衣暑必輕服無炎誰爲毋輕服弃炎無念此常厚衣不去不怨此常輕服矣（炎病不省毋已死念之若此可謂至孝損於性矣）聖人達於死生賢若力而慕之炎之中心私有所慕每讀漢書楊王孫裸葬班固以爲賢於秦始皇（見本傳贊謂始皇起驪山塚窮極奢侈設機械葬不數年爲人所發掘西京雜記楊貴字王孫京兆人也生時厚自奉養死卒裸葬於終南山其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復蓋之以石）意常壯之然裸以見先人若炎不爲也其布巾取覆頭布衣用蔽形具棺取容身鑿地取容棺若獲罪於衆耶石槨速朽（季桓子石槨孔子曰死欲速朽事見禮記）蠲其罪哉堅固不加（不得罪於衆則具棺鑿地爲堅固）喪葬無瀆先君之兆域必於瘠确之處而已呼甘陵夫人共居也（當是指其妻也華佗傳甘陵相夫人胎死腹中嘗從佗治炎妻新乳而死故云）白與讓（當是兄之字按文闕兄字）考喪早葬玄讓之等元昆勉之以老毋相累不可使老毋無曹也加供養謝婢以老毋相託若死者復知必使其言不愧嗟哉邈之遺孫其名曰止戈汝長自爲之寧洛尓止戈汝未有所識吾謂汝有所識其先見汝耳汝未有所聞吾猶謂汝耳有所聞而告汝人之喪也非父則毋非昆則弟非姊則妹人之孫也亂齒其少矣汝之孫也曾未滿兩旬汝無自以爲微弱物有微弱於汝者乃其長而敏焉后稷弃之寒冰隘巷矣（詩生民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置之寒冰鳥覆翼之）汝比之猶逸焉於莬之在虎乳極矣（左傳令尹子文之生弃諸夢中虎乳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莬故命之曰鬭穀於莬穀奴口反）汝比之猶易焉乃然不在乃始在在懼惟生無懼嘗恭之逸厥終乃不逸之易厥終不易言咨嗟止戈汝能言則讚之顧言汝能行則履我之所訓剛焉柔焉弱焉強焉學焉愚焉仕焉隱焉懼汝身之柔可不厲汝以剛乎懼汝之剛可不厲以柔乎懼汝之弱可不訓汝以強懼汝之愚可不勗汝以學懼汝身之隱可不敕汝以仕乎消息汝躬調和汝體思乃考言念陋考訓必傳學以著書以續爰父毋父業我十七而作鄺篇二十四而州書矣二十七而作七平矣（鄺篇州書皆字學之書七平蓋倣枚乘七發）其賦誦誄自少爲之苟吾戒汝尅從也（尅必）奈爲甘苟示試（恐是誡字）汝克違梁莫爲苦（以稱梁祭則有應若古字只作梁司馬遷傳糯梁之食後人添從米）汝無逸于丘無湎于酒無安于忍事君莫如忠事親莫如孝朋友莫如信脩身莫如禮汝哉其勉之下邳衛府君我之諸曹掾督郵濟北

寧府君我由之成就陳留韓府君察我孝廉陳留
楊使辟我右北平從事從事祭酒四人舉辟炎者今我溺于
地下思恩則孤而靡報汝有可以倒戟北首戈無孤之
矣身死不能報期其子報之陳留蔡伯喈與我初不相見吾仰之
猶父不敢以爲兄彼必愛以爲弟九江盧府君吾友
事之二人炎之所尊事本傳云盧植爲之誄贊豈府君邪張公袁張子傳幼業堂
延壽王子衍我之朋友也四人炎與之友鮮于中優吾先姑之
所出也若不足焉表親之賢若不足於財產汝苟足往而朝覲之汝
不敏往從之學焉汝苟往取任焉咨爾止戈吾竟後
有言焉其永覽于此

爲劉表與袁尚書　王粲

按史袁紹字本初漢末領冀青幽并四州建安五年曹公擊大破紹軍於官渡七年紹憂憤發病死初紹妻劉氏愛幼子尚數稱其才紹亦奇其貌欲以爲後乃出長子譚爲青州都督沮授諫紹以爲禍紹不聽及是審配等奉尚代紹位譚至不得立由是譚尚有隙連兵相攻是時劉表據荆州王粲依之因爲作書諫譚尚勸其復好息兵與譚書漢書載之詳略少異

表頓首頓首將軍麾下勤整六師芟討暴虐戎
馬斯養古者天子六軍此借稱斯讀作廝養去声奴僕輩也聲無不宜甚善甚
善河山阻限狼虎當路虎狼指阻兵爭強者雖遣驛使或至
或否使引領告而莫達初聞郭公則辛仲治郭圖辛評
二人與譚爲黨書以字稱之通内外之言造交遘之隙使士民不

恊姧釁並作聞之憮然爲增忿定校尉劉堅皇河
田買等前後到到得二月六日所起書又得賢兄
貴弟顯雍及審別駕書劉堅田買皆所遣至使人賢兄指譚也親志譚字顯思熙字顯奔尚字顯甫吳書曰尚有弟名買顯雍直買之字漢書熙字顯雍乃尚兄也審配爲冀州別駕有書貽表粲亦爲修書荅之不見荅顯與書陳叙事變本末之理乃知變起辛郭禍結同
生追閼伯實沈之蹤忘棠棣死喪之義左傳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也日尋干戈詩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其詩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親尋干戈僵
屍流血聞之哽咽若存若忘乃追案書傳思與古
比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有商奄之軍史記黃帝名軒轅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三監挾武庚以叛周公伐之遂伐奄皆所以翦除災害而定王
業者也非強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是故雖滅親不
爲尤誅兄不傷義孟子周公弟也管叔兄也今二君初承洪業
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
負當唯曹氏是務不爭雄雌之勢唯國是康不計
曲直之利雖蒙塵垢罪戮爲隸圍折入汙泥猶當
降志辱身方以定事爲計何者夫金木水火以剛
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爲民用左傳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若使
金與金相迕火與火相爛則焦然摧折俱不得其
所也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目前曲直是非昭然
可見仁君智數弘大綽有餘裕青州指譚仁君指尚當以大

包小以優容劣歸是於此乃道教之和義士之行也縱不能爾有難忍之忿且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恨事定之後乃議兄弟之怨使記注之士定曲直之評不亦上策邪記注史官也理之曲直付之史筆蓋言天下自有公論且初天下起兵以尊門爲主是以衆寡喁喁莫不樂袁氏之大也今雖分裂有存有亡嚮然景附未有貳心若仁君兄弟能悔前之繆克己復禮以從所離則弱者自以爲强危者自以爲寧誠欲勠力長驅共奬王室雖亡之日猶存之願今能克去私忿以同尊漢朝爲心紹雖亡亡猶其生存之志願則伊周不足參五覇不足六也若使迷而不返遂而不改則戎狄蠻夷初紹與曹公言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將有誚讓之言况我同盟復能勠力爲君之役哉則是大公墳壠將有汙池之禍夫人弱小將有滅族之變大公猶言尊公指其父紹夫人指其母劉氏弱小謂其家之幼稚汙池言人將絶滅其宗丘墓變爲池沼左傳曰其爲沼乎彼之與此豈可同日而論之哉且行違道以自存猶尚不可况失義以自亡而遺敵之禽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戰國策韓子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㕙者海内之狡兎也韓子盧逐東郭㕙環山者五兎極於前犬廢於後田父見而兩獲之以諭好戰必自斃昔齊公孫竈卒子雅晏子知子期之不免也杜預注子雅子尾皆惠公之孫競彊也爽明也注以其不臣故曰二惠競爽猶可

又弱一个姜氏危哉左傳昭三年齊公孫竈卒晏子曰惜也子雅不免殆哉姜氏弱矣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三子皆齊公族姜齊姓也言兄弟同德則齊猶庶幾以勸譚尚協心則袁族可保與劉左將軍及北海孫公佑共說此事未甞不痛心入骨相爲悲傷也左將軍劉元德北海太守孫公佑時在荆州今整勒士馬憤踴鶴立冀聞和同之聲約一舉之期故復遣信并與青州書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若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重遣書與譚尚兄弟併勸勉之以義泰謂和睦如初否謂終於乖戾矣臨書愴恨不知所言劉表頓首不三四年袁氏竟爲曹操所滅劉表卒亦以廢嫡立庶亡禍同一轍

曹公與楊太尉書論刑楊脩

魏志楊脩太尉彪子也字德祖來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時軍國多事脩總知內外事皆稱意臨菑侯植以才捷愛幸數與脩書植後以驕倨見疏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脩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之洪內翰邁隨筆云古文苑載操與彪書數脩之罪以爲恃豪父之勢每不與吾同懷將延足下尊門大累便令刑之是時漢室將亡政在曹氏袁公四世宰相爲漢宗臣國操之所忌彪之不死其亦幸矣嗚呼危哉

操白與足下同海内大義足下不遺以賢子見輔比中國雖靖方外未夷今軍征事大百姓騷擾吾制鐘鼓之音主簿宜守所謂以罪誅之而足下賢子恃豪父之勢每不與吾同懷即欲直繩顧頗恨

恨謂其能改遂轉寬舒復即宥貸將延足下尊門大累〔欲詞以恐懼之〕便令刑之念鄉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謹贈足下錦裘二領八節角桃杖一枝〔桃枝竹爲杖〕官絹五百匹錢六十萬四望通幰七香車一乘〔說文幰車幔也以七種香木爲車〕青牸牛二頭〔牛所以駕車者〕八百里驊騮馬一匹赤戎金裝鞍轡十副〔以金飾鞍以鐵坐〕鈴苞一具驅使二人并遣足下貴室〔夫人袁氏也故袁答卞書云明公所賜已多〕錯綵羅縠裘一領織成韡一量有心青衣二人長奉左右所奉雖薄以表吾意足下便當慨然承納不致往返〔厚贈欲以慰其心〕

楊太尉荅曹公書

彪白雅顧隆篤每蒙接納私自光慰小兒頑鹵謬見采録不能期効以報所愛方今軍征未暇其備位匡政當與戮力一心而寬玩自稽將違法制相子之行莫若其父恒慮小兒必致傾敗足下恩恕延罪迄今近聞問之日心腸酷裂凡人情誰能不爾〔本傳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深惟其失用以自釋〔遜辭以避禍〕所惠馬及雜物自非親舊孰能至斯省覽衆賜益以悲懼

曹公卞夫人與楊太尉夫人袁氏書

〔魏志卞氏琅邪開陽人本倡家曹公納之於譙後丁夫人廢遂爲繼室生子丕彰植丕受漢禪尊爲皇太后〕

卞頓首貴門不遺賢郎輔佐每感篤念情在凝至賢郎盛德熙妙有蓋世文才闔門欽敬實用無已方今騷擾戎馬屢動主簿股肱近臣征伐之計事須敬咨官立金鼓之節而聞命違制明公〔操時爲魏公故內外俱稱明公〕性急忿然在外輙行軍法下姓當時亦所不知〔言不能救止之自卞姓尊於稱其氏〕聞之心肝塗地驚愕斷絕悼痛酷楚情自不勝夫人多容即見垂恕故送衣服一籠文絹百匹房子官錦百斤〔劉字錦從金帛言其貴於綵絹價與金等故以斤論不較端疋〕私所乘香車一乘牛一頭誠知微細以達往意望爲承納

楊太尉夫人袁氏荅書

〔夫人袁術姊也術字公路漢末僭號本傳操忌脩且以袁術之甥慮爲後患遂因事殺之〕

彪袁氏〔稱袁氏加夫名於上執謙以自卑〕頓首頓首路跂雖近不展淹久歎想之勞情抱山積曹公匡濟天下遐邇以寧四海歸仰莫不感戴小兒疏細謬蒙采拾未有上報果自招罪戾念之痛楚五內傷裂尊意不遺伏辱惠告見明公與太尉書具知委曲

度子之行不過父母小兒違越分應至此伶其始立之年畢命埃土遺育孤幼（脩子曜名晉世知）言之崩潰明公所賜已多又加重賚禮頗非宜荷受輒付往信

與鍾繇九日送菊書　魏文帝

（文選有魏文帝與鍾繇書言玉玦氣體詞畢不若此書整暇信乎人不可有欲心也）

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爲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爲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是月律中无射言羣木庶草无有射地而生（史記律書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故曰無射）惟芳菊紛然獨非非夫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餐秋菊之落英（屈原名平離騷曰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飲木蘭之墜露兮餐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列仙傳彭祖殷大夫也姓錢名鏗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

古文苑卷第十

古文苑卷第十一

對

董仲舒郊祀對

雨雹對

鄭炎對事

狀

樊毅乞復華山下十里以内民租田口筭狀

郊祀對

（漢書本傳仲舒相膠西王以病免居家以脩學著書爲事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

董仲舒

廷尉臣湯昧死言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日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仲舒治春秋此對止據春秋所書魯郊言之未足以該天子之禮啖助曰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于上帝禮曰於郊故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特得以孟春祈穀于上帝亦謂之郊郊皆用辛日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若以冬至則不當

此說爲長 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
宗廟天尊於人也 禮記王制曰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鄭氏注不
敢以卑廢尊 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
賓客之牛角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 王制鄭氏注握謂長
不出膚 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 公羊
子曰魯祭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群公不毛注白牡殷牲也騂犅赤脊周牲也不毛不純色所以降於尊祖
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 禮曰養牲必在
滌三月滌者養牲之宮名也養之三月而牲成 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
已駒犢未能芻秩之食莫如今食 食音飼 其毋便 狹謂
日食粟料有品以養牲之芻豢飼其母 臣湯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
牡非禮也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周天子用
騂剛群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
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
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
王賢而貴之詩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
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臣仲
舒愚以爲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
侯祭土 公羊子曰魯郊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注土謂社也 魯何緣以祭郊
臣仲舒對曰周公傅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
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成王令魯郊也

伊川程氏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牡
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剛周色尚
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 周禮陽祀用騂牲毛之注騂牲赤色毛之取純
毛也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剛與犅同 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
鳧鶩爲飛鳧可用不臣仲舒對曰鶩非鳧〻非鶩
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愼之至也陛下祭
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柰何以鳧當
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
臣仲舒愚以爲不可臣犬馬齒衰賜骸骨伏陋
巷陛下乃奉使九卿 廷尉蕖九卿也 問臣以朝廷之事臣
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冒死
以聞

雨雹對

按漢書武帝本紀及五行志並不載元光元年雨雹豈史有闕文邪鮑敞以私問焉將以窮造化之變也觀仲舒之對廣大精切豈漢儒拘拘災異者之比邪

元光元年七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
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 五行志雹
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脅陰也 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迴朝
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
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

之月是也故謂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杕杜詩日月陽止鄭氏箋曰十月爲陽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故亦謂之陰月自十月以後陽氣始生於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以後陰氣始生於天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慝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薰蒿歊蒸而風雨雲霧雷電雪雹生焉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爲大雨下凝爲氷霰雪是也雹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

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洎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矞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爲祲沴之妖也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耶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爲陽陰用事此則氣爲陰陽陰之時雖異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氣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加火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爲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殺也月令孟夏靡草死麥秋至注靡草薺亭歷之屬薺麥並二物也建亥之月爲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其尤者葶藶死於盛夏款冬花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凉焰天一生水本屬陽以其至寒故反極陰如驪山湯可燖狐兔所謂溫泉也地二生火本屬陰以其極熱故爲至陽如南方有火林草木鳥獸皆生長其中所謂凉焰也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敞曰冬雨必暖夏雨必

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敵曰雨旣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敵曰月中何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敵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涼失度敵曰災沴之氣其常存耶曰無也時生耳猶乎人四支五臓中也有時及其病也四支五臓皆病也敵遷延負墻俛揖而退

對事

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公羊子曰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同欲立之以爲君謁請兄弟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卽之闔廬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簒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桓譚東漢人以公羊之說爲未然炎主譚議設客問以辨明之

鄺炎

客問鄺炎曰吳王曷不傳子而傳兄弟四人傳者將以致國乎季札季札不受雖有僚立闔閭之弑春秋猶以不受爲義不殺爲仁而桓譚以

由季札札不思上放周公之攝位而下慕曹臧之謙讓史記諸樊讓位季札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將立子臧子臧去之君子曰能守節矣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名巳細矣春秋之趍豈謂尒乎炎曰夫四王壽夢至夷昧之輕命致國乎季子公羊曰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飮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謂其能流慶百世也季子不受內有篡煞之亂外致滅亡之禍雖知絜己之可爲不惟宗廟之絕祀其痛矣

問曰周制諸侯父死子繼若札從先私志受非所繼是浮行豈節義之謂與闔閭之欲國蓋緣札之雅意故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史記王僚使季札聘晉公子光告專諸曰我眞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按史記光卽諸樊子後立爲王號闔廬爲諸樊名也令如吾子之云則君子何稱乎炎曰光知季子仁而無權故肆意焉季子不能討是則春秋所譏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子之云公羊也公羊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不以家事辭國政衛輒拒父猶謂之可公羊曰靈公逐蒯聵而立輒以輒之義可

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
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
按論語夫子不爲衛君公羊之說非也況以國治綦弒之子乎祭仲行權
公羊嘉之云君可以死易生國可以存易亡春秋
桓十一年宋人執祭仲公羊子曰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宋人執仲謂之曰爲
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按突宋甥也宋人脅仲
而立之公羊以仲爲能行權季子不然猶可善乎此蓋公羊之失
非義之通者也周公誅二叔不爲不仁宋穆受
兄國不爲不義公羊傳宋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
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宣公死繆公立注與夷者宣公之子繆公者宣公之弟君子急病而
讓夷故踐明堂朝諸侯非榮其位爲時之急也
夷平也言國平則讓國病則急救之周公之攝蓋時之所當急也以季子之才君國
子民行化四方與夫勾踐相去幾何若令向時
見國危亂慕周公急時之義思先君致國之意
攝政持統邁其咸德奚翅遷都瑯琊越絶書曰勾踐伐吳霸關
東徙瑯琊起觀臺以望東海漢地理志瑯琊縣越王勾踐嘗治此尚征上國朝齊宋
鄭魯衛執玉之君哉國語越滅吳上征上國宋鄭魯衛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
炎言季子之才遠過勾踐若令當國不惟吳免滅亡之禍計其成功必在越上孔子稱可與立
道未可與權見論語權反經而善公羊語聖之達節者
也左傳云聖達節其次守節季子守節之士左傳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趙文子問曰
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對曰季子守節雖有國不立故非其量度乎問者因又

謂炎曰古者聖人封建諸侯皆云百里取象於
雷雷何取也炎曰易震爲雷亦爲諸侯雷震驚
百里曰何以知之炎曰以其數知之夫陽動爲
九其數卅六陰靜爲八其數卅二震一陽動二
陰靜故曰百里易揲蓍法三揲之餘得九是爲老陽其策卅六得八是爲少陰其策卅二
震下一爻得九而變故云動上二爻得八不變故云靜三爻之策數合而爲百故言百里問者稱
善

掾臣條屬臣準書佐臣謀弘農太守上祠
西岳乞差一縣賦發復華下十里以內民
租田口筭狀掾屬書佐皆尚書屬官條準謀其人名也並主通郡國書狀者

樊毅字仲德漢元舅射陽侯樊丹之後也有脩西岳廟記蔡邕文見後
光和二年漢靈帝年号歲在己丑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
壬午弘農太守臣毅頓首死罪尚書郡國書狀皆由尚書
以達于上臣毅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按文書臣以
去元年十一月到官其十二月奉祠西岳華山省
視廟舍及齋衣祭器率皆久遠有垢故魯不修大室
春秋示譏春秋文十三年大室屋壞穀梁子曰譏不脩也周公曰太廟伯禽曰太室
臣以神岳至尊宜加恭肅輒遣行事荀班與華陽
令先讜以漸繕治成就之後仍雨甘雪澈潤宿麥
惠滋黎庶臣即日以詔書齋祀雪未消澤時日清

和神親民青（親一作數）一誠聖朝勞神日昃廣被四表獲育之德神人被施遐邇大小莫不幸甚臣毅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又書言（華陽令先讜有書言以叙條上）縣當孔道加奉尊岳一歲四祠養牲百日常當充肥用穀稾三千餘斛或有請雨齋禱役費兼倍每被詔書調發無差山高聽下恐近廟小民不堪役賦有飢寒之窘違宗神之敬乞差諸賦役（謂以遠近差次一縣賦役）復華下十里以內民租田口業（復者蠲除其賦役以優之也方六反口業卯口筭令民計口出錢歲百二十為一筭始於漢初）以寵神靈廣祈多福隆中興之祚臣輒聽行盡力奉宣詔書思惟惠利增異復上臣毅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

古文苑卷第十一

古文苑卷第十二

頌

董仲舒山川頌

班固車騎將軍竇北征頌

黃香天子冠頌

傅咸皇太子釋奠頌

王粲太廟頌

述

邯鄲淳魏受命述

山川頌

（春秋繁露有此篇與韓詩外傳解仁者樂山知者樂水文意頗相類）

董仲舒

山則巃嵸𡾰嶊嵬嶵巍（巃力空反嵸即空反𡾰力罪反嶊作罪反崔即）

崔字音摧嵬五回反崔才賄反巍嵬字上声並高峻崇積貌司馬相如傳巃嵷崔巍巍巍嵳峩乆不崩陁
似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殘中庸
曰寶藏興焉貨財殖焉殘恐當作戔委積皃易束帛戔戔財于則前二切繁露作殖器用資由
直合大者可以爲宮室臺榭上者可以爲舟輿
浮瀁漢書音漾反浮瀁猶泛氾之類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
則斫折鐮則艾漢書五行志國未艾也師古曰艾讀曰刈刈絕也生人立禽
獸伏死人入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辟也
論語仁者樂山又書曰如爲山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
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
有去就儼然獨處唯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
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水則源
泉混混泫泫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
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間既似察者循谿
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鄣防止之
能淨淨繁露作清淨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
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既似勇者
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咸得之而
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
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車騎將軍竇北征頌

漢和帝永元元年拜竇憲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六月將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獲生口甚衆諸裨小王率衆降者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命中護軍班固作銘固又爲之頌錄載於本傳

班固

車騎將軍應一作膺昭明之上德該文武之妙姿蹈
佐歷握輔㯿佐歷謂佐世之臣名應曆數㯿初責反扶㯿也言國之所倚如扶㯿之有杖
翼肱聖上作主光輝資天心謨神明規卓遠圖踰
冥親率戎士巡撫彊城一作域勤邊御之永設奮
轒一作轓橨之遠徑轒當作轒轀云反轒轀城上守禦望樓可蔽兵器矢石自上而發所以望遠故云遠徑閔遐黎之騷狄念荒服之不庭荒服指匈奴庭直也
書四征弗庭注征討諸侯之不直者乃總三選謂北軍五校緣邊騎及羌胡兵簡虎校
勤部隊明誓號援謀夫於未言察武毅於俎豆
取可杖於品象拔所用於仄陋料資器使采用
先務民儀響慕群英影附憲是行官屬依司空又將諸郡二千石子弟從征軍司馬則吳汜梁諷任尚趙博校尉則耿夔等及竇鄭璜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民儀謂才猷可爲民之儀表者
羌戎相率東胡爭騖不召而集未令而諭於
是雷震九原電曜高闕金光鏡野武旗冒蜺衝一作衝
鷄鹿超黃磧九原高闕皆師徒經由之地雞然鎮曰陵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雞鹿塞高闕山也輕選四縱所從莫敵馳飈疾踵蹊迹探

梗莽探嶰阨斷温禺分尸逐電激私渠温禺尸逐皆匈奴君長名号左右温禺鞮王皆單于子弟爲之異姓則有左右尸逐骨都侯或斷或分即所謂斬名王以下私渠匈奴中海名本傳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鞮海星流霰落名王交手一作贄稽顙請服乃收其鋒鏃干鹵甲冑積象一作如丘阜陳閱蒲廣野戢載連百兩散數累萬億放獲驅孳揣城拔邑擒馘之倡九谷謠謠響聲東夷埃塵戎域憲所征北單于耳謂聲流東夷埃塵西域言兵威所及者廣四夷皆震懾也然而唱呼鬱憤未逞厥願甘平原之酣戰矜訊捷之累筭慘千紺反相怒使也一作詩戰勝攻取軍士猶未肯止訊奉辭也捷奏凱也詩執訊獲醜又一月三捷累筭言筭無遺策也何則上將崇至仁行凱易弘濃恩降温澤同庖廚之珍饌分裂室之纖帛勞不御輿寒不施襗行無偏勤止無兼役上將指竇憲凱易樂易也言以恩意撫士卒凡衣食之珍細不敢私諸己必與其下分甘絶少勞佚均之襗音亦衣襗也怯蒙識而愎戾順貳者異而懦夫奮遂踰涿邪跨祈連籍庭蹈就疆獏嶠嶺一作嶺嵮性必速切誅也言憲有以激厲軍士之心故昏愚者開曉狠戾者順從勞貳者革心怯懦者自奮兵威所向無前遂踰涿邪祈連等山預籍單于之庭竟蹈而就之言其不勞餘力也以嶠嶺爲疆而田獵其中嶠嶺音嶠嶺轢幽山趨凶河瞰安侯趨起遇反幽山即陰山車轢轢而過凶河水趨而越之安侯地名北單于所居軼焉居與虞衍顧衛霍之遺迹漢武帝時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票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餘人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又出隴西北地過居延攻祈連山殺獲甚衆匈奴遁走票騎封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暇伊秩之所邈伊秩訾王勸呼韓邪單于自屬於漢是以匈奴爲小而藐之也師横騖而庶御紀律明也士怫憫以爭先一作憫人心齊也怫憫音弗胃不安貌回萬里而風騰劉一作劉殘寇於沂垠劉殺也詩勝殷遏劉劉與劉同千小反沂垠邊際也糧不賦而師贍役不重而備文武炳其並隆威德兼而兩信信音伸軍行戎醜以禮教炘鴻校而昭仁炘音欣猶薰也鴻猶列校諸軍列校清乾鈞之攸冒拓纖略之所順乾鈞猶乾造業略猶封略橐弓鏃而戢戈回雙麾以東運於是封燕然以降高禪禪一作禮廣鞬以弘曠封謂登山封燕然山在匈奴漢將軍封之所以降其高祀其山川之神如霍去病之禪姑衍以弘曠代之典廣鞬未詳銘靈陶以勒崇欽皇極之祐貺靈陶石也皇天帝也極后土也言皆天地之祐貺漢德奉之宣惠氣盪殘風軻泰幽嘉凝陰飛雪瀌庶其雨洒淋軻者泰幽閑者嘉凝陰精爲飛雪優渥之澤庶其霈而爲雨濊凋槁枯勃然而興瀌音標榛枯一握輿懷拔文琛有敷飆嘉卉始農土膏含養四行分任嘉卉良苗也詩訓幽思狀於是三軍稱曰亹亹將軍克廣德心亹亹強勉貌克廣德心桓桓于征光光神武弘昭德音超兮首天潛眇兮與神參詩武夫潰潰言光武勇猛易神武而不校天潛神參言其妙於無形不可窺測

天子冠頌　黄香

和帝本紀永元三年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賜諸侯王公將軍特進列侯宗室在京師奉朝請者黄金賜民爵及粟帛有差大酺五日帝時年十二

以三載之孟春建寅月之上旬皇帝將加玄冠簡甲

子之元辰厥日王於大皞 月令正月其帝大皞 厥時叶於百神既臻廟而成禮 後漢禮儀志正月甲子若丙子為吉日可加元服乘輿初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皆於高祖廟如禮謁博物志漢孝昭冠辭有曰推遠沖稚之幼志弘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福 乃迴軫而反宮正朝服以享賓撞太蔟之蕤鐘 月令正月律中太蔟 祚蕃屏而鼎轉既夷裔之君王咸進酌于金罍 詩我姑酌彼金罍 獻萬年之王觴 前漢兒寬傳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

皇太子釋奠頌

傅咸 字長虞北地泥陽人舉孝廉拜太子洗馬

晉書惠帝為太子及愍懷太子講經竟並親釋奠于太學太子進爵於先師中庶子進於顏回愍懷惠帝太子名遹竟謂講一經畢中庶子東宮官也

烝烝皇儲既睿且聰神而明之夫豈發蒙 烝烝進也言太子務學進進於善易蒙卦初六發蒙童幼之人當務發於初今睿聰之德得於天性不待修發之功 讓以制禮靡事不恭企茲良辰卜近于中 禮以上丁釋奠于先師今卜而用之近于中旬 乃脩嘉薦于國之雍 嘉薦謂牲醴蔬醢之屬雍太學天子曰辟雍 敬享先師以疇 聖功亹亹皇儲希心闕里 先師夫子也以顏子配享易蒙以養正聖功也闕里夫子闡教之地所以成德達材敬心慕之 光光輿服穆穆容止祗奉聖靈躬承明祀 太子行禮之盛在於敬享先師 濟濟儒生侁侁冑子清酒于觴匪宴斯喜欣道之弘自今以始 儒生學之諸生冑子公卿之子助祭禮畢不以均實為喜以弘大吾道為樂

太廟頌

粲案作顯廟魏公曹操之祖廟也是時未敢僭稱太廟故止曰顯廟此編目以太廟後人改之耳魏志建安十八年漢天子以十郡封操為魏公加九錫始建魏社稷宗廟蓋建廟之始令粲作頌以獻操以粲為侍中

王粲

思皇烈祖時邁其德 皇大也詩周頌時邁其邦書皋陶邁種德邁遠也 肇啓洪源貽燕我則 祖宗積德始開慶源以遺後人之法則貽遺也燕安也詩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我休厥成聿先厥道 休嘉也聿述也與遹同言嘉後人之有成由能述祖先之道詩遹觀厥成 丕顯丕欽允時祖考 周書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丕欽言後人大欽承之 綏庶邦和四宇九功備彝樂序 虞書六府三事允治九功惟敘九敘惟歌 建崇牙設璧羽 崇牙懸樂器之筍簴璧羽所執以舞也詩崇牙樹羽禮記殷之崇牙周之璧翣 六佾奏 八人為佾六八四十八人舞也春秋初獻六羽傳曰天子八佾諸侯六佾 八音舉昭大孝衎妣祖 衎樂也 念武功收純祜 念不忘也收受也平定天下不忘武功宜受厚福 於穆清廟 周頌清廟祀文王也注於嘆詞穆美也 翼翼休徵 翼翼敬也敬以奉祀斯召嘉祥 祁祁髦士厥德允升 祁祁衆也髦士相祀之人周頌濟濟多士秉文之德 懷想成位咸奔在宮 在宮在廟也周頌駿奔走在廟 無思不若允觀厥崇 四方無有弗順則功業信崇

魏受命述

漢建安二十二年魏王操以子丕為太子黃初元年王薨太子即王位左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表言魏當代漢見於圖緯其事甚衆羣臣因上表勸王順天人之望王不許十月漢帝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詔冊禪位于魏王為壇受璽綬即皇帝位改元黃初

邯鄲淳 三國魏人一名笠字子叔

臣聞雅頌作於盛德典謨興於茂功德盛功茂
傳序弗忘是故竹帛以載之(書之簡冊)金石以聲之
(播之樂章)垂諸來世萬載彌光陛下以聖德應期龍
飛在位(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其有天下也恭巳以受天子
之籍無爲而四海順風若乃天地顯應休徵祥
瑞以表聖德者不可勝載鏘乎煥顯真神明之
所以祚命世之令主也凡自能言之類莫不謳
歎於野執筆之徒咸竭文思獻詩上頌臣抱疾
伏蓐(藉草也蓐席之屬)作書一篇欲謂之頌則不能雍容
盛懿列伸玄妙欲謂之賦又不能敷演洪烈光揚
緝熙故思竭愚稱受命述曰(言述不敢當作者之名曹丕父子以智力
篡漢論者莫不惡之然有盛德事焉獻帝降封山陽奉漢
正朔用天子禮明帝青龍二年以天年終傳國九十餘年
五世至晉五朔之亂國除由
後世論之此豈非盛德事邪)
伊上天闡載自民主肇建歷聽風聲陶唐爲盛
虞夏受終(書受終于文祖謂受禪也)殷周革命(易湯武革命謂征伐而代王也)有
禪而帝有代而王禪代雖殊小大繇同於是以
漢歷在魏赤運歸黃也(漢火德火生土故魏自以爲土德)是故大魏
之業皇燿震霆肅清宇内萬邦有截帥義翼漢
奉禮不越(言曹操統帥義師翼戴漢宗不失臣禮)旅力戮心茂亮洪
烈樹深根以厚基播醇澤以釀味含光而弗輝

戢翼而弗發將俟聖嗣是遂是達(言操功烈茂盛可取天下而不
取所以俟後嗣操嘗自謂吾爲周文王矣)聖嗣承統爰宣重光(操薨丕嗣位爲魏王)
陳錫裕下民忱無疆(詩陳錫哉周易損上益下民說无疆)三神宣
鸞四靈順方(三神天神地示人鬼並昭其福祉四靈麟鳳龜龍各隨方而至)元龜介
玉應龍粹黃(黃初元年黃龍高四五丈出雲中又瑞石靈圖出於張掖之柳谷又黃龍見譙應龍
有翼而飛應平聲)若云魏德據茲以昌爾乃鳴玉陟壇三
揖以俟既受休命龍旋鳳峙煌煌厥耀穆穆容
止臨下有赫允也天子既受帝位納璽要紱太
常司燎升炮告類(既受命後柴燎告天書肆類于上帝)圭璋峨峨髦
士棣棣蹌蹌聖躬御策以莅巍巍乎崇功顯顯
乎德容信帝位之壯業天休之所鍾也于時天
地交和日月光精氣祲不作風塵弭清凡在壇
場之位舉目乎廣庭莫不君臣和德咸玉色而
金聲(言告類之時天地昭格君臣和悅也)屢省萬幾謀訪老成治詠儒
墨策納公卿昧旦孜孜夕惕乾乾(言勤政也)務在諧
萬國叙彝倫而折不若(不若謂不順命者指吳蜀也)懷遠人混
六合之風納乎仁壽之門刑錯靡試偃伯(伯與霸同)
靡軍然後乃勤功岱嶽升中上玄斯固我皇之
大舉忠心之所存也(禮記因名山升中于天注升告也中猶成也謂廻中至於方岳
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時三國鼎峙言當混壹天下偃兵錯刑而後登封泰山勤功告成斯蓋秦漢之侈心)

翹文烏能
及此哉

古文苑卷第十二

古文苑卷第十三

贊

王粲正考父贊

張超尼父贊

蔡邕焦君贊

銘

班固泲泗水亭碑銘　十八侯銘

馮衍車銘

傅毅車左銘　車右銘　車後銘

張衡綬笥銘

胡廣笥銘　印衣銘

崔駰仲山甫鼎銘　樽銘

襪銘

李尤孟津銘　洛銘　井銘

小車銘　漏刻銘

蔡邕警枕銘　樽銘

王粲無射鍾銘　刀銘

正考父贊　王粲

正考父孔子七世祖系出宋襄公佐戴武宣三君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糊余口事見左傳

恂恂正父應德孔盛身為國卿族則公姓年在耆耋三葉聞政誰能不怠申茲約敬饘粥于口傴僂受命名書金鼎祚及後聖言恭儉惟德慶流後人寔生仲尼

尼父贊　張超道書洞天集云留侯張良作

史記叔梁紇與顏氏禱於尼丘山得孔子故因名某字仲尼

巖巖孔聖異代稱傑量合乾坤中庸仲尼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明參日月子貢曰仲尼日月也

焦君贊　蔡邕

鎮江焦山寺有焦徵君贊碑僧了元跋云丹陽舊圖經言焦山以焦光所隱故以為名按皇甫謐逸士傳曰世莫知焦光所出或言生漢末無父母兄弟見漢衰乃不言常結草為庵冬夏袒露垢汙如泥居于海島之上三召不起飛陞洞中今錄是贊以附于石元祐四年己巳正月十三日按伯喈遇害於漢末蔡志載焦光青龍間事兼不及徵召之說未知孰是

猗歟焦君常此玄墨衡門之下棲遲偃息泌之洋洋樂以忘食詩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注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可以樂道忘飢魏志云光或數日不食鶴鳴九皐音亮帝側詩鶴鳴于九皐声聞于天毛氏注言身隱而名著也迺徵迺用將受袞職袞衣之職謂三公也昊天不弔賢人遘慝詩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弔愍也言天不愍下民而奪之賢人也不惟一志并此四國如何穹蒼不詔斯或嗚呼天以詔其故非天詔之此豈適然乎反覆推究以見痛念之深焦山石刻作不照斯惑惜哉朝廷喪

茲舊德恨以學士將何法則言善人云亡士夫失其師式

銘

高祖沛泗水亭碑銘　班固

高祖微時試吏為泗上亭長及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後人欲顯揚帝蹟所基故為之碑銘後漢郡國志沛有泗水亭亭有高祖碑班固為文見固集

皇皇聖漢兆自沛豐乾降著符精感赤龍漢紀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其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漢火德故稱赤龍承魁一作魁又作冣流裔襲唐末風陶唐氏之後曰劉累學擾龍以事孔甲故在夏為御龍氏既合作累本紀贊曰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又孝經鉤命決曰佳已感龍生帝魁黃帝子孫也寸木尺土無競斯亭言漢之興自天降符上承堯運無竢泗上亭長也建號宣基維以沛公揚威斬蛇金精摧傷高祖拔劍斬蛇有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赤帝子斬之金精謂白帝子二世元年沛父老子弟迎高祖立為沛公旗幟尚赤以應赤帝之讖宣闢也涉關陵郊一本作陵霸係獲秦王沛公西入關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降軹道旁應作為門造勢斗壁納忠沛公與項羽會鴻門從間走軍使張良留謝羽獻璧又獻玉斗范增天期秉祚受爵漢中勤陳東征劉擒三秦漢元年羽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韓信勸帝決策東向遂還定三秦謂羽三分關中立秦將章邯為雍王又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至此皆就禽劉音擬擊也拾也靈威神佑洪勳是乘漢軍改歌楚眾易心四年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時也不如因其幾而取之五年漢圍羽垓下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知盡得楚地與數百騎走誅項討羽

諸夏以康（漢擊追斬羽東城天下遂定誅項謂項悍項冠項聲等皆羽之將）陳張畫策蕭勃翼終出爵褒賢列土封功（陳平張良爲謀主蕭何周勃輔翼其終此漢所以定天下也六年定封功臣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位次）炎火之德彌光以明源清流潔本盛末榮（一作長言帝室隆盛則諸侯獲承休德保有封爵）叙將十八賛述股肱（固自叙作銘之意）休勛顯祚永永無疆國寧家安（國謂漢家謂功臣之後）我君是升根生蕃茂舊邑是仍（言功臣列土受封如木之有根後嗣承襲支葉當益茂衆盛堅作俾紹時功臣子孫猶有存者如平陽侯十一世孫侯曠紹封是也）於皇舊亭苗嗣是承（言漢有天下始於亭長後嗣不可忘其本）天之福祐萬年是興

十八侯銘

（漢書功臣表列侯百四十三人乃呂后時陳平所差次顔師古注以第一至十八爲十八侯位次未審何所據張陳功並蕭曹不應不在十八侯之列當以此本爲是）

赳赳相國弘策不追（赳赳威重貌易虎視耽耽並丁含反不追言後人莫能及也）御國維綱秉統樞機（宰相之職無所不統）文昌四友漢有蕭何（文王名昌言周之所由昌盛也以大公望閎夭南宮适散宜生爲四友事見孔叢子及鹵請鄭樵四八日又張華博物志文王四友南宮括散宜生閎夭太顛銘謂漢有一蕭何猶文王之有四友）序功第一（本傳漢五年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爲酇侯奏位次何第一謚文終）受封于酇（酇屬南陽郡音贊亦鄰又有酇縣才何反師古注高紀云泗水亭碑以蕭相國所封與何同韻於義無爽然其封邑實在南陽非沛縣也）

酇侯蕭何第一

赳赳（武勇貌音糾詩赳赳武夫）將軍威蓋不當操盾千鈞拔主項堂（沛公謁項羽戲下亞父謀欲殺之噲聞事急持盾直撞入立帳下誚羽沛公遂歸霸上軍）漢興破楚矯矯忠良卒爲丞相帝室以康（賜爵列侯食舞陽遷爲左丞相）

將軍舞陽侯樊噲第二（舞陽屬潁川郡舞水出南謚武）

赫赫（光明貌）將軍受兵黃石（良得一編書於黃石老父視之迺太公兵法以說高祖嘗用其策）規圖勝負不出帷幄（封功臣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與上會留願封留足矣迺封良爲留侯）命惠瞻仰安全正嫡（高帝欲易太子良令卑辭厚禮招四皓以自輔上於是不易太子又手勑太子曰汝見蕭曹張陳諸公年倍於汝者皆拜惠帝承統漢業以安）國師是封光榮舊宅（舊宅謂留良常稱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

將軍留侯張良第三（謚文成）

懿懿太尉惇厚朴誠輔翼受命應節御營（懿懿醇美觀高帝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及諸呂欲爲亂襄平侯紀通持節矯內勃北軍軍皆左袒爲劉勃遂將北軍誅諸呂迎立代王）歷位卿相土國兼并（以太尉爲右丞相食邑萬）見危致命社稷以寧（謂諸呂欲危劉氏勃能致命竭節立文帝社稷）戶後安

太尉絳侯周勃第四（絳縣屬河東郡謚武）

蹇蹇相國允忠克誠臨危處險安而匡傾（蹇蹇忠節貌易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參用兵處事當危險之際能以安靜卒能正救傾敗言其有宰相之量）與代之際濟主立名（謂孝惠嗣立參爲相國能遵守法度致主於寡過垂名於後世）身履國土

秉御乾楨（謂封侯所土後爲相國秉統國均楨幹也詩维周之楨）

將軍平陽侯曹參第五（平陽屬河東郡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定功行封以蕭何爲第一參次之功臣表次亦居二此居第五）（未詳諡懿）

洋洋丞相（洋洋得意貌惠帝六年爲左丞相）勢譎師旅擾攘楚魏

爲漢謀主六奇解厄揚名千後（本傳平凡六出奇計計或頗祕世莫得聞也贊陳平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於漢而爲謀臣解厄謂以祕計說閼氏脫高祖於白登之圍）

丞相戶牖侯陳平第六（平武陽縣戶牖鄉人也因以封之後更封曲逆侯五千戶諡獻）

堂堂（大貌）張敖耳之遺萌以誠佐國序跡建忠（敖張耳之子嗣立爲趙王貫高等謀爲逆敖齧指出血不肯背漢）功成德立襲封南宮（謂敖子偃蒙父侯爵而封南宮）垂號萬春（春一作暮）永保無疆（謂申以帶礪之盟後言萬世同）

南宮侯張敖第七（按敖嗣立爲趙王以貫高事降封宣平侯諡武孝文即位封敖子偃爲南宮侯）

衎衎（寬裕貌）衛尉德行循規遭兄食其隕殁於齊橫耻愧景刎頸自獻（酈食其說齊齊羅歷下軍爲韓信所襲齊以酈生賣己而烹之高祖後赦田橫罪而召之橫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食其今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復使使持節詔商意橫曰臣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獨不愧於心乎遂自頸令奉其頭馳奏之酈言商之賢名聞諸侯有以致橫深愧抑之）金紫褒表萬世不刊（列侯金章紫綬刊叶韻去声）

衛尉曲陽侯酈商第八（曲陽屬東海郡本傳作曲周諡景）

煌煌將軍輔漢父長（煌煌明盛貌嬰初從高帝起至文帝朝繼絳侯勃爲丞相）

威震呂氏姦惡不揚寇攘殄盡躬迎代王（諸呂欲爲亂以嬰爲大將軍往擊齊嬰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還與絳侯陳平共立文帝）功顯帝室萬世益章

將軍潁陰侯灌嬰第九（本傳食潁陰五千戶文帝時益封三千戶諡懿）

斌斌將軍膺武是揚（詩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之言嬰佐高祖擊秦軍破項羽天下已定又從擊陳豨英布威武如鷹之揚）內康王室外鎮四方諸夏乂安流及要荒（代王之來嬰以太僕入清宮以天子法駕迎立文帝復爲太僕卒輔文帝又安中國撫四夷）聲馳海內苗嗣紀功

將軍汝陰侯夏侯嬰第十（食汝陰六千九百戶屬汝南郡諡文）

休休（樂易貌書其心休休焉）將軍如虎如羆御師勒陳破敵（寬從高帝至霸上定三秦又從擊項籍靈金高祖斬白蛇劍也所藏之庫名曰靈金內府見三輔黃圖曜楚謂仗劍覆項以平天下也武王伐紂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借用以彰赤帝之興）以威靈金曜楚火流烏飛將命仗節功績永垂（寬爲齊相國備齊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兵爲代相國將屯師古曰代國常有屯兵以備邊寇寬爲相國兼將此屯兵徙於代丞相）

將軍陽陵侯傅寬第十一（二千六百戶諡景）

斤斤（爾雅明明斤斤察也音勤）將軍忠信孔雅出身六師

旅 謂斂以中涓從起宛朐允從高帝征伐十二別破軍十四所至有功也事具本傳 折衝扞難
遂寧天下金龜章德 金印龜鈕書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建號傳
後 信武非封邑故云建號

將軍信武侯靳歙第十二 剖符定食四千六百戶爲信武侯遷車騎將軍謚肅

明明丞相天賦庭直 惠帝六年爲右丞相庭亦直也詩陟降庭止 剛德正
行不枉不曲 本傳陵爲人少文任氣好直言其剛正蓋得之天性也 功業成著
榮顯食邑距呂奉主昭然不惑 高后欲立諸呂爲王陵廷爭以爲情高祖劭

丞相安國侯王陵第十三 五千戶謚武

桓桓 武貌 將軍輔主克征奉使全璧身出 一作步 項營 信將韓兵從入武關又從入漢中說漢王還定三秦立爲韓王使守滎陽項羽拔之因於羽軍得亡歸漢 序
功差德履讓以平 高紀六年正月丙午韓王信等奏請封前王劉賈等四人爲王以太原郡爲韓國以信都晉陽按功表是日封留侯而下十三人 轉北而遊雲中以傾 遊 作邀上以信壯武以備胡冠信請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上疑信有二心賜書責讓之信恐誅遂降胡雲中與太原接皆並塞郡也至孫嬰率衆歸漢孝文時封襄城侯

將軍襄平侯韓信第十四 攻之史傳十八侯位次之作當在六年定封後是時張敖爲越王信爲韓王王爵居列侯之上然時謂之諸侯王其爲人目稱號等耳故通曰十八侯其後敖子偃封南宮侯信孫嬰封襄城侯蓋子孫世襲之爵也而漢制非劉氏不王故雖功目舊皆封王亦係以子孫之侯爵孟堅因之信係以襄城又以嬰歸漢之功蓋其降胡之罪也作襄平誤淮陰侯名居三擽然不列於十八侯位次蓋是時已有雲夢之縛高祖特黜之

巖巖 嚴貌 稜 將軍帶武佩威御雄乘險難困不
違仇滅主定 雄豪吾御之險阻吾乘之或遇難困秉節不違故能佐漢誅滅仇敵以定帝業 四
海是桓功成食土德被遐邇 按文邇當作昆後昆也傳寫之誤

將軍棘津侯陳武第十五 功目表作棘蒲武一姓柴謚剛

晏晏 安和貌 曲成興從龍騰 興衆也叙傳曰雲起龍襄化爲侯王功臣表連以從起碭王霸上定三秦破項籍侯達能夷險一節佐高祖定天下猶扶日而升天儞 安危從主赤曜以升 赤曜言漢以火德興 赫赫皇皇道彌光明惟德
御國流及後萌

曲成侯蟲達第十六 曲成屬東萊郡謚圉

肅肅御史以武以文 肅二嚴重貌高祖四年昌爲御史大夫御史位上卿掌副丞相 相
趙距呂志安君身徼諱行所如意不全 戚姬子如意爲趙王高祖憂其不能自全以昌堅忍伉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嚴憚之於是徙昌爲趙相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使者三反昌不奉詔太后怒召趙相昌既至太后使使召趙王王至長安月餘見鴆殺 天秩邑土
勛乃永存

御史大夫汾陰侯周昌第十七 汾陰屬河東郡謚悼

邑邑將軍育養烝徒建謀正直行不匿邪 邑邑謙抑貌養民建議未究其詳 入軍討敵項定天都 功目表以中涓從起豐至霸上爲騎郎將入漢以將軍擊項籍侯二千二百戶 佩雀雙印百里爲家 後漢輿服志佩

鑁印長寸二分方六分王公列侯以白玉龜雀皆印鈕之飾六百石以下始用銅印鼻鈕不爲蟲獸之形縣方百里

將軍青陽侯王吸第十八 功臣表作清河謚定

車銘

馮衍 字敬通京兆杜陵人後漢書有傳

淮南子曰見飛蓬轉而爲車蓋以類取之也古史考曰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少昊時駕加牛禹時奚仲加馬

乘車必護輪治國必愛民車無輪安處國無民誰與

車左銘

傅毅 一本作崔駰後同

夏書甘誓曰二人在一車之上左爲車左右爲車右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

虞氏作車取象璣衡 虞書在璿璣玉衡璣衡北斗星也古者車之制象北斗之運天官書斗爲帝車 君子建左法天之陽 御車自左法天左旋 正位受綏車不內顧 論語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塵不出軌 曲禮車塵不出軌穀梁傳車軌塵范甯注塵不出軌 鸞以節步 大戴禮在衡爲鸞在軾爲和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此御之節也 彼言不疾彼指不躬玄覽于道永思厥中

車右銘

曲禮車右執車法車右勇力之士備制非常者君行則陪乘君式則下步行公羊傳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

擇御卜右採德用良 晉語卜右慶鄭吉漢書袁盎曰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英豪 詢納耆老于我是匡惟賢是師惟道是式箴

闕旅賁 楚語在輿有旅賁之規周禮旅賁氏夾王車而趨 內顧自勑畢望其度匪衍其則越戒敦約禮以華國 周官典路注以其餘路從行亦以華國

車後銘

禮記天子祈穀于上帝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鄭注以爲車右御者及參乘如此則一左一右又有在車後者矣

敬其在路 路亦車也周官有典路 體貌思恭望衡顧轂允慎茲容 衡車前橫木轂者輻之所湊 無或好失 音逸 匪盤于遊 周書無逸不敢盤于遊田 顧省厥遺虎尾斯求 易履虎尾索索終吉 昭德塞違 左傳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 抑盈以無雖有三晉咸然若虛 孟子附之以韓魏之家自視欿然淮南子智伯有三晉而欲不贍韓魏趙三晉也智伯率韓魏之甲以攻趙氏魏桓子御韓康子參乘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欲共圖智氏智伯不悟遂爲三晉所滅此足爲驕盈者之戒事具戰國策

綬笥銘

張衡 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後漢書有傳

笥竹器商書惟衣裳在笥漢百官皆有印章組綬以貫印之鼻鈕笥所以承印綬也

南陽太守鮑得有詔所賜先公綬笥傳世用之得更理笥衡時爲得主簿作銘曰 此笥祖上奉天子詔命所賜子孫保用得爲南陽太守時更緝之敝而不改焉以君賜爲重平子時爲南陽主簿因爲之銘 懿矣茲笥爰藏寶玠金纓組履文章曰信 寶玠謂印綬金纓上飾組履下藉也信謂印 皇用我賜俾作帝臣服其令服

鸞封艾綬鸞封謂印刻爲鳥篆之文艾綬謂盭草染絲綠色以爲綬所謂青綬二千石綬也天祚明德大賚福人垂光厥世子孫克神福人指其祖上後世傳此爲寶而神之厥器惟舊中實維新笥中之實謂太守印綬周公惟事七滑有隣滑潔也漢有中滑之官周公事未詳

笥銘

承印紱之笥紱亦綬也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官至太傅後漢書有傳

休矣新笥兄器爲式受相君子承此印紱靈帝圖畫廣及黃瓊於省內蔡邕爲頌有曰赫赫三事七佩其紱帝命所吝用褒令德吝謂不惜以畀人有德者則褒錫之佩以自脩服以自勑忠肅恭懿鮮不爲則左傳稱八元之美曰忠肅共懿能盡此美可爲人之法則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靡悔靡吝神人致福服此命服能脩德以稱之不至悔吝所以獲神人之福

印衣銘

印與服也漢官儀印有金銀銅之殊而服亦異其色所以別尊卑等貴賤也此銘伯始以自警言

明明上皇旌以命服上皇謂天子也爲人臣以命服所以旌有德書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紆朱懷金爲光爲飾揚子法言紆朱懷金朱服色金印章也詩爲龍爲光邁種其澤撫寧四國書皋陶邁種德邁遠也四國猶四方宣慈惠和柔嘉維則克歆帝心膺茲多福登位歷壽子孫千億八元之美宣慈惠和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人臣能體此可上答天心踐祿位膺壽祉矣

仲山父鼎銘　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後漢書有傳

古者功臣勳勤彝鼎仲山父佐周宣中興宜有鼎也後人或擬其形製爲之因以爲名後漢竇憲傳南單于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北征時駰爲主簿

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鼎卦九三爻辭有福足勝其任公餗乃珍九四云覆公餗其形渥此反而言之於高思危在滿戒溢可以永年天之大律嵩高詩美仲山父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故能寓此意漢書郊祀志載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

樽銘

禮記曰廟堂之上罍樽在阼犧樽在西又泰有虞氏之樽也山罍夏后之樽也犧象周樽

惟歲之元朝賀奉樽後漢禮儀志歲首爲大朝受賀二千石以上上殿奉觴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金罍犧象嘉禮具存金合作泰傳寫之誤言漢之朝會備前代禮器易嘉會足以合禮故五禮以朝會爲嘉禮獻酬交錯萬圀咸歡圀古國字或云王莽所改

禨銘

冬至日獻履襪取其履長日之至而迎福祐也曹植冬至表獻履貢襪所以迎福踐長蓋自漢以來習俗以此爲禮

機衡建子万物含滋機衡北斗星也十一月冬至斗柄建子万物潛萌於地下故曰含滋黃鐘育化以養元基律中黃鐘之宮元化胚胎于此長履景福至于億年祝君之詞皇靈既祐祉祿來臻本枝百世子子孫孫詩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本嫡也支庶也俱百世茂盛

孟津銘　李尤

禹貢注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又周書注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

也故史記謂之盟津

洋洋河水家語孔子自衛將入晉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赴宗于海經自中州龍圖所在龍馬負圖出于河伏羲因畫八卦黃函白神黃者河之色屬土土生金故黃中函白赤符以信赤者火也火克金信叶韻平声昔在周武集會孟津魚入王舟乃往克殷泰誓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史記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白魚兵象也殷尚白周尚赤以兵克殷之兆大漢承緒懷附遐鄰邦事來濟各貢厥珍言漢懷柔方外遠國濟自孟津以禮修貢不復用兵

洛銘

光武以漢火德水克火改洛為雒東漢人不用此洛字蓋後人所書

洛出熊耳東流會集夏禹導疏經于洛邑禹貢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孔安國注合於洛陽之南玄龜赤字漢符是立孔安國書注天與禹洛出書龜負文而出淮南子洛出丹書漢火德故以赤字爲符帝都通路建國南鄉光武中興建都洛陽萬乘終濟造舟爲梁大雅造舟爲梁不顯其光毛氏注天子造舟此謂帝都所在萬乘出入必經洛水故造舟昳之又架梁於上所以尊國體三都五州貢篚萬方三都謂周成王初營洛邑爲東都平王東遷遂都王城及光武中興洛陽爲漢京五州謂五服內所管之州禹定貢賦有貢有篚今會于漢京悉由洛而濟廣視遠聽審任賢良元首昭明庶類是康言漢居天下之中人主聰明無蔽委用賢材則天下治書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井銘

盛弘之記神農既育九井自穿孟子嘗曳使浚井蓋自古有井矣

井之所尚寒泉洌清易井卦九五井洌寒泉食法律取象不槩自平晉天文志東井八星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多取不損少汲不盈執憲若斯何有邪傾

小車銘

曲禮注安車若今小車也駕一馬而坐乘漢書車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

圓蓋象天方軫則地周禮冬官注車有天地之象人在其中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法陰陽動不相離輪分左右動則與俱軨之嘌虛疏達開通後漢輿服志注飛軨以緹油廣八寸長注地繫軸頭禮記注軨轄頭也兩轓障邪尊卑是從轓軿也所以障蔽前壽後甲輗軏之用信義所同論語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注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軏者轅端上曲鉤衡

漏刻銘

周官挈壺氏掌壺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說文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刻

昔在先聖配天垂則仰釐七曜俯順坤德乃建日官左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俾立漏刻晷明既序景曜不忒虞命羲和敬授人時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懸象著明易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序以崇熙季末不虔德衰于茲挈壺失職刺流在詩詩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聖哲稽古帝則是欽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尺璧非寶重此寸陰淮南子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昧旦丕顯敬聽漏音左傳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思我王度如玉如金左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警枕銘

蔡邕

此銘當爲曹公是時猶未甚顯揚
龍哲人皆指操也後人有以小木圓枕警睡
即其遺制

應龍蟠蟄潜德保靈枕爲蟠龍之形應平声有翼而飛曰應龍方言龍未升天曰蟠龍易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制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聞傾枕正圓睡稍安則欹而寤故名警枕

樽銘

周禮六尊皆有罍尊實以酒罍酌而飲之也有足曰樽無足曰著頸小而腹大曰壺著直略切言措之則着地

酒以成禮弗愆以淫德將無醉過則荒沉成禮謂祭祀賓客也周書酒誥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注以德自將無令至醉過量則荒淫而沈湎盈而不冲古人

所箴冲虛也詩云餅之罄矣爲罍之恥言人飲酒當知有節不可使餅罄罍竭以爲罍恥古人以此爲箴戒尚鑒茲器茂勗厥心勗勉也

無射鍾銘　王粲

粲集二銘一曰蕤賓鍾銘其詞曰有魏匡國誕成天功底綏六合黎定庶邦承民靡戾休徵惟同皇命孔昭造茲衡鍾紀之以三平之以六度量允嘉氣齊允淑表聲韶和民聽以遂時作蕤賓永享巖福一曰無射鍾銘云云蕤賓五月律其音徵無射九月律其音商二鍾蓋以音別之劉逵注左思魏都賦文昌殿前有鍾虡其銘曰惟魏四年歲在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賓鍾又作無射鍾建安二十一年七月始設鍾虡於文昌殿前歲月并銘各鑄于鍾之甬按魏以建安十八年開國二十一年正魏之四年也

有魏匡國成功允章格于上下光于四方休徵時序

尚書洪範雨暘燠寒風五者各以其時曰休徵人悅時康造茲衡鍾周禮考工記鳧氏爲鍾甬上謂之衡注鍾柄所以懸之也有命自皇皇謂漢帝按魏書曹操以建安十八年封魏公加九錫三曰樂器故鑄鍾時雅樂郎中杜夔主之三以紀之六以平之周語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注三天地人平之以六律也厥量孔嘉量以準鍾之小大考工記云㮚量旣成厥齊孔時考工記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三去聲音聲和協人德同熙聽之無斁斁與射同用以啓期言以此啓魏之期運也粲集人字並作民可見此銘唐人手抄避太宗諱

刀銘

侍中關內侯臣粲言奉命作刀銘及示以其叙

二報誠必朝氏之刀而張常爲工矣輒思作銘謹奉陋不足覽建安十八年魏國始建粲爲侍中爵關內侯奉命謂承魏公操之命叙報叙述作刀之始屬朝氏作刀之工爲張常監叙不明言其人按其文知之

相時陰陽制茲利兵吳書志林古人鑄刀以五月丙午取純火精以協其數陽泉物理論阮師之作刀七月庚午見金神於冶監之門教以水火之齊用陰陽之候取剛柔之和也和諸色劑考諸濁清周禮考工記桃氏爲刃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鄭氏注大刃刀劍之屬又九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灌襞以數質象有呈灌摩淬鍊之名也歐冶子書鍛劒万辟千灌魏文帝典論魏太子造百辟寶刀呈猶程式也其質其形皆有法式附反載頴舒中錯形反背頴鋒也錯形謂以金玉錯其上爲文字也佩錯刀銘佩之有錯

拚武揚文陸剸犀兕水截鯢鯨犀兕巨獸其革最堅周禮函人有犀甲兕甲鯨鯢大魚或以比罪惡之魁左傳取其鯨鯢而戮之剸截斷裁也君子服之式章成靈春秋蕃露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在無曰不虞戒不在明言戒備於未然書怨豈在明不見是圖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永斷蛟龍陸剸犀革

古文苑卷第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苑卷第十四

箴

揚雄百官箴

冀州牧　兗州牧

青州牧　徐州牧

揚州牧　荊州牧

豫州牧　益州牧

雍州牧　幽州牧

并州牧　交州牧

百官箴序

左傳襄四年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晁暐編次揚雄以下所作命之曰百官箴蓋取古者官箴王闕之義

初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漢書揚雄自序云箴莫大於虞箴故作九州箴按禹平水土別九州後以人物阜繁增置幽并營三州舜典曰肇有十二州是也孔安國注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爲營州又曰咨有十二牧食哉惟時則是州置一牧所以牧養斯民也茲箴無營州有交州蓋擬漢事以爲規戒其九箴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騊駼增補十六篇胡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爲之解釋名曰百

官箴九四十八篇此序況晫辭見後漢胡廣傳今所存四十篇晫注不可復見

冀州牧箴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洋洋平廣貌禹貢既修太原注高平曰太原又大陸既作岳陽是都禹貢至于岳陽注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此州帝都島夷皮服潺湲河流夾以碣石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並禹貢三后攸降列爲侯伯三后堯舜禹也五子之歌惟彼陶唐有此冀方言自堯至禹皆都冀也由夏而降則分爲侯國如堯之後封於唐殷末有黎侯西伯戡之春秋時晉獻公滅耿以賜趙夙滅魏以賜畢萬皆古國之在冀者降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土糜沸炫沄如湯更盛更襄載從載橫威烈王時三卿分晉天子命趙籍魏斯爲諸侯自此戰國爭強從橫之說迭爲勝負陪臣擅命天王是替陪臣謂平原信陵輩也各擅國命不復知有周趙魏相反秦拾其弊趙魏相攻秦乘其弊而疵之拾言其易也北築長城恢夏之場蒙恬傳秦北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此禹貢冀州之疆域則恢拓矣漢興定制改封藩王張耳高祖子如意子友皆封王於趙仰覽前世厥力合作歷孔多初安如山謂虞夏時後崩如崖謂戰國時故治不忘亂安不遺危周宗自怙云焉有予隳六國奮矯果絕其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在階猶在庭官箴王闕不敢斥至尊故托以告在庭之臣

兗州牧箴

悠悠濟河兗州之寓九河既道雷夏攸處禹貢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注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雷夏澤名草繇木條漆絲絺紵

濟漯既通降丘宅土以上並見禹貢成湯五徙卒都于亳書序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盤庚北渡牧野是宅按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史記盤庚南渡河復居成湯之故居此云北渡宅牧野未詳孰是丁感雊雉祖己伊忠是正厥事遂緒高宗書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丁武丁也言因鼎雉之異其目祖己納忠於君克纘湯緒號稱高宗厥後陵遲顛覆湯緒其後祖甲淫亂殷復衰至紂遂喪商之基緒西伯戡黎祖伊奔走致天威命不恐不震書具西伯戡黎篇紂乃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不知畏恐也震乎声婦言是用牝雞是晨見牧誓三仁既知武果戎殷論語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言殷之衰亡三仁已先知之禮起武王壹戎而天下大定牧野之會豈復能耽甲子之朝豈能復笑紂好酒淫樂爲炮烙之刑妲己笑武王以甲子日勝紂于商郊牧野斬紂殺妲己有國雖久殷有天下六百餘年必畏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殃箕子歔欷厥居爲墟箕子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作麥秀之詩以悲傷之牧臣司兗敢告執書猶尚書也

青州牧箴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鉛松怪石群水攸歸萊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昔在文武封呂於齊厥土塗泥在丘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文王得呂尚於渭濱號曰太公望武王克殷封之於齊營丘命之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馬殆其銜御失

其度侯國叛命上之旅取又失其道周室荒亂小白以霸朝諸侯僉服復尊京師周室推綱隳壞齊侯小白始以青州之地霸天下尊王室小白既沒周卒凌遲嗟茲天王附命下土從先生人之命繫于一人失其法度喪其文武言文不能為命有功武不能征討有罪牧臣司青敢告執矩

徐州牧箴

海岱伊淮東海是渚徐州之土邑于蕃宇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說文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名曰州淮亦高土可居者也蕃宇彌在侯衛之地大野既豬有羽有蒙孤桐蠙珠泗沂攸同大野澤名蒙羽二山沂泗二水名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淮夷二水出蠙珠並禹貢注實列蕃蔽侯衛東方齊地古爽鳩氏國按左傳爽鳩氏少皞時司寇之官民好農蠶大野以康帝癸及辛不祗不恪沈湎于酒而忘其東作天命湯武勦絕其緒祚言東方之民自古以農桑為務癸辛桀紂名至于桀紂湎而失德忘其農桑之本為天所棄以失天下降周任姜鎮于琊琊姜姓絕苗田氏攸都周封姜太公呂尚於齊其後平公時田常專政盡誅公族之強者割齊安平以東至瑯邪自為封邑三世至田和篡齊姜氏之苗裔遂絕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丘山本在萌牙言田敬仲來奔其始甚微積微成著卒至篡奪牧臣司徐敢告僕夫伯冏為周太僕正僕臣之長

揚州牧箴

矯矯揚州言風俗勇悍江漢之滸州境距江漢之滸彭蠡既瀦陽鳥攸處橘柚羽貝瑤琨篠簜禹貢注彭蠡澤名陽鳥鴻鴈之屬冬月居於此澤羽鳥羽毛貝水物瑤琨皆玉名篠竹簜大竹閩越北垠今福建交廣地在此州之南故云北陲沅湘攸往二水名獷一作獷二矣淮夷蠢蠢荊蠻周成王嘗征淮夷商高宗嘗伐荊楚皆在州境翩彼昭王南征不旋人咸躓於垤莫躓於山咸跌於污莫跌於川明哲不云我昭童蒙不云我昏童蒙論愚昧言聖益聖愚益愚湯武聖而師伊呂桀紂悖而誅逄于蓋邇不可不察遠不可不親翩輕揚貌周昭王南巡狩至漢未濟舟解而溺儀言人情處險則安泰忽平易則阽危昭王嘗成康太平之後輕忽自肆亡乃祖不遐邇不忘遠之心遂喪身外服為天下笑靡有孝而逆父周有義而忘君太伯遜位基吳紹類夫差一誤太伯無祚周室不臣勾踐入霸太伯避位而逃順父也開吳國夫差恃強遠兵上國無君也卒底滅亡遂滅吳王室不能正之勾踐遂入中國而稱霸當周之隆越裳重譯越裳南海國名成王時重九譯來貢春秋之末侯甸叛逆君道盛則遠人至君道衰則邇臣離元首不可不思股肱不可不孳虞書予思曰孜孜君心也主於內故當思曰股肱也宜力四方故當勤孜孳與孳同堯崇一作勤屢省舜盛欽謀書稱虞舜屢省乃成欽哉牧臣司揚敢告執籌運籌帷幄之目

荊州牧箴

杳杳一作嵩嵩巫山雲夢澤中山其峯十二在荊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一作后遭鴻荊衡是調雲夢塗泥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注二水經此州而入海百川以海為宗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包匭菁茅匭匣也菁以為菹茅以縮酒包匭而貢之金玉砥礪象齒元龜

貢篚百物世世以饒貢篚之物自古饒裕戰戰慄慄至
桀荒溢曰我在帝位若天有日不順一作填庶國孰
敢余奪尚書大傳桀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所爲拂於人心肆行不顧自
謂莫予奪也亦有成湯果秉其鉞史記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放之
南巢號之以桀書既南巢南方遠國名謚法賊人多殺曰桀放之遠方加以惡名南
巢茫茫包一作多楚與荊荊土多牡荊也楚荊之翹者此木因以名州風慓
以悍氣鋭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強公羊傳師在召陵喜
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
臣司荊敢告執御

豫州牧箴

郁郁荊河伊雒是經榮播一作波皐桼論語郁郁乎文哉豫
州成周故都風俗文采禹貢注西南至荊山北距河水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榮澤波水已成遏豬又厥貢漆枲惟用
一作周攸成田田相挐廬廬相距言人物蕃阜夏殷不
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鶉墟成王命召公卜洛是爲成
周至平王東遷徙居洛邑漢地理志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也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四隩
咸宅寓內莫如洛邑居天下之中陪臣執命不虞不圖王
室陵遲喪其爪牙靡哲靡聖指一作稍失其正方
伯不維韓卒擅命言周之末其君目無謀而方伯之職又廢故韓得以擅其命史記東
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或爲東周說韓王曰西周故天子之國多名器重寶王按兵無出可以德東周而西周之寶
必可以盡矣文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孔寧至幽作傾

純明也文武成康之業光明安固至厲王而昏幽至幽王而傾亡犬戎之難遂東遷于成周故有天下
者毋曰我大莫或余敗毋曰我強靡克余亡夏
宅九州至于季世放于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
微帶蔽屏營言衰微不能自存惶自障蔽恐懼不安屏營不起施于孫
子王赧爲極寶絕周祀史記周君王赧卒秦取九鼎寶器後七歲東西周皆
入于秦周既不祀注既盡也牧臣司豫敢告柱史周有柱下史法官也

益州牧箴一作梁州武帝改梁爲益

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禹貢華陽
黑水惟梁州注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茫茫洪波鯀堙降陸于時八都
厥民不隩禹導江沱岷嶓啓乾鯀堙洪水不知導其源故八
州之民皆不得宅土安居禹自岷山導江東別爲沱自嶓冢導漾東流爲漢皆從其源而疏瀹之故自此皆乾水患以平
遠近底貢磬錯砮丹厥貢璆鐵銀鏤砮磬錯雜也砮石旅華陽國志靈關道江山有砮火
燒成鐵丹丹砂也出巴郡涪陵又出蜀郡徙縣絲麻條暢有粳有稻自京徂畛
民攸溫飽地有桑麻粳稻之利民賴以溫飽自王畿至梁外境遠近如一帝有桀紂湎
頗僻遏絕苗民敝夏殷績雍州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孔遠跡三危西裔之山也鄭玄引
地記書云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是三苗之國接梁州夏殷之末苗民負固不服致使梁州道路遏絕不
於中國禹貢之蹟至是絕滅爰周受命復古之常商頌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
商是常氐羌皆西夷也雜居梁州之境商末昔畔至周與梁州盡歸王化復夏殷朝貢之常幽厲荒業
破絕爲荒周至幽厲王業陵夷此州廢絕爲荒服秦作無道三方潰叛
義兵征暴遂國于漢三方三川也高祖起義兵以誅暴亂開國于漢言始基於

梁州之境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爲十二光羨虞夏高帝置廣漢郡武帝通巴蜀開羌夷地置犍爲越嶲益州牂牁武都沈黎文山七郡并秦時漢中巴蜀隴西四郡共列爲十二比虞夏封域爲光羨矣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歷觀前代盛衰不常如此今漢別梁爲十二郡可謂盛矣當慮其衰敢告士夫

雍州牧箴

黑水西河禹貢注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橫截一作厲崐崙邪指閶闔畫爲雍垠崑崙山在西羌中地極高處其極上帝所居閶闔天門也此州之境西則橫截地極北則邪指天門言居高據形勝之要上侵積石下礙龍門禹貢注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侵犄際也自彼氐羌莫敢不來庭莫敢不來臣見商頌殷武詩此州不言貢篚時爲漢京與商王畿異州同每在季主常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寓言商周之末陵遲衰微秦據以戾興兵山東六國顛沛當周末造秦據雍州之地行其暴戾用兵以制六國上帝不寧命漢作京秦爲無道故上帝不寧其居命漢都之爰作京邑一本作涼漢地理志武帝改雍曰涼於義亦通隴山以徂列爲西荒隴山以往則爲隴西張掖等郡自玉門關至西域皆在荒服南排勁越北啓彊胡并連屬國一護攸都武帝時平南越分其地爲九郡北伐匈奴得休屠昆邪故地開武威張掖等郡分處降者於河南因其俗置屬國其官有典屬國有都尉宣帝又置都護使并護諸國蓋安不忘危盛不諱衰錄言所以置官統護者蓋於盛極之時防其衰危牧臣司雍敢告贅衣周有綴衣掌王衣服告左右近臣

幽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地勢平則川陸皆平此州冀之北境水土既平之後別爲幽州北阸幽都戎夏交偪堯典宅朔方曰幽都此州之境距朔方幽陰之地故名幽州戎北狄也玁狁葷粥皆是北狄中夏之界其地相偪伊昔唐虞實爲平陸都冀此州實在五服之內周末荐臻迫于獯鬻西周之末幽王敗於犬戎即獯鬻也晉溺其陪周使不阻三卿分晉趙籍據有此地諸侯之卿於天子爲陪臣是時周之使命猶是諸國六國擅權燕趙本都六國僭號稱王燕都薊趙都邯鄲皆幽州境東限穢貊羨及東胡穢貊東胡皆東夷國此州之東境距之彊秦北排蒙公城疆秦北却匈奴命蒙恬築長城以拒之大漢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義兵涉漠偃我邊萌既定且康復古虞唐漢匈奴傳諸侯畔秦天下擾亂匈奴復渡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至武帝時命大將軍衛青遠年北伐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言自此邊民得以安居而漢之竟土遂復唐虞之舊如得休屠王昆邪王故地以爲張掖敦煌郡是也盛不可不圖衰不可或忘隄潰蟻穴器漏箴芒言中國雖盛當爲永圖夷狄雖衰當防其患禍敗之形常起細微不可忽易牧臣司幽敢告侍傍

并州牧箴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此言雍別朔方孔安國書注以爲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按雍境東距西河今并州跨河而有之則兼析雍冀二州境上明矣北辟獯鬻南界涇流北辟戎狄於州境之外南距涇水書涇屬渭汭本雍州境也畫茲朔土正直幽方正與幽州相直自昔何爲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言夏殷以前周穆遐征犬戎不享匈奴傳周道衰穆王伐畎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

之後荒服不至爰貊一作藐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宗周罔職日用爽蹉戎狄由是藐視中國以爲德不足以服之肆其侵玩宣王中興僅能驅逐之涇北而已幷州竟土自此不入周之職方詩曰薄伐獫狁至于大原是也蹉七何反蹉跌也既不俎豆又不干戈犬戎作亂斃于驪阿丘阿文也干戈武也言周宣王以後文德既不足以懷遠武功又不足以定亂至于幽王遂爲犬戎所攻殺死驪山之下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德兵俱顛靡不悴荒申述前意以警後王牧臣司幷敢告執綱

交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在楊州外境交廣之地堯典所謂宅南交蓋荒服夷裔之所居南與海接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自開闢不羈一作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越裳氏又在交州之南自古未嘗通中國至成王時周公攝政始重譯來獻白雉昭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絕貢荆楚逆叛史記昭王瑕康王子也昭王之時王道微缺南廵狩不返卒於江上不赴告諱之也注罪王南征遂伐楚涉漢未濟舟解而溺四國内侵蠶食周宗臻于季赧遂以滅亡言遠人不至則蠻夷叛蠻夷既叛則諸侯侵侮卒底陵夷以亡其國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遂臻黄支杭海三萬來享其犀盈不可不憂隆不可不懼漢興中國境土皆爲郡縣惟兩越未自至孝武時恢拓疆宇始平南越以其地爲九郡又遷閩粤之民而虛其地於是海外黄支國杭海三萬里來貢生犀可謂中國極盛之時盛極則必衰安可忘其戒懼顧瞻陵遲而忘其規摹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雖逸豫則生驕荒多難則知警懼孟子曰出則無敵國外患入則無法家拂士者國恒亡難去声泉竭中虛池竭瀕乾泉水之源中虛則竭池水之瀦外乾則竭交州猶池之瀕也以諭衰敗之萌各有其證用詩召旻之詞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古文苑卷第十四

古文苑卷第十五

揚雄百官箴

光祿勳箴　衛尉箴
太僕箴　廷尉箴
大鴻臚箴　宗正箴
大司農箴　少府箴
執金吾箴　將作大匠箴
城門校尉箴　上林苑令箴
司空箴（一作崔駰）　太常箴（一作崔駰）
尚書箴（一作崔瑗）　博士箴（一作崔瑗）

光祿勳箴

漢書百官表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屬官有大夫郎謁者大夫掌議論郎掌守門戶謁者掌賓讚受事

經兆宮室畫為中外廊殿門閾限以禁界國有周衛（周官有周廬之衛謂衛士之廬舍周匝王宮也）民有蕃籬各有攸保守以不岐（岐歧貳也一作敗）昔在夏殷桀紂淫湎特牛之飲（劉向新序桀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三輔黃圖秦酒池在長安城中飲者皆抵牛鈚背字當作抵謂以手據地如牛）門戶荒亂郎雖執戟謁者參差（郎錯備負執戟以衛宮謂不肅出入無度）殿中成市或鼓或鞞志其廊廟而聚夫逋逃四方多罪載寬載吸（書太誓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

崇其長與信是使蕩詩曰式號式呼俾晝作夜內不可不省外不可不清德人立朝議士充庭（有德進則公論明朝廷肅）祿臣司光敢告執經（經綱也）

衛尉箴

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屬官有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

茫茫上天崇高其居設置山險晝為防禦（易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重垠（一作限）累垓以難不律闕為城衛以待暴卒（易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國以有固民（一作人）以有內各保其守永修不敗維昔庶僚官得其人荷戈而歌中外以堅（庶僚謂宿衛庶官如周宮伯宮正虎賁太僕司隸

之職歌字疑是趨字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或曰歌謂衛士優閑而和樂中謂王在宮則有居衛外謂王出則有行衛皆堅密而整備）齊桓林楊宿衛不飭（一作飾）門非其人戶廢其職（齊桓林楊於功利作內攻之主而成周宿衛之制盡廢）曹子摽劒遂成其詐（公羊傳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願請汶陽之田桓公與之盟曹子摽劍而去之曹劌也劫桓而要盟）輒挾匕首而衛人不寤（史記荊軻持匕首逐秦王群臣皆愕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不得上）二世妄宿敗於望夷閻樂矯搜戟者不誰（史記二世齋於望夷宮趙高與其壻閻樂謀詐為有賊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斬衛令直將吏入郎官者驚走樂麾其兵進二世自殺誰謂誰何也）尉臣司衛敢告執維（維猶經也）

太僕箴

太僕秦官掌輿馬應劭曰周穆王所置也書序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

肅肅太僕車馬是供鏘鏘和鸞和鸞車上鈴也詩和鸞鏘鏘左傳錫鸞和鈴駕彼時龍易時乘六龍以御天王駕六馬故借用周礼馬八尺爲龍昔在上帝巡狩四宅謂時巡至于方嶽之下王用三驅前禽是射易王用三驅失前禽禮不合圍也紂作不令武王征殺檀車孔夏四騵孔昕大明詩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京彼武王肆伐大商疏檀木之兵車騵馬赤色黑鬣也檀弓亦言戎事乘騵因武王所乘遂爲一代常法僕夫執偉偉音條也詩偉革冲冲載驟載驟我輿云安我馬惟閑雖馳雖驅匪逸匪遜以上言車馬皆有法度如此昔有一作在淫羿馳騁忘歸羿好馳騁田獵卽虞箴所謂冒于原獸也景公千駟而淫於齊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德而稱焉詩好牡馬牧於坰野肇車就牧而詩人興魯魯頌駉駉牡馬在坰之野又曰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此詩賛美魯僖公雖名爲頌實猶興也仲尼厚醜醜猶也問人而不問馬所以重其類也厩焚問人孟子蓋惡夫厩多肥馬而野有餓殍殍方九反餓也孟子作莩僕臣司駕敢告執皂皂櫪也左傳臺臣皂

廷尉箴

廷尉秦官掌刑辟景帝更名大理復爲廷尉

天降五刑惟夏之績書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言天設此五刑而制其輕重惟夏禹之功故穆王訓夏贖刑亂茲平民不回不辟治乱曰乱回僻皆邪也辟與僻同昔在蚩尤爰作淫刑延于苗民夏氏一作天下不寧禹征苗殄絕其世見呂刑之書穆王耄荒甫侯伊謀五刑訓天周以阜基呂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訓天謂稱天以訓刑也觀其書可見呂侯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禮記凡制五刑必即天論也厥後凌遲上帝不觚論語觚不觚觚酒器有觚取其形制之觚發因以爲名叔世任情漫焉無法猶觚之不觚也天監在上亦不觚之矣周輕其制秦繁其辜五刑紛紛靡遏靡止寇賊滿山刑者半道漢刑法志秦用商鞅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至於始皇專任刑罰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天下愁怨潰而叛之昔唐虞象刑天民是全書方施象刑惟明揚子垂拱而視天民之阜紂作炮烙墜民于淵劉向列女傳紂爲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故有國者無云何謂是刖是劓無云何害是剠是剖一作剠惟虐惟殺人莫予奈殺以刑顛秦以酷敗獄臣司理敢告執謁主賓客之謁者

大鴻臚箴

典客秦官掌諸侯歸義蠻夷武帝更名大鴻臚

蕩蕩唐虞經通垓極論語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垓極謂四荒之垠際也陶陶百王天工人力書天工人其代之畫爲上下羅一作該羅條百職人有材能寮有級差遷能授官各有攸宜主以不廢官以不隳昔在三代二季不蠲夏商之季謂桀紂不蠲言昏濁也稸德慢道署非其人署謂建置也人失其材職反其官寀寮荒耄國政如漫文不可武武不可文言文武之職各有攸司大小上下不可奪倫鴻臣

司爵敢告在隣 君之左右虞書欽四隣

宗正箴

宗正秦官掌親屬周成王之時彤伯爲宗伯

巍巍帝堯欽親九族 論語巍巍乎其有成功堯典欽明文思以親九族 經哲宗伯禮有攸訓 虞書伯夷爲秩宗成王時彤伯爲宗伯皆掌禮之官 屬有攸籍各有育 又冑子世以不錯 冑與育同義書曰注冑長也說文引教冑子作教育子 正則世系不紊亂言國家之本所繫 昔在夏時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 太康夏啓子也盤于遊田爲羿所逐不得返國五子太康五弟也詳見書五子之歌家降謂太康失邦五子皆降而爲家楚詞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衖 有仍氏國名 晉獻悖統宋宣亂序 晉獻公惑於驪姬太子申生遭譖而自殺晉立奚齊卓子皆遇弑宋宣公舍其子而立弟繆公 齊桓不倫而忘其宗緒 齊桓公無嫡嗣多內寵及卒五公子爭立齊以大亂言不立嫡雖是忘其宗叙也 周襄戎女 周襄王以翟女爲后翟人周王出奔鄭 魯喜子同 魯桓公六年子同生公羊子曰喜有正也 高作秦祟而扶蘇被亥宗廟荒墟鬼靈靡附 秦始皇死於沙丘趙高矯詔賜太子扶蘇死而立胡亥秦以亡 伯臣司宗敢告執主 掌宗廟之木主者

大司農箴

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景帝更名大農令武帝更名大司農屬官有太倉均輸平準都內籍田五令丞

時惟大農爰司金穀自京徂荒粒民是觧 由天子之都至荒服養民則均書烝民乃粒 肇自厥初實施惟食厥僚后稷有無遷易 唐虞時棄居稷官書懋遷有無化居 實均實贏惟都作程旁求衣食厥民攸生上稽二帝下閱三王什一而征爲民作常遠近貢篚百姓 一作曰則 不忘 貢助徹皆什一也是爲經常之法篚什一之外則有貢篚之物以遠近爲差見禹貢 帝王之盛成在農殖季周爛漫而東作不勑膏腴不穫庶物並荒 自周宣王不籍千畝是後人君不知務農重穀時則有甫田等刺詩 府藏單虛靡積靡倉 藏去声公劉詩廼積廼倉 陵遲衰微姬卒以痒 痒病也 秦收太半二世不寥泣血之末海內無聊 秦廢井田之法收太半之賦二世而亡民罹荼毒至於泣血 農臣司均敢告執繇 繇與徭同役也

少府箴

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供養

實實少府奉養是供紀經九品臣子攸同 言上以共養一人與下以廩給百官財用實相通 海內幣帑祁祁如雲家有孝子官有忠臣共僚率舊聖則越遵 聖立則度所當遵守越與粵同 民以不擾國以不煩昔在帝季癸辛之世酒池糟隄而象箸以嗌 癸桀名辛紂名二君滿酒以酒爲池積糟爲隄又紂爲象箸而箕子唏 至於耽樂流湎而妲末作祟 妲己末喜桀紂之嬖妾 共寮未御不恤夏𣪠喪其國康而卒以陵遲嗜不可不察欲不可不圖未嘗失之於約常失於奢府臣司共敢告執觚 共與供同觚酒器有稜者

執金吾箴

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應邵曰吾禦也執金革以禦非常顏師古曰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職主先導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

溫溫唐虞重襲純熟經表九德張設武官揚子溫溫乎其和可知言重熙累洽之世武臣亦不可廢虞書九德咸事俊乂在官以御寇賊如虎有牙如鷹有爪詩祈父予王之爪牙國以自固獸以自保牙爪蔥蔥動作宜時用之不理實反生災蔥〻鋤利戮言賊武不可輕用秦政始皇名暴戾播其威虐亡其仁義而思其殘酷猛不可重任威不可獨行堯咨虞舜維思是尚思字當作叡吾臣司金據此則應邵之說是敢告執璜執玉文臣

將作大匠箴

將作少府秦官掌治官室景帝更名將作大匠

侃侃將作經構宮室墻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鳥鼠攸去詩斯干風雨攸除鳥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宅居上下俱欲得其安昔在帝世茅茨土階夏卑宮觀在彼溝洫堯舜之世茅茨不剪土階三尺論語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桀作瑤臺紂爲琁一作璇室人力不堪而帝業不卒王飾其居以奢喪國詩詠宣王由儉改奢詩斯干宣王考室也其詩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又曰上莞下簟乃寢斯安皆儉約之制也觀豐上六大屋小家易豐卦上六豐其屋蔀其家春秋譏刺書彼泉臺兩觀雉門而魯以不恢春秋文十六年毀泉臺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公羊子皆曰譏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論語魯人爲長府閔子曰何必改作蓋譏其廣府庫爲富不仁也秦築驪阿嬴姓以顛秦役作驪山又築阿房宮未成而秦亡史記秦之先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故人君無云我貴榱題是遂毋云我富淫作極遊在彼墻屋而忘其國戮作臣司匠敢告執獻

城門校尉箴

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十二城門候

幽幽山川徑塞九路盤石唐芒襲險重固此天地自然之險國有城溝家有拆柜各有攸堅民以不虞大小各有所宜德懷其內險難其外王公設險而承以盤蓋易坎卦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盤所以藉其下蓋所以覆其上言先王以德覆露斯民而安集之猶器之有盤蓋不獨恃城池以爲險昔在上世有殷有夏言夏殷先哲王定有天下之号以傳之子孫癸辛不德而設夫險阻湯武爰征而莫遏莫禦說苑吳起對魏武侯曰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大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作君之危書無安厥位惟危不可德少而城溝伊保不可德希而城溝是依唐虞長德而四海永懷秦恢長城而天下畔乖秦逆天地而爲險故天下潰叛尉臣司城敢告侍階

上林苑令箴

武帝初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令丞

莛莛大田芃芃作穀山有征一作㞕陸野有林麓夷原汚藪禽獸攸伏魚鱉以時蒭蕘咸殖國以殷富民以家給言山澤之利古之有國者與民共之孟子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雉兔者往焉昔在帝羿共田徑游羿乃奪民利以山澤供一人之游田共與供通徑謂往來馳逐於其間弧矢是尚而射夫封豬不顧於愆遏後憂即虞箴所述封豬大豕也是以田獲三驅不可過差易田獲三品又王用三驅言田雖貴於有獲不可廢三驅之禮合圍而過取麀鹿攸伏不如德至靈臺詩言文王有靈德也其詞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衡臣司虞敢告執指

司空箴

古官虞書伯禹作司空馬融曰主司空土以居民

普彼坤靈侔天作則坤之廣配乾之大乾卦曰乃見天則分制五服劃爲萬國黃帝分封諸侯得百里之國萬區禹平水土爲五服謂天子之畿外別爲甸侯要荒蠻服也乃立地官空惟是職莛莛九州都鄙盈區周禮爲都注都之所居曰都綱以群牧綴以方侯古者州置牧以統之故曰綱又牧以方伯諸侯之職烈烈雋乂翼翼王臣臣當其官官其人九一之政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即井地之政也七賦以均揚子法言七賦之所養注七賦五穀桑麻昔在季葉班祿遺賢措克充朝孟子周室班爵祿又與頌同措克在位而象恭滔天書靖言庸違象恭滔天注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匪人斯力匪政斯勑所任者非人所修者非政流貨市寵而苞苴是鬻苞苴謂苞裹以充賄賂也說苑湯禱旱之詞曰苞苴行邪王路斯浮孰不傾覆空臣司土敢告在側

太常箴

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更名太常師古曰太常王者之旗畫日月焉禮官主奉持之故曰奉常後改太常尊大之義也

翼翼太常實爲宗伯穆穆靈祇寢廟奕奕魯頌孔碩新廟奕奕注奕奕美也稱秩元祀班于群神各稱其宜而秩序之班列也皮曰羅羅也平声我祀既祇我粢孔蠲匪愆一作匪忒公尸又君子攸宜宗廟祭祀有尸有祝周詩公尸來燕來宜弗祈弗求惟德之報不矯不誣庶無罪悔祭祀以祇敬爲主所以報德非爲祈福周詩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昔在成湯葛爲不弔棄禮慢祖孟子葛伯不祀湯使人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祀故湯征之夔子不祀楚師是虜左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師滅夔以夔子歸魯人躋僖臧文不悟文二年有事于大廟躋僖公三傳皆云逆祀也孔子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躋僖公居其一文廢太室桓納郜賂文十三年太室屋壞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大廟左氏曰宋以郜大鼎賂公納于太廟非禮也二宮用諂不祧春秋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夫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杜預注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故聖人在位無曰我貴慢行繁祭無曰我材輕身恃巫東鄰之犧牛不如西鄰麥魚易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注東鄰謂紂西鄰謂文王何休公羊傳注夏曰礿薦尚麥魚黍稷望夷見衛尉箴注隱斃鍾巫魯隱公祭鍾巫館于寪氏爲賊所弑常臣司宗敢告執書

尚書箴

漢官儀尚書唐虞官也龍作納言詩云仲山甫王之喉舌秦改稱尚書漢亦尊此官典機密也

皇皇聖哲允勑百工命作齋慄龍爲納言見舜典是機是密出入朕命王之喉舌見烝民詩獻善宣美而讒說是折我視云明我聽云聰載夙載夜惟允惟恭言目能開明善道折絕讒邪則人主視聽聰明書朕聖讒說殄行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故君子在室出言如風動於民人易繫辭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渙其大號而萬國平信易渙卦渙汗其大號春秋譏漏言春秋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穀梁傳曰君漏言也易稱不密則失臣繫辭亂之所由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兌吉其和巽吝其頻易兌初九和兌吉巽九三頻巽吝兌爲口舌巽主申命也書稱其明申申厥鄰見益稷篇昔秦尚權詐官非其人符璽竊發扶蘇隕身一姦從命七廟爲墟秦以官者趙高行符璽事及始皇崩詐爲璽書賜扶蘇死卒以亡秦威福同門牀上維辜易巽在牀下此言牀上謂命令始制未宣布之時於此不謹寔基禍亂書臣司命敢告侍隅

博士箴

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武帝置五經博士

洋洋三代典禮是脩史記禮書洋洋美德乎觀三代損益緣情而制礼畫爲辟雍國有學校侯有泮宮王制學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各有攸教德用不陵不僭也昔在文王經啓其軌詩經始靈臺於樂辟雍旱德音而思皇多士多士作楨惟周以寧詩大雅貊其德音又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國人興讓虞芮質成詩虞芮質厥成注虞芮之君相與爭田往質于西伯入周境見國人皆讓遂以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公劉挹行潦洒濁亂斯清篤公劉洞酌皆召康公戒成王之詩其辭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官操一作摻所斬切執持也其業士執其經昔聖人之綏俗莫美於施化故孔子觀夫大學而知爲王之易易禮鄉飲酒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礼行於鄉庠故云學大舜南面無爲而袵席平舜恭已南面不下席而天下平還師階級之一本無級之二字閒三苗以懷虞書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秦作無道斬決天紀漫彼王迹而坑夫術士詩書是泯家言是守俎豆不陳而顛其社稷始皇絕滅三代之禮學坑儒焚書存而不毀者惟秦之圖籍故仲尼不對問陳而胡簋是遵一作道論語衛靈公問陳對以俎豆之事左傳哀十一年衛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注胡簋禮器名夏曰胡周曰簋原伯非學而閔子知周之不振左傳昭十八年周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注原伯魯周大夫儒臣司典敢告在賓

古文苑卷第十五

古文苑卷第十六

崔駰大尉箴　司徒箴

河南尹箴　大理箴

崔瑗東觀箴　關都尉箴

河隄謁者箴　尚書箴（一作綦毋）

北軍中候箴　司隸校尉箴

郡太守箴（一作劉騊駼）

胡廣侍中箴（一作崔瑗）

崔寔諫大夫箴（闕）

晉張華尚書令箴（續入）

晉傅玄吏部尚書箴（續入）

太尉箴

（太尉秦官金印紫綬掌武事武帝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位在丞相上後復爲大尉更置不常）

天官冢宰庶僚之師師錫有帝命虞作尉（尚書中候云舜爲太尉古史考曰舜居百揆總領百事周更名冢宰詳見後志注）爰叶台極爰平國域制軍詰禁王旅惟式九州用綏群公咸治（冢宰均平四海統理百官）干戈載戢宿纏其紀（西方白虎七宿主兵）上之云攄下之云戴（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苟非其人戮我帝載昔周人思文公而召南詠甘棠（周召分陝而治周公爲師兼行冢宰周公歿謚曰文召公爲太保領冢宰之職甘棠詩見召南）昆吾隆夏（鄭語昆吾爲夏伯注祝融之孫名樊已姓封於昆吾）伊摯盛商（伊尹名摯相湯伐桀四日）（皆三公主兵者足以繫人心尊國勢）季世頹僻禮用不臣無曰我強莫余敢喪無曰我大輕戰好殺紂師百萬卒以不支宰臣司馬敢告在際

河南尹箴

（後漢郡國志河南尹二十一城雒陽縣周時號成周河南縣周公時所城洛邑也世祖都雒陽改曰河南尹）

茫茫天區畫冀爲京（堯舜禹都皆在冀）商邑翼翼四方是營（南都亳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唐虞商周河洛是居（右四代所都皆在河洛之間）成王郟鄏以處鶉墟（成王定鼎郟鄏郟鄏河南地也屬鶉火之次）諸夏勁強是從是横徹我墉屋而師尹不臣（自平王東遷之後王室不競諸侯爭強王畿之地日削尹氏不能正之）霸奪其權宗器以分圖籍遷齊九鼎入秦（後闕事見戰國策大抵周自東遷以後宗器圖籍散失及其亡也史記稱秦取九鼎寶器或曰九鼎淪於泗水非諸國所可得）

司徒箴

（右官舜命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孔安國曰主徒衆教以禮義）

天監在下仁德是興（命官掌教所以興仁）乃立司徒亂茲黎烝

治亂曰亂茫茫庶域率土祁祁人具爾瞻四方是維詩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乾乾夕惕靡怠靡違敬敷五教書注布五常之教九德咸事畯人用章皐陶謨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洪範俊民用章黔毗是富無曰余恃忘于爾輔無曰余聖以忽執政匪用其良乃荒厥命庶績不恰戎于爾祿豊其折右而鼎覆其餗易豊九三折其右肱不可用也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書歌股肱虞書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詩刺南山尹氏不堪國度斯傲詩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其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不平謂何徒臣司衆敢告執藩

大理箴

大理掌刑獄見前廷尉注

覲矣皐陶翊唐作士虞書帝曰皐陶汝作士明于五刑注士理官也設爲犴狴九刑九理左傳周作九刑如石之平石稱之權所以鈞物者也書闕石和鈞如淵之清三槐九棘以質以聽周官王之治朝面三槐左右九棘聽獄其下質謂以獄成告于王罪人斯殛凶旅斯并謂去四凶熙乂帝載旁施作明書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又皐陶方施象刑惟明昔在仲尼哀矜聖人論語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子罕禮刑衛人釋艱借用子罕言刑意謂聖人謹重禮刑不容易言之蓋欲保衛斯民而釋除其艱厄如論語言齊之以刑齊之以礼左傳晉鑄刑書於鼎仲尼曰人在鼎矣何以尊法將棄禮而徵書也無非意在衛民釋之其忠勳亮孝文漢書張釋之文帝時爲廷尉奏盜環犯蹕之獄文帝是之于公哀寡定國廣門于公辨東海孝婦冤獄自謂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今高大閭門至子定國爲丞相封侯夐哉邈

矣舊訓不遵主慢臣驕虐用其民賞以崇欲刑以肆忿叶平声紂作炮烙周人滅殷西伯獻洛西之地請紂去炮烙之刑至武王滅紂夏用淫刑湯誓其軍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衛鞅酷烈卒殞于秦衛鞅當臨渭論囚渭水爲之赤卒以得罪秦車裂鞅以徇不疑加害禍不反身漢昭帝時有一男子詣北闕自稱衛太子詔使公卿識視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京兆尹雋不疑叱從吏收縛送詔獄卒伏其辜反一本作及嗟茲大理慎于爾官賞不可不思斷不可不慮人主任用理官當加謹重如孝公之封商鞅則失於不思其弊如[illegible]帝之任不疑則有斷而能審或有忠能被害比干伍胥之倫或有孝而見殘伯奇申生之類吳沈伍胥子胥盡忠吳王賜之屬鏤之劍以死浮其尸於江殷剖比干史記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莫遂爾情是截是刑無遂爾志以速以殛截割也剠刑之屬速當作剌七賜反殺也周官司寇有三剌之法有司剌之官殛流竄之類一云誅也舜殛鯀于羽山叶韻合云以殛以剌天鑒在顏齊語天威不違顏咫尺顏眉目之間也無細不録福善災惡其效莫逮理官司律敢告執獄

東觀箴

黃帝命沮誦倉頡爲左右史夏商有太史周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至漢東京圖書悉在東觀使名儒碩學著之撰述國史

洋洋東觀古之史官三墳五典靡義不貫左書君行右記其言禮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辛尹顧訪文武明宜周語文王訪于辛尹注辛甲尹佚皆周大史倚相見寳荆國以安

左傳楚靈王謂子革曰左史倚相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何以季世咆哮不虔蕩之詩曰女炰烋于中國在強奮矯而戮彼逢干言桀紂暴虐自任殺諫臣龍逢比干不畏史官之筆衛巫監謗國莫敢言周厲王使衛巫監謗者以告則殺之以劉天下之口國人莫言道路以目狐突見斥淖齒見殘說苑狐突曰與其久生亂世也不若死戰國策淖齒數齊閔王之罪而殺之言人主失道則忠良疎弃賊臣必興焚文坑儒嬴反爲漢嬴秦姓反轉也巫蠱之毒殘者數萬江充傳巫蠱獄死者數万人嗟嗟後王曷不斯鑒是以明哲先識擇木而處說所安也左傳鳥則擇木夏終殷革周衰晉吞或笑或泣抱籍遁走呂氏春秋夏太史終古見桀惑亂載其圖法奔商商太史向摯見紂迷亂載其圖法奔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亦以其圖法歸周聃老明官爲周藏室史二葉靖公果喪厥緒宗廟隳夷遠之荊楚晉自幽公時益衰微反朝韓趙魏之君其後三世至靖公三卿盡分其地晉絶不祀麥秀之歌借用箕子過殷虛事億載不廢史臣司藝敢告侍後

關都尉箴

漢百官表關都尉秦官

茫茫九州規爲關津規度也度地之形勢而設險唐堯積德三代脩仁帝王以德仁爲固越季不軌爰失厥人聖賢不用頑嚚是親蒍潰武關項破函谷秦王子嬰繼爲禽僕史記漢元年十月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子嬰係頸以組降軹道旁禽僕猶奴虜也十一月項羽攻破函谷關言關之設險不足恃也尉臣司關敢告並轂

河隄謁者箴

漢成帝時河隄大壞以校尉王延世領河隄謁者秩千石洪遵筆漢官名有不書於百官表因事乃見者如河隄謁者因王延世塞大河而見豈非因事而見官事已即罷耳後漢循吏傳注或名其官爲護都水使者

伊昔鴻泉浩浩滔天楚詞鴻泉極深何以寘之書洪水方割浩浩滔天有夏作空爰奠山川書伯禹作司空又奠高山大川導河積石鑿于龍門疏爲砥柱壅彼河滸大陸既衍播于北野瀰瀁咸順沂泗從流江淮湯湯而奠宅乃州衆水各由其道帝都是安潛菑潺潺爲然順流菑害不作東歸於海九野孔安四隩不殆並見禹貢爰及周衰夏績陵遲導非其導堙非其堙八野填淤水高民居淊溢滂汨禹導河至鉅鹿之北分爲九河以殺水勢又合爲一大河入于渤海至齊威公時急於功利實塞其八以廣田居於是水勢雖潤高於民居遂多潰決之患屢決金隄瓠子潺湲宣房作歌史記孝文時河潰金隄武帝元光中河決瓠子天子自臨決河作歌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宣房塞兮萬福來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使臣司水敢告執河掌河渠之官

尚書箴

事源見前注尚書有三箴則前篇揚雄所作審矣

龍作納言帝命惟允虞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夙夜出内朕命惟允山甫翼周實司喉吻烝民詩出内朕命王之喉舌赫赫禁臺萬邦攸庭直也無曰我平而慢爾衡無曰我審而怠爾

明四岳阿鯀績用不成堯典四岳薦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虞登八元五教聿清左傳舜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內平外成注契爲司徒在八元之中舉以無私乃忝服榮正直是與伊道之經先民匪懈永世流聲周詩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先民古昔賢人也商書先民時若言古之賢者躬行此道未甞懈弛故名譽傳於後世君子下問敢告侍庭

北軍中候箴後百官志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中興省但置中候以監五營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声五校尉皆屬焉

赫赫將帥與總虎臣謂虎賁之士鷹揚旅武詩時維鷹揚闞然奮震叶韻平声贅衣近侍常伯之人周書立政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注常所長事皆左右近臣怒如熊力角焉任均操兵左右百夫衛賓昔在高祖草創伊神鴻門之會職多末陳末陳謂士卒也時騎從行僅百餘騎或有劒舞賴有傾身高祖會項羽鴻門亞父令項莊拔劒舞欲擊高祖樊噲聞事急持盾直入營譙羽高祖從間道走軍孔丘歷堦文武定申以人士拜齊無其臣魯定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具左右司馬至會所孔子歷堦而進却萊人斬侏儒齊侯懼遂歸侵疆以人士拜謂齊有人士之衆而屈伏於魯由齊之無臣也秦政東遊大盗輩群秦始皇名政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爲盗所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期門不設施巧銳騎不在脩貨故圖遠乘機事有殺勤殺勤在親親無常人期門銳騎皆軍名殺勤謂上所親軍之人也箴言失其心則武衛之士雖備而無用得其心則人人皆知親君而備上忽情懈怠禍慢及君憲臣司武

敢告執軍

司隸校尉箴司隸校尉漢官掌徒隸而巡察武帝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弘農

煌煌古制分劃五服書弼成五服翼翼封畿四方之極詩商邑翼翼四方之極牧監臣設是謂王國周禮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大漢通繇崇弘簡易吞舟之網以濟難阨漢罔疎闊所以濟時之艱危未置督察之官自時厥後或慢或遅綉衣四出禍起宮闈江充作亂孽于戾園卒隸掘蠱以詰其姦江充偉拜爲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充奏言宮中有蠱氣遂掘蠱於太子宮得太子蠱戾置園邑故曰戾園既定既寧爰遂其官俾督京甸時惟鷹鸇上曰丞蠱事既定司隸之官遂不廢俾察姦盗左傳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必正必式國之司直乃回乃邪寔爲讒慝毀於貞賢悔其何及言司隸設官所寄甚重不可任非其人昔唐虞旻旻厥績以熙嬴氏修修怨毒用滋是故履上位者無云我貴苟任激訐激訐小人讒賊亂平邦人主當遠之陽玄默以式百辟畫一之歌豈猶遐遯丞相平陽侯曹參以元默清淨爲治民作畫一之歌今猶未遠宜取以爲法使臣司隸敢告執役

郡太守箴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景帝更名太守

有嬴驅除焚典紀舊蕩滅蕃畿罷侯置守此下有闕

文穎秦非正統特爲王者之驅除其典籍之舊廢封建之法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各置守 秦發閭左陳涉奮威 二世發閭左之戍陳勝等作亂 楚築乾谿靈王不歸 楚靈王名圍左傳楚子次于乾谿將東鼎于周公子比作亂王縊于申亥氏 征遐由近可不肅祗 言秦欲備胡楚欲圖天下而禍發於近 守臣司境敢告執機

侍中箴

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皆漢加官也

皇矣聖上神居天處 言其尊嚴 勤求俊良是弼是輔 古者君側皆選用賢德至漢猶參用儒士 匪懈于位庶工以序昔在周文創德西鄰昴聞上帝賴茲四臣 文王興于岐周故曰西鄰君奭曰迪見冒聞于上帝惟茲四人正義詩稱文王有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目 辛尹是訪入虞是詢 周語文王訪于辛尹寘于入虞辛甲尹佚皆周大史入虞即論語所稱八士 濟濟多士乂用有勳 洪範乂用三德 文公欽若越與周道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寔爲政首 周公旦謚曰文敬順文王之道先正謂周公也作立政之書以戒成王首以王左右常伯常任爲告 降及厲王不祗不恪暱彼榮夷用肆其虐惟敗天命寇賊 一作戎 並作圮墜宗緒寢廟靡託 史記厲王好利近榮夷公專利暴虐國人畔之出奔於彘 無曰我賢不選至親無曰我任妄用嬖人籍閎飾頹穢我神武 史記佞幸傳籍孺閎孺以婉佞貴幸與上卧起孝惠時郎侍中皆傅脂粉化閎籍之屬也神武指高祖惠帝 鄧通擅鑄不終厥後 鄧通幸於孝文賜之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通後餓死 中書竊命石弘作禍 漢書佞幸傳石顯弘恭皆少坐腐刑宣帝時任中書官作禍言譖殺蕭望之周堪等 高安斷袂哀用無主 董賢幸於哀帝嘗與上晝寢偏藉上褎賢未覺上斷褎而起後封高安侯無主猶不祀褎音袖 侍臣司中敢告執矩

諫大夫箴

大夫掌議論武帝初置諫大夫秩比六百石

於昭上帝迪茲既哲匪于水鑒惟人是察 周書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 爰有誦訓出有旅賁 楚語在輿有旅賁之規倚几有誦訓之諫 木鐸之求爰納遒人各有攸訊政以不紛 夏書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昔在大禹拜承昌言 虞書禹拜昌言曰俞 癸辛暴戾虐及于天 桀紂暴虐拒諫亡國絕祀虐及祖宗之在天者 逢于周厲 逢當作逄 慢德不蠲 蠲潔也言慢德濫穢不復蠲潔 喣喣胥譏人謗乃作不顧厥愆是討是格庶類不堪流之彘宅防人之口譬諸防川豈不速止潰乃滂湲 周語厲王使衛巫監謗者國人莫敢言邵公曰民不堪命矣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王不聽三年國人叛流王于彘 滂湲尚塞言擁爲賊默默之患用顛厥國 說苑孔子曰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士嘿嘿不聞諫諍也 諫臣司議敢告執翼

尚書令箴

尚書秦官漢因之慶初用士人爲尚書令秩二千石晉公卿禮秩云尚書令拜則冊命

明明先王開國承家 易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作制垂憲仰

觀列曜府令百官敢用罔德先王建立百官皆取法天象詩見天官書昔舜納大麓七政以齊內成外平而風雨不迷書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又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舉八元布五教內成外平山甫翼周靡剛靡柔補我袞闕王我王猷王猷允塞而四海咸休詩維仲山甫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又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玉謂使之光明溫潤如玉也左傳昭我王度式如玉又王猶允塞四方既平雖曰聖明必資良材無曰我智官不任能發言如絲其出成綸千里之應樞機在身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易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尚書出納王命故云世季道棄天綱縱替既無老成敗舊法制周詩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老成人謂舊臣典刑舊法也法制不循不長厥裔先王之法制盡廢而後國隨之裔世系也尚臣司臺敢言侍衛

吏部尚書箴

傅玄

初漢成帝置列曹尚書四人其一曰常侍曹光武改常侍曹爲吏部曹專掌選職右於諸曹自漢及魏長此職者咸曰吏部尚書諸曹但曰尚書而已

明明王範制爲九服周礼九服王畿千里之外分爲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是爲九畿君執常道官有定職各有攸司又用不匱書洪範乂用明俊民用章貴無常尊貴爲天子得道則尊貴而無輔失其尊矣賤不指卑公卿大夫下至庶士賢德所舉勿指爲卑不明厥德國用顛危君臣上下不宣明德則其國危昔舜舉咎繇而雋乂在官湯舉阿衡而不仁流屏書俊乂在官百僚師師論語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且表正而象平日夕而景側表與日君也象與影臣也君正則主吏部者得人吏部得人則百執各得其職處喉舌者患銓衡之無常不患於不明吏部掌銓衡之任代君進退人材與心有常則公生明矣故曰無謂隱微廢公任私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無好自專違衆取怨是以古之君子無親無疏縱心大倫修己以道弘道以身中庸脩身以道論語人能弘道易貴好爵書慎官人易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書能官人惟帝其難之官不可妄授職不可闇受能者養之致福不能者弊之招咎衡臣司書敢告左右

古文苑卷第十六

古文苑卷第十七

雜文

董仲舒集叙

王褒僮約

班固奕旨

蔡邕篆勢

黄香責髯奴辭

閵人牟準魏敬侯碑陰文

董仲舒集叙（漢書本傳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此必集中所載也）

董仲舒清河廣川人也以治春秋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能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圃（論語讀學爲園圃所以種菜茹王充論衡曰仲舒讀春秋三年不窺園菜）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漢孝武皇帝即位以賢良對策爲江都相事易王（景十三王傳江都易王名非武帝兄也顔師古曰易音弋謚法曰好更故舊曰易）易王素驕好勇仲舒以禮義匡正王敬重焉公孫弘希世用事深疾仲舒是時膠西王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膠西于王端易王同母弟亦武帝兄也爲人賊戾相二千石至者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弘欲中之乃言於上曰獨仲舒可使相膠西王素服其德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以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率下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產業以脩學著書爲事年老以壽終於家（並仲舒本傳中語恐此叙即前班固采以爲傳邪）

僮約　王褒

蜀郡王子淵（地理志蜀郡郡成都漢書本傳王褒字子淵蜀人也）以事到煎上（玉壘山在成都西北湔水出焉亦名湔山湔水所經行之地故名煎上煎與湔同）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酤酒便了捍大杖上冢巔曰大夫買便了時（指楊惠故夫）只約守冢不約爲他家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即決賣券之奴復曰欲使皆上不上券便了不能爲也子淵曰諾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宣帝即位之十六年也按漢書神爵五鳳之間上欲興協律之事益州刺史王襄令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因奏褒有軼材上徵褒既至詔爲聖主得賢臣頌待詔頃之擢爲諫大夫此文當作於未薦召之前通鑑載求金馬碧雞於神爵元年與此不合）資中男子王子淵（地理志犍爲郡有資中縣郡屬益州）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夫時戶下髯奴便了決賈萬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洒（一作早）掃食了洗滌居當穿臼縛帚裁盂（方言盂或謂之盌）鑿井浚渠縛落鉏園（落籬落也）研陌杜埤（明音）地刻大枷（研治阡陌究隙則塞之大枷連枷也打穀之具榮禾稼之）

場刻畫地或令廣一丈可運大枷打穀也屈竹作杷削治鹿盧說文杷收麥器蒲巴
切鹿盧引綆以汲井出入不得騎馬載一作乘車踑坐大呶下
牀振頭垂釣刈芻結葦臘纑編葦以爲箄治麻以作布鄭氏詩箋竹葦
曰箄臘緝治也孟子其妻辟纑注緝績其麻曰辟練麻曰纑音壁盧沃不酪住醋醶舊音
徂攢沃歃也乳汁作漿曰酪醋醶亦美菽酸闢之屬奴當甘饜麥不得求美飲織履作麄
方言屝屨麄履也謂之麄黏雀張鳥一作烏結網捕魚繳鴈彈鳧
弋以絲繫矢曰繳音灼登山射鹿入水捕龜浚園縱魚鴈鶩
百餘浚治園中池以養魚鴈鶩鵝之屬驅逐鴟鳥持梢牧猪種薑養
羊長育豚駒糞除常潔餧食餧音馬牛鼓四起坐
夜半益芻二月春分被隄杜疆落桑皮棱隄音田畔之空
地可耕鉏種植落謂去其附枝及杍蠹者剝取棱櫚之皮可爲繩索種瓜作瓠音瓠別茄披葱
萊茹別其種而植瓠蓏也詩疆場有瓜又八月斷壺茲披散而植之焚槎發等壟集破封地有
桔拆燒之借火氣以發土性等薺也聚其灰土剖其堅壤皆治園之法日中早覆覆音蝮覆江東日中
以茨音備雞鳴起舂調治馬驢兼落三重落當作絡謂燒鐵烙蹄令堅而耐踏莊子
馬蹄篇伯樂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鋪鋪音脯滌
杯整案杯食器也淮南子桀枉而食桉以設飲食之具玉光舉案齊眉園中拔蒜斲
蘇切脯築肉築與祝同斫也臛芋膾魚炰鱉烹茶茶苦菜也烹以
爲茹盡具餔已蓋藏關門塞竇餧猪縱犬勿與隣里
爭鬭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
脣漬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辰出夜入交關伴偶

舍後有樹當裁作船上至江州漢中郡有江州縣蜀郡涪水至此會合見
蜀都賦下到煎主蜀郡有湔道湔主湔之縣治也爲府掾求用錢推
紡惡敗棧索府掾郡之史胥用錢爲直也棧索所以牽縱觔卹放字損敗者推弃之綿亭
買席綿亭地名其處出席往來都洛地理志廣漢郡有新都洛縣注云章山洛水所出南至
新都入湔有工官當爲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膏沐之物小市所販歸
都擔枲轉出旁蹉枲胥里切麻也爲貢篋蹉綠枲負販出小路牽犬販
一作鵝鵝武陽買茶楊氏池中擔荷武陽地名茶茗也楊氏池産荷
其莖茄其花芙蓉其實蓮其根藕皆可販賣往來市聚也壓聚慎護姦
偷入市不得夷蹲旁臥惡言醜詈多作刀弓持
入益州貨易牛羊奴自交精慧不得癡愚惠與慧通
持斧入山斷輮裁轅輮長服也論語曰斷木爲輮揉車輮也若殘當
作俎机木屐及彘一作犀盤焚薪作炭炭餘也俎机以盛肉屐屐渠戟反
木履也彘盤豬槽之牢斷截之餘木當用作此又其下則薪而燒之以爲炭石礨力罪切薄
岸皆水決爲之以防暴水之至治舍蓋屋書削代牘削木版也古人以書欲更書則削去
之故謂之削牘編木爲之日暮以歸當送乾薪兩三束四月當
披五月當穫謂麥穫也十月收豆多取蒲苧紵音苧麻屬也
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爲當編蔣織箔蔣音蔣菰蒲草也植
種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赤爲行果類相
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
告隣里棖門柱戶上樓擊鼓一作柝荷盾曳矛還

落三周（盾可蔽身，矛可刺賊，所以巡警盜竊）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莞織薦（索盡也。蘇各切。莞音官，小蒲草，可以為席）事訖欲休，當舂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斂，主給賓客（私斂謂奴私索債之類，主以供給賓客。主猶掌也）奴不得有姦私。事事當聞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徧訖，詞窮咋索伈伈（咋音窄，索色窄切。伈音近，恐畏不能言狀）扣頭，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當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尒，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惡。

奕旨　班固

大冠言博（蔡邕獨斷曰：武冠或曰繁冠，今謂之大冠，武官服之）既終，或進而問之曰：孔子稱有博奕（論語：不有博奕者乎）今博行於世，而奕獨絕。博義既弘，奕義不述。問之論家，師不能說。其聲可聞乎？曰：學不廣博，無以應客。北方之人謂棊為奕，弘而說之，舉其大略，厥義深矣。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棊有白黑，（一本黃墨）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成敗臧否，為仁由己，危之正也（危中有正）。夫博懸於投（投今作骰，博具也，以骨為之）不專在行。優者有不遇，劣者有僥倖，踦挐相凌，氣勢力爭，雖有雄雌，未足以為平也。至於奕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論語：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循名責實，謀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器用有常，施設無析（析一作忻）因敵為資，應時屈伸，續之不復，變化日新。或虛設豫置，以自護衛，蓋象庖羲罔罟之制（易：庖犧氏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言庖犧罔罟也）隄防周起，障塞漏決，有似夏后治水之勢（孟子：禹之治水，水之勢也）一孔有闕，壞頹不振，有似鯀子泛濫之敗（漢武元光中，河決瓠子，承上文治水言之，謂隄防也）一棊破窐，亡地復還，曹子之威（曹劌手劍劫盟，齊桓歸魯侵地汶陽之田）作伏設詐，突圍橫行，田單之奇（田單守即墨，用火牛奇計，復齊七十餘城，兵詐伏之）要厄相劫，割地取償，蘇張之姿（蘇秦張儀以縱橫之術說六國，其要害以相劫持，失地於東，取償於西，棊之爭劫似之）固本自廣，敵人恐懼，三分有二，釋而不誅，周文之德（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棊之全勝不爭者也）知者之慮也。既有過失，能量弱強，逡巡需行，保角依旁，卻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方也（秦繆公因殽之敗，悔過自誓，卒保其國。棊之補過自守者也）上有天地之象（天文地則陰陽）次有帝王之治（庖犧禹文王）中有五霸之權（齊桓秦繆）下有戰國之事（田單蘇張）覽其得失，古今略備。及其晏也，至於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言其激發志氣

怡悅性情如此論語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推而高之仲尼撫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勝則喜而不至於過負則悲而不至於損質之詩書關雎類也關雎之詩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紲專知柔陰陽代至施之養性彭祖氣也守啡不競勝負兩忘此至人葆氣葆眞之法莊子伏蟄得之以襲氣母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外若無爲默而識淨泊自守以道意隱居放言遠咎悔行象虞仲論語子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發中權信可喜感乎大冠論末備故因問者喻其事

篆勢

蔡邕

徐堅初學記題以蔡邕篆書體古者蒼頡覩鳥跡造文字書契始作至周宣王時史籀作大篆十五篇及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王莽居攝使甄豐校定六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自漢而下韓相蔡邕名體俱多伯喈妙於書法靈帝命書六經刻石於太學門外

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皇頡蒼頡也皆世推尊之故稱皇頡崔瑗草書體云書體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體有六篆爲眞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斜列櫛比龍鱗紓體放尾長短副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縕揚波振激鷹跱一本作龍躍鳥震平聲延頸脅翼勢似凌雲或輕筆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露緣絲垂凝下端篆體有懸針倒薤垂露偃波其者非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抄者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跂音企蟲行也翾音𫖯小飛也遠而望之象鴻鵠羣游駱驛遷延迫而察之端際不可得見指偽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計研桑弘羊二人精於算因賓戲研桑心計於無垠離婁不能覩其隙間離婁古之明目人般倕揖讓而辭巧公輸般魯人倕黃帝時人皆匠之巧者籀誦拱手而韜翰籀史籀也誦沮誦也黃帝之史與蒼頡始造書法處篇籍之首目粲粲其可觀摛華豔於紈素爲學藝之範閑閑音旋規也所以爲圓伯喈自謂以此美麗之字體寫之紈素可爲後人法式嘉文德之弘懿縕大體而論旃旃猶之語助也左傳虞公求旃

責髯奴辭

黃香

寫好髯奴以譏世之飾容貌賤類舌者

我觀人鬚長而復黑冉弱而調離離若緣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因風披靡隨風飄颻爾乃附以豐頤表以蛾眉發以素顏呈以妍姿約之以紲綫潤之以芳脂華華翼翼靡靡綏綏振之發曜黝若玄珪之垂於是搖鬚一作鬢奮髭則論說唐虞鼓鬚動髯則研覈否臧內育瓌形外闡宮商相如以之閑都美人賦司馬相如美麗閑都顓孫以之堂堂論語堂堂乎張也顓孫師字子張豈若子髯既亂且赭枯槁禿瘁劬勞辛苦汗垢流離污穢泥土傖囁穰擩音而

與塵爲侶無素顏可依無豐頤可怙動則困於物感靜則窘於囚虜薄命爲髭正著子頤爲身不能庇其四體爲智不能飾其形骸癩鬚瘐面常如死灰癩瘍疾也豫讓漆身爲癩音賴瘐因病也律因以飢寒死曰瘐音庾曾不如犬羊之毛尾狐狸之毫氂爲子鬚不亦難乎

魏敬侯碑陰文　闕人牟準

三國魏志衞覬字伯儒河東安邑人少夙成以文學稱魏國旣建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勸贊禪代之義爲文誥之詔明帝時封閺鄉侯受詔典著作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爲篆隸草無所不善諡敬侯

敬侯所葬之先域城惟解梁後漢郡國志河東解縣有解城注左傳僖十五年晉侯賂秦內及解梁城地即鄴首地名山對靈足靈山之足谷當猗口猗谷之口勢高而趣幽形垣而背阜垣謂環抱如墻阜豐厚也鑿室而可以藏藏不墳而所冀速朽禮記死欲速朽爲宋桓司馬言之鐫石擲也珎琦素白而靡尚衣服隨時而則有故吏述德於隧前門生紀言於碑後隧道之前謂碑銘也碑後卽碑陰年準自謂也曰季居亭而已治詹嘉在主而可友郡國志解縣有曰城注左傳曰晉文公入郢曰裘者也博物志曰曰季邑又猗氏縣注地道記曰左傳文十三年詹嘉處瑕在縣東北縣有鄭有亭在主在左也二者春秋時古跡敬侯葬所近之勵高據之厚地將秘億而永乂稱億年之多也斯壁所著述注解故訓及文筆等甚多皆已失墜所注孝經因而注釋孝經之名思有誤字擴儒釋經詩書

有故春秋有徼倉頡冢碑大篆書在左馮翊利陽亭南道旁郡國志左馮翊衙縣注皇覽曰有倉頡冢在利陽亭南高六丈及華山下亭碑增筭狀碑爲樊毅作毅又有乞復華山下民租口筭狀此三碑筭未詳殷叔時碑殷華字叔時後漢人碑文見後魏大饗碑羣臣上尊號奏及受禪石表文並在許繁昌帝王世記魏文帝登禪于曲蠡之繁陽亭爲縣曰繁昌今許之封內潁川繁昌是也尊號奏鍾元常書受禪表覲並金針一作錯八分書也魏鍾繇字元常工書法敬侯所爲文尊號奏鍾繇書受禪表覲自書其字体並金針八分書也書体有八分懸針金錯之名王愔文字志曰懸針小篆体也金錯書八体書法不圖其形或曰以隸金石故曰金錯太祖文帝等臨詔令雜駁議上封事一百餘條誡子等散在人間及碑

石可見言皆忘失樹碑人郡國縣道姓名具如于後樹立也人姓名闕不載

古文苑卷第十七

古文苑卷第十八

記

漢樊毅修西嶽廟記 一作碑

碑

衛覬西嶽華山亭碑

張昶西嶽華山堂闕碑銘 一作張旭

王延壽桐柏廟碑

蔡邕九疑山碑

漢樊毅修西嶽廟記 一作碑

山經曰泰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 西山經云勢墆注山形上大下小嶠峻也 周禮職方氏華謂之西嶽 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 祭視三公者 禮記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注云視其牲器之數 以其能興雲雨產萬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 祭法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則祭之書大傳五岳皆觸石而出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 故帝舜受堯之歷數親自巡省設五鼎之奠柴燎煙 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虞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注西岳華山 致敬神祇又用昭明百穀繁殖黎民時雍鳥獸率舞鳳凰來儀暨夏殷周末之有改也 末莫也 其德休明則有禎祥荒淫臊穢篤災必降秦違其典璧遺鄗池二世以亡 鄭客至華山下望見山上有素車白馬而至者授之璧曰為我遺滈池君今年祖龍死及始皇死於沙丘二世立而秦亡 高祖應運禮遵陶唐祭則獲福奕世克昌 言如堯舜之世尊祀羣岳 亡新滔逆鬼神不享 新莽篡漢有滔天之惡故鬼神違之莽以速亡 建武之初彗掃頑凶 誅夷新莽平盡猶如彗星之掃除 更率舊章敢用玄牡牲牷必充天惟醇祐萬國以康 建武元年即位燔燎告天壇于鄗神二年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中岳在未四岳各依其方 光和二年有漢元舅五侯之胄謝陽之孫曰樊府君諱毅字仲德 後漢書樊宏字靡卿世祖之舅封壽張侯弟丹封射陽侯兄子尋玄鄉侯族兄忠更父侯宏少子茂封平望侯是為五侯毅出於丹之胄復云射陽之孫蓋指毅祖襄封射陽者謝與射同神夜切 承考讓國家于河南 至毅父賢國家居 究職州郡辟公府除防東長中都令 防東縣屬山陽郡中都縣屬東平國漢制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 誅強贓撫脊民二鄗以清命守斯邦 為弘農太守 威隆秋霜恩踰冬日景化既宣由復夕惕惟窺祿之報順民之則孟冬十月齊祀西嶽以傳 一本有舍字 窄狹不足處尊卑廟舍舊久牆屋傾亞 一作亞 世室不脩春秋作譏 春秋文十三年詳見前注 特部行事荀班與縣令先譙以漸補治設中外館圖珍奇畫怪獸嶽瀆之精所出禎秀役不干時而功已著暫勞久逸神永有憑自古太山鄍邑猶存 鄍一作邴公羊傳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注四井為邑取足止舍共葬殺而已邴會也言此邑以賜諸侯天子不收租賦 五嶽尊

同衆此勤民獨不賴福乃上復十里內工商農賦（有乞復華山下十里內民租田口筭狀在前）克厭帝心嘉瑞仍畣（與荅同尓雅俞畣然也）風雨應起（一作卦應四時八卦之候）濊潤品物君舉必書況乃盛德惠及神人可無述焉於是功曹郭敏主簿魏襲戶曹史許禮等（皆弘農郡官屬也）遂刊玄石銘勒鴻勳垂曜靈軫存有昭識（音志記也）其辭曰

二儀剖判清濁始分（二儀乾坤也易大極生兩儀乾坤既判輕清者爲天重濁者爲地）陽凝成山陰積爲川泰氣推否洪波沉臻（二氣交泰常於否推之洪水橫流否也禹濬川奠山所以臻泰）堯命伯禹決江開汶川靈既定恩覆兆民乃刊祀典辨于羣神因瀆祭地嶽以配天（左傳山嶽則配天）世主遵循永享歷年赤鐩煌煌（漢火德故云赤鐩）受茲介福京夏咨清（咨與諮同）殊俗賓服令問不違可謂至德德音孔昭實惟我后（揺叙也古者諸侯皆稱后書肆覲東后又乃命三后）出自中盤大漢之舅本枝惟百延慶長久俾守西嶽逵奉神祀敀傳飭廟靈則有攸（一無攸字文上多則字）濟降瑞畣作昜風凱悌惟風及雨夜我稷黍穡民用章建乂室宇刊銘記誦（一作紀誦）克配梁甫（古者封泰山禪梁甫刻石紀功言此銘誦可配梁甫之制）

西嶽華山亭碑　衛覬

惟光和元年歲在戊子名曰咸池季冬己巳弘農太守河南樊府君諱毅字仲德下車之初（毅以是年十一月到任有乞復田租口筭狀并修西岳廟碑見前）恭肅神祀西岳至尊詔書奉祠躬親自往省從（一作徒）勞謙即事有漸散齊華亭（齊與齋通下同）齋堂逼窄郡縣官屬清（一作潔）齊無處尊卑錯綜精誠不固畏天之威逢斯癉怒時雨不興甘澍不布念存黔首懼闕曠素（曠職尸素也）於是與令巴郡朐忍先讜（公讜朐忍縣人時爲華陰令公讜其字也朐音劬）圖議繕故斷度掎廊立室異處左右趣之莫不競慕二年正月己卯興就既成有元休嘉啓寤各得竭情（一作誠）福禄是顧刻茲碑號吏卒侯路其辭曰

巖巖西岳五鎮次宗（岱山爲五岳之宗則太華爲次宗）緒德之尊太華僕隆皇帝永思祀典孔明髙神具宴圭璧胥通赫赫在上以畜萬邦惟岳降神寔生群公卿士百辟纘業攸崇帝命不違歲事報功群后命卿散齊外亭（前所謂華亭在廟之外）恭敬明祀以奉皇靈處所逼窄屑窣有聲神樂其靜傷翬無形（屑窣居煩雜也窣蘇骨反傷翬飛騰迅疾也言肅噂言神人異趣邇近則不敬）尊卑有序潔心致誠因繕舊室整頓端平在其板屋孰不加精天人同道萬祚來迎既受帝祉延于後生爲龍爲光（詩既見君子爲龍爲光注龍寵也）顯乂王庭爲公爲侯福禄來

成刻石紀號永享利貞
府丞渤海劉固叔長功曹史楊儒𣈆先主簿湖陽馗伯馮供曹掾楊基伯載史陝許禮文化縣丞隴西彭和伯怡左尉隴西甄琢叔旻監典者門下掾駱瑗伯先主記史栢覽文進户曹掾魏賞威長史田磐君文祖將作掾曹鑒孔明任就幼成史吳武丙昌

西嶽華山堂闕碑銘　張昶

禹貢南至于華陰注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行地理志華陰縣故陰晉秦惠文王五年更名寧秦高帝八年更名華陰太華山在南有祠攷之碑文此廟蓋合祠河岳之神

易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易說卦之辭然山莫尊於嶽澤莫盛於瀆山嶽有五而華處其一瀆有四而河在其數其靈也至矣聖人廢興謂有聖人必之位者必有其應故岱山石立中宗繼統漢五行志孝昭元鳳三年泰山萊蕪山南有大石自立睢孟以爲當有庶人爲天子者其後昭帝亡嗣宣帝自民間入紹大統號中宗大華授璧秦胡絕緒秦始皇三十六年鄭客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持璧與客曰今年祖龍死是歲始皇死於沙丘少子胡亥立三年而秦亡白魚入舟姬武建業史記周武王東觀兵渡河中流白魚躍入于王舟武王遂克殷受天明命寶珪出水子朝喪位左氏傳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津人得之河上將賣則爲石注珪自出水時子朝奪天子位後二年奔楚而死子朝周景王子也布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五岳各位其方而華居西禹貢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注相首尾而東正義舊說以爲二條馬融王肅皆以爲導汧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若廣袤一作袠奇蟲山經有紀矣高廣險怪山經載之見前廟記是以帝王巡狩親五岳而告至覲方后而考禮故經有望秩之禋虞書禋于六宗又望秩于山川注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國語精意以享禋也典有生殖之祀謂山川能生殖百物則載諸祀典祭法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蓋所以崇山川而報功也四海一統天子秉其禮諸侯力政彊國攝其祭秦其邑曰華陰也久矣乃紀於禹貢而分秦晉之境秦鄙晉之西則曰陰晉史記魏文侯三十六年秦侵陰晉邊秦之東則曰寧秦見題注邑既遷徙禮亦如之二國力爭以奉以祭邑入晉則晉奉祠邑入秦則秦奉祠其城險固基阯猶存故老之言未殞於民也秦晉互據此邑築城以守之至漢一統城父垣壞遺址尚在故老能言之逮至大漢受命克亂不愆不忘舊名是復高祖更寧秦爲華陰復禹貢舊名率禮不越故祀是尊歷葉增脩虔恭又備一禱三祀終歲而四前郊祀志五岳四瀆皆有常禮唯泰山與河歲五祠餘皆一禱二祠以迄于今而世宗又經集靈之宮於其下地理志華陰縣注太華山集靈宮武帝起世宗武帝廟號也後漢桓君山有集靈官賦見藝文類聚想喬松之疇是遊是憩喬王喬松赤松子神仙之侶郡國方士自遠而至者充巖塞崖鄉邑巫覡胡狄反女巫也宗祀一作崇祀乎其中者盈谷溢

谿咸有浮飄之志愉悅之色必雲霄之路可升而越果繁昌之福可降而致也故殖財之寶黃玉自出色知燕果令德之珍卿相是毓匪惟嵩高降生申甫此亦有焉詩雖岳降神生甫及申言山岳之靈爲國生賢東漢楊震華陰人累葉公輔震孫賜策曰故司空臨晉侯賜華岳所挺允德咸備天有所興必先廢之故殺宗周宣以襄致盛因小乙之衰而有高宗因厲王之亂而有宣王是時也王業中缺大化陵遲謂靈獻間郡縣既毀財匱禮乏庭廟傾壞壇場蕪穢祭祀之禮有缺焉於是鎮遠將軍領比地太守閬鄉亭侯段君諱煨字忠明自武威占此土地理志比地郡秦置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東漢董卓傳初平元年使中郎將段煨屯華

陰注武威人也建安三年詔討李傕以煨爲安南將軍封閬鄉侯按郡國志閬鄉屬華陰憑託河華二靈是與故能以昭烈之德享上將之尊銜命持重屯斯寄國華陰元非所封故言寄國討叛柔服威懷是示群兇既除郡縣集寧家給人足户有樂生之歡朝釋西顧之慮而懷關中之恃雖昔蕭相輔佐之功冠群后弗以加也後漢書鄧禹謂光武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前漢贊高祖開基蕭曹爲冠遂解甲休士陣而不戰以逸其力脩飾享廟壇場之位荒而復辟與闢同禮廢而復興又造祠堂表以參闕參三也闕廟前門觀建神路之端首觀壯麗乎孔徹神路所由入廟之路觀示也去声然后旅祀祈請所謂三祀一禱

旅祭名論語季氏旅於泰山既有常處雖雨霑衣而禮不廢禮記曾子問篇諸侯旅見天子入門雨霑服失容則廢禮於是邑之士女咸曰宜之乃建碑刊石垂示後裔其辭曰

於穆堂闕堂闕昭明經之營之不日而成匪奢匪儉惟德是程匪豐匪約惟禮是榮虔恭禋祀黍稷芬馨神具醉止降福穰穰

桐柏廟碑

王延壽

書禹貢導淮自桐柏注桐柏在南陽之東孔穎達疏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傍小山傳言南陽郡之東

延熹六年漢桓帝年號正月八日乙酉南陽太守中山

盧奴張君處正好禮言不肯謟事鬼神尊神敬祀以淮出平氏始於大復潛行地中見於陽口荊州記曰桐柏淮源漏跡其中潛流三十里東出大復山南山有淮源廟漢書地理志南陽郡平氏縣注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豈大復山一名胎簪耶立廟桐柏春秋宗奉災異告譴控訶以請也七到反水旱請求位比諸侯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四瀆視諸侯聖漢所尊受珪上帝言神執珪上帝所命太常定甲太常禮官著爲令甲郡守奉祀務潔沈祭潔粢牲也沈璧玉也周禮吉禮之別十有二五曰埋沈從郭君以來二十餘年不復身到遣行承事簡略不敬明神弗歆災害以生五嶽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慎祭常若神在論語子之所慎齊戰疾又曰祭神如神在君準則大

聖（詔以仲尼爲法）親之桐柏奉見廟祠崎嶇逼狹開拓神門立闕四達增廣壇場飾治華蓋高大殿宇穹齊傳館石獸表道靈龜十四衢廷弘敞宫廟嵩峻祗慎慶祀一年再至躬進牲牷執玉以沈爲民祈福靈祇報祐天地清和異祥昭格禽獸碩茂草木芬芳黎庶預祉民用作頌其辭曰

泫泫淮源聖禹所導湯湯其逝惟海是造疏穢濟遠柔順其道弱而能強仁而能武聖賢立式明哲所取定爲四瀆與河合矩烈烈明府好古之則虔恭禮祀不愆其德惟前廢弛匪恭匪力灾眚以興陰陽以忒陟彼高岡臻茲廟側肅肅其敬靈祇降福雍雍其和民用悅服穰穰其慶年穀豐植望君輿駕扶老攜息慕君塵軌奔走忘食懷君惠思思君罔極于胥樂兮傳於萬億

春侍祠官屬五官掾章陵劉訢功曹史安衆劉瑗主簿蔡陽樂茂户曹史宛任巽秋五官掾新野梁懿功曹史酈周謙主簿安衆鄧嶷主記史宛趙旻户曹史宛謝綜（按郡國志章陵故春陵世祖更名宛故申伯國安衆蔡陽新野酈六邑並屬南陽郡掾屬皆郡人可效漢世用人之法）

九疑山碑（書注集中有目而亡其篇）　蔡邕

（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記曰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名九疑）

巖巖九疑峻極于天觸石膚合興播建雲（公羊曰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其泰山之雲乎）時風嘉雨浸潤下民芒芒南土實賴厥勛逮于虞舜聖德光明克諧頑傲以孝烝烝師錫帝世堯而授徵受終文祖璇璣是承（以上見虞書）太階以平（泰階六符魁下六星也揚雄長揚賦玉衡正而泰階平璇璣玉衡察天文之器一云北斗星也）人以有終遂葬九疑解體而升登此崔嵬託靈神僊（人有生則有死死則有葬聖人同之後世或言舜尸解登仙者蓋假託神仙之說以爲靈異）

古文苑卷第十八

古文苑卷第十九

楚相孫叔敖碑 不載述碑人姓名

子遷漢故中常侍騎都尉樊君之碑

鄺炎漢金城太守殷君碑 一作衛覬是敬侯碑文可證按史鄺炎以熹平六年死此碑稱殷君光和二年卒乃次年

邯鄲淳後漢鴻臚陳君碑

崔瑗河間相張平子碑

度尚曹娥碑 弟子邯鄲淳撰

楚相孫叔敖碑

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本是縣人也 是縣指土碑之所期思縣左傳

宣公十一年令尹蔿艾獵城沂注艾獵孫叔敖也十二年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注蔿敖孫叔敖襄公十五年蔿子馮爲大司馬注叔敖從子說文蔿姓楚有蔿氏世爲大夫此云孫君諱饒未知何據 六國時期思屬楚楚都南郢南郢即南郡江陵縣也 六國周末時韓趙魏楚燕齊與秦爲敵故不數秦也後漢郡國志汝南郡期思故蔣國前地理志南郡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 君受純靈之精懷絕世之才有大賢次聖之質質少見技首蛇對其母泣吾將死母問其故曰吾聞見技首蛇者死今日見之母曰若柰之何吾恐殺行數十步念獨吾死可空復令他人見之死爲因埋掩其幷 古刑字 母曰若無憂焉其陰德玄善遂爲父母九族所異 技即枝字技首兩頭也亦名枳頭蛇賈誼書孫叔敖之爲兒出遊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見兩頭蛇恐死母曰今蛇安在曰聞見兩頭蛇者死恐他人復見之也已殺而埋之母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 及其爲相 呂氏春秋荊王欲以沈尹華爲令尹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理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王於是使人迎叔敖以爲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 布政以道考文象之度敬授民時 察日月星辰周天之度以正時令 聚藏於山殖物於藪 藪古藪字藪去声言不竭取山澤之利 宣導川谷波障源湶溉灌汦澤堤防湖浦以爲池沼鍾天地之美收九罣之利以殷潤國家 陂古字通作陂漢書水居千石魚波音陂湶即泉字罣古澤字殷音義與殷同殷富也元和郡國志壽州安豐縣有芍陂灌田萬頃與陽泉陂大業陂並孫叔敖所作叔敖廟在陂塘之上 家富人喜優贍樂業式序在朝野無螟蟘豐年蕃庶 喜即喜字贍即贍字螟蟘即螟蟘害稼之虫

人有曾閔貞孝之行四民美好從容中節高梱改幣一朝而化 史記循吏傳孫叔敖爲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吏無姦邪莊王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市亂相言之王復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庳車王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請教閭里使高其梱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化 其憂國忘私乘馬三季不別牝牡 世說諸葛亮教曰昔孫叔敖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稱其賢也 繼高陽重黎五舉子文之統 史記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重黎火正之後孫叔蓋與楚同祖也按左傳鬭穀於菟實爲令尹子文僖公二十七年楚使子玉治兵於蔿國老皆賀子文蔿賈後至不賀注蔿賈孫叔敖之父也是與子文爲同時人昭公二年楚公子圍使于鄭伍舉爲介伍舉椒舉也後圍立是爲靈王椒舉始用事孜其世在孫叔敖之後此云繼統未詳文意亦不屬恐有悮 其忠信廉勇禮樂文章軌儀同制 同制謂先王制度所加之國 其富國充民明天時盡地力霸遐堅禹稷不能踰也 遷堅

皐陶名左傳作庭堅專國權寵而不榮華莊子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一旦可得百金至於殁齒而無分銖之蓄言爲相時權勢可以取貨財而叔敖不取破玉玦不以寶財遺子孫終始若矢去不善如絶絃矢取其直絃斷不復續辟患害於無刑古字形衜節高義彰良奇介自曹臧孫竹吳札子罕之倫不能駱也曹公子臧孫竹二子伯夷叔齊吳季札四人皆避國宋子罕辭玉不受並廉介之士駱與之齊也駕車之馬兩服兩驂比物比力必欲均齊生於季末仕於靈王按莊法亂而不損曰靈猶周書稱靈王召南稱平王非謂靈王園也園後莊王四世叔敖初仕楚王時後相莊王莊王即春秋所書楚子呂也賢於時君春秋進之立溷濁而澄清處幽暗而照明其遺武餘典恨不與戲皇帝代同世

爲列娅國在朝廷其意常墨墨若冠章甫而坐塗炭也娅即姻字周姻姓出自黃帝居姻水之陽因以爲姓言叔敖之賢若生中國遇明聖之朝當分封胙土與姻姓諸國世奉天子今乃生於荊楚不遇明君故可恨也病甚臨卒將無棺郭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故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貸也優伶人也字孟假此辭以屬其子於孟實未嘗貸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即忼慨高歌曲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汚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

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絜不受錢涕泣數行若投首王欲言叔敖妻子貧困語未竟故作歸投赴愬之狀史記滑稽傳載優孟貪吏廉吏之辭與此碑小異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具以賣薪之事對即來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啚啚即圖字詳也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濕墝埆人所不貪國於瘠土免爲有力者所奪遂封潘鄉潘即固始也三九無嗣國絶祀廢鄉國志固始侯國故寢也光武中興更名有寢丘注史記曰楚莊王封孫叔敖子於潘即寢丘一鄉耳二十七年國絶不續封見初封出於強勉以終世爲列姻國意固始令段君夢見孫君則存其後就其故祠爲架

廟屋立石銘碑春秋烝嘗明神報祚即歲遷長我太守及期思縣宰漢武帝得休屠王故地置張掖郡長我肆體或從省耳一歲再遷盖假太守之名以重縣宰之權張掖未嘗之任段君諱光字世賢魏郡鄴人庶慕先賢庶幾古賢而景慕之體德允恭篤古尊舊奉履憲章欽翼天道五典興通孜籍祭祠祗肅神明臨縣一載志在惠康死枯粟之愛育黎蒸討掃醜類解竄是矜杜僞養善是忠秉仁感想孫君延發嘉訓興祀立壇勤勤愛敬念意自然刻石銘碑千載表績萬古標記福祐期思縣興士熾孫氏蒙恩固始修葺舊祠期思新興壇宇二處皆立碑福祐之應處所寓言之漢

延熹三年五月廿八日立

漢故中常侍騎都尉樊君之碑

後漢樊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封于樊因而氏焉世祖即位拜宏光祿大夫位特進次三公建武五年封長羅侯十五年定封壽張侯十三年封弟丹為射陽侯兄子尋玄鄉侯族兄忠更父侯宏卒子儵嗣後封少子茂為平望侯樊氏侯者九五國

子遷

君諱安字子佑南陽湖陽人也厥祖曰仲山父翼佐周宣出納王命為之喉舌以致中興詩並見食菜于樊周語樊仲山甫諫注食菜于樊子孫氏焉奕世載德守業不愆宏父重字君雲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居鄉有拆契止訟之美■十九文■■四邪宏所在漢中葉篤生哲媛作合南頓實產世祖南頓令欽景帝六世孫也配樊氏樊重之女本紀論曰皇考南頓君初為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於縣舍征討逆畔復漢郊廟而樊氏以帝元舅顯受茅土封寵五國壽張侯以功德加位特進其次並以高聲處鄉校言地望既高而篤於學問侍中尚書掾州典郡不可勝載為天下學治韓詩論語孝經兼典記傳古今異義甘貧樂約意不回貳天資淑慎稟性有直秉操不移不以覬貴世政促峻邑宰寡識慢賢役德被以勞事然後慷慨宦于王室歷中黃門宂從僕史拜小黃門小黃門右史遷藏府令中常侍黃門常侍皆得入禁中給事左右常侍多為大夫博士以上加官朱穆疏云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又云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攷之此碑可驗顏師古注百官表云中黃門謂奄人居禁中在黃門之內給事者參攷未的其事上也貞固客慎矜矜戰戰作主股肱助國視聽外職不誣內言不泄為近臣楷模以兄弟並盛雙據二郡宗親賴榮年五十有六以永壽四年二月甲辰卒按桓帝紀是年六月戊寅改元延熹朝思其忠追拜騎都尉寵以印紱策書褒歎賻贈有加嗣子遷宦以幼弱夙叙王爵而喪所天禮備復位謂二十七月喪制畢而復位以延熹三年冬十有一月■十九文■■火自上烝祭爾雅冬祭曰烝〻進也進品物乃尋惟烈考恭脩之懿勤之碑石俾不失墜

其辭曰

藹藹我君帝舅是翼虞書予欲左右有民汝翼王事多難我君是力詩仲山甫威儀是力秉此小心以亮皇職惟帝念功庸以輿服書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大命傾賫魂神遷伏龜艾追贈龜印鈕也艾所以染色謂綠綬也百官表諸侯王盭綬晉灼曰盭草名也似艾可以染綠因以為綬名用光其德藹藹遺稱作呈作式呈與程同言可為後人法式勒銘茲石垂示罔極勳名不剟永昭千億剟音掇刊也

制詔中常侍樊安宿衛歷年恭恪淑慎嬰被疾病不幸蚤終今使湖陽邑長劉恪追號安

爲騎都尉贈印綬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延熹元年八月二十四日丁酉下

漢金城太守殷君碑　衛覬

君諱華字叔時上郡定陽人大匠君之子也其先出自有殷因國定氏不改其號聖哲玄流謂成湯而下哲王至君而懿幼應瓊蘭之美詩乃生男子載弄之璋左傳燕姞夢天與己蘭而生鄭穆公應一作膺長有冲邈之志敦詩閱禮左傳晉郤穀爲中軍帥閱禮樂而敦詩書繙韣竹責誕循前業繙方袁反韣徒木反弓韜也責簡策也言文武之具克遵前業守以恪恭仕歷州郡忠愕有分其大操也耽耽虎視龍變不羈易虎視耽耽言威重也史記文夫龍變言如龍蛇之變化也故能雄傑於并域聲斑於上京地理志上郡屬并州上京漢京河南尹也察何孝廉貢除郎中左一作佐馮翊丞協宣文物公事知州舉茂才宛丘令崇行寬猛示之禮禁宛丘縣屬南陽郡爲令恩威並施褒延庠校政以惠和三載陟隕邪臨金城郡郭羌虜隕與勛同古勳字郭與障同障塞也言爲令三載朝以有功於民升爲金城太守不直臨塞省避盤旋外虜故曰邪臨或謂金城地在西北邪臨猶邪指也難遷移役萬民匱室如懸罄家無儲積也左傳野無青草室如懸罄乃敷權略獎厲威信獫狁率服不敢窺踰獫狁北狄周曰獫狁漢曰匈奴不敢窺伺中國踰越疆界兵戢而時動因省獵以習義興利弭患順其所樂開通狹道造作傳館吏士咸悅不勞而勸是以搢紳之徒譚講雅論釋軍旅之犀革陳俎豆於泮宮犀銛利之兵刃革穿皮以爲甲泮宮諸侯之學言武備既飭修講文事其艾擔軨其當作期百年曰期頤艾老人斑白狀擔音旦肩輿也今人亦謂轎爲擔軨車也言泮宮養老以車輿延致之旌顯才良咨量三壽賞刑不僭三壽三老也詩三壽作朋咨訪三老以酌量其政故賞罰均平不至僭差邦場寧靜歲時豐登耆叟擊壤童齓謳謠功碁垣列當升寵祚到任朞年功績顯著宜祚之茅土旻不着德景命失靈以光和元年九月乙酉卒官生有嘉休終則鼎銘於是故吏邊笠江英韓遂一作緒等追送遐丘塋域之所刊石勒勛其辭曰

於惟明后懷德握醇昆台之耀秀出不群昆台未詳恐是昆吾字昆吾石冶鐵鑄劒光彩昭耀切玉如泥列子穆王征西戎獻昆吾劒文昭有毅武列能仁舍舒憲墨以育生民秉紀東壤西國著勛身沒名流載世常存古之遺老非此孰云于爾臣恩續一作纘其昊芬

後漢鴻臚陳君碑　邯鄲淳

本傳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子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廱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錮禁解四府並命无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嘔血絕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像百城以厲風俗董卓入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爲平原相時議欲以爲司徒紀見

禍乱方作不復辨嚴即時之郡 璽書追拜太僕又徵爲尚書令建安初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於官弟諶與紀齊德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

君諱紀字元方太丘君之元子也始祖有虞受禪陶唐亦以命禹其後嬀滿當周武王時祚一作胙土于陳史記陳世家武王克殷求舜後得嬀滿封之於陳 君其世也君生應乾坤之純質受嵩岳之粹精內包九德外兼百行淵深淪於不測膽智應於無方弘裕足以容衆矜嚴足以正世然後研幾道與涉覽文學凡前言往行竹帛所載靡不坐該其善也亹亹焉其誘人也是以令問廣譽塞于天淵儀形嘉誨範乎人倫存乎本傳故畧舉其著於人事者焉顯考以茂行崇冠先儒世說客有問陳季方曰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家君知桂樹生泰山之阿上爲甘露所沾下爲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季弟亦以英才知名當世孝靈之初並遭黨錮建寧二年有司奏虞放杜密李膺等皆爲鉤黨下獄錮及五屬 俱處于家號曰三君故得奉常供養以循子道親執饋食朝夕竭歡及太丘君疾病終亡喪過乎哀崩傷嘔血如此者數焉服禮既除慼容彌甚聞名心瞿言及隕涕雖大舜之終慕孟子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 曾參之自盡孟子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居親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 無以踰也豫州刺史嘉懿至德命勑百城圖畫形像先賢行狀曰豫州百城皆圖畫寔紀諶形像焉 于今遺稱越在民口旣處隱約潛躬味道足不踰閾乃覃思著書三十餘萬言言不務華事不虛設其所交釋合贊規聖哲而後建旨明歸焉今所謂陳子者也初平之元禁罔蠲除本紀初平元年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 四府並辟弓旌交至弓旌所以招聘賢者 雖崇其禮命莫敢屈用大將軍何進表選明儒君爲舉首公車特徵起家拜五官中郎將此疑與本傳小異蓋董卓入洛陽時表選召拜君郎將者何進也觀君對卓遷都之問卽時之平原其不爲卓屈明矣 到遷侍中旬有八日出相平原會孝靈晏駕賊臣秉政董卓爲相國 肆其兇虐剝亂宇內州郡幅裂戎輿並戒君冒犯鋒矢勤恤民隱馴之以禮敎示之以知恥視事未朞士女向方會刺史敗於黃巾張角及其部師有三十六萬皆著黃巾 幽冀二州爭利其土二州刺史因世乱竊據土地以爲已利 君料敵知難不忍其民爲已致死乃辭而去之於是老弱隨慕扳轅持轂輪不得轉遂晨夜閒行寓於邳郯之野漢地理志東海郡有下邳縣郯縣按史記郯邳皆小國也 袁術恣睢僭號江淮圖覆社稷按三國志術以興平二年僭號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置公卿祠南北郊 結婚呂布斯事成重必不測救君諗布不從遂與成婚送

女在塗君爲國深憂乃奮策出奇以奪其心卒使絶好追女而還離逆姦謀使不得成國用乂安君之力也呂布傳袁術爲子求婚布許之術遣韓胤以僭號事告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沛相陳珪恐術報布成婚則徐揚合從爲難未已於是往說布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塗乃追還絶婚史以爲陳珪未知孰是抑二人共爲此謀惟帝念功命作尚書令會車駕幸許獻帝建安元年曹公操奉迎天子幸許遂遷都焉拜大鴻臚實掌九儀四門穆穆東觀漢記大鴻臚主擯贊九賓之禮虞書賓于四門四門穆穆遂登補袞闕以熙帝載不幸寢疾年七十有一建安四年六月卒惜乎懷道慶否登庸日寡實使大業不究元勳靡建茲海内所爲嗟悼凡百所以失望也天子愍焉使者弔祭群卿以下臨喪會葬有子曰羣追惟蓼莪罔極之恩羣仙至三公名德不及祖父時人爲之語曰公慙卿卿慙長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其詞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乃與邦彥碩老者所以討功稱伐銘贊之義遂樹斯石用監于後其辭曰

於穆上德時惟我君固天縱之天一作大鍾厥純命世作則實紹斯文遭險龍潛抗志浮雲謂因黨錮家居易潛龍勿用論語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所貴在已樂存事親雖慶歟勖天子屢聞乃陟郎將陪帝作鄰謂由五官中郎將而陟升爲天子左右近臣詩無陪無卿書曰臣哉鄰哉平原寇深遂辭其民恩

齊古公邠去是因言君之愛民與民之戀君與古公齊德古公亶父避狄去邠事見孟子不忘諗國惠我無垠復命喉舌秉國之均尚書令也爰登卿士媚茲一人鴻臚在漢爲九卿詩媚于天子注媚愛也如何穹蒼不授遐年勘厥在位每懷不申股肱或虧朝誰與詢股肱之臣既喪朝有政事無所諮訪煢煢小子號泣于旻作碑者自謂勤銘表德久而彌新

河間相張平子碑　崔瑗

後漢書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少善屬文通五經貫六藝左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安帝徵拜郎中再遷爲太史令乃研覈陰陽妙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筭罔論言甚詳明永和初出爲河間相四年卒注西鄂縣在今鄧州向城縣南有平子墓及碑在焉崔瑗之文也

河間相張君南陽西鄂人諱衡字平子其先出自張老爲晉大夫納規趙武而反其後書傳美之趙武謚文子晉語文子爲室斵其椽而礱之張老曰天子之室斵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斵之禮也文子令勿礱匠人請皆斵之文子曰止爲後世之見之也其斵者仁者之爲也其礱者不仁者之爲也君天姿敷恭敏而好學如川之逝不舍晝夜是以道德漫流文章雲浮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言渾天儀地是疇論引之瓌辭麗說奇技偉藝磊落煥炳與神合契言靈憲筭罔論也然而體性溫良聲氣芬芳仁愛篤密與世無傷可謂淑人君子者矣初舉孝廉爲尚書

侍郎遷太史令實掌重黎歷紀之度亦能焞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有漢（史記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鄭語黎爲高辛氏火正以焞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言重黎與序天地能使日月增焞山川順理其功光照當世今平子爲太史令亦能如此光耀於漢室無愧重黎之職焞音淳）遷公車司馬令侍中遂相河間政以禮成民是用息（本傳時河間王政驕奢不遵典憲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上下肅然）遭命不永闇忽罨徂（本傳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闇忽猶奄忽也罨古遷字）朝失良臣民隕令君天泯斯道世喪斯文凡百君子靡不傷焉乃銘斯表以旌厥問其辭曰

於維張君資質懿豐德茂材羨（一作美）高明顯融焉所不學亦何不師（論語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盈科而逝成章乃達（孟子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一物不知實以爲恥聞一善言不勝其喜包羅品類靡授無形酌焉不竭沖而復盈亹亹其庶亹亹其幾（易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膺數命世紹聖作師（言當世無居其右者應數間生命世之才繼前聖以爲師）荀華必實令德惟恭柔嘉伊則孝友祇容允出在兹維帝念功（言出爲河間相也書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往才女諧（古文尚書哉作才）化洽民雖慇而不弔降此咎兇（詩昊天不弔降此鞠凶）悊人其畏罔不時恫（禮記哲人其萎乎書民罔不時恫）（恫痛惜也）紀于銘勒永終譽兮死而不朽芳烈著兮

歐陽氏集古目錄跋尾漢張平子墓銘世傳崔子玉撰并書按范曄漢書張衡贊云崔子玉謂衡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今銘有此語則眞子玉作也其刻石爲二本一在南陽一在向城天聖中有右班殿直趙球者知南陽縣事因治縣解毀馬臺得一石有文驗之廼斯銘也遂龕于廳事之壁其文至凡百君子而止其後半亡矣其在向城者今尚書屯田員外郎謝景初得其半於向城之野自凡百君子已上其前半亡矣今以二本相補續其文遂復完而闕其最後四字然則昔人爲二本者不爲無意矣唐寶應中有徐方回者別得二十一字云是銘最後文疑球所得南陽石之半亡者爾今後不復見則又亡矣惜哉

曹娥碑　邯鄲淳

（會稽典錄曰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字子礼時甫弱冠有異材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子礼至試使爲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朗嗟嘆不暇遂毀其草）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祖（文王之子振鐸封於曹）末冑荒流（一作沉）爰茲適居盱能撫節按

歌婆娑樂神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毛氏注婆娑舞也後漢書列女傳云泝濤迎婆娑神恐非
以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伍君漢安順帝年號二年歲在癸未伍子胥爲
濤神逆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尸時娥年十四
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娥投
衣於水祝曰父尸所在衣當沉衣隨流至一處而沉娥遂隨衣投衣或作瓜見項原列女傳經五日抱
父屍出以漢安迄于元嘉元年青龍在辛卯元嘉
桓帝年號青龍太歲也漢安二年至此九年莫之有表度尚設祭誄之列女
傳云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旁爲立碑焉辭曰伊惟孝女曄曄之姿偏其
反而令色孔儀窈窕淑女巧笑倩兮宜其家室
謂娥姿容之美宜配君子在洽之陽大禮未施大明詩在洽之陽洽水名水北爲陽
言文王親迎大姒于莘也此禮未施謂娥在室未嫁嗟喪慈父彼蒼伊何無父
孰怙訴神告哀赴江永號視死如歸是以眇然
輕絕投入沙泥翩翩孝女載沉載浮或泊洲渚
一作嶼或在中流或趨湍瀨或逐波濤未遇父尸漂泊靡定千
夫失聲悼痛萬餘觀者塡道雲集路衢泣淚掩
涕驚慟國都是以哀姜哭市左傳魯哀公夫人姜氏歸于齊將行哭而
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杞崩城隅齊杞梁之妻哭其夫而哀城爲之𨻶而隅
爲之崩二者言誠之能感或有剋面引鏡梁高行者早寡不嫁梁王使聘之婦援鏡操刀
以割其鼻曰刑餘之人殆可釋矣王高其節號曰高行剺耳用刀沛郡劉長卿妻吳孫奇妻皆少
寡守節援刀割耳明己不二坐臺待水楚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迎夫人忘持
符夫人曰妾不敢越義而求生水大至而死號曰貞姜並列女傳抱樹而燒介之推母與推俱隱
綿上山中晉文公求之不能得焚其山終不出而焚死又琴操曰介子抱木而燒死四者言秉節不渝於
戲孝女德茂此儔何者大國防禮自脩豈況庶
賤露屋草茅不扶自直不鏤一作飾自彫後漢徐穉傳有此兩語蓋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越梁過一作渦宋比之有殊梁謂梁高行宋謂宋伯姬皆大
國之女也伯姬遇火傅姆不至不肯下堂而燒死春秋賢之援上文抱樹而燒當用伯姬事抱樹字恐傳寫誤耳
哀此貞厲一作勵千載不渝嗚呼哀哉辭曰
名勳金石質之乾坤歲數歷祀立廟起墳光于
后土顯昭天人生賤死貴利之義門何悵華落
飄零早分葩艷窈窕永世配神言當配享江神若堯二
女爲湘夫人時效髣髴以昭後昆楚詞有湘君湘夫人堯之二女
娥皇女英也葬在湘山
漢議郎蔡邕聞之來觀夜闇以手摸其文而
讀之邕題文云黃絹幼婦外孫齏臼語林楊脩至江南讀
曹娥碑二背有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齏臼曹操不解問脩曰卿知否脩曰知之操曰且勿言待孤思之行三
十里乃得之令脩解脩曰黃絹色絲二二絕字幼婦少女二二妙字外孫女子二二好字齏臼受辛二二辭字
操曰一如孤意

古文苑卷第十九

古文苑卷第二十

誄

揚雄元后誄

傅毅北海王誄

魏文帝曹蒼舒誄

元后誄　揚雄

漢書本傳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莽篡漢國號新更命太皇太后爲新室文母年八十四崩莽詔大夫揚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著其協於元城沙麓太陰精者謂夢月也

新室文母太后崩天下哀痛號哭涕泗思慕功德咸上柩誄之銘曰上柩謂陳薦奠之物一無柩字惟我有新室文母聖明皇太后姓出黃帝西陵昌意實生高陽史記黃帝娶於西陵之女生二子其一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生高陽有聖德焉是爲帝顓頊昌意至舜七世矣純德虞帝孝聞四方登陟帝位禪受伊唐爰初胙土陳田至王漢書本傳黃帝八世生虞舜〻起嬀汭以嬀爲姓至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十三世生完〻字敬仲奔齊〻亘公以爲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二世稱王至王建爲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爲濟北王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營相厥宇度河濟旁沙麓之靈太陰之精翁孺徙魏元城委粟里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沙麓也翁孺生禁〻生政君即元后也母李氏任政君在身夢見月入其懷天生聖姿豫有祥禎作合于漢配元生成本傳五鳳中后入掖庭宣帝令送太子宮甘露三年生成帝於甲觀畫堂元帝即位立爲皇后孝順皇姑承家尚莊一作聖敬齋莊皇姑宣帝王皇后母養元帝者也內則純被一作備內則閨闈之禮度也禮記有內則篇後烈丕光肇初配元天命是將非徵顯見新都黃龍新都大地謂元帝時黃龍見于新都以爲莽竊位之讖漢成既終亂嗣匪生成帝無子立定陶恭王子爲皇太子是爲哀帝哀帝承祚惟離典經尚是言異帝入繼大統尊定陶恭王爲恭皇因曰春秋毋以子貴尊傅太后爲帝太太后丁姬爲帝太后皆不合典禮作是已者是尚其言從乖於正理大命俄顛厥年夭隕大終不盈哀帝在位六年壽二十六文母覽之千載不傾太后察此爲基祚不傾之計博選大智新都宰衡明聖作佐與圖國艱以度厄運徵立中山新都侯莽迎立中山王是爲平帝莽號曰宰衡庶其可濟博采淑女備其姪娣覲一作親禮高禖祈廟嗣繼太后爲平帝聘莽女爲后又備媵女祀高禖祈嗣續以銜宗廟之緒靡格匪天靡動匪地穆穆明明昭事上帝弘漢祖考夙夜匪懈興滅繼絕博立侯王親睦庶族昭穆序明帝致支屬靡有遺荒咸被祚慶平帝

紀二年立代孝王玄孫之子如意爲廣宗王江都易王孫盱台侯宮爲廣川王廣川惠王曾孫倫爲廣德王封霍光從父昆弟曾孫張敖周勃樊噲之後皆爲列侯冀以金火赤仍有央金劉姓火漢德赤火之色有央猶未央也言冀火德之方中勉進大聖上下兼該大聖指莽也上文皆諛詞以文莽之義諱群祥衆瑞正我黃來火德將滅莽自以代漢爲土德色尚黃惟后于斯天之所壞人不敢支哀乎夫折百姓分離祖宗之衍終其不全天命有託謫在于前圖遭不造禜一作榮極而遷皇天眷命黃虞之孫歷世運移屬在聖新代于漢劉受祚于天漢祖承命赤傳于黃言漢不敢違天命遂以火德傳于土德攝帝受禪立爲眞皇允受一作就厥中以安黎衆漢廟黜廢移定安公莽篡位封孺子嬰爲定安公皇皇靈祖惟若孔臧降茲珪璧命服有常爲新帝母嬀德不忘欽德伊何奉命是行菲薄服食神祇是崇尊不虛統惟祇惟庸一作惟亘惟墉隆循一作偱人敬先民是從承天祗家允恭虔恪豐阜庶卉旅力不射恤民于留不皇詭作以崇本務農爲悠久之道也猶未習常賦爲之爾雅云留久也別計十邑國之是度還奉于此以厥貧薄平帝紀元始二年太后省所食湯沐邑十縣屬大農別計其租以贍貧民罷苑置縣築里作宅以處貧窮哀此煢獨罷安定呼池苑以爲安民縣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起常盈倉五十萬斛爲諸生儲以勸好學王莽傳爲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蓋元始中猶避惠帝諱至此方稱常盈志在黎元是勞是勤春巡灞滻秋臻黃山灞滻長安城中二水名黃山宮名在槐里夏撫鄠杜扶風二縣名冬卹涇樊涇水之際撫卹謂因游覽而施恩惠大射饗飲飛羽之門飛羽殿在未央宮中綏宥耆幼不拘婦人刑女歸家以育貞信元年天下女徒已論歸家復貞婦鄉一人三年詔曰復貞婦歸女徒欲以全貞信玄冥季冬搜狩上蘭上蘭觀名在上林中寅賓出日東秩暘谷鳴鳩拂羽戴勝降桑汲冢周書時訓解穀雨又五日鳴鳩拂其羽又五日戴勝降于桑皆蠶候也蠶于繭館漢宮殿疏云上林苑有繭觀蓋蠶繭之所也躬筐執曲帥導群妾咸循蠶蔟筐曲皆育蠶之具蔟竹器以茅爲之承老蠶作繭分繭理絲女工是勑遐邇冢社中外禔福自京逮海靡不仰德成類存生秉天地

經無物不理無人不寧尊號文母與新有成世奉長壽莽墮壞孝元廟獨置故殿爲文母篹食堂旣成名曰長壽宮靡隋有傾著德太常注諸旒旌嗚呼哀哉以昭鴻名享國六十殂落而崩后以初元元年癸酉歲立爲皇后至王莽建國五年癸酉歲崩四海傷懷擗踊拊心若喪考妣遏密八音嗚呼哀哉萬方不勝德被海表彌流魂精去此昭昭就彼冥冥忽兮不見超兮西征旣作下官墳塋也不復故庭爰緘伊銘嗚呼哀哉誄中事具本傳幷王莽傳

北海王誄　傅毅

後漢書北海靖王興齊武王伯升子也建武二年封魯王後徙爲北海王顯宗器重

典每有異政輒乘驛問焉立三十九年薨王寶武守侯氏令爲人明略善聽訟甚得名稱遷弘農太守亦有善政

誄曰永平七年北海静王薨於是境内市不交易塗無征旅農不修畝室無女工感傷慘怛若喪厥親俯哭后土仰愬皇旻於惟群英列俊静思勤銘惟王勛德是昭是明存隆其實光曜其聲終始之際於斯爲榮乃作誄曰

覽視昔初若論往代若傾也 有國有家篇籍攸載貴尠不驕蒲罔不溢莫能履道聲色以卒惟王建國作此藩𤨏撫綏方域承翼京室對揚休嘉光昭其則温恭朝夕敦循伊德

曹蒼舒誄　魏文帝

曹沖字蒼舒魏公操子母曰環夫人魏文帝之弟也少聰察岐嶷有成人之智年十三病卒曹公哀甚爲娉甄氏亡女與合葬贈騎都尉印綬

惟建安十有五年五月甲戌童子曹蒼舒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於惟淑弟懿矣純良誕豐令質荷天之光既哲且仁爰柔克剛彼德之容兹義肇行猗歟公子終然允臧宜逢介祉以永無疆如何昊天雕斯俊英嗚呼哀哉惟人之生忽若朝露役役一作促促百年亹亹行暮矧爾夙夭十三而卒何辜于天景命不遂兼悲增傷侘傺失氣離騷忳鬱邑余侘傺兮侘敕加敕駕二切傺丑利敕界二切失志貌永思長懷哀爾罔極貽尔良妃謂甄氏合葬左傳嘉偶曰妃音配襚爾嘉服謂贈印綬越以乙酉宅彼城隅增丘峩峩寢廟渠渠詩夏屋渠渠言深廣也姻媾雲會充路盈衢悠悠群司岌岌其車傾都蕩邑爰迄爾居魂而有靈庶可以娱嗚呼哀哉禮男子十三成童死則稱下殤言未成人也蒼舒之葬配以甄氏死女又竊王朝命服以加之爲立寢廟悖禮甚矣曹氏父子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也

古文苑卷第二十

古文苑卷第二十一

賦十四首

舊編載此諸篇文多殘缺搜撿它集互加參證或補及數句猶非全文姑存卷末以俟博訪

賈誼虡賦

劉向請雨華山賦

劉歆甘泉宮賦

傅毅琴賦

蔡邕協和昏賦　琴賦

胡栗賦　述行賦

魏文帝浮淮賦

王粲大暑賦

曹植述行賦

劉楨大暑賦

應瑒靈河賦

頌三首

傅毅東巡頌

蔡邕東巡頌　南巡頌

蔡邕九惟文一首

虡賦　賈誼

考工記梓人爲筍虡天下之大獸五臝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虡注樂器所縣橫曰筍植曰虡此賦蓋指鍾虡前後俱闕文

妙彫文以刻鏤兮象巨獸之屈奇兮鳧氏爲鍾鄭玄注今時旋有蹲熊盤龍辟邪戴高角之峩峩負大鍾而顧飛美哉爛兮亦天地之大式歐陽詢藝文類聚載賈誼虡銘云攷太平以深志象巨獸之屈奇妙彫文以刻鏤舒循尾之采垂舉其鋸牙以左右相指負大鍾而欲飛

請雨華山賦　劉向字子政西漢書有傳

此文闕訛難讀姑存其舊以俟識者

崆巄巍靖嵔山清忽趨昧往曲勃林岑茉崔一作蓶嵑嶉安連迎嵲通谷曼服嵻奄草均阿阪般紛聲沸路遼遠調脩崒嶉寒服嶼冥冥蘭蔓散峽嵴嵴此音反㑣㑣溱溱路黍稷雲嵸忽傳天下爲深堅旅請令深渥水谷窊請宜令所出百鐕鐕清泄涌泉淡州鳴一作嶋鶩翔嘆嘆殊佋診賞懸若神悲哀一作衷但往一作伹往不可語人麃鹿麕麕麞林他他野牛勝握觸熊蚕蚕律怒佛特林旅象犀膚遊山陵天陰且雨負日眕棠柘梓桐掃捎毋猴猿木戲手相持睠陽趨獠若風時憚鴛飄陽鸞孔翠文章明豎一作鬱牘苑倉游山旁倪蝢狐貉臨

水凝渾兮不觸果必方藎格可爲偍陵鯉難神龜春夏出游冬自根聖人親之誠虞哉號拖何不可勝亦路臨何爲華山

甘泉宮賦　劉歆

（三輔黄圖甘泉宮一曰雲陽宮秦始皇作在雲陽縣甘泉山漢武增廣之周十九里乃黄帝以來圓丘祭天處故武帝以後皆於此祀天成帝時揚雄從祠甘泉還奏賦以諷此賦不及祠祀後有闕文也）

軼凌陰之地室過陽谷之增城（按黄圖甘泉山在九嵕山之北雲陽縣之西）迴天門而鳳舉躡黄帝之明庭（漢郊祀志黄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冠高山而爲居乘昆侖而爲宮按軒轅之舊處居北辰之闕中（黄圖咸陽宮殿象天極帝居此宮在此垣壃城之内闕一本作閟）背共工之幽都向炎神之祝融（言負北向南也）封巒爲之東序緣石闕之天梯（封巒石闕皆觀名在甘泉苑垣内）桂木雜而成行芳肸蠁之依斐翡翠孔雀飛而翱翔鳳凰止而集栖甘醴涌於中庭激清流之瀰瀰黄龍遊而蜿蟺（音蜿蜒）神龜沉於玉泥離宮特館接比相連雲起波駭星布彌山高巒峻阻臨眺廣衍深林蒲葦涌水清泉芙蓉菡萏菱荇蘋蘩豫章雜木楩松柞棫女貞烏勃桃李棗檍

琴賦　傅毅（字武仲東漢人）

（桓譚新論神農氏削桐爲琴繩絲爲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廣雅曰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絃曰少宮少商）

歷松岑而將降睹鴻梧於幽阻高百仞而不枉對脩條而特處蹈通涯而特遊圍茲梧之所宜信雅琴之麗樸乃弁（一作升）伐其孫枝（孫枝附生枝也）系技者量所任至人攄思制爲雅琴（眉山蘇氏曰凡木本實而末虚惟桐反之試取小枝削皆堅實如蠟而其本皆空故世所以貴孫枝者貴其實故絲中有木聲也）命離婁使布繩施公輸之剖劂遂雕琢而成器揆神農之初制盡聲變之奧妙抒心志之鬱滞

協和昏賦　蔡邕

（嫁娶合二姓之好正人倫之始用昏時者取陰陽之義也故謂之昏禮）

惟情性之至好歡莫偉乎夫婦受精靈之造化固神明之所使事深微以玄妙實人倫之所始考遂初（往古也）之原本覽陰陽之綱紀乾坤和其剛柔（乾剛坤柔有夫婦配合之義）艮兌感其脢腓（艮少男兌少女感應而爲咸聖人列於下篇之首以象夫婦咸其脢咸其腓皆爻辭）葛覃恐其失時（毛詩葛覃言女功之事恐失時宜脩身以待時邪）摽梅求其庶士（詩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其三章曰求我庶士迨其謂之）唯休和之盛代（休音煦休和猶醇和也）男女德乎年齒（古者男二十至三十女十五至二十謂之盛年嫁娶之時也）婚姻協而莫違播欣欣之繁祉（謂室家相宜子孫昌熾風俗淳厚）良辰既至（卜日用柔）

昏禮已畢二族崇飾威儀有序嘉賓僚黨祁祁雲聚車服照路驂騑如舉驂騑車旁兩馬也如舉言均齊既臻門屏結軌下車親迎壻入奠雁姆奉女出登車至其家俟婦下車揖之導以入執車綏也阿傅傅婢也御豎雁行蹉跎麗女盛飾曄如春華後闕

琴賦

琴操曰昔伏犧氏作琴以修身理性反天眞也此賦首尾俱有闕文

清聲發兮五音舉韻宮商兮動徵羽曲引興兮繁絲撫然後哀聲既發祕弄乃開琴調有曲有引有弄今所傳如明妃引蔡氏五弄左手抑揚右手徘徊抵掌反復抑按藏摧於是繁絃既抑雅韻乃揚仲尼思歸夫子將之晉反河聞鳴犢竇犨之見殺也回輿而旋作陬操其辭曰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見孔叢子鹿鳴三章禮記宵雅肄三謂鹿鳴而下三章蔡邕琴操曰鹿鳴周大臣之所作也梁甫悲吟古樂府有太山梁父吟蓋哀葬之詞周公越裳周公輔成王越裳氏重譯來貢青雀西飛青雀西王母之使青鸞也琴操有雙鸞別鶴東翔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為改娶牧子援琴鼓之歎別鶴以舒其憤悶飲馬長城古樂府有飲馬長城窟行楚曲明光琴譜有楚王操有楚明光曲入者琴操曲名也走獸率舞書擊拊琴瑟以詠百獸率舞飛鳥下翔師曠為晉平公鼓琴有玄鶴二八翔舞感激絃歌一低一昂

胡栗賦

邕自序云人有折蔡氏祠前栗者故作斯賦

樹遐方之嘉木兮樹種也謂此木元非中國植物來自胡地于靈宇之前庭通二門以征行兮夾堦除而列生彌霜雪之不彫兮當春夏而滋榮因本心以誕節兮凝育蘂之綠英形猗猗以豔茂兮似翠玉之清明何根莖之豐美兮將蕃熾以悠長遇禍賊之災人兮嗟夭折以摧傷

述行賦

余有行于京洛漢之東都河南尹地遘淫雨之經時途迍邅其蹇連潦汙滯而為災聊弘慮以存古宣幽情而屬辭行游目以南望覽太室之威靈山海經嵩高為太室山顧大河于北垠覿洛汭之始并禹貢註洛汭洛入河處河南鞏縣東率陵阿以登降赴偃師而精勤壯田橫之奉首義二士之俠墳西漢田儋傳高帝召田橫橫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廏置自剄令客奉其頭馳奏高帝以王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後漢郡國志河南偃師縣有尸鄉春秋時曰尸氏註田橫自殺處

浮淮賦序見王粲浮淮賦前　魏文帝

泝淮水而南邁兮泛洪濤之湟波仰巖岡之崇阻兮經東山之曲阿浮飛舟之萬艘兮建干將之銛戈干將吳之良冶能鑄劍故後人名寶劍為干將揚雲旗之繽紛兮聆榜人之讙譁榜必孟反舟人也月令命榜人乃撞金鍾爰伐雷鼓白旄冲天黃鉞扈扈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鉞以威伐飾之以金鼓以進退軍士色尚白武將奮發驍騎赫怒於是驚風泛涌波駭衆帆張羣櫂起爭先逐進莫適相待

大暑賦　王粲

惟林鍾之季月季夏月建未律中林鍾重陽積而上升夏至一陰生大暑六月中氣二陰並進故群陽上升喜潤土之溽暑大暑後五日土潤溽暑扇溫

風而至與 六月節溫風至 歔狼望以倚喘鳥垂翼而弗翔
遠昆吾之中景 鄭語注祝融之孫封於昆吾祝融炎帝之佐 天地翕其同
光征夫瘼於原野處者困於門堂患衽席之焚
灼譬烘燎之在床起屏營而東西欲避之而無
方仰庭槐而嘯風風既至而如湯氣呼吸以祛
短汗雨下而霑裳於是帝后順時幸九嵕之陰
岡託甘泉之清野御華殿於林光 三輔黃圖武帝在九嵕山南始
皇營宮殿比至九嵕甘泉南至鄠杜離宮別館相望漢武增廣之有高光宮林光宮 潛廣室之邃
宇激寒流於下堂重屋百層垂蔭千廡九闥洞開
周帷高舉堅冰常奠寒饌代敘 闕

述行賦

曹植 曹公操太子後封陳王謚思

尋曲路之南隅觀秦政之驪墳 始皇名政葬於驪山 哀黔首
之罹毒酷始皇之為君濯余身于秦井 溫泉也 律
湯液之若焚

大暑賦

劉楨 字公幹為魏司空軍謀祭酒掾屬

其為暑也羲和總駕發扶木 羲和日御也日出於扶桑一曰若木 太
陽為輿達炎燭靈威參垂步朱轂 南方赤帝曰靈威仰 赫赫
炎炎烈烈暉暉若熾燎之附體又溫泉而沉肌
獸喘氣於玄景鳥戢翼於高危農畯捉鎛而去
疇 鎛在田反農器鐵首 織女釋杼而下機溫風至而增熱 張衡思玄賦溫
風翕其增熱 歊悒悁而無依披襟領而長嘯與微風
之來思

靈河賦

河源出崑崙上與天漢流通故曰靈河

應瑒 字德璉曹公辟丞相掾後為五官將文學有文名與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東平劉楨謂之建安七子

咨靈川之遐源兮于崑崙之神丘凌增城之陰
隅兮賴后土之潛流衝積石之重險兮披山麓
之溢浮蹶龍黃而南邁兮紆鴻體而因流 河源自崑崙東注蒲昌海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躡帝墳云發源高奧激奏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眾多渾
濁故水色黃西北人謂水為龍蹶俱衛反毛氏詩注蹶動也 涉津洛 一作路 之阪 一作坂 泉
播九道乎中州 禹貢又北播為九河注北分為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 汾頊瀾而
騰騖兮恒亹亹而徂征肇乘高而迅逝兮陽侯
沛而震驚 陽侯波神 有漢中葉兮金隄隤而瓠子傾
興萬乘而親務兮董羣后而來營下淇園之豐
篠兮投璧玉而沈星 史記文帝時河決金隄武帝元光中河決瓠子於是天子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填決河取淇園之竹以為揵 若夫長杉峻檟
茂栝芬橿扶疏灌列 灌音貫木叢生也詩黃鳥于飛集于灌木 暎水蔭
防隆條動而暢清風白日顯而曜殊光 言蔭隄已成水患旋息楊眾木於隄上以固隄

東巡頌　傅毅 一本作崔駰

漢光武中興三葉至章帝按本紀建初八年冬十二月東巡狩又元和二年二月辛太山柴告岱宗

伊漢中興三葉於皇維烈允迪厥倫纘王命胤漢興矩坤度以範物規乾則以陶鈞於是考上帝以質中愬列宿於北辰開太微敞禁庭延儒林以諮詢岱岳之事于時典司者考載華抱實徵 一本作道 爾而造曰盛乎大漢既重雍而襲熙代增其德唯斯岳禮久而不脩此神人之所慶幸海內之所想思頌有喬山之征 周頌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其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岳又般之詩曰陟其高山嶞山喬岳 典有徂岳之巡 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東岳 時邁其邦 周頌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人斯攸勤不亦宜哉乃命太僕馴六轡 一本作騑 闢路馬戒師徒於是乘輿登天靈之威路駕太一之象車升九龍之華旗建掃霓之旌旄東胡耇之元老聘東作之上游賞孝行之畯農

東巡頌　蔡邕 一本作班固

竊見巡狩岱宗柴望山虞宗祀明堂上稽帝堯中述世宗遵奉光武禮儀備具動自聖心是以神明饗應休徵乃降不勝狂簡之情謹上岱宗

頌一篇曰若稽古在漢迪哲聿修厥德憲章丕烈　詡六龍較五路齊百僚陶素質命南重以司歷厥中月之六辰備天官之列衛盛輿服而東巡 後闕

南巡頌

惟漢再受命爰葉一十協景和則天經郊高宗光六幽通神明既禘祖於西郊又將袷於南庭是時聖上運天官之法駕建日月之旃旌

九惟文

惟思也此文乃九惟之一後當有闕文否則以貧爲病不思所以處之徒見煩慮亦非作文之法

八惟困乏憂心殷殷天之生我星宿值貧 知祿命書所推 六極之厄 洪範六極四曰貧 獨我斯勤居處浮漂無以自任冬日栗栗上下同雲無衣無褐何以自温六月徂暑炎赫來臻無絺無綌何以蔽身無餉不飽永離懽欣

古文苑卷第二十一

註古文苑後序

縣之大莫如吳大而難治亦莫如吳余友章君爲之意其簿書期會勞苦頓挫宅靡遑及一日忽出所註古文苑若干卷曰此在縣三年之所述也余聞其言已伏其整暇不廢文字非俗吏之所能爲及閱其書則會萃音釋彙別章句發千古之奥賾訂衆人之訛謬其援据精切其闡叙數卷凡山經水志稗官家竹籀書譜靡不搜羅擶摭成一家言於是又服君之博而感君之廑也嘗考是書唐人所類不白氏名不例年代我宋孫公巨源發其祕於精廬繇是始顯大抵自先秦古書而下多東西二漢曹魏齊梁等奇偉之作史氏所或遺選類所未盡間見於諸集録樂府祕笥中人所願見而弗可得者莫不登載自孫之後行于世殆二百年然舛錯斷缺假借鬼瑣學士大夫雖知愛重不過若三代鍾鼎銅匜相與玩而已往往見諸咀味之實者未有其人而章君方在今世所謂邑債湯火煎㸐中乃以有餘之精神及此使上下一千三百餘年文人才士著述之本旨得以赫灼暴颺於亡

竆非蘊古心深古學嗜古文疇克爾爾昔前脩以杜元凱爲左氏忠臣以顏師古爲班氏忠臣余謂章君於此書亦然紹定壬辰七月上澣日兗陵吳淵序

古文苑唐人々所纂梁昭明々所選
也昭明曷爲選々蓋以法爲之去
取也唐人曷爲集之蓋思古而貴於
無存也去取以法所以示後学々軌範
兼存舍古所以廣後学之古澤其功
一也然是集也其辭屡奇其義幽深
由唐迄今垂數百載觀者罕究其
極武林章君々憂之於是研精覃

○叙　一

思披採群說著傳爲字釋々使
閱卷者一覽而得其指歸而謂好古
博雅之君子矣章君不忍自私俾毗
陵日欲繕諸梓以貽後学甫書契
適拜司鐸之命憾厥志之不酬乃以其
稾屬々改歲在丙申六月畢工明
年四月僕承官恨半載章君之子
淳過僕屢取其版訂刊者々誤凡二

百餘字而章君之志益明斯其善繼
睹先志耶昔向傳洪範而歆畢之君子
以爲恨今章君有淳過向遠矣僕於
章君實嘉其隔改々餘芬思見其
文采不可得今喜其有賢子也故喜而書
之嘉熙丁酉良月桂巖江師心書

叙　二

如杞於　章公爲子姪公之子淳且同庚
丱角來書游章氏塾相同筆研朝夕公側
耳聞目見輙著乎心及長妻以兄子於是
至甥館者無虛歲每見公卷帙家食惟以
著書立言爲事暨簿官因任南徐值公令
吳門倅毗陵輪相接也書問往來自訪古
書之外不言它公之志向概可見已癸巳
冬由餉幕終更假道東歸留倅治者經句
見會稡所述古文苑纂方授楷書吏將付
諸梓俾與訂正以歲莫亟行而未究明年

公除司皷留纂以遺後人程君 士龍寔為
代用能成公之志丙申六月書成而公以
乙未六月先為古人矣又継之者江君 懋
復為訂刊者之誤書於是乎有傳公去常
越十有二年丙午冬 如杞承乏佐州遠継
其後峙庭雙檜可比甘棠緬想典刑儼然
如在公餘取所刊板驊次先後遇板有蠧
蝕者字有漫漶者即命工補治之及訂其

三

偏旁差訛者數字益嚴扃鐍守護惟謹
庶可以詔久傳遠嗚呼哲人云亡猶幸是
書之僅存也讀其書如見其人因其言以
求其心無愧前脩後學者事㢤龍龕舊梓
非曰敢私敬誌下方尤有望於來者淳祐
丁未月正元日承議郎通判常州軍州事
古替盛 如杞謹書